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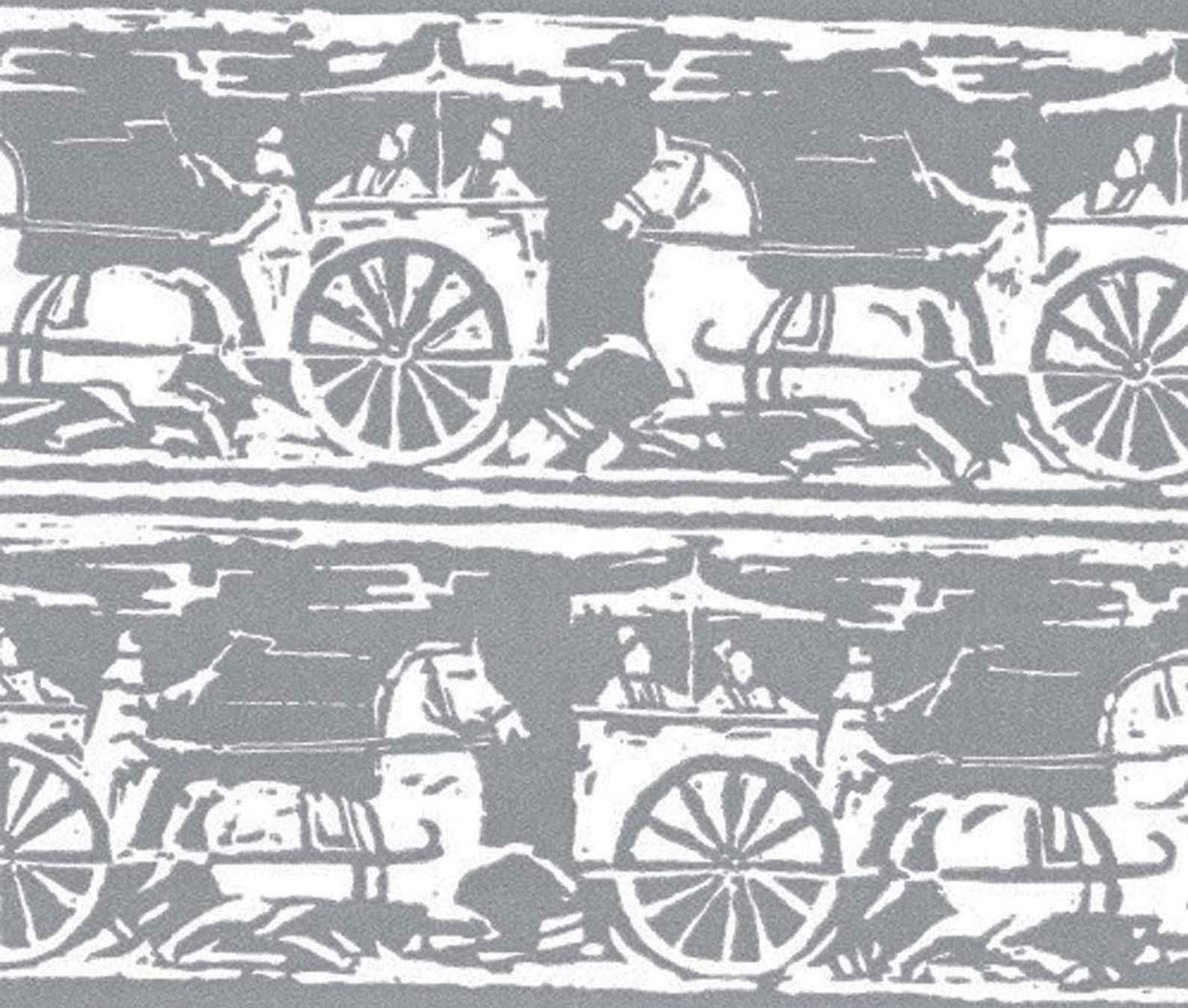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

卷十三至二十七

第二册

汉高后元年甲寅起（公元前187年）
汉宣帝黄龙元年壬申止（公元前49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10
书号 K204.3 S94-4 5:2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十三

汉纪五　起阏逢摄提格，尽昭阳大渊献，凡十年。

高皇后

元　年

1冬，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平、太尉勃，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啑血盟[1]，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为帝太傅[2]，实夺之相权；陵遂病免归。

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3]，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于太后，公卿皆因而决事。

太后怨赵尧为赵隐王谋，乃抵尧罪。

上党守任敖尝为沛狱吏[4]，有德于太后；乃以为御史大夫。

太后又追尊其父临泗侯吕公为宣王，兄周吕令武侯泽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

2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5]。

3 夏，四月，鲁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张偃为鲁王，谥公主曰鲁元太后。

4 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

太后欲王吕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使大谒者张释风大臣。大臣乃请立悼武王长子郦侯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国。

5 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

6 秋，桃、李华。

【注释】

①啑(shà 霎)血：同"歃血"，古代订盟时的一种仪式，把牲畜的血涂在嘴唇上，表示诚意。

②太傅：官名。为辅导太子的官，三公之一。

③审食(yì 易)其(jī 鸡)(?～前177年)：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初任汉高祖舍人，与吕后同时为项羽所俘，渐为吕后所亲信，后封辟阳侯，吕后时，任

左丞相,公卿皆因而决事,权势很大。文帝时被免去相位,后为淮南王刘长所杀。

④上党:郡名。战国韩置,治所在壶关(今山西长治市北),西汉移治长子(今山西长子西)。

⑤除三族罪:诛杀三族(父族、母族、妻族)是秦政府制定的残酷法律,西汉初年废除。

【译文】

汉纪五　起甲寅(公元前187年),止癸亥(公元前178年),共十年。

高皇后

元年(甲寅,公元前187年)

1 冬,太后吕雉想封吕姓家族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高皇帝曾杀白马,跟大臣饮血盟誓说:'不是姓刘的而称王,天下人都可以共同消灭他。'现在要封吕姓为王,就违背了白马之盟。"太后不高兴,问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他们回答说:"高皇帝平定天下,封刘姓子弟为王;现在太后临朝代理政事,封吕姓家族为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太后听了十分高兴。退朝后,王陵责怪陈平、周勃说:"当初与高皇帝歃血盟誓时,你们不是也在吗!现在高皇帝去世了,太后以女子而入主朝政,要封吕姓为王;你们就随意阿谀太后,背弃盟誓,死后有什么面目在地下与高皇帝相见呢?"陈平、周勃说:"现在当面指斥,据廷力争,我们是不如你;但保全国家,安定刘氏的后裔,你也就不如我们了。"王陵无法应答。十一月,二十九日,太后任命王陵为惠帝的太傅,实际上是剥夺王陵的宰相权利;王陵就借口患病,免去职务而回到他的封国。

太后遂擢升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不办理政事,命令他监视宫中的事态,职事如同郎中令。审食其因此受到太后的宠幸,公卿等都找他裁决政事。

太后恨赵尧替赵王刘如意设谋，就判了赵尧的罪。

上党郡守任敖曾做过沛县监狱官吏，对太后曾有恩；太后就任命他为御史大夫。

太后又追尊她的父亲临泗侯吕公为宣王，哥哥周吕令武侯吕泽为悼武王，想要由此逐渐地封诸吕为王。

2 春，正月，废除重罪抄杀三族和错误言论就判为妖言的法令。

3 夏，四月，鲁元公主去世，封公主的儿子张偃为鲁王，封公主谥号为鲁元太后。

4 二十八日，封挂名惠帝刘盈的儿子刘山为襄城侯，刘朝为轵侯，刘武为"壶关侯"。

太后想要封吕姓为王，就先封挂名惠帝儿子的刘强为淮阳王，刘不疑为恒山王；派大谒者张释劝说大臣支持。大臣就请求封悼武王吕泽的长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分割齐国的济南郡作为吕国封地。

5 五月，初四，赵王宫殿从台发生火灾。

6 秋，桃树、李树开花了。

二 年

1 冬，十一月，吕肃王台薨。

2 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1]。

3 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为上邳侯，齐悼惠王子章为朱虚侯，令入宿卫；又以吕禄女妻章。

4 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5 秋，七月，恒山哀王不疑薨。

6 行八铢钱[2]。

7 癸丑，立襄成侯山为恒山王，更名义。

三 年

1 夏,江水、汉水溢,流四千余家。

2 秋,星昼见。

3 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余家。

四 年

1 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为昌平侯。

2 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嬃为临光侯。

3 少帝寖长[3],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壮,即为变!"太后闻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见。太后语群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乱,不能继嗣治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顿首言:"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群臣顿首奉诏。"遂废帝,幽杀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轵侯朝为恒山王。

4 是岁,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

5 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

五 年

1 春,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败数县而去。

2 秋,八月,淮阳怀王强薨;以壶关侯武为淮阳王。

3 九月,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

4 初令戍卒岁更。

【注释】

①羌道：古县名。西汉置，因境内为羌族所居故名。治今甘肃舟曲县北，三国后废。 武都道：古县名。西汉置，治今甘肃西和县西南。

②八铢钱：古钱币名。秦有半两钱，汉初因其太重，改铸荚钱，重三铢。至吕后二年又嫌荚钱太轻，改铸八铢钱，重半两。

③浸(jìn 进)：渐渐。

【译文】

二年(乙卯，公元前 186 年)

1 冬，十一月，吕肃王吕台去世。

2 春，正月，二十七日，地震；羌道、武都道发生山崩。

3 夏，五月，初九，封楚元王刘交的儿子刘郢客为上邳侯，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刘章为朱虚侯。命令他入宫宿卫，又把吕禄的女儿嫁给刘章。

4 六月，三十日，发生日食。

5 秋，七月，恒山哀王刘不疑去世。

6 发行八铢钱。

7 二十七日，封襄成侯刘山为恒山王，改名刘义。

三年(丙辰，公元前 185 年)

1 夏，长江水、汉江水泛滥，淹没四千多家。

2 秋，白昼出现星辰。

3 伊水、洛水泛滥，淹没一千六百余家。汝水泛滥，淹没八百余家。

四年(丁巳，公元前 184 年)

1 春，二月，初七日，封惠帝刘盈挂名的儿子刘太为昌平侯。

2 夏，四月，二十一日，太后封妹妹吕嬃为临光侯。

3 少帝刘恭年龄渐长，知道自己不是皇后所生的儿子，就忍不住说："母后怎么能够杀死我的母亲而把我挂名为子！等我长大，一定

叛变!"太后听说之后,就把少帝囚禁到宫廷监狱中,对外声称少帝生病,使得左右大臣不能晋见。太后对大臣们说:"现在皇帝生病很久了,一直不能痊愈,心神错乱,不能继续祭祀宗庙、治理天下,应该找个人代替。"群臣都叩头说:"皇太后以天下百姓为念,而安定宗庙、社稷,所设想的都很周到深远。我们恭敬地接受皇太后的诏令。"于是罢黜少帝刘恭,把他拘禁起来后处死。五月,十一日,立恒山王刘义为帝,改名为刘弘;因太后吕雉临朝主政的缘故,不变更年号称元年。封轵侯刘朝为恒山王。

4 此年,任命平阳侯曹窋担任御史大夫。

5 主管部门请求禁止在南越边关设市场和南越做铁器的交易。南越王赵佗说:"高帝封我为王,并且互通使节器物。现在高后听信奸臣的话,对蛮夷区别对待,要中断器物的交易,这一定是长沙王的主意,想凭借朝廷的力量消灭南越,作为自己的功劳他又可统治南越。"

五年(戊午,公元前183年)

1 春,赵佗自称为南越武帝,派兵攻打长沙,打败长沙王军队,连破数县才离去。

2 秋,八月,淮阳怀王刘强去世;封壶关侯刘武为淮阳王。

3 征调河东、上党的骑兵屯驻北地。

4 首次颁令戍卒每年一轮换制。

六 年

1 冬,十月,太后以吕王嘉居处骄恣,废之。十一月,立肃王弟产为吕王。

2 春,星昼见。

3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4 封朱虚侯章弟兴居为东牟侯，亦入宿卫。

5 匈奴寇狄道，攻阿阳[1]。

6 行五分钱[2]。

7 宣平侯张敖卒，赐谥曰鲁元王。

七 年

1 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

2 春，正月，太后召赵幽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怒，去，谗之于太后曰："王言'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得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丁丑，赵王饿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

3 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谓左右曰："此为我也！"

4 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

5 秋，七月，丁巳[3]，立平昌侯太为济川王[4]。

6 吕婴女为将军、营陵侯刘泽妻。泽者，高祖从祖昆弟也。齐人田生为之说大谒者张卿曰："诸吕之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最长；今卿言太后王之，吕氏王益固矣。"张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齐之琅邪郡封泽为琅邪王。

7 赵王恢之徙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鸩杀之[5]。六月，王不胜悲愤，自杀。太后闻

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

8 是时,诸吕擅权用事;朱虚侯章,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太后燕饮,太后令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请为《耕田歌》;太后许之。章曰:"深耕穊种[6],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太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

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恐祸及己;尝燕居深念[7],陆贾往,直入坐;而陈丞相不见。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军掌握耳[8]。臣尝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9],深相结!"因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报亦如之。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陈平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陆生为饮食费。

9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之,愿守代边。太后乃立兄子吕禄为赵王,追尊禄父建成康侯释之为赵昭王。

10 九月,燕灵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国除。

11 遣隆虑侯周灶将兵击南越。

【注释】

①阿阳：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静宁县西南。

②五分钱：汉初钱名。形如榆荚，重三铢，半径五分，文曰“汉兴”，又称五分钱。

③7 月无此日，疑误，待考。

④济川：古国名，西汉置。即济南、济北之地。

⑤鸩(zhèn 震)：用毒酒害人。

⑥穊(jì 记)：稠密。

⑦燕：同“宴”，安乐、安闲。

⑧两军：应为“两君”。

⑨驩：同“欢”。

【译文】

六年(己未，公元前 182 年)

1 冬，十月，太后因为吕王吕嘉日常生活放纵奢侈，就废除了他的王位。十一月，封肃王的弟弟吕产为吕王。

2 春，白昼出现星群。

3 夏，四月初三，大赦天下。

4 封朱虚侯刘章的弟弟刘兴居为东牟侯，征召进宫做宿卫。

5 匈奴侵略狄道，攻下阿阳。

6 发行五分钱。

7 宣平侯张敖逝世，赐给他的谥号为鲁元王。

七年(庚申，公元前 181 年)

1 冬，十二月，匈奴侵略狄道，掠夺二千余人。

2 春，正月，太后召见赵幽王刘友，刘友的王后是吕氏女儿，刘友不爱这位王后，而宠爱另一个妃子。吕氏女儿很生气，离开赵，向太后进谗言说：“刘友说：‘姓吕的怎么能封王，太后去世以后，我一定

要攻击他们'。"太后因此召见赵王。赵王到了京师,被安置在宫邸里,见不到太后。太后派卫兵包围宫邸,不给赵王送饭;群臣中有人偷送食物给赵王,就拘捕治罪。正月十八日,赵王刘友饿死,以平民的礼节,把赵王埋葬在长安的民间墓场中。

3 三十日,发生日食,白昼如同黑夜。太后憎恶,对左右说:"这是针对我的吧!"

4 二月,改封梁王刘恢为赵王,吕王吕产为梁王。但吕产不到封国上任,而担任了皇帝的太傅。

5 秋,七月,丁巳日,封平昌侯刘太为济川王。

6 吕嬃的女儿是将军营陵侯刘泽的妻子,刘泽是刘邦同曾祖父的弟弟,齐人田生替刘泽向大谒者张卿说:"诸吕被封王,大臣们内心没有完全服气。现在营陵侯刘泽,是刘姓皇族中年纪最大的;现在你向太后要求封刘泽为王,不然吕氏的封王就愈加稳固了。"张卿进宫向太后进此言,太后认为很对,就割让齐的琅邪郡给刘泽,封刘泽为琅邪王。

7 赵王刘恢被迁到赵以后,心情很不好。太后把吕产的女儿封为赵王后,王后的随从官都是吕氏家族的人,擅命专权,暗中监视赵王,赵王因而不能自作主张。赵王有一位宠姬,王后派人把她毒死。六月,赵王深感悲愤,自杀身亡。太后听了之后,认为赵王为了女人而废弃宗庙礼节,就废除了他后代继承王位的权利。

8 这时,吕氏专权把持国事,朱虚侯刘章,年二十岁,有勇力,对刘氏皇族受到压制十分愤恨。曾入宫侍候太后喝酒,太后命刘章为酒令官。刘章自己请求说:"我是将帅的后代,请求用军法来行酒令。"太后说:"可以。"酒喝得微醉时,刘章请求唱一首《耕田歌》;太后允许了。刘章就唱道:"耕地深且播种密,栽植的苗要广而稀;不是同种的,就要锄掉丢弃!"太后听了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诸吕中有一个喝醉了,悄悄溜走了,刘章就追上去,拔剑杀了他而回,报太后说:"有一人逃避酒席,我已按照行酒的军法把他杀了。"太后

与左右的人都很吃惊，但因已经允许刘章用军法行酒，没有办法怪罪他；遂停止了酒宴。自此以后，诸吕害怕朱虚侯，就是大臣也依靠朱虚侯，刘氏皇族逐渐转强。

陈平担心诸吕的势力膨胀得无力压制，恐怕难免大祸临头，曾独居静室苦思如何应付。陆贾前去拜访他，未经通报直接到客厅坐下；而陈平竟没看见他进来。陆贾问："丞相深思何事竟如此全神贯注？"陈平说："先生猜我思虑何事？"陆贾说："你已富贵无比，应该是没有什么欲望了；然而你仍有忧愁，不过是担心诸吕和少帝的事罢了。"陈平说："你猜对了，可又怎么办呢？"陆贾说："天下安定，就注意宰相有无才能；天下危难，就注意将帅有无能力转危为安。将相和谐，朝廷士大夫就乐于团结；纵使国家有重大变故，也不至于大权旁落。现在国家的前途，就操在你们文武大臣二位的手中了。我曾经想向太尉绛侯周勃说明这一情况，但周勃一向和我说笑惯了，不会看出我说的话的重要性。你为什么不和太尉建立友谊，和他深交呢？"接着陆贾就为陈平谋划了一些对付吕氏的办法。陈平采纳他的计策，就用五百斤黄金向周勃祝寿，并大办宴会与周勃畅饮言欢，周勃也用同样的礼节回报了陈平。两人成为有深厚友谊的朋友，而吕氏的阴谋也就更衰败不振了。陈平赠送一百奴婢、五十辆车马、五百万钱给陆贾，作为日常饮食的费用。

9 太后派人告诉代王，要改封他为赵王。代王辞谢了，愿意守卫代地边境，仍为代王。太后就改立他哥哥的儿子吕禄为赵王，并且追尊吕禄父亲建成康侯吕释之为赵昭王。

10 九月，燕灵王刘建逝世，留有后宫美人所生的儿子，太后派人把他杀了，废弃了燕王的封号。

11 派遣隆虑侯周灶率军攻打南越。

八 年

1 冬,十月,辛丑,立吕肃王子东平侯通为燕王;封通弟庄为东平侯。

2 三月,太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攫太后腋,忽不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太后遂病掖伤。

太后为外孙鲁王偃年少孤弱,夏,四月,丁酉,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王。又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以其劝王诸吕,赏之也。

3 江、汉水溢,流万余家。

4 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1];吕王产居南军[2]。太后诫产、禄曰:"吕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遗诏: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

5 诸吕欲为乱,畏大臣绛、灌等,未敢发。朱虚侯以吕禄女为妇,故知其谋,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立齐王为帝。齐王乃与其舅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齐相召平弗听。八月,丙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闻之,乃发卒卫王宫。魏勃绐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3]。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王。"召平信之。勃既将兵,遂围相府;召平自杀。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4],悉发国中兵。

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请大王幸之临淄，见齐王计事。"琅邪王信之，西驰见齐王。齐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兵，并将之。琅邪王说齐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6]，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驿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济南；遗诸侯王书，陈诸吕之罪，欲举兵诛之。

相国吕产等闻之，乃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灌婴至荥阳，谋曰："诸吕拥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

吕禄、吕产欲作乱，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

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及鲁王张偃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也。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

太尉绛侯勃不得主兵[8]。曲周侯郦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7]，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

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欲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

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嬃[8]。嬃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

九月，庚申旦，平阳侯窋出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耶！"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9]，且趣产急入宫。平阳侯颇闻其语，驰告丞相、太尉。

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纪通尚符节[10]，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11]："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况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军，吕禄已去。太尉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太尉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丞相平乃召朱虚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虚侯监军囯，令平阳侯告卫尉[12]："毋入相国产殿门！"

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至殿门，弗得入，徘徊往来。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公言诛之，乃谓朱虚侯曰："急入宫卫帝！"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见产廷

中。日晡时[13]，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朱虚侯已杀产，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14]。朱虚侯欲夺其节，谒者不肯。朱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张偃。戊辰，徙济川王王梁。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事告齐王，令罢兵。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举兵，使使召魏勃至，责问之。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丈人而后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魏勃。灌婴兵亦罢荥阳归。

班固赞曰："孝文时，天下以郦寄为卖友。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又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谊存君亲可也。"

【注释】

①北军：汉初宿卫京师的军队。

②南军：汉初皇宫的卫军。

③虎符：古时国家调兵的凭证。

④内史：当时诸侯王国治理民政的官。

⑤適（dí 嫡）：通"嫡"，血统最近最亲的。

⑥太尉：当时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

⑦指刘氏所封的楚、代、淮南、吴、琅邪、齐、常山、淮阳、济川九王，及吕氏

所封梁、赵、燕三王。

⑧吕嬃(xū 须):吕后的妹妹,是吕禄的姑母。

⑨合从:战国时六国联盟以进攻秦国,称"合纵"。时齐、楚俱在东部,西向讨伐关中诸吕,与战国时"合纵"相类似,故称"合从","从"、"纵"古时相通。

⑩符节:古代传达命令、征调兵将、出入门关等所用的凭证。

⑪典客:负责接待外国及少数民族使者的官员。

⑫卫尉:皇宫警卫部队的长官。

⑬晡(bū 捕)时:申时,即下午三时到五时。

⑭谒者:给皇帝传达命令的官员。

【译文】

八年(辛酉,公元前180年)

1 冬,十月十六日,封吕肃王的儿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封吕通的弟弟吕庄为东平侯。

2 三月,太后举行除灾求福的祭祀,回来时,经过轵道,看见类似于灰狗的动物,抓住太后的腋下,忽然之间又消失了。占卜此事,说是"赵王刘如意的鬼魂在作祟。"从此以后,太后两腋经常痛楚。

太后因外孙鲁王张偃年少孤弱,夏,四月十五日,封张敖生前宠姬所生的两个儿子张侈为新都侯,张寿为乐昌侯,来辅佐鲁王。又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因为他劝太后封诸吕为王,所以奖赏他。

3 长江、汉水泛滥,淹了一万多家。

4 秋季,七月,太后病得很厉害,就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御北军;吕王吕产统御南军。太后告诫吕产、吕禄说:"吕氏为王,大臣多不服。我很快就要驾崩,皇帝年纪小,大臣恐怕会有变乱。必须控制军队守卫皇宫,千万不要为我送丧,以防被人所制。"三十日,太后去世,遗诏大赦天下,以吕王吕产为相国,以吕禄的女儿为皇后。高后吕雉下葬后,又任命左丞相审食其为皇帝的太傅。

5 吕姓家族准备政变,但畏惧大臣绛侯周勃、灌婴等人,不敢发

动。朱虚侯刘章娶吕禄的女儿为妻，所以知道他们的阴谋，于是就暗中派人告诉自己的哥哥齐王刘襄，想叫他发兵西讨，由朱虚侯、东牟侯充当内应，诛杀诸吕，立齐王为帝。齐王就和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暗中谋划起兵。而齐相召平不听从。八月二十六日，齐王想派人杀掉召平；召平知道了，就发兵看守王宫。魏勃骗召平说："齐王想发兵，并没有朝廷的虎符可以凭验，所以相君把王宫包围起来实在是做得对，我魏勃请替您带兵软禁齐王。"召平相信了他的话。魏勃领兵以后，就包围了相府；召平自杀。于是齐王任命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征发齐国的全部兵力。

齐王派祝午哄骗东面的琅邪王刘泽说："吕氏家族作乱，齐王发兵准备西进讨伐。齐王认为自己年纪轻，不懂军事，愿把齐国托付给大王。大王在高帝时就充任过将领；请大王临幸临淄，和齐王当面商议。"琅邪王相信了这番话，往西赶去会见齐王。齐王趁机扣留琅邪王，派祝午征发琅邪国的全部兵马，一并归自己统率。琅邪王劝说齐王道："大王是高皇帝的嫡长孙，应当立为皇帝；现在大臣们狐疑不定，而我在刘氏宗室中年龄最大，大臣们本来等待我去决定。如今大王留住臣，并没有用，不如让我入关商议立帝之事。"齐王认为说得有道理，就准备了许多车马送琅邪王。琅邪王动身以后，齐王就举兵西攻济南；送信给诸侯王，列举诸吕的罪状，想要举兵诛讨。

相国吕产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派颍阴侯灌婴带兵攻打齐王。灌婴到了荥阳，计议说："诸吕拥兵关中，想危害刘氏而自立。现在我如果打败齐军回去献功，这就增加了吕氏家族的资本。"于是屯兵驻扎在荥阳，派使者告知齐王及诸侯要和他们合作，一俟吕氏变乱，就共同诛讨。齐王听了，就退兵到齐国西部边界以守约。

吕禄、吕产想搞政变，但对内顾忌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人，对外害怕齐国、楚国的军队；又担心灌婴背叛，想等待灌婴军和齐军交战以后再发动，所以一直犹豫不定。

这时候，济川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以及鲁王张偃年龄都小，没有前往各自的封国，住在长安；赵王吕禄、梁王吕产各自带兵掌管南、北军；都是吕氏家族的人。列侯和大臣们对保全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信心。

太尉绛侯周勃手中没有兵权。曲周侯酈商年老多病，他的儿子酈寄和吕禄关系好。绛侯便与丞相陈平谋划，派人劫持了酈商，叫他的儿子酈寄去欺骗吕禄道："高皇帝和吕后共同平定天下，刘氏所立的九个王，吕氏所立的三个王，都经大臣们议定，已通告诸侯，都认为合适。如今太后驾崩，皇帝年纪小，而您佩着赵王印，不赶快到封国去镇守，却出任上将，带兵留在京城里，被大臣、诸侯猜疑。您何不归还将印，把军权交给太尉，请梁王归还相国印，和大臣们结盟，然后前往封国。齐王必定罢兵，大臣得以安心，您则可高枕无忧而称王千里之地，这才是万世之利。"吕禄认为这个计策好，打算把军队交给太尉；派人告知吕产及吕氏长辈，有的认为这么做妥当，有的认为不妥，犹豫未能决断。

吕禄信任酈寄，时常一起外出游猎，路过姑妈吕嬃家。吕嬃大怒，说道："你身为上将军却离开军队，吕氏如今没有安身之地了！"于是把珠玉、宝器抛散到堂下，说："何必替别人看守！"

九月，初十早上，平阳侯曹窋掌理御史大夫之职，前来与相国吕产议事。郎中令贾寿出使齐国回来，责怪吕产道："大王不早点回到封国去，现在即使想法，还去得成吗！"他把灌婴与齐、楚联合想诛讨诸吕的打算告诉了吕产，并且催促吕产赶快进宫。平阳侯听说了这些话，立即骑马去报告丞相陈平、太尉周勃。

太尉周勃想进入北军，不能进去。襄平侯纪通掌管符节，太尉就叫他持着符节假传圣旨送太尉进入北军。太尉又叫酈寄和典客刘揭先去劝说吕禄："皇帝派太尉代行北军指挥之职，想要您去封国。赶快归还将印，离开这里！否则，大祸就要临头。"吕禄认为酈寄不会欺骗自己，就把将印解下来交给典客，把军队交给太尉指

挥。太尉周勃到达北军时，吕禄已经离去。太尉进入军门，在军中发布命令说："拥护吕氏的袒露右臂，拥护刘氏的袒露左臂！"军中将士统统袒露左臂。太尉就这样控制了北军；但还有南军。丞相陈平召来朱虚侯刘章辅佐太尉；太尉令朱虚侯监守军门，令平阳侯去通知卫尉："不准让相国吕产进入殿门！"

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北军，就进了未央宫，准备作乱。到了殿门，不能进入，在门外徘徊往来。平阳侯担心不能取胜，迅速把情况报告太尉。太尉还怕对付不了诸吕，没敢公开宣称诛讨诸吕，只对朱虚侯说："赶快进宫保卫皇帝！"朱虚侯要求派兵，太尉给了他一千多人。朱虚侯进入未央宫门，在廷中见到吕产。时近傍晚，对吕产发动攻击；吕产逃跑。天上狂风大作，使得吕产的侍从官乱成一团，没有人敢拚杀；朱虚侯追赶吕产，在郎中府的厕所中将他杀死。朱虚侯已杀了吕产，皇帝派谒者持符节来慰问朱虚侯。朱虚侯想夺取符节，谒者不肯。朱虚侯便随他上了车，凭借谒者所持的符节，驱车进入长乐宫，杀掉长乐卫尉吕更始。返回，驰入北军向太尉周勃报告，周勃起身拜贺。朱虚侯说："我们所担心的只是吕产，如今已杀掉，天下已定！"于是派人分头把诸吕男女统统抓起来，不论长幼一律处斩。十一日，捕斩吕禄，抽打吕娥致死，派人去诛杀燕王吕通，废黜鲁王张偃。十八日，改封济川王刘太为梁王。派朱虚侯刘章把诛灭诸吕的事告诉齐王，叫他罢兵。

灌婴在荥阳，听说魏勃原本是主张齐王起兵的，派使者召魏勃前来，责问他。魏勃说："失火的人家，怎有时间先请示长辈然后才救火呢！"随即退立到一边，两条腿发抖，恐惧得不能言语，再不说别的话。灌婴将军仔细审视后失笑道："人们说魏勃勇猛；其实是狂妄的痴夫而已，能干得了什么呢！"于是放了魏勃。灌婴的军队也从荥阳撤回长安。

班固赞叹道：孝文帝时，天下的人都认为郦寄出卖朋友。出卖朋友的人，可以说是见利忘义。然而，郦寄的父亲是开国

功臣，又被劫持；所以摧毁吕禄安定国家，顾全君臣父子的伦理大义，还是值得赞赏的。

6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王，高帝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舅驷钧，虎而冠；即立齐王，复为吕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固顺，况以仁孝闻天下乎！"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

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啑血京师[1]，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2]；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

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阳、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3]，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于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

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从诣长安。至高陵[4]，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5]，丞相以下皆迎。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答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闲。"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

后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长安，舍代邸，群臣从至邸。丞相陈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当奉宗庙。大王，高帝长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6]，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礼次侍。

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臣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子，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有数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张释谕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

驾迎代王于邸,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恒山王及少帝于邸。文帝还坐前殿,夜,下诏书赦天下。

【注释】

①啮:当作"喋",喋,血流满地。

②磐石:大石头。

③大横:古时用火烤龟壳,来占卜未来,如果龟壳上显示出来全是横的裂纹,称为大横。

④高陵:古县名,即今陕西省高陵县。

⑤渭桥:秦昭王时修建,在长安以北三里。

⑥中国古代礼俗为,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代王刘桓先向西辞让,为宾主之礼,后向南辞让,已成君臣了。

【译文】

6 大臣们暗中商量说:"少帝和梁王、淮阳王、恒山王,都不是孝惠帝的亲生儿子;吕后用计骗夺别人的儿子,杀死他们的生母,把他们养育在后宫,命孝惠帝认做儿子,立他们为太子和王侯,以加强吕氏的势力。现在已经把吕氏家族都杀掉了,而所立的那些王侯即将长大,将来必定专权用事,我们这些人都要被灭族!不如就在诸王中选择最贤明的立为皇帝。"有人说:"齐王是高帝的长孙,可以立他为帝。"大臣们都说:"吕氏凭外戚的身份作恶多端,几乎危及宗庙,祸乱功臣。现在齐王的舅舅驷钧,暴戾如虎,齐王如果封为帝,驷钧就会和吕氏没有两样。代王是在世诸子中最年长的,为人仁慈宽厚;太后薄氏一家也谨厚善良。而且立长子本来就名正言

顺，何况代王以孝闻名天下呢！"就相继暗中派人来召代王。

代王问身边大臣们的意见，郎中令张武等人说："汉朝大臣都是当年高帝时的大将，熟习兵法，善于使用诡谋巧诈。这些人不会满足于已有的权位，只不过畏惧高帝、吕太后的威严罢了。现在已把诸吕杀掉，刚喋血京师，此来以迎接大王为名，实在不能相信。希望大王托病不要前往，来静观其变。"中尉宋昌上前说："群臣的意见都错了。秦政治腐败，诸侯、豪杰同时发难起事，那些自以为可以得到天下的人数以万计，可是最后得到天子位的，只有刘氏；天下人不再有称帝的奢望，这是第一个原因。高帝把子弟封为王，封地犬牙交错，相互制约，这就是所谓宗族稳如磐石；天下诸侯都屈服在此强大的权势之下，这是第二个原因。汉朝兴起之后，除掉秦时苛刻的政令，简化法令，施德泽恩惠给平民百姓，使全国人民相安无事，国势已难以动摇，这是第三个原因。以吕太后的威严，封诸吕三人为王，专权独断；然而太尉只靠一个符节，进入北军一呼，所有士卒都袒露左臂，站在刘氏一边，背叛诸吕，最后把诸吕消灭。这些都是上天所授，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现在大臣虽然想要叛乱，但百姓不愿意被驱使，那些党羽怎么可能统一呢！当今朝廷内有朱虚侯、东牟侯等宗室大臣，朝廷外慑于吴、楚、淮阳、琅邪、齐、代等国之强，要叛变不是那么容易的。如今高帝的儿子，只剩下淮南王和大王；大王又年长于淮南王，仁慈孝顺闻名于天下，所以大臣才顺应天下之心想要迎立大王。大王不用怀疑了！"代王告知太后，一起商量，犹豫不决。卜问凶吉，得到大横之兆，卜辞说："大横之兆十分明晰，我要成为天王，象夏启继承大禹，我也要继承帝位，以光大高帝的功业。"代王说："我本来就已经是王了，又做什么王呢？"典掌占卜的人说："卜辞所说的天王，是天子的意思。"于是代王派遣太后之弟薄昭前往京师和绛侯见面，绛侯等人详细地向薄昭说明迎立代王为天子的原因。薄昭回去向代王报告说："情况属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代王于是笑着对宋昌说："果然像你所说的那样。"

代王于是命宋昌一起乘车，张武等六人乘驿车，跟随代王去长安。到了高陵县，车停下来休息，而派宋昌骑马到长安观察事态的变化。宋昌来到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吏都在此迎接。宋昌回去报告。代王快车至渭桥，群臣都下拜称臣，代王也下车回拜。太尉周勃上前说："希望有片刻时间单独和您说说。"宋昌说："所说的如果是公事，就公开说明清楚；所说的如果是私事，王者没有私事可谈。"太尉就跪下呈上天子的玉玺、符节。代王婉谢说："到我的邸舍再商议此事！"

到了闰九月二十九日，代王到了长安，下榻代王的官邸，大臣们跟随到了官邸。丞相陈平等都再拜行礼说："少帝刘弘等人都不是孝惠的亲生儿子，不应当奉守宗庙即天子位。大王是高帝的长子，应该继承王位，希望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向而坐，谦让了三次，又南向而坐谦让了两次，于是即天子位；群臣也根据礼节次序排列侍立。

东牟侯刘兴居说："诛杀吕氏，我没有功劳，请求让我去清理宫室。"于是和太仆汝阴侯滕公一道进入宫室，上前对少帝说："你不是刘氏的亲生儿子，不该为帝。"转身命令左右执戟卫士放下兵器离开；有几个人不肯放下兵器，宦者令张释晓谕他们，这几个人也就放下兵器走开了。滕公就召来乘车载少帝出去。少帝说："要带我到哪里去呢？"滕公说："住到皇宫外面。"就把他安置在少府。接着又恭奉天子的仪仗，到代王的官邸迎接代王，向代王报告说："皇宫已清理完毕。"代王当晚就进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执戟守卫端门，说："天子在宫中，你为什么要入宫！"代王把情形告诉周勃。周勃前去告示谒者，十个谒者都放下兵器离去，代王这才进去。夜晚，封宋昌为卫将军，统率南北两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皇宫安全。有关部门分别诛杀了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和少帝刘弘。文帝刘桓回到前殿坐下。当夜，颁发诏书，大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

元　年

1 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泽为燕王；封赵幽王子遂为赵王。

2 陈平谢病，上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1]，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3 论诛诸吕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户、赐金各有差。绛侯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谏曰："诸吕悖逆，大臣相与共诛之。是时丞相为太尉，本兵柄，适会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

4 十二月，诏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2]，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5 春，正月，有司请蚤建太子[3]。上曰："朕既不德，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吴王，兄也；淮南王，弟也：岂不豫哉？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优天下也！"有司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平天下为太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今释

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

6 三月,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皇后,清河观津人。有弟广国,字少君,幼为人所略卖,传十余家,闻窦后立,乃上书自陈。召见,验问,得实,乃厚赐田宅、金钱,与兄长君家于长安。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悬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士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

【注释】

①右丞相:古礼有时尊左,有时尚右。据《史记》等书记载,西汉时人们是以右为尊,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位在廉颇之右"。再如《史记·汉文帝纪》说:"右贤左戚"。裴骃集解引韦昭注:"右犹高、左犹下也。"可见右丞相的地位高于左丞相。

②帑:古时同"孥(nú 奴)",指妻和子女。

③蚤:古时同"早"。

【译文】

太宗孝文皇帝上

元年(壬戌,公元前179年)

1 冬,十月初一,改封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封赵幽王的儿子刘遂为赵王。

2 陈平称病请求辞职;文帝问他,陈平说:"高祖时,周勃的功劳比不上我,这次诛杀诸吕,我的功劳不如周勃;我愿意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十一月初八,文帝改任陈平为左丞相,任命太尉周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侵夺的齐、楚之地,都还给

了齐、楚两国。

3 论诛灭诸吕之功时，右丞相周勃以下，按功劳大小分别增加了数目不等的封户和赏赐。绛侯周勃散朝出殿时，很得意；文帝对他十分礼敬，常常目送他离殿。郎中安陵人袁盎规劝文帝说："诸吕骄横谋反，大臣们一起把诸吕杀掉。那时侯丞相身为太尉，掌握兵权，正好利用时机而成就大功。现在丞相在天子面前好像有骄傲的神色，陛下谦让着他。大臣和君主都违失了礼节，臣认为陛下这样做不足取法！"自此以后上朝时，文帝越来越庄重，丞相周勃日益敬畏皇上。

4 十二月，文帝下诏说："法律是治国的依据。现在犯法的人已论罪，还要株连到没有罪的犯人父母、妻子、同产同业的人，并牵连到子女，朕认为这样做完全不足效法！废除那些株连家属的律令！"

5 春，正月，有关部门请求早日立太子。皇上说："朕德行不高，纵使不能广求天下圣贤有德的人，把皇位禅让给他，预先立太子会加重我的失德行为；此事还是暂缓吧！"有关部门说："预先立太子，是为了重视宗庙、社稷，不忘记治理天下的重任。"皇上说："楚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淮南王是我的弟弟；这些人不是预先设立的继承人吗？现在不选择任用有德行的人，而一定要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人们会认为我忘记了那些有贤德的人，而偏爱自己的儿子，这样就不是以国家安危为重了！"有关部门再三请求说："古时候殷、周立国，治国安天下皆达千余年，就是用这种立子之道；立皇嗣一定要是亲生儿子，这个规矩由来已久了。高帝平定天下，是皇上的太祖，子孙后代继承，世世代代不断绝，现在舍弃理应继承的皇子不立太子，而要在诸侯和宗室中重新选择，这不是高帝的本意。不应更改。陛下的儿子中以启最年长，又具有淳厚仁爱的美德，请求皇上立他为太子。"皇上于是答应了。

6 三月，立太子生母窦氏为皇后。窦皇后是清河观津人。有位弟弟名叫广国，字少君，幼年时被人拐卖，先后被转卖了十几家，听说窦后立为皇后，就上书陈述自己身份。皇后召见他，经过查验询问，

知道是实情,就厚赐他田宅和金钱,与其兄长君一起住在长安。绛侯周勃和灌将军等人说:"我们的生死取决于这两人。这两人出身微贱,不可以不为他们选择师傅、宾客;否则他们又会效法吕氏。这件事对国家的安危关系太大了!"于是就选拔士人中有品德的和他们同住。窦长君、少君从此成为谦让的君子,不敢凭尊贵的身份凌驾于人。

7 诏振贷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又令:"八十已上,月赐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赐帛、絮。赐物当禀鬻米者[1],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九十,啬夫[2]、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

8 楚元王交薨。

9 夏,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小溃出。

10 时有献千里马者。帝曰:"鸾旗在前[3],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于是还其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

11 帝既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驩洽;乃修代来功,封宋昌为壮武侯。

12 帝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

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久之，即祸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谢病，请归相印，上许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注释】

①糜：古时同“粥”，即稀饭。

②啬夫：古代官名。秦汉时的乡官，掌管诉讼和赋税。

③鸾旗：天子的大旗。它是以铜作鸾鸟置于车衡上，驾四马，又名“鸾旗车”。

【译文】

7 文帝下诏，救济那些鳏、寡、孤、独和穷困的人。又下令：“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赐给米、肉、酒；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另外加赐丝帛、棉絮。所赐的食物中，应当赐给米粥的，由县令省视，派县丞或县尉送上门；不满九十岁的，由啬夫、令史送去。二千石（郡守）要派都吏负责监察，凡不按诏令办理者要依法加以责罚。”

8 楚元王刘交逝世。

9 夏，四月，齐国、楚国发生地震，二十九座山同一天崩塌，大水从地下奔涌而出。

10 这时有人献千里马给文帝。文帝说：“天子之旗在前，卫士的

车队在后，为吉事出行，每天走五十里，率军出行，每天走三十里；朕乘了千里马，能独自先走到哪里去?”于是退还了千里马，赠与送马的人路费；并且下诏说：“朕不接受别人呈献的财物，通令四方诸侯官吏不可搜寻奇珍异宝来献。”

11 文帝既已施恩惠给天下之人，各诸侯国和四境邻邦都很和睦融洽；于是才开始表彰和赏赐跟随他从代国来京的旧部功臣，封宋昌为壮武侯。

12 文帝更加明习国家大事。上朝时他问右丞相周勃说：“全国一年有多少案子判决?”周勃谢罪说不知；文帝又问：“一年钱粮收入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内心感到惶恐惭愧，汗流浃背。文帝转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有专主其事的人。”文帝说：“专主其事的是谁?”陈平回答说：“陛下要知道断案之事，就问廷尉；要知道钱粮之事，就问治粟内史。”文帝说：“如果各司其职，那么你所负责的是什么事?”陈平谢罪说：“陛下不知道我才智低劣，让我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是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创造万物成长的条件；对外要镇抚四方夷狄和诸侯；对内要使百姓归附，让卿大夫们都能安心地担任各自的职务。”文帝认为讲得好。右丞相周勃很惭愧，出宫门之后就责备陈平说：“你怎么平日不教我怎样回答呢!”陈平笑着说：“你身居相位，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吗?假如陛下问长安城中盗贼的数目，你想勉强回答吗?”于是周勃自知才能远不如陈平。过了不久，有人劝周勃说：“你已诛灭诸吕，立代王为帝，威名震动天下。而你受到优厚的赏赐，居于高位，时间久了，就会大祸临头。”周勃也感到处境危险，就托病请求辞去宰相之职，文帝应允。秋，八月二十日，右丞相周勃免去职位，由左丞相陈平独任丞相。

13 初，隆虑侯灶击南越，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领[1]。岁余，高后崩，即罢兵。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2]，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3]，称制与中国侔。

帝乃为佗亲冢在真定者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复使陆贾使南越，赐佗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遣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贾至南越。南越王恐，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为书，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曰：

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蛮夷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④。'老夫处僻,马、牛、羊齿已长。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发兵以伐其边。老夫处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14 齐哀王襄薨。

15 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⑤,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帝爱其辞博,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注释】

①领:此处指"五岭"。

②赵佗:南越国王。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秦亡后,他据南海、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初,刘邦封他为南越王,吕后时,他背汉称帝,与汉分庭抗礼。文帝时,陆贾出使招抚。景帝时,归汉称臣。 闽越:首府东冶,今福建福州一带。 西瓯、骆:应为"西瓯骆",中间不应加顿号。骆为古

种族民，即“骆越”，百越的一种，古时居地为西瓯，即今广西贵县一带，所以颜师古说：“西瓯者，即骆越也。”

③黄屋：皇帝专用车，因其用黄绫做车盖，故称“黄屋”。 纛（dào 道，又读 dú 毒）：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④牝：雌也；牡：雄也。因高后恐越人利用母马、母牛、母羊繁衍生息，故不予雌性牛羊给越人。

⑤贾谊：西汉大臣、政论家。雒阳（今河南洛阳）人。十八岁时即以文才出名。二十岁被文帝招为博士，一年后升太中大夫。因主张改革政治，遭周勃等权贵忌妒、毁谤，贬为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曾多次上书，建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劝农立本。后忧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著有《新书》一部。

【译文】

13 当初，隆虑侯周灶进攻南越，正好遇到暑热潮湿的天气，军中发生大瘟疫，士兵们无法越过五岭。一年以后，高后去世，即撤兵。南越王赵佗因此就用武力威胁并以财物贿赂闽越、西瓯骆等族，使他们都归附南越。南越因而有了东西一万多里的土地，赵佗乘坐天子的车驾，悬挂天子的大旗，称号、制度都和汉朝皇帝一样。

文帝为赵佗在真定的亲人坟墓设置守邑，每年按时祭祀；并且召见赵佗的堂兄弟，给他们高官做，重赏笼络他们。又派陆贾出使南越，赐书信给赵佗说：“朕是高皇帝侧室所生，所以被安置在外地，在代国奉守北面的边疆。由于路途遥远，消息闭塞，加之愚鲁朴实，所以没有写信问候你。高皇帝逝世，孝惠帝刘盈即位；高后亲自主持国政，不幸患病，诸吕乘机作乱，靠着功臣的力量，已把诸吕消灭了。朕因为无法推辞王侯和百官的拥戴，不得不继承帝位；现在已正式即位了。不久之前，听说你修书致隆虑侯周灶，要求保护你的亲人和堂兄弟，并要求免掉防守长沙的两位将军。朕因为你的这封书信罢免了陈濞将军博阳侯；你在真定的亲人和堂兄弟朕已派人去慰问，并且整修好你先人的坟墓。前几天听说你又发兵于边境，不断制造灾祸。在那时候，长沙百姓苦于战乱，南郡尤其厉害；

即使你自己的国家,难道能得到什么好处吗!一定会死很多士兵,伤害良将官吏,使男人之妻成为寡妇,使别人儿女成为孤儿,使他人父母孤独无靠;得一亡十,这种事朕不忍心做。朕原准备重新划定两国边界,调整犬牙交错的边界;就此事问主管官员,说:"这是高皇帝当初为隔离长沙国而划分的",我不敢擅自变动。现在纵使得到你的土地,也大不了多少;得到你的财物,也不会增加多少财源。所以朕愿意以五岭以南的地区,归你治理。虽然,你现在已号称皇帝,但这就有了两个皇帝,却没有一个使者来往互通消息,这是以力相争;两帝相争不讲谦让,这是仁者不愿做的事。愿与你共弃前嫌,从今以后,像原来那样互遣使者。"

陆贾到了南越。南越王很害怕,叩头谢罪,愿意接受文帝诏令,永远做汉朝的藩臣,奉守进贡的职责。于是下令国中说:"我听说两雄不能并立,两贤不能共存。汉朝皇帝是个贤明的天子。从现在起,我要废除帝制、天子车驾和大旗。"于是回信给文帝,说:"蛮夷酋长、老夫臣赵佗冒昧而犯死罪,再拜上书给皇帝陛下曰:老夫原是越地的官吏,高皇帝赐臣玺印,封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时,为了道义,不忍心断绝与南越的关系,所以赐给老夫很优厚的礼物。高后当权后,才把我们看成蛮夷,颁发诏令说:'不要给蛮夷南越金铁、农具、马、牛、羊;就是要给,也只能给公的,不能给母的。'老夫地处偏远,马、牛、羊都已老了。自以为祭祀不周,神明降罚,有该死之罪,就派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人上书给高后谢罪,但都无回音。又风闻父母的坟墓已毁坏削平,兄弟宗族等全被诛杀。所以老夫的官员商议说:'现在国内被汉朝压制,不能振作,对外不能显示出与他国不同,'就更改名号为帝,在本国境内称帝,并不敢做有害天下的事。但高皇后听说老夫自立为帝,大怒,削去南越的封号,断绝使臣往来。我私下怀疑长沙王吴回是个谗佞之人,所以才出兵攻打长沙王的边疆。老夫在南越已四十九年,到现在已经抱孙子了。但夙兴夜寐,睡不安稳,食不知美味,目不视佳丽女色,耳不听钟鼓

欢娱的音乐，原因是不能够侍奉汉朝。现在陛下哀怜我，恢复南越王的封号，像以前一样地互通使者；老夫就是死了，名声也不会毁坏。现在就改号为王，不敢再称帝了。”

14 齐哀王刘襄去世。

15 文帝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治政和平，考绩全国第一，就召到宫中担任廷尉。吴公推荐洛阳人贾谊，文帝召见，任用他为博士。那时贾谊才二十余岁。文帝喜欢他擅长文辞、博学多识，一年之中，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贾谊请求文帝修改历法，变换服饰颜色，重新制定官名，兴办礼乐，以建立汉朝新制度，改变秦时的法度；文帝谦让，无暇顾及这些事情。

二 年

1 冬，十月，曲逆献侯陈平薨。

2 诏列侯各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3 十一月，乙亥，周勃复为丞相。

4 癸卯晦，日有食之。诏：“群臣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1]。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2]，以匡朕之不逮。”因各赦以职任，务省徭费以便民；罢卫将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颍阴侯骑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曰：“臣闻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虽有尧、舜之智，

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

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媮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

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骤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3],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而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射猎,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古者大臣不得与宴游,使皆务其方而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

朝廷论议，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轨事之大者也。”上嘉纳其言。

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中郎将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圣主不乘危，不侥幸。今陛下骋六飞驰下峻山，有如马惊车败，陛下纵其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与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也。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于是上乃说，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少财产何得不蹙④！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

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⑤!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僭拟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上感谊言,春,正月,丁亥,诏开籍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注释】

①匄(gài 盖):同"丐",乞求。

②贤良、方正: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汉文帝为了询访政治得失,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中选者则授予官职。历代往往视作非常设之制科。

③羸(léi 雷):瘦。癃(lóng 隆):衰弱多病。

④蹷(jué 厥):倾竭。

⑤阽(diàn 电,旧读 yán 沿)危:"阽"为近边欲坠之意,故谓危险为阽危。

【译文】

二年(癸亥,公元前178年)

1冬，十月，曲逆献侯陈平去世。

2下令各诸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在朝廷任职和留在京师的官吏，分头遣送列侯嫡长子回去。

3十一月初二，周勃再度做丞相。

4三十日，天空昏暗，发生日食。文帝下诏说："群臣都想想朕的过错和考虑不周之处，请一一告朕。并且推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强谏的人出来做官，以补救朕的疏忽。"于是下令文武百官各尽职责，减少赋税劳役，以便利百姓；去掉侍卫将军，太仆将现有马匹留下够朝廷使用就行了，其余的马就拨给驿站使用。

颍阴侯灌婴的骑兵将领贾山上书给文帝谈治乱之道说："微臣听说受雷电所击的物体，没有不被摧毁的；万钧重物所压挤的东西，没有不破碎的。现在人主的声望，不只是雷霆而已；所拿的重物，不只是万钧而已。广开言路，征求规劝，然后和颜悦色采纳，用士人的建议，并予以重用，士人还害怕不敢尽情表达；又何况人主放纵任性，恣肆暴虐，不喜欢听自己的过错呢！用威严去震撼，用重权去压制，即使有如尧、舜一样的智慧，孟贲（秦朝勇士）一样的勇力，怎么会不被摧毁呢！这样，人主就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国家将陷于危境。

以前周朝大约有一千八百个侯国，用九州的百姓，来养一千八百个侯国的国君，国君有多余的财富，百姓有用不完的劳力，大家都在歌颂周的功德。秦始皇以一千八百个侯国百姓供养他一人，百姓力疲殆尽，仍负担不起他的徭役征派，倾家荡产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就秦始皇一个国君，所享受的不过以打猎出游为乐，天下百姓就不能满足他了。秦始皇自以为功德无量，估计他的后代可以世世代代无穷地继承下去；可是他死后不过几个月而已，天下四方百姓就反抗他，政权很快就灭亡了。秦始皇处在被灭绝的危境中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人敢告诉他。为什么没有人敢告诉他？没有养老、尊老的义举，没有辅佐的大臣；罢黜议论朝政的官员，杀

掉敢于直谏的士人。于是那些谄谀、逢迎、苟且偷生的小人,吹捧秦始皇的德行比尧、舜还要高,功业比汤、武还要大;天下已将土崩瓦解,却没有人告诉他实情。

现在陛下让天下推举贤良、方正的士人出来做官,天下百姓都欢欣鼓舞,说:'将要复兴尧舜之道、三王的功业了。'天下士人,莫不激励品学,来供陛下选用。现在贤良方正之士都已在朝廷做官了;又选拔一些贤者,让他们担任常侍、诸吏,和他们一起出去驰马打猎,一天出去两、三次,臣担心这样下去,朝廷的政事会懈怠废弛,百官也懒于办理政事。陛下刚即位时,自我勉励,厚养天下,节省用度,爱护人民,断案公平,刑罚宽缓,天下人莫不欢欣。臣听说山东官吏公布陛下诏令时,百姓中即使老弱病残之人也都拄着手杖,前往聆听,但愿迟一会再死,想看到陛下德化的结果。现在陛下的功业刚刚有成,名声也刚显现,四方仰慕;可是陛下却率同豪俊之臣,方正之士,天天射猎、击兔、捕狐,从而伤害国家大事,断绝天下的期望,臣内心觉得悲哀!古时候大臣不得安乐游玩,是为了让大臣们讲求廉洁,使品节高尚,那么群臣也就不敢不约束自己,修好品行,尽心工作,以合礼节。士人在家修好了品德却在朝廷为官时变坏了,臣私下很为他们惋惜。陛下在和群臣游乐时,不要忘记和大臣、方正们磋商国事,这样,游玩时固不失其乐,在朝廷上不违失礼节,朝会时也不失君臣之礼,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文帝每次上朝,郎官、从官若有书疏呈上,从未有过不停止辇车而接受的。书疏中建议不可采纳就放置一边,如可以采纳,未尝不予以称赞。

文帝在霸陵上想向西驰下陡峭的山坡。中郎将袁盎骑马和文帝并行,伸手拉住马缰绳。文帝说:"你胆怯了吗?"袁盎说:"微臣听说'家有千金资财的人,不坐在屋檐底下。'圣明的君王不冒危险,不求侥幸。现在陛下放纵驾车的六匹骏马飞驰而下陡峻的山坡,如

果马受惊，车子翻覆，陛下纵然不在意，可如何对得起高皇帝和太后呢？”文帝这才停止。

文帝所宠的慎夫人，在宫中常常跟窦皇后同席而坐。后来在郎官官署就坐时，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排在后面。慎夫人发怒，不肯就坐；文帝也很生气，站起身来，回到宫中。袁盎于是上前规劝说：“臣听说‘尊卑有序，则上下和睦。’现在陛下已经立了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和主后怎么可以同坐呢！况且陛下宠幸慎夫人，只要厚待她就够了；但陛下宠爱慎夫人的做法，恰恰会给她带来灾祸。陛下难道没见‘人彘’之事么！”文帝这才高兴，召来慎夫人把袁盎的话告诉她。慎夫人赐给袁盎黄金五十斤。

贾谊对文帝说：“《管子》中说：‘仓库充实，人们才讲究礼节，衣食充足，人们才知道荣辱。’百姓不富足而能够治理好，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古人说：‘一个农夫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会有人受寒。’物质生产是有一定的时令限制的，使用时如果不加节制，就会供不应求。古时治理国家，虽细微末节也考虑周到，所以才有丰富的积累。现在背离农业而向工商发展的人很多，这是天下的一大流弊；淫靡奢侈的风俗，日益盛行，这是天下最大的公害。这流弊和公害盛行，没有办法加以禁止；眼看国家快要倾覆，没有谁能挽救。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却很多，天下的财物怎么能不用尽呢？

汉朝建立，迄今已有四十年了，国库和私人的积累，仍然少得可怜，令人痛心。不及时下雨，人心惶惶。年岁收成不好，富人输粟朝廷，请买爵位，穷人则为生活卖儿卖女；这种事陛下已经知道了。哪有国家如此危急，而朝廷不感到震惊的！

年成有丰有歉，这是自然规律；禹、汤时代都经受过。当今如果不幸而发生方圆两三千里旱灾，国家拿什么赈救百姓？突然间边境有紧急战事发生，数十百万的大军，朝廷靠什么供应？兵祸和旱灾同时发生，天下财物匮乏，有勇力的人聚众劫夺，怯懦老弱之人，只

好互相交换儿女,啃食人肉了。国家远未达到大治,远方那些势力强大企图夺取政权的人,将相继而起;这才大惊失色,图谋挽救,怎么来得及呢!积贮关系到国家命脉,如果积存的粮食很多,而财物也有剩余,那么有什么事办不成!凭借它攻击敌人,必定攻克,凭借它防守,必定牢固,作战能够战无不胜,安抚敌人以使远方之人归附,没有一样做不成的!

现在朝廷如果能够引导百姓返而务农,都从事根本,使天下之人能自食其力,使那些工商业者、游食之民转而从事农耕,那么积累自然充足,百姓安居乐业。这样做可以使百姓富足,安定天下,但陛下只是为天下粮食的不足而惴惴不安,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

文帝为贾谊的话所动,春季,正月十五日,下诏举行"藉田"仪式,由皇上亲自耕种,以作为重农的榜样。

5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先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朱虚侯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然后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

6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1],诽谤之木[2],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7 九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8 燕敬王泽薨。

【注释】

①进善之旌：旌为旗子，“进善之旌”是指先秦时，大臣上朝如有进言者，可在旌旗下言之。

②诽谤之木：据说“诽谤之木”为尧时所立，它是立于宫外桥头的四根木柱，上面记载政治得失。郑玄注《礼记》时指出：诽谤之木“即今之华表”。

【译文】

三月，有关部门请求封皇子为诸侯王。文帝下诏先封赵幽王最小的儿子刘辟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然后封文帝之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6 五月，文帝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的国君，在朝廷设有向国君进善言的旌旗，桥头上竖有记载政治得失的柱子，目的是使政治清明，以招徕劝谏的人。而现在法令却规定有诽谤罪和妖言罪，这使得大臣们不敢畅所欲言，而皇上也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样做怎么能够招徕远方的贤人呢！一定要废除这些法令！”

7 九月，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也是老百姓所依赖生存的；可是有些人不去从事根本，而去追逐工商之类的末业，以致生计维艰。朕深为忧虑，所以现在亲率群臣耕种，以劝勉百姓务农；并免除今年全国农家一半赋税。”

8 燕敬王刘泽逝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十四

汉纪六　起阏逢困敦，尽重光协洽，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

1 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2 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3 诏曰："前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国。乙亥，以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4 夏，四月，城阳景王章薨。

5 初，赵王敖献美人于高祖，得幸，有娠。及贯高事发，美人亦坐系河内[1]。美人母弟赵兼因辟阳侯审食其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2]，即自杀。吏奉其子诣上，上悔，名之曰长，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3]。后封长

为淮南王。

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吕后，故孝惠、吕后时得无患；而常心怨辟阳侯，以为不强争之于吕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亲，骄蹇[4]，数不奉法；上常宽假之。是岁，入朝，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见辟阳侯，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驰走阙下，肉袒谢罪。帝伤其志为亲，故赦弗治。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淮南王。淮南王以此，归国益骄恣，出入称警跸[5]，称制拟于天子。袁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上不听。

6 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保塞蛮夷[6]，杀掠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7]；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右贤王走出塞。

7 上自甘泉之高奴[8]，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9]。留游太原十余日。

【注释】

①河内：郡名。楚汉之际置。治所在怀县（今武陟西南）。辖境相当今黄河以北，京汉铁路以西地区。

②恚（hui 会）：恼恨、发怒。

③真定：古县名，即今河北省正定县。

④骄蹇（jiǎn 简）：骄纵蛮横。

⑤警跸（bi 毕）：警，警戒；跸，清道。谓皇帝出入经过的地方严加戒备，断绝行人。也借指帝王的车驾。

⑥上郡：郡名。战国魏文侯置。秦代治所在肤施（今榆林东南），汉辖境相

当今无定河流域及内蒙古鄂托克旗等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废。

⑦高奴: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陕西延安东北延河北岸。东汉末废。

⑧甘泉: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本秦林光宫,汉武帝增筑扩建。

⑨晋阳:古县名。秦置,治故晋阳城。秦汉为太原郡治所,东汉后又为并州治所。　中都:古县名。汉置,治所在今山西平遥西南。

【译文】

汉纪六　起甲子(公元前177年),止辛未(公元前170年),共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甲子,公元前177年)

1冬,十月三十日,出现日食。

2十一月三十日,出现日食。

3文帝下诏令说:"上次派遣列侯到封国,有人推辞没有成行。丞相是朕所倚重的官员,就让他为朕率领列侯到封国吧!"十二月,免掉丞相周勃的职位,派他前往封国。初九,任命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废太尉一职,职权归属丞相。

4夏,四月,城阳景王刘章逝世。

5当初,赵王张敖献美女给高祖刘邦,美女得宠,怀了孕。后来贯高谋反之事败露,美女也受牵连,被囚禁在河内。美女舅父赵兼请求辟阳侯审食其向吕后求情,吕后嫉妒,不肯向皇上说情。美女已生下儿子,愤而自杀。官吏带着美人的儿子晋见皇上,皇上悔恨,给这孩子取名刘长,令吕后以母亲的身份抚养,而把美女安葬在真定。刘长后来被封为淮南王。

淮南王自幼丧母,常常依附吕后,所以在孝惠、吕后时,能够保持平安;但他心里常常怨恨辟阳侯,认为他没有尽力说服吕后,使他母亲含恨而死。后来文帝即位,淮南王自认为最亲近,骄纵蛮横,屡

屡犯法。文帝经常宽恕他。这一年，淮南王入朝，陪文帝到苑囿打猎，与文帝同车，常常称呼文帝为“大哥”。淮南王很有勇力，能把鼎举起来。于是他前去见审食其，把铁椎偷偷藏在衣袖中，把审食其椎杀，又令随从魏敬把审食其的头砍下；驱车来到皇宫门前，袒衣露体向文帝谢罪。文帝哀怜他怀念母亲的一片孝心，所以赦免了他。在那时候，薄太后和太子刘启以及大臣们都畏惧淮南王。淮南王也由此更加骄纵自恣，出入时礼仪和天子一样，称号和制度都袭用皇上的规格。袁盎进谏说：“诸侯太骄纵的话，一定会生祸患。”文帝不听。

6 五月，匈奴右贤王侵占河南一带，攻击上郡一带受汉朝保护的蛮夷部落，杀掠民众。文帝亲到甘泉宫。派遣丞相灌婴带八万五千车骑，到高奴攻击匈奴右贤王；又征发中尉所掌领的步兵由卫将军指挥，驻守长安。右贤王逃往塞外。

7 文帝从甘泉宫到高奴，顺路临幸太原，接见他当代王时的旧部，都予以赏赐；又免征晋阳、中都两地百姓三年的赋税。留在太原游玩了十多天。

8 初，大臣之诛诸吕也，朱虚侯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1]，及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之。兴居自以失职夺功，颇怏怏；闻帝幸太原，以为天子且自击胡，遂发兵反。帝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祁侯缯贺为将军，军荥阳[2]。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长安。诏：“济北吏民[3]，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者，赦之。”八月，济北王兴居兵败，自杀。

9 初，南阳张释之为骑郎[4]，十年不得调，欲免归。袁盎知其贤而荐之，为谒者仆射[5]。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6]。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7]。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帝曰："善！"乃不拜啬夫。上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帝免冠，谢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8]；顷之，至中郎将。

从行至霸陵，上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纫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帝称善。

是岁，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9]，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按"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10]，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注释】

①绌（chù 处）：贬斥；减省。

②荥阳：县名。在河南省郑州市西部，黄河以南。

③济北：地名。故城在今山东长清县南。

④骑郎：官名。郎属郎中令，掌守门户，出充车骑。郎有车、骑、户三将，主车为车郎，主骑为骑郎，主户为户郎。

⑤谒者仆射：官名。始置于春秋战国，为国君掌管传达。汉制，郎中令属官有谒者，掌宾赞受事，员额至七十人，其长官称谒者仆射。

⑥禽兽簿：记录禽兽的数字，为上林尉所管。

⑦陵迟：斜平，迤逦渐平；引申为衰颓。

⑧中大夫:官名,掌论议,属郎中令,其位在太中大夫之下,谏大夫之上。

⑨中渭桥:古长安城有渭桥三座,即西渭桥、东渭桥、中渭桥。中渭桥在长安故城以北。

⑩抔(póu 裒):用手捧东西。

【译文】

当初,大臣在诛杀诸吕时,朱虚侯刘章功劳最大,大臣许诺把全部赵地给他,封他为王,把全部梁地封东牟侯刘兴居为王。文帝即位后,听说朱虚侯、东牟侯开始打算立齐王为帝,所以文帝就贬低他们的功劳,后来封诸子为王时,就划出齐国两个郡分别封他们为王。刘兴居认为封地被削,功劳被夺,心怀不满;听说文帝到了太原,以为天子要亲自带兵出击匈奴,就起兵反叛。文帝听到这消息,就令丞相和攻击匈奴的军队返回长安,任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率领四位将军和十万士兵进攻刘兴居;任命祁侯缯贺为将军,驻守荥阳。秋,七月,皇上从太原到了长安。下诏说:"济北的官吏百姓,在大军未到之前,先停止作战或率军举城投降的,都予以宽赦,恢复原来的官爵;和刘兴居一起谋反的,也可赦免。"八月,济北王刘兴居兵败自杀。

9 当初,南阳张释之为骑郎,十年没有提升,准备辞职回家。袁盎知道他贤能并推荐他,升他为谒者仆射。

张释之陪同皇上出行,来到虎圈,文帝问掌管上林苑的官吏有关禽兽簿记录禽兽的数目,提了十多个问题,上林尉仓皇失措,左顾右盼,回答不出。管虎圈的啬夫在旁代替应答。文帝问了许多禽兽的数目,想借此考查啬夫的能力。啬夫随问随答,没有一个问题被难倒。文帝说:"作为上林苑的官吏,难道不应该像他这样吗?上林尉实在不称职。"于是令张释之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停了半晌,才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呢?"文帝说:"他是长者呀!"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呢?"文帝回答

说："也是长者。"张释之说："绛侯和东城侯被称为长者，但他二人论事时，口齿迟钝，有话说不出，哪像这个啬夫巧舌如簧！秦因为重用刀笔之吏，争相以敏捷苛察为胜，它的弊病就在于空有其表而没有实际的效用，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因此国势衰微，以至于土崩瓦解。现在陛下因啬夫有口才而破格提拔，臣恐怕天下人群起效法，抢着表现自己的口才而不务实际。在下位的人受在上位的人所影响，其速超过身动影移、声出响应，所以陛下的一举一动不能不慎之又慎！"文帝说："说得好！"于是没有任命啬夫为上林令。文帝上了车，召释之与他同乘。车子走得很慢，文帝问释之秦朝衰亡的原因，释之回答得真诚实在。回到宫里，文帝就任命张释之为公车令。

过了些时，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揖一同坐车入朝，在司马门（皇宫大门）不下车。于是释之追上去拦住，不准进殿门，立刻弹劾二人以"进入宫门不下车为大不敬"之罪。薄太后也听说了这件事；文帝摘下帽子，为教子不严谢罪。薄太后就派使者拿了皇上诏令赦免了太子、梁王，然后他们才得以进殿。文帝从此对释之另眼相看，任命他为中大夫；不久，又升为中郎将。

张释之随从文帝到霸陵，文帝对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棺椁，再涂上拌漆的碎麻，哪能动它分毫！"左右的人都说："好！"张释之说："如果墓里面有使人心动的宝物，就是把南山都铸锢起来还是有空隙；如果坟墓里没有令人心动的宝物，就是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担心的！"文帝很赞赏他的话。

这年，张释之就任廷尉。有次文帝出巡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下跑过，文帝所乘车驾的马受了惊；于是派出骑兵捉拿，送交廷尉法办。张释之奏报处置建议："这个人违犯了警跸令，应处罚金。"文帝生气说："这个人惊吓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性情温和，假若是别的马，不伤着我才怪呢！而廷尉只判他罚款！"释之说："法律，是天下人所应共同遵守的。依现在的法令只能如此；如果判得更重些，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而且当时陛下就地把他杀掉，也

就罢了。现在既交给了廷尉来处理;廷尉,是天下最公平的执法者,若稍有偏失,天下执法都因此有轻有重,百姓就徬徨不知所措了,希望陛下明察!"文帝沉思很久才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后来有人偷了高祖刘邦祭庙里神位前的玉环,被抓到了;文帝大怒,交给廷尉处理。释之根据"偷盗宗庙服饰器物律"奏报应当公开斩首。文帝大发脾气说:"这个人无法无天,居然偷盗先帝的器物!我交给廷尉治罪,是要诛杀他的全族。而你却依法奏请判他一人死刑,这样做不是我恭奉宗庙的本意。"释之免冠叩头谢罪说:"依法判他死罪,已经足够了。而且即使是相同的罪名,还要按照情节轻重区别判刑。现在偷盗宗庙器物就判灭族,若万一有愚昧无知之辈盗掘长陵,陛下将用什么更重的刑罚惩处呢?"文帝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后,批准原判决。

四　年

1 冬,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薨。

2 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阳武张苍为丞相[1]。苍好书,博闻,尤邃律历[2]。

3 上召河东守季布[3],欲以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者;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4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

5 绛侯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薄太后亦以为勃无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④："绛侯始诛诸吕，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6 作顾成庙。

【注释】

①张苍（？～公元前 152 年）：西汉初大臣、历算家。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秦时为御史，后归汉。汉初，任代王、赵王之相，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封北平侯。文帝时，任丞相十余年。

②邃（suì 碎）：精深。

③河东：郡名。秦置，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辖境相当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

④昌絮：覆额的头巾。

【译文】

四年（乙丑，公元前 176 年）

1 冬,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逝世。

2 春,正月初四,任命御史大夫阳武人张苍为丞相。张苍喜好读书,见闻广博,尤其对律历有研究。

3 文帝召见河东郡守季布,想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有人说他有勇力、酗酒、难以接近;季布到了长安,留在官邸里一个月,文帝又让他回去。季布因而进见文帝说:"臣本无功而得到恩宠,在河东做官,陛下无故召见臣,一定是有人言过其实地向陛下推荐臣。现在臣应命前来,没有接受新的使命,仍归原任,这一定又有人在毁谤臣。陛下因一人的称誉而召见臣,又因一人的诋毁而令臣离京。臣担心天下有识之士知道以后,从中看出陛下知人用人的得失!"文帝默然不语,内心惭愧,过了许久才说:"河东郡是最重要的郡地,所以特地召见你。"

文帝提议任命贾谊为公卿。大臣大多反对说:"贾谊不过是一个洛阳人,年纪轻轻刚刚求学,就想专权,把事情搞得乱糟糟的。"于是文帝以后就疏远了他,任命他为长沙王吴芮的师傅。

绛侯周勃回到他的封国后,每逢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巡行属县到了绛地,周勃害怕被杀,常常身穿甲衣,要家人拿着兵器,然后和郡守、郡尉见面。后来有人上书告周勃谋反,把他交给廷尉处理,廷尉把周勃抓来审判。周勃十分恐惧,不知如何申辩;狱吏对他有所侮辱。周勃拿千金贿赂狱吏,狱吏就在木简背面写着:"请公主作证。"公主是文帝的女儿,嫁给周勃的嫡长子周胜之。薄太后也认为周勃不可能谋反。文帝朝见太后时,太后气得拿着头巾向文帝甩去,说:"绛侯最初杀诸吕时,身怀皇帝的印玺,率领北军将士;他不在那时谋反,现在不过居住在一个小县,反而要谋反吗?"文帝已看到绛侯的辩白之辞,就向太后谢罪说:"狱吏正在结案,准备释放。"于是派人拿着符节赦免了绛侯,恢复原来的爵位封邑。绛侯出狱后,对人说:"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还有那么大的权势呀!"

6 兴建顾成庙

五 年

1 春，二月，地震。

2 初，秦用半两钱[1]，高祖嫌其重，难用，更铸荚钱。于是物价腾踊，米至石万钱。夏，四月，更造四铢钱；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搒笞奔走者其众。夫悬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多于此！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贾山亦上书谏，以为："钱者，亡用器

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上不听。

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②,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吴王濞有豫章铜山③,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于是吴、邓钱布天下。

3 初,帝分代为二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是岁,徙代王武为淮阳王;以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

【注释】

①半两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贝、刀、布等币,以半两钱为全国统一的铸币。每枚重量为当时的半两,即十二铢。汉初所铸的钱,虽陆续减轻重量,仍称半两,如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减为四铢。民间私铸的"半两",有轻到不足一铢的,因其轻薄如榆荚,故称"荚钱"。

②邓通:西汉南安(今四川乐山)人。曾为文帝吮疮得宠,赐给蜀郡严道的铜山,可自铸钱,因此邓氏钱满天下。景帝即位后,尽没收入官,邓通寄死人家。

③吴王濞(前公元215年~公元前154年):即刘濞。西汉诸侯王。沛(今江苏沛县)人,刘邦兄刘仲之子,立于沛,为吴王。在封国内,"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大量招纳各地逃亡人士与"任侠奸人",以扩大其割据势力。公元前154年,景帝采纳晁错建议,削夺王国封地。他带领楚、赵等七国以"诛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失败后逃至东越,为东越人所杀。

【译文】

五年(丙寅,公元前175年)

1 春,二月,发生地震。

2 当初,秦朝使用半两钱,高祖刘邦嫌它太重,不便使用,就重新

铸造荚钱。于是物价飞涨，米价高达一石一万钱。夏，四月，重新铸造四铢钱；废除私下铸钱有罪的法令，允许民间自行铸钱。

贾谊劝阻文帝说："法令准许人民公开雇人用铜锡铸钱，有敢掺杂铅、铁一起溶铸以贪利取巧的，当处黥刑。可是铸钱的情况证明，不混杂铅铁，就无利可图；只要掺上少许铅铁，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有些事容易召来祸害，有些法令足可以使人产生奸诈之心；现在准许民间铸钱，他们各在隐蔽的地方铸造，要禁绝厚利对他们的诱惑，使之没有奸伪欺诈的事情发生，即令每天都有人被处黥刑，也不能阻止其势的发展。近来，百姓犯罪多到一县有一百多人，另外官员们认定有犯罪嫌疑逮捕刑讯和不断到官府听审、做证的就更多了。朝廷立下法令来引诱百姓，使他们落入陷井，没有比这铸钱令更严重的了。而且百姓用钱，郡县各不相同：有的用轻钱，每百枚必须添若干枚；有的用重钱，因称起来要找回超过的数目，又不能接受。法定的钱币不能建立：官府如果急着把钱币的轻重统一起来的话，事情又太烦琐，而且也没有这个力量；如果放任百姓铸钱不加管制的话，那么市场上使用的钱币轻重不同，币制将会混乱；既然两者都行不通，用怎样的办法才好呢？现在放弃农业而从事采铜的人，与日俱增，放下农具，铸钱烧炭；劣钱日多，粮食日少。善良的人受到诱惑而做出奸邪的事，朴拙的人蹈陷法网而受到刑罚；刑戮过度是国家不祥之兆，为什么如此疏忽！朝廷知道这些隐患，官吏们一定会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禁止的办法不对，危害一定很大。如果颁布法令禁止私人铸钱，币值必定增加；币值增加则利润更加丰厚，盗铸钱币将风起云涌，以死刑论罪也不能够加以禁止了。法律禁令屡遭破坏，都是铜造成的。铜矿遍布全国，它的祸害太大了，所以不如把铜矿收归国有。"贾山也上书劝说文帝，认为："钱币是没有用的器具，但却可以换来富贵。使人富贵是君王所操持的权柄；现在让百姓自己去谋取富贵，这等于是和君王一起操持权柄，这种情形不能再继续下去。"文帝不听劝告。

这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到宠幸，文帝为使他富有，就把蜀郡严道的铜山赏赐给他，让他铸钱。吴王刘濞也有豫章的铜山，招来天下的亡命之徒铸钱；又在东海煮海水制盐；因此不向百姓征收赋税而国家的费用仍很充裕。于是吴王刘濞、邓通的钱遍布天下。

3 当初，文帝把代国封地分为两国；封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这年，改封刘武为淮阳王；封太原王刘参为代王，尽辖原代国封地。

六 年

1 冬，十月，桃、李华。

2 淮南厉王长自作法令行于其国[1]，逐汉所置吏，请自置相、二千石[2]；帝曲意从之，又擅刑杀不辜及爵人至关内侯[3]；数上书不逊顺。帝重自切责之，乃令薄昭与书风谕之，引管、蔡及代顷王、济北王兴居以为儆戒[4]。

王不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5]；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奏："长罪当弃市。"制曰："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徙处蜀郡严道邛邮。"尽诛所与谋者。载长以辎车[6]，令县以次传之。

袁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致此。淮南王为人同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

淮南王果愤恚不食死。县传至雍[7]，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今为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户。

3 匈奴单于遗汉书曰[8]："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9]。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0]，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帝报书曰："单于欲除前事，复故约，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初立，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11]，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

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牧。其遗汉书牍及印封，皆令长大，倨傲其辞，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汉使或訾笑匈奴俗无礼义者，中行说辄穷汉使曰："匈奴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云有礼义，及亲属益疏则相杀夺，以至易姓，皆从此类也。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喋喋佔佔！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而稼穑耳！"

【注释】

①淮南厉王(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74年)：即刘长。西汉初诸侯王。刘邦少子，于公元前196年被封淮南王。在封地内自作法令，公元前174年图谋叛乱，事泄被拘，谪徙途中不食而死。

②据汉制，相以下到内史、中尉皆吏二千石，由汉朝廷设置，二千石以下诸吏由诸侯王自置。

③关内侯：爵位名。秦汉时置，仅次于彻侯。有封号，而无所封之国邑。此爵为皇帝所封。

④儆(jǐng井)：让人自己觉悟而不犯过错。

⑤辇(niǎn碾)车：古人辇行以载兵器。　谷口：在今陕西礼泉县东北泾河畔。

⑥辎(zī仔)车：古代一种带帷的车。

⑦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西南豆腐村、河南屯之间。

⑧单于(chán yú蝉余)：匈奴君主的称号。此指冒顿(mò dú莫独)单于，

姓挛鞮。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杀父头曼单于自立。西汉初年,常南下侵扰,威胁西汉王朝。

⑨月氏(zhī 支):古部族名,秦汉之际,游牧于敦煌、祁连间,后为匈奴所攻,汉文帝初年西迁至今伊犁河上游,占有塞种故地。西迁的月氏人称大月氏;没有西迁的进入祁连山区与羌族杂居,称小月氏。

⑩楼兰:古西域国名。国都在扜泥城(今新疆尉犁县),后迁都伊循城(今新疆若羌县),改名鄯善。 乌孙:古西域国名。国都在赤谷城(今新疆阿克苏河上源前苏联境内伊什提克一带)。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后属西域都护府。 呼揭:古西域国名。在瓜州西北。

⑪阏氏(yān zhī 烟支):汉代匈奴君主的正妻。

【译文】

六年(丁卯,公元前174年)

1 冬,十月,桃、李开花。

2 淮南厉王刘长在封国内擅制法令,驱逐朝廷派遣的官员,请求自己任命丞相和二千石以上的官吏;文帝违心地同意了他的请求。淮南王还擅自诛杀无辜百姓,擅自赐人爵位,最高封到关内侯,几次上书文帝,其措词都有不逊之语。文帝难以亲自开口责备他,就令薄昭写信婉转规劝刘长,征引周成王时管叔、蔡叔和本朝代顷王刘仲、济北王刘兴居之事作为警戒。

淮南王收到薄昭的信后很不高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嫡长子柴奇合谋,准备用辇车四十辆在谷口反叛;派人与闽越、匈奴联络。事情败露,由官府治罪;文帝派出使臣召来淮南王。淮南王到了长安,丞相张苍、代行御史大夫之职的典客冯敬,和宗正、廷尉一起上奏说:"淮南王刘长应当判死罪。"文帝说:"赦免刘长死罪,废掉他的王号,不再封王;迁徙到蜀郡严道县的邛邮居住。"将和淮南王同谋的人全杀了。用辎车载着刘长,命令各县依次用驿车传送。

袁盎进谏说:"皇上一向骄宠淮南王,不为他设置严厉的太傅

和丞相，所以才弄到这种地步。淮南王个性刚烈，现在摧残折磨他，臣担心他突然遇到寒露病死途中，陛下留个杀弟的恶名，怎么办呢？"文帝说："我只不过让他吃点苦头罢了，马上就放他回来。"

淮南王果然悲愤交集，绝食而死。传送到雍县，雍县县令打开封闭的囚车，向文帝奏报淮南王的死讯。文帝痛哭失声，对袁盎说："我不听你的话，终于使淮南王死去，现在怎么办？"袁盎说："只有斩了丞相、御史大夫，才可以表白于天下。"文帝就命丞相、御史大夫逮捕拷问囚车所经过诸县不开启囚车送上食物的官吏，全部处决。用列侯的礼仪把淮南王埋葬在雍县，设置守墓人三十户。

3 匈奴单于冒顿给汉廷书信说："前些时，皇帝谈到和亲之事，和书信中的意旨相符，皆大欢喜。可贵国边疆官吏侵犯侮辱右贤王；右贤王不经请示，听信后义卢侯难支等的计谋，与汉官吏对抗，断绝了两国君主的盟约，离间两国兄弟般的友情，所以我处罚了右贤王，派他攻击西边的月氏。蒙苍天的恩典，将士精良，战马强壮，消灭了月氏，其部众已全部被杀或降服，月氏已被平定。楼兰、乌孙、呼揭和他们附近的二十六个国家，都已归属匈奴，那些擅长骑射的游牧民族，都合并为一家，北部已经平定。我希望能够停战，休养士卒，牧养马匹，消除以前的芥蒂，恢复原来的结好盟约，使边境民众得以安宁。皇帝假如不希望我们接近边塞，那就下令让百姓到远离边塞的地方居住。"文帝回信说："单于想消除以前的不愉快，恢复原来的盟约，朕非常欣慰！这是古代圣王的志向。汉和匈奴相约成为兄弟，所以赠送单于的礼物很丰厚，违背盟约，离弃兄弟之情的，常在匈奴一方。然而右贤王的事发生在大赦以前，单于不必过分地责备他！单于如果愿按书信所说的做，就公开告诉官吏们，让他们不要背约，遵守信用，那我们也将照单于信上所要求的去办。"

不久，冒顿单于去世，儿子稽粥继位，称为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初立时，文帝又派宗室女儿翁主去做单于的正妻，派宦官燕人中行说做翁主的师傅。中行说不愿去，汉朝廷强迫他去。中行说说："如

果一定要我去，将来一定会成为汉朝的祸患！”中行说到了匈奴，就投降单于，单于非常宠幸他。

当初，匈奴人喜爱汉朝的缯帛、丝棉和食品。中行说说：“匈奴的人口赶不上汉朝的一郡，但是它所以强大，就是衣食和汉人不同，从不依赖汉朝。现在单于要改变习俗，喜爱汉人的东西；汉朝只要拿出十分之二的物资，那匈奴就全部归属于汉了。”得到汉朝的丝绸衣裳，令人穿在身上骑马冲过荆棘，衣裤都被弄破，来证明不如旃裘结实耐用；得到汉朝食物，都扔掉，以示比不上乳汁奶酪方便且味美可口。于是中行说教导单于左右的人分别条目记事，以计算和登记匈奴人口和牲畜的数量。匈奴写给汉朝的书简，以及印章、信封，都命令规格增大，所用的言辞也傲慢不逊，自称是“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汉朝使者有人讥笑匈奴习俗不合礼义，中行说常常诘问使者说：“匈奴对百姓的约束简洁不繁，容易施行；君臣礼节简单，可以长久保持情谊；一国的政治，犹如一体。所以匈奴虽然动荡不宁，但继位的必然是单于的子孙。中原虽自称有礼义，但亲属之间日益疏远，互相残杀，以至于让外姓改朝换代，都类似于此。唉！你们这些住在土石房屋中的人，不要多费口舌，喋喋不休！只要记住汉朝输送给匈奴的缯绵丝絮，好米酒曲，数量够、质量好就行了，何必说三道四呢！如所给的物资数量足、质量好就算了；如果数量不够，质量低劣，一到秋熟时，匈奴就用骑兵践踏你们的庄稼！”

4 梁太傅贾谊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

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1],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使为治,劳志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匈奴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立经陈纪,为万世法;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虖!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蓺[2]!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蚤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虖!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3]；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酈、绛、灌据数十城而王[4]，今难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为彻侯而居[5]，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如此，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陛下诚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慉[6]，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7]，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跛盭[8]，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跛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9]，至不敬

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胜,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自衣皂绨[10],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11],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併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今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

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12]，则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芟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

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

可及也。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罰，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骂、弃市之法[13]，然则堂不无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耻不行，大臣无以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虖！夫望夷之事[14]，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缧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搒笞之[15]，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16]’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17]；’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寇鹯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盩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

'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意;要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谊以绛侯前逮系狱,卒无事,故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注释】

①火厝(cuò 措)积薪:把火放在柴堆下面,比喻潜伏着很大的危险。

②蔇(wèi 卫):暴晒。

③汉朝初期异姓封王,迄今只有长沙王独存。

④樊:樊哙。西汉初将领,曾任左丞相,封舞阳侯。 郦:即郦食其(yì jī 义几)。秦汉之际策士。韩信袭齐,齐王疑他与韩信通谋,将他烹死。

⑤信:韩信,西汉初军事家。西汉初封为楚王,后为吕后所杀。 越:彭越。西汉初诸侯王,后为吕后所杀。

⑥慉(xù):通"畜"。此谓动而痛。

⑦扁鹊:战国时医学家,善用各种方法(包括"针石"、"服汤"、"熨"等)治病,通过望色、听声,即能知病之所在。后为秦武王治病,遭太医令李醯嫉忌,派人把他刺死。

⑧跂(zhǐ 直)蹠:跂为脚掌。此指脚掌反转。

⑨嫚(màn 漫):轻视、侮辱。

⑩皂绯:黑色厚实粗糙的丝棉纺织品。

⑪耰(yōu 忧):古代农具,用于平整土地。

⑫劓(yì 亿):古代割掉鼻子的酷刑。

⑬黥(qíng 情):在脸上刺成记号并涂上墨,以防逃跑的刑法。 髡(kūn 坤):古代剃去男子头发的刑法。 刖(yuè 月):古代砍掉脚的酷刑。 笞:鞭

打之刑。 弃市：街头斩首。

⑭望夷之事：公元前207年，秦朝宦官赵高遣其婿阎乐率将士千余人至望夷宫，迫令秦二世胡亥自杀，后立子婴为秦王。

⑮詈(lì利)：骂。

⑯簠簋不饰：簠簋(fǔ guǐ府轨)为古代祭食器。不饰谓不整齐。簠簋不饰比喻为官不廉正。

⑰帷薄不修：帷为床帐，薄为门帘。帷薄不修意思是说内外不分。

【译文】

4 梁王太傅贾谊上疏给文帝说："臣认为当今天下大势，值得痛哭的有一件，值得流泪的有两件，值得长叹的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天理而伤害原则的事，难以一一列举。向皇上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大治了。'但臣却不以为然；那些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笨就是阿谀，都不是真正了解治乱之本的人。就像拿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下面，而人安睡其上，火还没烧起来，就认为平安无事；现在天下的情势，和这有什么不同！陛下何不让臣在陛下面前详陈治国安邦的策略，以供陛下斟酌选择呢！

假如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劳心费神，累垮身体，影响钟鼓之乐的雅兴，那就不必采用；采用我的策略，不但可以使娱乐和现在相同，而且能使诸侯遵守汉朝法制，不必动用兵革，匈奴归顺，百姓质朴，在世时是个贤明的皇帝，死后成为英明的神灵，美名留传后代，使陛下所建的顾成庙成为太宗庙，可以上配太祖，跟大汉江山永存。所立准则纲纪，可以作为千秋万世的法则，即使有愚笨幼稚、不肖的子孙，但还能保持祖先的基业安定。以陛下的贤明通达，只要得到稍微有点治国之才的臣僚的辅佐，就不难做到。

封国过于强大稳固，就一定会产生猜忌，在下位的诸侯屡遭灾祸，在上位的天子常为此担忧。这实在不是安定天子、保全诸侯的办法。现在有的是陛下的亲弟却想当东帝，是陛下亲兄之子也反叛而西击荥阳；目前又有人检举吴王刘濞图谋不轨。天子正当盛年，

所做所为没有过失，对待诸侯时加恩泽，像这样尚且还有人想谋反；何况有些封国的权势和国力是他们的十倍呢？

然而天下基本上安定，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大的侯国国君年幼，未及壮年，汉廷为侯国所设置的太傅、丞相仍掌握国家大权的缘故。几年之后，诸侯王大都已成年，血气方刚，而汉廷为他们所设置的太傅、丞相相继称病被罢免，那时诸侯王就可以把县丞、县尉以上的官位全部安置自己的人；这样一来，他们会做出不同于淮南王、济北王谋反的事情吗！到那个时候，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是尧、舜也无法办到。

黄帝说：'太阳正当中时，要快暴晒东西！拿着刀子，须尽快切割。'现在按照这一原则行事，要保全诸侯安定君王是很容易做到的，陛下如不肯早作决断，等到诸侯反叛时，再毁灭兄弟骨肉的亲情，使之身首异处，这和秦朝末年的情形有什么不同！那些仗着势力强大而反叛的异姓诸侯，汉朝廷总算侥幸地把他们诛杀了，但并没有改变祸乱之根；同姓诸侯仿效他们而反叛，已有例证了，按情势看，异姓诸侯反叛的事件，一定会死灰复燃地发生在同姓诸侯身上。灾祸之变，不知改变产生祸患的根基，就是贤明的皇帝处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能使社会安定，后世又将怎么办呢！

臣私下考察前事，大体上势力强大的封国先反叛。长沙王只有二万五千的食户，功劳最小但国家保全最完整，权势小但最忠心，并非只是秉性跟其他人不同，也是形势不允许他有野心。假如让以前的樊哙、酈食其、绛侯、灌婴等人据有几十座城池而封王，到现在很可能已被亡国灭族了；假如让韩信、彭越等人受封为彻侯居住长安，即使到现在也还能生存。那么，治理天下的大计就清楚了：要诸侯都能效忠朝廷，最好的办法是使他们跟长沙王一样国小势弱；要想臣属不被剁成肉酱，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与樊哙、酈食其一样，位不过列侯而已；要使天下太平，最好的办法是大量增加封国而削弱他们的权力。权力小则容易用法令和礼教约束，国土小则可以消

除非份之想。使全国的形势就象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一样，没有不受到控制而服从的，封国的诸侯也同样不敢有反叛之心，从四面八方一并听命于天子。分割土地，制定制度，让齐、赵、楚各分为几个国家，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依照顺序，各分别领有祖上的土地，直到分割完毕为止；那些封地多而子孙少的，就分割其地，建立封国，使王位空缺，等生育子孙之后再让他们治理；一寸土地，一个百姓，天子都不贪图，目的只在政治安定而已。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立婴儿为帝，天下仍能安定，就是留下遗腹子，群臣对先帝生前穿的衣服行朝拜礼天下也不会混乱；不但当世可以治理，后世也会称颂圣明。陛下怕啥而迟迟不这样做呢？

现在天下之势如同患了脚肿的病人，小腿肿得像腰身一样粗，一个脚趾肿得像大腿一样粗，平时脚不能弯曲伸展，一两个脚趾搐痛，全身都无法应付。这时不治疗，必成痼疾，以后就是有扁鹊再世，也无能为力。这种病不仅是脚肿而已，还会因脚掌变形而不能行动。

楚元王刘交的儿子刘郢客，是陛下的堂弟；现在的楚王，是陛下堂弟的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刘襄，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现在的齐王刘则，是陛下亲哥哥的孙子。与陛下血缘亲近的人有的还没有封王，以安定天下，而那些与陛下血缘疏远的人却手握大权，对天子构成了威胁，所以臣认为现在天下之势，不仅如同得了脚肿病而已，而且又以脚掌变形不便行动为苦。值得令人痛哭流涕的，就是这种疾病。

天下形势就像倒悬过来一样。天子，如同天下之首。为什么呢？因为天子在上位。蛮夷，是天下之足，为什么呢？因为蛮夷在下位。现在匈奴傲慢地侮辱汉朝使者，侵扰掠夺百姓，对汉朝大不敬；而汉朝却每年送金钱、棉絮、彩帛来供奉他们。脚反而在上，头反而在下，颠倒悬挂，没有人能解救，还能说国家有明智之人么？使人流涕的就是这件事。

现在不去攻打凶猛的敌人,却去猎杀野猪,不去逮捕反叛的盗寇,却去捕捉禁苑中的兔子,沉湎于无足轻重的享受,却不去对付国家的大患,恩德远播数百里之外,可是朝廷的政令行不通,这是使人流涕的事。

当今平民居住的房屋,可以用皇宫的规格装饰墙壁,戏子妓女的佩饰如同皇后;但是皇帝自己穿的只是粗劣的黑色衣服,富人的房屋墙上却用锦绣来装饰;皇后的衣领上不过缝一条花边,平民的小妾却把花边缝到鞋上,这就是臣所说的荒谬。一百个人劳作不能使一个人满足,而要天下人不受寒,怎么可能;一人耕种,十人一起吃,要天下人不挨饿,怎么可能;饥寒交迫,刻骨切肤,要天下之人不去作奸犯科,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使人长叹的事。

商鞅舍弃礼义、仁德,只鼓励人们进取;新法实行了两年,秦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富有人家的儿子长大后就分家,贫穷人家的儿子长大就入赘富家为奴;把农具借给父亲,脸上就现出给了父亲恩德的表情;母亲借扫帚,会立刻口出恶言;媳妇抱着孩子喂奶,竟和公公一起曲膝而坐;媳妇跟婆婆不和睦,就以恶言回报;一般人只知道爱护自己的儿子,追求功利,这和禽兽没有多少差别。现在秦人的这种残余风俗还没有改变,抛弃礼义,不讲廉耻的行为日甚一日,可以说每年每月都有所发展。只问利害,不问善恶;现在严重的甚至还有杀死父兄的事情发生。而大臣却只注意公文报或不服,以及期会之间的事情,认为这才是大事,至于一般习俗弊病,世风的败坏,反而安然不以为怪,听到或看到的大都不动于心,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转意,走向正道,这些不是庸碌之辈所能做到的。庸碌之辈所做的,不过是做一些处理文书档案的工作,并不知道治国的大纲大要。而陛下对此毫不忧虑,臣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怎么不现在就确定制度,使君有君道,臣有臣道,上下有差别等级,父子、兄弟、夫妇都得到适当的位置!这种制度一经确立,世世代代都可保持安定,后代的子孙就有准则可

以遵循了。如果制度经常在变，就好像乘船渡河却没有锚绳和桨楫，行至中流遇到风浪，船非翻不可。这是使人长叹的事。

夏、商、周的天子尊位传了几十代；秦却只传了二代就灭亡了。人性相差并不太大，为什么三代君王有道就国祚长久，而秦代国君无道就灭亡得那么快呢？这个原因是清楚的。古代的国君，在天子刚出生时，就用隆重的礼节来迎接，有关官员衣冠整齐，在南郊祭祀天地，经过宫门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小步快走，所以从婴儿开始，就对太子施行教化。等到少年时期，稍有知识，就由三公、三少阐明孝顺、仁义、礼教的道理来教育他，驱逐奸邪小人，不让太子看到罪恶的行为，于是又选择那些品行端正、有孝悌美德、学识渊博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来辅佐他，使他们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一生下来，见的全是正派之事，听的全是正派之言，实施的全是公正的原则，前后左右都是正人君子。习惯和正人君子在一起，行为就不会不端正，就好像生长在齐国不可能不会讲齐国话一样；习惯和恶人在一起，行为就不可能端正了，就好像生长在楚国不可能不会讲楚国话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就如同天赋秉性一样，经常学习，就好像天生本能一样。'好的习惯和智慧同时增长，所以能切合常道，无愧于心；礼教深入内心，正道的言论和行为，就成了他的天性。三代所以立国长久，是因为他们辅翼太子时用这种方法。秦朝则不然，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导胡亥懂得法令，所学习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灭人三族。胡亥头天即位，第二天便用箭射人，把忠心劝谏的大臣说成诽谤朝政，把为国家大业深谋远虑说成是妖言惑众，把杀人看成同割杂草一样。这难道是胡亥天性凶残恶毒吗？实在是引导他的方法不合理的缘故。俗谚说：'前车覆后车诫。'秦朝之所以那么快就灭亡，他们走过的道路，是很清楚的；只要不想避开，后面的车子照样要翻覆。国家的命脉，握在太子手上，而太子品德贤良，在于早点教导和选择太子左右的人。当太子童心未泯时，就教育他，容易收到成效；太子

能够通达仁义道德的要旨是靠教育的职责;若使太子在日积月累中养成良好品行,那是左右近臣的职责。胡、粤两地的人,刚生下来时声音相同,嗜好也一样;长大后各自形成不同的习俗,有时经过几次翻译都无法交谈,一直到死,各人都依照自己的习惯,而不肯接纳对方,这是习俗影响的结果。所以臣说选拔太子左右的近臣、早点教导太子是十分急切的事。教导得法而左右近臣都是正人君子,那么太子的品行就端正了。《书经》说:'天子有善行,万民都将获得好处。'这是当务之急。

人们的智力,只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很难预见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于在将要发生之前加以制止,而法却是对已经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令的用处很明显,而礼的价值是不容易了解的。例如用奖赏以劝勉人们行善,用处罚惩治罪人,先王推行这种政治,意志像金石般坚硬;实施这样的政令,好像四时一般诚信;这样的公正,可说是如同天地一样无私;怎么能说先王不实施奖赏和刑罚呢?可是圣人所以还强调礼治的原因,是因为礼所重视的、是在恶事还没有发生之前断绝恶念,而且从细小处开始教导,使人们日趋向善,远离罪过,而自己却不知道。孔子说:'处理诉讼,我与别人一样;只是希望百姓之间永远没有争讼。'为国君出谋划策,最重要的是先详细考虑取舍的标准,取舍的标准一旦确立,安危的征兆就显现出来。秦始皇尊奉宗庙想使子孙安全,这一心愿与商汤、周武一样;然而商汤和周武王能够推广他们的德行,使政权延续了六、七百年,而秦始皇治理天下十余年就覆亡。这是因为商汤、周武他们定下的取舍标准经过详细考虑,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天下如同一个大器物,器具放置在安全的场所,它就安全,放置在危险的地方,它就危险。治国之道,如同放置器具,要看天下如何安置了。商汤、周武把天下放置在仁、义、礼、乐上面,子孙相传了几十代,这是天下人都听说过的事;秦王把天下放置在法令、刑罚上面,几乎殃及自身,子孙也遭杀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事;是非因

果至为明验！人们总说：'听别人说话，一定要观察实际的情形，那么说话人就不敢随便乱说。'现在有人认为礼治不如法治，教化不如刑罚，那么国君为什么不根据商、周、秦兴亡的事实去判断分析呢！君王尊贵犹如高堂，官员们好比台阶，平民如同地面。台阶如果有九层，高堂则远离地面，那么高堂则显得高大；如果高堂前没有台阶，高堂接近地面，那么高堂就相对低矮。殿堂高就不易攀登，殿堂低就容易践踏，这是由情理和形势所决定的。所以古代明君制定了等级秩序，朝廷内有公、卿、大夫、士四等，朝廷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然后又有官师、小吏，一直到平民百姓，等级分明，但天子凌驾其上，所以天子地位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

有句俗语说：'既想打死老鼠，又怕毁坏器具。'这一比喻很妙。老鼠靠近器具，还不敢动手打，担心器具受到损伤，何况是接近国君的亲贵大臣呢！用礼义廉耻来约束君子，犯了罪时可以赐死而不使他受到刑杀和侮辱。所以黥、劓之刑是不用在大夫身上的，因大夫就在君王身边；《礼记·曲礼》规定：不准查看君王御马的牙齿，践踏御马饲草的要受到惩罚，目的是使之远离君王，免得生出不敬之意。当今王、侯、三公都很尊贵，天子见了他们，也都以礼相待，相当于古时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可现在却让他们和平民百姓一样接受黥、劓、髡、刖、笞、骂、弃市的刑法，这样不正如同殿堂没有台阶了么！这些遭受杀戮凌辱之人太接近皇帝了！不讲廉耻，那些握有重大权柄的大臣，不是虽有崇高地位，却跟刑徒罪隶一样毫无羞耻之心吗？就望夷宫事变来说，秦二世被重法判决死罪而死在望夷宫，是因为秦崇尚法治，没有忌上的习惯，就像打老鼠不怕毁坏器具一样。臣听说：鞋子虽然全新，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虽破，不能垫在鞋底。如果大臣曾身在贵宠之位，天子也改容礼待过他，官吏百姓又曾跪拜在他面前，表达敬畏之心；而今有了过错，皇帝可以下令废掉他的官职，贬抑他的身份，赐他以死，革除他的一切；但如果用长绳捆绑他，交付给刑罚之官，罚为刑徒，服役官府，任由狱吏

等加以谩骂鞭打,这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因为卑贱的百姓看惯了这些事,就想到自己也可以对那些地位尊贵的大臣加以辱骂鞭笞,这就不利于尊重高官、优待显贵。古时候有的大臣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废,但不说他们不廉洁,而称为'簠簋不饰';有的大臣因为污秽淫乱,男女无别,不说淫秽,而称为'帷薄不修';有的官员昏庸无能不称职,不说是懦弱无能,而称为'下官不职'。所以古时对待确定已有罪过的显贵大臣,尚且不直接指斥他的罪过,而换一种委婉的用辞,为他掩饰。所以那些受到君主严厉谴责、大声呵斥的大臣,就身穿丧服,把剑放在盛水的盘子里,表示要自杀,到请罪之室去请罪,皇上并不让人拿绳索绑着他走。犯了中等罪行的大臣,听到判决令就自杀,皇上不派人割下他的首级。犯有重罪的人,听到判决令就向北面叩拜两次,跪着自杀,不派人揪住头发斩下首级。君主只是说:'是你自己犯了过失,我对你是以礼相待的!'对臣以礼相待,所以大臣们都自我砥砺,以廉耻约束臣子,每个人都会重视品德节行。皇上用礼义廉耻对待大臣,而大臣如果不以气节品行报答皇上,那他就不是人了。如果这种习俗蔚然成风,那么身为大臣都能注重德行而忘掉个人利益,坚守节操而尊崇大义,这样就可以把权柄委托给他,可以把尚未成人的皇位继承人托付给他,这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所带来的结果,对国君来说,并没有损失!这种对大臣以礼相待的事不做,却长期做出那种羞辱杀戮大臣的行为,所以说这是值得长叹的。"

贾谊因绛侯周勃曾被捕入狱,最后被判无罪释放,所以呈上疏文来讽劝皇上。文帝真心采纳了他的建议,对待臣下不再滥施刑罚,培养大臣气节,从此以后凡是大臣有罪,都示意他们自杀,不受刑戮的凌辱。

七 年

1 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1]。

2 夏，四月，赦天下。

3 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灾[2]。

4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

八 年

1 夏，封淮南厉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淮南王之悖逆无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3]，大父与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4]，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5]，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6]，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上弗听。

2 有长星出于东方[7]。

九 年

1 春，大旱。

十 年

1 冬，上行幸甘泉。

2 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

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臣光曰：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8]；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9]！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10]，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欲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

【注释】

①列侯太夫人：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后，子继为列侯，就把原列侯之妻称为太夫人。其子不为列侯，就不能称。

②罘罳(fú sī服思)：古代设在门外的一种屏风。

③白公胜(？～公元前497年)：春秋时楚国人，楚平公之孙，太子芈建之子，楚平王欲杀芈建，后芈建之子白公胜随伍子胥投奔吴国。公元前506年，还楚，鞭打楚平王之尸，杀其叔父子西、子期。

④剡(yǎn 眼)：尖、锐利。

⑤子胥：(？～公元前484年)：即伍子胥，春秋末吴国大臣，原为楚人，其父奢为太子建傅，以直谏被杀，他避难到吴，策划杀吴王僚，使公子光夺得王位，后辅佐吴王阖庐，一举攻楚灭郢，吴王夫差时受任为大夫，后与吴王疏远，被赐死。

⑥专诸：春秋末吴国勇士。他受伍子胥推荐，以身许公子光，在一次宴席上，置匕首于炙鱼腹中，乘进肴之便，当场刺死吴王僚，他也当场被杀。公子光

即位，封其子为上卿。

⑦长星：古代天文学家认为天上星星有孛、慧、长三种，长星出现，人间将有战乱。

⑧秦穆公嬴任好，娶晋献公姬诡诸的女儿"秦姬"为妻，生子嬴蓍，是为秦康公。秦姬不久逝世。姬重耳是"秦姬"的兄弟。公元前七世纪，晋国内乱，姬重耳出奔。公元前636年，嬴任好送姬重耳回晋国就任国君，嬴蓍当时还是太子，送舅父到渭水之南，思娘亲已不能见，见了舅父，如见母亲。

⑨成、哀之世：指汉成帝刘骜、汉哀帝刘欣。

⑩魏文帝：即曹丕（公元187年～公元226年），三国时魏国建立者，公元200年～公元226年在位。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次子。曹操死后嗣位为丞相、魏王，旋代汉称帝，国号魏，都洛阳。后谥文帝。

【译文】

七年（戊辰，公元前173年）

1冬，十月，下诏令规定对列侯的母亲、夫人、诸侯王的儿子和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吏，都不可以擅自加以征召逮捕。

2夏，四月，大赦天下。

3六月初二，未央宫东面宫阙的屏风发生火灾。

4民间有首为淮南王的死而作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了十分不安。

八年（己巳，公元前172年）

1夏，封淮南王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皇上一定会重新封他们四人为王，就上疏劝谏说："淮南王大逆不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过！陛下赦免其罪而流放他，自己得病而死，天下有谁不认为淮南王罪有应得！现在如果尊崇罪人的儿子，天下人就会认为淮南王无罪，皇上枉杀了他。刘安等人一旦长大，怎么会忘记其父之死呢！春秋时楚人白公胜为他父亲复仇的对象是自己的伯父和叔父。白公胜作乱，并不是为了夺权取代君主；只是因为内心愤怒，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才亲手拿着利刃刺向仇人的胸膛，企图

同归于尽罢了。淮南王虽然封地小,但黥布曾经利用这地方反叛过,汉朝廷能够战胜他,实在是大幸。授予对朝廷怀恨在心的人足以危害朝廷的资本,不是高明的策略。给予他们众多的财利,这不是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在广都交锋,就是像专诸、荆轲那样在朝廷之上行刺,这就是所谓借给敌人武器,如虎添翼。望陛下考虑。"文帝不接受贾谊的劝告。

2 有长星在东方出现。

九年(庚午,公元前171年)

1 春,发生大旱。

十年(辛未,公元前170年)

1 冬,文帝到甘泉宫。

2 将军薄昭杀了汉朝使者,文帝不忍心杀他,命公卿和他一起喝酒,要他自杀,薄昭不肯;文帝命令群臣穿上丧服到薄昭家中大哭,薄昭才自杀。

臣司马光以为: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确实很果断,但却有损于义。秦康公送别晋文公时,涌起一阵见舅父如见母亲的伤感;何况这时薄太后还健在,薄昭是太后唯一的弟弟,文帝毫不犹豫地判他死罪,那不是安慰母亲的做法。"臣认为法令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善于维护法令的人,亲疏一视同仁,没有什么能阻止法令的施行,那么才不会有人仗势而冒犯法令。薄昭虽一向被称为长者,文帝不替他设置贤明的师傅,却让他做统兵将军;以致骄横冒犯皇上,杀死朝廷使者,不是仗着有人为他撑腰会这样干吗!如果赦免了他,那么和成帝、哀帝的时代有什么不同呢!魏文帝曹丕曾称赞过汉文帝,但不赞同他杀薄昭,说:"对于母舅,只能让他们安享富贵,而不应当授给他们权柄,否则一旦触犯法令,又不得不依法惩治。"魏文帝是在讽刺汉文帝对薄昭没有防范于未然,这个评论很有道理。那么国君如果要安慰太后之心,开始就要慎重啊!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十五

汉纪七　起玄默涒滩，尽柔兆阏茂，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前十一年

1 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还。

2 夏，六月，梁怀王揖薨，无子。贾谊复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仅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而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工哉！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1]。梁起于新郪而北著之

河,淮阳包陈而南揵之江[2],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苟身无事,畜乱,宿祸,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帝于是从谊计,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3],得大县四十余城。后岁余,贾谊亦死,死时年三十三矣。

3 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

【注释】

①睢阳:古县名。秦置,因在睢水之阳得名。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②陈:此指古陈国之地,都城为今河南淮阳,有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

③高阳:古乡名。在今河南杞县西

【译文】

汉纪七　起壬申(公元前169年),止丙戌(公元前155年),共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前十一年(壬申,公元前169年)

1 冬,十一月,文帝巡幸代国;春,正月,从代国回到长安。

2 夏,六月,梁怀王刘揖去世,没有儿子。贾谊又上疏说:"陛下不赶快确定制度,以现在的形势来看,帝位只不过能传一两代,诸侯尚且恣肆不受朝廷节制,势力更加强大,汉朝的法令就无法施行了。陛下能够作为国家的藩屏以及皇太子所能依赖的诸侯,只有淮

阳、代二国而已。代国，北边跟匈奴接壤，和强敌为邻，能够保全自己就不错了；而淮阳国和那些强大的诸侯国比起来，只不过像脸上一个黑痣，有如诱饵，只能勾起大国吞并的欲望，而不足以抵抗侵略。当今控制诸侯的大权在陛下；拥有控制诸侯国的权力，却让亲生儿子只能做大国吞食的鱼饵，这样的打算怎么可以算高明呢！依臣的浅见，把淮南国的封土让给淮阳王，并为梁王立继承人，可以划淮阳北面两三个城和东郡给梁国。如果不要，可以改封代王为梁王，以睢阳为都。梁国封地起于新郪，北面直至黄河，淮阳国的封地包括陈地，南边直抵长江，那么有反叛之心的大国诸侯，就无胆量谋反了。梁国足以抗拒齐、赵，淮阳国足够抵御吴、楚，这样一来崤山以东地区就平安无事，陛下可以高枕无忧了，但这样做，只能维持两代君王安享太平。现在全国安定，因为诸侯王恰当年少；几年以后，陛下就会看到灾祸发生。秦国日夜苦心经营，力图消除六国之祸；现在陛下有力量控制天下诸侯，说一不二，却当断不断，任凭六国之祸发生，实在不能说是明智。如果自己太平无事，但留下祸乱之根，熟视无睹，不去消除；陛下百年之后，就会把这些灾祸留给年老的母亲，稚弱的儿子，使他们不得安宁，这不能说陛下仁慈。”文帝于是接受了贾谊的建议，把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国土北至泰山，西达高阳，辖境内有四十余个大县。一年多后，贾谊去世，年仅三十三岁。

4 匈奴寇狄道。

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颍川晁错上言兵事曰：“《兵法》曰[1]：‘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2];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驰发[3],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故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帝嘉之，赐错书，宠答焉。

错又上言曰："臣闻秦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扬、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1]；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2]。发之不顺，行者愤怨，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晦也。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

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⑥,复其家⑦,于冬夏衣、稟食,能自给而止。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

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错复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民者,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先为筑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

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⑧，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政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者，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

错为人陿直刻深，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注释】

①晁错（公元前200～公元前154年）：西汉大臣，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少时从张恢学申、商之术。因通晓文献典故，任太常掌故。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深得宠信，号为“智囊”。景帝时，迁御史大夫，推行重农抑商等政策。因建议削夺诸侯王国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得景帝采纳，所以，吴楚七国就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为政敌袁盎等人暗算，朝服斩于东市。著有《论贵粟疏》等三十一篇。

②裼（xī 析）：脱去上衣，露出身体的一部分。

③材官：骑射之官。　鞞：矢也。

④谪（zhé 折）戍：贬到边远之地充军。

⑤闾（lǘ 驴）：里巷。闾左：古代贫苦人民居住的地区，也指贫苦人民。

⑥拜爵：指有罪者免其罪，无罪者拜爵以劝其迁徙。

⑦复其家：指人民欲迁徙者，免除其家的赋役。

⑧假:为假借之假,由于是权宜之置,所以称为"假士"、"假五百"、"假候"等。

【译文】

4 匈奴寇犯狄道。

当时匈奴好几次骚扰边境,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上书谈论战事说:"《兵法》说:'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民众。'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不可不谨慎选择。

臣又听说:战场上兵刃交锋,有三点至为重要:一是取得有利的地形,二是士卒训练有素,三是武器精良。兵法上讲到,步兵、车骑、弓弩、长枪短矛,宝剑铁盾的用法,每一样都要适当;不适当的话,可能十个人抵不上一个敌人。士兵不经过挑选,军队缺乏训练,起居懒散,动静不一,进退缓慢,遇到困难不加以克服,前军已兵刃相见而后军却松松垮垮,行动不能与进退的号令一致,这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过错,一百个人抵不上敌方十个人。兵器不精良,跟赤手空拳一样;甲衣不坚固,跟袒露身体一样;弓箭射不远,跟短兵器一样;射不中目标,跟没有箭一样;射中而不能射入敌人身体,跟没有箭头一样;这都是将帅不检查兵器所带来的祸患,五个人打不过一个敌人。所以《兵法》说:'兵器不锐利,等于是把士卒送给敌人;士卒不听号令,等于把将帅送给敌人;将帅不懂兵法,等于是把国君送给敌人;国君不选择将帅,等于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点,是用兵的根本。

臣又听说:国家大小不同,强弱有分,地形险易有别,应采取不同的对策。谦卑地侍奉强国,是小国的一般情形,联合小国去攻击大国,是和敌人武力相等的策略;利用蛮夷攻击蛮夷,是中原大国应该采取的谋略。现在匈奴的地形、战术与中原不同:翻山越岭,出入溪涧,中原战马不如匈奴;在险路之上,一面驰马一面射箭,中原的骑兵不如匈奴;在风雨中疲劳作战,忍受饥渴,中原将

士不如匈奴；这些是匈奴的优势。如果是在平原、地势平缓之地，使用轻便的战车、骁勇的骑兵作战，那么匈奴兵众就容易被打乱；用强弓箭、长戟，箭能射很远，长戟能远距离杀敌，那匈奴的弓箭就不能抵抗；坚硬的甲衣、锐利的兵刃，长短兵器互相配合，弓箭手伺机攻击，士卒都勇猛向前，那么匈奴的军队就不能抵挡；骑射官突发箭矢，射向同一目标，那么匈奴防身的皮甲、木盾就挡不住了；下马在地上作战，短兵相接，近身搏斗，那么匈奴士卒就招架不住；这些都是中原的优势。由此看来：匈奴的优势有三项，中原的优势有五项；陛下又动员了好几十万兵众去讨伐只有数万兵众的匈奴，兵力众寡不同，匈奴只能用以一击十的战术。

虽然是这种情况，但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所以大国战败成为小国，强国战败成为弱国，不过顷刻之间。用人的生死来争夺胜利，一旦失利，不能复振，后悔也来不及了；帝王处理国家事务，必须有万全之策。现在胡、义渠、蛮夷等族归顺中原的已有数千人，他们的饮食习惯、善于骑射的特长和匈奴一样。如果陛下赐给他们坚固的盔甲、棉絮衣服、强弓利箭，再拨给边塞战马，挑选了解他们生活习惯，能笼络其人心的将领，凭陛下的贤明来指挥他们，如果遇到险阻，就派他们出击；如果在平原之地，就用轻便的战车和骑射部队出击；两军相互配合，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再加上我军人数众多，这应是万全之策。”

文帝对晁错的建议表示赞赏，给他回了一封信，表示宠信。

晁错又上书说：“臣听说秦发动军队北攻胡人部落，南攻百越之地，并不是为了保卫疆土、拯救人民，而是为了满足国君的贪欲而去开疆拓土。所以功业还未建立天下已经大乱。而且用兵却不知敌人的虚实强弱，要作战的话就被敌人所擒获，要驻守则被困而死。匈奴和貉人天生能耐寒；扬、粤一带的人天生能耐热。秦朝派出去的士兵不能适应当地水土，戍守的士兵都死于边境，输送物资的倒毙路途。秦朝百姓被征发，如同被押赴刑场处死一样，所以就

征召因犯罪而被贬的人去边境，名曰'谪戍'；先是征召被贬谪的官吏和入赘女家的男子、商人，后又征召曾做过买卖的人，尔后又征召祖父母、父母曾经做过商人的人，最后征召闾左之人。但征召戍边的事还是不顺利，被征召的人心怀怨恨，认为戍边只有死路一条而没有一点报偿，死了之后，连一算的抚恤都得不到，天下人都知道戍边之祸终有一天要殃及自己；陈胜前往戍边，到达大泽，为天下人首先高呼反秦，天下人从之如流，这是秦朝强制征兵所带来的后果。

匈奴人的衣食，不仰赖土地，所以他们势必经常侵扰边境，往来迁移，时来时去；这是胡人的生活习俗，却使中国人离开耕种多年的土地。而今匈奴人经常在边塞一带放牧、游猎，窥伺防守边塞士卒的情况，乘士卒少时就入侵。陛下不解救边塞百姓，那么他们一绝望，就有投敌之心；如果发兵援救，少发援兵则不足以对抗，多发援兵，来自远方的兵卒刚到，匈奴人就已撤走了。集结的兵力多而不撤退，费用太大；撤走的话，匈奴人又侵入了。这样折腾几年，中原全被搞得国库空虚，人民苦不堪言。幸亏陛下担忧边境，派遣将领，征调士卒以充实边塞，这对百姓是很大的恩典。可是现在规定戍守边境的士兵，一年换一批，不能了解匈奴人的能力。不如挑选一些人常住边境，成家种田，来防御匈奴入侵，利用地势建造高城深堑；在战略要地，交通要道，建立城邑，每城不得少于一千户。先建好房子，准备好耕田器具，再召募百姓移居，有罪的可以赦免，无罪的可以赏赐他官爵，免除全部赋税，发给冬夏季的服装和粮食，直到他们能够自给自足。边塞居民，如果享受不到优厚的待遇，就不要让他们长久住在危险的地方。匈奴入侵，如果有人能夺回所劫掠的牛羊，就把其中的一半作为赏赐，另由官府出钱补偿失主的损失。这样对待百姓，那乡里邻居就能相互救助，不畏死亡与匈奴搏斗。他们这样并不是对皇上感恩戴德以图报答，而是想保全骨肉亲戚、得到他们的财产。比较起征调那些既不了解本地形势又畏惧

匈奴的其它郡县的兵卒来，功效高出万倍。在陛下治国之时，移民实边，使远方百姓免去屯戍边境的徭役；边塞居民能够父子相保，再不发生被胡人俘虏的祸患；后世承受您的福荫，称颂您为圣明的君王，比起秦朝那种与人民结怨的办法，是大相径庭的。"

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

晁错再次上书说："陛下幸亏募民实边，使征调驻屯的徭役大为减省，运输费用更加减少，这是百姓得到的大恩惠。下级官吏如果能体会陛下的恩德，奉守法令，照顾好移民中的老弱之人，善待年青的壮士，笼络其心，不欺凌剥削他们，使先到的人安居乐业而不思恋故土，那么贫穷的百姓就会互相劝勉一同前往。臣听说古代移民，先要观察地脉是否阴阳调和，品尝当地泉水的味道，然后再营造集镇、修筑城池、规划乡里、划分宅院，先为百姓盖好房子，置好器具用物，让他们一到就有住的地方，劳作时也有用具。这样百姓就容易离开故土，踊跃迁往新居。再为百姓设置医生、巫师，为移民治病，主持祭祀，让男女婚配，生死都能相互照顾，坟墓并列相接，栽种树木，喂养六畜，房子完好，家室平安。这样才能使移民乐于久居此地。

臣又听说古代编制边境各县以防御敌人，使五家为一伍，伍有伍长，十个伍为一里，里有里长（假士），四个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假五百），十个连为一邑，邑有邑长（假候），都挑选村民中有才智、有保护百姓能力、熟悉地形、了解民心者担任；平时训练村民骑马射箭，出外则教导他们防御敌人的攻击。所以平时形成了军事编制，战时就能效命战场。百姓训练有素，不要让他们迁徙，年幼的时候一起玩耍，长大后一起共事。夜间作战听到声音就知道是谁，可以互相救援；白天发生战事时，彼此也都认识；友爱之情，愿共生死。然后，政府再以厚赏奖励，并辅以严厉的刑罚，那么他们就会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移民如果不是身强力壮且有才能的，只会浪费衣粮，不能使用。但虽有能力，而没有好官，也不能取得成功。

陛下拒绝匈奴的和亲要求，臣私下以为匈奴会在冬天南下犯边；届时对他们来一次重创，足以使他们一蹶不振。要树立威严，就当在秋天匈奴入侵时予以痛击；如匈奴来犯而不能打败它，反而使它得志而去，以后就不容易制服它了。”

晁错为人刚直而又严峻苛刻，以口才敏捷而受到太子的宠幸，太子的家人称他为“智囊”。

十二年

1 冬，十二月，河决酸枣[1]，东溃金堤、东郡[2]；大兴卒塞之。

2 春，三月，除关，无用传。

3 晁错言于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农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晦，百晦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3]，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4]，操其奇赢[5]，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6]；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7]。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8]。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

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8],汤池百步[9],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10],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帝从之,令民入粟于边,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11]。

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勤农,大富乐矣。"

上复从其言,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岁之半。"

【注释】

①酸枣:古县名。春秋郑邑,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延津西南。

②金堤:西汉时东郡、魏郡、平原郡界内黄河两岸,都有石筑的金堤,高者至四五丈。 东郡:郡名,公元前242年置,治所在濮阳,西汉辖境相当今山东东阿、梁山以西,山东郓城、东明、河南范县,长垣北部以北,延津以东,山东茌平、冠县、河南清丰、滑县以南地区。

③贾(jià)：同"价"。

④坐列贩卖：行卖为商，坐卖为贾。列，市列也，若今在市场上卖物。

⑤奇赢：指有余钱而去蓄积奇异之物以赢利。

⑥粱：好粟为粱。

⑦仟伯：仟指千钱，伯指百钱。

⑧堅：指好车，堅固之车。　缟(gǎo 稿)：古时一种白丝织物。

⑨仞：古时八尺叫做一仞。

⑩汤池：以沸汤为池，人不可靠近，以此比喻城池堅固。

⑪五大夫：古代爵位中第九等级。

⑫汉朝沿袭秦朝官，最低一阶(公士)，最高二十阶(列侯)。当时规定，缴纳粮食六百石，任命三等官阶(上造)。以后逐渐升高，缴纳粮食四千石，任命九等官阶(五大夫)，缴纳粮食一万二千石，任命十九等官阶(大庶长)。

【译文】

十二年(癸酉，公元前 168 年)

1 冬，十二月，黄河在酸枣决口，洪水冲溃了金堤，淹没了东郡；朝廷大量征发士卒堵塞。

2 春，三月，废止关隘检查制度，不必再用通行证。

3 晁错向文帝进言说："圣明的君主在上，人民不挨饿受冻，并不是君主耕田供给他们食物，织布给他们穿，而是替百姓开辟了生财之道。所以尧时有九年的水灾，汤时有七年的旱灾，而国家没有抛尸荒野的，这是因为积蓄较多而且准备充足。而今四海统一，土地之多，人口之众，不亚于汤、禹，加之好几年没有水旱的灾害，可国家的积蓄仍很少，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土地还未完全开发和利用，民力并未完全投入；生产谷类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水泽的宝藏没有全部发掘，四方游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

寒冷时需要衣服，不会奢求既轻又暖；饥饿时需要食物，不会奢求美味可口；一旦饥寒交迫，就顾不上廉耻。人之常情，一日不吃两餐饭就会挨饿，一年到头不缝制衣服就会挨冻，腹中饥饿得不到

食物，肌肤受冻得不到衣服，即使慈爱的父亲也无法保全儿子，国君又有什么办法保护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引导百姓从事农桑，减少赋税，增加储蓄，使仓库充实，防备水旱，这样才能巩固对百姓的统治。百姓，是君主统治的对象；百姓追求财利，跟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不选择方向的。

珍珠、宝玉、金银，饥饿时不能当饭吃，寒冷时不能当衣穿；可是大家都认为很贵重，因为皇上使用它。这些东西重量轻、体积小，便于收藏，可以握在手中，周游四海而不必担心饥寒。它们可以促使臣僚背离君王，诱惑百姓轻易离开故乡，盗贼为之心动，逃亡的人也可以轻易地带走这些财宝。粟、米、布、帛，都来自土地，生产有时，投入很多人力才有收获，不是一天就有结果的；重达数石，一般人就搬不动，奸邪之人就认为无利，但一天没有这些物资，就会发生饥寒，所以贤明的国君是看重五谷而不喜欢金银珠玉的。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从事徭役的不少于两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一百亩，百亩土地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春季耕种，夏季锄草，秋季收割，冬季储藏，砍伐木柴，修缮官府，服徭役；春天不能躲避尘沙，夏天不能躲避酷暑，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严寒。一年四季没有一天能够休息；私下又要送往迎来，吊丧问病，赡养父母，哺育子女，都从这一百石中支付。如此的勤劳辛苦，如果再遇到水旱天灾，应付紧急征调，及临时征收赋税，有积蓄的只好用半价折卖，没有积蓄的只好借双倍利息的高利贷。于是有人就卖田地房屋、妻子儿女，以偿还债务。而那些行商坐贾，资本厚的就积藏钱财放高利贷，小商贩则在市场上贱买贵卖，掌握那些珍奇而且可赢利的东西，每天都在街市上游荡，利用皇上急需，所卖的价钱必定翻倍。所以他们中男的不耕耘，女的不养蚕纺织，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一定是上等米、肉；没有农夫那般辛苦，却有千百钱的收入。依仗钱财富有，与王侯交往，权力超过了普通官员，以财利勾结和倾轧；到千里之外去游玩，沿途冠盖相望，乘坐坚实之车，鞭策肥

壮之马，脚穿丝鞋，垂着绨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

现在当务之急，是鼓励百姓务农。要想使百姓务农，在于注重粮食；注重粮食的办法是把粮食作为赏罚百姓的依据。现在召募天下人向朝廷进献粮食，凡是进献的人可以封给爵位，也可以免罪。这样，富人有爵位，农民有钱财，粮食不致于被囤积。能够缴纳粮食而得到爵位的，粮食都有赢余；收取余粮来供给朝廷使用，那贫苦百姓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减少富人财物，补充穷人不足，政令一出，百姓就得利的办法。现在规定百姓献出可供战车用的马一匹，可免三人兵役；车辆马匹，是天下军事装备，所以可免兵役。神农制定的法度说：'石头城墙高十仞，护城河宽百步，穿甲衣的士卒百万，却没有粮食，就守不住城。'由此看来，粮食对君主的用处最大，也是政治的根本要务。现在百姓进献粮食封至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只免除一人的兵役，这和呈献车马的人所享受的待遇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国君所专有的，可以随口封爵无穷无尽；粮食由百姓所种植，生长于土地而不会缺乏。得到高爵和得以免除罪刑，是人的强烈愿望；给那些进献粮食给边境的天下百姓封爵、免罪，那么不到三年，边塞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

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下令百姓献粮给边塞，封爵的等级以献粮食的多少而定。

晁错又上奏说："陛下让天下人进献粮食给边塞，以授予爵位，这是很大的恩德。但臣私下担心边塞士卒用不了那么多粮食，需大量疏散压在边塞的粮食。边境粮食足够支持五年时，可以令百姓把粮食输送到郡县；郡县的粮食足够使用一年时，可以随时豁免，不收农民的田租。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泽润天下万民，百姓愈发勤于耕种，天下就会富有安乐了。"

文帝又采纳了这项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途径，在于从事农桑。朕亲自率领天下百姓从事农耕，到现在已经十年，可还有很

多荒地没有开辟，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露有饥色；这是从事农耕的人还少，而官吏也未尽到职责。朕屡次颁发诏书，劝告百姓种植桑树，可功效不佳，这是官吏未切实执行朕的诏令，劝导百姓不力。况且农民生活艰苦而官吏却毫不关心，怎么劝勉百姓呢！免除农民今年一半的田赋。"

十三年

1 春，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1]，皇后亲桑以供祭服；其具礼仪！"

2 初，秦时祝官有秘祝[2]，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夏，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3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3]，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4]："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天子怜悲其意，五月，诏曰："《诗》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定律曰："诸当髡者为

城旦、舂；当黥髡者钳为城旦、舂[5]；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而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为城旦、舂者，各有岁数以免。"制曰："可。"

是时，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6]。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法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4 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注释】

①粢(zī 资)：古代谷类总称。粢盛：放在器物中供祭祀用的谷物。

②祝：祭祀时司告鬼神的人。

③淳于意：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著名医学家，曾任齐国太仓令。

④淳于缇萦(tī yíng 提营)：淳于意之女，文帝时，其父因为被人所告而下狱，她上书请作官婢，以赎父刑。文帝感动，不久下令废除肉刑。旧史家多归功于她的上书，将她作为宣传封建孝道的榜样。

⑤城旦：清晨起来修治城郭。舂：捣米。

⑥讦：自下告上为讦。

【译文】

十三年(甲戌，公元前 167 年)

1 春，二月十六日，文帝下诏说："朕亲自率领天下百姓耕作以供应祭祀，皇后也亲自采桑饲蚕以供应祭服；应建立耕种养桑的礼

仪!”

2 当初,秦朝祝官有秘祝,遇有灾异,祝官常用此祝辞把罪过从皇帝身上推到臣僚身上。夏季,文帝下诏说:“听说上天报应之道,灾祸由怨恨而起,福庆由善德而来,百官的一切罪过,应由朕来承担。现在祝官的祝辞把过错推给臣下,表明了朕的失德,朕非常不愿这样做。应该废除!”

3 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当受刑罚,诏令将他逮捕,押解到长安。他的小女儿缇萦给文帝上书说:“我的父亲为官,齐国的百姓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犯法应处肉刑。我悲伤的是人死不可复生,受过肉刑的肢体不能再接上去,虽然以后想改过自新,但已没有办法了。我愿没入官府作婢女,以抵赎我父亲的刑罚,让他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

文帝怜悯同情她的孝心,五月,下诏说:“《诗经》说:‘开明宽厚的君子,百姓亲敬如父母’。现在人们一有过错,还未施行教育就处以刑罚,有的想改过自新但却没有途径了,朕非常怜悯!刑罚严酷到砍肢体,刺刻肌肤,终身不能复原,这种刑罚是多么残酷和不道德啊!岂是作人父母的国君之本意吗!废除肉刑,用其它刑罚代替:依照犯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只要他们不逃亡,期满免罪。制订出有关法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文帝定刑法时说:“那些应判髡刑,男的改罚城旦,女的改罚舂米;应判处黥髡刑的,改为剃发、颈带铁链,男的城旦,女的舂米;应处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应砍断左脚的改为笞五百;应砍断右脚以及杀人自首、贪赃枉法、监守自盗已经定罪而又犯了鞭笞罪的一律公开斩首。已经判为城旦、舂米的,服刑到一定年数就可免罪。”文帝下达批准文书:“同意。”

这时,文帝谨守自持,深沉不语。而将相都是旧功臣,少文采、多质朴。朝廷以秦亡的虐政为鉴诫,议论国政注重宽厚,以议论他人过失为耻;风气影响全国,告发别人隐私的风俗已大有转变。官

吏安心于自己的政事，人民乐于从事自己的生业，积蓄每年都有增加，户口逐渐增多。风俗习惯敦厚，而法禁宽松，对于怀疑有犯罪行为的从轻发落，这样刑罚就大大减少了。以至于天下只审理了四百件案子，有弃置刑罚不用的德风。

六月，下诏令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农耕更重要的。现在勤勉的农人要缴纳田租赋税，这样本末就没有区别了，说明劝农的政策并不完备，应当免除农田的租税！"

十四年

1 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1]，杀北地都尉卬[2]，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3]，使奇兵入烧回中宫[4]，候骑至雍甘泉[5]。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卒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三郡。上亲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且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皆为将军，击匈奴。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2 上辇过郎署，问郎署长冯唐曰[6]："父家何在？"对曰："臣大父赵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7]，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8]。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

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

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上方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8],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覆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9],自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10]?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3春,诏广增诸祀坛场、珪币[12],且曰:"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

有所祈！”

4 是岁，河间文王辟强薨。

5 初，张苍以为汉得水德，鲁人公孙臣以为汉当土德，其应，黄龙见；苍以为非，罢之。

【注释】

①朝那：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 萧关：古关名，故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为自关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冲。

②北地：郡名，秦置，西汉时治所在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

③彭阳：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镇原东南。

④回中宫：宫名。在今陕西陇县西北。

⑤雍甘泉：即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

⑥冯唐：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文帝时为郎中署长，时已年老。尝当众批评文帝不善用人，文帝感悟，任他为车骑都尉。景帝时，任楚相，武帝时召求贤良之士，他年逾九十，不能为官，乃任其子冯遂为郎。

⑦尚食监：主管膳食的官员。

⑧巨鹿：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河北平乡西南。

⑨阃（kūn 捆）：门坎。

⑩私养钱：指来自军中市场租税的收入，它有别于政府拨给，所以谓私养钱。

⑪尺籍：指军令。 伍符：指军士伍伍相保的符信。

⑫珪币：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器。

【译文】

十四年（乙亥，公元前 166 年）

1 冬，匈奴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攻陷朝那、萧关，杀死北地郡都尉孙卬，掳掠了许多百姓和牲畜财物；前锋抵达彭阳，派出骑兵焚烧了回中宫，侦察骑兵还到达了雍县的甘泉宫。文帝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动战车千辆、骑兵十万驻扎在长安周

围,以防备匈奴的侵袭;并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分兵屯守三郡。文帝亲自慰劳军队,训练士兵,申明教令,赏赐士卒,并准备亲自征讨匈奴。群臣都加劝阻,文帝不听;皇太后坚决阻止,文帝才取消此念。于是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为将军,攻击匈奴。单于留在边境内一个多月才离去。汉军把匈奴赶出边境后撤兵,没有对匈奴有所斩获。

2 文帝乘车经过郎署,问郎署长冯唐道:"老人家原籍何处?"冯唐说:"臣祖父是赵国人,父亲迁徙到代国。"文帝说:"我住在代国时,我的膳食主管高祛数次对我提起赵国将军李齐的贤能,他曾和秦将王离在巨鹿大战。现在我每次吃饭时都在想巨鹿之战的事。老人家知道李齐吗?"冯唐回答说:"李齐还不如廉颇、李牧的将才呢。"文帝拍着大腿说:"唉!我为什么得不到廉颇、李牧这些将领!如果有他们,还担心匈奴吗?"冯唐说:"陛下就是得到廉颇、李牧,也不会任用他们。"

文帝怒气冲冲地起身回到宫中,过了许久,召来冯唐,责备他说:"你为什么当众羞辱我?难道不能在没有旁人时讲吗?"冯唐谢罪说:"我这鄙陋之人不知道避忌讳。"文帝此时正担忧匈奴入侵,于是继续问冯唐:"你凭什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李牧呢?"冯唐回答说:"臣听说上古国君派遣大将时,跪着推动车轮,说:'朝廷内的事,由我作主;朝廷外的事,由将军裁决。'一切封爵加赏都由将军在朝廷外决定,归来再向皇上奏报,这并不是传言。臣的祖父说:李牧做赵国大将时,驻守在边境,军中市场上收取的税收全部用来犒赏士卒;赏赐都由将军在外决定,不再请示朝廷。赋予他全权,只要他赢得胜利,所以李牧才能竭尽他的才智;他挑选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名精锐骑兵,十万名优良步卒,向北追逐匈奴,打败东胡,消灭澹林,向西抑制强大的秦国,抵御了南方的韩、魏二国;在那时,赵国几乎称霸天下。后来赵迁继立为赵王,听信郭开的谗言,

杀了李牧，命令颜聚代替李牧；结果赵军败北，士卒被秦军擒获消灭。现在臣听说魏尚为云中郡守，把军中市场的税收全部用来犒赏士卒，用租税作为正饷以外的营养费，五天杀一头牛，款待宾客、军吏和幕僚属官，所以匈奴远远躲避，不敢靠近云中边境。匈奴曾入侵过一次，魏尚亲自率领战车骑兵出击，杀了许多匈奴人。士卒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出身农家而参军，怎么能知道尺籍、伍符之事呢？每天都血战杀敌，斩杀追捕，向军府呈报战功，所报的与实际稍有不合，文吏就用法令制裁他们，该奖赏的不予奖赏；而那些官吏所奉行的法令却必须执行。臣认为陛下赏赐太少，处罚太重。况且云中郡守魏尚上奏中所列的斩杀敌首的数目只差六个，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治罪，削去他的爵位，罚他一年苦役。从这点来看，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用。"文帝十分高兴。这天，命令冯唐拿着符节去赦免魏尚，恢复云中郡守一职，又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

3 春，文帝下诏，扩大增加各祭祀场所和礼器，并且说："我听说祝官在祭祀的祝福祷告中，都把福祉归到朕一个人身上，而不为百姓祈福，朕非常惭愧不安。以朕的不德，独享祝官的祝福，而百姓却分享不到，这样做是加重我的不德啊！令祭祀官以后祭祀祷告时，不要再为朕祈福了！"

4 这一年，河间文王刘辟强逝世。

5 当初，丞相张苍认为汉朝得到五行的水德，鲁国人公孙臣认为汉朝应属土德，这一观点应验时，黄龙会出现；张苍认为公孙臣说的不对，不予理会。

十五年

1 春，黄龙见成纪[1]。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

土德，草改历、服色事。张苍由此自绌。

2 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见五帝，赦天下。

3 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太子家令晁错对策高第，擢为中大夫。错又上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上虽不尽听，然奇其材。

4 是岁，齐文王则、河间哀王福皆薨，无子，国除。

5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于是作渭阳五帝庙[2]。

十六年

1 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阳五帝庙。于是贵新垣平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又于长门道北立五帝坛[3]。

2 徙淮南王喜复为城阳王。又分齐为六国；丙寅，立齐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杨虚侯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志为济北王，武成侯贤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为胶东王，平昌侯卬为胶西王，扐侯辟光为济南王。淮南厉王子在者三人：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

3 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4]。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5]，今河决，通于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

气[6]，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

【注释】

①成纪：古县名，属天水郡（今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传说为庖牺所生之处。

②渭阳五帝庙：在咸阳以东三十里。

③长门五帝坛：长门为亭名，在西安东南处。五帝坛为白帝坛、赤帝坛、黄帝坛、青帝坛、黑帝坛。

④酺：聚饮，指由朝廷恩准的大聚饮。

⑤泗水：出自山东泗水县陪尾山，四源并发，故名。

⑥汾阴：古县名，汉置，因汾水南流过县，故名汾阴，今山西荣河县北九里汾阴故地即是。

【译文】

十五年（丙子，公元前165年）

1 春，黄龙在成纪出现。文帝召见公孙臣，任命他为博士官，和在学儒生论证汉朝是主“土德”，草拟改革历法、服色。张苍因此逐渐失势。

2 夏，四月，文帝首次巡幸雍城，祭祀五帝，大赦天下。

3 九月，下诏命各诸侯王、公卿、郡守推举贤良、能直言极谏之人，由文帝亲自策问考试。太子家令晁错考试最优，提升为中大夫。晁错又上书建议削夺诸侯权力以及更改若干法令，共有奏章三十篇。文帝虽然不完全采纳，但很器重他的才能。

4 这年，齐文王刘则、河间哀王刘福先后逝世，没有子嗣，撤销封国。

5 赵国人新垣平善于望气，得以晋见文帝，说长安东北有神，成五彩之气。于是文帝在渭阳立五帝庙。

十六年(丁丑,公元前164年)

1夏,四月,文帝在渭阳五帝庙祭祀五帝。于是宠贵新垣平,擢升为上大夫,赏赐财物累积达到千金;而且还令博士、诸儒生杂采《六经》中的记载编写《王制》,计划讨论巡狩、封禅之事。又在长门道的北边设立了五帝坛。

2把淮南王刘喜再次封为城阳王。又把齐国分成六国;十七日,立齐悼惠王刘肥在世的六个儿子为王: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武成侯刘贤为菑川王,白石侯刘雄渠为胶东王,平昌侯刘卬为胶西王,扐侯刘辟光为济南王。封淮南厉王刘长在世的三个儿子为王: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

3秋,九月,新垣平派人拿玉杯到皇宫呈献。新垣平事先对文帝说:"宫阙下有宝玉之气到来。"不久,派人察看,果然有进献玉杯的人,杯上刻着"人主延寿。"新垣平又说:"我占出太阳将再度出现中天。"过了一会儿,太阳偏西后,又再次居于中天。于是文帝把十七年改为元年,令全国欢宴。新垣平说:"周朝时有一鼎沉在泗水中。现在黄河决堤,河水流到泗水,我看东北方的汾阴一直有金宝之气,估计周鼎会出现在汾阴!瑞兆已出现,不迎接就不会来。"于是文帝派人到汾阴建庙,南面临黄河,想借祭祀让周鼎出现。

后元年

1冬,十月,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皆诈也";下吏治,诛夷平。是后,上亦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2春,三月,孝惠皇后张氏薨。

3 诏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二 年

1 夏，上行幸雍棫阳宫[1]。

2 六月，代孝王参薨。

3 匈奴连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2]，郡万余人。上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与匈奴和亲。

4 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高帝时大臣，余见无可者。御史大夫梁国申屠嘉[3]，故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封关内侯；庚午，以嘉为丞相，封故安侯。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巨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幸无比。嘉尝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

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令使人召若。"通诣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嘉坐自如,弗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上泣曰:"丞相几杀臣!"

【注释】

①棫阳宫:秦昭王时兴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东北。

②云中:郡名,战国时置,秦代治所在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 辽东:郡名,战国时置,治所在襄平(今辽阳市)。

③申屠嘉:西汉大臣。梁人,为人廉直。初从刘邦击项羽、英布,任都尉,惠帝时为淮南太守,文帝时任丞相,封故安侯,景帝时反对晁错变更法令,借故奏请斩错,因帝庇护未遂,呕血而死。

【译文】

后元年(戊寅,公元前163年)

1 冬,十月,有人上书告新垣平所说的话都是假的;文帝把他交给官吏治罪,诛灭了新垣平三族。从此以后,文帝也就懒于那些改变历法、服色、祭祀鬼神的事了,把渭阳、长门的五帝庙交给祭祀官去管理,按季节时令祭祀,不再亲自前往。

2 春,三月,孝惠皇后张嫣逝世。

3 文帝下诏说:"最近几年谷物歉收,又有水旱、疾病、瘟疫之灾,朕深为担忧。朕愚昧不聪,不明白其祸源所在:是朕的政治有所缺失、行为不当呢,还是天道不顺、地利不得、人事失和、鬼神不享祭祀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莫非是百官的俸禄太少,无用之事兴办太多吧?为什么百姓的粮食会缺乏呢?算来田亩的数量并未减少,而

人口并未增加，以人均土地计算，比起古代还有多；但粮食却严重不足，问题究竟在哪里？莫非是从事工商而妨害农事的人太多，造酒耗费的粮食太多，六畜的饲料用得太多？这些大大小小的原因，我未能弄清楚，要求丞相、列侯、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博士来探讨这个问题；有能够便利百姓的意见，都可尽心深入探讨，不必有所隐讳！"

二年（己卯，公元前162年）

1 夏，文帝巡行到雍县的棫阳宫。

2 六月，代孝王刘参逝世。

3 匈奴连年侵扰边境，大肆屠杀掳掠百姓、牲畜财产；云中、辽东受害最重，受害人数每郡多达万余人。文帝忧虑这事，就派使者给匈奴送去书信。单于也派当户回报称谢，又和匈奴和好通婚。

4 八月初四日，丞相张苍被免职。文帝认为皇后的弟弟窦广国贤能，有德行，欲立为相，说："恐怕天下人认为我偏爱广国，想了很久还是不予任用。"而高祖刘邦时的大臣，健在的都没有合适的。御史大夫梁国人申屠嘉，当年以材官身份跟随刘邦，被封为关内侯；八月初四，任命申屠嘉为丞相，封为故安侯。申屠嘉为人廉洁正直，在家中不接纳为私情来拜访的人。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文帝宠幸，文帝的赏赐达巨万；文帝曾到邓通家宴饮过，可见他受到无比宠幸。有次申屠嘉上朝，而邓通站在文帝身旁，对申屠嘉礼节怠慢。申屠嘉上奏完毕，于是说："陛下宠爱群臣，可以让他富贵；至于朝廷之上的礼节，不可以不严加整肃。"文帝说："你不必说了，我将私下告诫他。"散朝之后，申屠嘉坐在相府中，写了一份文书召邓通到丞相府来，不来的话，就斩了他。邓通害怕，入宫告诉皇上；文帝说："你只管去，我会派人召你回来。"邓通来到丞相府，脱下帽子，光着脚，向申屠嘉叩头谢罪。申屠嘉端坐堂上，不回礼，责备他说："朝廷，是高帝的朝廷。你邓通不过是一介小臣，竟敢在殿上嬉戏无礼，犯了大不敬之罪，应当斩首。来人哪！现在就把他斩了！"邓通叩着

头，一直叩到额头出血，申屠嘉还是不许。文帝估计丞相已将邓通弄得很难受了，就派人拿着符节去召邓通，并向丞相谢罪说："他是我的弄臣，你就放了他吧！"邓通回到宫中，在文帝面前哭着说："丞相差点杀了我！"

三　年

1 春，二月，上行幸代。

2 是岁，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

四　年

1 夏，四月，丙寅晦[1]，日有食之。

2 五月，赦天下

3 上行幸雍。

五　年

1 春，正月，上行幸陇西[2]；二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　年

1 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3]。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4]；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5]；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6]，次细柳[7]；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8]；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

"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驱。"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上曰:"嗟呼,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月余,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乃拜周亚夫为中尉。

2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9];民得卖爵。

【注释】

①丙寅:四月丁亥朔,无此日,疑作"丙辰"。

②陇西:郡名,战国时秦置,因在陇山之西而得名,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

③烽火:由烽火台上燃放,它是古代传递军事上紧急情况的手段。从京城作放射形状,分别通往边疆,每隔十公里或十五公里,建筑一个高大的碉堡,碉堡上储有木柴和狼粪,如果敌人攻击边界,夜间燃起木柴,谓之烽火;白天燃起狼粪,谓之狼烟,消息传到京城,可很快发兵赴援。

④飞狐:要隘名。在河北涞源县北蔚县南,为古代河北平原与北方边郡间的交通咽喉。

⑤句(gōu 沟)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北。因山形勾转,水势流注得名。

⑥周亚夫(?~公元前143年):西汉名将,沛(今江苏沛县)人,周勃之子。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入边,他以河内守为将军,治军严谨,文帝誉为"真将军"。在景帝三年,吴楚反,他为太尉,东击吴楚,三月而定,升为丞相,谢病免。后因

其子私买御物，被牵连，下狱，绝食而死。

⑦细柳：古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因周亚夫在此治军严谨，后人称军营纪律严明者为"细柳营"、"细柳兵"。

⑧棘门：古地名。原为秦宫门。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⑨庾(yǔ 雨)：古代露天的积粮处。

【译文】

三年(庚辰，公元前161年)

1 春，二月，文帝到代国巡视。

2 这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儿子军臣单于继位。

四年(辛巳，公元前160年)

1 夏，四月，丙寅晦(疑误)，发生日食。

2 五月，大赦天下。

3 文帝巡视雍县。

五年(壬午，公元前159年)

1 春，正月，文帝巡视陇西郡；三月，前往雍县；秋，七月，到代国巡视。

六年(癸未，公元前158年)

1 冬，匈奴三万骑兵入侵上郡，三万骑兵侵入云中，屠杀掳掠甚众，烽火直抵甘泉、长安。文帝任命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驻在飞狐；任过去曾任楚国宰相的苏意为将军，屯驻句注；将军张武屯驻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守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扎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守棘门；以防备胡人侵袭。文帝亲自慰劳军队，到霸上和棘门军营，直接驰入营区，将军以下官兵列队迎送。接着又到细柳军营，将士们身穿甲衣，兵器锋利，箭上弦，弓满张，文帝的先导部队到达，不能进去。先导官员说："天子驾到！"军门都尉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天子的诏令。'"停留一会，文帝到，也不准进。于是文帝就派人拿着符节下诏给将

军说："我要进入军营慰劳军士。"周亚夫就下令打开营门，营门军士对文帝车骑说："将军有令：军营中不可以策马奔驰。"于是文帝就勒缰徐徐行进。到了营房，周亚夫将军手持兵器拱手为礼说："身穿铠甲的武士不便下拜，请允许以军礼参见。"文帝十分感动，不由得面容严肃，用手扶着车前横木，派人对周亚夫说："圣上郑重地慰劳将军。"仪式结束后离去。出了军门后，群臣都很惊讶。文帝说："唉！这才是真正的将军！早些时霸上、棘门的军营就同儿戏一样。那些将军都会被偷袭而遭俘虏。至于周亚夫，怎么可能被侵犯呢！"赞美周亚夫很久。一个多月后，汉兵到了边境，匈奴的军队也远离边塞，汉兵随即班师。于是文帝任命周亚夫为中尉。

2 夏，四月，大旱，蝗虫成灾。文帝下令诸侯不必入朝进贡；解除田猎山泽的禁令，减少服饰车驾的费用，裁减郎官人数；打开公仓救济灾民；百姓可以出卖爵位。

七 年

1 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1]。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万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护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惧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

年得复供养于高庙，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跣，绖带毋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2]，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3]。"乙巳，葬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尝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2 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4]。

3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4 是岁，长沙王吴著薨，无子，国除。

初，高祖贤文王芮[5]，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

【注释】

①未央宫：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长安故城内西南隅，汉高帝七年丞相萧何主持修筑，宫成后常为朝见之处。

②霸陵：古县名，本芷阳县。汉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于此筑霸陵，并改县名。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③归夫人……：汉初宫廷妃嫔编制，共分七级，即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每一级不限于一人。

④古时帝王的祖母称太皇太后，帝王的母亲称皇太后。

⑤吴芮（rui 瑞）（？～公元前202年）：西汉初诸侯王。初为秦朝番阳（今江西波阳）令，颇得民心，尊为"番君"。秦末率越人起兵，汉朝建立，为长沙王。

【译文】

七年（甲申，公元前157年）

1夏，六月初一，文帝在未央宫驾崩。遗诏说："朕听说：天下万物的生长，莫不有死；死，是天地间的常理，是万物的法则，怎么可以过份哀伤呢！当今之世，大家都赞美生而厌恶死，所以厚葬以致于家业破败，服丧以至于损害身体，朕非常不赞同。朕既缺乏品德，对百姓没有什么帮助；现在死了，再让臣下百姓长期替朕服丧哭祭，忍受寒暑之苦，使天下父子哀痛，老人伤心，饮食减少，祭祀废止，加重了朕的失德，朕怎么对得起天下呢！朕有幸获得保护宗庙的机会，以渺小之身即天子之位，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靠上天的神灵，社稷的福佑，四方安宁，少有战事。朕虽不聪明，但总是担心自己的行为给先帝的美德带来羞辱，惧怕年长日久，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幸而享尽天年，得以供奉在高庙，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朕诏令天下的官民：遗诏到达后，哭吊三天，就都换下丧服；不得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应办理丧事而穿孝服的，也不要光着脚；头系的麻巾，脚扎的麻绳，都不要超过三寸；不要用丧服套戴在车辆和兵器上；不要组织百姓到宫中哭吊；应到宫中哭祭的，在早、晚来，各哭十五声行礼完毕就退出；不是早晚哭祭时间，不准擅自

前来哭祭;下葬后,服大功服十五日,小功服十四日,纤服七日,然后换下丧服。其它未在此诏令中规定的,都参照此诏令去做。布告天下,让他们明白朕的心意。霸陵山川都保留原状,不要有所改变。把宫中夫人以下直到少使都放回家。"初七日,葬在霸陵。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没有增加;有对百姓不便的,就废止以利于民。曾想兴建一个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要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一百斤黄金是十户中等人家财产的总和。我奉守先帝的宫室,常常害怕给先帝带来羞辱,修露台干什么呢!"平时只穿黑色的粗丝衣服,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长不及地面,所用帷帐不刺绣花纹,以表示简朴,作天下人的表率。修建霸陵,都用陶器,而不用金、银、铜、锡作装饰,依凭山势,不建高大坟堆。吴王刘濞托病不朝,赐给他几案手杖。群臣袁盎等人劝谏往往言辞急切,文帝也常常采纳。张武等人接受贿赂,案发后,文帝再加赏赐,使之内心感到羞愧;专心以德政教化百姓,所以天下安宁,家给人足,后世君王很少能比得上他。

2 初九,太子刘启继皇帝位。尊称皇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3 九月,有异星出现在西方。

4 这年,长沙王吴著去世,没有儿子,封国废除。

当初,高祖刘邦对长沙王吴芮十分器重,下诏给御史:"长沙王忠诚,应制定律令让他确保王位。"孝惠帝、高后统治时,加封吴芮庶子两人为列侯,传国好几代才被废除。

孝景皇帝上[1]

元　年

1 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

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2]。”制曰：“可”。

2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3 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

4 五月，复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税一。

5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岁，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3]；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6 以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张欧为廷尉[1]，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宗正，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仁始为太子舍人，以廉谨得幸。张欧亦事帝于太子宫，虽治刑名家，为人长者；帝由是重之，用为九卿。欧为吏未尝言按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

【注释】

①孝景皇帝(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即刘启。汉景帝。文帝中子，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1年在位。继续采取与民休息政策，田赋三十税一，重农抑商。公元前154年，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巩固了中央集权。在位十七年，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政治相对安定，海内殷富，府库充实，史称“文景之治。”

②古人把夺取天下者称为“祖”，治理天下者称为“宗”，但有特别功勋的皇帝祭庙，有时也为“祖”。

③重罪：指死刑。

④张欧:“欧”音“驱”(qū)。

【译文】

孝景皇帝上

元年(乙酉,公元前156年)

1 冬,十月,丞相申屠嘉等人上奏说:“功劳没有比高皇帝更大的,道德没有比孝文皇帝更美的。高皇帝的庙,应为汉朝皇帝的太祖庙;孝文皇帝的庙,应为汉朝皇帝的太宗庙。天子应世代献祭太祖太宗庙,郡国诸侯应在当地为孝文皇帝建太宗庙。”景帝批示说:“同意”。

2 夏,四月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3 派御史大夫陶青到代国跟匈奴商议和亲。

4 五月,恢复征收百姓一半田税,税率为三十抽一。

5 当初,文帝废除肉刑,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声誉,实际上是在杀人;原判斩右脚的改为处死,原判斩左脚的改判鞭笞五百,原判处劓刑的人改判鞭笞三百,大多被鞭死。这年,景帝下诏说:“加以鞭笞与处死没有区别;侥幸不死,也成了残废。现在规定:原判打五百鞭的,减为打三百鞭,原定打三百鞭的,减为打二百鞭。”

6 任命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张欧为廷尉,楚元王儿子平陆侯刘礼为宗正,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周仁原是太子舍人,因为清廉谨慎而受景帝宠幸。张欧在景帝还是太子时侍奉过他,虽然他精通刑名之学,为人却有长者风度;文帝因此器重他,任命他为九卿。张欧为政从不轻易处罚人,专以诚恳忠厚的作风尽职;部属都认为他是一位宽厚长者,凡事也不敢太欺瞒他。

二 年

1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2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1]。

3 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为河间王，阏为临江王，余为淮阳王，非为汝南王，彭祖为广川王，发为长沙王。

4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

5 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时内史晁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也[2]。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内史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3]；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丞相嘉谢。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欧血而死。错以此愈贵。

6 秋，与匈奴和亲。

7 八月，丁未[4]，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丁巳，以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8 彗星出东北。

9 秋，衡山雨雹[5]，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10 荧惑逆行守北辰[6]，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廷中[7]。

11 梁孝王以窦太后少子故，有宠，王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地。赏赐不可胜道，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8]，大治宫室，为複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二十余里[9]。招延四方豪俊之

士，如吴人枚乘、严忌[10]，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11]，蜀人司马相如之属皆从之游[12]。每入朝，上使使持节以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至，宠幸无比；入则侍上同辇，出则同车，射猎上林中；因上疏请留，且半岁。梁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

【注释】

①汉初原定男子二十三岁开始服徭役，现提前为二十岁。

②太上皇庙：指刘邦父亲刘执嘉的祭庙，位于长安香室街南、冯翊府北。壖(ruán)垣：城郭旁的空地。

③冗官：多余之官。

④据"丙辰"朔，八月无"丁未"。

⑤衡山：郡、国名。以境内包衡山(今安徽霍山)周围得名。治所在邾(今湖北黄冈西北)。

⑥荧惑：即火星。　北辰：即北极星。

⑦岁星即木星。　天廷：即太微星座。古人认为，北极星和太微星座，象征地上君王之位，尊严不可侵犯。如果有其它星体接近、穿过或进入，显示将有犯上作乱的事件。

⑧睢阳城：梁国首府(今河南商丘县南)。

⑨平台：位于睢阳城东北，离宫所在。

⑩枚乘(?～公元前140年)：西汉辞赋家。字叔，淮阴(今江苏清江西)人。有赋九篇，今存《七发》、《柳赋》等。　严忌：西汉文士。本姓庄，《汉书》避汉明帝讳，改为严。

⑪羊胜(?～公元前150年)：西汉文士。齐(今山东东部)人。　公孙诡(?～公元150年)：西汉文士，齐人。吴楚七国乱后，梁孝王招延四方文士，他与羊胜、邹阳等皆游于梁。孝王怨袁盎等阻止景帝立自己为嗣，就与公孙诡和羊胜合谋，刺杀袁盎等议臣十余人。后景帝遣使至梁捕之，他和羊胜都被迫自杀。　邹阳(公元前206年～公元前129年)：西汉文学家。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景帝时，与枚乘、严忌等仕吴，以文辩知名，曾上书谏阻吴王谋反，未被

采纳。遂离吴，客游于梁，为梁孝王门客。后为羊胜等谗害，下狱。曾上书自陈，文辞委婉辩解，孝王释之，待为上客。有文七篇，今存《狱中上梁王书》等。

⑫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慕蔺相如之为人，故更名相如。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称病免官离去，在临邛得到寡妇卓文君的喜爱，与之私奔成都，后因家贫，又返回临邛卖酒为生，文君父卓王孙分与钱百万、僮百人，成为富人。武帝好其辞赋，召至长安，任为郎、孝文园令。有《子虚》、《上林》等赋，词藻瑰丽，汉、魏文人多仿之。

【译文】

二年(丙戌，公元前155年)

1 冬，十二月，有异星在西南出现。

2 命令天下男子年满二十岁就开始服徭役。

3 春，三月二十七日，封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刘阏为临江王，刘余为淮阳王，刘非为汝南王，刘彭祖为广川王，刘发为长沙王。

4 夏，四月二十五日，太皇太后薄氏逝世。

5 六月，丞相申屠嘉逝世。当时内史晁错多次请求景帝单独召见谈论政事，景帝往往采纳，宠幸超过九卿，法令更改了不少。申屠嘉相形见绌，建议都未采用，所以嫉妒晁错。当时晁错是内史，出入东门不便，就另开一个门从南面出入。南面之门开在太上皇庙旁空地的护墙上。申屠嘉听说晁错打通宗庙的外垣作门，就上奏景帝，请求杀了晁错。有位宾客告诉了晁错，晁错很害怕，就连夜入宫谒见景帝，向皇上自首。第二天上朝，申屠嘉请求把内史晁错杀了。景帝说："晁错打通的不是真正的庙墙，只是空地外的护墙，一些闲杂官员住在那里；而且也是我让他这样做的，晁错没有罪。"丞相申屠嘉谢罪。散朝后，申屠嘉对长史说："我后悔没有先杀了晁错，再请求皇上治他的罪，而今反被晁错愚弄了。"回到住处，就吐血而死，晁错因此更加显贵了。

6 秋，与匈奴和亲。

7 八月丁未，任命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初二，任命内史

晁错为御史大夫。

8 彗星出现在东北上空。

9 秋,衡山国境内下冰雹,冰雹大的有五寸,地面深的地方厚二尺。

10 火星逆行接近北极星,月亮也在北极星旁出现;木星逆行到天廷。

11 梁孝王因为是窦太后最小的儿子,受宠,梁孝王辖有四十几座城,占有全国最富饶的地方。赏赐之多,难以叙述,仓库的金钱成百巨万,珠玉宝器比京师还多。修筑的东苑,方圆三百余里,把睢阳城扩充到七十里,大肆建造宫殿,修有空中通道,从宫廷一直连接到平台,有三十多里长。招聘四方英雄豪杰,如吴国人枚乘、严忌,齐国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郡人司马相如等人,都与他有交往。每次上朝,皇上都派出使者拿着符节,用四匹马拉着皇帝专用车辆到函谷关前迎接他。到了之后,宠幸无比;入宫时,同皇上同坐一车辇,出宫也同坐一车,一起在上林苑打猎;于是上疏要求留在长安,达半年之久。梁王的侍中、郎官、谒者等都在宫门有名册,可以随意出入,与汉廷的宦官没有区别。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十六

汉纪八　起强圉大渊献，尽上章困敦，凡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前三年

1 冬，十月，梁王来朝。时上未置太子，与梁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詹事窦婴引卮酒进上曰[1]："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由此憎婴；婴因病免；太后除婴门籍[2]，不得朝请。梁王以此益骄。

2 春，正月，乙巳，赦。

3 长星出西方。

4 洛阳东宫灾[3]。

5 初，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博

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疾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系治、验问吴使者;吴王恐,始有反谋。后使人为秋请[4],文帝复问之,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吴王恐,以故遂称病。夫'察见渊中鱼不祥[5]';唯上弃前过,与之更始。"于是文帝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6];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

晁错数上书言吴过,可削;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帝即位,错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郤,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及楚王戊来朝,错因言:"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7]。及前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8];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

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发谋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者,闻胶西王勇,好兵,诸侯皆畏惮之,于是使

中大夫应高口说胶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贼，侵削诸侯，诛罚良重，日以益甚。语有之曰：'痛糠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疾，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常患见疑，无以自白，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过。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于天下，意亦可乎？"胶西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营惑天子，侵夺诸侯，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虫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所以起也。吴王内以晁错为诛，外从大王后车，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9]。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果，乃身自为使者，至胶西面约之。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诸侯地不能当汉十二，为叛逆以忧太后，非计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益生。"王不听，遂发使约齐、菑川[10]、胶东、济南，皆许诺。

初，楚元王好书[11]，与鲁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诗》于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12]。及子夷王、孙王戊即位，常设，后乃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

楚人将钳我于市。"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韦孟作诗讽谏，不听，亦去，居于邹。戊因坐削地事，遂与吴通谋。申公、白生谏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于市。休侯富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惧，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

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63]，吴王遂先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皆反。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王戊，戊杀尚、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谏王遂，遂烧杀建德、悍。齐王后悔，背约城守。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发兵。胶西王、胶东王为渠率，与菑川、济南共攻齐，围临菑。赵王遂发兵住其西界，欲待吴、楚俱进，北使匈奴与连兵。

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凡二十余万人。南使闽、东越，闽、东越亦发兵从。吴王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罪状晁错，欲合兵诛之。吴、楚共攻梁，破棘壁，杀数万人；乘胜而前，锐甚。梁孝王遣将军击之，又败梁两军，士卒皆还走。梁王城守睢阳。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及七国反书闻，上乃拜中尉周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13]；复召窦婴，拜为大将军，使屯荥阳监齐、赵兵。

初，晁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谨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

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素与吴相袁盎不善[14]，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堂语。及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错谓丞、史曰："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错犹与未决。人有告盎，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愿至前，口对状。婴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见，上方与错调兵食。上问盎："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对曰："不足犹也！"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对曰："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杰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杰，亦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

钱奸人，故相诱以乱。"错曰："盎策之善。"上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厢，甚恨。上卒问盎，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適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愚计出此，唯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密装治行。后十余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制曰："可。"错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上乃使袁盎与吴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吴。

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上书言军事，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袁盎、刘通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令拜受诏。吴王闻袁盎来，知其欲说，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谁拜！"不肯见盎，而留军中，欲

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间，脱亡归报。

太尉亚夫言于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亚夫乘六乘传，将会兵荥阳。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崤、渑阨隘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06]，出武关[07]，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洛阳，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使吏搜崤、渑间，果得吴伏兵。乃请赵涉为护军。

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08]，吴攻梁急，梁数使使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愬条侯于上。上使告条侯救梁，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将轻骑兵出淮泗口[09]，绝吴、楚兵后，塞其馈道，梁使中大夫韩安国及楚相张尚弟羽为将军；羽力战，安国持重，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条侯坚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终不出。条侯军中夜惊，内相攻击，扰乱至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士卒多饥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与壮士数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杀。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

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他利害，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年少，椎锋可耳，安知大虑！"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王专并将兵。兵未渡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候司马，独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也，愿请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阳城，兵十余万，破阳城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

【注释】

①窦婴(?～公元前131年)：西汉大臣。字王孙，观津(今河北武邑东)人。窦太后侄，景帝时为大将军。吴楚七国反时，他守荥阳，监齐、赵兵。乱平后，以功封魏其侯。武帝时任丞相，后为窦太后贬斥，不久又因罪被杀。 卮(zhī

知)：古代盛酒的杯子。

②门籍：出入宫殿门之籍。

③东宫：指刘邦早先在洛阳居住时，修筑宫室，有东宫、南宫、北宫。

④秋请：封国国君，每年春秋二季，定期到长安晋见皇帝，春季称"朝"，秋季称"请"。

⑤察见渊中鱼不祥：比喻皇帝不应打听臣属的阴私，否则臣属恐惧过度，必将生变。

⑥汉朝规定：不愿当兵的人，可以出钱雇人代替，或把钱缴给政府，由政府招募。刘濞为了收买人心，对于当兵的人，均由刘濞出钱雇用。

⑦东海郡：秦置，楚、汉之际也称郯郡，治所在郯(今山东郯城北)。

⑧常山郡：汉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置郡，治所在今河北元氏县。

⑨敖仓：秦代所置谷仓。故址在今河南荥阳北敖山上。地当黄河和济水分流处。中原漕粮集中于此，再西运关中，北输边塞，是当时最重要的粮仓。楚、汉相争时，刘邦夺取此仓，以供军需。汉、魏均仍在此设仓。

⑩菑川：郡国名，汉文帝分齐国置国，景帝时为参加叛乱的七国之一。治所在剧(今山东寿光县)。

⑪楚元王(？～公元前197年)：即刘交，西汉皇族，刘邦同父弟。好读书，多才艺。少时尝受《诗》于荀卿门人浮丘伯。秦末从刘邦起兵，入关后封文信君，后随刘邦转战各地。公元前201年封楚王。

⑫醴：甜酒，少曲多米，酿二宿而熟。

⑬会稽：郡名，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豫章郡：治所在今南昌市。

⑭栾布：西汉将领。梁人，彭越在巨野起兵，他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燕王臧荼任他为将。及臧荼反，汉击燕，他被俘。后被彭越赎回，为梁大夫。不久，彭越被诛，令不准收视，他独收而哭之。刘邦壮其义，任为都尉。文帝时，为燕相，至将军，以功封俞侯。

⑮袁盎(？～公元前148年)：西汉大臣，历任中郎将、西都尉，后为齐相、吴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错使吏告发他受吴王财物，获罪，赦为庶人。吴楚反，错欲诸治其罪。他得悉后，夜见窦婴，托婴求见景帝，劝景帝"斩错以谢吴"。吴楚破后，拜为楚相，病免家居。后梁孝王怨他阻景帝立己为嗣，使人将他刺杀于安陵门外。

⑯蓝田：地名，位于今陕西商县西北。

⑰武关:地名,位于今陕西丹凤东南。

⑱昌邑: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山东巨野东南。

⑲弓高侯:韩信的儿子韩颓当被封弓高侯。

【译文】

汉纪八　起丁亥(公元前154年),止庚子(公元前141年),共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前三年(丁亥,公元前154年)

1冬,十月,梁王刘武前来朝拜。那时景帝尚未指定太子,和梁王喝酒时,从容地说:"将来我去世后,把皇位传给你。"梁王推辞了,虽然知道这并不是认真的话,但内心很高兴;太后也很高兴。詹事窦婴拿着酒杯向景帝进酒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传位,是汉朝的规定;陛下怎么可以传位给梁王!"太后从此恨窦婴;窦婴因病免职;取消他出入宫廷的资格,不准朝觐。梁王由此更加骄横。

2春,正月二十二日,颁赦免令。

3长星出现在西方。

4洛阳东宫发生火灾。

5当初,孝文帝时,吴国太子刘贤入宫朝见皇上,得以侍候皇太子喝酒、下棋。吴太子在棋桌上争胜,态度不恭;皇太子拿起棋盘砸吴太子,当场砸死。尸体送回埋葬,到了吴国,吴王刘濞怒道:"天下都是姓刘的,死在长安就埋在长安,何必送回吴国埋葬!"又把尸体送回长安埋葬。吴王从此不遵守藩臣的礼节,托病不朝。朝廷知道他是因儿子被杀,故拘押审问吴国使者;吴王恐惧,开始起反叛之心。后来,吴王派使者代他秋季朝觐,文帝又问起吴王,使者回答说:"吴王实际上并没有生病;因为朝廷逮捕了好几个吴国使者,吴王害怕,所以才假装生病。俗话说'清楚地看见深渊中的鱼是不吉祥的'。请求陛下捐弃前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文帝

就赦免了吴国使者，让他们回去，又赐给吴王几案和手杖，体谅他年老，可不再朝觐。吴王得以免罪，谋反的意图也就打消了。然而吴王封国的所在地有铜、盐矿，百姓不必缴纳赋税；凡是戍边更卒的，都给予相当的佣金；逢年过节，对有才能的人均予慰问，对普通闾里居民也时有赏赐；其它郡国官吏要来吴国捕拿犯人，刘濞都公然拒绝。这种情形已历四十多年。

晁错屡次上书指责吴王的过错，建议削夺吴国的土地；文帝宽容，不忍心惩罚他，因此吴王更加骄横。到了景帝即位，晁错劝说皇上道："以前高帝刚平定天下，兄弟少，诸王子幼弱，所以大封同姓为诸侯王，封给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了三个庶母所生的儿子，分掉了天下一半土地。而今吴王有先前太子被杀的隔阂，诈称有病不上朝，按古法是当杀的。但文帝不忍心，赐给他几案和手杖，对他的恩德深厚，他应当改过自新；但他反而更加骄奢，利用铜山铸钱，煮海水制盐，引诱天下亡命之徒阴谋作乱。现在削夺他的土地会反，不削夺也会反。现在就削夺，他很快就会反，但灾祸小；不削夺他，他反得迟，但灾祸大。"景帝命令公卿、列侯、宗室一起讨论，没有人敢反对晁错的建议，只有窦婴极力反对，从此窦婴和晁错心存芥蒂。后来楚王刘戊来朝觐，晁错就说："刘戊以前为薄太后服丧的时候，在服丧的居室淫乱，请杀了他。"景帝下诏赦免了他，削夺楚国的东海郡。前年，赵王有罪，削夺他的常山郡；胶西王刘濞因为卖爵有舞弊行为，削夺他六个县。

朝廷大臣议论削夺吴的封地。吴王担心封地被不断削夺，于是策划反叛；考虑到诸侯中没有能够一起商议此事的，听说胶西王有勇，喜好兵法，诸侯都怕他，于是派中大夫应高劝说胶西王说："现在天子任用奸邪的大臣，听信谗言，削夺诸侯封地，对诸侯的处罚很重，而且日甚一日。俗话说：'狗舔光了米糠，就会吃到米粒。'吴国和胶西国是有名的诸侯国，一旦被怀疑，以后就不能安稳自由了。吴王身体有病，不能朝觐已有二十多年，常担心被怀疑，无法为

自己辩白，敛肩并脚，战战兢兢，还担心罪名不被解除。听说大王因为卖爵之事受到谴责。据我所知诸侯有罪，但不至于要削夺封地；朝廷的目的恐怕不仅仅是削夺封地！"胶西王说："有这样的事。你认为怎样办才好？"应高说："吴王自认为和大王有同样的忧患，他愿意顺应时势，捐躯为天下铲除祸害，大王意下何如？"胶西王大惊失色地说："我怎敢这样做呢！皇上虽然逼得急，但那只有死路一条，怎敢反叛不事朝廷！"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迷惑天子，侵夺诸侯，诸侯都有反叛之意，愤怒已到极点。彗星出现，蝗虫四起，这是万世以来难得的好时机；而百姓愁怨劳苦，正是圣人所以产生的原因。吴王对内以诛晁错为名，对外出兵追随大王车乘之后，纵横天下，大军所向，无不降顺，所向披靡，莫敢不服，大王如果诚心许诺一句话，那么吴王就率楚王攻下函谷关，守住荥阳、敖仓的粮食。抵挡汉兵，修治军营，以等待大王的到来。大王如果真的能来，那么天下就可统一，两个君主分割治理天下，不也是可以的吗？"胶西王说："好！"应高回去，向吴王报告，吴王仍担心胶西王下不了决心，就亲自作为使者，到胶西国和胶西王约定。胶西国的大臣们有的听到胶西王的计谋，劝他说："诸侯国的土地不到汉朝的十分之二，如果反叛，会给太后带来忧虑，不是上策。现在侍奉一位皇帝还那么困难，假如事情成功了，两主分争，灾祸恐怕更大。"胶西王不听，于是派出使者约请齐，菑川、胶东、济南等王，都答应了。

当初，楚元王刘交喜好读书，和鲁申公、穆生、白生一起拜浮丘伯为师学习《诗经》；后来刘交做了楚王，任命三人为中大夫。穆生不喜欢喝酒；楚元王每次设置酒席，常为穆生另外置甜酒。到了他儿子夷生、孙子戊即王位时，也常常设置甜酒，后来就忘了。穆生退下后说："可以离开了！不设甜酒，说明王的心意已经懈怠；不走，楚人终有一天会把我铐到街头杀掉。"于是称病卧床。申公、白公劝他起来，说："你不想想先王对我们的恩德么？现在君王不过失掉了一点小礼节，你何必如此！"穆生说："《易经》上说：'洞察契机的是神！

契机，就是迹象和吉凶的先兆。所以君子看到有细微的征兆就动手去做，不必等到一天过去，先王之所以礼遇我们三人，是因为道义尚在；现在忽略了，表示道义已忘。忘记道义的人怎么可以与之长久相处，岂只是为了小小的礼节！”于是称病离去。申公、白生留了下来。楚王刘戊有些凶暴荒淫，太傅韦孟作诗讽谏，刘戊不听，韦孟也离去，住在邹县。刘戊因为封地被削夺，就和吴王一起图谋反叛。申公、白生劝刘戊，刘戊把他们绑起来，穿上囚衣，牵到街上舂米。休侯刘富派人规劝楚王。楚王说：“叔父如果不参与，我起兵后，先取叔父性命！”休侯很害怕，就和母亲太夫人一起投奔京师。

后来朝廷要削夺吴国会稽和豫章两郡的诏书到来，吴王于是先起兵反叛，把汉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杀了；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等国也都反了。楚国宰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劝阻楚王刘戊，刘戊把两人杀了。赵国丞相建德、内史王悍劝阻赵王刘遂，刘遂把建德、王悍烧死。齐王后悔，背弃盟约守城不动。济北王的城墙坏了，尚未修好，他的郎中令劫持济北王守住城池，使济北王不能发兵。胶西王、胶东王为大帅，和菑川、济南国的部队一起攻打齐国，包围临菑，赵王于是发兵驻扎在西面的边境，等待吴、楚军队一道前进，并派使者北去匈奴，要求派遣援兵。

吴王动员了全部士卒，给国中的百姓下令说：“我年已六十二岁，亲自率领军队；小儿子年龄十四岁，也身先士卒。凡是年龄大到和我相同，小到和我小儿子相等的人，都要征召。”总共征召了二十几万人。派出使者到南方的闽、东越，闽、东越也发兵追随吴王。吴王在广陵起兵，向西渡过淮水，因此和楚军会合，派使者带信给各诸侯，陈述晁错的罪状，要求合兵诛杀晁错。吴、楚一起进攻梁国，攻破了棘壁，杀了几万人；乘胜向前推进，锐不可挡。梁孝王派遣将军迎击，吴、楚联军又打败了梁两路军队，梁的士卒都败亡逃走。梁王只好守住睢阳城。

当初，文帝临去世时，告诫太子说：“如果有紧急情况，周亚夫

是真正可以带兵的人才。"等到七国反叛的消息传来,景帝就任命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攻击吴、楚联军,派遣曲周侯郦寄攻击赵,将军栾布攻击齐,又召见窦婴,任命他为大将军,让他屯驻在荥阳,以监视齐、赵两国的军队。

开始,晁错所更改的法令有三十种,各诸侯国都大声加以攻击。晁错父亲听到了这件事,就从颍川来到京师,对晁错说:"皇上刚即天子位,你当权处理政事,削夺诸侯土地,疏离人家骨肉亲情,大家颇多怨言,你何必这样做呢?"晁错说:"本应这样;不这样做,天子地位就不受尊崇,宗庙社稷就不安稳。"其父说:"刘氏家族安定,但晁氏家族却危险了,我要离开你走了。"于是喝毒药死去,临死说:"我不忍心看到灾祸落到身上!"十几天后,吴、楚七国都反叛了,以杀晁错为借口。

景帝和晁错商议出兵之事,晁错想让景帝亲自带兵而自己留守京师;又说:"徐、僮两县旁边土地是吴国还未攻下的,可以送给吴国。"晁错平时和吴国宰相袁盎不和,晁错就坐之处,袁盎总是避开;袁盎就坐之处,晁错也避开;两个人从未在同一室内谈过话。后来晁错做了御史大夫,派官吏调查袁盎收受吴王贿赂之事,判他有罪;景帝下诏赦免他,废他为平民。吴、楚两国反叛,晁错对御史丞、侍御史说:"袁盎接受了吴王很多金钱,专为吴王掩饰,说吴王不会反叛;而今吴王果然反叛了,应治袁盎的罪,因为袁盎应该知道吴王的阴谋。"御史丞、侍御史说:"叛乱没有发动前,惩治袁盎,可能会中止吴王反叛的企图;而今叛军向西进攻长安,惩治袁盎又有何用!况且袁盎也不一定参预了密谋。"晁错犹豫不决。有人把此事告诉袁盎,袁盎很害怕,连夜求见窦婴,说明吴王反叛的原因,希望晋见皇上,当面陈述。窦婴入宫奏报景帝,景帝就召见袁盎。袁盎入宫时,皇上正与晁错估算所需军粮数目。景帝问袁盎:"现在吴楚反叛,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说:"用不着忧虑!"景帝说:"吴王利用铜山铸钱,煮海水制盐,招诱天下豪杰;在头发已白时反叛,如果没

有周全的策划，岂敢发动？怎么能说他没有什么能耐呢？”袁盎说：“吴国确有铸钱制盐之利，可并没有什么豪杰被招诱过去！假若吴国真的得到了豪杰，也会辅佐吴王走正道，不会谋反。吴国所招诱的都是无赖子弟、亡命之徒、私铸铜钱的坏人，他们互相勾结来发动叛乱。”晁错说：“袁盎的判断很对。”景帝说：“应采取什么办法呢？”袁盎说：“请求陛下屏退左右。”景帝命左右人员退出，唯独晁错在场；袁盎说：“我的话，臣属不应知道。”景帝就让晁错回避。晁错趋步退避到东厢房，心里痛恨袁盎。景帝一再问袁盎，袁盎说：“吴、楚两国互相通信，谈到高皇帝封子弟为王，每人都有封地，而今贼臣晁错擅自贬斥诸侯，削夺诸侯土地，所以起兵造反，想向西进军诛杀晁错，恢复原有封地才作罢。当今的对策只有把晁错杀了，派出使者赦免吴、楚七国之罪，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那么兵不血刃而七国都会退兵。”于是景帝沉默了很久，说：“不知他们是否有诚意？我不会因为爱一人而得罪天下人。”袁盎说：“我的意见就是这样，请皇上深思。”于是景帝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收拾行装准备前往吴国。十几天后，景帝授意宰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上疏弹劾晁错：“所作所为不符合皇上的恩德信义，想使皇上疏远群臣和百姓，又想把城邑送给吴国，不合臣子的礼节，大逆不道。晁错应该腰斩，其父母、妻子、兄弟姐妹无论老幼全部当众处死。”景帝批示：“可以”。晁错不知道这一消息。二十九日，景帝派中尉召见晁错，骗他一起乘车巡视市区，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被斩。景帝派袁盎跟吴王的侄子、宗正德侯刘通出使吴国。

谒者仆射邓公担任校尉，上书给皇上谈论战事，见到景帝后，景帝问他：“你从军中前来，听说晁错已死，吴、楚撤兵了没有？”邓公说：“吴王想谋反已有数十年了；因被削封地发怒，以杀晁错为借口，其实本意不在晁错。而且臣担心天下士人从此闭口不敢再说话了。”景帝说：“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强大无法加以控制，所以请求削夺诸侯封地以集权中央，这是对皇上有万世之利

的,计划刚要实施,竟被灭族;对内堵塞忠臣之口,对外代替反叛诸侯报仇,我认为陛下这样做不足取法。"于是景帝喟然长叹说:"你说得对,我也悔恨这件事。"

袁盎、刘通到了吴国,吴、楚已经攻击梁的阵地了,宗正刘通因为和吴王有亲属关系,先入宫见吴王,晓示吴王,要他拜受皇上诏令。吴王听说袁盎来了,知道袁盎要劝他撤兵,就笑着回答说:"我已经成为东方的皇帝,还向谁下拜呢!"不肯接见袁盎,而把袁盎拘留在军中,要劫持他担任部将,袁盎不答应,吴王派人包围看守,准备杀掉他。袁盎得到机会,逃脱到京师回报。

太尉周亚夫对景帝说:"楚兵剽悍敏捷,与他们正面交锋很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不救,断绝吴、楚粮道,这样才可能制服吴、楚。"景帝允许了。周亚夫就乘着驿站的六辆马车,准备去荥阳调集大军。出发到霸上,赵涉暗中对周亚夫说:"吴王一向很富有,很久以来就在豢养敢死之士。他们知道将军启程,一定会在崤山、渑池之间的险要地段,埋伏刺客;而且打仗讲究的是神机妙算,将军为什么不从这里向右走,经过蓝田,出武关,到达洛阳,时间不过相差一两天,你把军队直接开入武库,大声击鼓。诸侯听到了,还以为你从天而降呢。"大尉按照此计去做,到了洛阳,高兴地说:"七国反叛,我乘坐驿车到此,想不到能安全到达。现在我占据了荥阳,荥阳以东的地方都在我掌握之中,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派人搜索崤山、渑池之间,果然发现了吴国伏兵。于是任命赵涉为护军。

太尉带着军队来到东北面的昌邑,吴军猛攻梁国,梁国好几次派出使节向条侯周亚夫求救,条侯不答应出兵;梁又派出使者向皇上控告条侯。皇上派人令条侯出兵救梁,但周亚夫拒绝执行诏令,坚守营垒不出兵;却派弓高侯韩颓当等人率领轻骑从淮泗口出发,把吴、楚联军的后路断绝,阻塞其运粮之路。梁派中大夫韩安国和楚国丞相张尚弟张羽为将军;张羽竭力拼战,韩安国谨慎稳重,所

以能够打败吴兵。吴兵想向西进攻，梁兵坚守城池，使得吴兵不敢向西进发；于是转而奔向条侯的部队，在下邑相遇，吴兵急于求战。但条侯坚守不出；吴军粮绝士卒饥饿，数次挑战，条侯始终不出。条侯军营中夜间突然惊乱，自相攻击，骚乱到了条侯的帐幕附近，但条侯周亚夫还是高卧不起，一会儿，又平静下来了。吴军攻击东南阵地，周亚夫下令西北阵地加强戒备；不久，吴、楚的精兵果然攻向西北，但不能攻入。吴、楚的士卒有很多饿死或反叛离散，只好撤退。二月，周亚夫出动精兵追击，吴、楚联军大败。吴王刘濞丢下他的军队，和数千精兵乘夜逃走；楚王刘戊自杀。

吴王当初起兵时，吴的大臣田禄伯担任大将军。田禄伯说："军队屯聚一起向西推进，没有别的出奇兵的通道，难以成功。我愿率五万士卒，另外沿着江、淮逆流而上，收复淮南、长沙，攻入武关，和大王军队会合，这也是一支奇兵。"吴王太子劝道："大王有谋反之名，这样的军队不能让别人带领，如果这人也反叛你，那怎么办？而且另派军队，会产生很多利害问题，这只不过是损害自己的力量！"吴王就没有答应田禄伯的请求。

吴国一位年轻将领桓将军劝吴王说："吴国军队步兵多，步兵利于在险要之地作战；汉军以战车和骑兵为主，战车和骑兵利于在平地作战。希望大王不必攻下沿途城市；直接前进，尽快向西占领洛阳武库，吃上敖仓的粮食，依仗山河的险阻来号令各封国，虽未入关，但已掌握了天下。如果大王缓慢行进，因沿途攻占城邑而延误时机，汉军的战车骑兵一到，飞驰进入梁、楚的郊野，那大事就坏了。"吴王问各位老将，老将们说："这个年轻人，冲锋陷阵还可以，怎么会考虑到全局！"于是吴王不采用桓将军的计策。

吴王独揽全部兵权。军队还未渡过淮水，所有宾客分别担任将军、校尉、候、司马，唯独不用周丘。周丘是下邳人，逃亡到吴，以卖酒为生，品行不端；吴王鄙视他，不予任用。周丘就谒见吴王，请求道："我因为没有能力，不能在军队中为您效命。我不敢要求当军

官,希望大王给我一个汉朝符节,一定有所回报大王。"吴王就给了他。周丘得到符节,连夜驰入下邳;这时下邳已听说吴国反叛,都据城守卫。周丘到了驿站,召来下邳县令进入室内,令随从按罪名把县令杀了,于是召集与他的兄弟有交情的有权势的官吏说:"吴国反叛,军队马上到,屠城只不过一顿饭的功夫;现在先投降,可以使家室得以保全,有才能的人甚至可以封侯呢。"官吏出去后,互相转告,下邳就归顺了吴王。周丘一个晚上就得到了三万人,派人向吴王报告,并带领军队向北攻占城邑;抵达阳城时,军队已有十几万了,大破阳城中尉的军队。这时听说吴王失败逃走,自料无法和吴王共同建立功业,就率军回到下邳,未到县城,因背上的毒疮发作而死去。

6 壬午晦,日有食之。

7 吴王之弃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条侯及梁军。吴王渡淮,走丹徒[1],保东越,兵可万余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啗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出劳军,使人钡杀吴王[2],盛其头,驰传以闻。吴太子驹亡走闽越。吴、楚反,凡三月,皆破灭,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谋为是;然梁王由此与太尉有隙。

三王之围临菑也,齐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3]。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报,告齐王坚守,"汉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菑数重,无从入。三国将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路中大夫既许,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

太尉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路中大夫从汉来，其大臣乃复劝王无下三国。会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围已，后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饮药自杀。

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国。胶西王徒跣、席藁、饮水谢太后[4]。王太子德曰：“汉兵还，臣观之，已罢，可袭，愿收王余兵击之！不胜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用。”弓高侯韩颓当遗胶西王书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除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王肉袒叩头，诣汉军壁谒曰：“臣卬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之罪！”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王苦军事，愿闻王发兵状。”王顿首郝行，对曰：“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卬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诛错。今闻错已诛，卬等谨以罢兵归。”将军曰：“王苟以错为不善，何不以闻！及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徒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曰：“王其自图！”王曰：“如卬等死有余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皆伏诛。

郦将军兵至赵，赵王引兵还邯郸城守。郦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闻吴、楚败，亦不肯入边。栾布破齐还，并兵引水灌赵城；城坏，王遂自杀。

帝以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诏立齐孝王太

子寿,是为懿王。

济北王亦欲自杀,幸全其妻子。齐人公孙玃谓济北王曰:"臣请试为大王明说梁王,通意天子;说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孙玃遂见梁王曰:"夫济北之地,东接强齐,南牵吴、越,北胁燕、赵。此四分五裂之国,权不足以自守,劲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难也;虽坠言于吴,非其正计也。乡使济北见情实,示不从之端,则吴必先历齐,毕济北,招燕、赵而总之,如此,则山东之从结而无隙矣。今吴王连诸侯之兵,驱白徒之众,西与天子争衡;济北独底节不下,使吴失与而无助,跬步独进,瓦解土崩,破败而不救者,未必非济北之力也。夫以区区之济北而与诸侯争强,是以羔犊之弱而扞虎狼之敌也。守职不桡,可谓诚一矣。功义如此,尚见疑于上,胁肩低首,累足抚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职者疑之!臣窃料之:能历西山,径长乐,抵未央,攘袂而正议者,独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沦于骨髓,恩加于无穷,愿大王留意详惟之!"孝王大说,使人驰以闻;济北王得不坐,徙封于菑川。

【注释】

①丹徒: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市东南丹徒镇。

②铁(cōng 匆):古兵器,短矛。

③中大夫:官名,掌对国君顾问应答。

④徒跣、席藁(gǎo 搞)、饮水:三者都是古时罪犯的待遇,用此表示自责。

【译文】

6 三十日，发生日食。

7 吴王弃军逃走后，军队就崩溃瓦解了，有些士卒则投降了太尉周亚夫和梁军。吴王渡过淮河，逃到丹徒县，想依附东越自保，士卒有一万余人，又收集逃散的士卒。汉朝派人以金钱利禄收买东越，东越就骗吴王出来慰劳军队，然后派刺客用短矛杀了吴王，盛着吴王头，用传车飞报汉廷。吴国太子刘驹逃到闽越。吴、楚叛乱，共三个月，全部平定，于是将领们才认为太尉周亚夫的计谋很正确；但梁王刘武因此对周亚夫有了矛盾。

当三个王国的叛军包围临菑的时候，齐王派路中大夫向景帝报告。景帝又命令路中大夫回报齐国，要齐国坚守，说："汉军已经击败了吴、楚联军。"路中大夫赶回时，三国军队几重包围临菑，无法入城。三国的将军与路中大夫订盟约说："你反过来说：'汉军已败，齐国早点向三国投降，不然，将被屠城。'"路中大夫同意了，来到城下，望见齐王，说："汉朝廷已发动百万军队，派太尉周亚夫打败吴、楚联军，正带领军队来援救齐国；齐国一定要坚守不降！"三国将领杀了路中大夫。当初齐国被围形势危急，暗中和三国合谋，但盟约未定；正好路中大夫从汉廷而来，大臣们就劝齐王不要向三国投降。适逢汉将栾布、平阳侯曹奇率军到了齐国，打败了三国军队，解除了临菑之围，后来又听说当初齐王与三国密谋勾结，就准备搬兵打齐国，齐孝王害怕，服毒自杀。

胶西、胶东、菑川王各自领兵回国。胶西王刘卬赤着脚、坐在草席上、饮水向太后请罪。胶西王的太子刘德说："汉军撤兵时，我观察到他们已很疲惫，可以突袭，我愿集结大王的残部攻击他们！失败了逃入海岛，也为时不晚。"胶西王说："我的部队已一败涂地，无法再战了。"弓高侯韩颓当送信给胶西王，信上说："我奉诏诛杀叛逆：对于投降的可赦免其罪，恢复官爵；不投降的则消灭掉。你何去何从？请作出决定，我好采取相应措施。"胶西王赤露上身、磕着头

来到汉军营垒前说："臣刘卬不遵守法度，惊骇了百姓，劳累将军远道来此穷国，请求接受剁成肉酱的处罚！"弓高侯拿着金鼓和胶西王见面说："你为打仗之事受苦，我愿听你解释发兵的原因。"胶西王叩头膝行，回答说："当时晁错是天子手下的执政大臣，他随意更改高皇帝的法令，侵夺诸侯的封地。我刘卬等人认为他是不义之人，恐怕他扰乱天下，七国才联合出动军队诛杀晁错。现在听说晁错已被处死，我等就恭谨地撤兵。"将军说："大王如果认为晁错不好，为什么不向皇上奏报？又没有皇上诏令、兵符，就擅自发动军队，攻击忠于朝廷的封国！由此看来，你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想杀晁错。"于是取出诏书，向胶西王宣读，说："你自己了结吧！"胶西王说："像我这样的人死有余辜！"就自杀了，胶西国的太后、太子也都死了。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都被处死。

郦将军的军队到了赵国，赵王带兵回到邯郸固守。郦寄攻了七个月，还是攻不下。匈奴听说吴、楚失败了，也不肯进入边境。栾布平定齐国率军返回，跟郦寄会师，引黄河水淹灌邯郸城；城墙倒塌，赵王自杀。

景帝认为齐国开始没有背叛之意，在胁迫之下才与叛军有串联，不是齐王本身的罪过，所以召见齐孝王太子刘寿，立他为懿王。

济北王也准备自杀，以求侥幸保全妻子儿女。齐国人公孙玃说："我请求替大王向梁王说明，请他向皇上解释；如果劝说无效，再自杀也不迟。"公孙玃就去求见梁王，说："济北国东面连接强大的齐国，南面被吴、越所牵制，北面被燕赵所胁迫。像这样可以说是四面受敌的国家，靠权谋实在不够自守，靠武力也不足以抵抗入侵，又没有神灵保佑来渡过劫难；虽曾答应与吴一起行动，但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济北王的本意。如果让济北王表露出实情，向吴王表现出不愿顺从的迹象，那么吴王一定先绕过齐国，一举消灭济北，招抚燕、赵，集中他们的兵力，那么崤山以东的诸侯结为一体，就没有间隙可乘了。现在吴王会合七国的军队，指挥那些缺乏训练

的士卒，向西和天子争夺天下；济北国却始终固守臣节，使得吴王失去盟国而得不到帮助，不能快速前进，终于土崩瓦解，一蹶不振，未必不是济北国的功劳。以小小的济北和诸侯争强斗胜，这就如同弱小的羔羊、牛犊与虎狼搏斗。济北王恪尽职守，可以说是一片忠心。功业道义如此，还被皇上怀疑，弄得敛肩低头，手足无措，后悔不如当初也参加谋反，这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臣担心从此以后，那些忠心的藩臣都要怀疑朝廷了。臣私下思量：当今能够经过西山，直接前往长乐宫，来到未央宫，在太后和皇上面前力争的，只有大王一人了；上有保全济北国之功，下有安抚百姓的英名，功德深入人心，恩泽无穷无尽，请大王仔细考虑！"梁孝王刘武大为高兴，派人飞马向皇上奏报；济北王因此没有获罪，被改封到菑川国为王。

8 河间王太傅卫绾击吴、楚有功[1]，拜为中尉。绾以中郎将事文帝，醇谨无他。上为太子时，召文帝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属上曰："绾长者，善遇之！"故上亦宠任焉。

9 夏，六月，乙亥，诏："吏民为吴王濞等所诖误当坐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

帝欲以吴王弟德哀侯广之子续吴，以楚元王子礼续楚。窦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不许吴，许立楚后。乙亥，徙淮阳王余为鲁王；汝南王非为江都王[2]，王故吴地；立宗正礼为楚王；立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3]。

四　年

1 春，复置关，用传出入。

2 夏、四月，己巳，立子荣为皇太子，彻为胶东王。

3 六月，赦天下。

4 秋，七月，临江王阏薨。

5 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④。

6 初，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以故得完。

吴使者至庐江⑤，庐江王不应，而往来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及吴、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为贞信，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王于济北以褒之。庐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徙为衡山王，王江北。

五　年

1 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⑥，赐钱二十万。

2 遣公主嫁匈奴单于。

3 徙广川王彭祖为赵王。

4 济北贞王勃薨。

【注释】

①河间：郡、国名。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省献县)。

②汝南：郡名，治所在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　江都：郡名，位于今扬州一带。

③中山：郡、国名，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

④汉代景帝四年至中四年都以冬十月为岁首，此为岁末，当属史误。另据十月癸酉朔，十月无戊戌日。

⑤庐江：郡名，治所在舒（今安徽庐江西南）。

⑥阳陵：古县名。西汉五陵之一。本戈阳县，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在此筑阳陵，并改县名。治所在今陕西高陵西南。景帝死后葬此。

【译文】

8 河间王太傅卫绾攻击吴、楚联军有功，升为中尉。卫绾曾以中郎将的身份侍奉过文帝，为人忠厚恭谨而不虚华。皇上还是太子时，曾召文帝左右的近臣喝酒，而卫绾推说有病不参加。文帝临死前，嘱咐皇上说："卫绾是个忠厚长者，你要好好待他！"所以景帝非常宠信卫绾。

9 夏，六月二十五日，景帝下诏："无论官吏或百姓被吴王刘濞所蒙蔽而犯罪的，以及从军平叛而临阵逃脱的，一律赦免"。

景帝准备让吴王弟弟德哀侯刘广的儿子当吴王，以楚元王儿子刘礼当楚王。窦太后说："吴王已是一位老人，应该作皇族的表率；但他却首先率领七国反叛，使天下混乱，怎么还立他的后代呢？"不许再立吴王，只许立楚王。二十五日，改封淮阳王刘余为鲁王；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封地原属以前的吴国封地。封宗正刘礼为楚王；封皇子刘端为胶西王，刘胜为中山王。

四年（戊子，公元前153年）

1 春，恢复关卡，凭符信出入。

2 夏，四月二十三日，景帝立皇子刘荣为太子，刘彻为胶东王。

3 六月，大赦天下。

4 秋，七月，临江王刘阏逝世。

5 冬，十月末，发生日食。

6 当初，吴、楚七国叛乱，吴的使者到了淮南，淮南王准备起兵响应。他的丞相说："大王一定要响应吴王，我愿担任统帅。"淮南王就

把兵权交给他。丞相掌握兵权后,就据城固守,不听淮南王命令而站在汉朝一边,汉朝也派曲城侯率兵解救淮南,淮南王因此得以保全。

吴的使者到了庐江,庐江王不响应吴,使者再往南越。到了衡山,衡山王也坚守城池,毫无二心。等到吴、楚破灭,衡山王入宫朝见景帝。景帝认为他忠贞,慰问说:"南方地势低,又潮湿。"改封他为济北王以嘉勉他。庐江王因与南越国为邻,经常派人前往交结,于是改封他为衡山王,管辖长江以北地区。

五年(己丑,公元前152年)

1 春,正月,设置阳陵邑。夏,招募百姓迁徙到阳陵,赏赐二十万钱。

2 派遣公主嫁给匈奴单于。

3 改封广川王刘彭祖为赵王。

4 济北贞王刘勃逝世。

六 年

1 冬,十二月,雷,霖雨。

2 初,上为太子,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及即位,为皇后,无宠。秋,九月,皇后薄氏废。

3 楚文王礼薨。

4 初,燕王臧荼有孙女曰臧儿,嫁为槐里王仲妻[1],生男信与两女而仲死;更嫁长陵田氏[2],生男蚡、胜。文帝时,臧儿长女为金王孙妇,生女俗。臧儿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臧儿乃夺金氏妇,金氏怒,不肯予决;内之太子宫,生

男彻[3]。彻方在身时，王夫人梦日入其怀。

及帝即位，长男荣为太子；其母栗姬，齐人也。长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栗姬以后宫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帝，故怒而不许；长公主欲与王夫人男彻，王夫人许之。由是长公主日谗栗姬而誉王夫人之美；帝亦自贤之，又有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嫌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行请立栗姬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诛大行。

【注释】

①槐里：古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兴平东南。

②长陵：古县名。西汉五陵之一，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筑陵置县。治所在今咸阳市东北。高帝死后葬此。

③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西汉皇帝。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景帝之子。年四岁为胶东王，七岁立为皇太子，十六岁即位。在位期间，在政治上继续削弱王国的割据势力，打击豪强。思想上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借以巩固中央集权。经济上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以充实国家经济实力；由政府直接经营运输和贸易，以平稳物价；又治理黄河，大量移民至边境屯田。军事上连续发动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边境诸郡的威胁。在位五十四年，将汉朝推至全盛时期。其统治后期，徭役、兵役不断增加，致使大批农民破产流亡。谥武帝。

【译文】

六年（庚寅，公元前151年）

1 冬，十二月，打雷，下了好几天的雨。

2 当初，景帝当太子时，薄太后给他选定一个薄家女子为妃；后来景帝即位，薄氏为皇后，但不被宠爱。秋，九月，皇后薄氏被废。

3 楚文王刘礼逝世。

4 当初，燕王臧荼有位孙女名叫臧儿，嫁给槐里人王仲为妻，生下儿子王信和两个女儿后，王仲就死了；臧儿再嫁长陵人田氏，生下儿子田蚡、田胜。文帝时，臧儿长女嫁给金王孙，生下女儿金俗。臧儿请巫师占卜，卜辞说："两个女儿都会成为贵人"。臧儿就从金家夺回女儿。金王孙很愤怒，不肯和夫人诀别；臧儿把长女送到太子宫，生下儿子刘彻。王夫人在怀刘彻时，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里。

后来景帝即位，长子刘荣为太子；其母栗姬是齐国人。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刘嫖想把女儿嫁给太子刘荣，栗姬认为皇宫的美人都是靠长公主推荐给景帝的，故恼怒而未予同意；长公主又想把女儿嫁给刘彻，王夫人同意了。从此长公主每日都诋毁栗姬而称赞王夫人；景帝也认为王夫人很贤慧，又有以前怀孕时梦见太阳入怀的祥瑞符兆，因此一时拿不出决断。王夫人知道景帝讨嫌栗姬，趁景帝怒气未消，暗中派人敦促大行令向景帝请立栗姬为皇后。景帝发怒说："这是你该说的话吗！"就按罪杀了大行令。

七　年

1 冬，十一月，己酉[1]，废太子荣为临江王。太子太傅窦婴力争不能得，乃谢病免。栗姬恚恨而死[2]。

2 庚寅晦，日有食之[3]。

3 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亚夫为丞相。罢太尉官。

4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5 丁巳，立胶东王彻为皇太子。

6 是岁，以太仆刘舍为御史大夫[4]，济南太守郅都为中

尉。

始，都为中郎将，敢直谏。尝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彘卒来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乃还，彘亦去。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为人，勇悍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谒无所听。及为中尉，先严酷，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注释】

①据十一月"丙辰"朔，十一月无"己酉"日。

②恚(hui会)：恼恨、发怒。

③据十一月"丙辰"朔，十一月无"庚寅"日。

④刘舍：高祖刘邦的功臣桃安侯刘襄的儿子，襄本姓项，刘邦赐姓刘。

【译文】

七年(辛卯，公元前150年)

1冬，十一月己酉，废太子刘荣，改封为临江王。太子太傅窦婴极力劝谏不能改变皇上主意，就声称有病，请求免职。栗姬愤恨而死。

2庚寅晦，发生日食。

3二月，丞相陶青被免职。十六日，太尉周亚夫为丞相，罢废太尉一职。

4夏，四月十七日，立王氏为皇后。

5二十九日，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

6这年，任命太仆刘舍为御史大夫，济南太守郅都为中尉。

早先，郅都担任中郎将，敢于直言劝谏。曾随从皇上入上林苑，

贾姬去上厕所，一头野猪突然闯进去。皇上用眼神示意郅都，郅都不动；皇上要拿着武器亲自去救贾姬。郅都跪上前说："失掉一个美女，会有另一个美女进宫，天下所缺乏的，难道是贾姬这一类的人吗！陛下纵然不顾性命，也该为社稷和太后着想！"皇上于是走了回来，野猪也离去了。太后听说此事，赏给郅都黄金百斤，从此更加器重郅都。郅都为人勇敢剽悍，公正廉洁，不拆阅私人书信，不收受馈赠的财物，不接受私人谒见。后来当了中尉，崇尚严酷，施行法令不论是否贵戚；列侯、宗室见到郅都，都不敢正眼看他，称呼他为"苍鹰"。

中元年

1 夏，四月，乙巳，赦天下。

2 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二　年

1 春，二月，匈奴入燕。

2 三月，临江王荣坐侵太宗庙壖垣为宫，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1]，为书谢上，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后竟以危法中都而杀之。

3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4 立皇子越为广川王，寄为胶东王。

5 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6 初，梁孝王以至亲有功，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跸入警。王宠信羊胜、公孙诡，以诡为中尉。胜、诡多奇

邪计，欲使王求为汉嗣。栗太子之废也，太后意欲以梁王为嗣，尝因置酒谓帝曰："安车大驾，用梁王为寄。"帝跪席举身曰："诺。"置酒，帝以访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祸乱，五世不绝[2]。小不忍，害大义，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议格，遂不复言。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为不可。

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谋，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贼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贼，果梁所为。上遣田叔、吕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孙诡、羊胜；诡、胜匿王后宫。使者十余辈至梁，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以下举国大索[3]，月余弗得。安国闻诡、胜匿王所，乃入见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无良臣，故纷纷至此。今胜、诡不得，请辞，赐死！"王曰："何至此！"安国泣数行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临江王亲？"王曰："弗如也。"安国曰："临江王适长太子，以一言过，废王临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用私乱公。今大王列在诸侯，诐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终不觉寤。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王泣数行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胜、诡。"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

梁王恐，使邹阳入长安，见皇后兄王信说曰："长君弟得幸于上，后宫莫及，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

事即穷竟，梁王伏诛，太后无所发怒，切齿侧目于贵臣，窃为足下忧之。"长君曰："为之奈何？"阳曰："长君诚能精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长君必固自结于太后，太后厚德长君入于骨髓，而长君之弟幸于两宫④，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杀舜为事，及舜立为天子，封之于有卑。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藏怒，无宿怨，厚亲爱而已。是以后世称之。以是说天子，侥幸梁事不奏。"长君曰："诺。"乘间入言之，帝怒稍解。

是时，太后忧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会田叔等按梁事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狱辞，空手来见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问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谒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在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已伏诛死，梁王无恙也。"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

梁王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果杀吾子！"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于阙下谢罪⑤。太后、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帝益疏王，不与同车辇矣。帝以田叔为贤，擢为鲁相。

【注释】

①刀笔：汉代著书于竹板上，写字不用笔，而是用刀刻在竹板上，故称这种刻刀为“刀笔”，现在人们把这种竹板称为“汉简”。

②据《春秋传》记载：宋宣公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与夷，而传位给自己的弟弟，是为穆公；穆公也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而传位给与夷，其后冯和与夷争位，宋国大乱。

③韩安国：西汉将领，大臣。初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反，他与张羽为将，击退吴、楚。建元中，武帝闻其贤，召为北地都尉，迁大司农，后为御史大夫。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统帅三十万大军在马邑伏击匈奴。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为材官将军，屯于渔阳。曾得匈奴俘虏，供言匈奴远去，遂上书罢军屯。月余，匈奴大入上谷、渔阳，他兵败，徙屯右北平，郁郁而终。

④两宫：指太后宫和帝宫。

⑤阙（què 雀）：皇宫门前两边的望楼，泛指帝王的住所。此指未央宫北阙下，这里是臣僚奏事和谒见的地方。

【译文】

中元年（壬辰，公元前149年）

1 夏，四月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2 发生地震。衡山原都降冰雹，大的有一尺八寸。

二年（癸巳，公元前148年）

1 春，二月，匈奴侵入燕国。

2 三月，临江王刘荣被控侵占太宗庙墙隙地盖宫殿，被征召到中尉府对簿公堂。临江王想得到刀笔，写信给皇上请罪，但中尉郅都禁止狱吏给他；魏其侯窦婴派人偷偷送给临江王。临江王写好向皇上谢罪的信后，就自杀了。窦太后得到这一消息，大怒；后来竟罗织一个很重的罪名，把郅都杀了。

3 夏，四月，有异星出现在西北天空。

4 封皇子刘越为广川王，刘寄为胶东王。

5 秋，九月三十日，发生日食。

6 当初，梁孝王刘武因与景帝乃一母所生，又有战功，获得天子旌旗，随从车驾千乘、骑士万人，出入都要清道戒严。梁王宠爱羊胜、公孙诡，任命公孙诡为中尉。羊胜、公孙诡诡计多端，想使梁王谋取皇帝继承人的位置。栗太子被废，太后想让梁王为帝位继承人。曾设置酒宴对皇上说："天子的车驾，可以传给梁王。"景帝跪直挺身说："好。"酒宴后，景帝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袁盎等人说："不行。过去宋宣公不立太子而立弟弟，以致产生祸乱，连续五代不得平安。小处不能忍耐，会伤害大义，所以《春秋》主张大义为先。"于是太后的意见不被采用，太后也没有再提。梁王又上书给景帝说："请求赐给我一条车道，直达太后居住的长乐宫，我派梁国士兵修筑一条甬道，以便朝拜太后。"袁盎等人都认为不可。

梁王从此怀恨袁盎和议政大臣，就与羊胜、公孙诡策划，暗中派人刺杀袁盎和议政大臣十多人。刺客还未抓到，景帝就怀疑是梁王指使的；抓到了刺客，果然是梁王所为。景帝派田叔、吕季主前往调查梁王一案，捕拿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藏在梁王后宫。使者十多人到了梁国，责成梁国二千石的官吏限期结案。从梁丞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以下，全国大肆搜查，一个多月都无所获。韩安国听说公孙诡和羊胜藏在王宫，就晋见梁王，哭着说："国君受辱，臣子该死，大王没有贤良的臣子辅佐，所以才闹到这种地步。现在抓不到羊胜、公孙诡，臣前来与您诀别，请赐我一死！"梁王说："何至于此！"韩安国泪流满面，说："大王自己想想和皇上的关系，比起皇上和临江王来，哪一个更亲近？"梁王说："不知临江王"。韩安国说："临江王原为太子，只因一句错话，贬为临江王；后来又因宫垣之事，终于在中尉府自杀。为什么呢？皇上治理天下终究不能因私情扰乱公理。今大王身为诸侯，却被邪恶大臣不实之词所诱，冒犯朝廷禁令，扰乱煌煌大法。天子为了太后，不忍心依法惩治大王；太后日夜哭泣，希望大王改过，但大王始终不能觉悟。一旦太后去世，

大王还能靠谁?"话未说完,梁王已流下眼泪,向韩安国赔罪说:"我现在就交出羊胜、公孙诡。"梁王乃令羊胜和公孙诡自杀,把尸体交出。景帝从此就对梁王有了怨恨之心。

梁王恐惧,派邹阳前往长安,晋见皇后的哥哥王信说:"您的妹妹得到皇上宠幸,后宫没有人可以比得上,而您的行为有很多地方违法失理。现在袁盎被刺的事要追查到底,梁王如果处死,那时太后无处发泄怒火,就会痛恨你们这些权贵,我私下很为您担心。"王信说:"那该怎么办?"邹阳说:"您如果能好好地向皇上进言,请皇上不要深究梁王的事;那您一定能结好太后,太后从内心感激您,而您的妹妹就可得到太后和皇上的宠幸,其地位如同金城一样稳固。以前舜的弟弟象,每天只想杀死舜,后来舜成为天子,把象封到有卑。可见有仁义的人对于自己的兄弟,不会隐藏怒气,也不记过去的怨恨,总是会亲近他的。这样后代才称赞舜的美德。你用这点去打动皇上,梁王的事有可能不予处置。"王信说:"好。"就找机会入宫向景帝进言,景帝的怒气稍稍化解了一点。

这时,太后担心梁王的事不进饮食,日夜哭泣,景帝也很烦闷。恰好田叔等人调查梁王的事回来,到了霸昌驿站,取火烧掉了梁王的供辞,空手晋见皇上。景帝说:"梁王有谋反一事吗?"田叔回答说:"有死罪!"景帝说:"罪证在哪里?"田叔说:"皇上最好不要过问梁王的罪证了!"景帝说:"为什么?"田叔说:"现在梁王如果不伏法,那汉廷的法令就要作废;但杀了梁王,太后会伤心得食不甘味,睡不安稳,这也是让陛下忧虑的事。"景帝十分赞同,派田叔等人进谒太后,并且说:"梁王不知此事;策划暗杀,是他的宠臣羊胜、公孙诡之流干的,他们都已处死,梁王安然无恙。"太后听了,立刻起床进餐,情绪也稳定了。

梁王趁此上书请求朝觐。到达函谷关,茅兰劝说梁王,要梁王乘坐普通的布车,只带两个骑兵随从,藏在长公主的宅园中。汉廷派使者迎接梁王,梁王已入关,车骑都在关外,不知梁王下落。太后

哭着说："皇上果然杀了我的儿子！"景帝担心害怕。这时梁王背负刑具，在皇宫门前向皇上请罪。太后、景帝都非常高兴，相对而泣，又和好如初，把梁王的随从都召入关。但景帝从此更加疏远梁王，不和他同车了。景帝认为田叔很贤能，任命他为鲁国丞相。

三　年

1 冬，十一月，罢诸侯御史大夫官。

2 夏，四月，地震。

3 旱，禁酤酒[1]。

4 三月，丁巳[2]，立皇子乘为清河王[3]。

5 秋，九月，蝗。

6 有星孛于西北[4]。

7 戊戌晦，日有食之。

8 初，上废栗太子，周亚夫固争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让曰："始，南皮、章武[5]，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生各以时行耳。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上与丞相议。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帝默然而止。其后匈奴王徐卢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劝后。丞相亚夫曰："彼背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帝曰："丞

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庐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九月，戊戌，亚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

四 年

1 夏，蝗。

2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注释】

①酤(gū 估)酒：卖酒。

②据“壬申”朔，三月无“丁巳”日。

③清河：战国时介于齐、赵二国之间，刘邦在此置清河郡，景帝时为王国。

④孛(bèi 倍)：古书上指光芒四射的彗星。

⑤南皮：即南皮侯窦彭祖，是太后的弟弟窦长君的儿子。 章武：即章武侯窦广国，太后的弟弟。

【译文】

三年(甲午，公元前 147 年)

1 冬，十一月，罢废诸侯国的御史大夫官职。

2 夏，四月，发生地震。

3 天旱，禁止卖酒。

4 三月，丁巳日，立皇子刘乘为清河王。

5 秋，九月，蝗虫成灾。

6 有彗星出现在西北天空。

7 九月三十日，发生日食。

8 当初，景帝废栗太子时，周亚夫极力反对，但没有起什么作用，皇上因此疏远周亚夫。而梁孝王每次上朝，常向太后说条侯周亚夫的坏话。窦太后说：“皇后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景帝推让说：“当初南皮、章武，先帝在世时不封他们为侯，到了我即帝位才封他们为侯；王信不能封侯。”窦太后说：“每个人都应根据具体情况行事。

窦长君在世时，竟不能封侯，死后，他的儿子窦彭祖反而封侯了，我甚感遗憾！皇上快点封王信为侯吧！"景帝说："请允许和丞相商量此事。"皇上就和丞相商议。周亚夫说："高皇帝刘邦有约：'不是姓刘的不可封王，没有立功的不可封侯'。现在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没有功劳，如果封他为侯，不符合此约。"景帝无话可说，把这事放下了。后来匈奴王徐卢等六人归降，景帝想封他们为侯，以激励更多的人归降。丞相周亚夫说："他们背叛自己的君主投降陛下，陛下封他们为侯，那么怎么责备不守臣节的臣子呢？"景帝说："丞相的建议不可采纳。"于是全部封徐卢等人为列侯。周亚夫因此托病请求免职。九月三十日，周亚夫免职；任命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

四年(乙未，公元前146年)

1 夏，蝗虫成灾。

2 冬，十月二十六日，发生日食。

五　年

1 夏，立皇子舜为常山王[1]。

2 六月，丁巳，赦天下。

3 大水。

4 秋，八月，己酉，未央宫东阙灾。

5 九月，诏："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6 地震。

六　年

1 冬，十月，梁王来朝，上疏欲留；上弗许[2]。王归国，意忽忽不乐。

2 十一月，改诸廷尉、将作等官名[3]。

3 春，二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畤[4]。

4 三月，雨雪。

5 夏，四月，梁孝王薨。窦太后闻之，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买为梁王，明为济川王，彭离为济东王，定为山阳王，不识为济阴王[5]；女五人皆食汤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一餐。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物称是。

6 上既减笞法，笞者犹不全；乃更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6]：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7 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7]；吏卒战死者二千人。陇西李广为上郡太守，尝从百骑出，遇匈奴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

射杀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

8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9 自郅都之死，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济南都尉南阳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

10 城阳共王喜薨[8]。

【注释】

①常山：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与山西接壤处。刘邦时置常山郡，属赵国；吕后时分为王国；文帝时又合并到赵国；景帝又复为王国。

②汉代规定诸侯王朝见皇帝有四次见面的机会：始到，入宫小见；到正月元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过三日，为诸侯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再过二日，复入宫小见，辞别。

③此时改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为大匠、奉常为太常、典客为大行令、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将行为大长秋、主爵中尉为都尉。

④畤(zhi 至)：祭天地及古代帝王的处所。

⑤梁国仍以睢阳为都城。济川国在陈留、东郡之间。济东国后入汉为大河郡，后又为东平国。山阳国即山阳郡。济阴国即济阴郡。

⑥箠(chui 垂)：鞭子。

⑦苑马：古代把养鸟兽之地统称为苑，所以牧马之处也名为苑。《汉书·食货志》说："景帝始遣苑马以广用。"

⑧喜：即共王刘喜，文帝前四年嗣父刘章爵为王，八年迁王至淮阳，后四年又回到城阳，至此逝世。

【译文】

五年(丙申，公元前145年)

1 夏，封皇子刘舜为常山王。

2 六月二十九日，大赦天下。

3 发生大水灾。

4 秋，八月二十二日，未央宫东阙发生火灾。

5 九月，下诏："所有尚有疑问的案件，虽然律令条文可以定罪，但不能令人心服的，一律重新审判。"

6 发生地震。

六年（丁酉，公元前 144 年）

1 冬，十月，梁王来京朝见，上书想留在京师；景帝不许。梁王回国，心情闷闷不乐。

2 十一月，改变廷尉、将作少府等官名。

3 春，二月初一，景帝巡视雍县，到五畤祭祀。

4 三月，降雨雪。

5 夏，四月，梁孝王逝世。窦太后得知，哭得极伤心，不进饮食，说："皇上果然杀了我儿！"景帝哀伤害怕，不知怎么办；与长公主商量，把梁分为五国，全部封梁孝王的五个儿子为王：刘买为梁王，刘明为济川王，刘彭离为济东王，刘定为山阳王，刘不识为济阴王；五个女儿全都封给食邑，享有其封邑的赋税收入。奏报给太后，太后才高兴，为景帝这样安排吃了一餐饭。梁孝王未死时，财产巨万，死后，府库中剩余的黄金还有四十多万斤，其它财物的价值也与此相当。

6 景帝已经减轻笞刑，但受笞刑的人仍然不能保全性命；于是再减笞刑三百为二百，二百为一百。又定下关于笞具的法令：鞭长五尺，头部达一寸，用竹子制成；尾部薄如半寸，都把竹节削平。应处笞刑的应鞭打臀部；行笞者打完一人，才可换人。自此以后被笞的人才能得以保全。但死刑太重而其它刑罚又太轻，百姓容易犯法。

7 六月，匈奴侵入雁门，直到武泉，攻入上郡，抢走苑中的马匹，官兵战死二千人。陇西李广为上郡太守，曾带领百名骑兵出行，遇

到数千匈奴骑兵，他们看见李广一行，以为是汉军诱敌的骑兵，都很惊慌，上山列阵。李广的百余骑兵也很害怕，想驰马退走。李广说："我们离汉军数十里远，现在这样以百骑逃走，匈奴会追上射死我们。现在我们停留下来，匈奴一定认为我们是大军的诱兵，一定不敢攻击我们。"李广命令所有骑兵说："前进！"到了离匈奴阵地约二里地时停下，下令说："都下马解鞍！"骑兵们说："敌人众多而且靠近我们，如果情况紧急，怎么办？"李广说："敌方认为我们会逃走；但我们解下马鞍表示不逃跑，使他们更相信我们是诱敌的骑兵。"于是匈奴骑兵就不敢攻击了。有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监护他们军队；李广上马，和十余骑飞奔过去，射杀白马将领后返回，又解下马鞍，令士兵们都放开战马卧地休息。这时正好已是黄昏，匈奴军始终感到奇怪，不敢攻击。半夜时，匈奴兵以为附近有埋伏的汉军，准备利用夜晚袭击，就都引兵离开了。天亮之后，李广才回到大军的驻地。

8 秋，七月二十九日，发生日食。

9 自从郅都死后，长安附近的宗室多残暴枉法。景帝就召济南都尉南阳人宁成担任中尉。宁成执法仿效郅都，但不如郅都廉洁；但宗室、豪强都恐惧不安。

10 城阳共王刘喜逝世。

后元年

1 春，正月，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1]；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2 三月，赦天下。

3 夏，大酺五日[2]，民得酤酒[3]。

4 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二十二日，坏城垣。

5 秋，七月，丙午，丞相舍免。

6 乙巳晦，日有食之。

7 八月，壬辰[4]，以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卫尉南阳直不疑为御史大夫。初，不疑为郎，同舍有告归，悞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觉亡，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后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惭。以此称为长者，稍迁至中大夫。人或廷毁不疑，以为盗嫂。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8 帝居禁中，召周亚夫赐食，独置大胾[5]，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6]。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7]，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8]。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书既闻，上下吏。吏簿责亚夫[9]，亚夫不对。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欧血而死。

9 是岁，济阴哀王不识薨。

【注释】

①讞(yàn 艳):议罪。

②酺(pú 仆):聚会饮酒。

③景帝中三年禁民卖酒,今解除此禁。

④据"丁未"朔,八月无"壬辰"日。

⑤胾(zì 自):切成的大块肉。

⑥尚席:操持宴席的官吏。

⑦工官:官名,主掌营造器物。 甲楯:即"甲盾"。 被:具。

⑧此指周亚夫之子雇工,工作劳苦又不给钱,致使雇工怨恨上告,祸及周亚夫。所以说周亚夫之死,虽由景帝少恩,但其子也有责任。

⑨簿责:书之于簿,一一责问。

【译文】

后元年(戊戌,公元前143年)

1 春,正月,下诏说:"刑罚,是国家的重要政务。人有智愚之别、官有上下之分。案情可疑不能判决的呈报主管官员,主管官员不能判决的,呈报廷尉议定;复审后发现原判不当,原判决人不承担罪责。这是想让执行法律的人务必从宽。"

2 三月,大赦天下。

3 夏,特准民间聚饮五天,百姓可以卖酒。

4 五月初九,发生地震。上庸县地震持续二十二天,震坏了城墙。

5 秋,七月三十日,丞相刘舍被免职。

6 七月二十九日,发生日食。

7 八月壬辰,任命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卫尉南阳人直不疑为御史大夫。当初,直不疑为郎官,同住一处的某人告假回家,误拿了另一位郎官的金子离去。不久同住一处的郎官发觉丢了金子,怀疑直不疑;直不疑向他道歉承认有此事,买来金子还给他。后来告假返家的人回来把金子还了,丢失金子的郎官非常惭愧。直不疑因此被称赞为有长者之风,后被升为中大夫。有人在朝廷上诽谤

直不疑，说他与嫂子通奸。不疑听到后说："我没有哥哥。"但始终不辩白。

8 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赐给他食物，只有一大块肉，没有切小，又不准备筷子。周亚夫心中不快，回头要尚席拿双筷子。景帝看着他，笑着说："这难道还不满意吗？"周亚夫脱帽跪下谢罪，景帝说："起来！"周亚夫就快步出宫。景帝目送他离开，说："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可以做幼主的臣子。"

不久，周亚夫的儿子替父亲置办殉葬品，向工官购买了盔甲盾牌五百具。请来搬运的雇工很辛苦，却不给工钱。雇工知道这是私自购买官家器物，怨恨之余上告周亚夫的儿子，事情牵连到亚夫。皇上接到上书，就交司法官处理。司法官责问口供，周亚夫拒不回答。皇上骂道："我不要你的口供了！"召周亚夫到廷尉处。廷尉责问他："你为什么谋反？"亚夫说："我所买的东西是随葬用的，怎么说是谋反呢？"法官说："你即使活着不在地上谋反，也想在地下谋反！"法官逼供越来越严酷。当初，法官逮捕周亚夫时，周亚夫就想自杀，他的夫人劝阻了他，所以才没有死。后交至廷尉处理，周亚夫于是绝食五天，吐血而死。

9 这年，济阴哀王刘不识逝世。

二 年

1 春，正月，地一日三动。

2 三月，匈奴入雁门[1]，太守冯敬与战，死。发车骑、材官屯雁门。

3 春，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没入之。

4 夏，四月，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

女工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女工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5 五月,诏算赀四得官[2]。

6 秋,大旱。

【注释】

①雁门:郡名。战国赵武灵王置。秦、西汉治所在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南)。

②汉代朝廷作官的渠道有三:一是为郎;一是在封国、郡中为吏,推荐入朝;一是在中央政府中为吏,推荐上去。其中郎因为直接侍奉皇帝,容易升官,但家产必须在十万钱以上(一算为一万钱),这也是做官的基本条件。商人虽有钱,但法令规定他们不能做官,寒士因为无钱,也做不了官。这年,景帝下诏,把家产限额,由十万钱降到四万钱,以吸收新人为官。

【译文】

二年(己亥,公元前142年)

1 春,正月,一天发生三次地震。

2 三月,匈奴侵入雁门,太守冯敬迎战,阵亡。征发战车、骑兵、材官驻扎雁门。

3 春,因岁收不好,禁止内地郡县用粮食喂马;违禁的没收马匹。

4 夏,四月,下诏说:"雕刻镂饰,会伤害农事;织锦刺绣,会伤害桑织。农事受损害是造成饥荒的根本原因,桑织受到损害是导致受

冻的根本原因。饥寒交迫而不去为非作歹是很少见的。朕要亲自耕种，皇后也亲自采桑，以供奉宗庙的祭品和祭服，为天下作出表率；不接受进贡，减少官员，轻徭薄赋，希望天下人从事农桑，平时有些积蓄，以防备灾荒。强不欺弱，众不凌寡；年老的得以安享天年，年幼的得以成长。今年收成不好，百姓缺乏粮食，责任在谁呢？或许是欺诈虚伪的人做了官，公开行贿受贿，渔肉百姓，侵夺万民资产。县丞，是重要官吏；执法犯法，勾结盗贼，实在不像话！特令二千石的官吏尽忠职守；那些不尽职守、昏愦不明事理的官吏，丞相应立即奏报朕，定他们的罪。告示天下，使他们都知道朕的意思。"

5 五月，下诏规定家产有四万钱以上的可以作官。

6 秋，大旱。

三　年

1 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2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1]；月贯天廷中。

3 春，正月，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4 甲寅，皇太子冠。

5 甲子，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

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6 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阳陵。

7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为武安侯[2]，胜为周阳侯。

8 班固《赞》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9 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3]，齐民无藏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4]，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继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5]；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诎辱焉。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

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注释】

①五星：东方"岁星"、南方"荧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镇星"。 太微：古代天文学家认为是帝星所在，象征地上的皇帝。

②田蚡(fén 坟)(?～公元前131年)：西汉大臣。汉景帝王皇后的弟弟。武帝即位，封武安侯，拜太尉，后迁丞相。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改道南流，洪水泛滥，十六郡皆遭水灾。他的封邑位于旧河道以北，不受洪水之害，故竭力反对治理黄河，使黄河废治二十年之久。任官骄横专断，曾诬杀窦婴及灌夫。

③汉代以牛车为贱，魏、晋以后王公始多乘牛车。

④汤沐邑：周制，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以王畿以内的、供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封邑。后来皇帝、皇后、公主等收取赋税的私邑也称"汤沐邑。"

⑤古时的钱，中间有一方孔，可以用绳子串起便于收藏。此处形容钱多，以致串钱的绳子多到腐烂不可胜计。

【译文】

三年(庚子，公元前141年)

1冬，十月，发生日食和月食，日月呈红色，持续五天。

2十二月末，打雷；日光呈紫色；五颗星逆行，进入太微垣；月亮穿过天廷。

3春，正月，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饥饿时不能当饭吃，寒冷时不能当衣穿，作为通货之用，不知何时使用何时废止。近年岁收不好，可能是因为从事工商的人太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太少。命令郡国务必劝勉百姓耕田种桑，广植树，才可得到衣服食物。官吏如果征召农民服苦役，或拿百姓的财物雇人去开采黄金珠玉，就按偷盗的罪名，把所得作为赃物定罪处置。二千石官员不加管束的，与此同罪。"

4 正月十七日，皇太子行冠礼。

5 二十七日，景帝在未央宫驾崩。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岁。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6 二月初六，孝景皇帝葬于阳陵。

7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8 班固《赞》曰：孔子说"现在的百姓，是三代时推行王道的百姓。"这话果然不错啊！周、秦政治腐败，法网严密，政令苛酷，但为非作歹的人越来越多。汉朝兴起，扫除了这些弊政，与民休养生息；到了孝文帝时，更加谦恭俭朴；孝景帝时遵循这种作风，五、六十年的时间，风俗焕然一新，百姓敦厚纯朴。天下得以大治，在周朝有成王、康王时代，而说到汉朝，则有文帝、景帝时代，多么美好啊！

9 汉朝建立，接收了秦末社会凋敝的残局，要做的事很多，而国家的财力十分贫乏，天子的车驾都找不到毛色一样的四匹马，而有的将相只能坐牛车，百姓更没有任何积蓄。天下平定后，高祖就令商人不得穿丝衣、乘车，加重租税使商人困窘。孝惠帝和高后在位时，天下刚刚安定，又放松了对商人的禁律；但是商贾的子孙还是不准做官吏。考量官吏俸禄，计算官府费用，精打细算之后才向百姓征税。从天子一直到有汤沐邑的封君，都以各自区域内的田、园林城池、工商租税的收入，各自奉养自己，不向朝廷领取经费。从崤山以东经水路转运而来，供给朝廷官员们的粮食，每年不超过数十万石。接着文帝、景帝，清净节俭，使天下得以休养生息，七十余年间，国家太平无事，如果不遇到水、旱之灾，百姓可以家给人足。各郡县的仓库都储满了粮食，府库里贮存了剩余的钱财；京师国库中的钱累积巨万，串钱的绳子已腐烂，无法计算钱的数目；太仓中的粮食不断积压，堆积到露天中，以致腐烂无法食用。大街小巷都有马匹，田野间马匹成群结队，乘坐母马的竟被人拒绝参加聚会。看守里巷的吃好米好肉；做官的由于太平无事都能安居养育子孙，有

的就用官名作为姓氏。所以人人自爱而不轻易犯法，崇尚道义而不愿受到羞辱。在那时，法网恢恢，百姓富足，浪费钱财没有节度。以至于兼并土地，豪强之辈，仗着财大横行霸道。有封地的宗室、公、卿、大夫以下的官员，争相奢侈，房屋、衣服、车驾都不顾地位名分，没有限制。任何事物，盛极必衰，这就是变化的客观规律；从此以后，汉武帝对内穷奢极欲，对外攻伐夷狄，天下一片萧条，财力也就耗尽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十七

汉纪九　起重光赤奋若，尽强圉协洽，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建元元年[1]

1 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2]："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谬，失其统也。为人君

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3]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改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4]，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5]，抵冒殊扞[6]，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7]，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

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8];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饥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9]'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10],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11]、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12],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

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13]。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14]，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二

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盩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16],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17],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18]。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19],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

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19]，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注释】

①建元：自古帝王没有年号，年号的起名，始于“建元”。

②董仲舒（公元前197年～公元前104年）：西汉思想家。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北）人。景帝时为博士，潜心钻研孔子学说，被举为贤良。汉武帝时，召试天下贤良文学之士，他以贤良对策，提出“天人相与”、“君权神授”学说，又创立“三纲”、“五常”体系，要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采纳，开此后二千余年以儒学为正统之局面。曾任江都王和胶西王相。后托病辞官，专事修学著书。今存《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

③河不出图：指黄河中龙马没有驮出图书。凤鸟、龙马都是古代传说中祥瑞的象征。此段为孔子哀叹自己有德，但无地位，所以凤鸟、河图不至。

④庠序：指地方学校。

⑤鬻（yin银）：奸诈。

⑥抵：抵触。　冒：冒犯。　珠：绝。　扞：拒绝。

⑦材诸位：量材而授之以位。

⑧囹圄：监狱。

⑨曾子：即曾参。此段话见《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篇。

⑩与奸为市:指守令与小吏作奸,交易求利。

⑪郎中:三百石吏。 中郎:六百石吏。

⑫訾:同"资"。

⑬官使:授之以官而任使之。

⑭此谓尧自唐侯升起而为天子,舜曾耕于历山。

⑮傅:与"附"通,附着。

⑯末:指商贾。此谓食禄者不得为工、农、商贾。

⑰嚣嚣(áo 敖):愁怨声。

⑱朘(xuān 宣):缩减。

⑲会稽:郡名。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译文】

汉纪九 起辛丑(公元前140年),止丁未(公元前134年),共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1冬,十月,武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的人才,由武帝亲自主持考试有关古今治国之道,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回答说:"道是国家达到天下大治的途径,仁、义、礼、乐,都是具体的方法。所以圣王死后,他的子孙能够长久保有天下,几百年太平无事,这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君主都希望国家安定长久,但政局混乱、国家危亡的情况很多;原因在于所任用的人不恰当,而且治理的方法也不当,才使得政权终于败亡。周朝在幽王、厉王时衰微,并不是治国之道不存,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直到宣王时,仰慕先王的德政,兴利除弊,重振文王、武王的功业,使得周道再次复兴,这是宣王日夜不休地推行善政的结果。

孔子说:'人能发扬光大道,不是道在弘扬人,'所以治乱兴废都在于君主自己,并不是上天降下命令,不可违反;君主的行为荒谬背道,就会失去统治地位。作为君王,应内心端正,以整肃朝廷,

整肃了朝廷才能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整肃全国。整肃了全国，则夷狄各族没有不归于正道的，就再没有邪恶奸诈滋生其间，这样，阴阳调合，风调雨顺，万物和谐，百姓繁衍，所有福运之物，可得的祥瑞，都会一起降临，至此，王道达成！

孔子说：'凤鸟不再飞来，黄河不出现龙图，我还是算了吧！'这是他认为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这些祥瑞，而因为地位卑贱招致不来，所以感到悲伤。现在陛下贵为天子，拥有四海的财富，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尊位，掌握了可以招致凤鸟、河图的权势，又具备招来凤鸟、河图的才智；行为高尚，恩德深厚，智慧贤明，心意美好，爱护百姓，喜好上天，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可是天地没有感应，祥瑞没有出现，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推行，百姓没有走上正道。百姓追求私利，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以教化来约束，是不能阻止的。古时帝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身为君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设立太学以在都城兴起教化，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用仁来感染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所以刑罚虽轻而没有人触犯禁令，这是由于教化施行而风俗美好的缘故。圣王承继乱世，把残留下来的邪恶全都除掉，恢复教化，予以崇高地位；等到教化已见明效，好的风俗养成，子孙遵循，经过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废弃古圣先贤之道，实行只顾眼前的统治手段，所以十四年就灭亡了，秦朝暴政的流毒和残余影响至今还未清除，使得习俗苛薄败坏，百姓欺诈顽劣，触犯法令，拒绝教化，腐败到这样严重的地步。臣私下做个比喻：琴瑟音律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把旧弦拆下更换新的，才可弹奏；政令行不通，严重时必须革新，才可治理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而至今还没有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

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让臣民年幼时就去学习，长大后根据其才能授以官位，用官爵俸禄去培养他们品德，用刑罚去制止罪恶，

所以百姓都通晓礼义而耻于冒犯长上。周武王施行大义,消灭残贼,周公制作礼乐修饰周政;到周成王、周康王盛世,监狱里四十余年没有犯人:这是教化的感化、仁义的浸润,而不是刑法的效果。到了秦朝就变了。奉行申不害、商鞅的法令,采用韩非的学说,厌恶圣王的仁义之道,提倡贪心狠毒的风俗,只图虚名而不考察实际,善良的人未必能免受刑罚,而作恶多端的人也未必受到惩处。所以朝廷官员都以虚辞掩饰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侍奉君主必恭必敬,内心却有背叛的意图,用虚伪来掩饰奸诈,追逐财利,毫无羞耻;因此受刑的人很多,被杀的人一个连一个,但犯罪并未被制止,这是风俗的影响使他们如此。现在陛下拥有天下,百姓无不顺服,但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陛下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吧。《曾子》上说:'尊重所听到的,就会高明起来;施行所知道的,就会光大它。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只在于能否专意于此。'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诚心诚意去推行,那么陛下的功德就和夏禹、商汤、周武三王没什么区别了!

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能之人,就好像不去雕琢玉石而要它有光彩一样。培养士人的方法,没有比兴办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造就贤人的场所,推行教化的根本。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民众应对皇帝主持的考试,没有人能应答举贤良文学的诏书,这是因为王道已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太学,设置贤明的老师,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加以考试,使他们显示其才,这样就可以挑选到天下的英才俊彦了。现在的郡守、县令,都是百姓的表率,禀承陛下的德意,传播教化;所以这些作为表率的人不贤能,那国君的德威就不能宣扬,恩泽也就不能施于百姓。现在的官吏既不能教化民众,又不能执行朝廷的法令,残暴地虐待百姓,狼狈为奸以求财利,百姓贫困孤弱,受尽冤苦,失去生业,完全违背了陛下的要求;所以阴阳不调,凶气四塞,万物不能顺利生长,百姓得不到照顾,这都是地方官员昏庸带来的结果!

官吏大多为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挑选郎官又都靠财产，这就使所选的人不一定贤能。古人所说的功，是以官吏政绩的大小来区分等级，不是指任职的时间；所以才能小的虽干了许多年，还是小官，有贤能的虽然当官没多久，也不妨碍做辅佐大臣，所以官员们都竭尽才智，尽心职守以建立功业。现在的官员就不这样。只要居官日久就可取得富贵，任职长就可做到高官，于是廉耻紊乱，贤能和庸碌混淆，不能辨明真伪。臣认为派列侯、郡守、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各自挑选其属下中有才能的人，每年选送二人作为宿卫，用这种方法观察大臣们的才能；所推荐的是贤才，给予赏赐，所推荐的如果是庸人，就予责罚。如果这样，二千石的官员都会尽力寻求贤人，天下的贤士也就可以得到，并予任用。得到天下所有的贤人，那三王的功业不难造就，尧、舜的美名也可享有。不能以年资作为升迁标准，要注重他是否贤能，考量才能酌情授官，核查其品行后确定官位，那么廉洁、耻辱分得清楚，贤能与庸碌也就不会混淆了。

臣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圣人无不是由默默无闻进而声名卓著，由卑微至而显赫；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都不是一天就显赫起来，而是慢慢达到的。自己发出的言论，不可再阻塞起来；自己表现的行为，也不可能再掩盖；言与行，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君子以此来感动天地。所以从小事做起可成就大业，谨小慎微的人可以功德彰明；本身在积善，如同身高每天在增加而人却不知道一样；本身积累了恶行，如同灯火熬干了灯油而自己没有觉察一样；这就是尧、舜得以成就美名而桀、纣成为后人引为鉴诫的原因。

享乐有节制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满足，这就是道。道是永远不会有弊害的；弊害的产生是因为道的丧失。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这就要矫正偏颇之处，以补救政治的积弊。三王的治国之道，依据各不相同，并不是彼此的道不同，而

是为了拯救衰微的时代,所遇到的不同情况的缘故。所以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就是舜啊!'更改历法,改变服色,以顺应天命罢了;其它方面全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君王有改变制度之名,却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但是夏朝崇尚忠直,殷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礼仪,这是为了补救上代的缺失,才提出不同的治国之方。孔子说:'殷朝沿用夏朝的礼制,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用殷朝的礼制,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以后继承周朝而兴的,虽然经历百世,也是可以知道的。'这就是说百代君王所用的治国之道就是忠、敬、文三者了。夏朝沿袭虞舜,独不说有所损益,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完全一样,而所崇尚的原则也相同。道的根本来源于天,天不变,道也就不变;所以禹继承了舜的道,舜继承了尧的道,三圣相传而遵守一个道,这是因为没有需要改革的弊政,所以不说他们有所损益。由此看来,继承太平盛世,其道相同,继承乱世,其道必须改变。

现在汉朝继大乱之后兴起,应该减少周朝的礼仪,而提倡夏朝的忠直之道。那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样的天下,以古代来衡量现代,为什么现代比不上古代而且相差那么远呢?为什么政教会错谬乖戾而且慢慢衰废呢?是对古道有所丧失,还是违背了天理?

天对于万物给予什么是有分别的!给予牙齿的就不再给予角,给予翅膀的就只给两只脚,也就是得到了大利的,就不能再取小利。古时得到俸禄的,不靠体力来吃饭,也不从事商贾活动,这也是得到了大利,不能再取小利,与天意同。如已得到了大利,又去取小利,天都不能满足他,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所以怨声载道苦于衣食不足的原因。那些受君主宠爱而居高位的人,家庭富裕又享受厚禄,仗着富贵的资本和权势与百姓争利,百姓怎能争得过呢?百姓一天天地走向困境,最后陷入赤贫。富人生活奢侈,财富有余,穷人生活困难,心中愁苦;百姓活着没有兴致,怎么可能避免犯罪!这就

是刑罚所以繁多，而犯罪不能禁止的原因。天子、大夫是百姓所效法的对象，也是远方民众从四方向中央观望的对象；近处的人看见模仿，远处的人遥望效法，怎么可以身居贤人之位而作出庶民的行为呢？那些急于追求财利，常常担心财利缺乏的，是庶民的心理；急于追求仁义，常常担心不能教化民众的，是大夫的心理。《易经》说：'背着财物又乘坐车，会引来贼寇'。因为坐车是君子才能享有的；而背负重物，一般是下民做的事；这句话是说身在上位的君子却去做平民百姓的事，灾祸一定会降临。如果居于君子之位，就该有君子的德行，那么除了用公仪休做鲁国宰相的方法外，实在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春秋》重视天下一统，这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今一致的道理。如今老师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论点也不同，诸子百家的旨趣不一样，所以君主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屡次改变，臣下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好。愚臣的意见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孔子的学说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并存发展，邪僻的学说灭绝了，政令才能统一，法度才能明确，臣民也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武帝认为董仲舒的应答很好，就任命他为江都国丞相。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份应对皇上的策问，武帝擢升他为中大夫。丞相卫绾上奏说："所推举的贤良，有人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而扰乱了国家的政事，臣请求将他们罢免。"武帝同意了。董仲舒少年时研习《春秋》，孝景帝时为博士，进退表情举止，没有不合礼节的，学者们都尊他为师。后来为江都国丞相，侍奉易王。易王是武帝的兄长，一向很骄横，好逞血气之勇。董仲舒以礼仪约束他，易王很敬重董仲舒。

2 春，二月，赦。

3 行三铢钱。

4 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1]。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2]，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3]。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5 是岁，内史宁成抵罪髡钳[4]。

二　年

1 冬，十月，淮南王安来朝。上以安属为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见谈语，昏暮然后罢。

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与语曰："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安大喜，厚遗蚡金钱财物。

【注释】

①兰陵：古县名，治所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

②明堂：即王者厅堂，以正四时，出教化的地方，秦时废而不存。

③安车：防止颠簸的安适车子，古代安车都驾一马，此谓用四马，表示尊敬。

④宁成：西汉酷吏，南阳穰(今河南邓县)人。景帝时，先后任济南都尉、中尉。因贪暴残酷，宗室豪杰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后畏罪解脱归家，在家乡放高利贷，购陂田千余顷，役使贫民数千家，致产数千金，从骑数十。再

起为关都尉，出入关者云："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

【译文】

2 春，二月，大赦天下。

3 汉朝采用三铢钱。

4 夏，六月，丞相卫绾被免职。初七，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武帝推崇儒术，窦婴、田蚡都喜好儒术，于是共同推荐代地的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的王臧为郎中令。赵绾请求兴建明堂作为诸侯朝拜之所，并且推荐他的老师申公。秋，武帝派出使者携带束帛、宝玉，驾着四匹马拉的安车迎接申公。申公到后，晋见武帝。武帝询问治乱的事情，申公年龄已八十多岁了，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多说话，而在多做事。"此时武帝正喜爱文辞，听见申公如此对答，就沉默不语；但是既已把申公招来了，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把他安置在鲁国的邸舍里，商议设立明堂、天子巡狩、更改历法及服色等事。

5 这年，内史宁成有罪，被判髡刑，并带上铁镣服刑。

二年（壬寅，公元前 139 年）

1 冬，十月，淮南王刘安入朝。武帝认为刘安为叔父辈而且才能高，非常尊重他，每次宴会见面谈话，都谈到日落黄昏才停止。

刘安一向和武安侯田蚡友好，刘安入朝时，田蚡到霸上迎接他，对他说："皇上没有太子，您是高皇帝的亲孙子，施行仁义，闻名天下。一旦皇上驾崩，除了您谁还有资格继位呢？"刘安大喜，送给田蚡很多金钱财物。

2 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1]，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2]。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

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③。万石君无文学,而恭谨无与比。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责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皆以孝谨闻乎郡国。及赵绾、王臧以文学获罪,窦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建在上侧,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④,如不能言者;上以是亲之。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

窦婴、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士吏趋势利者,皆去婴而归蚡,蚡日益横。

3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4 三月,乙未⑤,以太常柏至侯许昌为丞相。

【注释】

①黄:黄帝。 老:指李耳所著《老子》一书。黄老为道家学派,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治。

②东宫:窦太后所住的长乐宫处于皇帝所住的未央宫之东,故谓之东宫,亦谓之东朝。

③万石君:总合一家,五人为二千石,故号"万石君"。

④廷见：指在百官正朝毕集之时。

⑤据"丙辰"朔，三月无"乙未"日。

【译文】

1太皇窦太后喜好黄老学说，讨厌儒家学说。赵绾请求不向东宫奏报政事。窦太后听说后大怒，说："这个人是想当第二个新垣平吧！"暗中调查赵绾、王臧不法之事，责备皇上；皇上就下令废立明堂，其它兴办之事全都停止。把赵绾、王臧交给狱吏，他们都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申公也因病被免职回家。

当初，景帝因太子太傅石奋和四个儿子都为二千石官，就总计其一家五口官秩之和，称石奋为"万石君"。万石君没有文才，但做事谦虚谨慎，没有人比得上。子孙做小官，回来看望他，万石君必定穿朝服相见，不称呼他们的名字。子孙有过错，不责备他们，只坐在一旁，对着餐桌不吃饭；然后子孙们相互责备，由长辈们脱去上衣，露出臂膀，向他请罪，表示改正，才答应进餐。成年子孙在他旁边，即使闲居无事时也戴好官帽。他主持丧事时，面容极为哀戚。子孙们遵照万石君的教导，都以孝顺谨慎闻名于郡国。后来赵绾、王臧因有文采学问而获罪，窦太后认为儒生富于文采，却欠缺质朴；现在万石君一家人不多说话，却能身体力行，于是就任命万石君的长子石建为郎中令，小儿子石庆为内史。石建侍奉皇上左右，需要他进谏时，让人回避之后极力劝谏，言词恳切，但在百官上朝时，好像不会讲话；皇上因此很亲近他。石庆曾做过太仆，为皇上驾车外出，皇上问车有几匹马，石庆用马鞭一一点数马匹，然后举起手说："六匹马。"石庆在石奋的儿子中言词最为简赅。

窦婴、田蚡免职后，以列侯身份闲居。田蚡虽然不任职，但因与王太后是同母弟的关系而受到武帝亲近，数次提出建议多被皇上采纳；趋炎附势之徒纷纷离开窦婴，归附田蚡，田蚡日益骄横。

3春，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4 三月乙未,任命太常柏至侯许昌为丞相。

5 初,堂邑侯陈午尚帝姑馆陶公主嫖,帝之为太子,公主有力焉;以其女为太子妃,及即位,妃为皇后。窦太主恃功,求请无厌,上患之。皇后骄妒,擅宠而无子,与医钱凡九千万,欲以求子,然卒无之;后宠浸衰。皇太后谓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耳,宜深慎之!"上乃于长主、皇后复稍加恩礼。

上被霸上[1],还,过上姊平阳公主,悦讴者卫子夫,子夫母卫媪,平阳公主家僮也[2];主因奉送子夫入宫,恩宠日隆。陈皇后闻之,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

子夫同母弟卫青[3],其父郑季,本平阳县吏,给事侯家,与卫媪私通而生青,冒姓卫氏。青长,为侯家骑奴。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篡取之。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赏赐数日间累千金。既而以子夫为夫人,青为太中大夫。

6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7 初置茂陵邑[4]。

8 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务摧抑诸侯王,数奏暴其过恶,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诸侯王莫不悲怨。

【注释】

①祓(fú 扶):古时一种除灾求福的祭祀,也泛指扫除。

②僮:婢妾的总称。

③卫青(?～公元前106年):西汉名将。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卫皇后弟。初为平阳公主家奴,后为汉武帝重用,官至大将军,封长平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率军大败匈奴。他前后七次出击匈奴,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掠夺,安定了北边诸郡。

④茂陵:汉武帝刘彻墓,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

【译文】

5 当初,堂邑侯陈午娶了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刘嫖,武帝能够当太子,刘嫖出了很大的力;公主把女儿陈娇嫁给太子为正妃,武帝即位后,正妃升为皇后。窦太主自恃有功,向皇上无休止地请求赏赐,皇上引以为患。皇后骄傲嫉妒,专宠却没有孩子,求医花费了共九千万钱,想求得生下儿子,但最后还是没有生育;后来逐渐失宠。皇太后对皇上说:"你刚即位,大臣们还未顺服,就先设明堂,太皇太后已发怒了;现在又冒犯了太主,必会受到重责。女人喜欢听好话,你应更加小心!"皇上于是对窦太主、陈皇后稍稍以恩礼相待。

武帝到霸上举行除灾求福的祭祀,回来时,经过姐姐平阳公主家,看中了歌女卫子夫,卫子夫的母亲卫媪是平阳公主家的婢妾,平阳公主就把子夫送进宫里,子夫日益受到皇上的恩宠。陈皇后得知后十分愤怒,几次自杀;武帝更加恼怒。

子夫的同母弟卫青的父亲郑季,原是平阳县的县吏,被派到平阳侯家当差,和卫媪私通生下卫青,用母亲的姓。卫青长大后,在平阳侯家当车骑奴仆。馆陶公主刘嫖派人抓住了卫青,想杀了他;卫青好友骑郎公孙敖与一帮好汉把卫青救走。武帝听到这消息,就召见卫青,任命他担任建章宫监兼侍中,大加赏赐,几天就累积千金。不久又封子夫为夫人,卫青为太中大夫。

6 夏,四月,有颗星像太阳一样,晚上出现。

7 新设茂陵县。

8 这时大臣们有许多议论，认为晁错被杀十分冤枉，应务必抑制诸侯王，数次上奏诸侯王的罪过，以至于吹毛求疵，还鞭打诸侯王的部下，逼他们为其诸侯王做出罪恶之事作证；各诸侯王都很悲愤怨恨。

三 年

1 冬，十月，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上置酒，胜闻乐声而泣。上问其故，对曰："悲者不可为累欷[1]，思者不可为叹息。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臣得蒙肺附为东藩[2]，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3]，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臣窃伤之！"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

2 河水溢于平原。

3 大饥，人相食。

4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5 济川王明坐杀中傅[4]，废迁房陵[5]。

6 七国之败也，吴王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闽粤从之，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自秦时弃不属，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庄助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

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其众来，处于江淮之间。

7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注释】

①欷(XI 希)：悲伤、叹息。

②肺附：如同肝肺之相附，比喻亲近、恩典。

③葭(jiā 家)：初生的芦苇。　莩(fú 浮)：芦苇秆里的薄膜。　葭莩：比喻轻薄。

④中傅：宦官。汉代各王国有太傅，秩二千石，掌傅王以德义。中傅出入王宫，在王左右，也主傅教导王。

⑤房陵：古县名。治所在今湖北房县。

【译文】

三年(癸卯，公元前 138 年)

1 冬，十月，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济川王刘明入朝。武帝设置酒宴款待，中山王刘胜听到音乐就哭起来。武帝问他为什么哭，他回答说：“悲伤的人听到悲哀之声更加悲伤，有哀思的人听到叹息会更加哀思。现在臣心中郁结的忧愁已久，每次听到幽妙精微的音乐，不知不觉就涕泪横流。臣能蒙皇上的恩典，得以封为东方的藩臣，作为亲属关系，陛下称我为兄。现在群臣和皇上没有微薄之亲、鸿毛之重。但群臣结党议论，互相勾结，使皇族受到排斥，骨肉亲情无存，臣私下感到悲伤！”并把官吏侵夺欺辱诸侯的情

形一一奏报。于是皇上就以厚礼对待诸侯,减轻有关部门对诸侯的约束,增加皇族亲人的恩谊。

2 黄河之水在平原郡泛滥。

3 全国大饥荒,有人吃人的现象。

4 秋,七月,有一颗异星出现在西北天空。

5 济川王刘明犯了杀死中傅的罪,被废除王位,贬迁到房陵县。

6 七国败亡后,吴王的儿子刘驹逃到闽越,怨恨东瓯国杀了他的父亲,常常怂恿闽越攻打东瓯。闽粤王听从了,派兵包围了东瓯,东瓯派人向武帝告急。武帝问田蚡怎么办,田蚡回答说:"越人互相攻击,是经常的事;他们反复无常,从秦代开始便不把他们当作臣属,不必为他们劳师去援救。"庄助说:"只担心力量不足以救助他们,恩德不够施加给他们;如果能救他们为什么要抛弃他们呢?况且秦把咸阳都抛弃了,何止是闽越呢!现在小国因为处境艰难前来告急,天子却不援救,他们还有什么人可以求援;而天子又何以能保护天下诸侯呢!"武帝说:"田蚡(太尉指田蚡,但此时田蚡已非太尉,误)的观点不可采纳。我刚即位,不愿拿出虎符从郡国征兵。"于是派遣庄助持节向会稽征调军队。会稽郡守根据法令拒绝发兵,庄助就杀了一名司马,传达了皇帝旨意,会稽郡守才发兵渡海去援救东瓯。大军尚未到,闽越就已撤兵。东瓯请求全国百姓内迁,于是所有民众迁来,安置在长江、淮河之间。

7 九月三十日,发生日食。

8 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1]。四方上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2]、赵人吾丘

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3]、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4]，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然相如特以辞赋得幸；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徘优畜之[5]，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朔亦观上颜色，时时直谏，有所补益。

是岁，上始为微行，北至池阳[6]，西至黄山[7]，南猎长杨[8]，东游宜春[9]，与左右能骑射者期诸殿门。常以夜出，自称平阳侯；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驰骛禾稼之地[10]，民皆号呼骂詈[11]。鄠、杜令欲执之，示以乘舆物，乃得免。又尝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浆，主人翁曰："无浆，正有溺耳！"且疑上为奸盗，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妪睹上状貌而异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备，不可图也。"翁不听，妪饮翁以酒，醉而缚之。少年皆散走，妪乃杀鸡为食以谢客。明日，上归，召妪，赐金千斤，拜其夫为羽林郎。后乃私置更衣，以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长杨、五柞等诸宫。

上以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12]，盩厔以东[13]，宜春以西，提封顷畮，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鄠、杜之民。寿王奏事，上大说称善。时东方朔在傍，进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汉兴，去三河之地[14]，止霸、浐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15]，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良材，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又有粳、稻、梨、

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晦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广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虚，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16]，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逆盛意，罪当万死！"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

上又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司马相如上疏谏曰："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17]，捷言庆忌[18]，勇期贲、育[19]。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20]，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况乎涉丰草，骋丘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上善之。

【注释】

①不次：破格提拔。

②朱买臣（?～公元前115年）：西汉大臣。吴（今江苏苏州）人。家贫好学，卖薪为生，其妻弃之另嫁。武帝时，由严助推荐，拜为中大夫。出任会稽太守，与横海将军韩说等击平东越叛乱，征为主爵都尉。数年，因犯法免官。后复为丞相长史。因与御史大夫张汤不和，乃上书告发张汤之阴事。汤自杀后，他亦被诛。善辞赋，精通《楚辞》，尝为武帝文学侍臣。

③东方朔（公元前154年～公元前93年）：西汉大臣，文学家。性诙谐滑稽，善辞赋。武帝初即位，征举方正贤良材力之士，他上书自荐，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常以正道讽谏武帝。因终不得重用，故作散文赋《答客难》，以抒发有才智无由施展之苦闷。后世称之为"仙人"。

④终军（?～公元前112年）：西汉官吏。少好学，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以善辨异兽奇木，奏对合宜，其受武帝赏识，任为谒者给事中，擢升谏大夫。后奉命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臣服汉朝。越相反对，发兵杀南越王，他也被杀。死时年仅二十余，时人称为"终童"。

⑤俳（pái 排）优：指唱戏或表演曲艺的艺人（含有轻视的意味）。

⑥池阳：古县名。治所在今陕西泾阳西北。

⑦黄山：宫名。位于今陕西兴平县东南。

⑧长杨：宫名。位于今陕西周至县。

⑨宜春：宫名。位于今西安市东南。

⑩骛（wù 务）：奔驰、乱跑。

⑪詈（lì 利）：骂。

⑫阿城：即秦代的阿房宫，因其墙壁宽广高大，所以俗呼为阿城。

⑬盩（zhōu 周）厔：古县名。今为陕西周至县。

⑭三河：指河内、河南、河东。汉高帝始居洛阳，后西都关中，是去三河之地。

⑮陆海：大海生产万物，而关中物产丰富，如同大海一样富饶，是以谓之陆海。

⑯章华台：公元前535年，楚灵王在华容城建章华台，盖世豪华。

⑰乌获：战国时秦力士，传说他力举千钧。

⑱庆忌：春秋时吴王僚的王子，以行动敏捷、能说会道著称。

⑲贲:即孟贲。战国时大力士。相传他勇武有威严,怒时"发直目裂",气势逼人。 育:即夏育,周朝猛士。

⑳中国古代对四方少数民族有概括的名称,北曰"胡",南为"越",东称"夷",西谓"羌"或"狄"。

【译文】

8 武帝刚即位时,就招揽天下具有文学才华、聪明才智的士子,破格提拔他们。天下士人中有很多人上书议论政事的得失,显示自己的才能,自我推荐的数以千计,武帝选拔其中优秀的予以宠信重用。庄助最先得到提拔;后来又招致了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都安置在皇帝左右,经常让他们跟大臣辩论,互相以义理文辞驳难,大臣们往往甘拜下风。然而司马相如只是因擅长文辞歌赋而受到宠幸;东方朔、枚皋立论根据不足,但言谈幽默,武帝就把他们当艺人养起,虽经常赏赐,但始终不把国事朝政委托他们处理。东方朔也能对武帝察言观色,常常直言进谏,对皇上也有所帮助。

这年,武帝开始微服出行,北到池阳县,西至黄山宫,南到长杨宫打猎,东至宜春宫游乐,和身边那些擅长骑射的侍从约好在殿门会合。常常夜晚出去,自称平阳侯;天刚亮,抵达终南山下,射鹿、野猪、狐狸、野兔,马践踏了农田庄稼,农夫们大声叫骂。鄠县和杜县的县令要把他们抓起来,侍从们以皇帝的车驾等物告示县令,才得以脱身。又有一次曾在夜晚到达柏谷,投宿客店,向客店老板要汤水,店老板说:"没有,只有尿水。"店老板又怀疑皇上是盗贼,聚集了一些小伙子准备攻击皇上;老板娘见到皇上体态相貌,觉得不同寻常,阻止她丈夫说:"这个客人不是一般的人,而且又有防备,不要对他有所图谋。"店老板不听,老板娘就把老板灌醉,然后把他捆绑起来。小伙子们也都散去,于是老板娘杀鸡做饭向客人们谢罪。第二天,皇上回宫,召见老板娘,赐给她黄金千斤,任命店老板为羽

林郎。后来武帝又设立秘密更衣休息的场所，从宣曲宫以南有十二处，晚上就投宿在长杨宫、五柞宫等宫殿。

武帝考虑到路远辛苦，又使百姓反感，就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把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这个范围内的土地大小、价值登记入簿，准备全部划为上林苑，和终南山连在一起。又诏令中尉、左右内史呈报辖区内荒田数目，以此给鄠、杜两县百姓作为补偿。吾丘寿王办完回来奏报，武帝高兴地称好。这时东方朔在一旁，向武帝进谏："终南山是天下的屏障，汉朝兴起时，离开三河之地，留居在霸水、浐水以西，定都在泾水、渭水以南，这些地方称之为全国的陆海，也是秦能够降服西戎，兼并六国的原因。南山上出产玉、石、金、银、铜、铁、木材，各行各业都需要它，百姓们也仰赖它维持生计。又盛产粳、稻、梨、栗、桑、麻、竹箭，土地适于生长姜和芋，水中有许多青蛙和鱼，贫苦的人得以家给人足，不必担心饥寒之苦；所以酆、镐之间，号称膏腴之地，每亩地价值黄金一斤。现在把它划入上林苑，断绝了人们林业渔产的财利来源，夺取了百姓的肥沃土地，使得朝廷缺乏费用，百姓也无法从事农桑，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一点理由。让荆棘得以蔓延，扩大让狐兔活动的苑囿，增大虎狼活动的空间，破坏百姓的坟墓，拆除百姓的房屋，使年幼的思念故土，年老的伤心流泪，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二点理由。赶走百姓修建上林苑，在四周筑起围墙，策马东西奔驰，驭车南北飞跑，而地面上又有深沟大渠。一时的欢乐，可能危害到皇上没有防备的车驾，这是不能这样做的第三点理由。商纣王在宫中设置九市而导致诸侯反叛，楚灵王建造章华台，导致楚国百姓离散，秦始皇兴造阿房宫而天下大乱。我这个地位卑贱的愚臣，冒犯陛下的旨意，罪该万死！"武帝就封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一百斤。然而还是兴建了上林苑，按吾丘寿王所奏报的办了。

武帝又喜欢亲自猎熊、野猪，追捕野兽。司马相如上疏劝道："臣听说万物中有类别相同而才能却不同的，所以力气大要算乌

获，行动敏捷就数庆忌，勇猛应归于孟贲和夏育。依臣的愚见，人确实有这种不同，野兽也是这样。现在陛下喜爱攀登险要之地，追杀凶猛之兽，万一突然遇到力大又凶猛的野兽，来一个猝不及防，冒犯了陛下的随从车辆，车子来不及调头，卫士们来不及采取应变措施，虽有乌获、逢蒙的绝技也无法发挥，似乎枯树朽木都在和陛下为难。这如同胡、越在陛下车毂下反叛，而夷、羌在后车横木上挑衅一样，岂不危险！纵使万无一失没有祸患，但这些危险本不应该天子所接近的。即使清道后出行，车子在路中间奔驰，也还时常有马具断裂的危险；何况涉过茂草之中，驰骋在丘陵之上，眼前有捕获猎物的欢乐，内心却无防变的准备，那危害是不难发生的。轻弃皇帝宝座，不注意自身的安全，却乐于冒那种万一有失的危险，以此为娱乐，臣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并不可取。聪明的人在灾祸未发生前便已看出了，而有智慧的人在危险未有形迹时便知道躲避，因为灾祸多隐藏在不易为人觉察的地方，而在人们大意时发生。所以俗谚说：'家藏千金，就不要坐在堂屋的檐下。'此言虽指小事，但可以比喻大事。"武帝认为这些话很对。

四　年

1 夏，有风赤如血。

2 六月，旱。

3 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4 是岁，南越王佗死，其孙文王胡立。

五　年

1 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2 置五经博士[1]。

3 夏，五月，大蝗。

4 秋，八月，广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无后，国除。

六 年

1 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2]。

2 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3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4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3]，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5 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

【注释】

①五经博士：指《诗》、《尚书》、《春秋公羊传》、《礼记》、《易》这五经博士。

②辽东：郡名。治所在襄平（今辽阳市）。

③考工：官名，少府的属官，职掌器械制作。

【译文】

四年（甲辰，公元前 137 年）

1 夏，一场像血一样红的风刮起。

2 六月，大旱。

3 秋，九月，有一颗异星出现在东北天际。

4 这年，南越王赵佗去世，其孙文王赵胡继位。

五年（乙巳，公元前 136 年）

1 春,废除三铢钱,推行半两钱。

2 设置五经博士。

3 夏,五月,出现大蝗灾。

4 秋,八月,广川惠王刘越、清河哀王刘乘均逝世,无后代继位,封国撤销。

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

1 春,二月初三,辽东高祖庙发生火灾。

2 夏,四月二十一日,高帝陵园中供便坐休息之殿发生火灾;武帝着素服五天。

3 五月二十六日,太皇太后去世。

4 六月初三,丞相许昌被免官;武安侯田蚡任丞相。田蚡骄横奢侈:建造的住宅比任何大臣的都好,田园十分肥沃;到市场上买各郡县所产物品,络绎不绝;经常收受各地贿赂;他家中的金玉、美女、狗马、声乐、珍奇古玩,多得数不清。每次上朝奏事,坐着谈上大半天,皇上对他的话都听信了;他推荐人做官,有的位居二千石,把皇上的一些权力都弄到手了,皇上就对他说:"你任命官吏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打算任命官吏。"田蚡曾请求把考工官署的土地拨给他以扩建住宅,武帝发怒说:"你为什么不干脆要武库!"从此以后田蚡就稍稍收敛了一些。

5 秋,八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彗尾横扫天空。

6 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南越王守天子约,不敢擅兴兵,使人上书告天子。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大为发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令韩安国出会稽[1],击闽越。

淮南王安上书谏曰[2]:"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天下

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3]，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4]，非强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5]，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险阻、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6]，一卒之奉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戇轻薄[7]，负约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壹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贅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隃领[8]，拕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简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9]。后复反，会天暑

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10],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朝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阻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11],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出余干界中[12],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辇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近夏瘴热[13],暴露水居,蝮蛇蠚生[14],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15],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

不劳一卒，不顿一戟[16]，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民苦兵事，盗贼必起。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败，乃发谪戍以备之。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耸。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

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陛下以四海为境，生民之属，皆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17]。'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臣安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

是时，汉兵遂出，未踰领，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汉兵众强，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铁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殒，利莫大

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中郎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制。上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上使庄助谕意南越。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还,过淮南,上又使助谕淮南王安以讨越事,嘉答其意,安谢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谏其王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

【注释】

①大农令:原为秦代治粟内史,汉初因袭,景帝中六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大司农。

②刘安(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22年):西汉文士。汉高祖孙,武帝叔。好读书,才思敏捷,尤工词赋。文帝时袭父封淮南王。景帝时,吴楚七国反,他本欲加入叛乱,为大臣劝阻。曾招宾客方术之士数千,编成《内书》二十一篇,《外书》三十三篇,《中篇》八卷,后世称为《淮南鸿烈》,亦称《淮南子》。后图谋夺帝位,事泄自杀。

③剪发文身:古越民因常在水中劳作,故只留短发,而且身刺花纹,以减少动物的伤害。

④正朔:即中国历法。"朔"是每月一日,我国古代,每年年末,朝廷都要颁

布下年度的日历，宣布每月天数，指出每月一日的关系位置。后来年号制度兴起，“正朔”遂包括年号，有时甚至专指年号。

⑤篁(huáng 皇)：竹林，泛指竹子。

⑥贡：指用土产品上贡。 酎：分三次酿制而成的醇酒。汉代规定，每年八月，诸侯王都要向天子交纳酎金，以供祭先祖。 大内：国都内。

⑦戆(gàng 杠)：傻；楞。

⑧舆轿：用肩抬的轿子，又称肩轿。

⑨上淦：今地不详。在古代文献中有两说，班固《汉书地理志》认为此指“豫章郡新淦县”。而应劭认为此指“淦水之上流”。

⑩沾渍：浸湿。

⑪领水：即赣江。

⑫余干：古县名，治所即今江西余干县。

⑬瘅(dān 单)热：疟疾的一种，发高烧，口渴呕吐，是其病状。

⑭蠚(hē 喝)：毒也。

⑮甲：刘安上书时听说闽越王骆郢被其弟所杀，但不知其弟之名，故称“甲”，实名为“骆余善”。

⑯顿：坏也。

⑰徐方：即徐国，故城在今安徽泗县北，属于淮夷中的一个大国。

【译文】

6 闽越王骆郢出兵攻击南越边境城邑；南越王赵胡遵守汉朝的约定，不敢擅自发兵抵抗，派人上书向武帝告急。于是武帝称赞南越王有忠义之心，出动大军援助，派遣大行令王恢由豫章出兵，大农令韩安国由会稽出兵，攻击闽越。

淮南王刘安上书规劝武帝说：“陛下统治天下，推广德行，实施恩惠，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都认为这一辈子见不到战争。现在听有关官员说要出兵越国，臣私下以为陛下应慎重考虑出兵之事。

越是教化以外的地方，那里的人都剪发纹身，不能用礼义之邦的法度进行治理。所以从夏、商、周三代起，胡、越都不用中原的历法，不是我们不强大，征服不了他们，也不是我们没有威力，控制不

了他们;只是认为越人的土地无法居住,也不好统治,不值得劳烦中原王朝。自汉朝平定天下以来的七十二年间,越人互相攻击的事件不可胜数,可是天子从未带兵进入越地。臣听说越人没有城郭村庄,杂住在山谷之间,竹林之中,习惯于水中作战,善于使用小船,地方幽暗,河流险阻;中国人不知地势险恶而深入其地,一百个人也打不过他们一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也无法设置郡县,攻打它,无法速战速决。从地图上看他们的山川和要塞之间,距离不过几寸,而相距却有数百里甚至上千里,险峻地形和丛林不能显示在地图上;看起来很容易,行动起来却十分艰难。天下仰赖祖宗的神灵,境内太平,白发老人一生未见过战争,夫妇得以相互厮守,父子长期互相照顾,这是陛下的恩德。越人名义上是我们的属国,却一直不上贡,不为朝廷负担一兵一卒的徭役;他们互相攻击,陛下却要发兵救助,这是为了蛮夷而劳烦中原!况且越人愚笨鄙薄,反复无常,违背盟约,拒绝奉行中原的法令制度,不是一天养成的恶性。越人一不奉行天子诏令,就动员大军讨伐,臣担心以后战争不会停息了。

近几年粮食歉收,百姓等待出卖爵位和子女,以接济衣食。幸蒙陛下恩泽,加以救济,百姓才不至于死于沟壑之中;连续四年收成不好,第五年又有蝗灾,百姓的生活还未恢复正常。现在派兵远征千里,自带衣服粮食,深入越地,抬着肩轿翻越山岭,拉着舟船跋涉水中,这样就要走几百里甚至上千里,再加之沿途树林茂密,竹子丛生,舟行水中,经常撞在石头上;深林中有许多蝮蛇、猛兽,盛夏时节,上吐下泻,以及霍乱等传染病连接不断;还未作战,死伤就有了许多。前些时南海王反叛,陛下已去世的大臣刘长派将军简忌带兵攻击,俘获了他们的军队,安置在上淦。后来他们再次反叛,正好天热多雨,将士长期居住在舟中,撑篙划桨,没有打仗就有大半人得病死了;父母流泪,孤儿啼哭,变卖全部家产,到千里之外迎接尸骨,包着骸骨伤心而归。悲哀的气氛,连续好几年不能消失,年老

的人至今记忆犹新，当初还没有深入越地灾祸就如此严重。陛下德行可配天地，圣明如同日月，恩典及于禽兽，爱心施加到草木，只要有一个人饥饿受冻而不能终其天年而死，陛下都会感到悲怆。现在海内太平无事，却要让陛下的士卒死亡，暴尸荒野，鲜血浸染山谷，边境城门早闭晚开，人心惶恐，朝不保夕，臣私下认为陛下应当慎重考虑出兵之事。

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总以为越国人多兵强，能侵扰边城。淮南尚未分成淮南、衡山、庐江这三国时，很多人在边境做过官，臣私下听他们说，越的风土与中国不同；越境高山险阻，人迹罕至，车辆不通，天地自然使他们内外隔绝。他们进入中国，一定要沿领水而下，而领水两岸陡峭高峻，水流湍急，可使石头冲走击破舟船，不能用大船运载粮食。越人要反叛，一定要先在余干边境囤积粮食，然后侵入边境，再伐木造船。而我们边城守卫谨慎，越人有犯边伐木者，常常拘捕，烧毁他们积聚的木材，就是百越部落联合行动，对我们的边城也无可奈何！况且越人身单力薄，不善陆地作战，又无车骑、弓箭等武器装备，然而越国不易被攻入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据守险要的地势，而中国人也不服越地的水土。臣听说越国的兵士不少于数十万，所以我们要攻入越地，要有五倍于他们的兵力，拉车运粮的还不包括在里面。南方湿热，临近夏天易患痟热，住在露天水上，蝮蛇毒虫侵扰，热病多作。士兵还未和敌人作战就有十分之二、三的病死了，就是把全部越国人俘虏了，也不能够补偿我们的损失。

臣得到消息说：闽越王骆郢已被他的弟弟甲杀了，甲也因此被杀，越人没有首领统治。陛下如果招纳他们归顺，那就该派出大臣去慰问他们，用恩德、奖赏招他们来，他们一定会扶老携幼来归附陛下。如果陛下不需要他们，则应为他们另立新君，使其世代延续，保存其已亡的政权，建立王侯制度，以畜养越国，他们一定会派人质到中国，永为藩臣，世世代代效忠纳贡。陛下只要用一寸见方的

印玺,一丈二尺长的绶带,就可以镇抚境外的民众,不必劳费一兵一卒,不损坏一件兵器,而陛下的恩威俱在越地。现在派兵进入越地,一定会引起他们惊恐,以为我们要对他们斩尽杀绝,必定会象雉鸡、野兔一样逃窜,进入山林险阻之地。如果离开越地,他们又会聚集起来;留下驻守,长年累月,士卒会疲惫不堪,粮食缺乏,百姓为战争所苦,盗贼会纷纷兴起。臣听老年人说:秦代时,曾派都尉屠睢攻击越国,又派监郡御史禄开凿渠道运输军饷,越人逃入深山丛林之中,无法攻进去;留下军队驻守这些空地,旷日持久,士卒们都感到困倦;越人出击,秦军大败,于是又征召犯人充军来防御越人。当时,内外动荡,民不聊生,结伴逃亡,聚集去做盗贼,于是,崤山以东的诸侯乘机发难。战争是凶险之事,一方情况紧急,四面八方都要惊动。臣担心一旦发生了变乱,其它奸邪之事会由此而生。

臣听说天子的军队只征讨而不参与战争,意思是说没有人能与之抗衡。如果越人怀着侥幸心理迎战我军,我军的戍役之卒中有一人受伤而不能归队,就是砍下越王的头,臣还是私下为大汉感到羞辱。陛下以四海作为边境,所有百姓都是陛下的奴仆。陛下把恩惠施加给天下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则陛下恩泽将覆盖万世,传给子孙,施惠至无穷后世,那天下安定,如同四面维系起来的泰山一样;夷狄之地,不值得天子花一天的时间游乐,以免受汗马之劳的烦劳!《诗经》说:'王道真能普及天下,徐方会自然归降。'这说明王道伟大,远方之民都愿归服。臣私下以为将官们率十万士卒去办的事,只要一个使臣就可以办好!"

这时,汉军已出发,还未越过山岭,闽越王骆郢发兵把守险要抵抗。其弟骆余善就与宰相、王族商量说:"大王擅自发兵攻击南越,事发没有请示汉朝,所以天子派兵来讨伐。汉军人多兵强,即使侥幸取胜,重新派来的军队会更多,直到我们灭亡为止。现在我们杀掉大王向天子谢罪,天子如接受撤兵,我国可以保全;不接受,就拼死作战;不能取胜,就逃亡海上。"大家都说:"好!"随即用短矛杀

了闽越王，派使者把闽越王的头送给了大行令王恢。王恢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杀闽越王。现在你们把他的头送来了，又谢了罪；没有交战闽越王就死了，真是莫大的好事。"于是便宜行事，停止进兵，并告知大农令的部队，又派人拿着闽越王的头飞报天子。天子诏令两位将军息兵，说："骆郢等人是罪魁祸首，只有无诸的孙子繇君丑没有参与阴谋。"就派中郎将立丑为越繇王，奉祀闽越的祖先。骆余善杀了骆郢，威震全国，民众多拥护他，他就自立为王，繇王不能制止。武帝得知，认为不能为了骆余善再次出动大军，说："骆余善多次和郢策划叛乱；但后来领头杀了郢，使汉朝大军免受劳苦。"于是就封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共同治理国家。

武帝派庄助谕告南越王讨伐的经过。南越王赵胡叩头说："天子能为小臣发兵讨伐闽越，臣就是死也无以报答天子的恩德！"就派遣太子婴齐到汉宫廷做宿卫，对庄助说："我国刚遭受侵略，请使者先回，我赵胡正日夜赶做衣裳，准备晋见天子"。庄助回朝，路过淮南国，武帝又让庄助向淮南王刘安谕告讨伐闽越之事，嘉免刘安上书的好意，刘安称谢，表示自己没有天子那般远见。庄助离开南越后，南越的大臣们都劝告南越王说："汉兴兵杀骆郢，也是以此震慑南越。况且先王赵佗曾说：'侍奉天子不要失礼就行了。'总之，不要听信使臣的好话，去晋见天子，否则就回不来了，这是亡国的情势。"于是赵胡就称病，终于没有入朝晋见武帝。

7 是岁，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8 东海太守濮阳汲黯为主爵都尉[1]。始，黯为谒者，以严见惮。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

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2]。"上贤而释之。其在东海，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3]。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于黯，近之矣！"

9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大行王恢，燕人也，习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韩安国曰："匈奴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自上古不属为人。今汉行数千里与之争利，则人马罷乏；虏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注释】

①汲黯(ān 岸)(? ～公元前 112 年):西汉大臣,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初为荥阳令,因耻为令,托病还乡。武帝闻之,召拜为中大夫。后任东海太守。轻刑简政,有黄老遗风。数年,东海大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后遭嫉妒,出为淮阳太守,不久病死。

②矫制:矫,假托。假托奉皇上诏令而行之为矫制。汉律规定,矫制者,论弃市罪。

③九卿:汉官制为:汉太常、郎中令、中大夫令、太仆、大理、大行令、宗正、大司农、少府为正九卿。中尉、主爵都尉、内史,列于九卿。

【译文】

7 这年,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

8 东海太守濮阳人汲黯擢升主爵都尉。开始,汲黯担任谒者,因威严而为人所敬畏。东越相互攻击时,皇上派汲黯前去视察;未到东越,只到了吴郡就回去了,报告说:"越人自相攻击,是他们的本性,不值得劳烦天子的使者。"河内郡失火,房子连续烧了一千多家,皇上派汲黯前去视察;回来后报告说:"平民百姓家失火,因房屋毗连,火势蔓延,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臣路过河南,河南贫民遭受水、旱之灾的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到了父子相食的悲惨境地,臣谨慎地便宜行事,拿着符节打开河南粮仓以赈济贫民。臣请求归还符节,按矫制之罪予以处罚。"武帝认为他有贤德就赦免了他。汲黯在东海,整肃官吏,治理百姓,喜好清静无为,挑选好的丞、史办理政事,汲黯只把握大的方向,不去考察细微小事。汲黯多病,躺在内室中不出门;一年多来,东海郡得以大治,受人称赞。武帝听说后,征召他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他处事在于无为而治,顾全大局,不拘于法令条文。

汲黯为人,性情倨傲不讲究礼节,常当面给人以难堪,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当时武帝正在招募有文学素养的儒士,武帝说:"我想如何如何。"汲黯说:"陛下内心欲念太多,而表面上却要施行仁

义,怎能效法尧、舜的治道!"武帝沉默不语,继而发怒,变了脸色,宣布结束朝会,公卿们都替汲黯担心。武帝退朝后,对左右侍从说:"汲黯怎么如此愚直呢!"有些大臣指责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辅佐之臣,岂可阿谀奉承,使皇上陷于不义的境地!况且我身居此位,纵然爱惜自身,怎能让朝廷受辱!"汲黯身体多病,病了快三个月了;武帝屡次赐他休假,但病一直未愈。最后又病倒,庄助代他请假,武帝说:"汲黯这人怎样?"庄助说:"如果让汲黯做官,他的能力不会超过一般人;但让他辅佐幼主,一定能坚守城池,请也请不来,赶也赶不走,纵然自以为有孟贲、夏育一样勇猛的人,也不能动摇他的意志!"武帝说:"是啊。古代有所谓的社稷之臣,像汲黯这样,可说是很接近的了。"

9 匈奴前来请求和亲,武帝让大臣们商议。大行令王恢是燕国人,对匈奴人的情况熟悉,就建议说:"汉朝与匈奴和亲,大都维持不了几年,匈奴就背弃盟约;不如拒绝,发兵攻打。"韩安国说:"匈奴迁徙像鸟儿一样,难以制服,自上古以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现在汉军北上千里与他们争利,则会人困马乏;而敌人以逸待劳,这是十分危险的。不如和亲。"群臣上奏赞同韩安国,于是武帝决定和匈奴和亲。

元光元年

1 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

2 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1],屯云中[2],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3];六月,罢。广与程不识俱以边太守将兵,有名当时。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

击刁斗以自卫[4]，莫府省约文书；然亦远斥候[5]，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薄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

臣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3 夏，四月，赦天下。

4 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5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注释】

①李广（？～公元前119年）：西汉名将。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猿臂善射。文帝时，以击匈奴有功封散骑常侍。景帝、武帝时，任陇西、北地等郡太守。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为卫尉。后任右北平太守，先后与匈奴七十余战，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称之为"飞将军"，数年不敢犯边。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随大将军卫青攻匈奴，以失道被责，自杀。

②云中：郡名。治所在内蒙古托克托东北。

③雁门：郡名。西汉治所在善无（今山西右玉南）。

④刁斗:有柄的一种铜铃,不含铃珠,由人击打发声,并可作为炊食器,受一斗,故名刁斗。

⑤斥候:斥,度也;候,视望也。斥候即侦察敌情的哨兵。

【译文】

元光元年(丁未,公元前134年)

1冬,十一月,首次下令各郡国推举"孝"、"廉"各一人,这是由于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

2卫尉李广担任骁骑将军,驻守云中郡,中尉程不识任车骑将军,驻守雁门郡;六月,撤军。李广和程不识都以边境太守的身份带兵,当时都很有名。李广行军作战时不约束队伍,也不布阵,只是靠近水草之地扎营,士卒们都很随便,也不击刁斗作为警卫,幕府文书也十分简单;但斥候派得很远,没有遇害过。程不识整饬部队,行军整齐、宿营布阵,击打刁斗,官吏办理军中文书直到天亮,军队难得休息;但也未曾遇害过。程不识说:"李广治军极为简略,然而敌人突然进攻,就无法阻挡;但他的士卒却安逸快乐,都乐于为李广战死。我的军队管理虽然烦琐,但敌人也不敢犯我。"可匈奴更畏惧李广的胆略,士卒也多乐意跟从李广,而不愿跟从程不识。

臣司马光以为:《易经》说:"军队出动要谨守纪律,否则会带来祸害。"说明治理大军而不用法令,必然发生祸害。李广带兵,让士卒们自由随便。以李广的才能,是可以这样做的;但不可以为榜样。为什么呢?因为后人像他一样是很难的;更何况跟他同时为将的人!一般人的本性,都追求安逸快乐而看不清身边的灾祸,这些士卒既然认为程不识烦琐而乐于跟从李广,势将引起仇视上级而不服从命令。可见军律简易的害处,不只是李广军队无法抵御突然袭击罢了!所以说"军事行动要以军纪严明贯彻始终",带兵的人,也只有严格才行。效法程不识即使没有战功,但也不会失败;效法李广,很少能逃脱覆灭的结

局啊！

3 夏，四月，大赦天下。

4 五月，下诏推荐贤良、有文学才能的人，武帝亲自主持考试。

5 秋，七月二十九日，发生日食。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十八

汉纪十　起著雍涒滩，尽柔兆执徐，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

1 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2 李少君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长，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九十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寿可益，蓬莱仙者可见[2]；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3]，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

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3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④。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⑤。”于是天子立其祠长安东南郊。

【注释】

①祠灶：即祭祀灶神。我国古代的一种民间迷信活动，古人认为灶神每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天奏报一家人的善恶，于正月初一返回民间。

②蓬莱：古代传说中的神山。

③安期生：据《列仙传》说：“安期生，琅琊人（今山东诸城），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

④亳（bó 博）：古都邑名。在今河南商丘县北。太一：天之尊神，即太乙、天一、泰乙，北极星神。

⑤五帝：指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

【译文】

汉纪十　起戊申（公元前133年），止丙辰（公元前125年），共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戊申，公元前133年）

1 冬，十月，武帝巡行雍县，祭祀五帝。

2 李少君凭祭祀灶神可以长生不老的方术晋见武帝，武帝很尊敬他。李少君是已故的深泽侯赵修的随从，他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及身世，以方术广交诸侯，没有妻子儿女。人们听说他能驱使鬼神，让人不死，就送他许多物品，所以他的金钱、衣食常常用不完。人们都以为李少君不劳动却生活富足，又不知道他的身世，就越发相信他，争着去事奉他。李少君善于说一些巧妙的话，但十分应验。他

曾陪武安侯田蚡饮酒,在坐的有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就说曾与这位老人的祖父一起在某地游猎过;老人孩提时曾陪同祖父到过那个地方,在坐的人都大吃一惊。李少君对武帝说:"祭祀灶神可以驱使鬼物,驱使鬼物就能使丹沙化为黄金,延年益寿,看见蓬莱山上的神仙;看见神仙后再举行封禅的祭祀就能长生不死,黄帝就是这样的。臣曾在海上游历,见过安期生,他给我枣吃,像西瓜一样大。安期生是神仙,常在蓬莱山中,高兴时就见人,不高兴时就隐身而去。"于是武帝就开始亲自祭祀灶神,派遣方士到海上去寻找蓬莱安期生之类的仙人,并从事把丹沙等药物化为黄金的工作。过了很久,李少君病死了,武帝以为他升天成仙,并没有死;因此,沿海一带燕、齐地区那些怪诞迂谬的方士纷纷前来谈论鬼神。

3 亳人谬忌向武帝奏请祭祀太一神。解释道:"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神,太一神的辅佐为五帝。"于是武帝在长安东南郊外建立太一神庙。

4 雁门马邑豪聂壹[1],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召问公卿。王恢曰:"臣闻全代之时[2],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韩安国曰:"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公,故遣刘敬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3]。臣窃以为勿击便。"恢曰:"不然。高帝

身被坚执锐，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4]，以仁人之所隐也。故曰击之便。”安国曰：“不然。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臣故曰勿击便。”恢曰：“不然。臣今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上从恢议。

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屯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5]，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约单于入马邑纵兵。阴使聂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以为然而许之。聂壹乃诈斩死罪囚，悬其头马邑城下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6]，得雁门尉史，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罢兵。王恢主别

从代出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亦不敢出。

上怒恢。恢曰:"始,约为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只取辱。固知还而斩,然完陛下士三万人。"于是下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当斩。"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为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于是恢闻,乃自杀。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尚贪乐关市[7],嗜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其意。

【注释】

①马邑:古县名。今晋朔州市所在今山西朔县。

②全代之时:战国初年,代国与中国,故曰全代。后赵襄子灭代,代始属赵。

③五世:指刘邦、刘盈、刘恒、刘启、刘彻这五位汉朝皇帝。

④樗(hu惠):薄而小的棺材。

⑤公孙贺:西汉大臣。北地义渠(今甘肃合水西南)人,其妻为卫皇后的姐姐。武帝为太子时,他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迁至太仆,因与武帝有姻戚关系而得宠。元光中擢轻车将军,后又以车骑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出征,因功封南窌侯。数年后为丞相。其子敬声为太仆,父子俱居公卿位。征和中年,敬声因擅用军费事下狱。他为营救儿子,牵连下狱,父子俱死狱中。

⑥亭:汉朝沿边境所设置的武装碉堡。

⑦关市:匈奴与汉人在边境所设立的公开交易市场。

【译文】

雁门郡马邑县的豪富聂壹，通过大行令王恢向武帝提议说："匈奴刚跟汉和亲，对我们亲近信任，可以在边境以财利诱他们前来，然后埋伏军队袭击，肯定可以攻破匈奴。"武帝召见公卿询问意见。王恢说："臣听说代保有其国时，北面有强大的匈奴，对内和中原诸国战事不断，然而还能养老育幼，按时令栽种树木，仓库充实，匈奴不敢轻举侵犯。现在凭陛下的威望，四海统一；可是匈奴仍然不断侵略抢劫，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对汉朝毫无恐惧之感。臣私下认为应该出击匈奴。"韩安国说："臣听说高皇帝曾被围困在平城，七天没有东西吃；解围后返天子之位时也没有愤怒之心。作为圣人，应以天下为重，不因私人的愤怒而伤害天下公义，所以派遣刘敬前往匈奴，提议和亲，至今已获得了五世的好处。臣私下以为不要出击匈奴。"王恢说："不对。高帝当年身披坚甲，手执利器，转战疆场几十年，之所以不报平城被困之仇，不是力量做不到，而是为了使天下人休养生息。现在边境不断传来警报，士兵死伤很多，汉朝境内的丧车沿路相望，这是有仁德的人所痛心的。所以说应该攻击匈奴。"韩安国说："不对。臣听说用兵的人总是让我方饱食而等待敌人饥饿，严明军纪来等待敌人混乱，安居军营等待敌人疲劳；所以和敌人交战就能消灭他们，攻伐敌国就能攻破城池，经常按兵不动就能使敌国屈服，这就是圣人的军队。现在我们轻易用兵，长驱直入敌境，势难收到功效；如果军队纵行就会受到威胁，横行则可能受击而中断，快速前进会使粮食缺乏，行进缓慢就得不到利益，走不到千里，人马都会缺乏粮草。《兵法》说：'把军队留给敌人，一定会被俘虏。'臣所以认为不应攻击匈奴。"王恢说："不对。臣现在说攻打匈奴，不是发动军队深入敌方，不过是利用单于的贪欲，诱他到边境，我们再派骁勇的骑兵、壮士，暗中埋伏，严密戒备，谨慎据守险要。等到我们部署完成之后，或在敌人左方扎营，或在敌人右方扎营，或在正面迎击敌人，或断绝敌人后路，这样就可以

生擒单于,万无一失。"武帝接受了王恢的建议。

夏,六月,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率领战车骑兵、步卒三十多万人埋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中,等单于进入马邑立即攻击。暗中派聂壹作间谍,逃入匈奴,对单于说:"我能斩杀马邑的县令、县丞,举城投降,整个城的财物都可得到。"单于贪财而相信了聂壹,认为聂壹的话很对。于是聂壹就杀了死囚,把头挂在马邑城下,让单于使者观看,骗他说:"马邑的长官已经死了,快派兵来!"于是单于率领十万兵马越过边塞,进入武州塞。走到离马邑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看见牲畜遍野而无人放牧,感到奇怪。于是攻打路亭,俘虏了雁门尉史,要杀死他;尉史就告诉了单于汉军埋伏的地方。单于大惊说:"我本来就怀疑有伏兵。"于是带兵撤回,出了边塞说:"我得到尉史,这是天意!"封尉史为天王。边塞传报单于已走,汉军追到边塞,估计追不到了,就撤回大军。王恢指挥另一支军队准备从代地出兵攻击敌人的辎重,但听说单于回去了,士兵众多,所以也不敢出兵进攻。

武帝对王恢十分恼怒。王恢说:"当初是想让匈奴进入马邑城,伏兵再出击,而由臣攻击匈奴辎重,可获大利。现在单于不到马邑就撤走了,臣手下三万人,敌不过匈奴,要打的话只能丧师辱国。我知道这样撤回会被斩,但这样就保全了陛下的三万士卒。"武帝于是把王恢交给廷尉处理,廷尉判决结果为"王恢逗留观望,当斩。"王恢向丞相田蚡行贿一千金,田蚡不敢向武帝求情,而对太后说:"王恢是马邑事件的主谋,现在因此事未成而杀王恢,是替匈奴报仇呀。"武帝朝见太后时,太后把田蚡的话告诉了武帝。武帝说:"首先提出在马邑伏击匈奴的是王恢,所以我发动天下兵马几十万,按照他的建议行事。况且即使无法捉到单于,王恢所率领的士卒如能攻击匈奴的辎重,还可以告慰将士们的心。现在不杀王恢,无以向天下人谢罪。"王恢听到这话,就自杀了。从此以后,匈奴断绝和汉

朝和亲，攻击交通要塞，常常进入汉边境劫掠，其财物不可胜数；但是匈奴还是贪图边塞互市之利，喜爱汉朝财物；汉朝也不关闭关市，以投其所好。

三 年

1 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1]。夏，五月，丙子，复决濮阳瓠子[2]，注巨野[3]，通淮、泗，泛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发卒十万塞之，辄复坏。是时，田蚡奉邑食鄃[4]；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复事塞也。

2 初，孝景时，魏其侯窦婴为大将军，武安侯田蚡乃为诸郎，侍酒跪起如子侄；已而蚡日益贵幸，为丞相。魏其失势，宾客益衰，独故燕相颍阴灌夫不去。婴乃厚遇夫，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夫为人刚直，使酒，诸有势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数因酒忤丞相。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属横颍川，民苦之。"收系夫及支属，皆得弃市罪。魏其上书论救灌夫，上令与武安东朝廷辨之。魏其、武安因互相诋讦。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唯汲黯是魏其，韩安国两以为是；郑当时是魏其，后不敢怪。上怒当时曰："吾并斩若属矣！"即罢。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魏其，得弃市罪。

【注释】

①顿丘: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南清丰西南。

②瓠子:堤名,在河南濮阳。

③巨野: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山东巨野。

④鄃: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山东平原西南。两汉曾为侯国,吕陀、栾布、田蚡、马武等相继封于此。

【译文】

三年(己酉,公元前132年)

1 春,黄河改道,从顿丘向东南流去。夏,五月初三,又在濮阳瓠子决堤,流向巨野,通往淮水、泗水,沿途十六个郡泛滥成灾。武帝派汲黯、郑当时征发十万士卒填堵缺口,堵好后又被冲溃。那时,田蚡的食邑在鄃县,鄃县处于黄河北面,黄河南面决堤,所以鄃县没有水灾,食邑收入很多。田蚡对武帝说:"长江、黄河决堤都是天意,不要用人力强行堵塞,堵塞未必能符合天意。"而一些望气的术士也认为是这样。于是武帝很久不征发劳力堵塞黄河决口。

2 当初,景帝在位时,魏其侯窦婴为大将军,武安侯田蚡还是一个普通郎官,侍奉窦婴喝酒跪拜起立如同子侄;后来田蚡日益显贵受宠,当上丞相。窦婴失势,依附他的宾客越来越少,只有曾担任过燕相的颍阴人灌夫没有离去。窦婴就厚待灌夫,相互推崇倚重,两人交往如同父子一样。灌夫为人刚直,酗酒使性,对于地位比他高的必定加以凌辱;几次因为喝酒冒犯了丞相田蚡。田蚡就上奏弹劾他说:"灌夫家人在颍川横行,百姓以此为苦。"收捕灌夫及其宗族,都被判为斩首示众。窦婴上书武帝营救灌夫,武帝命令他和田蚡在太后宫中当着朝臣辩论。窦婴、田蚡就相互诋毁攻讦。武帝问朝廷大臣:"两人谁对?"只有汲黯认为窦婴对,韩安国认为两人都对;郑当时本认为窦婴对,但后来也不敢坚持了。武帝对郑当时发怒道:"我把你们一并斩杀算了!"说完就罢朝。起身进入太后宫,侍奉太

后用餐，太后发怒不吃，说："现在我还在，就有人欺侮我弟弟；假若我死了，恐怕要把他当作鱼肉吃了！"武帝不得已，就把灌夫满门抄斩；又命令主管部门治窦婴的罪，判为斩首示众。

四 年

1 冬，十二月晦，论杀魏其于渭城[1]。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薨。及淮南王安败，上闻蚡受安金，有不顺语，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2 夏，四月，陨霜杀草。

3 御史大夫安国行丞相事，引，堕车，蹇。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安国病免。

4 地震，赦天下。

5 九月，以中尉张欧为御史大夫。韩安国疾愈，复为中尉。

6 河间王德[2]，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书，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注释】

①汉律规定，冬天执行死刑。春天则可能遇到大赦，也可以缴纳金钱赎罪。田蚡怕春天到后会发生变故，所以在冬季最后一天杀了窦婴。 渭城：今陕西咸阳。

②河间王德：即刘德，景帝之子，武帝之兄。

【译文】

四年(庚戌,公元前131年)

1冬,十二月三十日,根据所定罪名在渭城杀了窦婴。春,三月十七日,武安侯田蚡也去世了。后来淮南王刘安谋反败露,武帝得知田蚡接受了刘安的黄金,并有对武帝不恭敬的话,说:"如果武安侯还活着的话,一定要将他灭族!"

2夏,四月,大霜,冻死花草。

3御史大夫韩安国代行丞相事,为武帝引导车驾,不慎从车上摔下,成了跛子。五月二十日,任命平棘侯薛泽为丞相;韩安国因病免官。

4地震,大赦天下。

5九月,任命中尉张欧为御史大夫。韩安国病愈,再次担任中尉。

6河间王刘德,喜好读书,崇尚古道,实事求是,他用黄金丝帛求购各地的好书,得到的书几乎与汉朝相等。那时,淮南王刘安也喜好书籍,但他搜求到的多是浮华论辩之书;刘德所得到的书,都是以古文写成的先秦时期的书。刘德搜集礼乐方面的古书,稍加增补,达到五百多篇,平时穿着、举止都合乎儒家标准,崤山以东的儒生很多都与他有交游。

五　年

1冬,十月,河间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二十余事[1];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天子下太乐官常存肄河间王所献雅声,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间王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

"《谥法》:'聪明睿知曰献',谥曰献王。"

班固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无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自凡人犹系于习俗,而况哀公之伦乎!"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

2 初,王恢之讨东越也,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越[2]。南越食蒙以蜀枸酱[3],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江[4]。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5]。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6],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7],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彊,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

乃拜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上以为犍为郡,发巴、蜀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8],作者数万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使司马相如责唐

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还报。

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9],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10],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11]。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天子大说。

3 诏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

4 秋,七月,大风拔木。

【注释】

①辟雍宫:指辟雍(周朝的大学)、明堂(周朝设立的大会堂)、灵台(天文台)。

②番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江西波阳东。

③枸(jǔ)酱:应为"蒟(jǔ)酱",用蒌叶果实做的酱,有辣味,蜀人以为美味。

④牂(zāng 脏)柯江:即今云南、贵州境内北盘江及其下游流经广西、广东之红水河、黔江、浔江和西江。

⑤夜郎:战国至西汉时国名。在今贵州西部、北部与云南东北部、四川南部一带。

⑥桐师:桐师属西南夷,其地在夜郎国之西。

⑦黄屋:指帝王专用的黄盖车。　纛(dào 到):古代军队的大旗。

⑧僰(bó 博)道:古县名。汉置,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县西南安边镇。汉武帝时为犍为郡治所。

⑨邛(qiong 穷)都:古县名。西汉时以邛都夷地置。治所在今四川西昌东

南。 笮(zhó 作):古县名,治所在今四川汉源。邛、笮二地为西南夷。

⑩冉駹(máng 忙):今四川茂县一带。

⑪斯榆:今云南大理一带。

【译文】

五年(辛亥,公元前130年)

1冬,十月,河间王刘德朝见天子,呈献雅乐,回答有关三雍宫的典章制度及皇上策问的三十几个问题;在回答中,河间王推崇德治,切合事理,文简而意赅。武帝令太乐宫经常练习河间王所献的雅乐,岁时演奏,然而平常很少让人演奏给他听。春,正月,河间王逝世,中尉常丽奏报说:"河间王立身端正,行为规矩,温和仁慈,恭谨节俭,厚道诚敬,爱护下属,洞幽察微,恩惠及于鳏寡之人。"太行令奏报:"《谥法》说:'聪明睿智谓之献',可谥他为献王。"

班固赞曰:以前鲁哀公曾说过:"寡人生在深宫之中,由妇人亲手带大,从未感觉什么是忧,什么是惧。"这句话是多么的可信,即使想使国家不灭亡,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古人以安逸宴游为毒药,没有道德而富贵称之为不幸。汉朝建立,到孝平帝时,诸侯王有数百个,大多都骄奢淫逸,丧失道德。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沉溺在放荡享乐之中,势必如此。一般人都深受习俗影响,更何况像哀公那样富贵的人呢!"学识渊博,卓尔不群。"河间献王就接近这种人。

2当初,王恢讨伐东越时,派番阳令唐蒙劝谕南越。南越以蜀地产的枸酱款待唐蒙,唐蒙就问枸酱从何而来。南越人说:"从西北方的牂柯江运来的。牂柯江有几里宽,一直流到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问蜀地的商人。商人说:"只有蜀地出产枸酱,很多人偷偷地把枸酱拿到夜郎去卖。夜郎靠近牂柯江,江宽一百多步,足够船行驶。南越用财物诱使夜郎归附,势力范围西至桐师,但还不能使他们臣服。"唐蒙就上书武帝说:"南越王乘坐黄车,车左挂着御旗,士

地东西达一万多里,名义上是外藩臣属,实为一州之主。现在从长沙、豫章出兵,水路大多阻塞,难以通行。臣私下听说夜郎所有精兵可招到十多万,乘船过牂柯江,出其不意,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奇计。如果利用汉军的强大,巴、蜀的富饶,要打通夜郎之路,并设置官吏,是十分容易的。"武帝同意了这一方案。

于是任命唐蒙为中郎将,率领士卒千人,运送粮食衣物的一万多人,从巴、蜀笮关进入,见到夜郎侯多同。唐蒙厚赐他财物,用汉朝的声威和恩德晓谕他,约定由汉朝为夜郎设置官吏,让多同的儿子做夜郎令。夜郎旁边一些小邑都贪图汉朝缯帛,认为通往汉朝的道路艰险,汉朝无法控制他们,就暂且听了唐蒙的规约。唐蒙回朝奏报,武帝把这片地方设置为犍为郡,发动巴、蜀士卒修路,从僰道修到牂柯江,修路的有数万人,有些因病死去,也有逃跑的;唐蒙按军令杀掉为首的,巴、蜀百姓十分惊恐。武帝听说后,派司马相如前来责备唐蒙等人,并谕告巴、蜀一带百姓,唐蒙的那种做法并不是皇上的本意;司马相如返京奏报。

这时,邛、笮之地的君长听说南夷与汉朝友好,得到很多赏赐。多数都愿作汉朝的臣民,请求仿照南夷为他们设官。武帝问司马相如,相如说:"邛、笮、冉駹等地接近蜀郡,路也容易开通;秦代时曾相通过,并且设了郡县,到了汉朝才废弃。现在如果再接通此地,设立郡县,要胜过南夷。"武帝认为很对,就任命相如为中郎将,持符节前往,副使王然于等人也乘坐传车,就地动用巴、蜀的钱物以贿赂西夷;邛、笮、冉駹、斯榆的君长都请求作汉的内臣。废除边关;使边关更加开放,向西到达沫水、若水,向南到达牂柯江,以此为界,开通零关的道路,在孙水架桥,直通邛都,设置一个都尉,十多个县,隶属于蜀郡。武帝大为高兴。

3 武帝下诏征召一万士兵修治雁门关隘。

4 秋,七月,大风把树木拔起。

5 女巫楚服等教陈皇后祠祭厌胜[1]，挟妇人媚道；事觉，上使御史张汤穷治之。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乙巳，赐皇后册，收其玺绶，罢退，居长门宫[2]。窦太主惭惧，稽颡谢上[3]。上曰："皇后所为不轨于大义，不得不废。主当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惧。后虽废，供奉如法，长门无异上宫也。"

6 初，上尝置酒窦太主家，主见所幸卖珠儿董偃，上赐之衣冠，尊而不名，称为："主人翁"，使之侍饮；由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上为窦太主置酒宣室，使谒者引内董君。是时，中郎东方朔陛戟殿下[4]，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谓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经》；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其罪三也。"上默然不应，良久曰："吾业已设饮，后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乱之渐，其变为篡。是以竖貂为淫而易牙作患[5]，庆父死而鲁国全[6]。"上曰："善！"有诏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从东司马门入；赐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宠由是日衰。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矣。

【注释】

①厌胜:古代方士的一种骗人巫术,妄言能以诅咒制服人或物。

②长门宫:在长安城东南。

③稽(qǐ启)颡:古时一种跪拜礼,表示极度的悲痛或感谢。

④东方朔(公元前154年~公元前93年):西汉大臣、文学家。性诙谐滑稽,善辞赋。武帝初即位,征举方正贤良材力之士,他上书自荐,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常以正道讽谏武帝。因终不得重用,故作散文赋《答客难》,以抒发有才智而无由施展之苦闷,后世称之为仙人。

⑤竖貂、易牙:春秋时齐桓公的嬖臣。桓公死后,五公子皆求立,他俩杀群吏,立公子无诡,逐太子昭,内讧因此扩大。

⑥庆父(?~公元前660年):春秋时鲁国公族。惯于制造内乱,有夺位野心,曾杀继鲁王位的庶子般和闵公。

【译文】

5 女巫楚服等人教导陈皇后祭祀鬼神和用诅咒制服人的方法,以及迷惑男人的媚术;事情败露,武帝派御史张汤追究此事。张汤深入调查楚服的同党,株连而被杀的有三百多人,楚服被斩首示众。十四日,武帝赐给皇后册书,收回皇后印玺,罢废,贬居长门宫。窦太主羞愧害怕,叩头向武帝谢罪。武帝说:"皇后做的事违背大义,不能不废。你应当相信道义,以安慰自己,不要听信那些虚妄的话,而使你产生疑虑和恐惧。皇后虽然被废,供奉仍和皇后一样,长门宫和正宫没有区别。"

6 当初,武帝曾在窦太主家摆设酒宴,窦太主引见她宠幸的珠宝商董偃,武帝赐给董偃衣冠,为表示尊重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之为"主人翁",命他陪酒;从此董偃显贵得宠,天下皆知。董偃常陪武帝在北宫游乐,在平乐观驰马逐兽,参加斗鸡、蹴踘、赛狗赛马,武帝非常喜欢这些玩意儿。武帝为窦太主在未央宫前殿正堂设置酒席,派谒者迎接董偃。这时,中郎东方朔手执铁戟站在殿下,把戟放下上前说:"董偃犯了三项死罪,怎么可以让他进殿?"武帝说:"此话

怎讲?"东方朔说:"董偃以臣子的身份私下侍候公主,是第一项罪过。败坏男女风化,扰乱婚姻礼节,破坏宫廷制度,是第二项罪过。陛下正当盛年,正专心于《六经》;董偃不尊崇经书劝导学习,反而崇尚淫靡,追求奢侈,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乐,这是国家的大祸患,也是引诱国君的罪魁。"武帝听后沉默不语,良久才说:"我已撤下酒席,以后改正。"东方朔说:"宣室是先帝的正室,不合法度的政事不得入内计议。所以说淫乱慢慢滋长,会导致篡夺君位。因此竖貂谄媚而易牙作乱,庆父死后鲁国才得以保全。"武帝说:"对。"下诏停止,把酒宴改在北宫,把董偃从东司马门接入;赐给东方朔黄金三十斤。董偃所受的宠幸自此日减。但以后,公主、贵人大都逾越了礼节制度。

7 上以张汤为太中大夫[1],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作见知法,吏传相监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8 八月,螟[2]。

9 是岁,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3]。

菑川人公孙弘对策曰[4]:"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则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

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则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

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5]。

齐人辕固,年九十余,亦以贤良征。公孙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儒多疾毁固者,固遂以老罢归。

是时,巴、蜀四郡凿山通西南夷,千余里成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暑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费以巨万计而无功。上患之,诏使公孙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弘每朝会,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大说之,一岁中迁至左内史。

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与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弘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廷诘弘曰:"齐

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注释】

①张汤（？～公元前115年）：西汉大臣。历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曾与赵禹共定律令，建议铸造皮币、白金币及五铢钱，并支持盐铁官营政策，制定“告缗令”。后遭朱买臣等陷害而自杀。

②螟（míng 鸣）：螟虫，一般指水稻钻心虫，为害甚大。

③计偕：计者，送计簿的使者；偕者，俱也，一起也。后世讹误，把送计簿者称为计偕。

④公孙弘（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21年）：西汉大臣。少时为狱吏，因罪免。家贫，放牧为生。年四十乃学《春秋》杂说。武帝即位，召试贤良文学之士，他以贤良征为博士，时年已六十。身行俭约，轻财重义。善论辩，熟习文法吏事，拜左内史，数年后升御史大夫。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封平津侯。

⑤金马门：宦者署，武帝得到大宛马后，以铜铸作，立于署门前，因以得名。

【译文】

7 武帝任命张汤为太中大夫，和赵禹一起制定各种法令，务求繁苛。使执法的官员拘守条文，定下知道别人犯罪而不举报须判罪的法令，所有官吏要互相监督。汉朝用法严厉苛刻从这时开始。

8 八月，螟虫成灾。

9 这年，征召官吏和百姓中能通晓当世政务，熟习圣贤治国之术的人，由各县按次给其饮食，让他们和计簿使者一起前往朝廷。

菑川人公孙弘在对策中说：“臣听说在上古尧、舜时，不注重封爵加赏，百姓都能勉励向善，不注重刑罚，百姓却不犯法，因为在上位的人以身作则，而且对百姓也讲信用；后来注重封爵加赏，百姓

反而无动于衷,刑法严苛而奸诈之事反而不止,因为在上位的人不守正道,对百姓也不守信用。优厚的奖赏和严厉的刑罚,并不能够劝勉人向善和禁止人为非作歹,一定要讲信用才行。所以根据才能大小任命官职,那么就能尽职办好政事;省去无用的废话,那么事情就可落实;不制作无用的器具,那么就可减少赋敛;不在农忙时节征发民力,不妨碍百姓生产,那么百姓就可致富;有道德的人擢升,无道德的人罢黜,那么朝廷就会获得百姓尊敬;有功的人在上位,无功的人在下位,那么大臣们的地位就能有次序;对有罪的人予以处罚,奸邪就会停止;奖赏有才能的人,臣下就能劝勉从善。总共这八件事,是治理政事的根本。所以百姓各从其业,就不会有争执,得到合理的待遇就不会埋怨,使百姓受到礼教的熏陶就不会有凶暴的行为,爱护百姓,百姓就会爱戴君主,这是统治天下的当务之急。礼义是百姓所服从的;而赏罚能依礼义去做,百姓就不会触犯禁令了。

臣听说:气质相同可以聚在一起,声音相同可以互相呼应。君主在上有谦和的品德,百姓在下和君主同心同德,这样心和也就使气和,气和就使形体相和,形体相和就使声音相和,声音相和就使天地祥和。所以阴阳调和,风调雨顺,甘露普降,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庄稼茂盛,瑞草萌生,山不光秃,泽不干涸,这是和的最佳状态。"

当时,参加策问的有一百多人,太常奏报时把公孙弘的名次排在后面。策文呈报武帝后,武帝把公孙弘提升为第一,封他为博士,在金马门听候随时询问。

齐人辕固,已九十多岁,也因贤良被征召。公孙弘不敢正视辕固,辕固说:"公孙先生,你务必按正统儒学谈论政事,不要曲解儒学以媚世求荣!"许多儒生毁谤辕固,辕固就告老辞职回家。

当时,巴、蜀、广汉、犍为四郡正凿山开路以通西南夷,士卒粮饷要转运一千多里。好几年都未打通这一道路,士卒饥饿疲惫,遭

暑热湿气侵袭而死的有很多人；西南夷又数次反叛，发兵攻击，军费开支巨万而不见成效。武帝十分担忧，诏令公孙弘前去视察。公孙弘回来，极力诋毁西南夷没有什么用处，武帝不听。公孙弘每逢上朝，只陈述事实的大要，让武帝选择，避免面对面在朝会时争执。因此武帝看出他行为谨慎厚道，善于辩论，熟习法律政事，又以儒学修饰自己，武帝十分高兴，一年中升他为左内史。

公孙弘上奏，有时武帝不同意，他不争辩。常和汲黯请求单独召见，汲黯先讲，再由公孙弘补充，武帝常常很高兴，所说的都予以采纳，因此身份日益宠贵。公孙弘曾与公卿提出一项建议，但他一到武帝面前，就背弃约定以顺从皇上的旨意。汲黯当廷责问公孙弘说："齐人多狡诈而不诚实；起先和臣子们所商定的建议，现在却背弃了，这是对皇上的不忠！"武帝责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臣的人，会认为臣是忠心的；不了解臣的人，就认为臣不忠。"武帝相信公孙弘的话。左右宠幸的大臣每次诋毁公孙弘，武帝却更加优待他。

六　年

1 冬，初算商车。

2 大司农郑当时言："穿渭为渠[1]，下至河，漕关东粟径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万余顷。"春，诏发卒数万人穿渠，如当时策；三岁而通，人以为便。

3 匈奴入上谷[2]，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卫青至龙城[3]，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为胡所败，亡七千骑；李广亦

为胡所败。胡生得广，置两马间，络而盛卧，行十余里；广佯死，暂腾而上胡儿马上，夺其弓，鞭马南驰，遂得脱归。汉下敖、广吏，当斩，赎为庶人；唯青赐爵关内侯。青虽出于奴虏，然善骑射，材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每出辄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4 夏，大旱；蝗。

5 六月，上行幸雍。

6 秋，匈奴数盗边，渔阳尤甚[4]。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

元朔元年

1 冬，十一月，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者罪！[5]"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2 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

3 皇子据生，卫夫人之子也。三月，甲子，立卫夫人为皇后，赦天下。

4 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又入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安国益东徙，屯北平；数月，病死。天子乃复召李广，拜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5 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青斩首虏数千人。

6 东夷蔊君南闾等共二十八万人降[6]，为苍海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燕、齐之间，靡然骚动。

7 是岁，鲁共王余、长沙定王发皆薨。

【注释】

①渭：即渭河，黄河最大支流，郑当时所言之渠，起于长安，流经南山下，直通黄河，全长三百多里。

②上谷：郡名。战国燕置，秦代治所在沮阳（今怀来县东南）。

③龙城：匈奴祭天和大会诸部处。其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

④渔阳：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北京密云西南。

⑤前"者"字当为"孝"之误。

⑥蔊貊（hui mò 会末）：古东夷族名。南闾：蔊貊的君长。

【译文】

六年（壬子，公元前129年）

1 冬，开始征收商人车船的税金。

2 大司农郑当时建议说："在渭水与黄河之间凿一渠道，转运关东的粮食路途近且方便一些，又可引水灌溉一万余顷农田。"春，下诏征调士卒几万人凿渠，照郑当时的设计；三年后开通，人人都认为十分方便。

3 匈奴侵入上谷，杀掠官吏和百姓。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兵，骑将军公孙敖从代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各率领一万多骑兵，在关市下袭击匈奴。卫青抵达龙城，斩杀和俘虏胡人七百多人；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被匈奴击败，损失七千名骑兵；李广也被胡人击败。胡人活捉了李

广，把他放在两匹马之间的网上，走了十多里路；李广装死，突然跃上一个匈奴人骑的马上，夺下他的弓箭，打着马向南飞驰，终于逃脱回来。汉朝把公孙敖、李广交给司法官处理，按律当斩首，后缴纳赎金免死，废为庶人；只有卫青被赐给了关内侯这一爵位。卫青虽出身于奴仆，但他善于骑射，才力过人；对待士大夫十分有礼，对士卒也关心备至，大家都乐于为他效命，他有将帅之才，所以每次出兵都有战功，天下人由此佩服武帝能知人善用。

4 夏，发生大旱和蝗灾。

5 六月，武帝到雍县巡视。

6 秋，匈奴数次侵掠边境，渔阳郡受害最重。武帝派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驻渔阳郡。

元朔元年(癸丑，公元前128年)

1 冬，十一月，武帝下诏说："朕特意下诏给执事大臣，征求廉洁和孝顺人士，希望成为风气，继续使先圣的德业发扬光大。十户人家的村落一定有忠信之人；三人同行，一定有值得我学习的老师。现在有些郡一个人也不推荐，这是教化不能贯彻下去，而有品德的君子被小人所阻，不能闻达于朝廷。况且推荐贤人，可以接受皇上的奖赏，压制贤人要受杀戮的刑罚，这是古人治政的方法。现议定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不推举廉孝之人，就判罪！"有司奏报说："不推举孝子，不接受诏令，以不尊敬皇上论罪；不考察廉士，表示不称职，应当免职"。武帝同意了。

2 十二月，江都易王刘非去世。

3 武帝儿子刘据出生，是卫夫人所生。三月十三日，立卫夫人为皇后，大赦天下。

4 秋，匈奴二万骑兵侵入汉境，杀死辽西太守，掳去二千多人，围困韩安国的营垒；又侵入渔阳、雁门，各杀掳一千多人。韩安国向东撤，驻扎在北平；数月后，就病死了。武帝再次起用李广，封他为右北平太守。匈奴称李广为"汉朝的飞将军"，远远躲避，好几年不敢

侵犯右北平。

5 车骑将军卫青率三万骑兵从雁门出兵，将军李息从代郡出兵；卫青所部斩杀及俘虏匈奴数千人。

6 东夷族濊貊的君长南闾等二十八万人归降，将该地设置为苍海郡；人力物力的耗费，与开发南夷相等，燕、齐一带，出现骚动。

7 这年，鲁共王刘余、长沙定王刘发均去世。

8 临菑人主父偃[1]、严安，无终人徐乐[2]，皆上书言事。

始，偃游齐、燕、赵，皆莫能厚遇，诸生相与排摈不容；家贫，假贷无所得，乃西入关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司马法》曰[3]：'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昔秦皇帝并吞战国，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沮泽、咸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4]，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辇粟，起于东腄、琅邪

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

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

严安上书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赡,民离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缙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众。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志定,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万物蕃也。昔秦王意广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以攻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灭世绝祀,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

失之强，不变之患也。今徇西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

徐乐上书曰：“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

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6]；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

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贤主之所宜意而深察也。

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

书奏，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

晚也!"皆拜为郎中。主父偃尤亲幸,一岁中凡四迁,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谓偃曰:"太横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注释】

①主父偃(?～公元前126年):西汉大臣。主父为复姓。武帝时,任中大夫,有才能,武帝恨相见之晚,曾在一年中连升四级。他主张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实行"推恩",使诸侯王分封子弟为侯。武帝采纳其建议,下达"推恩令",从此王国封地愈小,名存实亡。公元前127年为齐相,以胁齐王自杀被族诛。

②无终: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天津蓟县。

③《司马法》:司马是古代主兵之官。春秋时,齐国大夫田穰苴善治兵,以军功擢任大司马。战国时,齐威王派人整理其用兵之术,附于《古司马兵法》中,号曰《司马穰苴兵法》,简称《司马法》。

④北河:古时,黄河自今内蒙古磴口县以下,分为南北二支,北支约当今乌加河,时为黄河正流,对南支而言,称为北河。

⑤陶朱:即范蠡(白离),春秋时越国大夫。曾治产获千万,受任为齐相,后弃官散财,间行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逐什一之利,再度致资千万,号陶朱公。 猗顿:战国时大工商业者。以经营河东盐池起家,后成富商。

【译文】

8 临淄人主父偃、严安,无终人徐乐,都上书给武帝,议论政事。

起初,主父偃游历齐、燕、赵,都得不到厚待,那些儒生们排挤他,不能相容。他的家很穷,借贷无门,就西进关中,到宫下上书皇上,早上奏章送上,傍晚就被召见。他所建议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有关法令方面的;另一件事是劝武帝不要攻伐匈奴,奏章上说:"《司马法》说:'国家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太平,忘掉战争一定危险'。愤怒有悖道德,兵器是一种凶险的器具,与人争夺是最不好的行为。一心争胜,穷兵黩武者,没有不后悔的。

当初秦始皇吞并了六国，斗胜不休，想进攻匈奴。李斯劝告说：'不行。匈奴不住在城郭里，没有积粮的仓廪，随意迁移，像鸟一样，不容易制服。大军深入匈奴境内，粮食一定会断绝；如果携带粮食，辎累太重无法取得战果。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什么利益；俘虏了他们的民众，也不可能与我们和平共处；打胜了把他们杀掉，也不是为民父母所应做的；战争使中国国力耗尽，匈奴称快，不是长远之策。'秦始皇不听，就派蒙恬率军攻击匈奴，开辟千里疆土，以黄河为界。占有的土地是沼泽和盐碱地，不能生长五谷。后来又征召天下成年男子。守卫北河，军队风餐露宿十几年，死伤无数，但始终无法越过黄河占领以北地区，难道是兵力不足、武器不够吗？是形势不允许。又令天下人急速运送草料和粮食，从背海的东腄、琅郡开始，辗转输送到北河，大抵三十钟的粮食运到时只有一石。男人拼命耕作，粮饷仍不够供应，女人尽力纺织，还不够缝制营帐，百姓倾家荡产，孤寡老弱之人不能奉养，路上死者相望，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才使得天下人背叛了秦朝。

等到高皇帝刘邦平定天下，在边境一带夺取土地，听说匈奴的军队集结在代谷外面，就想攻击他们。御史成劝阻说：'不行。匈奴人的习性，就像野兽一样聚集，又如小鸟一样飞散，攻击他们好同跟影子搏斗。现在凭陛下这样的盛大功德去攻击匈奴，臣私下为陛下担心。'高帝不听劝告，于是向北进军到达代谷，果然发生了平城之围的事件。高皇帝深为后悔，就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了和亲之约，此后天下人就忘掉了战争之事。

匈奴人难以制服，已经不是一代了；他们侵掠边境人畜财物，已经成为习惯，也是他们的天性。上推至虞、夏、殷、周时，都无法督责他们，只把他们当禽兽看待，不把他们当人。陛下不向上借鉴虞、夏、殷、周时的统治方法，却向下沿用近世的失败做法，这是臣最担心的，也是百姓感到最痛苦的。"

严安上书说："现在全国百姓，用度奢侈，车马、服饰、宫室，都

竞相豪华,调和五声,使之有节奏,混杂五色,使之有纹彩,注重五味,使食物列于方丈之桌上,以显示财富,引人贪欲。盖人之常情,是看见美好的东西都羡慕,所以这种风尚是引导百姓奢侈;奢侈而无节制,财富就不足用,百姓就会放弃农耕从事商业。商业财利也不易得,所以士绅就不惜用欺诈的手段,带剑的人杀人强夺,而世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因此犯法的人很多。微臣愿为民订立制度以防止他们贪淫,使富者不向贫者炫耀,以安抚人心;人心安定,盗贼就会消除,刑罚也就减少,阴阳调和,万物繁茂。过去秦始皇踌躇满志,贪得无厌,想扬威海外,派蒙恬率兵北上攻击匈奴,又派尉官屠睢率舰船攻打越人。那时,秦朝的灾祸是由于北方的匈奴开战,南方和越人对抗,驻扎在无用之地,只能进而不能退。历时十多年,成年男子身着盔甲,成年女子运输粮草,民不聊生,在路旁树上吊死的人,处处可见。等秦始皇去世,天下反叛,使秦灭了后世,绝了祭祀,这都是穷兵黩武带来的灾难。所以周朝的失败是因为困弱,秦朝的失败是因为太强,这种祸患都是不改变政策所带来的。现在陛下要夺取西南夷,征服夜郎,招降羌、僰部落,占领蔺州,建立城邑,深入匈奴之地,焚烧龙城,大家议论这些都赞美之;但这只是治僚的利益,而不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计策。"

徐乐上书说:"臣听说天下的灾祸,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样。

什么叫土崩呢?秦朝末年就是。陈涉没有诸侯的尊位和一尺的封地,也不是王公、贵人、名门望族的后代,在乡里也无名声,没有孔子、曾子、墨子的贤能,更无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可他从贫穷的里巷中起兵,举起刀枪,袒臂大呼,天下人闻风而起。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民众困苦而国君不加以怜悯,臣民有怨而国君不知,风尚已坏而政治仍未整治。这三条,正是陈涉起义的资本,这就是土崩。所以说天下的灾难在于土崩。

什么叫瓦解呢?吴、楚、齐、赵等国起兵作乱就是。七国阴谋反

叛朝廷，都号称自己为拥有万辆战车的君主，统帅士卒十万，威力足以慑服国内臣民，财力足以奖劝士民；但他们向西不能夺取一尺一寸土地，反而在中原被生擒，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他们权势比平民小，也不是兵力比陈涉弱。那时，先帝的恩德没有衰减，百姓都安居乐业，所以七国诸侯得不到封地之外的帮助，这就是瓦解。所以说天下的灾难不在于瓦解。

以上二条，是国家安危的关键，贤明的君主应特别留意，仔细审察。

近来，关东地区的农作物连年歉收，几年不能恢复，百姓都很贫困，加之边境战争的负担；根据常理推断，百姓已不安于被压制的地位。民心不安，就容易引起动乱；容易出现动乱，就是土崩的情势。所以贤明的君主能观察到万物的根源，明白安危的关键所在，在朝廷之上把政事办好，使没有形成的祸患消除，这个要害就在于使天下没有土崩的可能。”

上书奏报后，武帝召见了这三人，对他们说：“你们都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相见这么晚呢！”把他们都封为郎中。主父偃尤其受到宠幸，一年之中有四次升迁，官至中大夫；大臣们害怕他抨击，贿赂他的礼物有千金之多。有人对主父偃说：“你太横行了！”主父偃说：“我今生享受不到列五鼎进餐的福份，死时就用五鼎烹杀。”

二　年

1 冬，赐淮南王几杖，毋朝。

2 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

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上从之。春,正月,诏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3 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卫青、李息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诏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张次公皆有功。封建为平陵侯,次公为岸头侯。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议: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1],使苏建兴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2]。

4 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5 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

【注释】

①朔方郡: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治所在朔方(今杭锦旗北),辖境相当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

②造阳:古地名。在今河北独石口附近。

【译文】

二年(甲寅,公元前127年)

1冬,武帝赐给淮南王刘安几案和手杖,特准他不必来京朝见。

2主父偃劝武帝说:"古时诸侯的封地不过方圆百里,天子、诸侯的强弱之势分明,容易控制。现在诸侯有的拥有数十座城,方圆千里,朝廷控制较松时他们就骄横奢侈,容易做出淫乱之事,朝廷控制严时就凭借自身的强大,互相结盟,反叛朝廷;如果用法令来分割削弱他们,就会出现叛乱的苗头;以前晁错在世的情形便是如此。现在诸侯王的子弟有的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的人虽然是亲生骨肉,却得不到一尺封地,这就使仁孝之道得不到发扬。愿陛下命令诸侯得以推广皇恩,分封子弟,用本国的封地立子弟们为侯,他们个个都会为得到了自己所想的东西而高兴;皇上用推广恩德的方法,实际上分割了他们的封国,因而朝廷不必采用削夺政策而侯国却衰弱了。"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春,正月,武帝下诏说:"诸侯王中有愿意推广恩泽,分封子弟土地的,就各自一一奏报,朕将为他们定下封邑的名号。"从此藩国开始被分割,而王侯的子弟也都受封为侯了。

3匈奴侵入上谷和渔阳郡,杀掠官民一千多人。武帝派遣卫青、李息从云中郡出击,西至陇西,在黄河以南攻击匈奴的楼烦王与白羊王,斩获胡人数千,夺得牛羊一百多万只,白羊王、楼烦王逃走,于是就夺取了黄河以南地区。武帝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张次公都有功劳,封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

主父偃说:"黄河以南土地肥沃,对外有黄河这一险阻,蒙恬当年在此建城以驱逐匈奴,对内节省了粮秣辗转运输的人力物力,扩大了中国版图,这是消灭胡人的根本方法。"武帝把这一意见交给公卿讨论,他们都认为不妥。武帝终究还是采用了主父偃的计谋,设立了朔方郡,派苏建带领十几万人筑朔方城,又修缮秦时蒙恬所建的要塞,利用黄河天险以巩固防务。粮食从很远的地方转运过

来,崤山以东地区的百姓都受牵累,费用高达数十百巨万,官府粮库都为之一空;汉朝也把上谷郡与匈奴国交错的偏远之地造阳送给了匈奴。

4 三月三十日,发生日食。

5 夏,招募十万百姓迁徙到朔方。

6 主父偃说上曰:"茂陵初立[1],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轵人郭解[2],关东大侠也,亦在徙中。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杀人甚众,上闻之,下吏捕治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3];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4]。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

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阎闾、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悦论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

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

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薄厚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

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功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辩,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壹圣人之至道,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

【注释】

①汉武帝刘彻墓,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

②轵县: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南济源县南。 郭解:西汉武帝时游侠。少时任侠自喜,屡犯公法,均得赦免。及长,折节为俭,常以德报怨,远近豪贤争附之。后杀扬季主,亡命太原。久之被获,族诛。

③睚眦(yá zì 牙渍)：发怒时瞪眼，借指极小的怨恨。

④觊觎(jì yú 济俞)：非份地希望或企图得到。

【译文】

6 主父偃劝武帝说："茂陵邑刚建立，天下豪强，富有之家，煽动百姓作乱的人，都可迁徙到茂陵；这样做对内充实了京城，对外消除了奸猾的人，这就是所谓不杀人而消除了灾祸。"武帝听从了这一建议，迁徙各郡国中的豪强及家财在三百万以上的人到茂陵。

轵县人郭解，是函谷关以东地区的著名侠客，也在被迁徙之列。卫将军替郭解开脱说："郭解家中穷困，不应在迁徙之列。"武帝说："郭解是个平民，权势却大到能使将军为他求情，证明他家并不穷。"最后还是把郭解家迁徙了。郭解平时常因一些小的怨恨而杀了很多人，武帝听说了，就下令逮捕郭解治罪，郭解杀人都在大赦令颁布以前。轵县有个儒生陪侍使者就坐，有个门客称赞郭解，这个儒生说："郭解专门作奸犯科，怎么能说是贤士呢？"郭解的门客听说后，就把这个儒生杀了，割下他的舌头。审案官吏因此责问郭解，郭解实在不知是谁杀的，凶手最终也未查清。官吏奏报郭解无罪，公孙弘议论说："郭解是个平民，专意行侠弄权，谁要瞪他一眼就杀谁；郭解虽不知谁杀了儒生，但这个罪比郭解亲自杀人更重，应当判以大逆无道之罪。"于是就将郭解灭族。

班固认为：古时候天子封立诸侯之国，诸侯封立大夫之家，从卿大夫一直到老百姓，各有等级差别，所以百姓服从上级，而臣下对君主也没有非份之想。周朝衰落以后，礼乐、征战都由诸侯决定；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成为世代的权臣，大夫的家臣执掌国家的命脉。政事衰微，直到战国，合纵连横的局面形成，由此各国的公子，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凭借着王公的权势，竞相招

揽侠义之士和鸡鸣狗盗之徒，都以贵宾相待。而赵相虞卿，抛弃国家和国君，以解救知己魏齐的危难；信陵君魏无忌偷窃虎符，假传君命，杀死统帅，率军去解救赵平原君的危急；他们因此都受到各国诸侯的尊重，名扬天下，那些扼腕而四处游说的人，都以这四位豪杰当作榜样。于是那些背弃公义、结党营私的议论出现，尽职守责，效忠君王的大义被废弃。一直到汉朝建立，法网宽松，并未匡正以上缺失。所以代国丞相陈豨的侍从车驾有千辆之多，而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都招有宾客上千人；外戚大臣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等都在京师竞逐名利，平民身份的侠客剧孟、郭解等人也在乡里横行，权势伸展到州府，能使公卿王侯俯首听命，百姓羡慕他们的身名事迹，希望向他们看齐。虽然他们后来陷于法网被处死，却自认为是杀身成名的做法，就像春秋时的季路、仇牧一样，到死也不悔改。所以曾子说："君主丧失了治国之道，百姓离心离德就有很长时间了。"除非在上位的明君，向人民晓示好恶，用礼节法度来约束他们，否则百姓怎能知道什么是违法犯禁的行为！古代的公正法则是：春秋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而四位豪杰，又是六国的罪人。何况郭解之流，以卑小的平民身份，窃取生杀大权，其罪过足以判处死刑，不容赦免。看他平日为人温和善良，爱护众人，扶危济贫，谦让恭谨，从不夸耀，也确有不同凡响之处。可惜的是不能按照道德规范行事，只是苟且一时地投身于社会末流之中，落得个自身被杀，宗族灭亡，并非不幸之事。

荀悦评论说：世上有三游，都是伤害道德的奸贼：一是游侠，二是游说，三是游行。树立威望，作威作福，结交私人党羽，以称强于世的人，称之为游侠；饰以诡辩之词，设下诡计，周游天下，以迎合时势，称之为游说；表面上按仁义行事，迎合时尚，结连党羽，建立虚名以谋取私利，称之为游行。这三种，都

是混乱产生的根源；伤害道德，毁坏法令，迷惑世人，这都是先王们所慎重对待的。国家有士、农、工、商四种民众，他们有各自职业；不从事这四种职业的人，称之为奸民。不存在奸民，王者之道才能成功。

以上三游的产生，都是在朝代的末世，周朝秦朝的末世尤为严重。君上不贤明，臣民行为就不端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以毁誉作为荣辱的标准，不查考实情；以个人的爱憎作为衡量利害的标准，不考虑是否属实；以个人的喜怒作为赏罚的依据，不核察事实。上下矛盾，所有的事都乱七八糟，所以议政者都先盘算利益多少才开口发言，选举官吏要考虑亲疏才下笔推举，善恶的标准被众人所混淆，功罪的标准也被国法搅乱。然而利是不能靠义求得的，灾祸也不可能靠道德躲避。所以君子违背礼节，小人违犯法令，奔走游说，超越职责和应守的法度，只以浮华为粉饰，摈弃质朴，竞相追逐财利。简慢对父兄的尊敬，而尊崇对宾客的礼仪，轻薄骨肉的恩情，而重视朋友之间的友爱，忘记修身之道而去追求人们的赞誉，损伤农桑之本，以求满足盛宴豪饮的嗜好，馈赠的礼物塞满门庭，拜访问候的人在路上不断，私人书信比公文还多，私人的事远繁杂于公家的事，因此陋俗形成，而正道却衰败了。

所以在上位的圣明君王，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严明制度；善恶的标准取决于功罪，而不受毁誉的影响，听到议论再责求事情，举荐其名声再考究实效。所以名不符实的，称之为虚假，表里不一的称之为作伪，毁誉不符合事实就是诬陷，言论没有根据就是欺罔。虚假的行为不得出现，诬罔的言辞不得听信，有罪恶的人不能侥幸逃脱，无罪的人不必忧惧，请托求情行不通，行贿没人接受，去掉华丽的文采，抛弃虚浮的言辞，禁止伪辩，杜绝歪门邪道上的智慧，放弃百家争鸣的纷乱局面，统一于圣人的大道，培养仁惠之心，学习礼仪乐典，那么，良好的风

俗就会确立而教化就能完成。

7 燕王定国与父康王姬奸;夺弟妻为姬。杀肥如令郢人[1],郢人兄弟上书告之,主父偃从中发其事。公卿请诛定国,上许之。定国自杀,国除。

齐厉王次昌亦与其姊纪翁主通。主父偃欲纳其女于齐王,齐纪太后不许。偃因言于上曰:"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又闻与其姊乱,请治之!"于是帝拜偃为齐相,且正其事。偃至齐,急治王后宫宦者,辞及王;王惧,饮药自杀。偃少时游齐及燕、赵,及贵,连败燕、齐。赵王彭祖惧,上书告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偃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8 张欧免,上欲以蓼侯孔臧为御史大夫[2]。臧辞曰:"臣世以经学为业,乞为太常,典臣家业,与从弟侍中安国纲纪古训,使永垂来嗣。"上乃以臧为太常,其礼赐如三公。

三 年

1 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3],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

【注释】

①肥如：古县名。西汉置，燕国的属县，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北。

②蓼：古县名。西汉置，衡山国的属县，蓼即春秋之蓼国。

③左谷蠡王：匈奴官名。匈奴有左、右蠡王，其职在左右贤王之下。谷蠡：音"鹿黎"。

【译文】

7 燕王刘定国与他父亲康王刘嘉的姬妾通奸；夺走弟弟的妻子做姬妾。杀死肥如县令郢人，郢人的兄弟上书告刘定国，主父偃从中把此事宣扬开来，公卿们请求诛杀刘定国，武帝同意了。刘定国于是自杀，封国被撤除。

齐国厉王刘次昌也与他姐姐纪翁主私通。主父偃想把女儿嫁给齐王，齐王的母亲纪太后不同意。主父偃就对武帝说："齐国临淄是个有十万户居民的大都会，市井商税高达千金，人口多且富有，超过长安，不是天子的亲弟和宠爱的儿子，不得在那里为王。现在齐王与陛下的血亲关系日益疏远，又听说与其姐姐淫乱，请求治他的罪！"于是武帝封主父偃为齐相，并且要他纠正齐王的过错。主父偃来到齐国，马上就治齐王后宫宦官的罪，口供牵连到齐王；齐王很害怕，服毒自杀了。主父偃年少时曾游历齐和燕、赵等国，地位显贵后，接连毁灭了燕、齐两国。赵王刘彭祖很担心，上书告发主父偃接受诸侯金钱贿赂，由于这个原因诸侯的子弟很多人才得以封为王。等到齐王自杀，武帝听说后大怒，认为是主父偃劫持齐王，逼令他自杀的，就把主父偃逮捕下狱。主父偃供认接受了诸侯金钱贿赂，但实在没有强逼齐王自杀。武帝不想杀主父偃，公孙弘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人继承王位，封国废除，改设为郡，归属汉廷，主父偃是这件事的元凶。陛下如不杀主父偃，便无法向天下人谢罪。"于是武帝下令将主父偃灭族。

8 张欧被免官，武帝想任命蓼侯孔臧继任御史大夫。孔臧推辞

说："我家世世代代以传授经学为职业，请示任命我为太常，掌管我家世代相传的职业，与堂弟侍中孔安国一起整理古人的训诫，使之永远留传后世。"武帝就命孔臧为太常，对他的礼仪赏赐如同三公。

三年(乙卯，公元前126年)

1冬，匈奴军臣单于死，他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封为单于，打败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於单投降汉朝。

2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通西南夷，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天子使朱买臣等难以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春，罢苍海郡。

弘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与小吏无差，诚饰诈，欲以钓名，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尊之。

3三月，赦天下。

4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单为涉安侯，数月而卒。

5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1]，为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之。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余众遁逃远去，怨匈奴，无与共击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汉中张骞以郎应募[2]，出陇西，径匈奴中；单于得之，留骞十

余岁。骞得间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③。大宛闻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为发导译抵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为王，既击大夏④，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饶，少寇，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余，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乃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会伊稚斜逐於单，匈奴国内乱，骞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上拜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骞初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注释】

①月氏(zhī支)：古西域国名。其族先居今甘肃敦煌县与青海祁连县之间。汉文帝时被匈奴攻破，西迁至今伊犁河上游，击大夏，占塞种故地，称大月氏；其余不能去者，入祁连山区，称小月氏。

②张骞(？～公元前144年)：西汉外交家。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东)人。数次出使西域，与中亚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颇多贡献。张骞官至大行，封博望侯。

③大宛：古西域国名。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自张骞通西域后，与汉往来逐渐频繁。

④大夏：中亚细亚古国。亦称吐火罗。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今阿富汗北部)。大夏文化多受希腊、印度和中国影响。

【译文】

武帝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这时，汉朝刚刚打通西南夷，在东方设置苍海郡，在北方又建筑朔方郡的郡城。公孙弘几次劝告武帝，认为用使中国的国力疲惫不堪的代价，去开发那些无用的地方，毫无价值，希望废止这个计划。武帝让朱买臣等人以设置朔方郡的益处诘问公孙弘，他们提出了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回答不

出。公孙弘就谢罪说："臣是崤山以东的无知俗人，不知道设郡有那么多好处，臣希望废置西南夷、苍海而专门经营朔方郡。"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春季时就废除了苍海郡。

公孙弘以布为被，饮食也不注重肉食。汲黯说："公孙弘高居三公之位，朝廷给他很多俸禄；但是他还用布被，这是在骗人。"武帝就此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有这回事。九卿中与臣关系好的，没有人超过汲黯，可是今日他在朝廷上诘问臣，实在切中了臣的缺点。以三公的身份而用布被，和小吏没有区别，实在是矫饰造作，想借此沽名钓誉，正如汲黯所说的那样。而且如果没有汲黯的忠直，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更加尊重他。

3 三月，大赦天下。

4 夏，四月初七，封匈奴国太子於单为涉安侯，数月后去世。

5 当初，匈奴投降汉朝的人说："月氏原来住在敦煌和祈连山之间，是个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了月氏。老上单于杀了月氏国王，把它的头骨做成了饮酒器具。其他的月氏部众都逃到了远方，怨恨匈奴，最好的计策莫过于联合月氏共同进攻匈奴。"武帝就招募能出使月氏的人，汉中人张骞从郎官身份应募，他从陇西出发，直接前往匈奴；匈奴单于捉到他，把他留在匈奴十多年。张骞得到机会逃走，向西面的月氏走去，几十天后，来到大宛国。大宛国听说汉朝的物产富饶，无法与汉通使，看到张骞后，十分高兴，就为他准备向导和译员引他抵达康居国，辗转到大月氏。大月氏太子做了国王，进攻大夏国，分割了大夏国的土地而居住下来，这里土地肥沃富饶，很少有外敌入侵，所以他们已无向匈奴复仇的打算了。张骞留在月氏一年多，终究摸不清月氏人的态度，只好返回；张骞沿着南山走，想从羌人居地回汉，又被匈奴人抓到了，拘留了一年多。适逢伊稚科驱逐於单，匈奴国内大乱，张骞就与堂邑氏的奴仆甘父一走逃走。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张骞当初启程时有一

百多人同行，往返十三年，只有他们二人得以回来。

6 匈奴数万骑入塞，杀代郡太守恭，及略千余人。

7 六月，庚午，皇太后崩。

8 秋，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专力城朔方。

9 匈奴又入雁门[1]，杀略千余人。

10 是岁，中大夫张汤为廷尉。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时上方乡文学，汤阳浮慕，事董仲舒、公孙弘等；以千乘兒宽为奏谳掾[2]，以古法义决疑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上由是悦之。汤于故人子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汲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曰："公为正卿[3]，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而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四 年

1 冬，上行幸甘泉。

2 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4]，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

【注释】

①雁门:郡名。战国赵武灵王置。秦、西汉治所在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南)。

②兒(ní泥)宽(? ～公元前103年):西汉大臣、水利家。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人。先任左内史,后任御史大夫。在任期间,重视水利建设,调发民工,于郑国渠上流南岸,开发六条小渠,史称"六辅渠",使得周围高地得以灌溉。

③正卿:汉代官制规定,在九卿之外,又有列于九卿者,故称九卿为正卿。

④定襄:郡名。西汉分云中郡置。治所在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 上郡:郡名。战国魏文侯置。治所在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

【译文】

6 匈奴数万骑兵侵入边塞,杀死代郡太守恭,并掠走一千多人。

7 六月初二,皇太后去世。

8 秋,废除西夷地区的机构建置,只设置南夷、夜郎两县、一个都尉,后又令犍为郡自我完善原有建置,以便朝廷集中全力建筑朔方郡城。

9 匈奴又侵入雁门,杀死和掠走一千多人。

10 这一年,中大夫张汤被任命为廷尉。张汤为人狡狯机诈,喜欢玩弄巧智来对付人。那时武帝正好仰慕儒学,张汤就假装敬慕儒学,尊重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任用千乘人兒宽担任奏谳掾,用古代的法令含义来判决案情。张汤的办案原则是:皇上想加罪处治的人,他就交给执法严苛的监、史;皇上想从宽处理的人,他就交给执法轻缓的监、史;武帝因此对他很满意。张汤对老朋友的子弟照顾得尤其周到;他问候各位公侯,常不避寒暑。所以张汤虽然执法深严、心怀妒忌、对人不公平,但是却得到了一些好名声。汲黯几次在武帝面前责问张汤说:"您身为正卿,对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对下不能抑止天下百姓的邪念,使国安民富,让监狱空虚,无人犯罪,却只会把高皇帝时定的法令胡乱变更!而你这样搞会断绝子孙的!"汲黯常与张汤争辩,张汤的言论常在紧扣律令条文,琐碎苛求;而汲黯刚直严厉、气节高尚,却不能驳倒张汤,愤怒至极,大骂

道："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可以担任公卿，果然如此！让天下人陷于不敢行走、侧目而视的恐惧之中，必定就是张汤！"

四年（丙辰，公元前125年）

1冬，武帝到甘泉巡视。

2夏，匈奴侵入代郡、定襄、上郡，各派了三万骑兵，杀死和掠走了几千人。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十九

汉纪十一　起强圉大荒落，尽玄黓阏茂，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

1冬，十一月，乙丑，薛泽免。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1]

时上方兴功业，弘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2]，与参谋议。每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学之臣与之论难。弘尝奏言："十贼犷弩，百吏不敢前。请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侍中吾丘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3]，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秦兼天下，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钼、箠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礼，天

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大不便。"书奏，上以难弘，弘诎服焉。

弘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董仲舒为人廉直，以弘为从谀，弘疾之。胶西王端骄恣，数犯法，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弘乃荐仲舒为胶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毁儒，面触弘，弘欲诛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臣、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上从之。

2 春，大旱。

【注释】

①汉初常以列侯为丞相，公孙弘担任丞相后才封为平津侯，所以说丞相封侯从公孙弘开始。

②东阁：颜师古说："阁，小门也，东向开之，避当庭门而引客，别于掾史官属也。"即指丞相府东门。

③五兵：指矛、戟、弓、剑、戈五种兵器。

【译文】

汉纪十一　起丁巳（公元前 124 年），止壬戌（公元前 119 年），共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丁巳，公元前 124 年）

1 冬，十一月初五，丞相薛泽免职。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

侯。丞相加封侯爵,是从公孙弘开始的。

这时武帝正想大规模建功立业,公孙弘于是就开辟相府东门作为延揽人才的场所,与他们共同讨论国家大事。每次入朝奏事,常把一些对国家有利的意见提出来,武帝也常命身边富有文学修养的臣子与他辩论。公孙弘曾上奏说:"十个强盗拉满了弓,一百个官吏也不敢向前。因此请求禁止百姓携带弓箭,以利治安。"武帝将此建议交大臣讨论。侍中吾丘寿王说:"臣听说古代制作五种兵器,不是为了相互攻杀,而是为了制止暴力、讨伐邪恶。秦朝统一天下之后,销毁兵甲,折断刀刃;后来百姓用农具、马鞭、棍棒相互攻击,犯法的人日益增多,盗贼防不胜防,终因天下大乱而灭亡。所以圣明的君王从事教育感化而简省法禁,因为法禁是不值得依赖的。《礼记》说:'男孩出生,要用桑木制成的弓、蓬草杆制成的箭射天地四方。'以表明男子长大后志事所在。大射的礼节从天子到平民都要遵守,这个道理夏商周三代都相同。我听说圣明的君王将射礼作为教化百姓的方法,没有听说过禁止百姓携带弓箭的。而且禁止的东西,是盗贼用来攻击掠夺的工具;攻击掠夺他人是死罪,但却不能禁止,说明那些大恶之徒对严刑并不在乎。臣担心到头来坏人持弓箭为非作歹,地方官吏不能禁止,平民却因用弓箭自卫而触犯法令,这是助长坏人的气焰而剥夺了百姓的自卫手段。我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奏章呈递上去,武帝以此诘问公孙弘,公孙弘屈理谢罪。

公孙弘生性好猜忌,表面宽厚而心机很深;凡是曾经得罪过他的人,不论亲疏远近,虽然表面上和他们友好,但最后总要寻机报复。董仲舒为人正直清廉,认为公孙弘只会阿谀奉承,公孙弘因而很恨他。胶西王刘端骄横无礼,多次违犯法令,杀伤国中二千石官员多人。于是公孙弘推荐董仲舒为胶西王的丞相;董仲舒因有病免官。汲黯经常诋毁儒生,又曾当面触犯过公孙弘,公孙弘想找借口将其杀死,便对武帝说:"右内史管辖的区域有很多亲贵大臣、皇家

宗室，难以治理，不是素来就有威望的大臣不能胜任，请求将汲黯任命为右内史。”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2 春，发生大旱。

3 匈奴右贤王数侵扰朔方。天子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1]，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2]；凡十余万人，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远，不能至，饮酒，醉。卫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得右贤裨王十余人[3]，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于是引兵而还。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诸将皆属焉。夏，四月，乙未，复益封青八千七百户，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为列侯。青固谢曰：“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列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诸校尉功也。”乃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为龙颌侯，公孙贺为南窌侯，李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为涉轵侯，赵不虞为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皆赐爵关内侯。

于是青尊宠，于群臣无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独汲

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大将军青虽贵,有时侍中,上踞厕而视之④;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汲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4 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其令礼官劝学兴礼以为天下先!"于是丞相弘等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⑤;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辄罢之。又,吏通一艺以上者,请皆选择以补右职。"上从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注释】

①高阙:古地名。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阴山山脉至此中断,成一缺口,望若门阙,故名。

②右北平:郡名。战国燕置。秦治所在无终(今天津蓟县),西汉移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南)。

③裨(pi 皮):副佐的。

④踞厕:踞,坐也;厕,床边侧也。古代天子如坐在床沿会见大臣,有轻视之意。

⑤掌故:官名,主掌宫府典籍、档案。

【译文】

3 匈奴右贤王多次侵扰朔方。武帝令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

兵从高阙出击，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国丞相李蔡为轻车将军，都归车骑将军卫青统领，全部从朔方出击；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都从右北平出击；一共十多万人前往攻击匈奴。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军距离遥远，不能到此，饮酒大醉。卫青等人率兵出边塞六七百里，乘夜到达，将右贤王军营包围起来。右贤王大惊，急忙乘夜率数百名强壮骑兵冲出包围，向北方逃走。汉军俘虏了右贤王的裨将十多人，男女部众一万五千余人，牲畜近百万头，于是班师回还。

到了边塞，武帝派使臣拿着大将军的印章，就在军营中任命卫青为大将军，所有将领都归他统属。夏，四月初八，又加封卫青食邑八千七百户，卫青的三个儿子卫伉、卫不疑、卫登都封为列侯。卫青再三辞谢说："臣有幸能在军中为将，仰赖陛下的神灵，获得大胜，全都是各位校尉竭力奋战的功劳。陛下已增加了臣的封邑；臣的儿子还在哺育之中，没有功劳，陛下却要划出土地封他们三人为侯，这就不是臣效力军中，鼓励士卒竭力作战的本意了。"武帝说："我并没有忘记各位校尉的功劳。"于是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龙额侯，公孙贺为南窌侯，李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为涉轵侯，赵不虞为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李汜、李息和校尉豆如意都被封为关内侯。

于是卫青所受皇上的尊宠，在群臣中没有人超过他，公卿以下的官员对卫青无不奉承巴结，唯独汲黯仍用平等礼节对待卫青。有人劝汲黯说："天子想让群臣都居于大将军之下，大将军地位尊贵，你不向他下拜恐怕不好吧。"汲黯说："大将军有向他作揖礼的宾客，能礼贤下士，声望反而会加重呢！"卫青听说，更加觉得汲黯贤明，多次向他请教国家疑难大事，对待汲黯比平日更为尊重。卫青地位虽然很尊贵，但有时入宫进见皇上，武帝就坐在床边接见他；丞相公孙弘谒见时，武帝也时常不戴帽子；至于汲黯进见，武帝不戴帽子就不见。一次武帝坐在武器库帐中，汲黯进去奏事，武帝没

戴帽子，看见汲黯前来，急忙躲入帐中，派人传话，批准所奏之事。可见汲黯受到的尊敬礼遇。

4夏，六月，武帝下诏说："听说古人以礼引导百姓，以乐教化百姓。现在礼崩乐坏，朕甚为忧虑。现令礼官劝导百姓学习礼仪，振兴礼教，为天下树立榜样！"于是丞相公孙弘等人上奏说："请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赋役；按其品学的高下，分别递补郎中、文学、掌故等官；如有特别优秀者，就提名上奏皇上；至于不学无术的庸才，就予以罢除。另外，低级官员中有精通儒学六艺中之一种以上者，请都选拔出来，以补充较高职位。"武帝接受了这一建议。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士人、官吏当中，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

5秋，匈奴万骑入代，杀都尉朱英，略千余人。

6初，淮南王安[1]，好读书属文，喜立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群臣、宾客，多江、淮间轻薄士，常以厉王迁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见，或说王曰："先吳军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然，乃益治攻战具，积金钱。

郎中雷被获罪于太子迁，时有诏，欲从军者辄诣长安，被即愿奋击匈奴。太子恶被于王，斥免之，欲以禁后。是岁，被亡之长安，上书自明。事下廷尉治，踪迹连王，公卿请逮捕治王。太子迁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王旁，汉使有非是者，即刺杀之，因发兵反。太子使中尉宏即讯王，王视中尉颜色和，遂不发。公卿奏："安壅阏奋击匈奴者[2]，

格明诏，当弃市。”诏削二县。既而安自伤曰：“吾行仁义，反见削地。”耻之，于是为反谋益甚。

安与衡山王赐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衡山王闻淮南王有反谋，恐为所并，亦结宾客为反具，以为淮南已西，欲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衡山王后徐来谮太子爽于王，欲废之而立其弟孝。王因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宾客。宾客来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日夜从容劝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陈喜作辎车、锻矢，刻天子印玺、将相军吏印。秋，衡山王当入朝，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隙，约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

【注释】

①淮南：郡，国名。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以九江、衡山、庐江、豫章四郡置淮南国，治所在六安县（今安徽六安北），旋徙寿春（今寿县）。元狩初，国除，为九江郡。

②壅阏（è 饿）：阻塞。

【译文】

5 秋，匈奴一万多骑兵侵入代郡，杀死都尉朱英，虏掠民众一千多人。

6 当初，淮南王刘安喜欢读书写文章，又爱沽名钓誉，招揽四方宾客和各种术士几千人。这些臣僚、宾客，大多是长江、淮河之间的轻薄之徒，他们常用厉王刘长迁徙蜀郡，途中不食而死之事来刺激刘安。建元六年时，天空出现彗星，有人向刘安游说道：“以前吴王刘濞起兵时，彗星出现，长仅几尺，尚且流血千里。现在彗星贯穿天际，天下将要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淮南王刘安认为有理，就更加积极制造攻击作战的兵器，积聚金钱。

郎中雷被得罪了淮南王太子刘迁,当时武帝正颁下诏书,要想参军的人到长安去,雷被就自愿到长安应征以抗击匈奴。太子刘迁在刘安面前说了雷被的坏话,刘安就斥责雷被,不准他去长安应征,并免去官职,以防止他人效法。这一年,雷被逃到长安,上书朝廷说明原委。武帝把此事交给廷尉处理,案情牵连到淮南王,公卿们请求逮捕淮南王。太子刘迁密谋令人穿卫士衣服,手持兵器站在淮南王身旁,汉朝使者如言辞不恭,就把他杀掉,然后发动军队反叛。武帝派中尉段宏前去向淮南王讯问案件,淮南王见段宏态度平和,就忍着未发作。公卿们又上奏说:"刘安阻挠有志出击匈奴壮士的请求,是犯了阻碍圣旨实行的大罪,应当斩首弃市。"武帝下诏削夺淮南国二个县的土地。不久淮南王刘安伤心地说:"我施行仁义之道,反而被削割土地。"感到受辱,于是就加紧了谋反准备。

刘安与衡山王刘赐彼此指责而生怨恨,礼节已疏远。衡山王听说淮南王想反叛,担心被吞并,也结交宾客,置备兵器,打算乘机占领淮南国以西、江淮之间的地区。衡山王王后徐来在刘赐面前说太子刘爽的坏话,企图废掉刘爽而立其弟刘孝为太子。刘赐因此囚禁了刘爽而将衡山王的印信交给了刘孝,令刘孝招揽宾客。前来的宾客们隐约了解刘安、刘赐有谋反计划,就日夜怂恿刘赐早日起事。刘赐就命刘孝的宾客江都人枚赫、陈喜制作战车、弓箭,刻制天子印玺和将相官吏的印信。秋,刘赐应当照例入朝,路过淮南国,刘安与他亲切会面,消除了以前的矛盾,约定共同反叛。刘赐就上书给武帝,借口有病,武帝赐书给他,允许他不必来朝。

六 年

1 春,二月;大将军青出定襄[1],击匈奴;以合骑侯公孙敖

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2]，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3]，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

2 赦天下。

3 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余人。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信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及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约八百降匈奴。建尽亡其军，脱身亡，自归大将军。

议郎周霸曰[4]："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军正闳[5]、长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大将军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擅诛于境外，而俱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诣行在所[6]。

初，平阳县吏霍仲孺给事平阳侯家，与青姊卫少儿私通，生霍去病[7]。去病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击匈奴，为票姚校尉，与轻骑勇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余级，得相国、当户[8]，斩单于大父行藉若侯产，生捕

季父罗姑,比再冠军,封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捕斩首虏二千余级,封贤为众利侯。"

是岁,失两将军,亡翕侯,军功不多,故大将军不益封,止赐千金。右将军建至,天子不诛,赎为庶人。

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汉谋。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微极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

是时,汉比岁发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经用竭,不足以奉战士。六月,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为吏。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废矣。

【注释】

①定襄:郡名。西汉置,治所在成乐县(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

②公孙贺:西汉大臣,北地义渠(今甘肃合水西南)人。其妻为卫皇后姊。武帝为太子时,他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迁至太仆,因与武帝有姻戚关系而得宠。后因从卫青出征,有功,封为南窌侯。数年后为丞相。其子敬声为太仆,父子俱居公卿位。征和中年,敬声因擅用军费事下狱。他为营救儿子,牵连下狱,父子俱死狱中。

③级:秦代法律规定,斩首一,赐爵一级,因此,后人称斩首为级。

④议郎:官名。属郎中令,秩比六百石。

⑤军正:官名。汉代军队在出征或行进中,设置军正,掌举军法,以正军中。

⑥行在所:古人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因此把天子居住的地方称为行在

所。

⑦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西汉名将。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官至骠骑将军，封冠军侯，后任大司马。武帝时，匈奴攻扰北方诸郡，他于元狩二年两次率兵击败匈奴，斩获四万余人，控制河西四郡，开辟了通往西域的走廊。四年，又和卫青深入漠北，击败匈奴主力，控制了河套地区。他先后六次出击匈奴。后来他病故时，年仅二十四岁。

⑧当户：匈奴官名，在左右大都尉之下。

【译文】

六年(戊午，公元前123年)

1 春，二月，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兵，攻击匈奴；武帝任命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都归卫青统属；斩杀匈奴数千人后班师，在定襄、云中、雁门一带扎营休养士卒、马匹。

2 大赦天下。

3 夏，四月，卫青又率领公孙敖等六位将军从定襄出兵，攻击匈奴，斩杀俘虏匈奴一万多人。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共三千多骑兵与匈奴单于的军队相遇，大战了一天多，汉军伤亡殆尽。赵信原是匈奴的一个小王，投降汉朝后封为翕侯，现在他战败了，匈奴引诱他投降，他就率领剩下的约八百骑兵投降了匈奴。苏建的军队全都阵亡，他独自一人逃回大将军军营。

议郎周霸说："自大将军出兵以来，还未处决过一位副将。现在苏建弃军逃回，应处死，以显示将军的威严。"军正闳、长史安说："不对。《兵法》说：'小部队的战斗力再强，仍然会被大部队所擒。'现在苏建以数千骑兵抵挡单于数万军队，奋战一天多，将士死光了，而未投降匈奴，独自回来，如果把他杀了，就等于是表示以后战败就不必回来了，所以不当杀苏建。"卫青说："我有幸以皇上近亲身份统帅大军，不担心没有威严，而周霸让我杀苏建以显示威严，

是非常不符合为人臣的心意的。况且即使我有权斩杀部将,但作为大臣,又深受皇上的宠信,不敢擅自诛杀大将于国境之外,应把苏建送至皇上,由皇上裁决,以此表示身为臣子不敢专权行事,这样做不是很好吗?"军吏们都说:"好!"于是就把苏建押往武帝所在的地方。

当初,平阳县吏霍仲孺在平阳侯曹寿家做事,与卫青的姐姐卫少儿私通,生下霍去病。霍去病十八岁时,做了侍中,善于骑马射箭,在第二次随卫青攻击匈奴时,被封为票姚校尉,率领轻骑八百,离开大军数百里以寻找战机,斩杀俘虏匈奴人远远超过汉军的损失。于是武帝说:"票姚校尉霍去病,斩杀及俘虏匈奴二千余人,擒拿匈奴相国、当户,斩杀匈奴单于祖父辈藉若侯产,活捉单于叔父罗姑,功劳再度冠于全军,封霍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次跟从卫青,活捉、斩杀匈奴二千多人,封郝贤为众利侯。"

这年,汉军损失了两位将军,翕侯赵信投降匈奴,军功不多,所以武帝没有增加卫青的食邑,只赏赐他黄金千斤。右将军苏建被解到长安,武帝没有杀他,苏建交纳赎金后贬为平民。

匈奴单于得到赵信后,封他为自次王,又将自己的姐姐嫁给赵信,与他策划如何对付汉朝。赵信建议单于向北部沙漠迁徙,以诱引汉军,等到汉军疲惫不堪时乘机出击,不接近汉朝边塞。单于接受了这一计划。

这时,汉朝每年征调十几万人出击匈奴,斩杀擒获匈奴的将士共受赏赐黄金二十几万斤,而汉军将士、马匹死亡也达十几万,兵甲粮草的耗费还不算在内。于是大司农府库枯竭,难以供应军需。六月,武帝下诏允许百姓出钱购买爵位和赎回遭监禁的人,也可以交钱减免罪刑。并设置赏官,名为武功爵,第一级定价为铜钱十七万,共计黄金三十多万斤。凡是购买武功爵至第七级千夫的人,可优先出任低级官吏。从此以后,作官的途径变得既多且杂,官职授

予也更混乱了。

元狩元年

1 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1]，获兽，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2]。"于是以庆五畤，畤加一牛，以燎。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云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

2 淮南王安与宾客左吴等日夜为反谋，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诸使者道长安来，为妄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杀也。

王召中郎伍被与谋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国之言乎？臣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复召问之，被曰："昔秦为无道，穷奢极虐，百姓思乱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于行陈之中，立为天子，此所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王四郡，国富民众，计定谋成，举兵而西；然破于大梁，奔走而东，身死祀绝者何？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万倍吴、楚之时，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弃千乘之君，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王涕泣而起。

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阴使人告太子谋杀汉中尉事，下廷尉治。

王患之，欲发，复问伍被曰："公以为吴兴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闻吴王悔之甚，愿王无为吴王之所悔。"王曰："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3]；今我绝成皋之口，据三川之险[4]，招山东之兵，举事如此，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什事九成，公独以为有祸无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计。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高赀于朔方，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士随而说之，倘可侥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虽然，吾以为不至若此。"

于是王乃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军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欲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一日发兵，即刺杀大将军。且曰："汉廷大臣，独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于说丞相弘等，为发蒙振落耳！"

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

会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闻之，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中尉皆不至。王

念，独杀相，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即自刭，不殊。

伍被自诣吏，告与淮南王谋反踪迹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上。下公卿治其党与，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

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计，罪不可赦。"乃诛被。侍中庄助素与淮南王相结交，私论议，王厚赂遗助；上薄其罪，欲勿诛。张汤争，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而外与诸侯交私如此；不诛，后不可治。"助竟弃市。

衡山王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其弟孝为太子。爽闻，即遣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辋车、锻矢，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会有司捕所与淮南王谋反者，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与谋反者枚赫、陈喜等。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刭死。王后徐来、太子爽及孝皆弃市，所与谋反者皆族。

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

【注释】

①畤(zhi 治)：古代祭天地和五帝的处所。

②麟(lin 临)：麒麟的简称。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体态象鹿，身有鳞甲。古人把它作为祥瑞的象征。

③成皋:古县名。汉置,治所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形势险要。

④三川:郡名。战国韩宣王置,以境内有河(黄河)雒(洛)伊三川得名。秦庄襄王时治所在雒阳(今洛阳市东北),一说在荥阳。汉高帝二年(公元前 205 年)改为河南郡。

【译文】

元狩元年(己未,公元前 122 年)

1 冬,十月,武帝巡行至雍,在五畤祭祀时,捉到一头长有一个角五个蹄子的怪兽。主管祭祀的官员说:"陛下祭祀恭敬,上帝为了回报,赐给陛下独角兽,这大概就是麒麟。"于是就在五畤庆祝,祭祀时添加一头牛,用以烧烤。过了一段时间,主管祭祀的官员又说:"帝王的年号应用上天所降的祥瑞为名,不宜为一、二等数目字计年,第一个年号称建,第二个年号因长星出现称之为光,这次郊祀得到独角兽就称为狩吧。"济北王刘胡因此认为武帝将要前往泰山祭祀天地,就上书呈献泰山及周围的县邑给武帝;武帝便将别的县划给他作为补偿。

2 淮南王刘安与其门客左吴等人日夜策划谋反,察看地图,部署兵力和行军路线。从长安回来的使者如果谎称"皇上没有儿子,朝廷腐败",刘安就欢喜;如果说"朝廷政治清明,皇上有了儿子",刘安就发怒,认为这是胡言,不可信。

刘安召见中郎伍被商议谋反之事,伍被说:"大王您怎么信这种亡国的言论呢?臣好像已经看到王宫中生满荆棘,露水沾湿衣服的凄凉景象了!"刘安大怒,将伍被的父母囚禁起来。三月,刘安又召见伍被,伍被说:"过去秦朝无道,奢侈暴虐,百姓想要作乱的十家中有六、七家。高皇帝刘邦在军伍中崛起,成为天子,这就是善于利用对方的缺点,伺机而动,趁秦朝土崩瓦解时举大业。而今大王认为高皇帝的江山得来十分容易,却为什么不看看前些年吴、楚之乱的教训呢!吴王刘濞所辖四郡,国富人众,经过周密的策划,发兵

西进；但是在大梁就被打败了，向东逃窜，最后身亡，祭祀也由此断绝，为什么呢？就是他逆天行事，不知顺应时势。现在大王的军队，不及吴楚联军的十分之一，而天下安宁，又万倍于吴楚叛乱之时，大王如不听臣的劝告，臣将看见大王失掉千乘之君的宝座，被天子赐死，比群臣先死于东宫。"刘安听后不觉流泪而站了起来。

刘安有个庶子叫刘不害，年龄最大，刘安不喜欢他，王后和太子也不把他看成儿子和兄长。刘不害有个儿子叫刘建，很有才能和志向，常常怨恨太子刘迁，暗里派人告发太子图谋杀汉朝中尉的事，武帝把此事交廷尉查办。

淮南王刘安很害怕，打算发兵反叛，又问伍被说："你认为吴国当初兴兵，是对还是错？"伍被说："不对。臣听说吴王后来十分后悔，希望大王不要做那种吴王追悔莫及的事。"刘安说："吴王哪里知道如何反叛！当时汉军将领一天之内有四十多人越过成皋要道；而今我断绝成皋关口，占据三川郡的险要之地，招揽崤山以东的军队，在这种周密的计划下举事，左吴、赵贤、朱骄如都认为有九成把握，只有你认为是有祸无福，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一定如同你所言，而不可能侥幸成功吗？"伍被说："如果大王一定要反的话，我有一计。现在诸侯们都无反叛之心，百姓也无怨气，大王可伪造丞相、御史的奏章，说是请求把各郡国里的豪杰和财力雄厚的人迁徙到朔方，以充实边塞力量，且期限迫近；再假造诏书，声称要逮捕各封国的太子、宠幸之臣；这样一来，百姓就会怨恨，诸侯们也感到恐惧，再派遣能说会道的人前去游说，或许有十分之一的成功希望！"刘安说："这还可以。不过，我认为不必这么麻烦。"

于是刘安就开始伪造皇帝的印玺，以及丞相、御史大夫、将军、校尉、中二千石及周围的郡太守、都尉的印信，和汉使者使用的符节。并准备派人假装得罪淮南王而西逃京师，以侍奉大将军卫青，一旦发兵反叛，就立刻杀死卫青。还说："汉朝大臣，只有汲黯好直言劝谏，严守臣节，能为正义而死，难以收买，至于丞相公孙弘之

类,就如同去掉东西上的覆盖物和树上的枯叶一样轻松容易。"

刘安想征发本国士卒,但担心丞相和二千石的官吏不肯听从,刘安就与伍被商量,计划先把丞相和二千石的官吏杀掉。又派人身穿治安人员的服装,拿着告急文书从东方来,大声呼叫:"南越国的军队进入边界了!"然后利用这个机会发兵反叛。

这时正好廷尉前来逮捕淮南王太子刘迁,淮南王听说后,就与太子谋划,并且召丞相、二千石官员前来,企图杀死他们后再起兵反叛。召丞相,丞相到了,而内史、中尉都未到。刘安想,只杀丞相没有什么好处,就把丞相放了。刘安犹豫不决,不知所从。刘迁便自杀,但未死成。

伍被前往求见汉朝使者,告发了和淮南王谋反的一切情节。廷尉于是逮捕了刘迁和王后,包围了王宫,将和淮南王一起谋反的宾客全部逮捕,查得了谋反的证据,呈报武帝。武帝让公卿们惩治淮南王的同党,派掌管皇族的宗正持武帝符节去处治刘安。宗正未到,淮南王刘安就自杀了。于是就把王后荼、太子刘迁杀了,所有参与谋反的人都予以灭族。

武帝考虑到伍被平时言辞多赞美汉朝,不想杀他。廷尉张汤说:"伍被首先为刘安策划反叛,其罪不可赦免。"于是杀了伍被。侍中庄助平日与淮南王关系友好,常私下议论事情,刘安送贿赂庄助厚重的财物;武帝认为这是小事,不想杀他。张汤力争要杀,认为:"庄助出入宫禁之地,是皇上的心腹之臣,却在外和诸侯相交到这种地步;不杀他,以后就难以杜绝类似事件。"最后庄助被斩杀弃市。

衡山王刘赐上书,请求废掉太子刘爽,立刘爽的弟弟刘孝为太子。刘爽听说,就派他的亲信白赢到长安上书,说"刘孝制造兵车、弓箭,并和衡山王的姬妾通奸",想借此除掉刘孝。正好这时主管官员要逮捕所有参与淮南王谋反计划的人,在衡山王儿子刘孝家中逮捕了陈喜,官吏便弹劾刘孝藏匿陈喜。刘孝听说"法律规定:先行

自首的，可以免罪，”就先向朝廷检举了和他一起谋反的枚赫、陈喜等人。公卿们请求逮捕衡山王治罪，衡山王刘赐便自杀身亡。王后徐来、太子刘爽及刘孝被斩首弃市，所有参与谋反的人都被灭族。

总计淮南、衡山二个谋反案，所牵连的列侯、二千石官员、地方豪杰等，一共处死了几万人。

3 夏，四月，赦天下。

4 丁卯，立皇子据为太子，年七岁。

5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6 匈奴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7 初，张骞自月氏还，具为天子言西域诸国风俗：“大宛在汉正西，可万里。其俗土著[1]，耕田；多善马，马汗血[2]；有城郭、室屋，如中国。其东北则乌孙[3]，东则于阗[4]。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5]，其东，水东流注盐泽[6]。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乌孙、康居、奄蔡[7]、大月氏，皆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与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8]。’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⑨，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王然于等四道并出，出骁，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国，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杀略汉使，终莫得通。于是汉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国。滇王当羌谓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乃复事西南夷。

【注释】

①土著：指有固定的城郭田宅，不随畜牧迁徙的少数民族。

②马汗血：大宛所产的一种名马，据说它的汗好象血一样，能日行千里。

③乌孙：古西域国名。乌孙先居敦煌、祁连之间，后逐大月氏而建乌孙国。在今新疆温宿以北、伊宁以南的地方。

④于阗：即今新疆和田。

⑤西海：指经印度、伊朗再注入西边大海。

⑥盐泽：汉代亦名蒲昌海，即今新疆罗布泊。

⑦奄蔡：古西域国名。后人考证在今克里米亚半岛。

⑧身毒：后称天竺，即今印度。

⑨安息：即今伊朗。

【译文】

3夏，四月，大赦天下。

4四月二十一日，武帝立儿子刘据为太子，时年七岁。

5 五月三十日，发生日食。

6 匈奴一万多人侵入上谷郡，杀死几百人。

7 当初，张骞从月氏国返回汉朝，向武帝详细介绍了西域各国的风俗："大宛国在汉朝的正西边，距离约有一万里。当地百姓过着定居生活，以耕田为业；多产良马，这些马出汗如血；那里有城池市镇、宫殿房屋，与中国相同。大宛国的东北边是乌孙国，东边是于阗国。于阗国以西，河水都往西流入大海，于阗以东，河水流入盐泽。盐泽一带河流为暗河，往南就是黄河的源头。盐泽离长安约五千里。匈奴国的右边疆界在盐泽东面，一直到陇西长城，南面与羌族部落相邻，把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隔开。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都是游牧国家，随畜牧逐水草而居，与匈奴的风俗一样。大夏国在大宛国西南方，与大宛的风俗一样。臣在大夏国时，见到过我国邛山产的竹杖和蜀地产的细布，问他们：'从哪里得来的？'大夏国人说：'我们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身毒国在大夏国东南约几千里之外，当地风俗也是定居，与大夏国相同。据臣估计，大夏国离汉朝约有一万二千里，处于汉朝的西南方；而身毒国又位于大夏国东南面数千里，有蜀地物品，说明身毒离蜀地不是很远。如今汉朝出使大夏，从羌国路过，地形险恶，羌人又要阻挡；稍向北一些地区走，便会落入匈奴之手；从蜀地走，既近，又没有强盗。"

武帝听说大宛及大夏、安息之类的国家，都是大国，新奇之物颇多，百姓定居，与中国相同，但军力薄弱，喜爱中国财物。北边有大月氏、康居之类的国家，兵力强盛，可以贿赂他们，使之归附汉朝。如果能以义争取到他们臣服，那中国的疆域可以扩大万里，通过多重翻译，才能通晓各地语言，招致不同风俗，使天子的恩泽传遍到四海，武帝欣然同意了张骞的建议，命张骞在蜀和犍为等地征召使者王然于等人，分四路同时出发，一路由骁地出发，一路由冉地出发，一路由徙地出发，一路由邛，僰地出发，目标都是身毒国，每一路都走了一、二千里，北路在氐、莋地被阻，南路在嶲、昆明被

阻。昆明一带部落没有统一首领，盗匪众多，经常杀死汉朝使者，所以始终无人通过这里。现在汉朝为寻找去身毒国的道路，才首次到达滇国。滇国王当羌对汉朝使者说："汉与滇谁大？"后来夜郎国君也是这样问。以往因为道路不通，所以各自认为自己是一方之主，不知汉朝土地广大。使者回国后，一再强调滇是一个大国，应当争取它归附汉朝；武帝也重视起来，又重新经营西南夷地区了。

二　年

1 冬，十月，上幸雍，祠五畤

2 三月，戊寅，平津献侯公孙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

3 霍去病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历五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余里[1]，杀折兰王[2]，斩卢侯王[3]，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诏益封去病二千户。

夏，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将数万骑俱出北地，异道。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广将四千骑先行，可数百里，骞将万骑在后。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独与数十骑驰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

军，军中皆服其勇。明日，复力战，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会博望侯军亦至[4]，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而票骑将军去病深入二千余里，与合骑侯失，不相得。票骑将军逾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得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裨小王七十余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户，封其裨将有功者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票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烨渠侯[5]。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票骑会，当斩，赎为庶人。

是时，诸宿将所将士、马、兵皆不如票骑，票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而诸宿将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矣。

匈奴入代、雁门，杀略数百人。

【注释】

①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今甘肃省删丹县东南五十里。

②折兰：匈奴国一部落名。

③卢侯：匈奴国一部落名。

④博望：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南方城县西南。

⑤仆多：原为匈奴人，后投降汉朝，因功被封为烨渠侯。

【译文】

二年（庚申，公元前121年）

1冬，十月，武帝到雍地巡视，祭祀五帝。

2 三月初八，平津献侯公孙弘去世。二十二日，武帝任命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

3 霍去病提升为票骑将军，率领一万骑兵从陇西出发，攻击匈奴，经过五个臣属匈奴的小国，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山一千多里，杀死了折兰国王和卢侯国王，俘获浑邪王的儿子和丞相、都尉，斩获匈奴八千九百余人，夺得休屠王用以祭天的金人佛像。武帝下诏增加霍去病食邑二千户。

夏，霍去病又与合骑侯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从北地出发，分路攻击匈奴。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也从右北平出发，分路攻击。李广率四千骑兵先行，走了约八百里，张骞率一万骑兵在后追随。匈奴左贤王率四万骑兵包围了李广，李广的部卒都很害怕；李广就令其子李敢率数十名骑兵飞马穿过胡人军营，左右驰骋一番后返回，向李广报告说："匈奴兵很容易对付！"军士们情绪才安定。李广布下圆形战阵，阵势向外，匈奴向汉军猛攻，箭如雨下，汉兵死亡过半，箭也快用完了。李广就命部卒拉满了弓弦不要发箭，而他亲自用特大号的黄色强弓射击匈奴副将，射死数人，胡人的攻势遂被瓦解。这时已近黄昏，汉军将士都面无人色，而李广却神色自如，更加抓紧整顿战阵，军士们都佩服他的勇气。第二天，又再度大战，汉军死亡过半，但消灭的敌人也超过自己的损失。这时博望侯张骞赶到，匈奴兵才撤走。汉军十分疲惫，无力追击，收兵回营。根据汉朝法律规定：张骞行动迟缓，贻误军机，本应处死，交纳赎金后贬为平民。李广功过相当，没有封赏。票骑将军霍去病深入匈奴地区二千多里，与公孙敖失去联系，不能会合。霍去病就越过居延，经过小月氏，到达祁连山，擒获匈奴的单桓、酋涂二王，其丞相、都尉也率二千五百人求降，杀敌三万二百人，俘获小王七十余人。武帝加封霍去病食邑五千户，封其有功的副将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票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烨渠侯。合骑侯公孙敖因行动迟缓，未能与票骑将军霍去病会合，当斩，交纳赎金后贬为平民。

这时，一些老将们所率领的士、马、兵都不如霍去病所部，霍去病的部下常常是经过挑选的精锐；但他也有胆量深入匈奴腹地，经常和精壮骑兵走在大军前面；他的军队也似乎得到老天保佑，从未陷入绝境。而一些老将却常常因迟留滞后而不能立功，由此霍去病日益受到武帝赏识，可以和大将军卫青相比了。

匈奴侵入代、雁门两地，杀掠几百人。

4 江都王建与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征臣奸。建游雷陂[1]，天大风，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杀不辜二十五人，专为淫虐。自知罪多，恐诛，与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诅上。又闻淮南、衡山阴谋，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玺，为反具。事发觉，有司请捕诛；建自杀，后成光等皆弃市，国除。

5 胶东康王寄薨

6 秋，匈奴浑邪王降。是时，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先遣使向边境要遮汉人，令报天子。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驰传以闻。天子闻之，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票骑将军将兵往迎之。休屠王后悔，浑邪王杀之，并其众。票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票骑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诣至行在

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四万余人,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为列侯;益封票骑千七百户。

浑邪之降也,汉发车二万乘以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贳马[2],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敝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间见高门[3],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

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4],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五属国。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

休屠王太子日磾与母阏氏[5]、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久之,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

甚严，马又肥好，上异而问之，具以本状对；上奇焉，即日赐汤沐、衣冠，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磾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上闻，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赐日磾姓金氏。

【注释】

①雷陂：即广陵之雷塘，在今江苏扬州市以北。

②贳(shì 市)：赊欠；出贷。

③高门：殿名。据《三辅黄图》说：未央宫中建有高门殿。

④五郡：指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 故塞：秦时与匈奴所筑的关塞。

⑤金日磾(mì tī 密梯)(公元前134年—公元前86年)：西汉大臣。本匈奴休屠王太子。匈奴单于因休屠、昆邪二王被霍去病击败，欲以罪诛之。二王恐，共谋降汉。既而休屠后悔不降，被昆邪王所杀，尽并其众降汉。他亦没入汉宫，输黄门养马，时年十四岁。后武帝见他养马有方，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昭帝即位时，他与霍光、桑弘羊同受遗诏辅政，封为秺侯。

【译文】

4 江都王刘建与他的父亲易王刘非宠爱的淖姬等人，以及妹妹征臣通奸。刘建有次在雷陂游玩，忽然刮起大风，刘建命手下两名郎官乘小船入陂中划行，船被风吹翻，二人落入水中，用力抓着船沿，在风浪中忽沉忽现；刘建看到后大笑，不许人援救，结果二人都被淹死。刘建平日荒淫残暴，共有三十五人无辜被他杀死。刘建自知作恶多端，害怕被皇上诛杀，便和王后成光令会施巫术的越女请神下降，让神加灾给皇上。又听说淮南、衡山二王的反叛阴谋后，刘

建也制造兵器,私刻皇帝印玺,准备谋反。事情泄露后,主管官员请求将他逮捕处决;刘建自杀,后来王后成光等人也被杀弃市,江都王国被取消。

5 胶东康王刘寄去世。

6 秋,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当时,匈奴单于对浑邪王、休屠王在镇守西边时,被汉军擒杀几万人十分生气,想把他们召来杀掉。浑邪王和休屠王很害怕,计划投降汉朝,先派遣使者在边境拦阻汉人,要他们向武帝报告。这时,大行李息正在黄河边修筑城池,见到浑邪王的使者后,立即飞报武帝。武帝听说,担心他们诈降以偷袭边境,就令霍去病率兵前去迎接。休屠王后悔降汉,被浑邪王杀死,吞并了休屠王的部众。霍去病渡过黄河后,与浑邪王部众彼此相望。浑邪王部将见到汉军,很多人不愿投降,逃遁很多。霍去病飞马驰入浑邪王大营,与浑邪王相见,把想逃亡的八千人杀了,单独将浑邪王一人送至驿站乘传车到武帝居处,并率浑邪王的部众渡过黄河。投降的匈奴兵众有四万多人,号称十万。到了长安,武帝赏赐数十巨万;赐浑邪王食邑一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都为列侯;又加封霍去病食邑一千七百户。

浑邪王归降时,汉朝征调了二万辆车去迎接,县官无钱买马,只得向民间赊贷马匹,有些人把马藏起来,所以马不够用。武帝大怒,要杀长安县令,右内史汲黯说:"长安令没有罪,只有将我杀了,老百姓才愿意交出马。况且浑邪王背叛他们的君主而投降汉朝,汉朝只要令所经过的诸县用传车一站站把他们送来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使天下如此骚动不安,使中国疲敝不堪,而去奉承夷狄之人呢?"武帝沉默不语。不久浑邪王到,商人们因与他们做买卖而有五百多人犯罪当死,汲黯请求武帝在高门殿接见他,说:"匈奴攻击我们的要塞,拒绝与汉朝通婚,中国发兵征讨,死伤不计其数,所耗军费数百巨万。臣认为陛下得到匈奴人,都应作为奴婢,以赏赐给参军献身疆场的家属,所缴获的财物,也一并赏赐给这些家属,以向

天下百姓的痛苦表示谢罪，安慰他们的心。如今纵然不能做到，而且浑邪王率数万胡人来投降，给他们赏赐之多使得府库空虚，又征发良民侍奉他们，就好像奉养骄贵的孩子一样，那些无知的商人怎么知道在长安和胡人做买卖，竟会被官府以犯有使财物非法出边关的罪名受到惩处呢！陛下既不能用匈奴的财物回报天下，又要用法律中一项不重要的条文杀死无知小民五百多人，这就是所谓为保护树叶而伤害树枝了。臣认为陛下这样做不可取。"武帝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说："我很久没听到汲黯的声音了，现在他又在乱发议论了！"

不久，武帝将归降的匈奴人迁徙到黄河以南沿边五郡的故塞之外，按照他们的风俗把他们分别编为五个属国。从此，金城河以西，依傍南山直到盐泽一带广大地区，都没有匈奴的踪迹，只是偶尔还有个别匈奴探马到来。

休屠王太子日磾和母亲阏氏、弟弟都被罚为官府作奴隶，送到少府管辖的黄门养马。过了许久，武帝有次宴游，想看马，后宫的宫女姬妾都站在武帝身边，日磾等数十名养马人牵马在殿下经过，大家都偷偷向宫女窥视，只有日磾不敢偷看。日磾身高八尺二寸，容貌威严，养的马又肥又壮，武帝感到惊奇就问他的身世。日磾把自己的身世作了奏报；武帝十分欣赏，当日便赐他沐浴、整饰衣冠，封为马监，以后又升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磾获得武帝亲近后，从未有什么过失，武帝对他更加信任；对他的赏赐累计达千金之多，每次外出都让他陪坐车上，回宫后仍在左右侍奉。皇亲贵戚都私下抱怨说："陛下不知从哪得到个胡儿竟然当成宝贝。"武帝听到后，对日磾更加恩厚。因为休屠王曾制作金人以祭祀天神，所以武帝赐日磾姓金。

三 年

1 春,有星孛于东方。

2 夏,五月,赦天下。

3 淮南王之谋反也,胶东康王寄微闻其事。私作战守备。及吏治淮南事,辞出之[1]。寄母王夫人,即皇太后之女弟也,于上最亲,意自伤,发病而死,不敢置后。上闻而怜之,立其长子贤为胶东王;又封其所爱少子庆为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

4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

5 山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2],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6 汉既得浑邪王地,陇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诏减三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

7 上将讨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习水战[3]。是时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4],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以故吏弄法,皆谪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8 是岁,得神马于渥洼水中[5]。上方立乐府[6],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绗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7]。诗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

能独知其辞，必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8]，及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马，次以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黯曰："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无以臣为愚而不知理也。"上顾群臣曰："黯自言为便辟则不可，自言为愚，岂不信然乎！"

【注释】

①辞出之：指供辞牵连而揭发出此事。

②新秦中：古地区名。亦称河南。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秦始皇派蒙恬取得其地，临河筑城，移民屯戍。因地系新得，与故秦地相接，故名。汉武帝曾移关东贫民于此。

③昆明池：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斗门镇东南一片洼地。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为准备与昆明国作战训练水军和解决长安水源不足而开凿，方圆四十里。宋代以后湮为田地。

④五大夫：秦汉时爵位分为二十级，五大夫为第九级，汉朝法律规定，从五大夫起就可免除徭役。

⑤"得神马"句：据说南阳郡新野县人暴利长，因犯罪被发配到敦煌屯田

垦荒,在渥洼水旁,常看见一匹奇异的马。他就与当地人一起捕到此马,呈献给武帝,故意说是从水里冒出来的,以神化此马。

⑥乐府:古代音乐官署。乐府一说起于秦,但颜师古认为始于汉武帝时。乐府掌管朝会宴飨、道路游行时所用的音乐,兼采民间诗歌和乐曲。

⑦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音调。

⑧《五经》:即《诗经》、《尚书》、《礼经》、《易经》、《春秋经》等五部儒家经典。

【译文】

1 春,东方出现异星。

2 夏,五月,大赦天下。

3 淮南王刘安谋反时,胶东康王刘寄听到一点风声,私下也作了战争准备。后来司法官处理刘安谋反事,供辞牵连到刘寄。刘寄的母亲王夫人,是皇太后的妹妹,和武帝最亲近,事发后刘寄心感悲伤,病发身亡,不敢指定继承人。武帝听说后很可怜他,就封他的大儿子刘贤为胶东王;又封刘寄生前最宠爱的小儿子刘庆为六安王,统辖衡山王原来的土地。

4 秋,匈奴侵入右北平和定襄地区,每地都有数万骑兵,杀掠一千多人。

5 崤山以东地区发大水,百姓都陷入饥馑之中。武帝派遣使者把郡国仓库中的粮食全部拿出以赈济灾民,仍然不够,又劝募各地富豪官吏,能够借钱给贫民的,可以把名字上报朝廷;仍然不敷救助灾民费用,就把有的灾民迁徙到关西,有的去充实朔方郡以南新秦中地区,一共有七十多万人,衣食都由官府供给,数年之内都由官府提供生产资料。朝廷还接连不断地派出许多使臣予以照顾他们。所耗费用以亿计,无法计算。

6 汉朝得到浑邪王的土地后,陇西、北地、上郡一带匈奴入侵日渐减少,武帝就下诏将以上三郡戍边部队减少一半,以减轻百姓的徭役。

7 武帝要讨伐昆明，因为昆明地区有方圆三百里的滇池，因此就修了一个昆明池来练习水战。这时法令更加严苛，低级官吏很多被免职。由于战事频繁，民间花钱购买免除赋役特权和五大夫爵位的也日趋增多，所以官府能够征召服役的人更少了。于是朝廷任命具有千夫、五大夫爵位的人为官吏，不愿就任的人就交纳马匹。凡是不克尽职守、玩弄法令的官吏，都贬谪到长安上林苑去砍伐荆棘，挖掘昆明湖。

8 这一年，在西北地区渥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马。武帝正设立乐府，命司马相如等人创作诗赋；任命宦官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挂二千石官阶的印信；将新作的诗赋按八音曲调谱成歌曲。由于这些诗多为深奥雅正的文辞，只通晓一经的士人看不懂，一定要集合《五经》的专家们一起讲习，才能了解它的含义。得到神马后，就以神马为题材命司马相如等人依次创作诗歌。汲黯说："凡是王者制作音乐，上应赞美祖先，下要教化万民。如今陛下得到神马，就要作诗来歌唱，在宗庙中演奏，先帝和百姓怎会了解诗歌的内容呢？"武帝沉默不语，很不高兴。

武帝对招揽士子文人很重视，常担心人才不够用；但因他个性严厉峻刻，尽管群臣中一向为他所宠爱的，偶然犯了小过错，或者发现有欺瞒行为，往往都按法诛杀，从不宽恕。汲黯为此劝说道："陛下求贤十分辛劳，但还未完全发挥他的才干，就把他杀了。天下士人有限，而陛下诛杀无限，臣担心天下的贤人将要丧尽，到头来陛下与谁来共同治理天下呢！"汲黯说这话时感情很激动，武帝却笑着解释说："哪个时候会没有人才，只是怕人才不能发掘。如能发掘，何必担心没有人才！所谓人才，就像有用的器具一样，有才能而不能充分施展，和没有才能一样，不杀的话还能做什么！"汲黯说："臣虽不能用言词说服陛下，但内心还是认为陛下这样做不对；希望陛下今后改正，不要认为臣愚笨不懂道理。"武帝对左右的群臣说："如果汲黯自称阿谀奉承，是不恰当的，但自称愚笨，岂不是很

恰当吗!”

四 年

1冬,有司言:“县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请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龙,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马,直五百;小者椭之,其文龟,直三百[1]。令县官销半两钱[2],更铸三铢钱,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3]。咸阳,齐之大煮盐,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诏禁民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4],没入其器物。公卿又请令诸贾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5];及民有轺车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张汤。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骚动,不安其生,咸指怨汤。

2初,河南人卜式[6],数请输财县官以助边,天子使使问

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上由是贤之，欲尊显以风百姓，乃召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几，又擢式为齐太傅。

3 春，有星孛于东北。夏，有长星出于西北。

【注释】

①"大者圜之"句：汉人认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所以钱用这三种图案，以示区别。

②半两钱：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 年）废除三铢钱，改行半两钱。现在又恢复三铢钱，废除半两钱。

③桑弘羊（公元前 152～公元前 80 年）：西汉大臣。洛阳人，商人家庭出身，武帝时，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积极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坚持将冶铁、煮盐和铸铁收归官营，充实国库。并设立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商品，平抑物价，使商贾不得从中获取大利。昭帝年幼继位，他受武帝遗诏，与霍光等人辅政，任御史大夫，后与霍光争权，失败被杀。

④钛（dì 弟）：古代刑具，脚镣之类。

⑤緡（mín 民）：穿钱的绳子，亦指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緡。一算：一百二十钱。

⑥卜式：西汉官吏。今河南洛阳人。少时以田畜为业。武帝时匈奴犯边，他上书朝廷，愿以家财之半捐公助边。武帝欲授以官职，他辞而不受。武帝试令其治县，有政绩，赐爵关内侯。元鼎中，官至御史大夫，后因反对盐铁官营，加之不习文章，贬为太子太傅。

【译文】

四年(壬戌,公元前119年)

1冬,主管官员报告说:"国家经费十分缺乏,而富商大贾冶炼金属铸币、煮海水制盐,财产累积达万斤黄金,却不资助国家急需;请陛下重新制造钱币使用,并打击那些浮滑奸邪和吞并别人财产的人。"当时,御苑中有一种白鹿,少府衙门有很多银、锡,武帝就命人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边绣上五彩花纹,称为皮币,价值四十万钱。又下令凡是藩王、列侯、皇族进京朝觐聘享时,一定要将礼物或贡品放在皮币之上,然后才能行事。又用银、锡合金铸成三种不同品级的货币:大的是圆形,图案是龙,价值三千;其次是方形,图案是马,价值五百;小的是椭圆形,图案是龟,价值三百。又令县官把半两钱销毁,重新铸造三铢钱,凡是偷铸货币的都要判死罪;但是地方官吏和百姓偷铸白金币的人仍不计其数。

于是武帝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二人为大农丞,主管盐铁事务;桑弘羊因精于经济而受到重用。东郭咸阳是齐国的大盐商,孔仅则是南阳的大铁商,两人都有千金家财;桑弘羊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善于心算,十三岁就作了侍中。用他们三人来商讨开辟财源的办法,可以做到剖析如微。

武帝下诏禁止民间私铸铁器和煮盐,违者就钛其左脚,没收器具。公卿们又请求下令给工商业者,要他们各自估算自己财物多少,造册呈报,大抵缗钱二千纳税一算;百姓家有小车和拥有五丈以上船只的,也要纳税。凡隐匿财产不报,或者呈报不实者,都罚戍边一年,财产没收。告发别人隐匿财产的人,赏给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这些法令大多出自张汤的主意。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许多国家财用情况,时间很晚才罢,武帝也因此忘记吃饭;丞相不过是个摆设,天下大事都取决于张汤。民心浮动,无法安定生活,都埋怨张汤。

2当初,河南人卜式好几次捐献财物给官府以帮助边防,武帝派

使者问卜式："你愿作官吗？"卜式说："臣从小种田牧羊，不熟悉作官的规矩，不愿作官。"使者又问："你家是否有冤情，想要申诉？"卜式说："我从来没有与别人发生过纠纷，同乡中贫穷的，臣就借钱给他们，品行不好的，臣就劝导他们，周围邻居都很尊重我，我怎么会被别人冤枉呢！没什么可申诉的。"使者说：'既然如此，你到底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卜式说："天子讨伐匈奴，鄙人认为有才能的人应效命边疆，有钱财的人应捐出钱财支援国家，这样匈奴就可以被消灭了。"武帝由此认为卜式很贤能，想使他地位尊显以劝勉百姓，因此就将卜式召到京师，任命为中郎，颁给左庶长爵，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人人得知。不久，又提升卜式为齐国太傅。

3 春，东北出现异星。夏，西北出现彗星。

4 上与诸将议曰："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1]，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乃粟马十万，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各将五万骑，私负从马复四万匹，步兵转者踵军后又数十万人，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票骑。票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票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李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以精兵待幕北。

大将军既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将军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回远而水草

少，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2]，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孙敖新失侯，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广不谢而起行，意甚愠怒。

大将军出塞千余里，度幕，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砂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拿[3]，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捕斩首虏万九千级，遂至宾颜山赵信城[4]，得匈奴积粟食军，留一日，悉烧其城余粟而归。

前将军广与右将军食其军无导，惑失道，后大将军，不及单于战。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遇二将军。大将军使长史责问广、食其失道状，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刎。广为人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为二千石四十

余年，家无余财。猿臂，善射，度不中不发。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士以此爱乐为用。及死，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单于之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十余日，真单于复得其众，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单于号。

票骑将军骑兵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无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绝大幕，直左方兵[55]，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56]，卤获七万四百四十三级。天子以五千八百户益封票骑将军；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为列侯，从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为关内侯，食邑；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而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

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票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票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票骑日益贵。大将军故人、门下士多去事票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票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票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

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票骑尚穿域蹋鞠⑦;事多此类。大将军为人仁,喜士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两人志操如此。

是时,汉所杀虏匈奴合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马少,不复大出击匈奴矣。

匈奴用赵信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任敞于单于,单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时,博士狄山议以为和亲便,上以问张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于是上遣山乘障;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之后,群臣震慑,无敢忤汤者。

【注释】

①幕:即指沙漠。

②结发:古代表示男子已经成年之礼,即结发初冠。

③纷拿:混乱的搏斗。

④寅(tián 田)颜山:古山名。在匈奴境内,约为今蒙古高原杭爱山南面的一支。 赵信城:赵信降匈奴后所筑之城。

⑤左方兵：匈奴分其国为左右，左贤王主管东部兵马，右贤王主管西部兵马。中部由单于直接主管。

⑥翰：翰海在沙漠北面，有人认为是北海。

⑦蹋鞠(jū 居)：鞠为古代的一种皮球，蹋鞠即踢球，其游戏规则已失传。

【译文】

4 武帝和各位将领商议道："翕侯赵信替匈奴单于出谋画策，常常认为汉军不能越过沙漠深入匈奴腹地而久留，现在大举发兵，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于是征选了以粟米饲养的壮马十万匹，令大将军卫青、票骑将军霍去病各自率领骑兵五万，另外官兵们自带的马有四万匹，又派数十万步兵跟在骑兵之后负责押运粮草辎重，而那些敢于力战，深入敌境的勇士都由霍去病统属。霍去病开始准备从定襄出发，以攻击单于；后从俘虏口中得知单于在东面，就改令霍去病从代郡出发，令卫青从定襄出发。郎中令李广几次请求随军出征，武帝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同意；过了很久才答应他，任命他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都归卫青统属。赵信替单于献计说："汉军既然要过沙漠，人马一定困乏，匈奴可以坐等俘虏汉军人马。"单于就把全部辎重运到更远的北方，将精兵埋伏在沙漠以西。

卫青出塞后，从俘虏口中得知单于所居之地，就亲自率领精兵前去攻击，而命令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兵一处，由东路进军。东道绕得远而且水草也少，李广因此请求说："臣本为前将军，现在大将军却改命臣从东道前进，臣从结发时起就与匈奴作战，直到今天才有机会正面攻击单于，所以臣愿当先锋，先杀死单于。"卫青曾受武帝暗中嘱咐，认为："李广年纪已老，命运乖蹇，不要让他与单于正面作战，恐怕他难以完成任务。"而公孙敖不久前失去侯爵，卫青也想让他与自己一同正面与单于作战，所以将李广调到东路。李广知道内情坚决要求任先锋；卫青不同意，李广非常恼怒，未

向卫青行礼就转身离去。

卫青率大军出塞一千多里,越过沙漠,见单于率兵严阵以待。于是卫青便令士卒将兵车环绕一周结成阵营,派出五千骑兵攻击匈奴;匈奴也派出一万骑兵迎战。这时太阳快要落山,狂风大作,砂砾飞舞扑打人面,两军士卒不能相互分辨。卫青增派士卒从左右两翼包围单于。单于见汉兵众多而且兵马强壮,自料打不过汉军,就乘六匹骡子拉的车子,在数百名精壮骑兵的保护下,直冲汉军包围圈,向西北奔逃。此时已是黄昏,汉军与匈奴兵仍在混战,双方损失大体相当。汉军左翼校尉根据俘虏口中得知,单于已于天黑前逃走,卫青赶紧派轻骑兵连夜追击,自率大军跟随其后,匈奴兵也四散奔走。到黎明时,汉军已追出二百余里,却未捉到单于,但捕杀敌人有一万九千多,在寘颜山赵信城夺得匈奴存粮补充军队,停留一天后,放火烧毁了城中剩余的粮草,然后撤回。

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率领的东路军没有向导,在沙漠中迷了路,落到卫青所部的后面,没能赶上与单于的那一战。直到卫青班师,才在沙漠南面遇到李、赵二位将军。卫青派长史责问二人迷路的原因,并命李广的随从马上到大将军处听候传讯。李广说:"我的部下没有罪,迷路的责任在我,我现在就去大将军幕府请罪。"李广对部下说:"我李广从结发时开始,与匈奴打了大小七十多仗,这次有幸跟随大将军直接攻击单于部队,而大将军却将我部调到东路,路途曲折,又迷失了方向,难道这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实在不能再去面对那些刀笔小吏!"于是举刀自刎。李广为人廉洁,所得赏赐全部分给部下,与士卒一同饮食,作了四十多年二千石官,家中却没有多余的财产。他天生一双灵活有力的臂膀,擅长射箭,无必中把握决不发弓。行军打仗在遇到困境时,如发现水源,士卒没有喝够,他就不喝,士卒没吃饱,他就不吃;士卒们都乐于受他的指挥。李广一死,全军上下无不痛哭失声;百姓们听说,无论与李广是否认识,也无论年老年壮,无不为之泪下。而右

将军赵食其单独交付审理，其罪当死，缴纳赎金后贬为平民。

单于逃走后，匈奴兵将也四散奔逃，有些匈奴兵还混杂在汉军中一同前进，单于长时间未与其兵众会合，右谷蠡王认为单于已死，就自立为单于。十多天后，真的单于与其兵众见面，右谷蠡王就废掉了自己的单于称号。

霍去病率领的骑兵和兵车、辎重都与卫青相同，但无副将，就任命李敢等人为大校，充当副将，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发，深入二千多里，越过大沙漠，与匈奴左贤王的部队遭遇，擒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以及将军、丞相、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在狼居胥山祭祀天神，在姑衍山祭祀地神，又登高眺望翰海，共斩杀或俘虏匈奴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武帝加封霍去病五千八百户食邑；又封其部将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为列侯，从票侯赵破奴等二人也增加了食邑，封校尉李敢为关内侯，赐予食邑；军中吏卒升官和受赏的人也很多。但卫青却没有被加封，军中将士也没有被封侯的。

卫青与霍去病出塞时，在边塞检阅官私马匹共十四万，至班师入塞时，不到三万匹。

于是武帝增大司马一职，卫青、霍去病同为大司马，并规定，霍去病的官级俸禄与卫青一样。从此以后，卫青的权势日益衰落，而霍去病却日益显贵。卫青的朋友、门客有很多转而投靠霍去病，都得到了官爵，只有任安不肯这样做。

霍去病为人沉默寡言，果敢豪爽。武帝曾想教他学习孙子、吴起兵法，霍去病说："我认为作战只在谋略，不必学古代兵法。"武帝为他修造住宅，要他前去看看，霍去病说："匈奴还未消灭，不想考虑成家！"因此武帝更加宠爱他。但霍去病少年富贵，不懂关心士卒，他率军出征时，武帝派遣掌膳食的太官送上几十车食物；班师回朝时，车中还有剩余的粮食和肉，而士兵却有饿肚子的；在塞外时，士卒常常因缺粮而士气不振，可霍去病还修建蹴鞠的场地；这样的事例很多。卫青为人仁厚，喜欢士人，谦退礼让，以温柔顺和博

取武帝的喜爱。二人的性格节操是如此不同。

这时,汉朝已消灭了匈奴八九万人,自己也损失了几万士卒。此后匈奴迁往北方很远的地方,沙漠以南再也没有匈奴王庭了。汉军渡过黄河,在朔方以西到令居县一带兴修水利,设置屯田的官吏,派士卒五六万人屯垦,逐渐向北蚕食匈奴的土地;但因缺少马匹,不能再出击匈奴了。

匈奴采用赵信的计谋,派遣使者来汉朝,以好听的言辞请求与汉通婚。武帝让群臣讨论,有人主张答应和亲,有人主张让匈奴臣服。丞相长史任敞说:"匈奴刚被击败,应该乘机使它成为汉的外臣,在边境朝拜天子。"武帝便派任敞出使匈奴,说服单于,单于听后大怒,将任敞扣留不让他回国。这时,博士官狄山认为与匈奴和亲对国家有利,武帝为此问张汤,张汤说:"这个愚蠢的书呆子什么也不懂。"狄山说:"臣虽愚蠢,但愚忠;像御史大夫张汤,乃奸诈小人。"于是武帝正色道:"我派你去做一郡之长,你能不让敌人进犯吗?"狄山说:"不能。"武帝又说:"管一个县呢?"狄山说:"不能。"武帝又说:"管一个要塞呢?"狄山心想,如此责问下去,势必要交法官治罪,只好说:"能。"于是武帝派狄山镇守边界一个要塞。一个多月后,匈奴把狄山的头斩下而去,从此以后群臣震惊恐惧,再也没有人敢冒犯张汤了。

5是岁,汲黯坐法免,以定襄太守义纵为右内史,河内太守王温舒为中尉。

先是,宁成为关都尉,吏民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及义纵为南阳太守,至关,宁成侧行送迎;至郡,遂按宁氏,破碎其家;南阳吏民重足一迹。后

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视亦二百余人，一捕，鞫曰："为死罪解脱"[1]，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是时，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然其治尚辅法而行；纵专以鹰击为治。

王温舒始为广平都尉[2]，择郡中豪敢往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迁河内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马五十疋为驿，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国，追求。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呼！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天子闻之，皆以为能，故擢为中二千石。

6 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3]，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见焉[4]。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又劝上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

【注释】

①鞫(jū 居):审问。

②广平:郡,国名。汉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分邯郸郡置郡。治所在广平(今河北鸡泽东南)。

③王夫人:武帝宠妃,齐王刘闳的母亲。

④"少翁以方夜"以下句:《汉书》把此事写到李夫人的传中,古今相承,都以为招的是李夫人的魂。但李夫人逝世时,少翁早已死亡。《通鉴》认为《汉书》记载有误,而根据《史记》的记载,认为是王夫人的事。

【译文】

5 这年汲黯因为犯法而被免官,任命定襄太守义纵为右内史,河内太守王温舒为中尉。

原先宁成担任函谷关都尉时,出入关的小官和百姓常受他欺侮,因此有"宁可遇见哺乳的母老虎,也不要遇到宁成发怒"这一说法。后来义纵做了南阳太守,路过函谷关,宁成在迎送时都恭敬地走在路旁;义纵到了郡城,马上就治了宁氏的罪,使宁成家族支离破碎;南阳郡的官吏和百姓无不惊恐,不敢妄动。后来义纵迁任定襄太守,一到任,就把定襄监狱中犯有轻重罪刑的二百多名犯人,以及前来探监的犯人亲人二百多人,全部加以逮捕讯问,宣布他们犯有"为囚犯私自解脱枷镣"的罪名,当天就杀了这四百多人,从此郡中人人不寒而栗。这时,赵禹、张汤都因执法严苛而位列九卿,可是他们还能以法令作为辅政的工具;而义纵则专门以老鹰搏兔的残暴方式治民。

王温舒起先为广平都尉,在郡中挑选了十几名豪勇凶横之人充当爪牙,暗中掌握着这些人平日违法犯罪的事实,以此要挟他们为他追捕盗贼。如果这些人干得令王温舒满意,那么不管他们犯过多大罪,一概不问;如果遇事躲避不尽力,就根据此人已往的罪行加以斩杀,或诛灭宗族。因此,齐、赵两国之间的盗贼都不敢接近广平,广平也得到了路不拾遗的美誉。王温舒后升迁为河内太守;九

月到任，立刻命人为他准备五十匹马，设置驿站，然后逮捕郡中豪勇奸猾之徒，受牵连的有一千多家。王温舒上书奏请武帝，罪大的诛杀全族，罪小的本人处死，其家产全部没收以抵往日的赃物。奏章呈送不过二三天就得到批准，论罪杀人，致使河内郡中流血十多里，河内郡的人对他的奏章十分惊骇，认为太神速了。到十二月底，全郡无人说话，不敢夜行，乡村听不到因有人偷盗而引起的狗叫。有逃亡的要犯，就派人到附近郡国追捕。第二年初春，照例停止用刑，王温舒跺脚叹道：'唉！如果冬季能延长一个月，就足够我用了！"

武帝听到他们的所作所为，认为义纵和王温舒很有才干，将他们升为中二千石的官。

6 齐国人少翁，因擅长召唤鬼神而得到武帝赏识。武帝宠爱的王夫人死后，少翁在夜里招致鬼神，和王夫人的相貌一样，武帝在帷帐内仿佛看到了王夫人。于是就封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给他很多财物，以宾客之礼对待他。少翁又劝武帝兴建甘泉宫，中间筑高台与房屋，画上天、地、太一等各种鬼神，设置祭祀的器具，以招请天神。一年多以后，少翁的方术越来越不灵，神仙不到。于是少翁将写满字的帛书让牛吞下，然后假装不知道，对武帝说："这只牛肚子里有怪物。"将牛杀死后检查，见到帛书，上面所说十分古怪，武帝认出是少翁的笔迹，问他本人，果然是伪造的；于是武帝将少翁杀死并把此事隐瞒起来。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十

汉纪十二　起昭阳大渊献，尽重光协洽，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

1 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盗孝景园堧地[1]，葬其中，当下吏，自杀。

2 罢三铢钱，更铸五铢钱。于是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

上以为淮阳[2]，楚地之郊，乃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诏数强予，然后奉诏。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3]，补过拾遗，臣之愿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

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曰："黯弃逐居郡，不得与朝廷

议矣。御史大夫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汤，终不敢言；及汤败，上抵息罪。

使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十岁而卒。

3 诏徙奸猾吏民于边。

4 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强侯庄青翟为丞相[4]。

5 天子病鼎湖甚[5]，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寿宫[6]。神君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时上卒起，幸甘泉，过右内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义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衔之。

【注释】

①堧(yuán)：城郭旁或河边的空地。

②淮阳：郡、国名。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置淮阳国，惠帝以后时为郡，时为国，治所在淮阳(今河南淮阳)。

③禁闼(tà 挞)：即宫廷、宫禁之意。

④庄青翟：西汉武帝时丞相，其祖父庄不识是高祖刘邦的功臣。

⑤鼎湖:宫名。在京兆郡内。

⑥寿宫:宫名。为祭祀神灵之宫。位于雍州长安县西北三十里长安故城中。

【译文】

汉纪十二　起癸亥(公元前118年),止辛未(公元前110年),共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癸亥,公元前118年)

1 春,三月十一日,丞相李蔡被指控侵占汉景帝陵园空地埋葬家人,应当交给法官处理,李蔡自杀。

2 废止三铢钱,重新铸造五铢钱。于是民间盗铸钱币的人很多,楚地尤为严重。

武帝认为淮阳是楚地的交通要冲,于是召见汲黯,封他为淮阳太守。汲黯伏地辞谢,不肯接受印信,武帝几次勉强他,才接受这一职务。汲黯流着泪对武帝说:"臣原以为将填沟壑,再也见不到陛下了,想不到陛下还会起用臣。臣常常生病,不能胜任一郡事务。臣愿意担任中郎,出入宫禁,为陛下补救过失和疏忽之事,这是臣的心愿。"武帝说:"你瞧不起淮阳吗?我现在要你去。想到淮阳官吏和老百姓彼此相处不好,我只要借重你的威望,你可躺在床上处理政事。"

汲黯辞别出朝,去拜访大行令李息说:"我被弃置郡中,不能再参预朝政了。御史大夫张汤,其心智足以拒绝别人的规劝,狡诈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总是用乖巧阿谀的言语和诡辩的文辞,不肯公正地为天下人说话,专门迎合天子的心意。凡是天子所不喜欢的,他就跟着诋毁;天子所喜欢的他就跟着称赞。他还喜好惹事生非,玩弄法律条文,心怀奸诈以掌握天子的心理,依靠奸猾官吏来建立自己的威望。您位居九卿,如不早加揭露,您恐怕会与张汤一起受

到诛杀。”李息害怕张汤，始终不敢揭露他；后来张汤下台了，武帝也治了李息的罪。

武帝给予汲黯诸侯国丞相的俸禄，住在淮阳，十年后去世。

3 武帝下诏，令奸猾的吏民到边境居住。

4 夏，四月初二，任命太子少傅武强侯庄青翟为丞相。

5 武帝在鼎湖宫病得很重，巫医们想尽了办法，仍不见好转。游水发根说上郡有一个巫师，生病后有鬼神附体。武帝将他召来，在甘泉宫祭祀，当武帝发病时，派人问神灵，神灵就说：“天子不必担心疾病；病稍好后，来甘泉宫与我会面。”于是武帝病体稍愈，立即前往甘泉宫，而病也就好了，武帝在寿宫置酒奉侍神灵。神灵肉眼看不见，可听得见他的声音，与人声相同，神灵时去时来，来时风声肃穆，居于帷帐之中。神灵所说的话，武帝都派人记下来了，命名为“画法”。神灵说的那些话，都是俗人所知的，并无特殊之处，但武帝却很喜欢；这件事十分机密，外人都不知晓。

一次，武帝突然起身前往甘泉宫，经过右内史管界，见道路大多失修，发怒说：“义纵难道认为我再也不能走这条路了！”为此怀恨在心。

六 年

1 冬，十月，雨水，无冰。

2 上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1]，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杨可告缗钱纵矣。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天子以纵为废格沮事[2]，弃纵市。

3 郎中令李敢，怨大将军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3]，敢从上雍[4]，至甘泉宫猎，票骑将军去

病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为讳，云鹿触杀之。

4 夏，四月，乙巳，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初作诰策[8]。

5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者不可胜计，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

6 六月，诏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循郡国，举兼并之徒及守、相、为吏有罪者。

7 秋，九月，冠军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为冢，像祁连山。

初，霍仲孺吏毕归家[9]，娶妇，生子光[10]。去病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仲孺。会为票骑将军，击匈奴，道出河东，遣吏迎仲孺而见之，大为买田宅奴婢而去。及还，因将光西至长安，任以为郎，稍迁至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8 是岁，大农令颜异诛。

初，异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以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郤，及人有告异以他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注释】

①缗钱令：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令商人自己评估财产，拒绝或评估不实的，戍边一年，并没收财产，告密者可得到没收财产一半的赏赐。

②废格沮事：即抗拒圣旨，阻挠告密事务。

③居无何：没有多久。

④上雍：雍地势较高，所以称去雍地为上雍。

⑤诰策：皇帝敕封诸王的文书。

⑥霍仲孺：本为河东郡平阳县小吏，后到平阳侯家服务，与婢女卫少儿（卫青的姐姐）私通，生下霍去病。后又娶一妻子，生下霍光。

⑦霍光（?～公元前68年）：西汉政治家。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霍去病的弟弟。武帝时，任奉车都尉。与桑弘羊等同受遗诏，立昭帝为嗣，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封博陆侯。昭帝死，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废，又迎立宣帝。前后执政凡二十年。

【译文】

六年（甲子，公元前117年）

1 冬，十月，降雨，没有结冰。

2 武帝颁布缗钱令后，又尊崇卜式，但百姓始终不愿如实申报财产，以帮助政府增加经费，于是由杨可主持的对民间隐瞒财产者进行告发和惩处的事情越来越多。义纵认为此举骚扰了百姓，命人逮捕杨可派出调查的人。武帝以义纵抗拒圣旨，阻挠告密事务，将他当众处死。

3 郎中令李敢，怨恨卫青使他父亲李广含恨而死，就打伤了卫青，但卫青却将此事隐瞒起来。没有多久，李敢随武帝到雍地甘泉宫狩猎，被霍去病用箭射死。霍去病当时正受宠幸，地位尊崇，武帝为他掩盖过去，声称李敢是被鹿撞死的。

4 夏，四月二十九日，武帝在太庙中封皇子刘闳为齐王，刘旦为燕王，刘胥为广陵王，从此开始用诰策的形式册封诸王。

5 自从铸造白金币、五铢钱之后，各地方小吏和平民因私铸钱币

而被处死的多达数十万人，至于那些未被发觉的更是不计其数，天下人几乎都在私铸钱币。由于犯法的太多，官吏不可能将他们全部杀完。

6 六月，武帝下诏，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别到各郡国巡查，举报那些兼并别人田产的不法之徒，以及郡守、诸侯国丞相、官吏中犯罪的人。

7 秋，九月，冠军景桓侯霍去病因病去世。武帝非常悲痛，为他修建的坟墓，形状像祁连山。

当初，霍仲孺任职期满回到家乡，娶了妻子，生了儿子霍光。霍去病长大后，才知道霍仲孺是自己的父亲。这时他被封为票骑将军，北击匈奴，经过河东时，就派属吏将霍仲孺请来相见，为他买了很多田宅、奴婢而后离去；班师回朝时，又顺便将霍光带到长安，任命他为郎官，稍后又升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8 这一年，大农令颜异被处死。

当初，颜异因廉洁正直升到九卿高位。武帝和张汤计划制造白鹿皮币时，征询颜异的意见，颜异说："现在王侯们朝贺时都送黑色璧玉，价值只有数千钱，而用白鹿皮币作为衬垫，其价值反而值四十万，本末倒置。"武帝听后很不高兴。张汤与颜异不和，后来有人因其它事控告颜异，武帝就让张汤治颜异的罪。事情是颜异的一位客人议论武帝的诏令初下时有不恰当的地方，颜异没有作声，微微撇了一下嘴唇。张汤奏报说："颜异身为九卿，看到诏令有不当之处，不入宫奏言，而在内心诽谤，论罪当死。"从此后，有了腹诽的案例，而公卿大夫多谄媚阿谀，以求保全自己。

元鼎元年

1 夏，五月，赦天下。

2 济东王彭离骄悍，昏暮，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坐废，徙上庸[1]。

二 年

1 冬，十一月，张汤有罪自杀。

初，御史中丞李文，与汤有郤，汤所厚吏鲁谒居阴使人上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治，论杀之。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变事踪迹安起？"汤佯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汤亲为之摩足。赵王素怨汤，上书告："汤大臣，乃与吏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汤亦治他囚导官，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佯不省。谒居弟弗知，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告李文。事下减宣，宣尝与汤有郤，及得此事，穷竟其事，未奏也。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瘞钱[2]，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至前汤独不谢。上使御史按丞相，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丞相患之，丞相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皆故九卿、二千石，仕宦绝在汤前。汤数行丞相事，知三长史素贵，故陵折，丞史遇之，三长史皆怨恨，欲死之。乃与丞相谋，使吏捕案贾人田信等，曰："汤且欲奏请，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不谢，又佯惊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等事。天子以汤怀诈面欺，使赵禹切责汤，汤乃为书谢，因曰："陷臣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既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

无椁。天子闻之，乃尽按诛三长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狱，自杀。

2 春，起柏梁台[3]。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

3 二月，以太子太傅赵周为丞相。

4 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庆为御史大夫。

5 大雨雪。

6 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

【注释】

①上庸：古县名。本庸国，春秋楚置县。治所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

②瘞(yì 意)钱：埋葬于地下的钱。

③柏梁台：用香柏树为材料所搭的高台。

【译文】

元鼎元年(乙丑，公元前116年)

1 夏，五月，大赦天下。

2 济东王刘彭离骄横凶悍，常在黄昏时，率领家奴和亡命少年几十人抢劫杀人，夺取财物，以此为嗜好，被他杀害的人仅已发现的就有一百多个，因此废除封国和王爵，贬到上庸。

二年(丙寅，公元前115年)

1 冬，十一月，张汤畏罪自杀。

当初，御史中丞李文与张汤有宿怨，张汤所宠信的属吏鲁谒居暗中派人上书告发李文图谋作乱，武帝交张汤处理，张汤将李文处死。张汤心里知道是鲁谒居干的，但当武帝问道："告发李文图谋作乱一事是如何引起的？"张汤假装惊讶地说："这大概是李文的旧友

怨恨他而引起的。"鲁谒居生病，张汤亲自为他按摩脚。赵王刘彭祖一向怀恨张汤，听说此事后就上书告发说："张汤身为大臣，居然为属吏按摩脚，我怀疑他们一起有大阴谋。"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办理。鲁谒居病死了，事情牵连到他的弟弟。因而被拘留在导官衙门，张汤正好也在导官衙门办理其它案件，看见鲁谒居的弟弟，想暗中帮助他，但假装不认识。鲁谒居的弟弟不知张汤心意，怨恨张汤，派人上书给武帝，揭发张汤和鲁谒居同谋诬告李文作乱。武帝将此事交给减宣处理，减宣曾与张汤有矛盾，主办这件事后，正好穷追到底，但一时还没有结案上报。这时有人盗挖汉文帝陵园中埋葬的钱币，丞相庄青翟上朝，与张汤约好一起向武帝请罪，可到了武帝面前，张汤却不请罪。武帝命御史大夫张汤负责审理庄青翟的问题，张汤企图以"丞相明知故纵"加罪于庄青翟，庄青翟十分害怕，丞相的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以前都曾作过九卿和二千石官，任官都比张汤早。张汤几次代理丞相事务，知道三位长史一向尊贵，就故意欺辱他们，将他们看作丞史这种小吏一般，三位长史都怨恨张汤，想置张汤于死地。于是就和庄青翟谋划，派人逮捕了商人田信等人，说："张汤要向皇上奏请施行什么法令时，田信都事先知道，乘机囤积居奇，赚了大钱后再分给张汤。"这些话都传到武帝耳中，武帝问张汤说："我做什么事，商人常常事先知道，更加囤积财物，好像有人把我的计划泄露给他们。"张汤不谢罪，并装作吃惊地说："大概有这事。"减宣也上奏鲁谒居等人诬告一事。武帝认为张汤心怀奸诈，当面欺瞒，派赵禹严厉责问张汤，张汤这才上书请罪，并说："陷害臣的，是丞相的三个长史。"然后自杀身亡。张汤死后，家产价值不过五百金。兄弟子侄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身为天子的大臣，遭受恶言中伤而死，何必还厚葬呢！"便将张汤的尸体放在牛车上，运去埋葬，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武帝听说后，将三名长史全部处死。十二月二十五日，丞相庄青翟被捕下狱，自杀而死。

2春，武帝造柏梁台。在台上制作了一个承露盘，高二十丈，直径

要七人合抱,用铜铸成;上有仙人掌,用来承接露水,掺和玉石的粉末一起喝,据说可以长生不老。宫室的建造,从此一天天兴盛起来。

3 三月,任命太子太傅赵周为丞相。

4 三月十五日,任命太子太傅石庆为御史大夫。

5 天降大雪。

6 夏,大水成灾,关东地区饿死数千人。

7 是岁,孔仅为大农令,而桑弘羊为大农中丞,稍置均输[1],以通货物。

8 白金稍贱,民不宝用,竟废之。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2],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惟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9 浑邪王既降汉[3],汉兵击逐匈奴于幕北,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于是张骞建言:"乌孙王昆莫本为匈奴臣,后兵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攻不胜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恋故地,又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4],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5];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国。

骞既至乌孙,昆莫见骞,礼节甚倨。骞谕指曰[6]:"乌孙

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自以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骞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领，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及诸旁国。乌孙发译道送骞还，使数十人，马数十匹，随骞报谢，因令窥汉大小。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7]。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域始通于汉矣。

西域凡三十六国，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玉门、阳关[8]，西则限以葱岭[9]。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合流东注盐泽。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10]、危须[11]、尉黎间[12]，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13]，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

天子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注释】

①均输:即调节物资。它是将各地产量较多的物质输给官府,官府按时价购买,再运到它处卖掉,以防止商贾牟利,这样做方便了百姓,对官府也有利可图。

②三官:指钟官令(钱币官)、辨铜令(矿业官)、均输令(物资调节官)。

③浑邪:一作昆邪,是匈奴部落名,在今甘肃武威、张掖一带。

④中郎将:官名,地位稍次于将军。

⑤千巨万:概言数目之多,数千百万。

⑥谕指:以汉廷的意旨晓谕他们。

⑦大行:官名,掌接待外宾,即大鸿胪。

⑧玉门、阳关:汉代在敦煌郡设置玉门关和阳关。

⑨葱岭:在今新疆疏勒、蒲犁以西,昆仑山、天山都由此发脉。

⑩焉耆:即今新疆的焉耆县。

⑪危须:今焉耆县东。

⑫尉黎:即在今新疆鄯善以北的尉黎县。

⑬武威郡:武威和酒泉,至今仍用其地名,这两郡加上张掖、敦煌,称为河西四郡,形成伸向西北的走廊。

【译文】

7 这一年,孔仅被任命为大农令,桑弘羊为大农中丞,开始在部分地区施行均输法,以调节各地货物。

8 白金币价值下降,民间不爱使用,最后废弃不用了。于是武帝禁止所有的郡国铸钱,专令上林苑的三官负责铸钱,全国各地不是三官所铸造的钱不得使用。因此民间私铸钱币的日益减少,因为成本费用太高,得不偿失,只有手艺高的人或大奸之徒仍然偷铸钱。

9 浑邪王归降汉朝后,汉兵把匈奴驱逐到大沙漠以北,自盐泽以东广大地区没有匈奴出现,往西域的道路可以通行。于是张骞建议说:"乌孙王昆莫原是匈奴的藩属,后来兵力渐强,不肯再朝拜事奉匈奴,匈奴攻打未胜,只好舍他而去。现在匈奴单于刚被我们打败,

而以前浑邪王辖地又空无一人，蛮夷的习俗是眷恋故地，又贪爱汉朝的财物，如果现在我们用丰厚的财物拉拢乌孙，招他们东迁到浑邪王过去的辖地居住，与汉朝结为兄弟之国，势必可使他们听从我们的调遣，这就等于折断了匈奴的右臂一样。连结乌孙后，其西边的大夏等国也都能招来成为汉朝的藩属。"武帝认为有理，就封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人，每人各带二匹马，和数万头牛羊，以及价值几千万的黄金、货币、绸缎；加上很多手持天子符节的副使，如沿途有通往别国的道路，就派副使前往。

张骞到了乌孙，乌孙王昆莫接见了他，但礼节非常傲慢。张骞以汉廷的意旨晓谕他们说："乌孙如能东迁故地，那么汉朝就把公主许配给大王作夫人，结成兄弟，共同抗拒匈奴，那匈奴就不堪一击了。"但乌孙王认为远离汉朝，不知汉朝大小；而且长期以来一直臣服于匈奴，又靠近匈奴，朝中大臣都畏惧匈奴，不愿东迁。张骞在乌孙留了很久，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便遣副使分头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和附近各小国。乌孙派出翻译和向导送张骞回国，又派数十人，数十匹马，随张骞回报答谢汉朝，顺便窥视汉朝的大小。这年，张骞返回长安，武帝封他为大行。一年多后，张骞派往大夏等国的副使大都与该国使臣一同回来，于是西域各国开始与汉朝取得了联系。

西域共有三十六个国家，南北方是大山，中部有河流。东西长六千多里，南北宽一千多里，东面与汉朝的玉门、阳关相连，西面和葱岭交界。河流有两个源头，一在葱岭，一在于阗，然后合流注入盐泽。盐泽离玉门、阳关有三百多里。从玉门、阳关到西域有两条道路：从鄯善沿着南山北麓前行，再顺着河流向西走到莎车，是为南道；从南道向西越过葱岭，经过大月氏、安息。从车师前王廷沿北山前行，顺着河流走到疏勒，是为北道；北道向西越过葱岭，可以经过大宛、康居、奄蔡等国。这些国家以前都臣属匈奴，匈奴西部的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统辖西域各国，常住在焉耆、危须、尉黎一带，向

西域各国征收赋税，掠取财富。

由于乌孙王不肯东迁，汉朝就在浑邪王旧地设置酒泉郡，从内地迁徙了一部分百姓前去居住，以充实该郡；后来又从这里分出一部分设置武威郡，以断绝匈奴通往羌族的道路。

武帝得到大宛的汗血马后，非常喜爱，起名为"天马"。又接连不断地派出使者求取天马。出使外国的使团，多的一批有几百人，少的一批也有一百多人，每人所携带的礼品等物与张骞出使时相仿，后来因日益熟悉西域情况，人数也就逐渐减少了。一年内汉朝出使西域的使团多时有十几批，少时五六批；路远一点要八、九年，近一点的也要几年才能返回。

三　年

1 冬，徙函谷关于新安[1]。

2 春，正月，戊子，阳陵园火[2]。

3 夏，四月，雨雹。

4 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

5 常山宪王舜薨，子勃嗣，坐宪王病不侍疾及居丧无礼废，徙房陵[3]。后月余，天子更封宪王子平为真定王[4]，以常山为郡，于是五岳皆在天子之邦矣[5]。

6 徙代王义为清河王[6]。

7 是岁，匈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单于立。

四　年

1 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诏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其令有司议！"立后土祠于泽中

圜丘。上遂自夏阳东幸汾阴[7]。是时，天子始巡郡、国；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自杀。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行幸荥阳，还，至洛阳，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

2 春，二月，中山靖王胜薨。

3 乐成侯丁义荐方士栾大，云与文成将军同师。上方悔诛文成，得栾大，大说。大先事胶东康王，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为亲属，以客礼待之，乃可使通言于神人。"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旗，旗自相触击。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如五利将军，又拜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夏，四月，乙巳，封大为乐通侯，食邑二千户，赐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十万斤，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共给，相属于道。自太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于是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注释】

①新安:古县名。汉置,治所在今河南新安县。

②阳陵:西汉五陵之一,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在此筑阳陵,后葬于此。并改县名,治所在今陕西高陵西南。

③房陵:古县名。本春秋时防渚,秦置县。治所在今湖北房县。

④真定:郡、国名。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分常山郡置国,治所在今河北正安县南。

⑤五岳:中国五大名山。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传说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多往祭祀。

⑥清河:郡、国名。汉高帝置郡,后屡改为国,汉元帝永光后用郡,治所在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

⑦汾阴:古县名。汉置,治所在今山西万荣西南宝鼎,因在汾水之南故名。

【译文】

三年(丁卯,公元前114年)

1冬,把函谷关迁往新安。

2春,正月二十八日,阳陵园发生火灾。

3夏,四月,天降冰雹。

4函谷关以东十多个郡、国饥荒,发生人吃人的惨景。

5常山宪王刘舜去世,太子刘勃继位,后刘勃被控在其父病重时未在旁侍奉,守丧时违反礼节,被废除王爵,贬徙到房陵。一个多月后,武帝改封宪王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把常山国改为郡,于是五岳都在天子的领域之内。

6迁徙代王刘义为清河王。

7这一年,匈奴单于伊稚斜死去,儿子乌维继单于位。

四年(戊辰,公元前113年)

1冬,十月,武帝巡行至雍,在五畤分别举行祭祀。下诏说:"现在朕亲自祭祀天帝,而未祭祀地神后土,于礼不合,令主管官员商议办理!"主管官员议后建议在水边圆形丘台上设立后土祠。武帝自

夏阳向东巡幸至汾阴。这时，武帝开始巡视郡、国；河东郡守没想到武帝会来巡视，准备不及，就自杀身亡。十一月初八，后土祠在汾水东岸的丘陵上建成，武帝亲自去祭拜，与祭祀上帝之礼相同。行礼完毕，就巡幸到荥阳，返回时又到了洛阳，封周朝王室的后代姬嘉为周子南君。

2 春，二月，中山靖王刘胜去世。

3 乐成侯丁义推荐方士栾大给武帝，说栾大与文成将军少翁同出一个师门。武帝正在后悔当初不该杀少翁，得到栾大十分高兴。栾大原先侍奉胶东康王刘寄，为人善于奉承，富于方术谋略，而且敢说大话，对自己的行为毫不犹疑。栾大说："臣常在海中来往，见过安期、羡门等仙人。但是因臣地位微贱，他们就不信任我；又认为康王是一个诸侯，没有资格得到长生不死的秘方。臣的师傅说：'黄金可以炼成，黄河决堤可以堵塞，长生不死的药可以得到，仙人也可招来。'但臣担心和少翁一样的下场，如果那样，方士们都将掩口不言，谁还敢谈方术呢！"武帝说："少翁是吃了马肝死的。如果你能修成长生不死之方，我什么都不会吝惜！"栾大说："臣的师傅从不求人，都是别人求他。陛下如一定要将他请来，就必须尊敬他的使者，让使者成为陛下的亲属，以宾客之礼对待他，才可以让他将陛下的请求转达给神仙。"于是武帝让栾大表演小方术，栾大施法术让旗帜相斗，结果旗帜就真的互相攻击。这时，武帝正担心黄河决堤和黄金无法炼成，便封栾大为五利将军，后又封为天上将军、地上将军、大通将军。夏，四月二十二日，武帝封栾大为乐通侯，赐食邑二千户，以及府第、一千僮仆，一些御用的车马、帷帐、家具器物都赏给了栾大以充家用，又把亲生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送给他黄金十万斤，武帝亲自到栾大的宅第看望，供给物用的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从武帝的姑妈窦太主到丞相、将军以下的朝廷大臣，都在他家设置酒宴，赠送礼品。武帝又刻了一枚"天道将军"的玉印，命使者穿着羽衣，夜晚站在白色茅草上；栾大也

穿着羽衣,站在白茅上,接受玉印,表示他不是武帝的臣属。栾大和武帝见面不过数月,就佩带了六枚印信,显贵震动天下。于是燕、齐沿海一带的人,无不受到鼓舞,纷纷宣称自己有长生不老的秘方,能请到神仙。

4 六月,汾阴巫锦得大鼎于魏脽后土营旁[1],河东太守以闻。天子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上行,荐之宗庙及上帝,藏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

5 秋,立常山宪王子商为泗水王[2]。

6 初,条侯周亚夫为丞相,赵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为少府,比九卿为酷急;至晚节,吏务为严峻,而禹更名宽平。

中尉尹齐素以敢斩伐著名,及为中尉,吏民益凋敝。是岁,齐坐不胜任抵罪。上乃复以王温舒为中尉,赵禹为廷尉。后四年,禹以老,贬为燕相。

是时吏治皆以惨刻相尚,独左内史兒宽,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务在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收租税时,裁阔狭[3],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繈属不绝[4],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

【注释】

①魏脽(shuí 谁)：汾阴后土祠本为魏地之坟，故称魏脽。

②泗水：汉封国名。本为东海郡，武帝划出三县：凌、泗阳、于，成立泗水国，由刘商当国王。

③阔狭：即缓急。

④缰(qiǎng 强)：绳索。指输送租税不绝于道，像绳索之相连。

【译文】

4 六月，汾阴一位名叫锦的巫师在魏脽后土祠旁找到一个大鼎，河东太守将此事报告武帝。武帝派人去查验，证明确有其事，就用礼仪祭祀，将此鼎迎接到甘泉宫，随着武帝一起去，呈献给宗庙和皇天上帝，收藏在甘泉宫；文武大臣都向武帝恭贺。

5 秋，武帝封常山宪王的儿子刘商为泗水王。

6 当初，条侯周亚夫任丞相时，赵禹为丞相史，相府中的人都称赞赵禹廉洁公平，但周亚夫不任用他，说："我非常了解赵禹做事公平不伤害人，但他执法严苛，不可以为大府之官。"后来赵禹做了少府，执法比其他九卿都严酷峻急，到赵禹晚年，一般官吏执法都很严酷，而赵禹反而得到宽和公平之名。

中尉尹齐一向以敢于杀人而出名，后来作了中尉，官吏和民间风习日益败坏。这年，尹齐被指控不能胜任职责而获罪。武帝又任命王温舒为中尉，赵禹为廷尉。四年后，赵禹因年纪太大，被贬为燕国丞相。

这时官吏办理政事都以用法严酷为时尚，只有左内史兒宽，注重鼓励农业生产，执法和缓，审理罪案诉讼，务在得人心；他选择仁厚之人为官，推广恩情给下属，不追求名声，吏民都非常爱戴他；收取租税时，缓急适中，借贷给需钱的百姓，所以租税收入不多。后来因战争爆发，需要大量征发租税，兒宽因欠负租税，政绩列在最后，应当免职；百姓听说后，唯恐失去兒宽，于是富室大家用牛车，穷困

小户用担挑，络绎不绝地将租税送往官府，考核结果兒宽成为第一。武帝因此对兒宽留下深刻的印象。

7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婴齐入宿卫，在长安取邯郸樛氏女，生子兴。文王薨，婴齐立，乃藏其先武帝玺，上书请立樛氏女为后，兴为嗣。汉数使使者风谕婴齐入朝。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婴齐薨，谥曰明王。太子兴代立，其母为太后。

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是岁，上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宜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决，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国人；安国少季往，复与私通，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恣乱起，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

8 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悦，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

而与神通，黄帝接万灵明庭，明廷者甘泉也。黄帝采首山铜[3]，铸鼎于荆山下[4]，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与群臣后宫七十余人俱登天。'"于是天子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拜卿为郎，使东候神于太室[5]。

【注释】

①终军（？～公元前112年）：西汉官吏。字子云，济南（今山东章丘西北）人。少好学，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以善辨异兽奇木，奏对合宜，甚受武帝赏识，任为谒者给事中，擢升谏大夫。后奉命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臣服汉朝。越相吕嘉反对，发兵攻杀南越王，他亦被杀，死时年仅二十余，时人称为"终童"。

②桂阳：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即今广东连县。

③首山：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北，接孟津县界，即邙山最高处。

④荆山：在今河南灵宝县阌乡南。

⑤太室：山名。在今河南登封县北。

【译文】

7 当初，南越文王赵胡派遣儿子赵婴齐到汉朝做宫廷侍卫，在长安娶了邯郸女子樛氏，生下儿子赵兴。赵胡去世，赵婴齐继位，就隐藏他先人南越武帝赵佗的印玺，上书武帝请求立樛氏为皇后，赵兴为世子，汉朝多次派遣使者晓谕婴齐入朝晋见武帝。赵婴齐只愿自操生杀予夺大权，随心所欲，怕入朝后，朝廷会用汉朝法律像约束内地诸侯一样约束他，所以一再借口有病，不肯入朝。赵婴齐死后，谥号为明王。太子赵兴继位，母亲樛氏被尊为太后。

樛氏在未嫁赵婴齐时，曾经与霸陵人安国少季私通。这年，武帝派安国少季去南越国，晓谕南越王和太后入京朝觐，可以比照内地诸侯待遇，命令善辩的谏大夫终军等人前往宣告武帝的谕旨，勇士魏臣等人前往促使他们下决心，卫尉路博德率兵屯驻桂阳迎接

使臣。由于南越王年少,太后樛氏又是汉人;安国少季前往南越国后,又与樛氏私通,国人之中颇有传闻,所以很多人都不归附太后。太后担心发生内乱,也想依靠汉朝声威来巩固自己地位,就多次劝赵兴和群臣归属汉朝;并趁朝廷使者前来之机,上书请求比照内地诸侯,三年朝拜一次,解除边境关隘。于是武帝答应了,赐给南越王丞相吕嘉银质印信,以及内史、中尉、太傅等人印信,其余官吏由南越王自行设置;废除了南越国以往脸上刺字和割鼻子的刑罚,改用汉朝法令,一切比照内地诸侯。汉廷使者全都留在南越,负责对该国的安抚。

8 武帝巡幸至雍,且要举行郊祭,有人说:"五帝,是泰一神的辅佐。应立泰一神,由皇上亲自祭祀。"武帝迟疑不定。齐人公孙卿说:"今年皇上得到宝鼎,冬季十一月初一清晨是冬至,与黄帝时相同。"公孙卿有一木简记载:"黄帝得到宝鼎,那年冬季十一月初一清晨是冬至,过了三百八十年,黄帝成仙登天。"公孙卿利用武帝宠幸之人奏上。武帝十分高兴,召公孙卿询问,公孙卿说:"此书是申公给我的,申公说:'汉朝的兴盛和黄帝时一样,汉朝的圣世在高祖的孙子和曾孙时。宝鼎的出现正好与神意相通,黄帝在祭祀神灵的明庭迎接神灵,明庭就是甘泉宫。黄帝在首山开采铜矿,在荆山脚下铸造宝鼎,宝鼎铸成后,有一条龙将龙须垂下来迎接黄帝,黄帝骑上龙背,和群臣及后宫嫔妃七十余人一起登天成仙。'"于是武帝说:"唉!我要真的能和黄帝一样,我抛弃妻子如同脱掉一只鞋!"于是任命公孙卿为郎,派他到东方的太室山迎候神灵。

五 年

1 冬,十月,上祠五畤于雍,遂逾陇[1],西登崆峒[2]。陇西

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惶恐，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39]，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上又幸甘泉，立泰一祠坛，所用祠具如雍一畤而有加焉。五帝坛环居其下四方地，为醊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40]。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昼有黄气上属天。"太史令谈[41]、祠官宽舒等请三岁天子一郊见，诏从之。

2 南越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赍为入朝具。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42]，其居国中甚重，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势未能诛。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欲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乃置酒请使者，大臣皆侍坐饮。嘉弟为将，将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发。嘉见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饮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称病，不肯见王及使者，阴与大臣谋作乱。王素无意诛嘉，嘉知之，以故数月不发。

天子闻嘉不听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无决；又以为王、王太后已附汉，独吕嘉为乱，不足以兴兵，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使。参曰："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辞不可，天子罢参。郏壮士故济

北相韩千秋奋曰："以区区之越，又有王、王太后应，独相吕嘉为害，愿得勇士三百人，必斩嘉以报。"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吕嘉等乃遂反，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脱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王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而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其后越开直道给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处。

春，三月，壬午，天子闻南越反，曰："韩千秋虽无功，亦军锋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樛乐姊为王太后，首愿属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

【注释】

①陇：即陇山，一名陇阪、陇坻。在今陕西陇县、宝鸡县与甘肃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间。北入沙漠，南止渭河，为关中平原西部屏障。

②崆峒：山名。又名空桐山、鸡头山。在今宁夏隆德县东。

③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

④醊(zhuì 坠)：祭奠。

⑤司马谈(？～公元前110年)：西汉史学家。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官至太史令。曾总结当时流行的先秦各家学说，认为阴阳、儒、墨、名、法诸家各有短长，唯道家最能综合各派所长。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始建汉家封禅，他被留周南(今河南洛阳)，不得从行，忧愤而死。临终嘱其子司马迁继承其业。

⑥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市。

【译文】

五年（己巳，公元前112年）

1冬，十月，武帝在雍祭祀于五畤，并越过陇山，西行登崆峒山。陇西郡守因为武帝来得太突然，来不及准备，使武帝随从没有东西吃，惶恐不安，自杀身死。于是武帝向北从萧关出发，率数万骑兵到新秦中打猎，在边界显示兵威后返回。武帝见新秦中一带有些地方千里之中没有设置亭驿等防御设施，便将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武帝又巡幸甘泉宫，建立泰一神的祭坛，所用祭祀用具如同雍地五畤中的一畤，但有所增添。五帝祭坛围绕在泰一祭坛下方四周，祭祀追随泰一的群神和北斗神。十一月初一，冬至，天快破晓时，武帝就开始祭拜泰一神，白天向太阳礼拜，晚上向月亮作揖。祭祀时，祭坛点燃烈火，祭坛旁放置烹制祭品的炊具。主管官员说："祭坛上有神光。"又说："白天时有黄气升到天空。"太史令司马谈、祭祀官宽舒等人请求天子三年举行一次郊祭，武帝下诏表示同意。

2南越王赵兴、王太后樛氏治理行装，携带贵重礼品，准备入朝进贡。南越国的丞相吕嘉，年事已高，历任三代国王的丞相，他的家族担任重要官职的有七十多人，男子全部娶了王族的女子，女子全部嫁给了王室成员，和苍梧秦王赵光也有亲属关系，吕嘉在南越国中很受尊重，比南越王更得人心。南越王上书武帝，吕嘉几次劝止，但南越王不听；吕嘉便生叛心，数次借口生病，不见汉使者。汉使都很注意吕嘉的行动，却碍于他势力大，难以铲除。南越王和王太后也担心吕嘉等人先发难，想借汉使的势力，来杀死吕嘉等人，于是设酒宴请汉使，大臣都来陪坐喝酒。吕嘉的弟弟是将军，率兵在宫外警戒。席间，王太后对吕嘉说："南越归属于汉，对国家有利，而丞相却总不同意，为什么呢？"想借此激怒汉使。但汉使犹豫不决，相互观望，谁也不敢发动。吕嘉感到情形不对，就起身退席。王太后

大怒，想用矛刺死他，被南越王阻止。吕嘉离开王宫，在他弟弟率兵保护下回家，称病，不肯见国王和汉使，暗中和大臣计划叛乱。但南越王无意杀吕嘉，吕嘉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拖延数月，未曾发动。

武帝听说吕嘉不听从命令，而南越王、王太后又势孤力弱不能控制，汉使也胆怯不果断；但武帝又认为南越王、王太后已归附汉朝，只有吕嘉从中捣乱，不值得兴兵讨伐，想派庄参率兵二千前往南越。庄参说："如果以好言相劝，几个人就够了；如果以武力相胁，二千人难以有所作为。"推辞不去，武帝把庄参免职。郏县壮士、曾任济北国丞相的韩千秋自告奋勇地说："以小小的南越国，又有国王、王太后作内应，只有丞相吕嘉在作乱。臣愿带三百勇士，一定能把吕嘉斩杀，回报皇上。"于是武帝派韩千秋和王太后的弟弟樛乐率二千士卒前往。进入南越境内。吕嘉等人于是反叛，并号令全国说："国王年纪小，太后是汉人，又与汉使淫乱，一心想臣属汉朝，将先王留下的宝器全都献给汉天子以讨好卖乖；还想带去大批随从，到长安后，就转卖为奴；取得自己眼前利益，不顾赵氏的江山，也不为后代的子孙考虑。"吕嘉与其弟率兵攻杀了南越王、王太后和汉使，派人告诉苍梧秦王和所有郡县，立南越明王赵婴齐的长子赵越与南越籍妻子所生的儿子术阳侯赵建德为国王。韩千秋率兵进入越境后，攻破了几个小城。之后南越人诱他纵兵深入，在距番禺四十里的地方，越兵攻击韩千秋所部汉军，将他们全部歼灭；然后派人把汉使的符节密封起来放在边塞上，并说些欺诳好听的话向天子谢罪，又派兵加强镇守南越的要害之地。

春，三月初四，武帝听说南越反叛，说："韩千秋虽然无功，但也算是第一个敢率兵前往的人，封他的儿子韩延年为成安侯；樛乐的姐姐是南越王太后，是首先表示愿意归附汉朝的人，封樛乐的儿子樛广德为龙亢侯。"

3 夏，四月，赦天下。

4 丁丑晦，日有食之。

5 秋，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1]；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2]；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3]，下离水[4]；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齐相卜式上书，请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诏褒美式，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是时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越。会九月尝酎，祭宗庙，列侯以令献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轻及色恶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夺爵者百六人。辛巳，丞相赵周坐知列侯酎金轻，下狱，自杀。

6 丙申，以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封牧丘侯。时国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而兒宽等推文学，皆为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庆醇谨而已。

7 五利将军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售，坐诬罔，腰斩；乐成侯亦弃市。

8 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5]，围枹罕[6]。匈奴入五原[7]，杀太守。

【注释】

①湟水：一名涯水。即今广东北部连江。

②浈水:即今广东北江支流滃江。

③零陵: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广西全州县西南湘江西岸。

④离水:一名漓水,即今广西漓江。

⑤故安: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⑥枹罕: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南。

⑦五原: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译文】

3 夏,四月,大赦天下。

4 四月三十日,出现日食。

5 秋,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从桂阳出发,沿湟水前进;楼船将军杨仆从豫章出发,沿浈水前进;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从零陵出发,沿离水前进;甲为下濑将军,直取苍梧;各路兵士都由囚犯组成,调集江、淮以南地区十万人乘船从征。南越降将驰义侯率领巴、蜀地区的犯人,又征召夜郎国的军队,沿牂柯江南下,一起在番禺会师。

齐国丞相卜式上书,请求让他们父子和齐国熟习船战的人前往南越,效命疆场。武帝下诏表扬卜式,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以及黄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但天下无人响应。当时位于列侯的人数以百计,竟无一人要求从军攻打南越。正好九月尝新酿的酒,以祭祀宗庙,列侯奉命献黄金助祭。少府负责检查黄金,凡重量不够或成色不好的,都以不敬之罪加以弹劾,被剥夺爵位的有一百零六人。九月初六,丞相赵周也被指控明知列侯所献黄金重量不足却不上报,被逮捕下狱,自杀身亡。

6 九月二十一日,任命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封为牧丘侯。当时国家多事,桑弘羊等人致力开辟财利,王温舒等人推行严刑峻法,兒宽等人推崇文学,都位居九卿,相继执掌大权;政事并不取决于丞相,丞相石庆性格敦厚谨慎。

7 五利将军栾大整装出发，宣称要到东海去寻找他的师傅。但他后来不敢下海，却跑到太山去祭祀。武帝派人跟踪察看，并没看到神仙。栾大回来后胡说他看到了师傅，他的方术也不应验了，犯了诈骗欺罔之罪，被处腰斩；推荐栾大的乐成侯也被当众斩首。

8 西羌部族十万人反叛，与匈奴结盟，进攻故安，包围枹罕。匈奴侵入五原，杀死太守。

六 年

1 冬，发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

2 楼船将军杨仆入越地，先陷寻狭[1]，破石门[2]，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将军路博德至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吕嘉城守。楼船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伏波为营，遣使者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驱而入伏波营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3]。师还，上益封伏波；封楼船为将梁侯，苏弘为海常侯，都稽为临蔡侯，及越降将苍梧王赵光等四人皆为侯。

3 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4]。春，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

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宽假,神不来。言神事如迂诞,积以岁月,乃可致也。"上信之。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4 赛南越,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

5 驰义侯发南夷兵,欲以击南越。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将郭昌、卫广将而击之,诛且兰及邛君、莋侯,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依南越,南越已灭,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5]。

【注释】

①寻狭:在今广东始兴县西三百里。

②石门:在今广东番禺西北二十里。因昌嘉拒汉,积石江中为门,故名石门。

③南海:今广东南海县。 郁林:今广西贵县。 合浦:今广东海康县。 交趾:今越南河内。 九真:今越南义安县。 日南:今越南顺化市。 珠厓:今海南琼山县。 儋耳:今海南儋县。

④缑氏城: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偃师县南。

⑤武都郡: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南。

【译文】

六年(庚午,公元前111年)

1 冬,征发士卒十万人,派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兵征讨西羌,平定了西羌之乱。

2 楼船将军杨仆进入南越境内,首先攻破寻狭和石门,挫败南越

的锋锐，然后率数万人与伏波将军路博德会合，一起前进，杨仆在前面，来到番禺。南越王赵博德、丞相吕嘉据城固守。杨仆屯兵东南面，路博德屯兵西北面。黄昏时，杨仆打败南越人，放火烧城。路博德扎下营垒，派人去招降南越官兵，赐给印信绶带，再放回去招降其他人。杨仆率军猛攻，火烧敌营，把敌人驱赶到路博德设置的营垒中。黎明时，城中守军全都投降了。赵建德、吕嘉已事先乘夜逃到海中，路博德派人追捕。校尉司马苏弘捉到了赵建德，原南越国郎官都稽擒获了吕嘉。戈船将军、下濑将军的士兵和驰义侯征召的夜郎士兵还未到达，南越就已平定。汉朝就把南越的土地改置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军队回到长安，武帝加封路博德；封杨仆为将梁侯，苏弘为海常侯，都稽为临蔡侯，南越的降将苍梧王赵光等四人都被封为侯。

3 公孙卿在河南等候神仙，声称在缑氏城上看到仙人的足迹。春，武帝亲自到缑氏城视察神仙脚印，问公孙卿说："你不会效法少翁、栾大吧？"公孙卿说："神仙，对人间君王倒无所求，人间君王有求于他；求仙之道如不清宽道路，延长时日，神仙是不会来的。说到神仙之事，好像很荒谬怪诞，但只要积以时日，就可招来神仙。"武帝相信了。于是命令各郡、国扩修道路，整治观宇、名山、神祠，希望有幸使神仙来临。

4 为感谢神仙保佑平定南越，祭祀泰一神和后土神，首次使用音乐舞蹈来祭祀。

5 驰义侯征召南夷的军队，想让他们去征讨南越。且兰族君王担心到南越路途遥远，其它邻国会乘机虏掠本族的老弱妇孺，就率众反叛，杀死了汉使和犍为郡太守。汉朝就征发应去数打南越的由巴、蜀罪犯组成的八校尉部队，派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率领他们去攻击且兰，诛杀了且兰君王及邛都君王、莋都侯，平定了南夷，并把此地设置为牂柯郡。夜郎侯原本依赖南越国，南越国已亡，夜郎国就入汉廷朝拜，武帝封原国君为夜郎王。冉駹等族都震动害怕，纷

纷请求臣属汉朝，由汉朝设官治理，于是汉以邛都为越巂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部的白马为武都郡。

6 初，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击吕嘉；兵至揭阳[1]，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杨仆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以士卒劳倦，不许，令诸校屯豫章、梅岭以待命[2]。余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3]、武林[4]、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余善自称武帝。

上欲复使杨仆将，为其伐前劳，以书敕责之曰："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狭，非有斩将搴旗之实也，乌足以骄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使建德、吕嘉得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将军不念其勤劳，而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是四过也。问君蜀刀价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受诏不至兰池，明日又不对，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仆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上乃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5]，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以越侯为戈船、下濑将

军，出若邪[6]、白沙，以击东越。

【注释】

①揭阳：古县名，治所在今广东揭阳县西北。

②梅岭：一名台岭、大庾岭，为五岭之一。在今江西大庾、广东南雄二县之间，为南北交通要隘。

③白沙：古地名，在今江西波阳县西。

④武林：古地名，在今江西余干县北。

⑤句(gōu 沟)章：古县名。治所在今浙江余姚东南。

⑥若邪(yé 爷)：溪名，在今浙江绍兴南，出若邪山，北流入运河。

【译文】

6 当初，东越王骆余善上书朝廷，请求率领八千士卒随杨仆征讨吕嘉；军队到揭阳后，又以海上风浪太大为借口，停止前进，抱着观望的态度，暗中派人出使南越。后来汉军攻破番禺，东越兵还未到达。杨仆上书朝廷愿乘胜带兵攻击东越，武帝以士卒疲劳为由，没有同意，命令各路校尉屯兵豫章、梅岭，等待命令。骆余善听说杨仆请求武帝诛杀他，汉军屯兵边境，就起兵反叛，派兵截断汉军通道，称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率军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死汉朝三个校尉。这时，汉朝使者大农令张成、原山州侯刘齿正屯兵在那里，他们不敢出兵攻击，反退往安全之处，后来都被以怯懦畏敌的罪名处死。骆余善自称为武帝。

汉武帝想再派杨仆率军伐东越，但因杨仆自恃灭南越有功，就下诏书责备他说："你的功劳只是先攻破石门、寻狭而已，并没有斩将夺旗的功劳，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上次攻破番禺，你将投降的人当作俘虏，把死人挖出来冒充是斩获的，这是第一条过错，使赵建德、吕嘉得到东越的援助，这是第二条过错。士卒连年暴露在野外，你不体谅他们的辛劳，竟请求乘坐驿车，离开边塞，私自回家，

怀揣银印、金印，挂着三条绶带，向乡邻夸耀，这是第三条过错。丧失战机，眷恋妻妾，误了回营日期，却以路途艰险为借口，这是第四条过错。问你蜀地刀价多少，你假装不知，以欺诈手段冒犯国君，这是第五条过错。接受诏令不到兰池宫，第二天也不加以解释。如果你问部下问题，他不回答，命令也不服从，那该当何罪？把你这些事公诸于世，天下有谁还相信你呢？现在东越军已深入我境，你能率军去立功补过吗？"杨仆惶恐地答道："我愿拼死效命以赎罪！"武帝就派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出发，渡海从东面攻击；楼船将军从武林出发，中尉王温舒从梅岭出发，任命越侯为戈船将军、下濑将军，由若邪、白沙出发，一起攻击东越。

7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1]，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2]，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车师，小国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时遮击之[3]。使者争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4]，至浮沮井而还；匈河将军赵破奴将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

而还；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汉使，皆不见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8 是岁，齐相卜式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价贵，或强令民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上由是不悦卜式。

9 初，司马相如病且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劝上封泰山[5]。上感其言，会得宝鼎，上乃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而诸方士又言："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采《尚书》、《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禅仪，数年不成。上以问左内史兒宽，宽曰："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臣以为封禅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乃自制仪，颇采儒术以文之。上为封禅祠器，以示群儒，或曰"不与古同"，于是尽罢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

【注释】

①予节：给予出使的符节。

②县官：汉代人称政府为县官。

③"而匈奴……"句：汉代出使西域有南北两道，南道走楼兰，北道走车师，这两国常常阻挠汉使通过，匈奴又加以袭击汉使。

④九原:在今山西北部。

⑤封泰山:祭天称"封",祭地称"禅"。古人以为泰山最高距天最近,而地又最厚,是祭天神地神的最好处所。

【译文】

7博望侯张骞因通使西域而获得尊贵地位,他的属吏也争相上书陈说外国的奇风异俗和利害关系,请求通使。武帝认为西域路途遥远,一般人不愿前往,就接受了他们的请求,给予他们符节,招募人员,不管他们出身如何,只要配备好人员就派他们出发,以扩大出使的范围。这些使者回来后,免不了有私吞礼品财物和违背朝廷旨意的现象,武帝因这些人熟习西域,虽对他们治以重罪,但实际上是激励他们立功赎罪,再次请求出使,因此这些人多次出使西域,而对犯法之事看得很轻。使臣的随从人员也都常常称赞外国事物,会说的往往被授予正使符节,不大会说的也被封为副使,所以很多浮夸而无品行的人都争相效法。出使西域的都是贫家子弟,常常将所携带的朝廷礼物贱价卖出后中饱私囊。西域各国也因这些使者说话前后不实而讨厌他们,心想汉军路远难至,就拒绝为汉使提供食物,以为难汉使。汉使由于缺乏食物,常常相互埋怨攻击。而且楼兰、车师两个小国,地处交通要道,经常劫掠汉使,王恢等人就曾遭劫,匈奴也出奇兵,不时偷袭汉使。使者们争相报告说西域各国虽然有城邑,但兵力薄弱,容易征服。于是武帝派浮沮将军公孙贺率兵一万五千从九原出发,深入二千多里,到浮沮井而撤回;又派匈河将军赵破奴率一万多骑兵从令居出发,深入数千里,到匈河水而撤回;目的是为了赶走匈奴,不让他们偷袭汉使,但未见到一个匈奴人。于是分割武威、酒泉二郡的土地,增设张掖、敦煌二郡,迁徙民众以充实这二郡。

8这年,齐国丞相卜式为御史大夫。卜式在位时,曾说:"郡、国对盐铁由政府专卖一事多感不便,这些盐铁品,质次价高,有的还强

迫百姓购买，而且船只都要交税，所以经商的人减少，物价昂贵。”武帝因此不喜欢卜式。

9 当初，司马相如病重，临终前，留下遗书，歌颂武帝的功德，并言及祥瑞征兆，建议武帝到泰山封禅。武帝很感动，正好又得到宝鼎，武帝就与公卿大臣、儒生们商议封禅之事。但因为天子封禅的礼节已很少用，所以没有人知道应用什么仪式，而方士们又说：“封禅的意义就是综合所有不死的道理。黄帝以前，封禅都会招来怪物，和神灵相通，秦始皇就未能在泰山封禅。陛下如果一定要上泰山，应慢慢上去，如无风雨，就可上山封禅了。”武帝于是命诸儒生采取《尚书》、《周官》、《王制》等书，草拟封禅的礼仪，但用了数年，也未拟就。武帝问左内史兒宽，兒宽说：“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昭明天子姓氏以求祥瑞，是帝王的盛典；但享祭荐神的仪注，《经》书中却没有记载。臣认为封禅典礼的完成，意味着天地神祇开合交通，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制定妥当的礼仪，群臣是无法拟就出礼仪的。现在马上就要举行封禅大典，却拖了几年，群臣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始终没能统一。只有天子才能掌握中和的标准，总结贯通各项条例，就好像金玉的声音相互振荡，以顺利完成这一天下最大的庆典，作为万世遵奉的法则。”于是武帝自定封禅礼仪，多采用儒家学说作为文饰。武帝把封禅的祭器给儒生们看，有的说“与古代不同”，武帝就将所有儒生罢免不用。武帝又按古代的作法，先展示军威，宣告停止了战争，然后举行封禅。

元封元年

1 冬，十月，下诏曰：“南越、东瓯[1]，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

帅师焉。"乃行,自云阳北历上郡[2]、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遣使者郭吉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今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迁之北海上。然匈奴亦慑,终不敢出。上乃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孙卿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思慕,葬其衣冠。"上叹曰:"吾后升天,群臣亦当葬吾衣冠于东陵乎[3]?"乃还甘泉,类祠太一。

2 上以卜式不习文章,贬秩为太子太傅,以兒宽代为御史大夫。

3 汉兵入东越境,东越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楼船将军卒钱塘辕终古斩徇北将军。故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杀余善,以其众降。上封终古为御儿侯,阳为卯石侯,居股为东成侯,敖为开陵侯;又封横海将军说为按道侯,横海校尉福为缭蒌侯,东越降将多军为无锡侯。上以闽地险阻,数反覆,终为后世患,乃诏诸将悉其民徙于江、淮之间,遂虚其地。

【注释】

①东瓯:古族名、地区名。古越族中的一支。秦汉时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灵江流域。汉武帝时遭闽越攻击,迁居江、淮一带。后世亦以东瓯或瓯越为温州及浙南一带地区的别称。

②云阳：古县名。治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

③东陵：即茂陵，因在长安之东，故名。

【译文】

元封元年（辛未，公元前110年）

1冬，十月，武帝下诏说："南越、东瓯都已伏罪受罚；西蛮、北夷尚未平定；朕将巡视边境，亲自执掌兵符，设置十二路大军，亲自统率。"于是武帝开始出巡，自云阳向北经上郡、西河、五原，然后出长城，再向北登单于台，直至朔方，来到北河；派遣使者郭吉对单于说："南越国王的头已悬挂在汉廷北面宫门上。如今单于若敢交战，汉朝天子亲自率军在边境等候；如不敢作战，就臣服于汉朝，为何远远地逃亡到大沙漠以北，寒冷艰苦又无水草的地方，不必这样做嘛！"话音刚落，单于大怒，立即将引见郭吉的人斩杀，而留下郭吉，把他放逐到北海。但是匈奴也士气不振，始终不敢与汉朝决战。武帝就回朝，在桥山祭祀黄帝坟，在须如解除兵备。武帝说："我听说黄帝长生不死，现在见有坟墓，为什么呢？"公孙卿说："黄帝已成仙升天，他的臣民思念他，所以建陵埋葬他的衣冠。"武帝感叹地说："我将来升天后，群臣也会把我的衣冠葬在东陵吗？"回到甘泉宫，在太一神坛又举行了类似的祭祀活动。

2武帝以卜式不善文辞为借口，将他的官秩降为太子太傅，任命兒宽代理御史大夫。

3汉军进入东越边境，东越早已发兵在险要之地防守，并派徇北将军镇守武林。杨仆的部卒钱塘人辕终古把徇北将军杀死。原东越衍侯吴阳率当地民众七百人反叛东越，在汉阳进攻东越军。东越建成侯敖和繇王骆居股杀死东越王骆余善，率众归降。武帝封辕终古为御儿侯，吴阳为卯石侯，骆居股为东成侯，敖为开陵侯；又封横海将军韩说为按道侯，横海校尉福为缭蒌侯，东越降将多军为无锡侯。武帝因闽越地势险阻，好几次反叛，恐为后人留下祸患，就诏令

将领们把当地人全部迁到长江、淮河一带，使得闽越之地空无人烟。

4 春，正月，上行幸缑氏，礼祭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三。诏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1]，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神仙，人以千数。

夏，四月，还，至奉高[2]，礼祠地主于梁父[3]，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绅，射牛行事[4]，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5]，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尚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其封禅祠，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颂功德。诏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乐，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见景象，屑然如有闻，震于怪

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禪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历城、梁父，民田租逋赋，皆贷除之，无出今年算。赐天下民爵一级。"又以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莱，群臣谏，莫能止。东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忧不得；若其无道，虽至蓬莱见仙人，亦无益也。臣愿陛下第还宫静处以须之，仙人将自至。"上乃止。会奉车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16]，巡自辽西[17]，历北边，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万八千里云。

先是，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弘羊作平准之法[18]，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欲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至是，天子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弘羊又请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山东漕粟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是时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

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5 秋，有星孛于东井，后十余日，有星孛于三台。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9]，食顷，复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

6 齐怀王闳薨，无子，国除。

【注释】

①东莱：郡、国名。汉高帝置郡，治所在今山东掖县。

②奉高：古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泰安东。

③地主：古代八神之一的“地主神”。

④射牛行事：古代皇帝在大典以前，一定要亲自射牛。

⑤址：山脚。　肃然山：今山东莱芜县东北。

⑥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以北。

⑦辽西：郡名。治所在阳乐(今辽宁义县西)。

⑧平准之法：即平抑物价的条例。

⑨填星：即土星。

【译文】

4 春，正月，武帝巡幸缑氏城，祭祀于中岳嵩山太室，随从的官吏在山下似乎听见有人连呼三声“万岁”。武帝诏令主管祭祀的官员扩建、加祭太室祠，禁止民间砍伐山上草木，又拨山下三百户百姓来奉祀太室神。

武帝东巡大海，祭祀八位神仙。齐国上书陈述神怪之事和奇妙方术的人数以万计，武帝于是增派船只，令曾说海中有仙山的数千人出海寻找蓬莱神仙。公孙卿拿着天子符节经常先行，探访名山，到了东莱，对武帝说：“臣夜间见一巨人，身长数丈，接近时就看不见了，脚印甚大，和禽兽的蹄迹相似。”郡臣中有人说：“看见一位老翁牵着狗，说‘我想见天子’，一会就踪迹全无。”武帝虽见到巨大脚

印，但不相信，后来群臣谈到老翁之事，才认定就是仙人，于是在海边留宿；又给方士们使用驿车，随时访求神仙，一时四处寻仙之人竟数以千计。

夏，四月，武帝回朝，途经奉高，在梁父祭祀地主神。十九日，令任侍中的儒家学者头戴皮帽，将笏板用丝带系在腰间，参加射牛仪式，并随武帝在泰山东坡之下祭祀天神，仿效祭祀泰一神的礼仪，建祭坛一座，宽一丈二尺，高九尺，坛下埋藏着武帝给仙人的玉牒书信，内容十分秘密。祭祀完毕后，武帝单独和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一起登上泰山，也行祭天礼，这些事都秘而不宣。第二天，从北麓下山。二十日，武帝在泰山脚下东北部的肃然山，仿祭后土神之礼祭祀地神，武帝身穿黄衣，并以音乐伴奏。用江、淮地区出产的三节以上粗大茅草荐神，作为礼物，用五色泥土加大祭坛。在祭祀天地的神祠旁，夜晚仿佛有光，白天又好像有白云从祠中发出。武帝封禅完后还，坐在明堂上，群臣轮番上前祝寿，歌颂功德。武帝下诏说："朕以渺小之身，继承天子尊位，兢兢业业，惟恐道德修养太浅，不明白礼义之道，所以才祭祀八神。蒙天地神灵赐给瑞应，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被怪物所震惊，想停止却又不敢，于是登泰山祭祀天神，至梁父祭祀地神，然后叩拜，愿从此认真反省，与士大夫们一起开始更好的治理，就以今年十月为元封元年。凡是朕巡行经过之处，如博县、奉高、蛇丘、历城、梁父等地，民众的田租赋税，一律免除，今年的财产税也不必交纳。民众中有爵位的升高一级。"又订下五年巡狩一次，在泰山举行封禅庆典，各诸侯都要在泰山下建造邸舍备用。

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时，没有遇到风雨，因此方士们更加认为蓬莱山的神仙似乎可以见到，于是武帝高兴地盼望能遇到神仙，就又到东海探望。武帝想亲自出海寻找蓬莱诸仙，群臣劝阻，但他不听。东方朔说："神仙是自然而然地遇到的，不必急躁强求。如果有缘，就不必担心遇不到；如果无缘，虽然到了蓬莱见到仙人，也

没有什么好处。臣希望陛下回到宫中,静静等待,仙人自会降临。"武帝这才取消了出海计划。适逢奉车都尉霍子侯突然病重,过了一天就死了。霍子侯是霍去病的儿子,武帝十分难过;于是离开东海,沿海岸北上到碣石,自辽西巡行到九原,五月份才回到甘泉。这次巡行共一万八千里。

起先,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主持大农令的事务,掌管天下盐铁。桑弘羊创设平准法,让远方的官府以当地的土产折算为贡赋,根据商人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地区转贩不同商品的作法,相互转输。在京师设置平准官,主持各郡国的转输事务,大农令所属各官,掌握天下货物,价高时卖出,价低时买进,使富商巨贾无法牟取暴利,让各种货物的价格不致飞涨。当时,武帝巡视各地,所经之地的赏赐,丝帛达一百多万匹,金钱以亿万计,都由大农令支付。桑弘羊又奏请允许小吏可以用捐献粮食的方法升为官员,犯罪的人也可用此法来赎罪。因此,山东地区的漕粮一年增加六百万石,一年之间,太仓、甘泉仓全部贮满粮食,边境地区也有余粮,各地货物相互交流均输,丝帛余出五百万匹,百姓赋税没有增加而天下却变得富足有余。于是武帝赐桑弘羊为左庶长爵,再赏黄金一百斤。

这时发生小规模旱灾,武帝令官员求雨。卜式进言说:"政府应当以赋税作为衣食之源,现在桑弘羊让官吏坐在市井上,贩卖货物以求财利,只有把桑弘羊烹杀了,天才会下雨。"

5 秋,东井星旁出现彗星,十多天后,三台星旁又出现彗星。善于望气的方士王朔说:"等会将看到上星独自出现,形状像瓜,一会儿就会消失。"有关官员说:"陛下建立汉朝的封禅体制,上天以上星回报陛下。"

6 齐怀王刘闳去世,没有儿子,封国废除。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十一

汉纪十三　起玄默涒滩，尽玄默敦牂，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

1 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还，祝祠泰一，以拜德星。

2 春，正月，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时岁旱，天子既出无名，乃祷万里沙[1]。夏，四月，还，过祠泰山。

3 初，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不复塞，梁、楚之地尤被其害。是岁，上使汲仁、郭昌二卿发卒数万人塞瓠子河决。天子自泰山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卒填决河。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宫。导

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4 上还长安。

5 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鸡卜[2]。

6 公孙卿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作蜚廉、桂观[3],甘泉作益寿、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茎台[4],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广诸宫室。

7 初,全燕之世,尝略属真番[5]、朝鲜[6],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髻、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7],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险。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辰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阏不通。是岁,汉使涉何诱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浿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

【注释】

①万里沙:在今山东掖县内,据说古时此处有一片沙漠,沙径三百多里,并有庙祭祀沙神。

②鸡卜:古时越族人的占卜方法。它是用一鸡一狗来祝祷祈福,然后杀

掉，煮熟之后，再祭。取出鸡的两个眼骨，如果裂出人像就认为吉利。如果不成人像，就认为凶险。

③观(guàn 贯)：道教的庙宇。

④通天茎台：又名通天台，位于甘泉宫，台高五十丈。

⑤真番：今朝鲜开城一带。

⑥朝鲜：今朝鲜平壤一带。

⑦浿水：今朝鲜平壤之北之清川江，但也有说是今大同江的。

【译文】

汉纪十三　起壬申(公元前 109 年)，止壬午(公元前 99 年)，共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壬申，公元前 109 年)

1 冬，十月，武帝到雍巡视，祭祀于五畤；回来时，又献上祝辞，祭祀了泰一神，并拜祭了土皇。

2 春，正月，公孙卿说："我在东莱山见到了神仙，他好像说要会见天子。"武帝于是前往缑氏城，封公孙卿为中大夫，然后到了东莱，住了几天，但未见到神仙，只看到了巨人的足迹。武帝又派遣数千名方士去寻访神仙，采摘灵芝。当时正值旱灾，武帝出外巡游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只好去祭祀万里沙神庙。夏，四月，返回，途中又祭祀了泰山。

3 当初，黄河在瓠子决口，过了二十多年都未去堵塞这一决口，梁、楚一带受害尤为严重。这一年，武帝派汲仁、郭昌二位朝廷要员征调数万人去堵塞瓠子堤决口处。武帝从泰山回宫途中，亲自到黄河决口处，将白马、玉璧沉入河中，命令群臣和随从官员，从将军以下都要背负柴薪去堵塞决口，终于把决口处堵住。于是就在上面兴建起一座宫室，名叫宣防宫。又疏通两条渠道，引黄河北行，流入夏禹治水时的旧道，梁、楚之地才又恢复安宁，而不再受水灾之害。

4 武帝回到长安。

5 武帝开始令越族巫师祭祀上帝和各种鬼神，并用鸡骨来进行占卜。

6 公孙卿说神仙喜欢住在高楼上，于是武帝命人在长安兴建蜚廉观、桂观，在甘泉兴建益寿观、延寿观，派公孙卿携带天子符节，摆设好迎神的器物，等候神仙。又兴建通天茎台，台下备有祭祀用的各种礼器。并加修甘泉宫前殿，对其它各处宫室也进行了扩建。

7 当初，战国时的燕国全盛时，曾将真番、朝鲜一带归入其版图内，设置了官吏，修筑边防要塞。秦灭燕之后，这一带成为辽东郡的边外地区。汉朝建立后，鉴于距离太远，难于守御，便只修复了辽东郡原有的边塞，以浿水作为边界，归属燕国，后燕王卢绾反叛，逃入匈奴。燕人卫满聚集一千多党徒，头梳锥髻，身穿蛮夷服装向东逃出边塞，渡过浿水，占据秦时旧有空地，住了下来，并逐渐将真番、朝鲜的蛮夷部族和燕国逃出的人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自立为王，定都王险。到汉惠帝和高后时，天下刚刚安定，辽东太守便约卫满为汉朝的外臣，负责约束塞外的蛮夷，不对汉朝边塞进行侵扰；如果各蛮夷部族的首领要晋见天子，卫满不得阻止。因此卫满得以利用军事征服和财物收买的手段将周围弱小部族——臣服，真番、临屯一带都归顺了卫满，使他的统治区域扩充到方圆几千里。王位传到卫满的孙子卫右渠时，他们引诱汉朝逃亡人员越来越多，卫右渠又从未晋见过汉天子；辰国国王想上书给汉天子，也因卫氏阻挡而不能通行。这一年，汉朝派使臣涉何去劝谕卫右渠，但他却一直不肯接受诏谕。涉何回到边界，在浿水边，派卫士将护送他的朝鲜副王长杀死，然后渡过浿水，飞驰回塞，回去报告武帝说："我已将朝鲜将领杀死。"武帝称赞了他，没有追问这件事，任命涉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恨涉何，派兵袭击辽东，杀了涉何。

8 六月，甘泉房中产芝九茎，上为之赦天下。

9 上以旱为忧，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1]！"

10 秋，作明堂于汶上。

11 上募天下死罪为兵，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左将军荀彘出辽东，以讨朝鲜。

12 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听。劳深、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于是上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是时，汉灭两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2]，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警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

13 是岁，以御史中丞南阳杜周为廷尉。周外宽内深次骨，其治大放张汤。时诏狱益多，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

【注释】

①乾(gān干):天干无雨。

②初郡十七:即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九真、日南、交趾、珠崖、儋耳、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零陵、犍为、益州等郡。

【译文】

8 六月,甘泉宫斋房中长出生九茎连叶的灵芝草,武帝因此下令大赦天下。

9 武帝因为天旱而忧愁,公孙卿说:"黄帝时,曾因祭天遭到大旱,封土干了三年。"武帝就下诏说:"天下大旱,其意是行旱祭!"

10 秋,在汶水兴建祭祀神灵的明堂。

11 武帝招募天下死囚入伍当兵,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从齐国渡过渤海,左将军荀彘从辽东郡出兵,讨伐朝鲜。

12 当初,武帝曾派遣王然于利用击破南越和诛平南夷的兵威,去劝晓滇王入朝称臣。滇王有部众数万人,邻近的东北方有劳深、靡莫两个小国,都与滇王同姓,可以互相依仗,所以不肯归附汉朝。劳深、靡莫还多次侵袭汉朝的使臣吏卒。于是武帝派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征发巴、蜀地区的军队灭掉了劳深、靡莫,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请求汉朝派置官吏,并入朝称臣。于是就改滇为益州郡,赐给滇王王印,让他仍旧统治滇民。

这时,汉已灭掉南越和东越,平定了西南夷,新设了十七个郡,并按当地原来的风俗习惯进行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汉中等旧有各郡,则根据距离的远近,按比例为新设各郡的官吏士卒提供粮食、钱物、传车、马匹等。由于新设的郡常有局部叛乱,杀死地方官,汉朝便征调南方各郡的吏卒去镇压,一两年内达一万多人,所需费用全部依靠大农令。大农令依靠均输令,利用盐铁的收入,来佐助税收,所以还能够保证供给。然而军队所过之处,地方官府为了供应军需,只得动用本地赋税,因而谁也不再说擅自动用赋税的法令

了。

13 这一年，武帝任命御史中丞南阳人杜周为廷尉。杜周外表宽厚，内心却苛刻之极，他的作法大抵仿效张汤。当时，皇帝定罪的案件很多，二千石的官员被逮捕囚禁的，前后加起来，不少于一百多人；廷尉一年要处理的案件达到一千多件，一个大案受牵连的往往有几百人，案小的也要牵连几十人，远到千里之外，近到数百里，都要押解来审讯对质。廷尉和京师各官府所审问的案件而逮捕的人多达六、七万人，由于属吏的深文牵附，所累及的竟增加到十万多人。

三 年

1 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马头。

2 上遣将军赵破奴击车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车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春，正月，甲申[1]，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击楼兰，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3 初作角抵戏、鱼龙曼延之属[2]。

4 汉兵入朝鲜境，朝鲜王右渠发兵距险。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遁山中十余日，稍求退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浿水西军，未能破。天子为两将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降，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复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余，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

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遂不渡浿水,复引归。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

左将军破浿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左将军所将燕、代卒多劲悍,楼船将齐卒已尝败亡困辱,卒皆恐,将心惭,其围右渠,常持和节。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往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就其约,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隙降下朝鲜,朝鲜不肯,心附楼船,以故两将不相能。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发。

天子以两将围城乖异,兵久不决,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之不下者,楼船数期不会。"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遂亦以为然,乃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即命左将军麾下执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天子诛遂。

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尼谿相参、将军王唊相与谋曰:"始欲降楼船,楼船今执,独左将军并将,战益急,恐不能与战;王又不肯降。"阴、唊、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夏,尼谿参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已。以

故遂定朝鲜，为乐浪③、临屯、玄菟④、真番四郡。封参为澎清侯，阴为萩苴侯，唊为平州侯，长为几侯，最以父死颇有功，为涅阳侯。

左将军征至，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楼船将军亦坐兵至列口⑤，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

班固曰：玄菟、乐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为民设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售。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野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寖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注释】

①正月无甲申日，疑误。

②角抵戏：秦汉时一种技艺表演，传说起源于战国，其形式大约同现代摔跤相似。　鱼龙：一种变魔术的游戏，即由鱼变龙。　曼延：颜师古注为："即《西京赋》所说：'巨兽百寻，是为曼延'。"

③乐浪：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置。治所在今朝鲜平壤市南。

④玄菟：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置。治所在今朝鲜咸

道咸兴。

⑤列口:《汉书·地理志》说,列口县属乐浪郡。《山海经》说,其地为列水入海之口。

【译文】

三年(癸酉,公元前108年)

1冬,十二月,打雷;降水雹,像马头一样大。

2武帝派将军赵破奴攻击西域车师国。赵破奴率七百多骑兵先行,俘虏了楼兰国王,然后攻破了车师国,又乘胜围困了乌孙、大宛等国。春,正月,甲申日,武帝封赵破奴为浞野侯。王恢因为帮助赵破奴攻击楼兰有功,封王恢为浩侯。于是从酒泉到玉门都有了汉朝设立的边防要塞。

3角抵,鱼龙、曼延等杂技游戏开始流行。

4汉军进入朝鲜境内,朝鲜王卫右渠派兵占据了险要之地进行抵抗。楼船将军杨仆率领齐国军队七千人先到王险。卫右渠在城上防守,探知杨仆的兵力很少,就率军出城攻击杨仆:杨仆军败溃散,逃往山中。十多天后,杨仆逐渐将溃散的兵卒重新聚集起来。左将军荀彘带兵攻击朝鲜浿水西边的军队,未能攻破。武帝因为两位将军不能取胜,就派卫山去朝鲜,凭藉军威去劝谕右渠归降。右渠见到汉朝使者,便叩头请罪说:"我是愿意归降的,但怕被两位将军诈骗而横遭杀害;现在见到天子符节,请接受我归降。"卫右渠派太子前往汉廷谢罪,并献五千匹马,还馈赠了军粮;右渠太子率领一万多人,携带兵器准备渡浿水时,卫山和荀彘怀疑他会叛变,就对太子说:"既然已经投降了,就应该命令你的随从人员不要携带武器。"太子也怕卫山和荀彘用计杀他,就不肯渡浿水,带人返回。卫山回朝向武帝报告,武帝将卫山处死。

左将军荀彘攻破浿水上的守军,兵临王险城下,包围了城西北。杨仆也率军会合,屯兵城南。卫右渠坚守城池,汉军一连数月

不能攻下。荀彘率领的燕，代之地的士兵大多强悍，而杨仆所率领的齐国兵卒曾因遭到败亡困辱，士兵都心怀恐惧，将领也心感羞愧，所以包围右渠时，常常携带议和用的符节。荀彘则竭力进攻，朝鲜大臣们就暗中派人与杨仆商议投降之事，使者来回磋商，尚未最后达到协议。荀彘一再要求和杨仆约定与朝鲜会战的日期，但杨仆想与朝鲜私定降约，所以一直未予理会。荀彘也曾派人寻找机会劝说朝鲜投降，朝鲜不答应，只想向杨仆归降，因此，荀、杨二将关系不和。荀彘认为杨仆先前有丧失所属部队之罪，而今与朝鲜暗中通好，而朝鲜又迟迟不降，就怀疑杨仆有反叛朝廷之心，但又不敢贸然向朝廷告发。

武帝认为荀、杨二将包围王险城后行动乖违异常，战事持久不决，便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往纠正，并指使他遇事可以相机行事。公孙遂一到，荀彘就说："朝鲜早该攻下，之所以拖这么久，是因为杨仆好几次不遵从预定的作战计划。"同时又将平时所怀疑的事情，都一一向公孙遂作了报告，说："如果现在不逮捕他，恐怕会酿成大祸。"公孙遂也认为很对，就用天子符节召杨仆到左将军营中议事，命荀彘的部下将杨仆逮捕，并兼并了杨仆的部队，然后向武帝报告，武帝将公孙遂处死。

荀彘合并了两支部队，就急切进攻朝鲜。朝鲜国相路人、韩阴、尼谿相参、将军王唊等商议说："原先我们打算向杨仆投降，现在杨仆已被逮捕，只有荀彘一人指挥汉军，战事更加急迫，恐怕我军无力抵挡；国王又不肯投降。"于是韩阴、王唊、路人都逃往汉军，路人途中死亡。夏季，尼谿相参派人杀死朝鲜王右渠投降。汉军未进王险城时，原卫右渠的大臣成已又起来反叛，率军进攻汉军。荀彘命卫右渠的儿子卫长和降相路人的儿子路最去劝告朝鲜民众归顺汉朝，诛杀了成已。因此平定了朝鲜，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封参为澅清侯，韩阴为萩苴侯、王唊为平州侯、卫长为几侯，路最因其父为降汉而死，颇有功劳，封为涅阳侯。

荀彘被召回长安,武帝以争功相嫉,计划乖违的罪名,将他当众斩首。杨仆也因当初兵至列口时,本该与荀彘会合后再一起进兵,却擅自先行,以致损兵折将,本当诛杀,交纳赎金后贬为平民。

班固说:玄菟、乐浪,本为箕子的封地。当初箕子居住朝鲜,教导当地民众学习礼义,掌握耕桑纺织的技能,并为他们制定八条法令:杀人者,当即以本人性命相抵;伤人者,用谷物赔偿对方的损失;盗窃者,男人给被盗者为奴,女人为婢;想要自赎其罪者,每人要交赎金五十万,虽被免罪成为平民,但世俗仍看不起他,没有女人愿与他成婚。因此当地民众终身不去偷盗,不必关门闭户,女人都守贞节,没有淫乱行为。乡野之人都用竹木器盛放食物,城市之民往往仿效官吏的作法,用杯形器皿盛放食物。初设郡时,低级官吏大多来自辽东,这其中有些人和一些来这里的商人看到老百姓家夜不闭户,便在夜间偷盗,使当地民风渐坏,以致如今犯禁者日多,法令也增加到六十余条。可见当初圣贤的教化是多么可贵啊!然而东夷民族天性柔顺,与其余三方各族完全不同。所以孔子曾伤悼仁道不能推行,就将乘竹筏出海,到九夷地区去居住,实在是有根据的啊!

5 秋,七月,胶西于王端薨。

6 武都氐反,分徙酒泉。

四 年

1 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1],自代而还,幸河东。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以下[2]。

2 夏，大旱。

3 匈奴自卫、霍度幕以来，希复为寇，远徙北方，休养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汉使北地人王乌等窥匈奴，乌从其俗，去节入穹庐，单于爱之，佯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汉使杨信于匈奴，信不肯从其俗，单于曰："故约汉尝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信既归，汉又使王乌往，而单于复诒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给谓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约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汉予药，欲愈之，不幸而死。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往使，因送其丧，厚葬，直数千金，曰："此汉贵人也。"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诸所言者，单于特空给王乌，殊无意入汉及遣太子。于是匈奴数使奇兵侵犯汉边。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及浞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

【注释】

①独鹿：山名。　鸣泽：湖名。两地都位于今河北容城县北。

②夏阳：古县名。治所在今陕西韩城县南。　中都：古县名。治所在今山西平遥县西南。

【译文】

5 秋，七月，胶西于王刘端逝世。

6 武都郡氐族叛乱，汉朝把他们迁移到酒泉。

四年(甲戌,公元前107年)

1冬,十月,武帝巡幸雍,分别祭祀于五畤。通往回中地区的路已开通,于是武帝北出萧关,经独鹿山、鸣泽湖,至代返回,又巡视了河东郡。春,三月,武帝祭祀后土神,赦免汾阴、夏阳、中都死刑以下囚犯。

2夏,大旱。

3匈奴自从卫青、霍去病率军穿越大沙漠以来,希望能再有机会掠夺汉朝边境财物,于是就远移北方,休养士卒马匹,练习射箭打猎,多次派使者到汉朝来,用甜言蜜语请求和亲。汉朝派北地人王乌等前去窥探匈奴虚实,王乌遵从匈奴的习俗,将符节放在一边,进入单于的毡帐之中,单于很喜欢他,就编说了一些好听的话,答应派太子到汉朝作为人质。汉朝又派杨信到匈奴,杨信不肯遵从匈奴的习俗,单于说:"按照过去的盟约,汉朝曾派遣公主来,并用绸缎食物作为陪嫁,实行和亲,匈奴也因此不去侵扰汉朝边境。现在却要违反以往的惯例,让我的太子去作人质,这怎么行呢。"杨信回来后,汉朝又派王乌前去,单于又花言巧语说些好话,想多得汉朝财物,又欺骗王乌说:"我想到汉朝去见天子,和他结为兄弟。"王乌回来报告,武帝下令为单于在长安建造官邸。匈奴说:"除非汉朝派地位高的人作为使者,否则我们不说实话。"匈奴派地位尊贵的人到汉朝,生了病,汉朝给他药吃,想治好他的病,却不幸而死,汉朝派路充国佩带二千石官员的印绶,出使匈奴,并把匈奴使臣灵柩送回,给以丰厚的葬礼,价值数千金,又对匈奴介绍路充国说:"这是汉朝地位尊贵的人。"单于认为汉朝杀了匈奴尊贵的使臣,就将路充国扣留不放。单于以前所言,都是欺骗王乌,他根本无意到汉朝来,也没打算派太子来。于是匈奴又数次派出奇兵侵扰汉朝边界。武帝于是封郭昌为拔胡将军,与浞野侯赵破奴屯兵于朔方以东地区,以防备匈奴。

五 年

1 冬，上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登灊天柱山[1]，自寻阳浮江[2]，亲射蛟江中[3]，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4]，遂北至琅邪[5]，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还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于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夏，四月，赦天下；所幸县毋出今年租赋。还，幸甘泉，郊泰畤。

2 长平烈侯卫青薨。起冢，象庐山[6]。

3 上既攘却胡、越，开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

4 上以名臣文武欲尽，乃下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六 年

1 冬，上行幸回中。

2 春，作首山宫。

3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殊死以下。

4 汉既通西南夷，开五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岁遣使十余辈出此初郡，皆闭昆明，为所杀，夺币物。于是天子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斩首数十万。后复遣使，竟不得通。

【注释】

①灊(qián 潜):古县名,治所在今安徽霍山县。

②寻阳: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湖北黄梅县西南。

③蛟:传说为龙属,郭璞说其状为:"似蛇而有脚。"

④枞阳:古县名,即今安徽枞阳县。

⑤琅邪:郡名,西汉时治所在东武(今山东诸城),置有铁官、盐官。

⑥庐山:据颜师古说,为匈奴国中的山名,今地不详。

【译文】

五年(乙亥,公元前106年)

1 冬,武帝到南方巡游,到达盛唐县,遥祭了九疑山的虞舜。又登上灊县天柱山,从寻阳过长江,在江面上亲自射杀蛟龙,将其捕获。武帝的船队首尾衔接,千里不绝,到达枞阳后上岸,往北到琅邪,沿海前行,沿路祭祀名山大川。春,三月,回到太山,扩建祭天神坛。二十一日,首次在明堂祭祀上帝,把高祖刘邦作为配祀;又在这里接受诸侯王、列侯的朝见,并接受各郡国所呈上的租税钱粮的簿册。夏,四月,大赦天下,凡此次巡游经过的县一律免交今年的赋税。回朝后,巡幸甘泉宫,郊祭太泰畤。

2 长平烈侯卫青逝世。为他修建了一个坟,形状像庐山。

3 武帝驱逐了北方的匈奴,消灭了南方的越族政权,开疆拓土,于是设立了交趾、朔方二州,以及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等州,共为十三部,每州都设置刺史。

4 武帝因朝中文武名臣越来越少,就下诏说:"凡是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必须等待异乎寻常的人才。所以有的马虽然狂暴不驯,却能奔走千里,有的人虽为世俗不容,却能建功立业。无论是容易导致翻车的马,还是放荡不羁之人,都要看如何驾御而已。因而特命各州、郡考察官吏和平民,要将才华横溢、出类拔萃,能够胜任将相之职,能出使到遥远之国的人才,举荐给国家。"

六年(丙子,公元前105年)

1 冬,武帝巡幸回中地区。

2 春,兴建首山宫。

3 三月,武帝巡幸河东地区,祭祀后土神,赦免汾阴地区死罪以下囚犯。

4 汉朝征服西南夷后,设立了五个郡,想在这一带开通一条通往大夏国的道路,便每年派遣十几批使臣,从这些新郡出发,但在昆明就遭人所杀,夺走了财物。于是武帝赦免了京师一些亡命之徒,让他们从军,派拔胡将军郭昌统率去攻击昆明,斩杀了数十万人。后来又派遣使者前往,还是不能通过。

5 秋,大旱,蝗。

6 乌孙使者见汉广大,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匈奴闻乌孙与汉通,怒,欲击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属皆事汉;乌孙于是恐,使使愿得尚汉公主[1],为昆弟。天子与群臣议,许之。乌孙以千匹马往聘汉女。汉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往妻乌孙,赠送甚盛;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为左夫人。公主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思归,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以帷帐锦绣给遗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孙岑娶尚公主[2]。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为昆弥[3]。

是时,汉使西逾葱岭,抵安息。安息发使,以大鸟卵及

黎轩善眩人献于汉④，及诸小国欢潜、大益、车〔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⑤，天子大悦。西国使更来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名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为酒；多苜蓿⑥，天马嗜之；汉使采其实以来，天子种之于离宫别观旁，极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过于汉使焉。

7 是岁，匈奴乌维单于死，子乌师庐立，年少，号"儿单于"。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

【注释】

①尚：娶帝王之女称"尚"，帝王之女嫁人称"降"。

②岑娶：颜师古据《汉书》认为是岑陬，岑陬应为乌孙国的官称，此王孙本名为军须靡。

③昆弥：即昆莫，是乌孙国建国的王号。

④大鸟卵：即今之鸵鸟卵。 黎轩：即大秦国，亦即罗马帝国。 善眩人：指善于吞刀吐火等幻术的人。

⑤欢潜、大益、扜罙、苏薤：均西域小国。据《史记》记载，都在大宛之西，今中亚细亚一带。 车师：又作姑师，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

⑥苜蓿(xù 絮)：俗称"金花菜"，为汉代从西域引进，属豆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是优质饲料。

【译文】

5 秋，大旱，发生蝗灾。

6 乌孙使者看到汉朝地域广大，回国后向其国王报告，使乌孙更加重视汉朝。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通好，大怒，打算攻击乌孙；乌孙邻国大宛、月氏等国，也都事奉汉朝了；乌孙害怕匈奴，派人到汉朝去，希望能娶到汉朝的公主，和汉朝结为兄弟。武帝和群臣商议，同意了这一请求。乌孙用一千匹马作为聘礼来聘汉朝公主。汉朝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嫁给了乌孙王，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乌孙王昆莫封细君为右夫人。匈奴也选送了一名女子嫁给昆莫，封为左夫人。汉公主在自建的宫室中居住，一年之中仅有一两次与昆莫见面，一起饮酒吃饭。因昆莫年老，言语又不通，汉公主内心悲苦，想回汉朝，武帝听说后十分同情她，每隔一年总要派遣使臣给她送去锦帐、绸缎等物。昆莫说："我老了，"想让他的孙子军须靡娶汉公主为妻。汉公主不肯，上书武帝，武帝回复说："应顺从乌孙国的风俗，因为我们希望与乌孙一起消灭匈奴。"军须靡就娶了公主。昆莫死后，军须靡继位。王号为昆弥。

这时，汉朝使臣向西越过葱岭，到达安息。安息国也派出使者，并将驼鸟蛋和精通幻术的黎轩艺人献给汉朝，其它一些小国如欢潜、大益、车师、扜罙、苏薤等，都派人随着汉使去朝贡天子，武帝大为高兴。西域各国朝拜天子的使者来来往往，武帝每次到沿海巡游，都将这些外国使臣带上，遇上大都市或人多之处都要游览一下，并用大批钱帛赏赐给他们，以丰盛的物品厚待他们，来显示汉朝的富裕。还表演大角抵、演出新奇的戏剧、展示各种不常见的物品，聚集许多人观看。每逢赏赐，都大摆酒宴，似酒池肉林，让外国宾客到处参观各个仓库中储存的财物，来显示汉朝的广大富强，使他们倾慕惊骇。大宛国附近多产葡萄，可以造酒；还盛产苜蓿，大宛的天马最爱吃它；汉朝使者便采了种子回来，武帝把它种在行宫旁边，一望无际。但是，西域靠近匈奴，常常对匈奴使者感到害怕，所以对匈奴使臣比对汉使更为恭敬有礼。

7 这一年，匈奴乌维单于死，其子乌师庐即位，由于他年幼，就称

为"儿单于"。自此以后,匈奴单于更向西北方迁徙,左方的兵力屯于云中,右方的兵力屯于酒泉郡、敦煌郡。

太初元年

1 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2 乙酉,柏梁台灾。

3 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1],祠后土,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春,上还,以柏梁灾,故朝诸侯、受计于甘泉。甘泉作诸侯邸。

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2],度为千门万户。其东则凤阙[3],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4],度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4 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5]:"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上诏兒宽与博士赐等共议,以为宜用夏正。夏,五月,诏卿、遂、迁等共造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后世云。

5 匈奴儿单于好杀伐,国人不安,又有天灾,畜多死。左

大都尉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上乃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以应之。

6 秋，八月，上行幸安定。

【注释】

①高里：山名，在泰山下。

②建章宫：在汉代长安城西，周回二十里，上林之地。

③凤阙：建章宫东门阁楼，上面有铜凤凰，故称"凤阙"。

④神明台、井干楼：据《汉宫阁疏》说，神明台高五十丈，上面有九个巨大房间，住九天道士一百人。井干楼全是木质，高五十丈，像井周围的木栏，或四角、或八角。

⑤司马迁（约公元前14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任太史令，尽阅史官所藏旧史，又遍游全国各地名都大邑，探访古迹、考察风俗传说。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编撰史书。同年，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进行历法改革。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触怒汉武帝而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仍发愤著书，历十二年，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撰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时称《太史公书》，三国后通称为《史记》。

【译文】

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

1 冬，十月，武帝巡游泰山。十一月初一早晨，冬至，武帝在明堂祭祀上帝。向东来到海边，考察法术师们入海寻找神仙踪迹的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的话应验；然而仍不断派遣，希望能遇到神仙。

2 二十二日，柏梁台发生火灾。

3 十二月初一，武帝亲自到高里山祭祀，祭拜了后土神，又前往渤海，准备遥祭海上的蓬莱仙山，希望能因此到达蓬莱仙庭。春，武

帝回朝,因为柏梁台发生火灾,便在甘泉宫接受各诸侯王的朝拜和各郡、国载录户口、赋税的簿册。在甘泉兴建了诸侯王官舍。

越族人勇之说:"按照越族的风俗,遭受火灾之后再起造新屋,一定要比旧房子高大些,以镇服火灾。"于是造建章宫,计有千门万户。东面为凤阙阁,高二十多丈。西面为唐中苑,有方圆数十里的养虎之处。北面开凿了一个大池,池中渐台高二十多丈,名为太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等景,像海中仙岛、龟鱼之类。南面有玉堂、璧门、鸵鸟像等。又建了神明台、井干楼,各高五十丈,各景之间有车道相连。

4 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人说:"历法已经混乱,应该再改编历法。"武帝命兒宽和名叫赐的博士等人共同商议,认为应使用夏代历法。夏,五月,武帝命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人共同拟定汉朝《太初历》,以正月为一年的开始,颜色以黄为贵,印文的数字限用五个,改定官名,协调音律,制定宗庙、百官的礼仪,作为国家常规,永垂后世。

5 匈奴儿单于生性好杀伐,使国中民众惶恐不安;又发生大灾,畜牧死亡很多。左大都尉派人暗中向汉朝报告说:"我想杀掉单于来投降汉朝,但汉朝太远,如能赶快派兵来接应,我马上就发难。"武帝于是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在塞外建了一个受降城以接应他。

6 秋,八月,武帝巡行到了安定。

7 汉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马,在贰师城[1],匿不肯与汉使。"天子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之。宛王与其群臣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2],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

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王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

于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可尽虏矣。”天子尝使浞野侯以七百骑虏楼兰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广利为贰师将军[3]，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

臣光曰：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

8 中尉王温舒坐为奸利，罪当族，自杀；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禄勋徐自为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

9 关东蝗大起，飞西至敦煌。

【注释】

①贰师城：大宛国的一个城名。

②盐水:即盐泽。在西北沙漠地区。

③李广利(?～公元前88年):西汉将领。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中山(今河北定县)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封他为贰师将军,率数万人攻大宛贰师城,因路远无粮,不能攻入大宛,回到敦煌,途中来去两年,士卒伤亡十之七八。三年,武帝命他复攻大宛,并派精兵六万余人,牛马骆驼十五万匹运送粮食武器,又征调甲卒十八万人为后援,始得攻入大宛。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带领七万骑出五原,击匈奴,兵败投降,不久被杀。

【译文】

7 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说:"大宛国有好马,藏在贰师城中,不肯给汉朝使者。"武帝派壮士车令等人带着千金和金马,请求与大宛交换。大宛国王与群臣商议说:"汉朝离我们很远,盐泽常置人于死地,从北路来,则有匈奴阻挠,从南路来,则沿途缺乏水草,又没有城郭居民,缺乏粮食,汉朝派数百人作为使团来,还常因缺粮而死亡过半,他们又如何能派大军来呢!汉朝对我们无可奈何。贰师的马,是大宛的宝马。"于是不肯给汉朝使者。汉使发怒,乱骂一通,打破金马而去。大宛国的贵族也发怒说:"汉使竟敢如此轻视我!"于是将汉使逐出,然后命驻守东部边境的郁成王率兵扫击,杀掉汉使,夺走了他们的财物。

武帝听说后大怒,曾经出使大宛国的姚定汉等人说:"大宛兵弱,只要我们派去三千人,用强弩去射击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全部俘虏。"武帝曾命浞野侯赵破奴率七百骑兵去俘虏了楼兰王,所以认为姚定汉等人的话有理;并为了封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侯,就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征调了附属国六千骑兵,和各郡国中品行恶劣的少年几万人,前往讨伐大宛。因为是想到贰师城去夺取好马,所以李广利号称贰师将军。任命赵始成为军正,原浩侯王恢为军前向导,李哆担任校尉,管制军事。

臣司马光以为:武帝想封宠姬李夫人的哥哥为侯,而派李广利率兵讨伐大宛,他的意思是认为没有功劳是不能封侯的,

这是不想违背高帝刘邦当年的约定。但军务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民众的生死。如不辨贤愚就轻易授予军权，单凭侥幸去获得一点功劳，借此作为理由，去偏袒他所喜欢的人，这倒不如让他无功而封他为侯来得好。武帝在处理封国事务上颇有见地，却在选择将领方面失当；如果因此而说武帝能遵守先帝的成约，我认为是过誉了。

8 中尉王温舒被指控有奸诈贪利之罪，当诛族，他自杀了；他的两个弟弟及弟媳家也分别因其它罪被满门抄斩。光禄勋徐自为叹道："可悲呀！古时有诛三族的，而今王温舒却遭受灭五族的惩罚。"

9 关东地区发生严重煌灾，蔓延到西部敦煌。

二 年

1 春，正月，戊申[甲]，牧丘恬侯石庆薨。

2 闰月，丁丑[乙]，以太仆公孙贺为丞相，封葛绎侯。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曰："我从是殆矣！"

3 三月，上行幸河东，祠后土。

4 夏，五月，籍吏民马补车骑马。

5 秋，蝗。

6 贰师将军之西也，既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丙]，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罢。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李哆、赵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

至其王都乎!"引兵而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7 上犹以受降城去匈奴远,遣浚稽将军赵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4]。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吏畏亡将而诛,莫相劝归者,军遂没于匈奴。儿单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边而去。

8 冬,十二月,兒宽卒。

【注释】

①戊申:据正月"丁巳"朔,该月无"戊申"日。

②闰月丁丑: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该年没有闰月,丁丑不知为何日。

③郁成:据传在今帕米尔高原与喀喇昆仑山脉的两侧。

④浚稽山:古山名,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戈壁阿尔泰山脉中段。

【译文】

二年(戊寅,公元前103年)

1 春,正月戊申日,牧丘恬侯石庆逝世。

2 闰正月丁丑日,任命太仆公孙贺为丞相,封为葛绎侯。这时朝廷多事,武帝对大臣督责较严,自公孙弘之后,丞相不断有因被指控有罪而处死的,石庆虽然以谨慎小心而能寿终,但也多次受到武

帝谴责。公孙贺被封为丞相时，不愿接受印绶，叩头流泪不肯起来。武帝便起身而去，公孙贺不得已，只得接受任命，出宫后说："我从此面临危险了。"

3 三月，武帝巡行河东郡，祭祀后土神。

4 夏，五月，征收吏民的马匹以补充军骑。

5 秋，发生蝗灾。

6 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后，渡过盐泽，沿途各小国都紧守城池，不肯供应粮食，攻也攻不下；攻下了就有吃的，数日攻不下则离去。到达郁成时，全军只剩下数千人，都饥乏不堪。进攻郁成，被郁成守军打得大败，伤亡惨重。李广利与李哆、赵始成计议说："郁成这一小城都攻不下，更何况大宛国都呢！"于是带兵退回。到了敦煌，剩下的士兵不过十分之一、二。李广利派人上书武帝说："路途太远，粮食缺乏，士卒们不畏战斗却担心饥饿，兵太少，不足以攻破大宛，请求暂时罢兵，等援兵到后再去攻打。"武帝听后，大怒，派人至玉门阻拦说："如有军士敢入玉门的马上斩杀！"李广利很害怕，只得停留在敦煌。

7 武帝认为受降城离匈奴太远，派浚稽将军赵破奴率领二万多骑兵从朔方出发，向西北推进二千多里，准备到浚稽山接应匈奴左大都尉。赵破奴到了预定地点，匈奴左大都尉准备发动政变，不料被单于发觉，被杀，单于派左方兵攻击赵破奴。赵破奴率兵俘虏了几千匈奴兵，然后回师，结果在离受降城四百里处，遭到匈奴八万骑兵的包围。赵破奴夜间外出找水，与匈奴侦察部队相遇被俘，匈奴乘势急攻汉军，汉军上下都害怕回去以后因亡失将领而遭诛杀，所以无人劝同伴突围逃回，因此全军覆没。儿单于大喜，便派奇兵去攻受降城，没有攻下，就在边塞抢劫一番后离去。

8 冬，十二月，兒宽逝世。

三 年

1 春,正月,胶东太守延广为御史大夫。

2 上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皆无验,令祠官礼东泰山。夏,四月,还,修封泰山,禅石闾[1]。

3 匈奴儿单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贤王呴犁湖为单于。

4 上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西北至庐朐[2],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军正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

5 是岁,睢阳侯张昌坐为太常乏祠,国除。

初,高祖封功臣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时兵革之余,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其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及高后时,尽差第列侯位次,藏诸宗庙,副在有司。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二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逸,多抵法禁,陨身失国,至是见侯裁四人,罔亦少密焉。

6 汉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议者皆愿罢宛军,专力攻胡。天子业出兵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3],为外国笑,乃案言

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于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卫酒泉，而发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赘婿、贾人、胡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4]，適为兵；及载糒给贰师[5]，转车人徒相连属；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马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万。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贰师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其水原移之，则宛固以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宛贵人谋曰："王毋寡匿善马，杀汉使，今杀王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王。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头，遣人使贰师约曰："汉无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尽杀善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孰计之，何从？"是时，康居候视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计以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不许则坚守，而康居候汉兵罢来救宛，破汉兵必矣；"乃许宛之约。宛乃出其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

食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时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主,与盟而罢兵。

初,贰师起敦煌西,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将千余人别至郁成,郁成王击灭之,数人脱亡,走贰师。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出郁成王与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贰师。上邽骑士赵弟恐失郁成王,拔剑击斩其首,追及贰师。

【注释】

①石闾:泰山南麓,方士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②庐朐:颜师古认为是山名,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山。

③轮台:西域国名。在今新疆轮台。

④七科:指七种有首先被征发服兵役义务的人,即犯法的官吏、逃亡的人、入赘作人家女婿的人、商人、曾经经过商的人、祖父母经过商的人。

⑤糒(bèi 备):干饭。

【译文】

三年(己卯,公元前102年)

1 春,正月,胶东太守延广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2 武帝往东巡游沿海,考察寻访神仙的情况,毫无结果,命祭祀官以礼祭于东泰山。夏,四月,回朝,途中在泰山祭天,在石闾祭地。

3 匈奴国儿单于死,他的儿子还小,匈奴立儿单于的叔父右贤王呴犁湖为单于。

4 武帝派遣光禄勋徐自为自五原出塞几百里,最远处达千余里,修筑城池、堡垒、驿亭等,一直修到西北方的庐朐,又命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兵庐朐周围;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筑城镇

守。秋，匈奴大举入侵定襄、云中，杀掠数千人，接连击败汉朝几位二千石的官员才离去，途中又将光禄勋徐自为修筑的城池、驿亭、堡垒破坏了；匈奴又让右贤王入侵酒泉、张掖，虏掠数千人。正好汉军正官任文率兵前来相救，右贤王遂放弃虏掠所得的人口财物逃走。

5 这一年，睢阳侯张昌被指控任祭祀官时，办事有不周之处，废除其封国。

当初，高祖刘邦分封功臣为侯，有一百四十三人，当时正是长期战乱以后，很多著名都会和大的城邑，百姓失散逃亡，国家掌握的户口数字，只有从前的十分之二、三。所以汉初列侯的食邑大的不超过一万户，小的仅五六百户。刘邦曾在封爵时立誓说："即使黄河变成腰带一样窄，泰山变得石头一样小，封国也将永存，将世代相传。"并将誓言用朱砂录下，杀掉白马，订立盟约。到吕后时，重新核订列侯的位次高低，然后记录下来，存在宗庙之内，副本存于有关衙门。到文帝、景帝时，已传了四、五世，这期间流民回归故里，户口比当年大为增加，列侯中大的，食邑达三、四万户，小的也增加了一倍，财富的增长也是如此。列侯的子孙们大多骄奢淫逸，许多都犯了法，不仅本人丧命，封国也丢失了，到现在受封的侯国只剩下四家，而法网也更严密了。

6 汉朝丧失了赵破奴这支部队后，公卿们都认为应停止征讨大宛，集中全力对付匈奴。武帝认为既已出兵讨伐大宛，如大宛这样的小国都不能征服，那大夏等国必将逐渐轻视汉朝，不但得不到大宛的好马，甚至乌孙、轮台等国也会随意虐待汉朝使者，从而使汉朝遭到外国耻笑，武帝处罚了认为应停止征讨大宛的邓光等人。赦免正在服刑的囚徒，征发品行恶劣的青年和边塞地区的骑兵，一年多派到敦煌增援的就达六万多人，私自前往的还未计算在内，又征调了十万头牛、三万匹马，驴和骆驼也数以万计，还有十分充足的粮食和武器。全国震动，从各地调去讨伐大宛的校尉有五十多名。

大宛城中无水井,靠汲城外河水,于是又派水利工匠将城外河水改引别处,使其成为无水的城穴。同时征调兵卒十八万到酒泉、张掖以北地区。并在居延、休屠两地屯兵以保卫酒泉,再征发全国犯罪的官吏、逃亡者,以及入赘为婿的人、商人、原属商人户籍的人,父母或祖父母属商人户籍的人,共七种人,一律充军,自带干粮前往贰师将军处。这时,转运物资的车辆和从军的人络绎于途;又任命两名熟悉马匹的人为执马校尉和驱马校尉,准备攻破大宛后择取优良的马匹。

于是李广利又再次西征,由于兵多,沿途各小国无不出城相迎,为汉军提供粮食。到了轮台国,轮台抗拒,汉军攻打几天后破城,对轮台进行了大屠杀。由此向西,一路平安到达大宛,共有士卒三万。大宛军迎击汉军,汉军用箭把他们击败,大宛军退回城中拒守。李广利想攻打郁成城,又担心一时难以攻克而使大宛产生其它诡计,于是先到大宛,把水源引向别处,使城中军民更加忧愁困苦,包围大宛城后,攻了四十多天。大宛贵族密谋说:"大王毋寡将好马藏起来,杀死汉朝使者,现在我们杀死大王,交出好马,汉军当解围退走;如汉军不退,再奋战而死,也不晚。"大宛贵族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就杀掉大宛国王。这时大宛外城已破,俘获大宛贵族、猛将煎靡。大宛人大为恐惧,退入城中,派人手持国王毋寡的头,前去对李广利说:"汉军如不再进攻,我们将把所有的好马交出,由你们选择,并给汉军粮食。如不接受,我们将把所有的好马杀死,康居国的救兵也快到了,救兵一到,我们在城内,康居军在城外,与汉军交战,请你考虑,何去何从?"这时,康居探知汉军还很强盛,不敢前进。李广利听说大宛城中最近抓到一些汉人,知道如何打井,而且大宛城粮食还多,因而认为"这次是来诛杀首犯毋寡,毋寡头已送到,如果不接受他们的请求,他们必然坚守,而且康居得知汉军疲惫后来援救大宛,那必定会打败汉军。"于是同意了大宛的条件。大宛将好马献出,让汉军挑选,并给汉军大批粮食。汉军挑选了几十

匹好马，中等以下的雌、雄马三千多匹，又扶立过去对汉朝态度友好的大宛贵族昧蔡为国王；与其订立盟约后撤兵。

当初，李广利从敦煌起兵西征时，分兵数路，分别从南、北道进发。校尉王申生率一千多人前往郁成，被郁成王消灭，只有数人逃脱，回到李广利军前。李广利命搜粟都尉上官桀率军进攻郁成，郁成王逃到康居，上官桀追到康居。康居听说汉军已攻破大宛，交出郁成王给上官桀，上官桀命四位骑兵将郁成王缚赴李广利处。上邽骑士赵弟担心郁成王逃走，拔剑将郁成王的头砍下，追上李广利大军。

四　年

1 春，贰师将军来至京师。贰师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见天子，因为质焉。军还，入马千余匹。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天子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乃下诏封李广利为海西侯，封赵弟为新畤侯，以上官桀为少府，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谪过行，皆黜其劳，士卒赐直四万钱。

匈奴闻贰师征大宛，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诣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候司匈奴，

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

自大宛破后,西域震惧,汉使入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1],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后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侍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

2 秋,起明光宫[2]。

3 冬,上行幸回中。

4 匈奴呴犁湖单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为单于。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3],《春秋》大之。"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因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使使来献。

【注释】

(1)渠犁:西域国名。在轮台国以东。即今新疆库尔勒县。

(2)明光宫:据《三辅黄图》说,明光宫在长安城长乐宫后面,南与上林宫相邻。

(3)九世之仇:据《春秋公羊传》记载,公元前913年,周朝君王姬赧,听信纪国国君的谗陷,烹杀齐国第五任国君哀公。公元前690年,齐国第十四任国君,为此灭了纪国,报了事隔九世之仇。

【译文】

四年(庚辰,公元前101年)

1 春，李广利回到长安。沿途经过的小国，听说大宛已被击破，都派王室子弟随李广利来长安朝贡，拜见天子后，就留在汉朝当人质。军队回到玉门，带回一千多匹马。第二次西征时，军中并不缺乏粮食，战死的人也不多，但因将领贪暴，不爱护士卒，侵夺士卒粮饷，因此死的很多。武帝因为他们远到万里以外去攻战，所以不记他们的过失，于是下诏封李广利为海西侯、赵弟为新畤侯，任命上官桀为少府，军中官吏当九卿的有三人，当诸侯的丞相、郡守、二千石官职的有一百多人，当一千石以下官职的有一千多人，自愿从军者所封的官也都超出他们自己的期望，因犯罪而强迫出征的，一律免罪但不记功劳，每名士卒赏赐价值四万钱的财物。

匈奴听说李广利率军征讨大宛，想加以拦截，但汉军壮盛，不敢去抵挡，便派骑兵前往楼兰国，企图袭击汉军后面的使臣，断其通道。这时汉军正官任文正屯驻在玉门关，捕获了匈奴俘虏，得知这一情形，就报告了武帝。武帝命任文顺路去捕捉楼兰王，押到长安问罪。楼兰王说："小国处在大国中间，不两边归附，便无法得以保全，我愿举国迁入汉地居住。"武帝认为他说的是实情，放他回国，请他协助探听匈奴动静，匈奴从此不怎么亲信楼兰国了。

自从大宛被攻破后，西域各国都非常震惊惧怕，汉朝到西域的使者因此都能顺利完成其使命。于是，从敦煌以西一直到盐泽一带，大多建起驿亭，并在轮台、渠犁这些国家，都驻守了几百名屯田的兵士，派置了使者、校尉加以统领保护，以便提供出使外国使者的物资。

过了一年多后，大宛贵族认为昧蔡过于讨好汉朝，使本国遭到屠戮，就联合杀死了昧蔡，立毋寡的弟弟蝉封为大宛王，派蝉封的儿子到汉朝作人质。汉朝因此派出使者去赏赐并安抚蝉封。蝉封与汉朝约定，每年献出天马二匹。

2 秋，兴建明光宫。

3 冬，武帝巡行到回中地区。

4 匈奴呴犁湖单于死，匈奴立他的弟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为单于。武帝想乘讨伐大宛的余威去困扰匈奴，于是下诏令说："高皇帝给朕留下平城战败的遗恨，吕后时，匈奴单于给汉朝的书信又背礼悖逆。从前齐襄公报了九世先祖之仇，《春秋》认为是大义所在。"且鞮侯单于刚继位，担心汉军袭击他，就向汉朝说："我是儿子辈，怎敢冒犯汉天子，汉朝天子是我的长辈。"因此便将扣留在匈奴不愿归降的汉使路充国等人全部送回，又派使者前来进贡。

天汉元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2 上嘉匈奴单于之义，遣中郎将苏武送匈奴使留在汉者[1]，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

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卫律者，父故长水胡人，律善协律都尉李延年[2]，延年荐言律使于匈奴，使还，闻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单于爱之，与谋国事，立为丁灵王。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与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欲降之，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且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

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曰："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注释】

①苏武(？～公元前60年)：西汉大臣，杜陵人(今西安东南)。武帝时为郎。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奉命出使匈奴，被扣。匈奴贵族多方威胁利诱，欲使投降。他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昭帝时，匈奴与汉和亲，至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方获释归朝，官至典属国。

②李延年(？～公元前87年)：西汉音乐家。中山(今河北定县)人。家人皆善歌舞。初因犯法受腐刑。后其妹得幸于武帝，号李夫人，生昌邑王，他亦因之贵幸，官至协律都尉。其弟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李夫人死，武帝令诛其兄弟宗族，他亦被杀。

【译文】

天汉元年(辛巳，公元前100年)

1 春，正月，武帝巡行到甘泉，在泰畤祭祀。三月，巡行到河东郡，祭祀后土神。

2 武帝嘉奖匈奴单于懂得道理，派中郎将苏武将扣留在汉朝的使者送回匈奴，顺便送给单于丰厚的礼品，以答谢单于的好意。苏武与副使张胜及兼任使团官员的常惠等人一同出发，来到匈奴，把礼物送给了单于。想不到单于却由此更加骄横，与汉朝的初衷完全不同。

这时正逢曾经归降汉朝的匈奴缑王和长水人虞常，以及随卫律一起投降匈奴的原汉朝人暗中谋划，企图劫持匈奴单于的母亲阏氏归顺汉朝。卫律的父亲是长水地方的匈奴人，卫律因为和协律都尉李延年很要好，李延年就推荐卫律出使匈奴。卫律出使回来，听说李延年一家被杀，就逃亡到匈奴。单于十分喜欢他，与他商量，封为丁灵王。虞常在汉朝时一直与副使张胜有交往，便

暗中拜访张胜，说："听说武帝非常痛恨卫律，我能埋伏弓箭手将他射死。我的母亲和弟弟在汉朝，希望事成后他们能得到汉朝赏赐。"张胜答应了他，并送给虞常许多礼物。一个多月后，单于外出打猎，只有他母亲阏氏和一些子弟留守，虞常等七十多人准备发难，其中有一人于夜间逃到匈奴宫中，告发了这件事。单于的子弟就调兵同虞常等人作战，猴王等人都战死，虞常被俘。

单于派卫律审问此事。张胜听到这消息，担心先前与虞常的谈话被查出，就把事情向苏武报告。苏武说："事情已到这种地步，肯定会涉及到我，如等受到凌辱再死，将更加辜负国家的重托。"便想自杀，张胜和常惠一起阻止。虞常果然供出张胜，单于大怒，召集贵族们商议，想杀死汉使。左伊秩訾说："如果这次是要谋害单于的话，又将如何去加重他们的罪刑呢！应该让他们投降。"单于派卫律召苏武前来受审。苏武对常惠等人说："如果卑躬屈节，辱没使命，即使活着，又有什么脸面回到汉朝呢！"说完便拔刀自杀。卫律大惊，亲自抱住了苏武，急忙叫医生来，在地面上挖个坑，点起炭火，将苏武放在坑沿上，按揉他的背部，使瘀血流出。苏武昏绝过去，过了好半天才苏醒。常惠等人痛哭，用轿子将苏武抬回营帐。单于钦佩苏武的气节，早晚派人问候苏武，而将张胜逮捕。

苏武伤势一天天好起来，单于派人劝说苏武，希望他归降，此时，虞常被定罪，为借此逼苏武投降，用剑斩杀虞常后，卫律说："汉使张胜谋杀单于的亲信大臣，其罪当死，单于现在招募归降，然后宽赦。"说完举剑要杀张胜，张胜乞求投降。卫律又对苏武说："副使有罪，你也应连坐受罚。"苏武说："我本来就未参与此事，与张胜又不是亲属，为什么连坐受罚！"卫律又举剑威胁，苏武纹丝不动。卫律说："苏君！我过去背负汉朝，投降匈奴，有幸蒙单于大恩，赐我为王，拥有数万民众，牛马满山，富贵到了这样的地步！苏君今日投降，明日也会如此；否则只是白白横尸荒野，有谁知道呢！"苏武不理他。卫律又说："你依我的话投降，我愿与你结为兄弟[illegible]

听我言,以后想再见我,只怕是不容易了!"苏武大骂卫律道:"你身为汉朝臣子,却不顾恩义,背叛君主和亲人,投降蛮夷异族,我见你做什么!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裁决别人的生死,你不但不公平处理,反而想挑起两国君主互相争斗,以观成败。南越国杀死汉使,被汉夷平变为九郡;大宛王杀死汉使,其人头被悬于长安北门;朝鲜杀死汉使,立即被消灭;只有匈奴还没有干过这种事。你明知我是不会投降的,如让两国互相攻杀,那匈奴的灾祸就要从我开始了。"卫律知道苏武是无法胁迫的,便报告了单于,单于却更加想争取他归顺。于是将苏武囚禁在一个大地窖中,断绝饮食;当时天正下大雪,苏武躺在地上,靠吞食雪花和毡毛为生,过了几天还没有死。匈奴认为此事神奇,就将苏武放逐到北海荒无人烟之处,要他放牧公羊,说:"等到公羊有乳汁了才可回国。"常惠等人也分别拘禁在不同的地方。

3 天雨白氂[1]。

4 夏,大旱。

5 五月,赦天下。

6 发谪戍屯五原[2]。

7 浞野侯赵破奴自匈奴亡归。

8 是岁,济南太守王卿为御史大夫。

二 年

1 春,上行幸东海。还幸回中。

2 夏,五月,遣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汉军

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假司马陇西赵充国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3]，贰师引兵随之，遂得解。汉兵物故什六七，充国身被二十余创。贰师奏状，诏征充国诣行在所，帝亲见，视其创，嗟叹之，拜为中郎。

汉复使因杅将军敖出西河，强弩都尉路博德会涿涂山，无所得。

初，李广有孙陵[4]，为侍中，善骑射，爱人下士。帝以为有广之风，拜骑都尉，使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及贰师击匈奴，上诏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无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愿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引兵击匈奴于西河。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望，即无所见，还，抵受降城休士。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悦，拜步乐为郎。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虏见汉军少，直就前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

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复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无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69]：'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

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韩延年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

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期至遮虏障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

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6]。

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

【注释】

①白牦（máo 矛）：牦牛身上的白毛。

②五原：郡名，汉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置。治所在九原（今包头市西北）。

③赵充国（公元前 137 年～公元前 52 年）：西汉大臣，陇西上邽（今甘肃

天水市)人。善骑射,有谋略。武帝时,以假司马身份随李广利击匈奴,作战勇敢,升为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武都氐人反,他以大将军护军都尉率兵平定,任中郎将、水衡都尉,复击匈奴,获西祁王,擢升为后将军。后与霍光尊立宣帝,封营平侯。他还屯田于西北,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开发。

④李陵(?~公元前74年):西汉将领。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名将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武帝时,为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年),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千余里击匈奴,遇敌骑十万,陷入重围,他奋勇突击,连战九天,终因粮尽矢绝,被迫投降,后病死于匈奴。

⑤当户:匈奴官名。

⑥腐刑:即宫刑,割掉生殖器。

【译文】

3 天空降下白毛。

4 夏,发生大旱。

5 五月,大赦天下。

6 征调犯罪的人屯垦戍边于五原。

7 浞野侯赵破奴从匈奴逃回汉朝。

8 这一年,济南太守王卿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二年(壬午,公元前99年)

1 武帝巡行到东海郡。回来时又巡视了回中。

2 夏,五月,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在天山一带攻击右贤王,斩获匈奴一万多人。归途中被匈奴大军包围,汉军好几天都缺少粮食,死伤惨重。假司马陇西人赵充国率精壮兵卒一百多人冲破匈奴的包围,李广利率大军紧跟其后,才得以解围。汉军损失了十分之六、七,赵充国受伤达二十多处。李广利把战况上奏武帝,武帝把赵充国召到皇宫,亲自接见,察看了他的伤势,感叹不已,封他为中郎。

汉朝又派因杅将军公孙敖率兵从西河郡出发,与强弩都尉路博德会师于涿涂山,但是毫无收获。

当初，李广的孙子叫李陵，担任侍中，精于骑马射箭，爱惜士卒。武帝认为他有李广的风范，封他为骑都尉，派他率领丹阳和楚地人五千名，在酒泉、张掖一带教习射箭之术，以防备匈奴。等到李广利出击匈奴时，武帝令李陵为李广利押运军需物资。李陵叩头请求说："我所率领的那些屯驻边境的士兵，都是荆楚地区的勇士或奇才剑客，力能伏虎，每箭必中，我愿率领一队人马，到兰于山以南地区去分散单于的兵力，不使匈奴专与贰师将军对抗。"武帝说："你大概是不愿作别人的部下吧！我已调派了很多军队，再没有什么骑兵给你了。"李陵答道："我不用骑兵，我愿以少击众，就凭五千步兵直捣单于王庭。"武帝认为他有豪情壮志，赞许了他，令路博德在半途中接应李陵。路博德也羞于作李陵的后援，上奏说："现在正值秋天，匈奴马肥壮，不宜与匈奴交战，希望能阻留住李陵，到明年春天再一起出征。"武帝发怒，怀疑李陵不想出兵，而教路博德上书，于是下令路博德率兵到西河去攻击匈奴。令李陵九月出发，从居延遮虏障出发，到东浚稽山南边的龙勒水一带，来回观察匈奴动静，如果不见敌情，就撤回受降城休息。于是李陵率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走了三十天，到浚稽山扎营，把所经过的山川地形画了下来，派属下的骑兵陈步乐送报武帝。陈步乐被武帝召见时，报告李陵将会让部下拼死效力，武帝十分高兴，封陈步乐为郎。

李陵到了浚稽山，与单于相遇，匈奴三万骑兵将李陵包围，李陵屯兵两山之间，用战车围成营寨。李陵带领士兵在营外排成阵式，前排手持戟和盾，后排手持弓和弩。匈奴兵见汉军人少，就直向阵营冲来。李陵率部与他们搏斗，又命后排弓箭手千箭齐发，匈奴兵应弦而倒，便退回山上，汉军追杀数千人。单于大惊，急召左、右方八万多骑兵，齐向李陵攻击。李陵边战边向南撤，数天后，退到山谷中，仍继续作战，士卒大多中箭受伤，受伤三处的坐在车上，受伤二处的驾驶车辆，受伤一处的仍手持兵器战斗，又斩杀匈奴兵三千多。李陵引兵退向东南，沿着龙城旧道走，四、五天后，到了一片大

泽的芦苇丛中,匈奴在上风放火,李陵也令军士放火烧光阵前的芦苇以自救。又南行到一座山下,单于正在南山上,单于令他的儿子率领骑兵攻击李陵,李陵率军在树林中步战,又杀死匈奴数千人,并用连弩弓箭射单于,单于下山逃走。这一天,抓到的匈奴兵对汉军说:"单于说:'这是汉朝的精兵,攻破不了他们,并日夜引我们向南方的边界走,是否有大部队埋伏?'诸位当户君长说:'单于亲自率数万骑兵追击数千汉军,不能消灭他们,以后不但无法号令戍边大臣,也会使汉朝更加轻视匈奴。再在山谷中全力攻击,还有四、五十里才到平原,如仍不能取胜,再撤。'"

这时李陵军情况更加危急,匈奴骑兵多,一天要交战十多次,又杀伤匈奴二千多人。匈奴作战不利,便想退兵,但此时,李陵军中一名叫管敢的军候被校尉欺辱,就逃到匈奴军中,说:"李陵的部队没有后援,弓箭也将用尽,只剩下将军的部属和校尉成安侯韩延年各八百人为前导,以黄旗和白旗作为标志;可派精锐骑兵射杀他们,汉军就会被攻破。"单于得到管敢的消息大喜,派骑兵一齐向汉军猛攻,大声叫喊:"李陵、韩延年赶快投降吧!"并截断汉军的退路,加紧进攻。李陵困在山谷中,匈奴在山上,四面都是匈奴,箭如雨下。汉军南撤,还未到鞮汗山,一天中五十万支箭全部用尽,于是弃车而走。兵士还有三千多,纷纷砍下车辐拿在手中,文职人员也持短刀战斗,汉军退入狭谷中,单于率军截断汉军退路,令人将山上巨石滚入谷中,汉军死亡很多,不能前行。黄昏后,李陵穿便衣,独自走出军营,阻止左右随从说:"不要跟我,大丈夫要一人生擒单于。"过了很久,李陵回来了,叹息说:"我们已败,将死于此地了。"于是将所有的旌旗砍倒,连同珍宝一起埋入地下,李陵叹道:"如果再得到几十支箭,就足够我们脱身了。现在已没有武器,不能再战,天亮后,将坐以待擒。不如现在各自逃命,或许有人能够侥幸逃脱出去报告天子。"李陵令军士每人带着二升干粮,一块冰,约好到遮虏障会合。半夜时,便击鼓唤起战士,但鼓不响。李陵与韩延年一

起上马，有十多名壮士跟从，匈奴数千骑兵追击，韩延年战死，李陵说："我无脸面回报天子了！"于是就投降了。其他士卒分散突围，逃回边塞的有四百多人。

李陵兵败的地方离边塞只有一百余里，边塞将领向朝廷报告。武帝希望李陵拼死作战；后听说李陵投降，大怒，就责问陈步乐，陈步乐便自杀身亡。群臣都怪罪李陵，武帝以此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极力为李陵辩解说："李陵侍奉亲长十分孝顺，对将士讲信义，经常奋不顾身赴国家的急难，这正是他平时的志向所在，有国士的风范。现在偶然不幸失败，却被那些只知保全自身和妻儿的大臣们说长道短，捏造诬陷，实在令人哀痛啊！况且李陵所带领的步兵不到五千，却深入匈奴腹地，抑制了数万匈奴部队，匈奴被打得来不及救死扶伤，派出所有的弓箭手去围攻李陵，使得李陵转战千里，弓箭用尽，走投无路，兵士们只能手拿空弓，冒着敌人的枪尖刀刃，面向北方拼死血战，能够得到部下效死尽力如此，即使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虽然兵败被俘，但他对匈奴的挫败也足以使他名扬天下了。李陵没有去死，想必是在等待时机去立功赎罪，以报答汉朝。"武帝认为司马迁胡言乱语，是想诋毁李广利，替李陵开脱罪责，就对司马迁施以宫刑。

许久，武帝对李陵孤立无援感到后悔，说道："应当在李陵出塞时，再下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去接应；当时犯了先下诏书的错误，使得老将路博德另生奸诈而胡言上奏。"于是派使者去慰劳赏赐得从匈奴重围中逃出来的李陵旧部。

3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二千石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轻犯法；东方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

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1]，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郡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行、饮食当连坐者，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沉命法》[2]，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是时，暴胜之为直指使者，所诛杀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至勃海，闻郡人隽不疑贤，请与相见。不疑容貌尊严，衣冠甚伟，胜之蹑履起迎[3]，登堂坐定，不疑据地曰："窃伏海濒，闻暴公子久矣，今乃承颜接辞。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功扬名，永终天禄。"胜之深纳其戒；及还，表荐不疑，上召拜不疑为青州刺史。济南王贺亦为绣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多所纵舍，以奉使不称免，叹曰："吾闻活千人，子孙有封，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

4是岁，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

【注释】

[1]绣衣：武帝时，设"绣衣直指"，穿特制的绣花官服，临时任命指派，负责

捕治盗贼，主持大的讼狱，事毕即行撤销。穿绣花官服，表示特别尊荣，具有特别权力。

②《沉命法》：武帝时制定的一部关于藏匿盗贼者一定要处以斩杀的法律。

③蹑（xǐ徙）履：趿着鞋走。鞋未穿好，曳之而行。

【译文】

武帝用法制来统御臣民，喜欢重用酷吏，各郡、国中二千石官大多都很暴虐，因而使小吏和平民反而更加不怕犯法了；东部地区盗贼日益增多，大股的有数千人，他们攻打城镇，夺取府库兵器，释放死囚，捆缚侮辱郡太守和都尉，杀死二千石官，小股的有几百人，四处劫掠乡里百姓，这种人多到无法计算，致使路上无人敢走。武帝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去督剿这些人，但不能禁绝；又派光禄大夫范昆和以前位居九卿的张德等人身穿彩绣官服，手持皇帝符节和调兵的虎符，征发军队去围剿。有的大郡被杀的有一万多人，还依法诛杀了一些纵容匪徒，供给他们饮食的人，各郡中多的达数千人。几年后，才捕获到他们的首领，可那逃散的人，又结党盘据，骚扰山川道路，官军也无可奈何。于是武帝派人制定了《沉命法》，规定："群盗兴起，而未发觉，或发觉而不能全部抓到，二千石官至低级小吏，所有承办人员一律处死。"此后地方小官怕朝廷杀头，虽发现盗贼也不敢报告，担心不能全部抓获，又会连累到郡府，各郡怕受到牵连，也让下属不要报告，所以盗贼越来越多，地方官上下串通，隐瞒不报，而以虚文应付朝廷，躲避法规制裁。

这时，暴胜之担任直指使者，所诛杀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甚多，威震各州郡。他来到勃海郡，听说当地人隽不疑很贤能，便请来相见。隽不疑容貌十分庄重严肃，衣冠华美，暴胜之连鞋都来不及穿好就迎了上去，进客厅分宾主坐下，隽不疑俯身说道："我生在海边，久闻暴公子大名，而今承蒙您接见指教。说到作官的道理，我认

为为官太过刚强则容易被摧折，太过柔弱则会被罢废，只有施行威严，再施给恩惠，然后才能建立功业，扬名天下，长久享用福禄。"暴胜之对他的告诫深表赞同；回到朝廷后，就上表推荐了隽不疑，武帝召他来后封为青州刺史。济南人王贺也任绣衣御史，负责驱捕魏郡的盗贼，他放过了许多盗贼，以不称职的罪名罢免，王贺叹道："我听说救活一千人，子孙会受到封赏，我救活一万余人，后代肯定兴旺！"

4 这一年，武帝封归降的匈奴人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让他率领楼兰国的军队去攻击车师；匈奴派右贤王率几万骑兵去援救车师，汉军失利，就引兵退回。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十二

汉纪十四　起昭阳协洽，尽阏逢敦牂，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汉三年

1 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杀，以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1]。

2 初榷酒酤。

3 三月，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还，祠常山，瘞玄玉[2]。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者终无有验，而公孙卿犹以大人迹为解，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犹羁縻不绝[3]，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4 夏，四月，大旱。赦天下。

5 秋，匈奴入雁门。太守坐畏懦弃市。

四　年

1 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

2 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骑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韩说将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因杅将军公孙敖将骑万、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闻之,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兵十万待水南,与贰师接战。贰师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斗十余日。游击无所得。因杅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时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军无功还,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于是族陵家。既而闻之,乃汉将降匈奴者李绪,非陵也。陵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单于以女妻陵,立为右校王,与卫律皆贵用事。卫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

3 夏,四月,立皇子髆为昌邑王。

【注释】

①执金吾:古代官名。公元前104年,汉朝改"中尉"为"执金吾",金吾是一种鸟名,据说此鸟避凶趋吉,象征祥瑞,皇帝出游时,"执金吾"高举此鸟雕像,作为庞大卫队前导。

②瘞(yì 亿):埋藏。

③羁縻:牵连;联系。

【译文】

汉纪十四　起癸未(公元前98年),止甲午(公元前87年),共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汉三年(癸未,公元前98年)

1 春,二月,王卿畏罪自杀,武帝任命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

2 开始实行酒品专卖。

3 三月,武帝巡行泰山,修治神坛,祭祀于明堂,在此接纳各地呈送的租税户籍的簿册。回朝途中,祭祀于北岳恒山,埋下黑色的玉石。方士们立祠迎接神仙和入海寻找蓬莱仙山,结果都无效验,而公孙卿仍以所谓巨人足迹进行辩解,于是武帝对方士们怪诞迂阔的话日益厌恶;但仍与他们保持联系,存有幻想,希望有一天真能遇到神仙。从此以后,倡言建祠奉神的方士虽更多,但其效应如何是有目共睹的了。

4 夏,四月,发生大旱。武帝下令大赦天下。

5 秋,匈奴入侵雁门。太守因畏缩惧敌被朝廷处死。

四年(甲申,公元前97年)

1 春,正月,武帝在甘泉宫接受诸侯王们的朝见。

2 征召全国七种"贱民"和勇敢之士去从军,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从朔方出发;强弩都尉路博德率一万多人与李广利会合;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从五原出发;因杅将军公孙敖率骑兵一万、步兵三万从雁门出发。匈奴闻讯后,将其家属、财物迁移到余吾水北边;单于则率十万大军在余吾水南边等待,以与李广利交战。李广利率军与单于大战了十多天,就引兵退回。韩说所部也无斩获;公孙敖与左贤王交战失利,也撤兵退回。

这时,武帝派公孙敖深入匈奴腹地以迎接李陵,公孙敖无功而回,就说:"据匈奴俘虏说,李陵帮助单于训练士兵,以防备汉军,所以我无所收获。"武帝于是杀了李陵一家人。后来才听说,是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李绪所为,不是李陵。李陵派人刺杀了李绪。单于的母亲大阏氏要杀李陵,单于将他藏于北方;大阏氏死后,才回来。单于把女儿嫁给李陵为妻,封他为右校王,与卫律一样尊宠。卫律常

在单于左右办事;李陵则常在外地,遇有大事就回王庭商议。

3 夏,四月,封皇子刘髆为昌邑王。

太始元年

1 春,正月,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要斩[1]。

2 徙郡国豪杰于茂陵。

3 夏,六月,赦天下。

4 是岁,匈奴且鞮侯单于死;有两子,长为左贤王,次为左大将。左贤王未至,贵人以为有病,更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左贤王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谓曰:"即不幸死,传之于我。"左贤王许之,遂立,为狐鹿姑单于;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单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

二　年

1 春,正月,上行幸回中。

2 杜周卒,光禄大夫暴胜之为御史大夫。

3 秋,旱。

4 赵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2],尾入栎阳[3],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

三　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宫。二月,幸东海,获赤雁。幸琅

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而还。

2 是岁，皇子弗陵生④。弗陵母曰河间赵婕妤，居钩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

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注释】

①巫蛊（gǔ 骨）：即巫术。巫是一种用祭祀或咒语驱使鬼神降祸于人的法术。蛊为传说中可以害人的毒虫。

②谷口：古县名。在今陕西礼泉东北。因地当泾水出山谷处得名。

③栎阳：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北渭水北岸。

④刘弗陵（公元前 94 年—公元前 74 年）：西汉皇帝。公元前 87 年—公元前 74 年在位。武帝少子，年幼即位。在位期间，移民屯田，多次派兵击败匈奴和乌桓。谥昭帝。

【译文】

太始元年（乙酉，公元前 96 年）

1 春，正月，公孙敖因为他的妻子用巫术害人而被处以腰斩。

2 武帝令各郡国的豪杰迁居茂陵。

3 夏，六月，大赦天下。

4 这一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他有两个儿子，长子为左贤王，次子为左大将。左贤王未来奔丧，匈奴贵族以为他病了，就改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听说后，不敢进王庭；左大将派人把左贤王叫来，

让位给他。左贤王以病为由推辞,左大将不听,对他说:"如果你不幸而死,再传位给我。"左贤王答应了,便继单于位,称为狐鹿姑单于;封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后左贤王病死;他的儿子先贤掸因不能继左贤王之位,就改封为日逐王。单于任命自己的儿子为左贤王。

二年(丙戌,公元前95年)

1 春,正月,武帝巡行到回中地区。

2 杜周去世,光禄大夫暴胜之任御史大夫。

3 秋,干旱。

4 赵国中大夫白公奏请开凿河渠引入泾水,从谷口起,到栎阳止,注入渭中地区,该渠长三百里,可以灌溉四千五百多顷田地,因此起名叫白渠;当地民众受益匪浅。

三年(丁亥,公元前94年)

1 春,正月,武帝巡行到甘泉宫。二月,又到东海郡,捕得一只红雁。再游琅邪郡,在成山礼拜太阳神,并登上之罘山,然后坐船巡游大海后回京。

2 这一年,皇子刘弗陵出生。刘弗陵的母亲是河间人赵倢伃,住在钩弋宫,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刘弗陵。武帝说:"听说从前尧是经过十四个月怀胎才生下的,现在赵倢伃所生的儿子也是如此。"于是将钩弋宫宫门改名为尧母门。

臣司马光以为:作为国君,他的行动举止都应特别慎重,内心的意念必然会表现出来,那么天下的人就没有不知道的了。当时,皇后、太子都平安无事,而把钩弋门命名为尧母门,是不妥当的。所以一些奸邪不正的人揣摸皇上的心意,知道他偏爱幼子,想立他为继位人,于是便产生出危害皇后、太子的阴谋,终于酿成了巫蛊之祸,实在是可悲啊!

3 赵人江充为水衡都尉。初，充为赵敬肃王客，得罪于太子丹，亡逃；诣阙告太子阴事，太子坐废。上召充入见。充容貌魁岸，被服轻靡，上奇之；与语政事，大悦，由是有宠，拜为直指绣衣使者，使督察贵戚、近臣逾侈者。充举劾无所避，上以为忠直，所言皆中意。尝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四　年

1 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禅石闾。夏，四月，幸不其[1]。五月，还，幸建章宫，赦天下。

2 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3 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畤；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

1 春，正月，上还，幸建章宫。

2 三月，赵敬肃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生男，号淖子。时淖姬兄为汉宦者，上召问："淖子何如？"对曰"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国子民。"问武始侯昌，曰："无咎无誉。"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为赵王。

3 夏，大旱。

【注释】

①不其：古县名，因山名而名县。西汉置，治所在今山东崂山县西北。

【译文】

3 赵国人江充任水衡都尉。当初，江充是赵敬肃王的门客，因为得罪了赵王世子刘丹，逃亡在外；来到朝廷告发了刘丹的一些隐私，刘丹被废除了赵王世子之位。武帝召见了江充。看见江充仪表堂堂，身材魁梧，衣着华丽，不由暗中称奇；和他谈论政事后，武帝十分满意，因此受到宠信，封江充为直指绣衣使者，派去督察贵戚和近臣中违背礼制、奢侈不法的。江充在检举弹劾时，无所顾忌，武帝认为他很忠心正直，所说的话也很合心意。江充曾随武帝到甘泉宫，在路上遇到太子的家臣坐着马车在专供天子行走的路上奔驰，江充将其交付给官府处理，太子听说后，派人向江充谢罪说："我并不是爱惜这些车马，实在是不想让皇上知道，认为我平时没有管教好这些部属；希望江君能宽恕他们！"江充不听，就上奏武帝。武帝说："作为一个臣子，应该如此！"对他更加宠信，他的威势也震动京师。

四年(戊子，公元前93年)

1 春，三月，武帝巡行到泰山。二十五日，在明堂祭祀高祖刘邦，用以配祀上帝，同时接纳各郡国呈献的计簿。二十六日，在明堂祭祀景帝刘启。二十七日，修治祭天神坛。二十九日，在石闾山祭拜地神。夏，四月，巡行到不其。五月，回朝，前往建章宫，大赦天下。

2 冬，十月三十日，出现日食。

3 十二月，武帝巡行到雍，分别祭祀于五畤；又西行到安定、北地二郡。

征和元年(己丑，公元前92年)

1 春，正月，武帝回朝，前往建章宫。

2 三月，赵敬肃王刘彭祖去世。刘彭祖娶了江都易王刘非所宠爱

的淖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淖子。当时淖姬的哥哥在朝廷作宦官，武帝便问他："淖子这个人怎样？"他说："他为人欲望过多。"武帝说："多欲就不宜作国君统治百姓。"武帝又问他武始侯刘昌怎样，他回答说："刘昌没什么过错，也没有什么声誉。"武帝说："这就可以了。"便派使者封刘昌为赵王。

3 夏，大旱。

4 上居建章宫，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1]。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始起。

5 丞相公孙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贺子敬声代父为太仆，骄奢不奉法，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大侠朱安世甚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祸及宗矣！"遂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上且上甘泉，使巫当驰道埋偶人，祝诅上，有恶言。"

二 年

1 春，正月，下贺狱，案验；父子死狱中，家族。以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澎侯。屈氂，中山靖王子也。

2 夏，四月，大风，发屋折木。

3 闰月，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伉皆坐巫蛊诛。

4 上行幸甘泉。

【注释】

①门候:掌宫门出入的官员。

【译文】

4 武帝住在建章宫,看见一个男人带剑进入中华龙门,怀疑他来历不明,命令侍卫将他逮捕。这个男人弃剑逃跑,侍卫们追赶而未能抓住。武帝大怒,处死门候。冬,十一月,征调三辅地区的骑兵对上林苑进行大搜捕,关闭长安城门进行搜索;十一日才解禁。这时萌发了巫蛊之祸。

5 丞相公孙贺的夫人卫君孺,是卫皇后的姐姐,公孙贺因此受到宠信。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代他父亲继任太仆,骄横奢侈,不守法纪擅自动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事情败露后被捕下狱。这时武帝下令紧急收捕阳陵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便请求去追捕朱安世,希望以此替儿子赎罪,武帝同意了。后来果然抓到朱安世。朱安世笑道:"丞相将要祸及全族了。"于是在狱中上书武帝,揭发说:"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皇上将去甘泉宫时,他让巫师在天子专用的驰道上埋下木偶人,用恶言诅咒皇上。"

二年(庚寅,公元前91年)

1 春,正月,公孙贺被关进监狱,经审问,罪名属实;父子二人都死于狱中,全家被杀。任命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他为澎侯。刘屈氂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

2 夏,四月,刮大风,吹翻房屋,折断树木。

3 闰五月,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卫皇后弟弟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都因巫蛊案而被杀。

4 武帝巡行到甘泉宫。

5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1]，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2]。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

上与诸子疏，皇后希得见。太子尝谒皇后，移日乃出。黄门苏文告上曰："太子与宫人戏。"上益太子宫人满二百人。太子后知之，心衔文。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过，辄增加白之。皇后切齿，使太子白诛文等。太子曰："第勿为过，何畏文等！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上尝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

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处,而佯语笑,上怪之;更微问,知其情,乃诛融。皇后亦善自防闲,避嫌疑,虽久无宠,尚被礼遇。

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3],变幻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4],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无道。上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上心既以为疑,尝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惊寤,因是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与太子及卫氏有隙,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狱。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为大逆无道;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上乃使充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求蛊;又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太子惧,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

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太子将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计不知所出，遂从石德计。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诈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太子自临斩充，骂曰：“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

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长安扰乱，言太子反。苏文迸走，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上曰：“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归报云：“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上大怒。丞相屈氂闻变，挺身逃，亡其印绶，使长史乘疾置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之。太子亦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侍郎马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又发楫棹士以予大鸿胪商

丘成。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民间皆云"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寖多。

庚寅,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司直田仁部闭城门,以为太子父子之亲,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惶恐,自杀。诏遣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后自杀。上以为任安老吏,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合从之,有两心,与田仁皆要斩。上以马通获如侯,长安男子景建从通获石德,商丘成力战获张光,封通为重合侯,建为德侯,成为柁侯。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

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子乃孝顺。今皇太子为汉適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

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缪，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书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敢显言赦之也。

太子亡，东至湖，藏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屦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而发觉。八月，辛亥，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并皆遇害。上既伤太子，乃封李寿为邦侯，张富昌为题侯。

初，上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宾客多以异端进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

【注释】

①戾太子(公元前128年～公元前91年):即刘据,汉武帝太子。武帝晚年,宫中迷信盛行,以为用巫术诅咒及用木偶人埋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值武帝患病,疑其左右人"巫蛊"所致。江充乘机诬告他在宫中埋有木偶,他惧祸起兵讨江充,后为朝廷追捕,自杀。其孙刘询后来继昭帝即位,即汉宣帝。

②簪(zān 糌):用来别住头发的一种饰物。

③左道:邪道。古人以正道为右,不正道为左。

④恚(huì 惠):恼恨、发怒。　詈(lì 利):骂。

【译文】

5 当初,武帝二十九岁时,戾太子才出生,非常喜爱他。戾太子长大后,性格仁慈宽厚、温文恭谨,武帝嫌他没有什么才干,不像自己;而所宠爱的王夫人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刘闳,李姬生了两个儿子叫刘旦、刘胥,李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叫刘髆,皇后和太子便因皇上的宠爱渐渐衰退,常有不安的感觉。武帝察觉后,对大将军卫青说:"汉朝很多事都还处在草创时期,加上四夷对我国侵扰不断,我如不改变制度,后代子孙就无以效法;不派兵征讨,天下将不得安宁;为了这些便不得不使百姓受些劳苦。但如果后代也像我这样兴师动众,那就要走上秦朝灭亡的老路。太子敦厚稳重,一定能安定天下,不会让我担心。要找一个遵守文治成法的君主,还能有谁比太子更强呢!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不安的感觉,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你可以把我的意思转告给他们。"卫青叩头感谢。皇后听说后,便脱下簪子向武帝请罪。太子每次劝阻征伐四夷时,武帝就笑着说:"我来承担这些劳苦,而将安逸留给你,不是很好吗!"

武帝每次出外巡视常把日常事务托付给太子,宫中事务托付给皇后;遇到事情,等武帝回来后再将其中重要的报告给他,武帝也无异议,有时甚至连看都不看。武帝用法严厉,多任用执法苛酷的官吏;太子宽厚,常常予以平反,这样,虽然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但执法大臣们都不高兴。皇后担心这样下去会获罪，经常告诫太子，应顺从皇上意思予以裁决，不要擅自有所纵容宽赦。武帝听说后，认为太子对，而皇后不对。群臣中的宽厚长者都依附太子，而执法严酷的大臣都诋毁他；因为奸邪的大臣党羽多，所以赞誉太子的人少而诽谤他的人多。卫青去世后，奸臣们认为太子少了舅家的依靠，竞相构陷太子。

武帝与儿子们关系疏远，与皇后也难得一见。太子曾经去见皇后，太阳都转过去半天了才出来，黄门太监苏文报告武帝说："太子和宫女在一起嬉戏。"武帝便把太子宫里的宫女增加到二百名。太子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便对苏文怀恨在心。苏文与小太监常融、王弼等人常暗中寻找太子的过失，再添油加醋地上奏。皇后恨得咬牙切齿，便叫太子报告皇上杀掉苏文等人。太子说："只要我不犯过错，何必怕苏文他们呢！皇上聪明，不会相信邪恶谗言，不必忧虑！"武帝有次身体不舒服，派常融叫太子来，常融回来对武帝说："太子面带喜色。"武帝默不作声。等太子来后，武帝观其神色，发现有流过泪的痕迹，却强装笑脸，武帝觉得很奇怪；暗中查问，才知实情，就杀了常融。皇后从此也特别注意防备引起嫌隙，远避是非，虽然很久不受宠爱，但还能受到相当的礼遇。

这时，方士和一些巫师都聚集在京师长安，大抵都以歪门邪道去迷惑众人，其幻术五花八门。女巫则在宫中穿梭，教宫女们一些祛灾去难的法术，每间房子都埋有木偶，进行祭祀；一旦相互间因妒忌而怒骂，就互相揭发，说对方诅骂皇上，大逆不道。武帝为此大怒，杀掉了不少后宫的人，还牵连到一些大臣，一共死了几百人。武帝对此也常感疑惧，有次白天睡觉时，梦见数千个木人手持棍棒要打他，武帝惊醒，身体因此感到不舒服，恍惚不安，又很健忘。江充感到自己与太子及卫夫人有隔阂，见武帝年事已高，担心武帝死后会被太子杀掉，因此玩弄奸计，说武帝的疾病是因巫蛊在作祟。于是武帝便让江充为使者，去查处巫蛊之案。江充带着胡人巫师去挖

地寻找木偶人,逮捕那些用巫术害人,以及夜里祈祷祭祀和自称能见到鬼的人,他还派人污染一些地方,然后对这些被捕之人进行审问,将那些污染之处定为他们以邪术害人之处,用铁钳烧灼的刑法去逼迫他们服罪。民众中有以巫蛊相诬陷的,属吏就以大逆不道治罪;从京师、三辅地区到各郡、国,因此被杀的先后有几万人。

这时,武帝岁事已高,怀疑身边的人都在用巫术诅咒他;而这些被捕的人无论有没有这样做,都不敢替自己申冤。江充知道武帝的心理,便指使胡人巫师檀何说:"宫中有毒蛊之气;不除掉,皇上的病就治不好。"武帝便派江充进宫禁之中,毁坏皇帝的宝座,挖地寻找巫蛊;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协助江充办理此事。江充先从后宫中很少得到武帝宠幸的妃嫔那里查办,然后依次搜寻皇后和太子住的地方,因为到处挖掘,使太子和皇后连放床的地方也没有。江充说:"在太子宫里所挖得的木人特别多,还有帛书,上面所写的都是大逆不道的话,当奏报皇上。"太子害怕,问少傅石德应该怎么办。石德也害怕作为太子的老师与太子一起被杀,因此对太子说:"前任丞相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都因巫蛊之祸被杀,现在巫师与皇上的使者又从地上挖到证据,不知是他们有意放的呢,还是确实有这些木人,无法搞清楚。你可假传圣旨将江充等人逮捕下狱,搞清他们的阴谋。况且武帝因生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家臣去请安都没能见到皇上;皇上是否还活着也不清楚,而奸臣竟能如此,太子您难道忘了秦朝太子扶苏的事吗?"太子说:"我作为皇帝之子怎能擅自杀大臣!不如前去向皇上请罪,或能幸免无罪。"太子准备前往甘泉宫,但江充却逼迫太子甚紧;太子想不出别的计策,于是就听从了石德之计。秋,七月初九,太子派门客冒充皇帝使者,逮捕了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是假的,不肯接受诏书,门客就杀了韩说。太子亲自去监督斩杀江充,骂道:"你这赵国的奴隶!以前你害死了赵王父子,还嫌不够!现在又来加害我们父子!"又在上林苑中烧死了胡人巫师。

太子派舍人无且带着符节乘夜进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长御女官倚华一一向皇后作了报告，又调发宫中车马载着射手，拿出武库中的兵器，分发给长乐宫的卫士。长安一片混乱，传言太子造反。苏文很快逃走，来到甘泉，向皇上报告太子无法无天。武帝说："太子一定很害怕，又恨江充等人，所以有此变乱。"于是派使者召太子。使者不敢进长安城，回来报告说："太子已经造反了，要杀我，我于是逃回。"武帝大怒。丞相刘屈氂听说太子反，抽身就逃，连他的官印和绶带都遗失了，派长史乘快马飞报武帝。武帝问："丞相在做什么？"长史说："丞相封锁消息，不敢发兵。"武帝生气地说："事情已经公开了，还有什么隐秘可言！丞相根本没有周公的风范，周公难道不杀管叔、蔡叔吗！"于是就给丞相颁赐诏敕说："捕杀造反的人，定有奖赏。应用牛车作掩护，不要短兵相接杀伤过多士卒！紧闭城门，不要让造反的人逃出去！"太子也向文武百官发表号令说："皇帝病困在甘泉宫，我怀疑可能发生了变故；奸臣们想要作乱。"武帝于是从甘泉宫回朝，到了城西的建章宫，颁诏调派三辅附近各县的部队，其中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由丞相统领。太子也派使者假传圣谕，赦免长安都中官府中的囚徒，命少傅石德和宾客张光等人分别率领；派长安囚徒如侯携带符节调发长水和宣曲两地的胡人骑兵，都全副武装来会合。侍郎马通受武帝派遣出使长安，得知此事后就去追捕如侯，告诉胡人说："符节是假的不要相信他！"于是杀了如侯，带领胡人骑兵进入长安；又调派水兵交给大鸿胪商丘成指挥。当初，汉朝的符节为纯赤色；因太子也持用纯赤色的符节，所以就又加上黄色羽毛以示区别。

太子乘车来到北军军营南门外，召来护北军使者任安，给他符节，命他发兵。任安拜受了符节；入城后就闭门不出。太子只好引兵离去，逼迫长安四市的几万市民拿起武器，来到长乐宫西门，遇到丞相率领的军队，会战了五天，死了几万人，街上的血漫入沟中。民间纷纷传言"太子造反"，所以民众都不依附太子，而归附丞相的

兵越来越多。

十七日，太子兵败，南逃至覆盎门。司直田仁把守城门，认为太子与皇上是父子之亲，不想逼他太急；太子因此得以逃出城外。丞相要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对丞相说："司直是二千石的官员，应先请示皇上，怎能擅自杀他！"丞相就放了田仁。武帝听说后大怒，将暴胜之逮捕，责问他说："司直放走了造反的人，丞相杀他，是执行法规；你为什么擅加阻止？"暴胜之惶恐不安，自杀身亡。武帝下诏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携带策命去收回皇后的印玺和绶带，皇后自杀。武帝认为任安身为老臣，见兵事起，想坐观成败，谁胜就依附谁，怀有二心，将他和田仁一起处以腰斩。武帝因马通擒获侯如侯，封他为重合侯，长安男子景建跟随马通擒获石德，封他为德侯，商丘成力战擒获张光，封他为柁侯。曾经出入太子宫门的太子宾客，都问罪处死；跟随太子起兵的，依谋反罪灭族；被太子强迫参加起兵的，都迁徙到敦煌郡。因太子逃亡在外，便开始在长安各城门派军驻守。

武帝为此事异常愤怒，群臣也很忧惧，不知怎么办。壶关三老令狐茂上奏说："臣听说父亲如同天，母亲如同地，儿子就像是万物，所以上天平静，大地安然，万物才能茂盛；父慈，母爱，儿子才孝顺。如今皇太子本为汉朝合法继承人，承继万世基业，肩负祖宗的重托，又是皇帝的嫡亲长子。江充本是一介平民，市井中的贱臣罢了；陛下却使他位尊而重用他，让他奉皇命来逼迫太子，掩饰他的奸诈，一些邪恶之人也跟着对太子进行陷害，因此亲人间的情感被阻隔不能相通。太子进则见不到皇上，退则被乱臣陷害困扰，独自含冤而无处申告，这才忍不住愤恨之心，起兵杀江充，又害怕皇上降罪而逃亡，于是便子盗父兵，以救助自己逃脱灾难；臣认为太子并没有什么险恶的用心。《诗经》上说：'苍蝇飞舞声营营，飞上篱笆把身停。平易近人的君子，害人谗言您莫听。谗人说话无定准，搅乱各国不太平。'过去江充以谗言害死赵太子，天下无人不知。陛下

不去调查，过份地责备太子，大发脾气，派大军去搜捕，由丞相亲自率兵，致使聪明的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也不敢说，臣私下感到十分痛心！希望陛下放宽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过份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过失怀恨在心，赶快收兵，不要让太子长久逃亡在外！这是我的一片赤诚忠心，冒死陈述，待罪建章宫下。"奏章送上后，武帝有所醒悟，但还未公开宣诏赦免太子的罪过。

太子向东逃到湖县，隐藏在泉鸠里的农户家中；主人家穷，常用卖鞋子的所得来奉养太子。太子有个老相识住在湖县，听说很富有，派人去找他，因而被发觉。八月初八日，官吏来围捕太子。太子自料难以逃脱，便回到房里，闭门自缢。山阳男子张富昌是围捕的士兵中的一员，他用脚踢开门，新安县令史李寿跑上前去，将太子抱住解下，农家主人与官兵格斗而死，二个皇孙也一同被害。武帝感伤于太子之死，就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

当初，武帝为太子建立博望苑，让他能与宾客交往，以依从太子的爱好，但太子的宾客很多都不是正派人。

臣司马光以为：古代圣明的君王教养太子，总是替他选择正派敦厚的贤良之士作为太子的老师和朋友，让他们与太子朝夕相处。使太子前后左右都是正人君子，起居出入都能合于礼法正道，即使如此，还会有因为言行放荡而招致祸患，弄得身败名裂。现在武帝却让太子自己去选择宾客来往，以满足太子的喜好。岂不知正直的人往往难于亲近，而阿谀奉承的人则是一拍即合，这本为人之常情，难怪太子不得善终啊！

6 癸亥，地震。

7 九月，商丘成为御史大夫。

8 立赵敬肃王小子偃为平干王。

9 匈奴入上谷、五原,杀掠吏民。

三 年

1 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2 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三月,遣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二万人出西河,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击匈奴。

3 夏,五月,赦天下。

4 匈奴单于闻汉兵大出,悉徙其辎重北邸郅居水[1];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渡姑且水。商丘成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马通军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偃渠将二万余骑要汉兵,见汉兵强,引去;通无所得失。是时,汉恐车师遮马通军,遣开陵侯成娩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共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贰师将军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贰师击破之,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2];匈奴奔走,莫敢距敌。

初,贰师之出也,丞相刘屈氂为祖道[3],送至渭桥。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贰师女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会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诅上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按验,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诏载屈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

华阳街；贰师妻子亦收。贰师闻之，忧惧，其掾胡亚夫亦避罪从军，说贰师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还，不称意适与狱会，郅居以北，可复得见乎！"贰师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虏已去，贰师遣护军将二万骑度郅居之水，逢左贤王、左大将将二万骑，与汉兵合战一日，汉军杀左大将，虏死伤甚众。军长史与决眭都尉烨渠侯谋曰："将军怀异心，欲危众求功，恐必败。"谋共执贰师。贰师闻之，斩长史，引兵还至燕然山。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贰师遂降。单于素知其汉大将，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宗族遂灭。

【注释】

(1)郅(zhi 治)居水：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北地区。

(2)范夫人城：范夫人的丈夫本为汉将，筑城中不幸去世，范夫人率余众继续不辍，终于完工。此城今地不详，大概在蒙古乌兰巴托以南。

(3)祖道：祖为送行之祭，设以宴饮。后祖道即意为饯行。

【译文】

6 八月二十日，发生地震。

7 九月，商丘成担任御史大夫。

8 武帝立赵敬肃王的小儿子刘偃为平干王。

9 匈奴入侵上谷、五原两郡，杀掠官吏和百姓。

三年(辛卯，公元前 90 年)

1 春，正月，武帝巡行到雍，又到了安定、北地两郡。

2 匈奴入侵五原、酒泉，杀死两郡都尉。三月，武帝派李广利率

万人从五原出发，商丘成率二万人从西河出发，马通率四万骑兵从酒泉出发，攻击匈奴。

3 夏，五月，大赦天下。

4 匈奴单于听说汉朝派出大军的消息，就把全部辎重转移到北边的郅居水；左贤王驱赶他属下的民众渡过余吾水北行六、七百里，屯居于兜衔山；单于亲自率领精兵渡过姑且水。商丘成率军赶来，从偏斜小路追击，但未见匈奴踪影，撤回。匈奴派大将军与李陵一道率领三万多骑兵追击汉军，转战了九天，抵达蒲奴水；匈奴作战失利，退走。马通率军到天山，匈奴派大将偃渠率二万多骑兵去拦截汉军，看见汉军强盛，率兵退去；马通的军队既无收获也无损失。这时，汉朝担心车师国会阻拦马通大军，就派遣开陵侯成娩率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军队一起围攻车师国，将车师国王和民众全部俘获，撤兵而还。李广利出塞，匈奴派右大都尉和卫律率五千骑兵在天山地区的句山狭谷截击汉军，被李广利击败，乘胜向北追至范夫人城；匈奴逃奔，不敢再与汉军对抗。

当初，李广利率军出征时，丞相刘屈氂为他饯行，并送他到渭桥。李广利说："希望您能早日奏请皇上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如果昌邑王能继皇位，那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刘屈氂答应了。昌邑王是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的儿子；李广利的女儿是刘屈氂的儿媳，所以他们都希望立昌邑王为太子。正在这时，内者令郭穰向武帝告发说："丞相夫人诅咒皇上，并与李广利一起祈求，想让昌邑王当皇帝。"武帝调查属实，判以大逆不道之罪。六月，下令用载食物的厨车，载着刘屈氂游行示众，然后在东市处以腰斩，其妻子也在华阳街被砍头；李广利的妻子也被逮捕。李广利听说后十分惊恐，他的一个因逃避罪责而从军的副官劝李广利说："您的夫人和家属都已被捕，您如回去，不合皇上之意，也将下狱，那时再想逃到郅居水以北归降匈奴，还有可能吗？"李广利因此狐疑不定，想深入匈奴腹地建立大功，于是向北来到郅居水旁。匈奴已离去，李广利派护军率

二万骑兵渡过郅居水，正遇上左贤王、左大将的二万匈奴骑兵，双方大战一天，汉军杀死左大将，匈奴兵死伤甚多。汉军长史与决眭都尉烨渠侯商议说："李广利怀有二心，想危及众人去建立自己的功业，恐怕一定会失败。"两人计划拘捕李广利。李广利听说后，杀了长史，率兵退至燕然山。单于知道汉军已很疲惫，就亲自率领五万骑兵截击李广利，双方死伤惨重；入夜后，匈奴在汉军阵前挖掘了一条深达数尺的沟，然后从后面猛攻，汉军大乱，李广利投降。单于平日就知道李广利为汉军大将，便将女儿嫁给了他，所受尊宠在卫律之上。武帝听说李广利投降匈奴，便将他满门抄斩。

5 秋，蝗。

6 九月，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倩诈称光禄大夫，言使督盗贼；淮阳太守田广明觉之，发兵捕斩焉。公孙勇衣绣衣、乘驷马车至圉；圉守尉魏不害等诛之。封不害等四人为侯。

7 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会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1]，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一白头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2]，天下闻而悲之。

四 年

1 春，正月，上行幸东莱，临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谏，上弗听；而大风晦冥，海水沸涌。上留十余日，不得御楼船，乃还。

2 二月，丁酉，雍县无云如雷者三，陨石二，黑如鬻。

3 三月，上耕于巨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还，幸甘泉。

【注释】

①田千秋：西汉大臣。初为高寝郎。"巫蛊之祸"中，戾太子被江充诬陷，他上书为太子申冤，武帝感悟，拜大鸿胪。数月，任丞相，封富民侯。后与霍光、桑弘羊等同受遗诏辅昭帝，年老时特许他乘小车入宫殿中，故又号"车丞相"。

②湖：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北。武帝为太子所建的归来望思之台在湖县以西。

【译文】

5 秋，发生蝗灾。

6 九月，原城父县令公孙勇与门客胡倩等人策划反叛，胡倩假称光禄大夫，奉命前去监督缉捕盗贼；淮阳太守田广明察觉，派兵将他捕杀。公孙勇衣着彩绣衣服，乘坐四匹马拉的华贵马车来到

圉县；圉县守尉魏不害等人将他斩杀。武帝封魏不害等四人为侯。

7 地方官吏和民众以巫蛊之事来告发的，经查验多不属实。武帝也深知太子因惶恐不安起兵杀江充并无他意，适逢高寝郎田千秋向武帝上了一个紧急奏章，为太子申冤道："儿子窃弄父亲的军权，当受笞刑。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当判什么罪呢！我曾梦见一个白发老头教我这样说。"武帝于是彻底醒悟，召见田千秋，对他说："父子之间的事，一般人难以讲清楚，只有你知道我们之间的不是。这是高祖刘邦的神灵派你来教我的，你应当担任我的辅臣。"当下就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而对江充予以灭族，把苏文烧死在横桥上；曾经在泉鸠里追杀太子，任命为北地太守的人，后也予以灭族。武帝哀怜太子无辜被害，便建了一座思子宫，又在湖县造了一座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听说后都为之悲伤不已。

四年（壬辰，公元前 89 年）

1 春，正月，武帝巡行到东莱，面临大海，想乘船到海上去找神山。群臣劝阻，武帝不听；而这时正刮大风，天地昏暗，海水波涌。武帝停留了十多天，后因无法驾驭楼船，只好返回。

2 二月初三，雍县天空无云，却打了三声雷，降下两块陨石，黑如墨玉。

3 三月，武帝在巨定县躬耕。回京途中巡行至泰山，修建祭天神坛。二十六日，在明堂行祭礼。二十九日，在石闾山祭祀地神，接见群臣，武帝说："朕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妄悖谬，使天下人陷于愁苦之中，实在是追悔莫及。从今以后，凡有伤害百姓、浪费天下财物的事，一律废止！"田千秋说："方士们谈论神仙的事很多，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臣请求把他们全部斥退掉！"武帝说："大鸿胪说得对。"于是把各地迎候神仙的方士全部罢黜。此后武帝常对群臣叹息说："过去我实在愚惑，被方士们所欺骗。天下哪里会有神仙，全是胡说！节度饮食，服用药物，只是可以少生疾病罢了。"夏，六月，

回京,前往甘泉宫。

4 丁巳,以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无他材能,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数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然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

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募民壮健敢徙者诣田所,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匈奴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公车方士[1]、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2]'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鼬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鼬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乃言'缚马者匈奴诅军事也。'匈奴常言

'汉极大，然不耐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此五伯所弗为也[3]。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岂得行其计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臣光曰：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庭，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侍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

【注释】

①公车方士：等待公车颁诏的方士。

②望气：根据气象来判断吉凶为望气。

③五伯：即五霸，指春秋时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译文】

4 六月二十五日，武帝任命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田千秋既无突出才干，也无显赫的家世和卓越的战功，仅以一句话

感悟了武帝，几个月间就担任了宰相，还封了侯，这是从未有过的。但他为人敦厚聪明，在位期间十分称职，政绩超过前后几位丞相。

先前，搜粟都尉桑弘羊和丞相、御史一起上奏说："轮台东边有能够灌溉的农田五千顷以上，可派兵卒前去垦种，设置三名校尉分别掌管，增种五谷；张掖、酒泉派骑兵去担任警戒；招募壮健并敢于徙边的民众前去，开垦灌溉，逐渐兴修城堡要塞，向西延伸。以威镇西域各国，辅助乌孙。"武帝于是颁下诏书，痛切地陈述了以前所做的令人追悔莫及的事说："前些时，有关部门奏请要每人增加三十钱的赋税，以资助边防开支，这是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现在又奏请派遣士兵去轮台屯田。轮台在车师以西一千多里，以前开陵侯成娩攻打车师时，虽然取胜，使车师王归降，但因路途遥远，缺乏粮食，中途就死了几千人，何况再往西走呢！过去是我未能明察，听信了军候弘的上书，称'匈奴人将马四足捆住，放在城下，派人飞报我们说"中国人，我们送给你们马。"'再加上匈奴扣住汉使者长期不放，所以就派李广利去征讨，想以此维护汉使的威严。古代时，卿大夫商议国事，要参考蓍占、龟卜，不吉利就不行动。所以朕就把军候弘所谓匈奴缚马的上书交给丞相、御史、二千石官、各位大夫、郎、研究经书的官员等传阅，再下达给各郡、属国都尉等，都认为'匈奴捆缚自己的马，是非常的不吉祥！'或者认为'匈奴是想显示强大，而凡是虚弱的人，总想向别人表示强盛。'公车方士、史官、星相家、望气家和主持龟卜蓍占的人都认为'是吉兆，匈奴必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又说：'遣将北伐，至蒲山必胜。卦辞认为，诸将中以李广利去最吉。'所以朕亲自征发李广利去蒲山，命令他一定不要深入。如今计谋、卜辞兆象全都是反的。重合侯马通擒获匈奴侦探，才奏报说：匈奴缚马是为了对汉军进行诅咒。匈奴常说：'汉军极为强大，但不耐饥渴，丧失一只狼，就要损失千只羊。'以前李广利兵败，军士们或战死、或被俘、或逃散，朕每想到这就不胜悲痛。现在又奏请派兵远赴轮台屯田，兴建要塞隧道，这是骚扰天下百姓，而

不是对百姓的优待，朕不忍心再听见这件事！大鸿胪等人又建议招募囚犯去护送匈奴使者返回，以封侯作为奖赏，让他们寻机刺杀单于，以发泄我们的愤恨，这种手段连五霸都不愿作。况且匈奴得到汉朝归降的人，常常是全身上下仔细搜索，严加盘问，这样又怎能施行此计呢！当务之急在于严禁苛征暴敛，取消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尽力农事，恢复为国家养马而免除赋役的法令，以补充军备上的短缺，不使国家军备削弱。各郡、国中二千石的官员都要呈上如何养马的方法和补充边备的计划，与呈送计簿的人员一起赴京奏对。”

从此武帝不再派兵出征，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示与民休养生息，希望能使百姓富裕。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善于利用轮流耕作保持地力的方法，耕耘所用的农具又都很方便灵巧，赵过将这些技巧教给民众，使农民用力少而收获多，民众都感到很便利。

臣司马光以为：天下果然并非没有人才！当武帝喜好攻伐四夷时，那些勇敢精锐、舍生忘死的人就充满了朝廷，使其开疆拓土，无不如愿。此后主张与民休养生息，重视农业，又有像赵过这样一些人教导百姓如何耕耘，百姓也获得很大的利益。同一个君王，前后兴趣爱好完全不同，而总有相应的人才去响应，如果真能使武帝兼有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度量，来复兴商周的盛世，难道会没有夏、商、周三代的辅佐之臣吗！

5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6 卫律害贰师之宠，会匈奴单于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何故不

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

后元元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2 昌邑哀王髆薨。

3 二月,赦天下。

4 夏,六月,商丘成坐祝诅自杀。

5 初,侍中仆射马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卫太子起兵,何罗弟通以力战封重合侯。后上夷灭充宗族、党与,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视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磾意,以故久不得发。是时上行幸林光宫[1],日磾小疾卧庐,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明旦,上未起,何罗无何从外入。日磾奏厕,心动,立入,坐内户下。须臾,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欲入,行触宝瑟,僵。日磾得抱何罗,因传曰:"马何罗反!"上惊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

6 秋,七月,地震。

【注释】

①林光宫:原为秦代胡亥所建,汉时又在此宫旁建起甘泉宫。

【译文】

5 秋,八月三十日,出现日食。

6 卫律对李广利受到单于宠信十分妒恨，适逢单于母亲阏氏生病，卫律就指使胡人巫师散布谎言说："已故的老单于发怒说：'我们匈奴以前出兵时，曾经常在神灵前许愿，如抓到李广利就拿来祭神，现在为什么不用李广利来祭神呢？'"于是逮捕了李广利。李广利骂道："我死以后必会消灭匈奴！"匈奴便将李广利杀掉用来祭祀。

后元元年（癸巳，公元前88年）

1 春，正月，武帝巡行至甘泉宫，在泰畤祭祀；然后巡行安定。

2 昌邑哀王刘髆去世。

3 二月，大赦天下。

4 夏，六月，商丘成因被判诅咒皇帝而畏罪自杀。

5 当初，侍中仆射马何罗与江充很要好。等到太子刘据起兵时，马何罗的弟弟马通因奋战太子有功，被封为重合侯。后来武帝下令诛灭江充家族和党羽，马何罗兄弟害怕受到牵连，就阴谋叛乱。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见他俩神色举止异常，心中起疑，暗中独自观察他们的动静，与他们一起出入宫殿。马何罗觉察到了金日磾的用意，所以过了很久不敢发难。这时武帝前往林光宫，金日磾因身染小病在殿中休息，马何罗、马通和小弟马安成假传圣旨，乘夜外出，一起杀掉朝廷使者，发兵反叛。第二天清晨，武帝还未起床，马何罗就无故进入宫中。金日磾正要上厕所，忽然心中一动，立刻入宫，坐在武帝的卧室内门下。一会儿，马何罗袖藏利刃从东厢房来了，看见金日磾，脸色大变；赶快走向武帝的卧室，正要进去，撞在乐器上倒地。金日磾得以有机会抱住马何罗，就大叫"马何罗造反！"武帝惊起，左右的人拔刀要杀马何罗，武帝担心误伤金日磾，便阻止了他们。金日磾把马何罗摔到殿前，捆绑住他。经追查审理，所有谋反者都治了罪。

6 秋，七月，发生地震。

7燕王旦自以次第当为太子,上书求入宿卫。上怒,斩其使于北阙;又坐藏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上由是恶旦。旦辩慧博学,其弟广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动作无法度,多过失,故上皆不立。

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与久之。欲以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 年

1春,正月,上朝诸侯王于甘泉宫。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宫[1]。

【注释】

①盩(zhōu 州)厔:古县名,在陕西省中部。1964年改名为周至县。五柞宫:五柞宫有五柞树,因此为名。该宫在长杨宫东北八里。

【译文】

7燕王刘旦自以为依长幼顺序,应立为太子,上书请求到长安当宫廷侍卫。武帝大怒,将燕王使者斩于未央宫北门;又因刘旦被指

控藏匿逃犯，武帝下令削去燕王的良乡、安次、文安三县。从此，武帝开始讨厌刘旦。刘旦博学善辩、聪明有才，他的弟弟广陵王刘胥，勇武有力，但他俩却都不守法度，多有过失，所以武帝不立他俩为太子。

这时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虽只有几岁，但身体强壮，懂得很多事情，武帝非常喜爱他，想立他为太子；只因他年纪太小，母亲又很年轻，所以犹豫了很久。武帝想让大臣辅助刘弗陵，就细察群臣，发现只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为人忠厚，可托付大事，武帝就令黄门官画了一张周公背负周成王接受诸侯王朝见的画，赐给霍光。过了几天，武帝借故谴责钩弋夫人；钩夫人脱下簪珥，叩头请罪。武帝说："带下去，送到掖庭的监狱！"钩弋夫人回头看着武帝，武帝说："快走，你不能活下去！"后予以赐死。不久，武帝闲居时，问身边的人说："外面的人对夫人之死有什么反映？"他们回答说："人们认为'既然将要立她的儿子为太子，为什么还要杀太子的母亲呢？'"武帝说："对啊，这就不是你们这些平庸之辈所能理解的。古时国家所以会乱，就是由于国君年幼，而国君之母却当壮年。女主人独居，往往骄矜傲慢，淫乱放纵，而别人却无法禁止。你们没听说过吕后之事么！所以我不得不把她先除掉！"

二年（甲午，公元前87年）

1 春，正月，武帝在甘泉宫接受诸侯王朝见。二月，巡视盩厔县五柞宫。

2 上病笃，霍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且使匈

奴轻汉矣!"乙丑,诏立弗陵为皇太子,时年八岁。丙寅,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光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日磾长子为帝弄儿[1],帝甚爱之。其后弄儿壮大,大谨,在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为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爱己,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二人皆上素所爱信者,故特举之,授以后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宫;入殡未央宫前殿。

帝聪明能断,善用人,行法无所假贷。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2]。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上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系狱;廷尉以公主子上请。左右人人为言:"前又入赎,陛下许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

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待诏东方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雠，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觞昧死再拜上万寿！"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为中郎。

班固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3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养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光辅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欲收取玺。郎不肯授，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

多光。

4 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5 夏,六月,赦天下。

6 秋,七月,有星孛于东方。

7 济北王宽坐禽兽行自杀[3]。

8 冬,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

【注释】

①弄儿:相与嬉狎的儿童。

②隆虑公主:汉景帝的女儿。

③禽兽行:汉朝法律规令:内乱者为禽兽行。刘宽与他父亲的王后、姬妾淫乱,又祭祀鬼神,诅咒皇帝,所以判他犯有"禽兽行"罪。

【译文】

2 武帝病重,霍光流泪问道:"如有不测,谁来继承皇位?"武帝说:"你还没体会出上次赐给你的那幅画的含义吗?要立少子,你要像周公一样辅佐他!"霍光叩头推让说:"臣不如金日磾!"金日磾也推让说:"臣是外国人,不如霍光;而且这样会使匈奴轻视汉朝啊!"十二日,武帝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时年八岁。十三日,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接受遗诏辅佐少主,又任命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都在武帝卧房内病床前拜受遗命。霍光侍奉武帝出入宫廷二十多年,出外则陪同乘车,入宫则随侍左右,小心谨慎,从未有过差错。为人沉静细致,每次出入宫廷、上下殿门,行止都有一定的地方,郎官、仆射曾暗中观察,发现竟尺寸不差。金日磾在武帝身边,数十年来眼睛从不看不该看的东西;赐给他宫女,也不敢亲近;武帝想将他女儿纳

为后宫嫔妃，他也不肯；其笃诚谨慎如此，武帝感到特别惊奇。金日磾的长子是武帝的幼时伙伴，武帝非常喜爱他。后来他长大了，行为不大检点，一次他在殿下和宫女调情；正好被金日磾看见，厌恶他的淫乱行为，就把他杀了。武帝听说，大怒。金日磾叩头谢罪，详细陈述了杀死儿子的缘由。武帝深感悲哀，为此流下眼泪；后来对金日磾更加敬重。上官桀起初是因勇力过人而得到武帝赏识的，任未央宫厩令；武帝曾因身体不适，后来痊愈，看见宫中的马匹多很瘦弱，武帝发怒说："你是不是以为我再见不到马了吗！"准备把上官桀交给法官审理。上官桀叩头说："臣听说皇上圣体欠安，日夜担心受怕，实在没心思照料马匹。"话未说完就泪流满面。武帝认为他关心自己，从此与他日益亲近，升为侍中，不久又提升为太仆。以上三人都是武帝平日所亲信的人，所以特意举用了他们，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他们。十四日，武帝在五柞宫逝世；遗体运到未央宫前殿入殓。

武帝聪明有决断，善于用人，执法严厉，毫不留情。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娶了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隆虑公主病危时，进献黄金千斤、钱千万要求预先为昭平君赎一次死罪，武帝同意了。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日益骄横，在酒后杀死了公主的师傅，被捕下狱；廷尉因他是隆虑公主的儿子，奏请皇上。左右的人都说："以前隆虑公主已为他赎过罪，陛下也同意。"武帝说："我妹妹年纪很大时才有这个儿子，临死前，又把他托付给我。"说完后就泪流满面，长久叹息，说："法令是先帝所制定的，如果因为我妹妹的缘故而违背了先帝的法令，那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高祖皇帝的灵位！而且这样也对不住在下的万民。"于是批准了廷尉的上奏，心中却悲伤不已，左右的人也一起伤感不已。这时待诏东方朔上前祝寿说："臣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国政，奖赏不回避仇人，诛罚不区分亲属。《尚书》上说：'不偏私，不结党，君王之道就平坦开阔。'这两点古代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十分重视的，而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所惟能可

贵的,陛下如今做到了,天下大幸!臣东方朔冒死捧杯再次祝陛下万寿无疆!"武帝起初对东方朔十分恼火,后来才认为东方朔是对的,便任命东方朔为中郎。

班固赞道:汉朝承继了历代帝王的积弊,高祖刘邦拨乱反正,文帝景帝则致力于与民休养生息,至于稽考古道,礼敬仪文诸事,尚多缺略。武帝即位之初,就卓然罢废了诸子百家杂说,而显扬尊崇《六经》,并访求贤良,举用优秀人才,共同建功立业;还兴设了太学,整治了祭祀礼仪,改颁历法,调协音律,创作诗赋乐章,建造封禅台,礼敬各种神灵,封赐周代后裔,一切号令文章,都鲜明可述,令人称道,使得后继者可以遵循这一大业,并有夏、商、周三代的遗风。像武帝这样有雄才大略,加上不改变文帝、景帝的恭谨、俭朴作风,来救助百姓,即使是《诗经》、《尚书》上所称道的古代贤王也不过如此!

臣司马光以为:武帝穷奢极欲,刑罚繁重,横征暴敛,对内大修宫室,对外征伐四夷,迷信神怪,巡游无度,使得百姓生活贫困,不得不起而为盗,这和秦始皇没什么区别。但秦朝因此灭亡,汉朝却因此兴盛,原因就是武帝能遵循先王之道,知道如何治理国家,守住基业,能接受忠正廉直之人的规劝,厌恶小人的欺诈蒙蔽,尊贤不倦,赏刑严明,晚年又能改过从善,将后事托付给正人君子,这就是他犯有亡秦的过失,却可以免除亡秦灾祸的原因吧!

3 十五日,太子刘弗陵即皇帝位。因为他才八岁,他姐姐鄂邑公主就和他一道住在宫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一同掌理尚书事。霍光辅佐幼主,一切政令由他发出,天下人都想领略他的风采。殿中曾出现怪物,一天夜里,群臣都受了惊吓,霍光就把掌管皇帝印玺的官员找来,想取走皇帝的印玺。尚符玺郎不肯交出,霍光想强夺。尚符玺郎执剑说:"臣的头你可拿去,但印玺不能拿走!"霍光很赏识他尽忠职守。第二天,便以昭帝的名义把尚符玺郎的品秩提

升了二级。众人也因此对霍光更加敬重。

4 三月二十二日，孝武皇帝葬于茂陵。

5 夏，六月，大赦天下。

6 秋，七月，东方出现彗星。

7 济北王刘宽因乱伦获罪，自杀。

8 冬，匈奴侵入朔方，杀掠当地官吏百姓；汉征发军队屯驻西河，左将军上官桀巡视北方边塞。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十三

汉纪十五　起旃蒙协洽，尽柔兆敦牂，凡十二年。

孝昭皇帝上

始元元年

1 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往击，大破之。

2 秋，七月，赦天下。

3 大雨，至于十月，渭桥绝。

4 武帝初崩，赐诸侯王玺书。燕王旦得书不肯哭，曰："玺书封小，京师疑有变。"遣幸臣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之长安，以问礼仪为名，阴刺候朝廷事。及有诏褒赐旦钱三十万，益封万三千户，旦怒曰："我当为帝，何赐也！"遂与宗室中山哀王子长、齐孝王孙泽等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备非常。郎中成轸谓旦曰："大王失

职，独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国中虽女子皆奋臂随大王。”旦即与泽谋，为奸书，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传行郡国以摇动百姓。泽谋归发兵临菑，杀青州刺史隽不疑。旦招来郡国奸人，赋敛铜铁作甲兵，数阅其车骑、材官卒，发民大猎以讲士马，须期日。郎中韩义等数谏旦，旦杀义等凡十五人。会瓶侯成知泽等谋，以告隽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泽等以闻。天子遣大鸿胪丞治，连引燕王。有诏，以燕王至亲，勿治；而泽等皆伏诛。迁隽不疑为京兆尹[1]。

不疑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异于他时；或无所出，母怒，为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注释】

[1]京兆尹：官名，在汉代亦为政区名。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右内史置，分原右内史东半部为其辖区，职掌相当于郡太守。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西安市西北）。

【译文】

汉纪十五　起乙未（公元前86年），止丙午（公元前75年），共十二年。

孝昭皇帝上

始元元年（乙未，公元前86年）

1夏，益州所属的二十四个夷人城邑、三万多人同时造反。朝廷派水衡都尉吕破胡招募官兵，并调发犍为郡、蜀郡的精兵，紧急前

往征讨,大破叛军。

2 秋,七月,大赦天下。

3 大雨,一直降到十月,渭桥被冲断。

4 武帝刚去世时,曾发给诸侯王报丧的印有皇帝玉玺的正式诏书。燕王刘旦接到诏书后不肯哭,说:"诏书的信封太小,京师恐怕发生变乱了。"便派遣他亲信的臣僚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人到长安,以问武帝丧礼为名,暗中刺探朝廷的虚实。不久,昭帝下诏赏赐刘旦钱三十万,增加封户一万三千家,刘旦生气地说:"应当我为皇帝,用不着谁对我赏赐!"于是和宗室中山哀王刘昌的儿子刘长、齐孝王刘将闾的孙子刘泽等人勾结密谋,谎称刘旦在武帝时曾接到诏令,命他掌理封国内的官史任免,整治军备,以防备非常事故。郎中成轸对刘旦说:"大王当为汉朝的嗣君而不能继承皇位,这只有起兵索回,坐在家里等待是得不到的。大王只要一起兵国中即使女辈都会振臂而起追随大王。"刘旦就马上与刘泽密谋,撰写奸伪文书,说:"小皇帝刘弗陵不是武帝的儿子,是大臣们所拥立的;天下百姓应该起来讨伐他们!"又派人到各郡国广泛传播,使民心动摇。刘泽计划返回齐国后从临菑发兵,先杀青州刺史隽不疑。刘旦招来燕国中的不法之徒,征敛民间铜铁以制造铠甲兵器,多次检阅燕国的车骑、材官等军队,征调百姓大举围猎,以训练士卒和马匹,等待日期。郎中韩义等人几次劝刘旦不要反叛,刘旦就将韩义等十五人杀死。正好这时瓶侯刘成得悉刘泽等人的阴谋,就告诉了隽不疑。八月,隽不疑逮捕了刘泽等人,报告了朝廷。昭帝派大鸿胪丞来处理此事,牵连到燕王刘旦。昭帝下诏,因燕王为天子至亲,不去追究;而刘泽等人都被杀。隽不疑因此升为京兆尹。

隽不疑为京兆尹,官史平民都很敬重他的威信。每当他巡视各县,审查各地囚徒是否有冤情而归来时,他的母亲总是问他:"有没有给受冤枉的人平反?救活了几个人?"如果隽不疑纠正了很多冤

案，他的母亲就特别高兴；如果没有平反的案子，他的母亲就发怒，不吃饭。所以隽不疑作官，执法虽严却不残酷。

5 九月，丙子，秺敬侯金日磾薨。初，武帝病，有遗诏，封金日磾为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皆以捕反者马何罗等功封。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光等亦不敢受。及日磾病困，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绶；一日薨。日磾两子赏、建俱侍中，与帝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及赏嗣侯，佩两绶，上谓霍将军曰："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邪？"对曰："赏自嗣父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对曰："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6 闰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疾苦、冤、失职等。

7 冬，无冰。

二 年

1 春，正月，封大将军光为博陆侯，左将军桀为安阳侯。

2 或说霍光曰："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择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孙辟疆及宗室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疆守长乐卫尉。

3 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无种、食者。

4 秋，八月，诏曰："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5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马畜孕重堕殰[1]，罢极，苦之，常有欲和亲意，未能得。狐鹿孤单于有异母弟为左大都尉，贤，国人乡之。母阏氏恐单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杀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复会单于庭。是岁，单于病且死，谓诸贵人："我子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及单于死，卫律等与颛渠阏氏谋，匿其丧，矫单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左贤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众欲南归汉，恐不能自致，即胁卢屠王，欲与西降乌孙。卢屠王告之单于，使人验问，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卢屠王，国人皆冤之。于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复肯会龙城[2]，匈奴始衰。

【注释】

①殰(dú 读)：动物未出生而死。

②会龙城：匈奴传统规定每年正月无论何人都要到王庭朝见单于。每年五月，再到龙城祭祀祖先和天地诸神。

【译文】

5 九月初二，秺敬侯金日磾去世。当初，武帝病危时，曾有遗诏，封金日磾为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都是因为以前逮捕反叛者马何罗等人有功而受封。金日磾因为皇帝年纪小，不肯接受封号，霍光等人也不敢接受。等到金日磾病重，霍光告诉昭帝封侯之事，于是金日磾躺在床上接受了秺侯的印绶；一天后逝世。金日磾的两个儿子金赏、金建都担任侍中，与昭帝年纪差不多，起

居休息都和昭帝在一起。金赏任奉车都尉，金建任驸马都尉。后来金赏继承了侯爵，佩戴两条绶带，昭帝就对霍光将军说："金氏兄弟二人，为何不能都佩戴两条绶带？"霍光答道："金赏是继承他父亲的爵位。"昭帝笑道："封侯不就是我和将军的一句话吗？"霍光说："按照先帝的规定，有功的人才能封侯。"昭帝只好作罢。

6 闰十月，昭帝派原任廷尉王平等五人携带符节巡行各郡国，举拔贤良人才，探察民间疾苦、冤案和官吏中的失职行为。

7 冬，大地不结冰。

二年（丙申，公元前 85 年）

1 春，正月，封大将军霍光为博陆侯，左将军上官桀为安阳侯。

2 有人劝霍光说："将军没听说过吕氏家族覆亡的故事吗？吕氏身处伊尹、周公辅佐帝王的地位，代行国事，专擅权力，却疏远皇室成员，不与他们共理朝政，因此得不到天下人的信任，最终遭致灭亡。现在将军居于高位，皇帝年纪渐大，应该接纳皇室成员，还要常和大臣们一同议事，一反吕氏家族的所作所为。这样，就可以免除灾祸。"霍光认为很有道理，就选择皇室中可以任用的人，遂任命楚元王的孙子刘辟疆和皇室成员刘长乐为光禄大夫，刘辟疆又担任长乐宫卫尉。

3 三月，昭帝派使者赈济贷借给缺乏种子、口粮的贫民。

4 秋，八月，昭帝下诏说："往年常闹灾害，今年蚕桑，小麦受到损失，朝廷所赈贷出的种子、粮食不必归还，也不要让百姓再缴纳今年的田租！"

5 当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其境，穷追猛打，共有二十多年，使得匈奴马匹牲畜不能正常孕育繁殖，受到严重损失，百姓极为厌倦、贫苦，常常希望与汉朝恢复和亲，但未能如愿。狐鹿孤单于有一同父异母的弟弟任左大都尉，十分贤明，国人都归附他。单于的母亲担心单于不让儿子继位，而立左大都尉，便暗地派人把左大都尉杀了。引起左大都尉同母哥哥的怨恨，于是不肯去王庭朝见单于。

这一年，单于因病死亡，对各贵族说："我儿子年纪还小，不能治理国事，立我的弟弟右谷蠡王为单于。"等单于一死，卫律等人便与单于的正室夫人颛渠阏氏密谋，隐瞒了单于的丧讯，伪托单于命令，改立了他的儿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左贤王和右谷蠡王都心怀怨恨，想率领部众向南归附汉朝，又担心力量薄弱，难以如愿，便胁迫卢屠王，要和他们一起向西归降乌孙。卢屠王将此事告诉了单于，单于派人去查问，右谷蠡王不肯服罪，反将阴谋背叛之事推到卢屠王身上，匈奴人都认为卢屠王冤枉。于是左贤王和右谷蠡王离去，回到自己的住处，不再参与每年一次的龙城祭典，匈奴由此走向衰落。

三　年

1 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

2 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3 初，霍光与上官桀相亲善。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决事。光女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岁，安欲因光内之宫中；光以为尚幼，不听。盖长公主私近子客河间丁外人，安素与外人善，说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诚因长主时得入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于足下。汉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忧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长主。长主以为然，诏召安女为倢伃[1]，安为骑都尉。

四　年

1 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2 西南夷姑缯、叶榆复反[2]，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益州兵

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击之。

3 廷尉李种坐故纵死罪，弃市。

4 是岁，上官安为车骑将军。

五 年

1 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赵父为顺成侯。顺成侯有姊君姁，赐钱二百万、奴婢、第宅以充实焉。诸昆弟各以亲疏受赏赐，无在位者。

2 有男子乘黄犊车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谊者。"由是不疑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②]，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贵。坐诬罔不道，要斩。

【注释】

①婕(jié 捷)伃：一作"婕妤"，妃嫔中的第一级。汉武帝时始置，自魏至明多沿置。

②叶榆：古县名。西汉元封二年置县，治所在今云南大理北。

③夏阳:古县名。治所即今陕西韩城县。

【译文】

三年(丁酉,公元前84年)

1春,二月,西北方出现异星。

2冬,十一月初一,出现日食。

3当初,霍光与上官桀关系很好。霍光每逢例行休息时,上官桀常入朝代替霍光处理政事。霍光的女儿是上官桀儿子上官安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只有五岁,上官安想通过霍光使女儿纳入后宫;霍光认为外孙女年纪太小,没有答应。昭帝姐姐盖长公主与她儿子的门客河间人丁外人私通,上官安一向跟丁外人很要好,就游说丁外人说:"我女儿容貌端正,如能得到盖长公主的帮助,入宫成为皇后,那我父子在朝为官,又有皇后内亲的关系,地位将会更加巩固,此事全赖您的玉成。依汉朝的惯例,公主常常嫁与列侯为妻,到了那时,您又何愁不能封侯呢!"丁外人听了很高兴,就将此事告诉盖长公主,盖长公主表示同意,于是让昭帝下诏,将上官安的女儿召入宫,封为倢伃,任命上官安为骑都尉。

四年(戊戌,公元前83年)

1春,三月二十五日,立上官氏为皇后,大赦天下。

2西南夷的姑缯、叶榆两个部族再次反叛汉朝,汉朝派水衡都尉吕辟胡率领益州军队去征讨。吕辟胡按兵不进,蛮夷人便杀死益州太守,并乘胜与吕辟胡交战,汉军战死及被水淹死的达四千多人。冬,汉朝又派大鸿胪田广明前去征讨他们。

3廷尉李种被控犯有故意开脱人的死罪,被当众斩首。

4这一年,上官安被封为车骑将军。

五年(己亥,公元前82年)

1春,正月,昭帝追尊外祖父赵父为顺成侯。顺成侯有个姐姐叫赵君姁,昭帝也赏赐她二百万钱及一些奴婢、住宅,以充实她的家

产。昭帝的兄弟们也都按照血缘的亲疏，分别得到了赏赐，但没有授予他们官职。

2 有位男子乘坐黄牛犊车来到未央宫北门，自称是卫太子刘据；公车官将此事奏报朝廷。昭帝下诏让公、卿、将军、中二千石的官员一同去辨认。长安城中一些官吏和民众也有数万人上前围观。右将军带兵守卫在宫门前，以防不测。到场辨认的丞相、御史、中二千石官员都不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来赶到，命令下属将此人逮捕。有人说："到底是不是卫太子刘据还不清楚，不可操之过急！"隽不疑说："各位何必怕他是否真是卫太子！春秋时，卫灵公太子蒯聩因违抗父命，逃往晋国。后其子卫辄继位，拒不接纳其父回国，此事连《春秋》都加以肯定。卫太子刘据得罪了先帝，逃亡在外，就算真的没死，现在自己又回来了，也是一个罪人啊！"于是将此人送往诏狱。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听说后称赞隽不疑说："公卿大臣应当由这种精通经术、明白大义的人来担任。"于是隽不疑在朝中名重一时，一些身居要位的人都自认为比不上他。后经廷尉审讯，方知那个自称卫太子的人是个诈骗犯，本是夏阳人，姓成，名方遂，住在湖县，以卜筮为职业。卫太子有个侍从曾找他占卜，对他说："你的身材相貌很像卫太子。"成方遂想到有利可图，希望因此富贵起来。结果，他被判以诬罔不道之罪，处以腰斩。

3 夏，六月，封上官安为桑乐侯。安日以骄淫，受赐殿中，对宾客言："与我婿饮，大乐！"见其服饰，使人归，欲自烧物。子病死，仰而骂天。其顽悖如此。

4 罢儋耳、真番郡。

5 秋，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余

人，获畜产五万余头。

6 谏大夫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延年，故御史大夫周之子也。

六　年

1 春，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1]、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示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桑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于是盐铁之议起焉。

【注释】

(1)榷(què 却)：旧时指某些商品的专卖。

【译文】

3 夏，六月，昭帝封上官安为桑乐侯。上官安日益骄恣淫逸，昭帝赐他在殿中宴饮，他回家后对门客说："我和女婿一同喝酒，非常快乐！"看见昭帝的服饰，就派人回家，想将自己的东西烧掉。他的儿子病死，竟仰头大骂上天，其顽劣狂悖到了如此地步。

4 撤销儋耳、真番两郡。

5 秋，大鸿胪田广明、军正王平率兵征讨益州的蛮夷，斩杀、俘虏三万多人，缴获牲畜五万多头。

6 谏大夫杜延年看到武帝的奢侈和连年兴兵给国家造成的困难，多次对大将军霍光说："粮食收成每年都不好，流亡在外的百姓还未全部回来，应当恢复文帝时的政策，提倡俭约，为政宽和，顺应

天意，取悦民心，年景自会好转。”霍光接纳了他的建议。杜延年是前御史大夫杜周的儿子。

六年（庚子，公元前81年）

1春，二月，昭帝下令有关官员询问郡国所推举出来的贤良、文学之士，以及有关解决民生疾苦，如何施教百姓的要点，他们都建议：“希望取消盐、铁、酒的专卖制度，罢黜均输官，不要和天下百姓争利，要以节俭来垂示民众，然后教化才可兴盛。”桑弘羊不同意这样做，认为：“专卖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大业，是制裁四夷，安定边陲，使财用充足的基础，不可废弃。”于是关于盐铁专卖问题的辩论开始了。

2初，苏武既徙北海上，禀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武在汉，与李陵俱为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事自杀；来时，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武曰：“武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斧钺、汤镬[1]，诚甘乐

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赐武牛羊数十头。

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以武帝崩。武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及壶衍鞮单于立，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与汉和亲。汉使至，求苏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私见汉使，教死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乃归武及马宏等。马宏者，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国，为匈奴所遮；忠战死，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归此二人，欲以通善意。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单于召会武官属，前已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既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2]，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霍光、上官桀与李陵素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陵曰："归

易耳，丈夫不能再辱！”遂死于匈奴。

【注释】

①汤镬(huò 货)：古代的一种大锅。

②太牢：古代帝王、诸侯祭祀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

【译文】

当初，苏武被放逐到北海以后，便停止了对苏武的粮食供应，只能靠挖掘野鼠、草根等食用。每日操持汉朝的符节去牧羊，无论是睡觉，还是牧羊，符节都不离身，以至节杖上的缨毛全脱落了。苏武在汉朝时，与李陵同为侍中；李陵投降匈奴后，一直不敢求见苏武。过了很久，单于派李陵来到北海，替苏武摆下酒食，还安排了歌舞助兴，于是对苏武说：“单于听说我过去与您交谊深厚，所以派我来劝您，打算以诚心待您。我看您终究不能回汉，白白在这里受苦；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您的信义节操又有谁知道呢！您的两个兄弟，都因犯罪自杀了；我来这里时，您的母亲也已不幸去世；您的夫人年纪还轻，听说已经改嫁了；只剩下两个妹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如今又过了十多年，是否在世已不得而知。人生如同早晨的露水一样短暂，何必这样长久地自讨苦吃！我刚投降时，心中也是恍恍惚惚，以致要发狂，痛恨自己背负汉朝，还连累老母身受牢狱之苦。您不愿投降匈奴的心情，不见得就超过了我！况且陛下年事已高，法令变化无常，朝中大臣无罪而遭灭族的已有几十家。因此，就算能回汉朝，性命也难以保全，您这样守节究竟是为谁呢？”苏武说：“我父子无甚功德，全赖皇上提拔，才有今天的高位，与将军、列侯并列，且使我们兄弟成为皇上近臣，我常常愿肝脑涂地来报答皇上。现在幸得有机会杀身报效皇上，虽受到斧钺砍杀，热锅烹煮，我也心甘情愿地接受！臣子侍奉国君，如同儿子侍奉父亲；儿子为父亲去死，无所怨恨，请不要再说！”李陵与苏武一连饮酒数日，又

道："您再听我一句话。"苏武说："我早已认定必死无疑，你如一定要我投降，那就请结束今日的欢聚，我马上就死在你面前！"李陵见苏武态度至诚，便长叹道："唉，真是一个忠义之士！我与卫律实在是罪大于天！"不觉泪湿衣衿，然后与苏武告别离去。赐给了苏武牛羊几十头。

后来李陵又来到北海，告诉苏武汉武帝已经去世。苏武面对南方号啕大哭，甚至吐血，连续几个月的早晚都在哭泣。壶衍鞮单于继位后，由于其母阏氏行为不正，国内分崩离析，常常害怕汉军前来袭击，于是卫律与单于商议，要求与汉朝和亲。汉使来到匈奴，要求归还苏武等人，匈奴谎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又来到匈奴，常惠暗中面见汉使，报告实情，并让使者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射中一只大雁，脚下系有一封帛书，说苏武等人在某湖泽之地。"使者大喜，用此话责问单于。单于环顾左右大惊失色，向汉使道歉说："苏武等人确实活着。"就放回了苏武和马宏等人。马宏是以前汉朝派往西域各国的光禄大夫王忠的副使，因使团受到匈奴的拦击；王忠战死，马宏被俘，也一直不肯投降匈奴。所以匈奴归还这二人，是想向汉朝表示他们的诚意。于是李陵设酒宴祝贺苏武说："如今您返回祖国，英名扬遍匈奴，功劳显赫于汉廷，即使是刻写的竹简，丹青所描画的杰出人物也难以超过你！我虽然愚笨怯懦，假如当年汉朝能宽恕我，保全我的老母，使我能够忍辱负重，或许我也能像春秋时的曹刿一样，会在柯邑结盟时替鲁庄公劫持齐桓公，使他归还所掠夺的鲁国土地，这是我当时念念不忘的志向。谁知汉朝竟将我满门抄斩，这是当世最大的杀戮，我对汉朝还有什么眷念呢！一切都过去了，现在说起不过是让您知道我的心情罢了！"李陵泪流满面，与苏武告别。

单于召集了当年跟随苏武一起来的官员，除已经归降匈奴和去世的以外，共有九人随苏武一起返回。苏武一行来到长安，昭帝令苏武用太牢去祭拜武帝的陵庙，封苏武为典属国，品秩为中二千

石，赏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住宅一所。苏武被拘留匈奴共十九年，去时正值壮年，回来时胡子头发全都白了。霍光、上官桀与李陵过去关系很好，派李陵的旧友陇西人任立政等三人前往匈奴劝李陵回汉。李陵说："回去容易，但大丈夫不能再受屈辱！"于是老死在匈奴。

3 夏，旱。

4 秋，七月，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1]。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

5 诏以钩町侯毋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有功，立以为钩町王。赐田广明爵关内侯。

元凤元年

1 春，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额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

2 夏，六月，赦天下。

3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

4 八月，改元。

5 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长公主，欲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许。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见，又不许。长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数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惭。又桀妻父所幸充国为太医监，阑入殿中，下狱当死；冬月且尽，盖主为充国入马二十匹赎罪，乃得减死论。于是桀、安父

子深怨光而重德盖主。自先帝时,桀已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并为将军,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顾专制朝事,由是与光争权。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主,常怀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谓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桀、安、弘羊皆与旦通谋。

旦遣孙纵之等前后十余辈,多赍金宝、走马赂遗盖主、桀、安、弘羊等。桀等又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称趯[2],太官先置。"又引"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敞无功,为搜粟都尉;又擅调益莫府校尉。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变。"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之广明都郎,近耳;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惧,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听。后桀党与有谮光等,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李德裕论曰: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明以照奸,则百邪不能蔽矣,汉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惭德矣;高

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闻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东。汉高闻陈平去魏背楚，欲舍腹心臣。汉文惑季布使酒难近，罢归股肱郡；疑贾生擅权纷乱，复疏贤士。景帝信诛晁错兵解，遂戮三公。所谓"执狐疑之心，来谗贼之口"。使昭帝得伊、吕之佐，则成、康不足侔矣。

【注释】

①从贤良、文学之议：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各地推举的贤良、文学等六十多人到京城举行会议，贤良、文学从反对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开始，对政府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并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反复辩论，史称"盐铁会议"。

②蹕(bì 毕)：同"跸"，古代帝王或贵族出行时路上禁止行人通过。

【译文】

3 夏，大旱。

4 秋，七月，昭帝接受贤良、文学的建议，罢黜掌管专卖的官员。武帝末年，天下财富虚耗，户口减少一半。霍光深知当务之急，是减轻百姓的赋税和徭役，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现在与匈奴恢复和亲，百姓日益富足，逐渐恢复了文帝、景帝时的繁荣景象。

5 昭帝下诏表彰钩町侯毋波率领其部族君长、民众镇压叛乱者有功，封毋波为钩町王。赐爵田广明为关内侯。

元凤元年(辛丑，公元前80年)

1 春，武都郡的氐族人反叛，派执金吾马适建、龙頟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率领三辅地区及太常所属各牢狱的囚犯，都免去其刑罚，前去镇压。

2 夏，六月，大赦天下。

3 秋,七月初六,出现日食。

4 八月,改年号为元凤元年。

5 上官桀父子已获得尊贵地位,很感激盖长公主,想为丁外人求得一个列侯的爵位,但霍光不同意。又替丁外人请求任命为光禄大夫,好让他有机会被皇帝召见,霍光又不同意。盖长公主因此很恨霍光,而上官桀、上官安几次为丁外人谋求官爵都未成功,也很惭愧。又因上官桀的岳父所亲近的一个叫充国的人,担任太医监,未经允许私自闯入宫殿,被逮捕下狱,定为死罪;处决犯人的冬季即将过去,盖长公主便替充国交纳二十匹马以赎其罪,才得以免除死刑。于是上官桀、上官安父子非常恨霍光而感激盖长公主。在武帝时,上官桀已位居九卿之列,地位在霍光之上,后上官桀父子并为将军,皇后又是上官安的亲女儿,霍光只是皇后的外祖父,却反而独揽朝政,由此上官安父子就与霍光争权。燕王刘旦觉得自己是昭帝的哥哥,未能继承皇位,所以常常心怀怨恨。御史大夫桑弘羊创立盐、铁、酒类专卖制度,为国谋利,自认为有功,想为自己的亲属谋求官位,遭到霍光拒绝,因而也怨恨霍光。于是,盖长公主、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都与刘旦勾结一起,阴谋除掉霍光。

刘旦派孙纵之等前后十几批人,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和良马去贿赂盖长公主、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等人。上官桀又派人伪造燕王刘旦上书,说是:"霍光出外检阅郎官和羽林军时,和皇上出巡时一样,把所经之处都加以戒严,还派太守事先去准备饮食住处。"又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二十年不肯投降,回国后不过做了个典属国;大将军的长史杨敞并无什么功劳,却被封为搜粟都尉;霍光还擅自增加自己幕府中的校尉。霍光专权自恣,恐怕会有不轨之举。我愿交还燕王的印玺和符节,入宫侍卫在皇上身边,监督奸臣的行为,以防变乱。"乘霍光休假出朝时奏报昭帝。上官桀打算交给下面有关官员去审理,桑弘羊则要和其他大臣一同逮捕霍光,撤销其职。奏章上呈后,昭帝却搁置不发。第二天早上,霍光听说此事,便

站在绘有古代帝王像的西阁中待命，不敢进殿。昭帝问："大将军在哪里？"左将军上官桀答道："因燕王告大将军有罪，所以他不敢进殿。"昭帝下令："召大将军进来。"霍光进殿后，脱下官帽，叩头谢罪。昭帝说："将军请戴上帽子！朕知道这个上书是假的，将军无罪。"霍光问："陛下凭什么知道呢？"昭帝说："将军到广明去校阅禁卫军，是最近的事；选拔校尉以来，也不到十天，燕王怎么会知道！况且将军如要造反，也不需要校尉。"这时昭帝年仅十四岁，尚书、左右侍从听后都很吃惊。那上书的人后来果然逃跑了，昭帝下令紧急追捕。上官桀等人心虚害怕，就对昭帝说："这点小事不须去深究了。"昭帝不听。后来上官桀的同党还有说霍光坏话的，昭帝立即怒斥道："大将军是忠臣，先帝托付他辅佐我，谁再敢诬陷大将军就要依法治罪！"从此上官桀等人再也不敢攻击霍光了。

唐人李德裕评论说：人君最大的优点，莫过于明察秋毫，明察就可以照见奸邪，那么无论什么邪恶都无法蒙蔽，汉昭帝就是这样的明君。周成王比起他来，就有愧色了；高祖、文帝、景帝也都不如他。周成王听信了管叔、蔡叔散布的流言，致使周公进退两难，只得东征。汉高祖听说陈平曾经在魏、楚做过事，后又背离魏、楚，便几乎舍弃了这位心腹之臣。汉文帝误认为季布爱发酒疯，难作天子近臣，便将他放回地方作郡太守；又怀疑贾谊专擅权柄，会造成混乱，就又疏远了这位贤士。汉景帝相信杀死晁错能结束七国之乱，就杀了位居三公的晁错。正是："先生出疑心，才招致奸贼的谗言。"假使汉昭帝能够得到像伊尹和吕尚这样的人的辅佐，那么，就连周成王和周康王也不能同他相比呀！

6 桀等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

燕王为天子。旦置驿书往来相报,许立桀为王,外连郡国豪杰以千数。旦以语相平,平曰:"大王前与刘泽结谋,事未成而发觉者,以刘泽素夸,好侵陵也。平闻左将军素轻易,车骑将军少而骄,臣恐其如刘泽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诣阙,自谓故太子,长安中民趣乡之,正欢不可止。大将军恐,出兵陈之,以自备耳。我,帝长子,天下所信,何忧见反!"后谓群臣:"盖主报言,独患大将军与右将军王莽。今右将军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征不久。"令群臣皆装。

安又谋诱燕王至而诛之,因废帝而立桀。或曰:"当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当顾兔邪!且用皇后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虽欲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时也!"会盖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仓知其谋,以告大司农杨敞。敞素谨,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闻。九月,诏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孙纵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诛之;盖主自杀。燕王旦闻之,召相平曰:"事败,遂发兵乎?"平曰:"左将军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发也!"王忧懑,置酒与群臣、妃妾别。会天子以玺书让旦,旦以绶自绞死,后、夫人随旦自杀者二十余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为庶人,赐旦谥曰刺王[1]。皇后以年少,不与谋,亦霍光外孙,故得不废。

7 庚午,右扶风王訢为御史大夫。

8 冬,十月,封杜延年为建平侯,燕仓为宜城侯,故丞相征事任宫捕得桀,为弋阳侯,丞相少史王山寿诱安入府,

为商利侯。久之，文学济阴魏相对策，以为："日者燕王为无道，韩义出身强谏，为王所杀。义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宜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乃擢义子延寿为谏大夫。

【注释】

①刺(là拉)：乖戾。《谥法》上说："暴戾无亲曰刺。"

【译文】

6 上官桀等人密谋由盖长公主宴请霍光，然后埋伏武士杀死霍光，趁机废掉昭帝，迎立刘旦为皇帝。刘旦也派人送信来表示支持，答应事成后封上官桀为王，以作为回报，还向外联络各郡国的豪杰数千人。刘旦把此事告诉了燕国丞相平，平说："大王以前也和刘泽结为同谋，事未成功就被发觉，是因为刘泽平时喜浮夸、好欺凌属下。我听说左将军上官桀一向办事不稳，车骑将军上官安又年轻骄横，恐怕他们会像刘泽一样不能成事，或事成后又反叛大王。"刘旦说："前些时有一男子闯入皇阙，自称是以前的卫太子，长安城中百姓都上前去围观，喧闹不止。霍光害怕闹事，派兵列阵，以防万一。我是先帝的长子，天下共知，还担心有人反对吗！"后又对群臣说："盖长公主报信说，只担心大将军霍光和右将军王莽，现在王莽已死，丞相也病了，希望此事一定成功，不久就可证实。"命令群臣整治行装到长安去。

上官安又密谋将燕王刘旦引诱来杀死，然后废掉昭帝，改立上官桀为皇帝。有人问他："那皇后怎么办呢？"上官安说："追逐麋鹿的猎狗，还能顾及兔子吗！况且现在只依仗皇后的尊崇，一旦皇上移情他爱，那我们即使只想作一介平民也不可能。这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正好此时盖长公主一位侍从的父亲、担任稻田

使者的燕仓知道了这一阴谋,便告诉了大司农杨敞。杨敞一向谨慎怕事,不敢报告,便称病卧居家中,燕仓又报告了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便上报朝廷。九月,昭帝命丞相率领中二千石的官员去追捕孙纵之和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等,连同他们的宗族全部斩杀;盖长公主自杀。燕王刘旦听说,召燕国丞相平来商议说:"事已败露,是否趁机举兵?"平说:"左将军上官桀已死,老百姓都知道了,不可举兵!"刘旦忧愤心烦,摆下酒宴与群臣、妻妾诀别。适逢昭帝下达正式公文责问刘旦,刘旦就用绶带自缢而死,王后、夫人等二十多人随同刘旦一起自杀。昭帝特别施恩,赦免刘旦的世子刘建废为庶民,赐刘旦谥号为刺王。皇后因为年纪小,没有参与阴谋,又是霍光的外孙,所以没有被废掉。

7 初二,右扶风王訢担任御史大夫。

8 冬,十月,昭帝封杜延年为建平侯,燕仓为宜城侯,原任丞相征事任宫因捕获上官桀有功,封为弋阳侯,丞相少史王山寿引诱上官安进入府门有功,被封为商利侯。过了很久,文学济阴人魏相在参加朝廷对策时,认为:"以前燕王大逆不道,韩义挺身而出,强行劝阻,被刘旦所杀。韩义不像商朝比干那样与纣王有亲属关系,却践行了比干的节操,应该显扬封赏他的儿子,以便天下人知道,明白身为人臣所应遵守的大义。"于是提拔韩义的儿子韩延寿为谏大夫。

9 大将军光以朝无旧臣,光禄勋张安世自先帝时为尚书令[1],志行纯笃,乃白用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汤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节,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光持刑罚严,延年常辅之以宽,吏民

上书言便宜，辄下延年平处复奏。可官试者，至为县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满岁，以状闻；或抵其罪法。

10 是岁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瓯脱王在汉，恐，以为道击之，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

二　年

1 夏，四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

2 六月，赦天下。

3 是岁，匈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水，令可度，以备奔走；欲求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汉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

三　年

1 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有虫食其叶成文，曰"公孙病已立"。符节令鲁国眭弘上书，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匹庶为天子者。枯树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乎？汉家承尧之后，有传国之运，当求贤人禅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顺天命。"弘坐设妖言惑众伏诛。

【注释】

①张安世（？～公元前 60 年）：西汉大臣。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张汤之子。性谨慎周密，以父任为郎。武帝时，累官尚书令，迁光禄大夫。昭帝即位，拜右将军，封富平侯。昭帝死，与大将军霍光共定策，立宣帝，因功拜大司

马。

【译文】

9 大将军霍光因为朝中缺少元老旧臣，而光禄勋张安世在汉武帝时就曾当过尚书令，心地纯正真诚，便奏请昭帝任命张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作为自己的副手。张安世是前御史大夫张汤的儿子。霍光又认为杜延年忠于朝廷，便提升他为太仆、右曹、给事中。霍光执法严厉，杜延年常常以宽厚辅之。吏民上书有所建议，总是先交杜延年研究是否当行，然后再上奏。凡参加朝廷考试合格的人，或外派为县令；或交由丞相、御史任用，一年后将其为官情况奏报朝廷；如不称职依法治罪。

10 这一年，匈奴派左、右两部骑兵二万人，分为四队，一起侵入边境掠夺。汉军追击，斩杀、俘虏九千人，活捉匈奴瓯脱王；汉军方面则没有什么损失。匈奴见瓯脱王被汉军所俘，害怕他会引导汉军去攻击他们，就向西北方逃去，不敢再南下寻逐水草；汉朝调派民众屯驻瓯脱地区。

二年(壬寅，公元前79年)

1 夏，四月，昭帝从建章宫移居到未央宫。

2 六月，大赦天下。

3 这一年，匈奴又派九千骑兵屯驻受降城，以防备汉军，在受降城以北的余吾水上架设桥梁，准备万一兵败时，可以渡桥向北逃走；匈奴单于想与汉朝和亲，又担心汉朝不同意，所以不肯先提此事，但经常让身边的人去暗示汉朝的使者。不过匈奴入侵掠夺汉朝的情况日益减少，对待汉使的态度也越来越好，希望因此慢慢达到和亲的目的。汉朝也利用这一情况来牵制他们。

三年(癸卯，公元前78年)

1 春，正月，泰山有一块大石头自行竖立起来；上林苑中有一棵已经枯死倒地的柳树又复活生长起来，有虫子在其树叶上吃出了

一行文字，说："公孙病已立"。符节令鲁国人眭弘上书朝廷说："大石自行竖立，枯死柳树复活，当有一位平民成为天子。枯树复活，是否预示着已被废黜的公孙家族又要复兴呢？汉朝天子为帝尧之后，有其传国的年数，应当寻求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自己则退为有百里之地的封侯，以顺应天命。"结果眭弘因此被控以制造妖言，迷惑众人之罪，处以死刑。

2 匈奴单于使犁污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儿，右贤王、犁污王围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中。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义渠王射杀犁污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污王。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

3 燕、盖之乱，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系狱。廷尉王平、少府徐仁杂治反事，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臧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者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覆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恐大将军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

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仆杜延年奏记光曰:"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下,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欢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卒下之狱。夏,四月,仁自杀,平与左冯翊贾胜胡皆要斩。而不以及丞相,终与相竟。延年论议持平,合和朝廷,皆此类也。

【注释】

①日勒:古县名。治所在今甘肃山丹县东南。 屋兰:古县名。治所在今甘肃山丹县西北。 番和:古县名。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

②左冯(píng 平)翊:官名、政区名。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左内史置。职掌相当于郡太守,辖区相当于一郡,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西安市西北)

【译文】

2 匈奴单于派犁污王来窥测汉朝边境,认为酒泉、张掖地区的兵力日益薄弱,可出兵作试探性攻击,有希望能收复这一地区。这时汉朝已事先从来降的匈奴那里知道这一计划,昭帝命戍边守军加强戒备。过了不久,右贤王、犁污王的四千骑兵分为三队,侵入日勒、屋兰、番和地区。张掖太守和属国都尉派兵出击,大破匈奴军,仅几百人逃掉。归属汉朝的义渠王将犁污王射死,汉赏赐他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并封他为犁污王。从此以后,匈奴再也不敢入侵张掖。

3 因为燕王和盖长公主叛乱,桑弘羊的儿子桑迁逃亡,藏在他父亲

的部下侯史吴家；后来桑迁被捕，依法处决。时逢大赦，侯史吴投案自首。廷尉王平、少府徐仁共同审理谋反事件，都认为“桑迁是因为父亲谋反而受牵连才逃亡的，侯史吴藏匿他，并不是藏匿谋反者，而是藏匿受牵连者”，就以大赦令免除了侯史吴的罪行。后来侍御史重新审理时，认为“桑迁精通经术，知道父亲谋反而不劝阻，这与谋反没有什么区别。侯史吴过去为三百石官吏，竟敢藏匿桑迁，这就不能与平民藏匿从犯的情形相同，侯史吴不能赦免。”奏请朝廷重新审理，并且弹劾廷尉和少府纵容谋反者。少府徐仁是丞相田千秋的女婿，所以田千秋几次都替侯史吴辩解；但又担心霍光不同意，田千秋就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和博士在未央宫北面的公车门聚会，议论侯史吴依法当治何罪。这些官员都深知霍光的意旨，一致认为侯史吴大逆不道。第二天田千秋把众人的意见密奏上去。霍光认为田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石以下官员议论此事，朝廷内外意见不一，于是把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逮捕入狱。满朝官员都担心丞相会因此受牵连判罪。太仆杜延年给霍光写信说：“官吏放纵罪人，国有常法。现在竟说侯史吴为大逆不道，恐怕是用法过于苛刻。再说，丞相也并不是有什么成见，只是一向爱为下面的人说情，这是由来已久的。至于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官员聚会，的确是很不对。可我认为丞相在位已久，又是先帝任用的人，除非有重大的过失，是不可轻易罢免的。近来民众也埋怨官府刑罚太重，官吏们网罗罪名，执法严酷；现在丞相讨论的又是有关刑罚之事，如果因此案而牵连丞相，恐怕与民心相背，将会使得下面的人喧哗，小民私议，流言四起。我暗自担心将军的英名因此事而在天下人面前受损。”霍光认为廷尉和少府玩弄法律，终于把他们逮捕下狱。夏，四月，徐仁自杀，王平和左冯翊贾胜胡被处以腰斩。结果丞相未受牵连，而且终其丞相一生。杜延年议论公允，使朝廷和睦，所作所为，都类似于此。

4冬,辽东乌桓反。初,冒顿破东胡,东胡余众散保乌桓及鲜卑山为二族,世役属匈奴。武帝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至是,部众渐强,遂反。

先是,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杀略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间数犯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明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复出兵。

四　年

1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1]。

2甲戌[2],富民定侯田千秋薨。时政事壹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自守而已。

3夏,五月,丁丑[3],孝文庙正殿火。上及群臣皆素服,发中二千石将五校作治,六日,成。太常及庙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会赦,太常蟜阳侯德免为庶人。

【注释】

①加元服：加冠典礼。颜师古说："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

②据正月"丙戌"朔，正月无此日。二月有此日，为二十日。

③据五月"甲甲"朔，五月无此日。

【译文】

4冬，辽东郡乌桓部落起兵反叛。当初，冒顿单于击败了东胡人，东胡残余部众分别占据乌桓和鲜卑山，成为两个部族，世代臣服于匈奴。武帝派霍去病击破匈奴左翼地区，就把乌桓人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一带的塞外地区，替汉朝侦察匈奴的动静。设置乌桓校尉一官，以监督和管辖乌桓人，使他们不能与匈奴建立联系。如今，乌桓的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于是起兵反叛汉朝。

以前，匈奴三千多骑兵入侵五原，杀掠几千人；后又派几万骑兵南下，依边塞猎取，进攻汉朝在塞外的城堡，虏掠吏民而去。这时汉朝边郡的烽火报警设施严密，匈奴侵扰汉朝边塞获利较少，所以很少侵犯边塞。后来汉朝又得到归降的匈奴人，说乌桓人曾挖掘过匈奴的祖坟，匈奴对此十分怨恨，正调派二万骑兵攻击乌桓。霍光想发兵截击匈奴，便去询问护军都尉赵充国，赵充国认为："乌桓连续几次侵犯我边塞，现在匈奴攻击它，对汉朝有利。再者匈奴很少前来骚扰，使北部边境侥幸得以平安，蛮夷之间的自相残杀而我们出兵截击他们，招他们前来骚扰生事，这不是好计策！"霍光又去询问中郎将范明友，范明友说可以出击，于是封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率二万骑兵从辽东出击。匈奴听说汉军来到，就引兵离去。当初，霍光告诫范明友说："大军不要空无所获而还，如果不能截击匈奴，就去打乌桓。"乌桓当时刚受到匈奴军队的攻击，范明友所部既然未能拦击匈奴，就乘乌桓疲惫不堪之机发动攻击，斩杀六千多人，获得三个乌桓首领的人头。匈奴因此惊恐，不敢再出兵攻击汉朝。

四年（甲辰，公元前77年）

1 春,正月初二,昭帝行加冠典礼。

2 甲戌,富民定侯田千秋去世。当时朝廷大事都由大将军霍光决定;田千秋虽然身居丞相之位,只是谨慎厚道,自守本份而已。

3 夏,五月丁丑,孝文帝祭庙正殿失火。昭帝和群臣都身穿素服,调遣中二千石官员督导左、右、前、后、中五校令所属工匠修复,六天后修好。太常以及负责管理、守卫祭庙的令丞、郎、小吏,都以大不敬的罪名受到弹劾;正好遇到大赦,太常鳌阳侯江德被废为平民。

4 六月,赦天下。

5 初,杅采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1];武师击大宛还,将赖丹入至京师。霍光用桑弘羊前议,以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

楼兰王死,匈奴先闻之,遣其质子安归归,得立为王。汉遣使诏新王令入朝,王辞不至。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怨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其弟尉屠耆降汉,具言状。骏马监北地傅介子使大宛,诏因令责楼兰、龟兹。介子至楼兰、龟兹,责其王,皆谢服。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会匈奴使从乌孙还,在龟兹,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还,奏事,诏拜介子为

中郎，迁平乐监。

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覆，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大将军曰："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于是白遣之。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贵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王，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自令灭国矣！"介子遂斩王安归首，驰传诣阙，县首北阙下。

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

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为平陵侯，傅介子为义阳侯。

臣光曰：王者之于戎狄，叛则讨之，服则舍之。今楼兰王既服其罪，又从而诛之，后有叛者，不可得而

怀矣。必以为有罪而讨之,则宜陈师鞠旅,明致其罚。今乃遣使者诱以金币而杀之,后有奉使诸国者,复可信乎!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不亦可羞哉!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奇功,过矣!

五 年

1 夏,大旱。

2 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

3 冬,十一月,大雷。

4 十二月,庚戌,宜春敬侯王訢薨。

六 年

1 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

2 夏,赦天下。

3 乌桓复犯塞,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之。

4 冬,十一月,乙丑,以杨敞为丞相,少府河内蔡义为御史大夫。

【注释】

①杅冢(wū mí 乌迷):古西域国名,都城在今新疆于田县。 龟兹(qiū cí 丘词):古西域国名,都城在今新疆库车县。

【译文】

4 六月,大赦天下。

5 当初,杅冢国派太子赖丹到龟兹作为人质;李广利攻击大宛回汉时,将赖丹带到京师长安。霍光采用桑弘羊从前的建议,任命赖丹为校尉,率军到轮台屯田。龟兹贵族姑翼对龟兹王说:"赖丹本来臣属我国,现在佩带汉朝印信、绶带前来,在逼近我国边境之地屯

田，这一定会危害我国。”龟兹王就派人杀了赖丹，然后上书汉朝请罪。

楼兰王去世，匈奴最先听说，就将在匈奴作人质的楼兰王子安归送回楼兰，因而被拥立为楼兰王。汉朝派人诏令刚即位的楼兰王到长安朝见，楼兰王推辞不去。楼兰国位于西域的最东部，靠近汉朝，中间隔着白龙堆沙漠，缺乏水源草场，过去楼兰国经常派出向导，迎送汉使，负责担水挑粮；又屡次受到汉朝吏卒的掠夺，逐渐对汉朝产生了戒惧，认为不宜和汉朝交往。以后又受到匈奴的挑拨，竟多次截杀汉使。楼兰王安归的弟弟尉屠耆投降汉朝，一一说出了这些情况。担任骏马监的北地人傅介子出使大宛，昭帝命他去责问楼兰和龟兹。傅介子来到楼兰和龟兹，责问了两国国王，两国都表示谢罪顺服。傅介子从大宛回国时，经过龟兹，正好遇到匈奴使者从乌孙返回，也在龟兹，傅介子就率随从人员将匈奴使者杀死。回国后，将这些事奏报昭帝，昭帝封他为中郎，提升为平乐监。

傅介子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屡次反叛，如不诛讨，不足以使其戒惧。我路过龟兹时，觉得龟兹王很容易接近，轻易就能将他制服；我愿去刺杀他，以扬威西域各国。”霍光说：“龟兹路途太远，还是先到楼兰去试试。”于是禀告昭帝后就派他去了。傅介子率领士卒，携带黄金币帛，扬言要赏赐外国，以此为名来到楼兰。楼兰王不愿亲近傅介子，傅介子假装离去，到达楼兰西部边界时，派翻译人员告诉楼兰王说：“汉朝使者携带黄金、锦绣来赏赐西域各国。大王如不来接受，那我们就要到西边国家去了。”并拿出黄金、钱币给翻译看。翻译回去报告楼兰王，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就前去见汉使，傅介子与楼兰王一起坐着饮酒，并把财物陈列出来让他观看，大家都喝醉了。傅介子就对楼兰王说：“汉天子让我私下报告大王。”楼兰王起身，随傅介子进入军帐，屏退了随从，两名汉朝壮士从背后用刀刺向楼兰王，刀子穿过胸膛，楼兰王当即死亡；他的显贵大臣和随从人员都逃走。傅介子宣告楼兰背负汉朝的罪状，说：

"汉天子派我来诛杀楼兰王,改立他在汉朝的弟弟尉屠耆为国王。汉朝大军马上就到,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招致灭国之灾!"于是傅介子砍下安归的头,用快马送到长安,悬挂在未央宫北门下。

于是汉朝立尉屠耆为国王,改楼兰国名为鄯善国,并替他刻了国王的印章;还将宫女赐给他作夫人,又为他准备了车马、行李,由丞相率领文武百官送至长安横门外,为他置酒饯行。鄯善国王自行向昭帝请求说:"我久居汉朝,现在回国势力单薄,而且前王之子犹在,我恐怕被他们杀害。我国有一伊循城,那里土地肥沃,希望汉朝派一位将军去屯田积谷,使我能够借重汉朝的兵威。"于是汉朝派司马一名和吏士四十人到伊循城屯田,以镇抚鄯善国。

秋,七月二十三日,昭帝封范明友为平陵侯,傅介子为义阳侯。

臣司马光以为:君王对待戎狄之民的态度应为,如果他们反叛,就发兵征讨,如果他们顺服,就不再追究。现在楼兰王既已服罪,却又杀了他,那以后再有反叛者,就难以让他们归附了。如果认为他们有罪而一定要去征讨,则应派军誓师,公开宣告其罪,明示他们应得的惩罚。而今竟派使者以金币去诱杀他,以后再奉命出使各国,还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吗!况且以大汉的强盛,却对蛮夷施行盗贼式的技俩,实在令人羞耻!有人因此赞美傅介子立了一件奇功,这不免太过份了!

五年(乙巳,公元前76年)

1 夏,大旱。

2 秋,撤销象郡,使其地分属郁林、牂柯二郡。

3 冬,十一月,大雷。

4 十二月初六,宣春敬侯王訢去世。

六年(丙午,公元前75年)

1 春,正月,招募各郡、国的囚徒去修筑辽东、玄菟二城。

2 夏,大赦天下。

3 乌桓再次侵犯边塞,派度辽将军范明友率军征伐。

4冬，十一月二十七日，昭帝任命杨敞为丞相，少府、河内人蔡义为御史大夫。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十四

汉纪十六　起强圉协洽，尽昭阳赤奋若，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

1 春，二月，诏减口赋钱什三[1]。

2 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宫；无嗣。时武帝子独有广陵王胥[2]，大将军光与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光以其书示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3]。光又白皇后，徙右将军安世为车骑将军。

贺，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国素狂纵，动作无节。武帝之丧，贺游猎不止。尝游方与，不半日驰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谏曰："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驰骋不止，口倦庳叱咤，手苦于箠辔，身劳虖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匽薄，数以奠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夫广厦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诉诉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衔橛之间哉！休则俯仰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圣，至今思慕未怠，于宫馆、囿池、弋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诸侯骨肉，莫亲大王，大王于属则子也，于位则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纤介有不具者，于以上闻，非飨国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后复放纵自若。

郎中令山阳龚遂，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过。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4]！"王尝久与驺奴、宰人游戏饮食，赏赐无度，遂入见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愿赐

精闲,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胶西王所以为无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闻胶西王有谀臣侯得,王所为儗于桀、纣也,得以为尧、舜也。王说其谄谀,常与寝处,唯得所言,以至于是。今大王亲近群小,渐渍邪恶所习,存亡之机,不可不慎也!臣请选郎通经有行义者与王起居,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宜有益。"王许之。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居数日,王皆逐去安等。

王尝见大白犬,颈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无尾,以问龚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侧者尽冠狗也,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后又闻人声曰:"熊!"视而见大熊,左右莫见,以问遂;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叹曰:"不祥何为数来!"遂叩头曰:"臣不敢隐忠,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说。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愿王内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大王位为诸侯王,行污于庶人,以存难,以亡易,宜深察之!"后又血污王坐席,王问遂;遂叫然号曰:"宫室不久,妖祥数至。血者,阴忧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终不改节。

及征书至,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王发;晡时[5],至定陶[6],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王吉奏书戒王曰:"臣闻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

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弧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无以加也。今帝崩无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王至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至湖，使者以让相安乐。安乐告龚遂，遂入问王，王曰："无有。"遂曰："即无有，何爱一善以毁行义！请收属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属卫士长行法。

王到霸上，大鸿胪郊迎，驺奉乘舆车。王使寿成御，郎中令遂参乘。且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王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王曰："诺。"到，哭如仪。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玺绶，袭尊号；尊皇后曰皇太后。

【注释】

①口赋钱：汉初规定，凡年满七岁至十四岁的少年，每人每年向皇帝缴纳人头税二十钱，武帝时，又增加三钱，以补车骑马的费用。本年起减收百分之三十。

②广陵：今江苏扬州市。

③传：驿马车。分为三等，高等四匹健马称"置传"，中等四匹中马称"驰传"，末等四匹普通马称"乘传"。

④愧人：羞辱人。

⑤晡时:申时,即午后三时至五时。

⑥定陶:西汉县名。秦置,治所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译文】

汉纪十六　起丁未(公元前74年),止癸丑(公元前68年),共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丁未,公元前74年)

1 春,二月,汉昭帝下令将口赋钱减征十分之三。

2 夏,四月十七日,昭帝在未央宫驾崩;没有儿子。当时武帝的儿子只有广陵王刘胥还在世,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商议新皇帝的人选,大家都主张立刘胥。刘胥本来因行为不检点,有失皇家体统,武帝不喜欢他;霍光因此深感不安。一位郎官上书说:"周太王废弃年长的儿子太伯,立太伯的弟弟王季,周文王舍弃年长的儿子伯邑考,立伯邑考的弟弟周武王,这说明只要认为谁继承皇位最合适,即使是废长立幼也完全可以。广陵王刘胥不可以继承皇位。"这份奏章正合霍光的心意。霍光便把奏章拿给丞相杨敞等人观看,并把这位郎官提升为九江太守。当天由上官皇后颁下诏书,派遣代理大鸿胪一职的少府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用七辆驿车将昌邑王刘贺迎接到长安的昌邑王官邸。霍光又禀告皇后,调派右将军张安世为车骑将军。

刘贺是昌邑哀王刘髆的儿子,他在封国内一向狂妄放纵,所作所为毫无节制。武帝去世时,刘贺仍旧出外游玩狩猎。刘贺曾到方与县游玩,不到半天时间就骑马奔驰了二百里。中尉琅邪人王吉上书劝道:"大王不喜欢读书而喜欢安逸游乐,每日驾驭马车驰骋,口中因不停地吆喝而疲倦,双手因握缰挥鞭而疼痛,身体因马车颠簸而劳苦,清晨冒着露水雾气,白天顶着风沙尘土,夏季忍着烈日烤晒,冬天被刺骨寒风吹得抬不起头来,大王总是以自己柔弱的玉

体，去承受疲劳痛苦的煎熬，绝不是保全寿命的方法，更不能用以促进高尚的品德。在宽敞的殿堂之下，细软的毛毡之上，在博学多才的老师指导下，背诵研读经书，讨论上至尧舜之时，下至商、周之世的兴衰，考察圣明君王的风范，学习治国安邦的道理，内心充满愉悦，发愤忘食，自己的品德日渐提高，这种快乐岂是马背上奔驰所能得到的！休息的时候，作些俯仰屈伸的动作以利于形体，用散步或慢跑等运动来充实下肢的筋骨，吸收新鲜空气，吐出腹中浊气以锻炼五脏，专心诚意，不胡思乱想，使精神得以集中。用这种方法养生，怎能不长寿呢！大王如果留心于此道，心中就会产生尧、舜的志向，身体也能像伯乔、赤松子一样长寿，美名远扬，并会上达天庭，福寿利禄都会得到，封国也能稳如泰山。当今皇上仁爱圣明，至今追念先帝不已，诸如修造行宫别馆、园林池塘、巡游狩猎等享乐之事一样未做，大王应该时常想到皇上的一片至诚之心。各诸侯王中，大王与皇上的血缘关系最近，论亲属关系，大王就如同是皇上的儿子，论地位，大王是皇上的臣僚，这两种身份和责任，大王一身兼有，因此，大王的言行举止，只要有一点细微的瑕疵，被人报告皇上，都不是国家之福。"刘贺于是下令说："我的行为不能说没有过失，中尉一片忠心，屡次弥补我的过失。"就命负责宾客事务的侍从千秋前去赏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干肉五束。然而，刘贺的行径依然放纵如故。

郎中令山阳人龚遂忠厚刚毅，为人一向坚持原则，对内他不断规劝刘贺，对外则责备封国丞相、太傅没有尽到责任，常常引述经义，陈说利害，甚至声泪俱下，忠贞正直，当面指责刘贺的过失。刘贺总是捂着耳朵起身而去，并说："郎中令只会羞辱人！"刘贺经常与他的侍从奴仆、厨师在一起游戏娱乐，大吃大喝，赏赐没有限度，龚遂晋见刘贺，跪倒在地，用双膝走到刘贺面前痛哭，感动得左右也都下泪。刘贺说："郎中令为何而哭？"龚遂说："我为封国危亡而痛心！希望您赐给我详细陈说愚见的机会！"刘贺命身边的人全部

退出。龚遂说:"大王可知道胶西王刘端身死国亡的原因吗?"刘贺说:"不知道。"龚遂说:"我听说胶西王身边有一个专事奉承的臣属名叫侯得,胶西王的行为与夏桀、商纣的暴行一样,而侯得却说像尧、舜一样贤明。胶西王对侯得的奉承非常欣赏,经常与他住在一起,正因为胶西王喜欢侯得的奸邪之言,才落得如此下场。而今大王亲近的也都是些奸佞小人,已经开始引导您走上邪路,这正是生死成败的关键,不可不特别慎重!我请求挑选通晓经书、品行仁义的人与大王一同起居,坐则诵读《诗经》、《尚书》,立则练习礼仪举止,对大王肯定大有益处。"刘贺点头应允。于是龚遂选择郎中张安等十人侍奉刘贺。可是没过几天,张安等人就全被刘贺轰走了。

刘贺曾经见到一只大白狗,脖子以下长得与人相似,没有尾巴,头戴一顶跳舞的人常戴的"方山冠。"刘贺拿此事问龚遂,龚遂说:"这是老天的警告,说您身边的人都是头戴人帽的狗,如果赶走他们,还能继续生存,否则就会灭亡。"后来,刘贺又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叫喊:"熊!"刘贺果然见到一只大熊,可左右侍从却谁也没看见。刘贺又问龚遂询问,龚遂说:"熊是荒野之兽,竟然来到宫中,又只有大王一人看到,这是老天再次警告大王,恐怕王宫即将变成空屋,是危亡的象征!"刘贺仰天长叹,说道:"不祥之兆为何接连到来!"龚遂叩头说道:"我不敢隐藏忠心,所以屡次提及老天对于国家危亡所垂示的警戒;使得大王不高兴。其实国家的存亡,哪里在于臣所言的呢!希望大王好好思量。大王如能诵读三百零五篇的《诗经》,使言行合于诗中义理,那就能使人事和洽,王道完备。现在大王的行为,与《诗经》中哪一篇相符呢?大王身为诸侯王,行为比平民还要龌龊,要生存下去是很难的,要取败亡,却很容易,大王应该深思!"后来又有血污弄到了刘贺的王座上,刘贺再问龚遂;龚遂大声惊叫道:"宫室不久将要荒废,妖异之兆不断出现。血为阴暗中的凶险之象,大王应该有所畏惧,谨慎反省!"但是刘贺终不改那荒诞的行为。

等到征召刘贺到长安的诏书到来时，正值初夜，刘贺在火烛下打开诏书。中午，刘贺便动身前往长安；下午申时，到达定陶县，走了一百三十五里，以致沿途都是累死的侍从者的马匹。王吉上书劝诫刘贺说："我听说殷高宗武丁在居丧期间，三年没有说话。而今大王因昭帝的丧事被征召入京，应日夜哭泣悲伤不已，千万不要发号施令！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的德行，全国无人不知；他侍奉孝武帝二十多年，不曾有什么过失。先帝临终时，把国家大事嘱托给他，要他辅佐幼君。大将军扶持尚在襁褓中的幼主即皇帝位，代行政事，施行教化，使天下太平，即使是周公和伊尹的政绩，也胜不过他。现在昭帝逝世，没有儿子，大将军就考虑谁可以继承皇位，于是攀引牵持，选中了大王，他的仁义忠厚的胸怀岂可限量！我希望大王能依靠大将军，尊敬大将军，国家政事全都听从大将军的安排，大王就能轻易称帝了。请大王能留心注意，常常记住我这番话！"

刘贺来到济阳，竟去求买叫声长久的长鸣鸡，并在途中购买用竹子合制而成的积竹杖。经过弘农县时，刘贺又派一个名叫善的奴仆将从民间弄来的美女藏在装载衣物的车上。行至湖县，朝廷派来的使者就为此事责问昌邑国丞相安乐。安乐转告龚遂，龚遂便去问刘贺，刘贺说："没有此事。"龚遂说："既然没有此事，大王又何必为了一个奴仆而破坏礼义呢！请收捕善，交给官吏惩处，以洗刷大王的名声。"于是就拉着善的头发，交给卫士长依法处置。

刘贺到了霸上，大鸿胪在郊外迎接，掌管车马的驺奴献上天子的坐车，刘贺便派他的太仆寿成驾车，郎中令龚遂陪坐车上。将到达广明亭和长安东都门时，龚遂说："依据礼法，奔丧的人，望见了国都就要哭，前面就是长安城的东郭门了。"刘贺说："我咽喉痛，不能哭。"到了城门，龚遂又提醒刘贺；刘贺说："城门与郭门一样嘛。"快到未央宫的东门时，龚遂说："昌邑国吊丧的帐幕在宫门外御用大道的北边，帐前有一条南北通道，马匹走不了多远，大王应该下车步行，面向西方，伏地痛哭，极尽悲哀之情，才可停止。"刘贺说：

"好。"到了下车的地方,刘贺按照礼仪哭泣了一番。六月初一,刘贺接受了皇帝的印玺,继承了皇帝的称号;尊奉上官皇后为皇太后。

3 壬申,葬孝昭皇帝于平陵。

4 昌邑王既立,淫戏无度。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乐迁长乐卫尉。龚遂见安乐,流涕谓曰:"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今哀痛未尽,日与近臣饮酒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旒[1],驱驰东西,所为诬道。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知,身死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极谏争!"

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王不听。

太仆丞河东张敞上书谏,曰:"孝昭皇帝蚤崩无嗣,大臣忧惧,选贤圣承宗庙,东迎之日,唯恐属车之行迟。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王不听。

大将军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不?"延年曰:"伊

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

王出游，光禄大夫鲁国夏侯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妖言，缚以属吏。吏白霍光，光不举法。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曰：“在《鸿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侍中傅嘉数进谏，王亦缚嘉系狱。

光、安世既定议，乃使田延年报丞相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

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

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

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天下,有杀主名。"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

顷之,有太后诏召王。王闻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光与群臣连名奏王,尚书令读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弃天下,遣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衰,无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2],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3]。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召内泰壹、宗庙乐人,

悉奏众乐。驾法驾驱驰北宫、桂宫[4]，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曰："——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5]。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谨与博士议，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五辟之属[6]，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由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臣请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皇太后诏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称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戆，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左右。"光涕泣而去。

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

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国除,为山阳郡。

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皆下狱,诛杀二百余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髡为城旦。师王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

霍光以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夏侯胜用《尚书》授太后,迁胜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

【注释】

①皮轩车九旒(liú留):皇帝出行时,其车队的最前端,有一辆"皮轩车",用虎皮作为顶盖。而在这辆蒙着虎皮的前导车之前,又有被称为"九旒"的大旗,表示皇帝就在后面。

②"不素食"句:此指古代礼制规定,守丧期间,不得吃荤和接近女色。

③发玺不封:玉玺是国家最高符信,用完之后,一定要包封典藏。刘贺"发玺不封",表示他不谨慎,不敬业。

④北宫、桂宫:两宫都在未央宫之北。

⑤"墨绶、黄绶句":古时印信,都系有绶带,即绣带,把印信佩在身旁,用以显示官位。汉朝亲王印信为赤绶、侯爵印信为紫绶,二千石印信为青绶,千石印信为墨绶,低级官员的印信为黄绶。

⑥五辟:古代的五种刑罚,即:墨刑(脸上刺字)、劓刑(割掉鼻子)、刖刑(砍去双脚)、宫刑(割掉生殖器)、大辟(处死)。

【译文】

3 初七，将孝昭帝埋葬在平陵。

4 昌邑王刘贺被立为皇帝后，荒淫嬉戏，毫无节制。原昌邑国的官员都征调到长安，并且破格提拔了他们。原昌邑国丞相安乐提升为长乐宫的卫尉。龚遂见到安乐，就流泪向他说："大王立为天子以后，日益骄纵，而且也不听我的规劝了。现在仍在居丧期间，却天天和亲信大臣一起喝酒作乐，观看虎豹搏斗，又传召皮轩车九旒，到各处巡游，所作所为都违背了礼仪。古制宽容，作大臣的如不得志，还可以辞职隐退；现在却想走走不了，想佯装发狂，又恐被人看穿，死后还要遭人唾骂，这该怎么办呢？您是陛下原来的丞相，应该极力去规劝才是啊！"

刘贺梦见苍蝇的粪便堆积在皇宫西门的台阶边，约有五六石，用大片的屋瓦盖着，刘贺就问龚遂，龚遂说："陛下平日所读的《诗经》中不是已经说过吗：'绿蝇往来落篱笆，谦谦君子不信谗。'陛下左侧奸佞之人很多，就像陛下在梦中见到的苍蝇粪便一样。因此，应该挑选先帝大臣的子孙，作为陛下身边的亲信侍从。如果不忍舍弃从昌邑来的那些故旧，而信任那些阿谀奉承之人，一定会有灾祸发生。希望能转祸为福，把那些昌邑旧人全都加以摒除！我当第一个被赶走。"刘贺不听。

太仆丞河东郡人张敞上书劝说道："孝昭皇帝早逝无子，大臣们都很忧惧，选择贤能圣明的人承继皇位，到东方迎接大王时，唯恐迎驾的车马延误了陛下的行程。现在陛下方当壮年，初即皇位，天下人无不拭目倾耳地期待着，想看到有什么善政美俗。结果是辅国的重臣没有得到褒奖，而昌邑国拉车的小吏却先得到升迁，这是最大的过错。"刘贺不听。

大将军霍光忧愁烦恼，便与以前的亲近旧属大司农田延年暗地商议；田延年说："将军是国家的重臣，既知道这个人不可以承担重任，为什么不去报告太后，建议另外改选贤能的人来拥立他呢？"

霍光说："现在就想这么办，不知古时有没有先例？"田延年说："伊君辅佐商朝时，曾经放逐了昏庸无道的太甲，以安定国家，后世都称赞他的忠心。将军若能这样做，就是汉朝的伊尹。"霍光便引荐田延年兼任给事中一职，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秘密计划废黜刘贺。

刘贺外出巡游，光禄大夫鲁国人夏侯胜挡在车驾前面进谏说："天气久阴而不下雨，预示臣下有不利于皇上的阴谋。陛下外出，要到哪里去？"刘贺大怒，认为夏侯胜妄作妖言，将他捆绑起来，交给官吏审理。官吏将这件事报告了霍光，霍光命暂缓处理。霍光以为是张安世泄漏了消息，便责问他。但张安世并未泄密；于是召夏侯胜来追问。夏侯胜说："《鸿范传》说：'君王有过失，上招天罚，就会使天气阴沉，预示臣下有人要谋害皇上。'因为我不敢明言，所以只说是'臣下有逆谋'。"霍光、张安世闻言大惊，由此更加重视精通经书的学士。侍中傅嘉也因多次劝说刘贺，被刘贺逮捕入狱。

霍光、张安世计划已定，就派田延年向丞相杨敞报告。杨敞听言十分惊恐，不知该说些什么，吓得汗流浃背，只是唯唯诺诺而已。田延年起身，到更衣处换衣。杨敞的夫人急忙从东厢房跑出来对杨敞说："这是国家大事，而今大将军计议已定，派大司农来通知你，你不赶快答应，和大将军同心协力，还迟疑不决，是会先被杀害的啊！"田延年从更衣处回来，杨敞夫人便参与讨论，答应"一切听大将军吩咐！"

二十八日，霍光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在未央宫开会。霍光说："昌邑王刘贺德行昏乱，恐怕会危害国家安宁，怎么办呢？"群臣听后都大惊失色，不敢发言，只是唯唯诺诺。田延年便起身离席，走到群臣面前，手按剑柄说道："先帝将幼弱的孤儿嘱托给将军，并把国家大事交与将军作主，是因为相信将军忠义贤明，能够保全刘氏的江山。现在昌邑王称帝以来，朝臣议论纷纷，人心不安，国家陷入危亡境地；况且我汉朝先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为的就是江山永存，使宗庙祭祀不断。如果汉家祭

祀断绝，将军即使亡故，又有什么面目去见先帝于九泉之下呢？今天讨论的事情，必须当机立断，群臣中谁如果再犹豫不决，我请求立即挥剑斩首！"霍光谢罪说："大司农责备得很对！国家不得安宁，责任在我。"于是参与计议的人都叩头说道："万民的命运，都掌握在将军手中，我们都将听从大将军的命令！"

霍光就和群臣一同晋见太后，向太后陈述了昌邑王不可以继承皇位的理由。皇太后便乘车前往未央宫承明殿，下令各处宫门的守卫，不许让昌邑王手下的群臣入宫。当刘贺朝见太后之后，准备乘车返回温室殿，此时守门太监已接到太后的诏令，每人把持一扇宫门，刘贺进去，立即将门关闭，把跟在后面的原昌邑国臣属挡在外面。刘贺问道："这是做什么？"霍光跪着说："皇太后有诏令，不许原昌邑国属臣进宫！"刘贺说："慢慢来，何必搞得这样紧张吓人！"霍光派人把昌邑王的属臣都赶到了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领禁卫骑兵逮捕了二百多人，把他们送到廷尉的特别监狱。并命令曾在昭帝宫中担任过侍中的太监守护着刘贺。霍光告诫属下说："一定要严加守护！谨防昌邑王被害或自杀，以免我在天下人面前背上杀主的恶名。"这时刘贺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废黜，便问身边的人说："我以前的臣僚犯了什么罪？大将军为什么把他们全逮捕起来了呢？"

不久，皇太后下诏令召见刘贺。刘贺听说太后召见，心中害怕，便说："我犯了什么罪？太后为什么召见我？"皇太后身披用珍珠串成的外套，盛装打扮，坐在武帐之中，数百名侍卫全部手握兵器，与持戟的期门武士排列于殿下。文武群臣按照品位高低依次上殿，然后召刘贺上前伏于地下，听候宣读诏书。霍光与文武群臣连名上奏皇太后参劾刘贺，由尚书令宣读奏章道："丞相杨敞等人，冒死向皇太后陛下进言：因孝昭皇帝早逝，派了使臣去征召昌邑王来主持丧事，他身穿丧服，却毫无悲哀之心，废弃了一切应该讲求的礼义，入京途中不肯吃素，甚至还派人虏掠民间女子藏入装载衣服的车上，

在沿途驿站陪宿。刚到京师,谒见皇太后之后,被立为皇太子,依然经常私下派人购买鸡、猪肉等食物。在孝昭皇帝灵柩之前接受皇帝的印玺,回到住处,打开取出后就不再封存。派侍从官手持皇帝符节,召引昌邑国僚属、管车夫的、官奴等二百多人前来,一起居住在宫禁之内,肆意嬉乐。曾给昌邑王府中的侍中写信说:'皇帝问候侍中君卿:特派中御府令高昌携带黄金千斤,赐给君卿娶十个妻子。'昭帝灵柩停放在前殿,却拿出乐府的乐器,引入昌邑国中的乐人打鼓,奏乐,演戏;又调来泰一祭坛和宗庙的歌舞艺人,遍奏各种乐曲。乘坐皇帝车驾,在北宫、桂宫等处往来奔驰,并玩猪、斗虎。擅自调用皇太后乘坐的小马拉的车,命奴仆骑乘,在后宫中游戏。与孝昭皇帝的宫女蒙等人淫乱,还下令给掖庭令:'谁敢泄露出去,将处以腰斩!'——"太后说:"停!作臣子的,竟然如此狂悖胡来吗!"刘贺离开自己的座席,伏地请罪。尚书令又继续念道:"——取朝廷赐予诸侯王、列侯、二千石大臣的各等绶带赏给昌邑国郎官,以及被免除奴仆身份的人。将宫中库藏的金钱、刀剑、玉器、彩色绸缎等,赏给与自己一起游戏的人。与侍从、奴仆连夜狂饮,荒迷在酒食当中。又独自于夜里在温室殿设下隆重的九宾大礼,接见他的姐夫昌邑关内侯。因在服丧期间,尚未在宗庙举行祭祀先祖的大礼,就颁发正式的皇帝文书,派使者携带皇帝符节,以三份牛、羊、猪兼备的祭祀大礼,去祭祀他的父亲昌邑哀王的陵墓,还自称:'嗣子皇帝'。自从即帝位以来,才二十七天,便向四面八方派遣使者,携带皇帝符节诏令各官署为他办理各种事务、征调物质,达一千一百二十七件。昌邑王如此荒淫无道,有失帝王礼仪,搅乱了汉室的制度。臣杨敞等人虽多次规劝,但昌邑王不但始终不思悔改,反而日甚一日;群臣担心长此以往,必将危害国家,使天下不得安宁。臣杨敞等人与博士官商议,都认为:'当今陛下承继孝昭皇帝之后,行为却如此荒淫邪僻。"在五刑之罪当中,以不孝之罪最重。"以前周襄王不孝顺母亲,所以《春秋》上说他:"天王出奔郑国,"由于不孝而出奔

在外，这是自绝于天下。汉室的安危要比国君本身重要得多，陛下既然不能承受天命，祭祀祖庙，爱民如子，就应当废黜！'臣请求派遣有关官员，准备一份牛、羊、猪的祭祀大礼，祭告于高祖皇帝的祭庙，向高祖说明废黜昌邑王之事。"皇太后下诏说："可以"。霍光于是要刘贺起来，拜受皇太后诏书，刘贺说："我听说'天子只要有七位耿直敢言的臣子，即使他荒淫无道，也不会丧失天下'。"霍光说："皇太后已经下诏将你废黜，怎能还自称天子！"随即抓住刘贺的手，把他身上佩戴的玉玺绶带解下，进呈给皇太后；然后将刘贺扶下殿，从金马门走出皇宫，群臣也随后相送。刘贺出宫后，面向西方跪拜道："我太愚蠢，不能担当国家大事！"然后起身上了侍从车辆；大将军霍光送他到长安昌邑王官邸。霍光谢罪说："大王的行为实属自绝于上天，我宁愿对不起大王，不敢对不起国家！希望大王今后能自重自爱，臣不能再侍奉于大王的左右了。"说完洒泪离去。

文武大臣上奏太后说："古时候凡是被废黜的人，都要放逐到边远的地方去，使其不能再干预朝政。请把昌邑王刘贺迁徙到汉中房陵县。"太后下诏，令刘贺回昌邑居住，赐给他二千户的食邑以及原昌邑王的家财；刘贺姐妹四人，各赐食邑一千户；封国撤销，改为山阳郡。

原昌邑王的臣僚都被指控在封国时不能向朝廷举告刘贺的罪过，使朝廷不了解实际情况，也不能善加辅助和诱导，使刘贺陷入罪大恶极，全部逮捕下狱，二百多人被杀；只有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屡次劝谏，忠正耿直，得免死罪，剃去头发，罚去筑城，作苦力。刘贺的老师王式也被逮捕下狱，罪当处死，审案官员责问王式说："你身为刘贺的老师，为什么没见你上书规劝？"王式回答说："我每天早晚都为昌邑王讲授《诗经》三百零五篇，讲到忠臣、孝子的篇章，总是反复诵读；讲到陷入国家危亡的无道国君，也未尝不声泪俱下地为他详细陈述。我是用这三百零五篇来规劝昌邑王，所以就别无谏书。"审案官员将此话报告上去，因此

免除了王式的死罪。

霍光认为群臣既向东宫奏事，而由皇太后来省察决定，皇太后便应明了经学，于是就向太后报告，令夏侯胜为太后讲授《尚书》，并提升夏侯胜为长信少府，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

5初，卫太子纳鲁国史良娣[1]，生子进，号史皇孙。皇孙纳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号皇曾孙。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诸妻、妾皆遇害，独皇曾孙在，亦坐收系郡邸狱。故廷尉监鲁国丙吉受诏治巫蛊狱[2]，吉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皇曾孙无辜，择谨厚女徒渭城胡组、淮阳郭征卿，令乳养曾孙，置闲燥处。吉日再省视。

巫蛊事连岁不决，武帝疾，来往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武帝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系狱者无轻重，一切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

既而吉谓守丞谨如："皇孙不当在官，"使谨如移书京兆尹，遣与胡组俱送；京兆尹不受，复还。及组日满当去，皇孙思慕，吉以私钱雇组令留，与郭征卿并养，数月，乃遣组去。后少内啬夫白吉曰："食皇孙无诏令。"时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给皇曾孙。曾孙病，几不全者数焉，吉数敕保养

乳母加致医药，视遇甚有恩惠。吉闻史良娣有母贞君及兄恭，乃载皇曾孙以付之。贞君年老，见孙孤，甚哀之，自养视焉。

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贺欲以女孙妻之。是时昭帝始冠，长八尺二寸。贺弟安世为右将军，辅政，闻贺称誉皇曾孙，欲妻以女，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于是贺止。时暴室啬夫许广汉有女，贺乃置酒请广汉，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广汉重令人为介，遂与曾孙；贺以家财聘之。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诗》于东海澓中翁[9]，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狗，以是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尝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时会朝请，舍长安尚冠里。

及昌邑王废，霍光与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10]，未定。丙吉奏记光曰："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壹举，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

和。愿将军详大义,参以蓍龟岂宜,褒显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

秋,七月,光坐庭中,会丞相以下议所立,遂复与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孙病已[5],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皇太后诏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孙家尚冠里,洗沐,赐御衣;太仆以軨猎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群臣奏上玺绶,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侍御史严延年劾奏"大将军光擅废立主,无人臣礼,不道。"奏虽寝,然朝廷肃然敬惮之。

6 八月,己巳,安平敬侯杨敞薨。

7 九月,大赦天下。

8 戊寅,蔡义为丞相。

9 初,许广汉女适皇曾孙,一岁,生子奭。数月,曾孙立为帝,许氏为倢伃。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亲,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拟霍将军女,未有言。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倢伃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许氏。霍光以后父广汉刑人,不宜君国;岁余,乃封为昌成君。

10 太皇太后归长乐宫。长乐宫初置屯卫。

【注释】

①良娣：古时，皇太子的正妻称为“太子妃”，姬妾分为二级，一级称为“良娣”，二级称为“孺子”。

②丙吉（？～公元前55年）：西汉大臣，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治律令，为鲁狱史，后升为廷尉右监。宣帝出生数月，以卫太子事系狱，经他救护得全。后任大将军长史，霍光甚重之，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曾建议迎立宣帝。宣帝即位，赐爵关内侯。后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封博阳侯。

③濩（fù付）：水涸流之意。

④张安世（？～公元前60年）：西汉大臣，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张汤子。性谨慎周密，以父任为郎。武帝时，累官尚书令，迁光禄大夫。昭帝死后，与霍光共定策，立宣帝，因功拜大司马。

⑤刘病已（公元前90～公元前49年）：即刘询，西汉皇帝。公元前74年～公元前49年在位。武帝曾孙。幼育于祖母史氏家，居民间，少时出入三辅，俱知闾里奸邪。通达黄老刑名之学。昭帝死后，霍光迎立为帝。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任贤用能，贤相循吏辈出。亲政十八年，平狱缓刑，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广开言路，使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甘露三年（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称臣降服，威震域外。谥宣帝。

【译文】

5 当初，武帝时，太子刘据的姬妾当中，有一姓史的鲁国女子，被封为良娣，她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刘进，号称史皇孙。史皇孙娶了涿郡女子王翁须为妻，生了儿子刘病已，号称皇曾孙。皇曾孙生下才几个月，就遇到巫师以巫术害人的案件，刘据及其三子一女及其所有的妻、妾全部被杀，只剩下皇曾孙一人，也被关入大鸿胪所属的郡邸狱。原廷尉监鲁国人丙吉受武帝诏令，负责处理巫蛊一案，丙吉认为刘据涉嫌此案并无事实根据，更可怜皇曾孙幼小无辜，便选择忠厚谨慎的女囚渭城人胡组、淮阳人郭征卿，命她们住在宽敞洁净的地方哺养皇曾孙刘病已。丙吉也经常前往探望。

巫蛊案一拖数年不能结案，后来武帝病了，往来于长杨、五柞

两宫，听星象家说，在长安的监狱中，有天子的气象，于是武帝就派遣使者，分别去通知京中各官府，凡各监狱在押的犯人，无论罪行轻重，一律处死。内谒者令郭穰于夜晚来到郡邸狱传达武帝诏令，丙吉就紧闭大门，不让郭穰进去，说道："皇曾孙在此，其他人尚且不得无辜被杀，便何况是皇上的亲曾孙呢！"双方相持到天亮，郭穰始终未能进去。郭穰回去后报告了武帝，并参劾丙吉。武帝也已醒悟，说："这是上天命丙吉这样做的。"于是下诏大赦天下。被关在郡邸狱中的囚犯，幸亏丙吉才得以保全性命。

事后丙吉对狱守丞谁如说："皇曾孙不应住在监狱之中。"让谁如给京兆尹写信，将皇曾孙一起送到京兆尹那里去；京兆尹不肯接受，便又回来了。等到胡组刑期届满，应当释放时，皇曾孙对她十分依恋，于是丙吉就拿出自己的钱来雇用胡组，让她留下，与郭征卿一道抚养皇曾孙，数月后，才放胡组离去。后来，少内啬夫告诉丙吉说："没有皇上的诏令，不能供给皇曾孙饮食。"丙吉便将自己俸禄里的米和肉按月供给皇曾孙。皇曾孙几次身患重病，几乎性命不保，丙吉就经常督促养育皇曾孙的乳母注意给他服药，精心照料，丙吉对皇曾孙恩深义厚。丙吉听说史良娣的母亲贞君和哥哥史恭还在，就用车将皇曾孙交给他们抚养。贞君年事已高，见这个曾孙孤苦无依，非常可怜他，就留在身边亲自照顾他。

后来武帝诏令掌理宫人事务的掖庭去养育皇曾孙，并命宗正将皇曾孙列入皇室的名册中。当时的掖庭令张贺，曾经侍奉过刘据，感念刘据的旧恩，哀怜皇曾孙，便很小心地养护他，还拿出自己的钱来供他日用，教他读书。皇曾孙长大后，张贺想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他。这时昭帝刚举行加冠礼，身高八尺二寸。张贺的弟弟张安世为右将军，辅佐昭帝施政，听说张贺称赞皇曾孙，想把孙女嫁给他，便很生气地对张贺说："皇曾孙是卫太子刘据的后人，能够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由国家养着，已经是很侥幸的事；嫁女之事不要说了！"于是张贺就不再提这件事了。这时，暴室啬夫许广汉有一个女

儿;张贺便备了酒食请许广汉来赴宴,到了酒酣耳热之时,张贺对许广汉说:"皇曾孙为皇上近亲,将来就是再差也是一个关内侯,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呀。"许广汉答应了。第二天,许广汉的妻子听说,非常生气。但许广汉很看重掖庭令张贺作媒,终于将女儿嫁给了皇曾孙;张贺拿出家财做为聘礼。皇曾孙从此就以许广汉兄弟和外祖母史家为依靠,又跟随东海人澓中翁学习《诗经》,他资质很高,也很好学;但也喜爱游侠之事,斗鸡走狗,所以对下层社会的奸邪丑恶和一般官吏的好坏得失了解得十分清楚。他常常在各皇帝的陵庙间周游往来,足迹遍及整个三辅地区,也曾经在左冯翊莲勺县盐池一带为人所困辱。他尤其喜欢到杜县、鄠县一带去,经常就住在长安南边的下杜城。有时被邀请参加朝会,就临时住在长安尚冠里。

昌邑王刘贺被罢废后,霍光与张安世及各位大臣商议重新确定皇位继承人,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丙吉就上书给霍光说:"将军侍奉孝武皇帝时,接受了辅佐幼孤的嘱托,担负治理天下的重任。孝昭皇帝又过早去世,没有儿子,全国上下都非常忧愁担心,盼望早立继任的国君。给孝昭帝发丧的时候,将军秉承大义,立昌邑王为帝;但是后来发现所立之人不当,又以大义将他罢废,天下人无不由衷敬服。现在,国家、宗庙、百姓的命运全部系于将军的一言一行之中,我曾私下听到百姓们议论现在身为诸侯和宗室的,没有一个使百姓们满意的。而奉遗诏养育在掖庭及外曾祖史家的孝武皇帝曾孙刘病已,我以前在郡邸狱时,见他年纪幼小;现在已有十八九岁了,他通晓经学,资质很好,举止安详,性格平和。希望将军详加考察,再参考占卜的结果,然后再决定大计,那天下百姓将蒙受大福了!"杜延年也知道皇曾孙品德很好,所以也劝霍光、张安世立他为帝。

秋,七月,霍光坐在厅堂之中,召集丞相以下的官员一同商议继立皇帝的人选,然后又和丞相杨敞等人上奏皇太后说:"孝武皇

帝曾孙刘病已,年十八岁,从师学习《诗经》、《论语》、《孝经》,持身节俭,仁慈爱人,可以作为孝昭皇帝的后嗣,继承皇位,治理天下百姓。臣等冒死奏明太后!"皇太后下诏说:"可以"。霍光派遣宗正刘德到尚冠里皇曾孙的家中去,请皇曾孙沐浴,赐给他天子府库中的衣服,并由太仆驾着轻便车辆将皇曾孙接到宗正府进行斋戒。二十五日,皇曾孙进入未央宫,谒见皇太后,被封为阳武侯。接着,再由群臣奉上皇帝玉玺、绶带,即皇帝位,拜谒高祖庙;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侍御史严延年上奏弹劾霍光"擅自废立皇上,不守人臣的礼法,不合道统。"奏章虽然被压下去了,但是朝臣们对他无不肃然敬畏。

6 八月初五,安平敬侯杨敞去世。

7 九月,大赦天下。

8 十月十五日,蔡义被封为丞相。

9 当初,许广汉的女儿嫁给皇曾孙,一年后生下一子,名叫刘奭。几个月后,皇曾孙立为皇帝,封许氏为倢伃。这时霍光有一小女儿与皇太后有亲属关系,当公卿大臣商议立皇后时,心中都揣度应是霍光的女儿,但谁也没说出来。皇上于是下诏寻找微贱时用的一把剑。大臣们知道皇上的心意,便奏请立许倢伃为皇后。十一月十九日,立许氏为皇后。霍光认为皇后的父亲许广汉曾受过刑罚,不宜封侯,过了一年多,才封许广汉为昌成君。

10 太皇太后回到长乐宫去住。长乐宫开始有驻军守卫。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

本始元年

1 春,诏有司论定策安宗庙功。大将军光益封万七千户,

与故所食凡二万户。车骑将军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赐爵关内侯者八人。

2 大将军光稽首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为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及昌邑王废，光权益重，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

3 夏，四月，庚午，地震。

4 五月，凤凰集胶东、千乘。赦天下，勿收田租赋。

5 六月，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有司奏请："礼，为人后者也，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愚以为亲谥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谥曰戾①，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6 秋，七月，诏立燕剌王太子建为广阳王；立广陵王胥少子弘为高密王。

7 初，上官桀与霍光争权，光既诛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皆尚严酷以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阳黄霸独用宽和为名②。上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吏急也，闻霸持法平，乃召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

【注释】

①戾(lì利)：《谥法》中"戾"的意思是"不悔前过"，或"不思念"。

②黄霸(? ～公元前51年)：西汉大臣，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宣帝时，历任扬州刺史、颍川太守、御史大夫、丞相等职，封建成侯。任职期间，外宽内明，重视农桑，后世把他与龚遂视作封建"循吏"之代表。

【译文】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

本始元年(戊申，公元前73年)

1 春，宣帝诏令主管部门讨论对安定宗庙有功人员的奖励。大将军霍光加封食邑一万七千户，连同以前的食邑共有二万户。车骑将军富平侯张安世以下的官员加封食邑的有十人，封为列侯的有五人，赐以关内侯爵位的有八人。

2 大将军霍光叩头请求归政皇上，宣帝谦让不肯接受；因此所有的大小事情还是先向霍光报告，然后再奏报宣帝。从昭帝时起，霍光的儿子霍禹和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就当了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被任命为奉车都尉、侍中，率领由胡人、越人组成的军队，霍光的两个女婿范明友、邓广汉分别担任东宫、西宫的卫尉，霍光的兄弟、女婿、外孙也都应邀参加朝会，分别担任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等官，霍氏一家的亲戚骨肉给成一体，占据了朝廷的要职。昌邑王被罢废之后，霍光权势更重，每次朝见皇上，皇上总是以谦恭的态度对待他，甚至有些礼遇过份。

3 夏，四月初十，发生地震。

4 五月，凤凰飞集在胶东、千乘一带。宣帝下诏大赦天下，停征田赋。

5 六月，宣帝下诏说："先皇太子刘据葬在湖县，没有谥号，也没有按时去祭祀；应当为先皇太子议定谥号，建立陵园。"主管官员便上奏说："按照传统礼仪，作为某人的继承人，就成了这个人的儿子，所以不能再祭祀他的亲生父母，这是尊崇祖先的大义。陛下作为孝昭帝的继承人，承继他宗庙的祭祀，所以我认为陛下的亲生父

亲的谥号可称为悼，亲生母亲称为悼后；祖父故皇太子谥号为戾，史良娣为戾夫人。"全部重新择地安葬。

6 秋，七月，宣帝下诏立燕剌王刘旦的太子刘建为广阳王；广陵王刘胥的小儿子刘弘为高密王。

7 当初，上官桀与霍光争权，霍光诛杀上官桀后，便遵照武帝时的法令制度，以刑罚来严格要求部属，因此，很多世俗官吏都以用法严酷来表现自己的才能；可是河南太守丞淮阳人黄霸却以为政宽和而闻名。宣帝流落民间时，深知百姓都为官吏执法峻急而困苦，听说黄霸执法平和，就召他为廷尉正；他屡次审决疑案，朝庭上都称赞他持法平正。

二 年

1 春，大司农田延年有罪自杀。昭帝之丧，大司农僦民车[1]，延年诈增僦直，盗取钱三千万，为怨家所告。霍将军召问延年，欲为道地。延年抵曰："无有是事！"光曰："即无事，当穷竟！"御史大夫田广明谓太仆杜延年曰："《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之言，大事不成。今县官出三千万自乞之，何哉？愿以愚言白大将军！"延年言之将军，大将军曰："诚然，实勇士也！当发大议时，震动朝廷。"光因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谢田大夫晓大司农，通往就狱，得公议之。"田大夫使人语延年。延年曰："幸县官宽我耳，何面目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闭阁独居斋舍。偏袒，持刀东西步。数日，使者召延年诣廷尉。闻鼓声，自刎死。

2夏,五月,诏曰:"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功德茂盛,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庭中,皆曰:"宜如诏书。"长信少府夏侯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御史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国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夏侯胜、黄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尚书》,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

【注释】

①僦(jiù 就):租赁。

【译文】

二年(己酉,公元前72年)

1春,大司农田延年畏罪自杀。处理昭帝丧事时,由田延年去租用民车,田延年就谎报租车的价钱,假称费用增加,贪污了三千万钱,被他的仇家告发。霍光把田延年召来询问,本想替他开脱。可是田延年却抵赖说:"没有此事!"霍光说:"如果真的没有此事,那就让人彻底弄清!"御史大夫田广明对太仆杜延年说:"按《春秋》大义,可以将功补过。当初废昌邑王时,要不是田延年的一番话,那大

事将难以成功。现在就当作是他自己向朝廷乞求赐给他三千万钱，你看如何？希望把我的话转告给大将军！"杜延年就把这番话转告了霍光，霍光说："是啊，他确实是一名勇士！当初发表议论时，震动了朝廷。"霍光把手按在胸口上说："使我至今还心有余悸。谢田大夫，并请通知大司农田延年到监狱去，由朝廷秉公审议吧！"田广明派人告诉田延年。田延年说："就算朝廷宽恕我，我有什么面目进入监狱，让众人对我指点、讥笑，在背后唾骂呢！"随即紧闭阁门，一个人呆在斋舍，袒露着一只手臂，拿着刀在屋中徘徊。几天后，使者前来召田延年去见廷尉。田延年听到开读诏书的鼓声，便自刎而死。

2 夏，五月，宣帝下诏说："孝武皇帝行仁义，振威武，功德显盛，但祭祀时所用的音乐却与此毫不相称，朕感到非常难过。这要由列侯、二千石、博士们一同商议。"于是群臣齐集朝廷讨论此事，都说："应按诏书的意思去做。"唯独长信少府夏侯胜说："武帝虽然有征服四夷、开拓疆土的功劳，但是死了太多的士卒，耗尽了民力财力，奢侈无度，府库虚耗，百姓流离失所，死亡了大半人口，蝗灾大起，数千里不长五谷，以致因饥饿出现人吃人现象，财力至今尚未恢复；武帝对百姓并无恩泽，所以不应替他造立庙乐。"公卿大臣们都责难夏侯胜说："这是诏书的意思。"夏侯胜说："诏书也不可全依。大臣的大义，应该直言进谏，持论公正，不可苟且去顺从旨意。我的意见已说出来，虽死也不后悔！"于是丞相、御史都弹劾夏侯胜非议诏书，诽谤先帝，大逆不道；又指责丞相长史黄霸包庇纵容夏侯胜，不予检举；结果将二人都逮捕入狱。主管官员便奏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庙乐用《盛德舞》和《文始五行之舞》。武帝当年巡狩所到过的郡国也都立了庙，与高祖、太宗一样。夏侯胜、黄霸在监狱里关久了，黄霸想跟夏侯胜学习《尚书》，夏侯胜以犯下死罪为由推辞。黄霸说："早晨明白了真理，晚上死了也无遗憾。"夏侯胜很赞许他的话，便教他《尚书》。在监狱里又过了一个冬天，一直讲论不停。

3 初，乌孙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妇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以国与季父大禄子翁归靡，曰："泥靡大，以国归之。"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次曰大乐。昭帝时，公主上书言："匈奴与车师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汉养士马，议击匈奴。会昭帝崩，上遣光禄大夫常惠使乌孙。乌孙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精兵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先是匈奴数侵汉边，汉亦欲讨之。秋，大发兵，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1]；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余里。以常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共击匈奴。

三　年

1 春，正月，癸亥，恭哀许皇后崩。时霍光夫人显欲贵其小女成君，道无从。会许后当娠，病，女医淳于衍者，霍氏所爱，尝入宫侍皇后疾。衍夫赏为掖庭户卫，谓衍："可过辞霍夫人，行为我求安池监。"衍如言报显，显因心生，辟左右，字谓衍曰："少夫幸报我以事，我亦欲报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显曰："将军素爱小女成君，欲奇贵之，愿以累少夫！"衍曰："何谓邪？"显曰："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当免身，可因投毒药

去也，成君即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贵与少夫共之。”衍曰“药杂治，常先尝，安可？”显曰：“在少夫为之耳。将军领天下，谁敢言者！缓急相护，但恐少夫无意耳。”衍良久曰：“愿尽力！”即捣附子②，赍入长定宫。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并合大医大丸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懑，崩。衍出，过见显，相劳问，亦未敢重谢衍。后人有上书告诸医侍疾无状者，皆收系诏狱，劾不道。显恐急，即以状具语光，因曰：“既失计为之，无令吏急衍！”光大惊，欲自发举，不忍，犹与。会奏上，光署衍勿论。显因劝光内其女入宫。

【注释】

①西河：郡名。汉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置，治所在平定（今内蒙古东胜县境）。

②附子：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叶有毒，根部粗肥，毒性更剧。

【译文】

3当初，嫁到乌孙去的汉朝公主去世后，汉朝又封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嫁给乌孙国王岑娶为妻。岑娶的胡人妻子所生的儿子泥靡年纪还小，岑娶临死前，便把国家让给了叔父的儿子翁归靡，并对他说：“等泥靡长大了，要把国家还给他。”翁归靡即乌孙王位之后，号称肥王，仍娶汉公主刘解忧为妻，生下三男、二女。长子叫元贵靡，次子叫万年，三子叫大乐。昭帝时，公主曾上书汉朝说：“匈奴与车师联合侵犯乌孙，只有汉朝天子才能救我们！”于是汉朝秣马厉兵，准备进攻匈奴。适逢昭帝逝世，宣帝派光禄大夫常惠出使乌孙。汉公主及乌孙王都派遣使者上书汉朝，说：“匈奴又接连派

出大军袭击乌孙，还派使臣告诉乌孙："速将汉公主交出来！"企图断绝乌孙与汉朝的联系。乌孙王愿派国中精锐骑兵五万，全力抗击匈奴，请求汉天子派兵来救公主和乌孙王。"起先匈奴曾几次侵扰汉朝边塞，汉朝也正想出兵征讨。秋，汉朝便大举出兵，以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率领四万多名骑兵，从西河出塞；度辽将军范明友率骑兵三万多名，从张掖出塞；前将军韩增率骑兵三万多名，从云中出塞；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率骑兵三万多名，从酒泉出塞；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率骑兵三万多名，从五原出塞；约定各路大军开到塞外二千多里地去。又以常惠为校尉，带着符节，监护乌孙的军队去攻击匈奴。

三年(庚戌，公元前71年)

1春，正月十三日，恭哀许皇后去世。当时，霍光的夫人显想让她的小女儿霍成君为皇后，但没有借口。正巧许皇后怀孕，生病，有一名女医名叫淳于衍，被霍家所钟爱，曾入宫侍奉许皇后之病。淳于衍的丈夫赏担任掖庭户卫一职，对淳于衍说："你可去拜见霍夫人，求她让我当安池监。"淳于衍就按赏的话去求显，显便生出一计，避开左右，称呼淳于衍的字号说："多亏少夫有事托我，我也有事求少夫，可以吗？"淳于衍说："夫人吩咐，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呢！"显说："霍将军向来很喜欢小女儿成君，想使她成为最尊贵的人，希望少夫你能成全！"淳于衍说："此话怎讲？"显说："妇女生产是一件危险的大事，经常是十死一生。现在皇后即将生产，可趁机下毒药把她除掉，成君就可以当皇后了。如蒙尽力，事成之后，当与少夫共享富贵。"淳于衍说："药是由众多医生共同调配的，还要命人事先品尝，怎么行呢？"显说："这一切全看你的了。大将军统领天下，谁敢说话！要有什么事，也有霍将军为你护着，只怕少夫无意帮忙罢了。"淳于衍犹豫很久说："愿意全力效劳。"于是淳于衍将附子捣碎，带进了长定宫。皇后生产后，淳于衍取出附子，掺到御医为皇后开的丸药之中，让皇后喝下，过了一会儿，皇后说："我头昏发闷，药中会

不会有毒?"淳于衍说:"没有。"皇后更加烦闷难受,不久就死了。淳于衍出来后,便拜见显,互相道贺慰问,但显也不敢马上重谢淳于衍。后来有人上书告发各御医对皇后医护没有尽心尽力,便把他们都关进诏狱,弹劾他们未尽人臣之道。显很害怕,将此事全都告诉了霍光,并说:"既然做错了,现在只好设法让官吏不要逼问淳于衍了!"霍光听了,大为惊讶,想自己举发,却又于心不忍,犹豫不决。正好主管部门向朝廷奏报皇后逝世一案的处理意见,霍光就批示不论衍罪。显就乘机劝霍光将女儿纳进宫去。

2戊辰,五将军发长安。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是以五将少所得。夏,五月,军罢。度辽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至蒲离候水,斩首、捕虏七百余级。前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至乌员[1],斩首、捕虏百余级。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西至候山,斩首、捕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闻虏已引去,皆不至期还。天子薄其过,宽而不罪。祁连将军出塞千六百里,至鸡秩山,斩首、捕虏十九级。逢汉使匈奴还者冉弘等,言鸡秩山西有虏众,祁连即戒弘,使言无虏,欲还兵。御史属公孙益寿谏,以为不可。祁连不听,遂引兵还。虎牙将军出塞八百余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进,斩首、捕虏千九百余级,引兵还。上以虎牙将军不至期,诈增卤获,而祁连知虏在前,逗遛不进,皆下吏,自杀。擢公孙益寿为侍御史。

乌孙昆弥自将五万骑与校尉常惠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骑

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佗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上以五将皆无功，独惠奉使克获，封惠为长罗侯。然匈奴民众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

上复遣常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惠因奏请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请便道击之。帝不许。大将军霍光风惠以便宜从事。惠与吏士五百人俱至乌孙，还，过，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兵未合，先遣人责其王以前杀汉使状。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耳，我无罪。"惠曰："即如此，缚姑翼来，吾置王。"王执姑翼诣惠，惠斩之而还。

【注释】

(1)乌员(yún 云)：地名，今地不详。

【译文】

2 十八日，奉命出征匈奴的五位将领，从长安出发。匈奴听说汉军大举出击，便带着老弱，驱赶着牲畜向远方逃走。因此五位将军没有什么收获。夏，五月，收兵。度辽将军范明友出塞一千二百余里，抵达蒲离候水，斩杀、俘虏匈奴七百多人。前将军韩增出塞一千二百多里，抵达乌员，斩杀、俘虏匈奴一百多人。蒲类将军赵充国出塞一千八百余里，向西到达候山，斩杀、俘虏匈奴单于使臣蒲阴王以下二百多人。以上三位将军因听说匈奴已经退走，所以都没有到达预期的地点就收兵撤回。宣帝认为他们的过失并不严重，所以从宽处理，未加处罚。祁连将军田广明出塞一千六百里，抵达鸡鹿山，

斩杀、俘虏匈奴十九人。正好遇到从匈奴回来的汉朝使臣冉弘等人，冉弘说鸡秩山以西有匈奴军队，但田广明却警告冉弘，教他说这里已经没有匈奴人了，打算撤兵。御史下属官吏公孙益寿劝田广明不要撤兵，田广明不听，领兵而回。虎牙将军田顺出塞八百多里，抵达丹余吾水，停兵不进，斩杀、俘虏匈奴一千九百多人，领兵而回。宣帝认为田顺未达预定地方，还虚报战果；田广明知道敌人就在前面，却畏缩不进，所以把他俩交给了官吏审理，二人畏罪自杀。宣帝提升公孙益寿为侍御史。

乌孙王亲自率领五万骑兵和校尉常惠，从西方攻击匈奴，直至匈奴右谷蠡王王庭，俘获单于父辈贵族及单于之嫂、公主、著名王侯、犁污都尉、千长、骑将等四万人，马、牛、羊、驴、骆驼七十多万头。乌孙人将他们虏获的人畜全都留下自用。宣帝因为五位将军劳师而无功，只有常惠出使乌孙有收获，便封常惠为长罗侯。匈奴经此打击，伤残逃亡的民众和在转徙途中死亡的牲畜不可胜数，损失惨重，国力衰耗，所以对乌孙十分怨恨。

宣帝又派遣常惠带着金币去赏赐有功的乌孙贵族。常惠于是奏报龟兹国曾经袭杀校尉赖丹，尚未受到惩罚，请求顺便征讨。宣帝不同意。大将军霍光就暗示常惠可以相机行事。常惠率五百人前往乌孙，回来时，便调派途中经过的龟兹以西各国的军队二万人，又命副使征召了龟兹以东各国军队二万人，以及乌孙国军队七千人，从三面进攻龟兹。在三路大军对龟兹交战之前，常惠先派人去指责龟兹王以前袭杀汉使之事。龟兹王谢罪道："此事是我先王在世时误听贵族姑翼所言，不是我的罪过。"常惠说："既然如此，将姑翼捆绑送来，我便放了你。"龟兹王就把姑翼抓来，送到常惠军前，常惠将姑翼斩首后回国。

3 大旱。

4 六月,己丑,阳平节侯蔡义薨。

5 甲辰,长信少府韦贤为丞相。

6 大司农魏相为御史大夫。

7 冬,匈奴单于自将数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滋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8 是岁,颍川太守赵广汉为京兆尹[1]。颍川俗,豪杰相朋党。广汉为鉥筒[2],受吏民投书,使相告讦,于是更相怨咎,奸党散落,盗贼不敢发。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名,由是入为京兆尹。广汉遇吏,殷勤甚备,事推功善,归之于下,行之发于至诚,吏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广汉聪明,皆知其能之所宜,尽力与否;其或负者,辄收捕之,无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时伏辜。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3],闾里铢两之奸皆知之[4]。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其发奸摘伏如神[5]。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治京兆者莫能及。

【注释】

①颍川：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县。

②蜀(xiàng 项)简：检举箱之类。蜀为瓦器，简为竹筒。

③钩距：盘问人的一种方法，辗转推问，追查真相。

④铢两：二十四铢为一小两，比喻轻微。

⑤摘(tì 替)伏：揭发隐秘坏事。

【译文】

3 大旱。

4 六月十一日，阳平节侯蔡义去世。

5 二十六日，长信少府韦贤担任丞相。

6 大司农魏相担任御史大夫。

7 冬，匈奴单于亲自率领骑兵数万袭击乌孙，捕获了一些老弱百姓。正准备撤军时，天降大雪，一天工夫地上积雪达一丈多厚，人和牲畜冻死了许多，生还的不到十分之一。于是，匈奴北面的丁令人趁匈奴衰弱之机攻其北部，乌桓人入侵东部，乌孙人攻击西部，这三国军队共斩杀匈奴数万人，马数万匹，牛羊不计其数；再加上饿死的，使匈奴人口减少了十分之三，牲畜损失了十分之五。从此匈奴更加虚弱，原来臣服于它的西域国家全部背叛，不断对其进行攻击和骚扰，而匈奴却无能为力。后来汉朝又派出三千多骑兵，分为三路进攻匈奴，俘虏数千人而回；匈奴始终不敢报复，而更加希望与汉和亲，汉朝边境战事大为减少了。

8 这一年，颍川太守赵广汉调任京兆尹。颍川的风俗是，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往往互相勾结，结帮成伙。赵广汉为此设立了一个信箱，接受官吏和民众的举报，使他们相互揭发。于是这些人相互结怨，那些为非作歹的团伙因此被拆散了，盗贼也不敢出来作案了。据一些归降汉朝的匈奴人说，在匈奴那边都久闻赵广汉之名，因此赵广汉被调入长安任京兆尹。赵广汉对待其属下官吏殷勤周到，遇

有功劳或奖赏之事，总是归之于属下，他的做法是出于诚意，不是做作，所以属下都愿听他调遣，甚至有生命危险也不躲避。赵广汉很聪明，对属下的能力、特长及是否尽力工作，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其中如有人欺瞒，便予以收捕，使他无法逃脱；审讯定案，使他立即服罪。赵广汉特别擅长获取罪犯作案的真实情况，使得罪犯无法抵赖，市井中一些细小的不法之事他都能知道。有一次，长安城里几个年轻人集合在隐僻小巷的空屋里，商量一起去抢劫；他们的讨论还未结束，赵广汉就已派官吏去捉拿他们了，他们都承认有罪。赵广汉发现奸人，揭露阴私，很有本事，简直像神灵一样。在长安地方，政治清明，官吏百姓对他赞不绝口。很多老年人认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治理京兆的官员，没有比得上赵广汉的。

四　年

1 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为皇后；赦天下。初，许后起微贱，登至尊日浅，从官车服其节俭。及霍后立，舆驾、侍从益盛，赏赐官属以千万计，与许后时县绝矣。

2 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千余人。北海、琅邪坏祖宗庙。诏丞相、御史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殿五日，释夏侯胜、黄霸；以胜为谏大夫、给事中，霸为扬州刺史。

胜为人，质朴守正，简易无威仪，或时谓上为君，误相字于前；上亦以是亲信之。尝见，出道上语，上闻而让胜，

胜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朝廷每有大议，上知胜素直，谓曰："先生建正言，无惩前事！"胜复为长信少府，后迁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3 五月，凤皇集北海安丘、淳于[1]。

4 广川王去坐杀其师及姬妾十余人，或销铅锡灌口中，或支解，并毒药煮之，令糜尽，废徙上庸；自杀。

【注释】

[1]北海：郡名。汉景帝中二年（公元前148年）分齐郡置。治所在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辖境相当于今山东潍坊市及安丘等县。

【译文】

四年（辛亥，公元前70年）

1 春，三月十一日，册立霍光的女儿为皇后；大赦天下。当初，许皇后因为出身微贱，登上皇后的日子也不长，所使用的随从、车马、服饰都很节俭。自霍成君当皇后以来，其车驾、侍从日益盛大，对其属下的赏赐以千万计，与许皇后有天壤之别。

2 夏，四月二十九日，四十九个郡国同一天发生地震，有的地方山崩，有的地方城郭、房屋被毁坏，共死亡六千多人，北海、琅邪两郡的祖宗祭庙也被震坏。宣帝下诏令丞相、御史与列侯、中二千石大臣等，向精通经书的学者广泛征询应付灾异事变的办法，要大家畅所欲言，不必有所避讳。又命三辅、太常和内郡国各推举一名贤良方正之士。大赦天下。宣帝身穿素服，避开正殿五天。释放夏侯胜和黄霸；封夏侯胜为谏大夫、给事中，黄霸为扬州刺史。

夏侯胜为人，质朴无华，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有时竟称皇上

为君,或在皇帝面前直呼别人的表字;宣帝也因他质朴而信任他。有次,他晋见宣帝,出宫后将宣帝的话转告给别人,宣帝听说后就责备夏侯胜,夏侯胜说:"陛下所说的非常好,我才向外传扬。过去尧帝的话天下传布,至今人们还能背诵。臣认为陛下的话值得传诵,所以就加以传扬了。"每当朝廷讨论国家大事,宣帝知道夏侯胜一向正直,便对他说:"先生想说什么尽管说,不必把以前的事放在心上!"不久,夏侯胜又被任命为长信少府,后又升为太子太傅。九十岁时去世,太后因此赐钱二百万,并为夏侯胜之死穿了五天素服,以报答老师的教育之恩。读书人都引以为荣。

3 五月,凤凰聚集在北海安丘、淳于二县。

4 广川王刘去被指控杀死自己的老师和姬妾十多人,有的是将溶化的铅汁、锡汁灌入口中致死,有的被分尸,再掺上毒药烹煮,使之糜烂。因此刘去被废除王爵,放逐到上庸;刘去自杀而死。

地节元年

1 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

2 楚王延寿以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附助之,为其后母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因使何齐奉书遗广陵王曰:"愿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何齐父长年上书告之,事下有司考验,辞服。冬,十一月,延寿自杀。胥勿治。

3 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4 是岁,于定国为廷尉。定国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

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

二 年

1 春，霍光病笃。车骑自临问，上为之涕泣。光上书谢恩，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奉兄去病祀。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中二千石治冢，赐梓宫、葬具皆如乘舆制度，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土，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下诏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无有所与。

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1]：“国家新失大将军，宜显明功臣以填藩国，毋空大位，以塞争权。宜以车骑将军安世为大将军，毋令领光禄勋事；以其子延寿为光禄勋。”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

2 凤凰集鲁，群鸟从之。大赦天下。

【注释】

(1)上封事：古时臣属呈送的奏章报告，都用开口封套。如果事涉机密，预防泄露，则加密封，所以称“封事”。

【译文】

地节元年(壬子，公元前 69 年)

1 春，正月，西方天空出现异星。

2 楚王刘延寿认为广陵王刘胥，是武帝的儿子，天下万一出现变乱，一定会被拥立为皇帝，就暗中依附并帮助他，还替他的后母弟弟赵何齐娶了广陵王的女儿为妻，因而派赵何齐送信给广陵王说“希望您密切注意朝廷动向，争天下的事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齐的父亲赵长年上书朝廷,告发了此事,宣帝命有关部门审理,刘延寿供认不讳。冬,十一月,刘延寿自杀。刘胥免予追究。

3 十二月三十日,出现日食。

4 这一年,于定国担任廷尉。于定国处理疑难案件,执行法律,十分同情那些鳏寡无依的人,凡罪证不确凿的,都从轻发落,务求谨慎小心。朝廷上下称赞他说:"张释之当廷尉,天下没有蒙冤的人。于定国当廷尉,人们无被冤枉的忧虑。"

二年(癸丑,公元前68年)

1 春,霍光病重。宣帝亲临慰问,并为之哭泣。霍光上书谢恩,并表示愿意分出自己的食邑三千户,封给哥哥霍去病的孙子奉车都尉霍山为列侯,以继承霍去病的基业。当天,宣帝便任命霍光的儿子为右将军。三月初八,霍光去世。宣帝及皇太后都亲临霍光灵堂祭悼,命由中二千石的官员负责治丧事宜,赐给他的棺木、葬具等,都和天子的制度相似,赐给他的谥号为宣成侯。征调三河地区的兵卒为霍光掘修坟墓,设置三百户人家的园邑,作为霍光的墓园,派长、丞去守墓护卫;并下诏免除霍光后代子孙的赋税,让他们继承霍光的封爵食邑,世世代代都无赋税之累。

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说:"国家最近丧失了大将军,应该提拔功臣来镇抚诸侯国,不要使那显要的官位空缺,以免引起朝臣争权。我认为可任命车骑将军张安世为大将军,不要让他掌领光禄勋之事;让他的儿子张延寿为光禄勋。"宣帝也想起用张安世。夏,四月十七日,任命张安世为大司马和车骑将军,兼领尚书事。

2 凤凰在鲁国聚集,成群的鸟都跟着凤凰。于是大赦天下。

3 上思报大将军德,乃封光兄孙山为乐平侯,使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魏相因昌成君许广汉奏封事,言"《春秋》

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1]，皆危乱国家。自后元以来，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复为右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寖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以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

4 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5 匈奴壶衍鞮单于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以右大将军女为大阏氏[2]，而黜前单于所幸颛渠阏氏。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怨望[3]。是时汉以匈奴不能为边寇，罢塞外诸城以休百姓。单于闻之，喜，召贵人谋，欲与汉和亲。

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汉使来,兵随其后。今亦效汉发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请与呼卢訾王各将万骑,南旁塞猎,相逢俱入。行未到,会三骑亡降汉,言匈奴欲为寇。于是天子诏发边骑屯要害处,使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将五千骑,分三队,出塞各数百里,捕得虏各数十人而还。时匈奴亡其三骑,不敢入,即引去。是岁,匈奴饥,人民、畜产死什六七,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匈脱战,所杀伤甚众,遂南降汉。

【注释】

①"恶宋三世为大夫"句:此处春秋时宋国三位国君是襄公、成公、昭公。在传统上,国君应娶外国国君的女儿,而以上三公却都娶了本国大夫的女儿,这样,尊卑内外就无区别了。

②大阏氏:匈奴单于的正室,相当于汉朝的皇后。

③"颛渠阏氏父……"句:匈奴风俗,兄死,弟要娶嫂;父死,子要娶父妾。所以,颛渠阏氏受到冷落,其父十分怨恨。

【译文】

3 宣帝想报大将军的恩德,就封霍光的哥哥霍去病的孙子霍山为乐平侯,让他以奉车都尉的身份去掌领尚书事。魏相通过昌成君许广汉上奏封事,说:"《春秋》讥讽由贵族世代担任卿大夫的制度,厌恶春秋时宋国三代没有大夫和鲁国季孙氏专擅政权,使国家陷于危亡混乱之中。自从汉朝后元年以来,皇室不能控制各级官员的俸禄,政事则由职权最高的大臣决定。现在霍光死了,他的儿子又当右将军,侄儿掌管中枢要事,兄弟和女婿都身居要职,或担任带兵之官,霍光夫人显和几个女儿都在长信宫里录有名籍,有时在夜

里也能出入宫门，骄奢放肆，恐怕渐渐难以控制，应该设法削弱他们的权势，消除他们可能生发的阴谋，以巩固汉朝的万世基业，保全功臣的后代。”依照旧例：所有的上书都要写上二份，其中一份标明为“副”本，掌领尚书的人先打开副本来看，所言之事不妥当，则不予上奏。魏相又通过许伯向宣帝建议，取消副本，防止奏书被压下来，蒙蔽皇上。宣帝觉得很对，就下令任用魏相为给事中，一切都听从他的意见。

4 宣帝在民间长大，知道下层民众的艰难。霍光死后，开始亲自主持朝政，励精图治，每隔五天就要亲自听取群臣对朝政事务的意见。因此从丞相以下，都要各依自己的职位，上奏所掌理的事宜，陈述见解，然后从中考察他们的功德才能。侍中、尚书中有功者，给予升职，有特殊善行的，从优封赏，而且延及子孙，长久不予改变。对朝政各项大事的决策，周密详备，君臣上下，关系和睦，没有人抱着敷衍行事的态度。当任命刺史、郡守、封国丞相时，宣帝总是亲自召见询问，了解他们的抱负和打算，再在事后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证实他们的言论，有言行不一致的，一定要探知原因。宣帝常说：“民众所以能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怨愁，主要就在于为政公平清明处理诉讼之事合情合理。能与我共同治理这个国家的，不正是这些优秀的二千石官员们吗！”宣帝认为郡太守是治理民众的关键，常常更换他们则容易引起治下民众的不安；民众知道他们的郡太守将长期在任，便不敢存有欺罔蒙蔽的侥幸心理，才能使他们服从教化，各安本份。所以凡二千石官员有了治理成效时，宣帝总是颁布诏书去勉励他们，提升他们的品位俸禄，赏赐给他们黄金，有的甚至封为关内侯；如果公卿位缺，就从所嘉勉的二千石官员中，依次选用。因此，汉朝的优秀官吏，以这时为最多，世人称这时为汉室中兴。

5 匈奴壶衍鞮单于死后，其弟左贤王被拥立为虚闾权渠单于，封右将军的女儿为大阏氏，而废黜了前单于宠爱的颛渠阏氏。颛渠阏

氏的父亲左大且渠便心生怨恨。这时汉朝认为匈奴已无力侵扰边境,就将塞外各城的屯守士卒取消,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单于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欣喜,便召集贵族一起商议,想恢复与汉和亲。左大且渠想破坏这件事,说:"以前汉使到来,往往大军就在后面。现在我们也效法汉朝的办法,先派使臣前往汉朝,然后发兵袭击。"并请求派他与呼卢訾王各率领一万骑兵,向南沿边塞一带打猎,然后会合,一起攻入汉朝。匈奴两路大军尚未到达汉边境,就有三名骑兵逃亡,归降汉朝,说匈奴想入寇汉边境。于是宣帝下诏征调边境骑兵,驻扎各要害地区,还派了大将军的军监叫治众的等四人,率五千名骑兵,分为三队,出塞数百里迎击,各捕获匈奴数十人而回。这一年,匈奴闹饥荒,百姓和牲畜死亡十分之六七,又调派两路骑兵各万人以防备汉朝袭击。秋天,以前被匈奴征服,让他们居住在左边地区的西嶀族部落,数千人在他们的君长率领下,驱赶着自己的牲畜向汉朝边境靠拢,与匈奴边界守军交战,杀伤很多,然后南奔归降汉朝。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十五

汉纪十七　起阏逢摄提格，尽屠维协洽，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节三年

1 春，三月，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2 夏，四月，戊申，立子奭为皇太子[1]，以丙吉为太傅，太中大夫疏广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孙中郎将云为冠阳侯。

霍显闻立太子，怒恚不食，欧血，曰："此乃民间时子，

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邪？"复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数召太子赐食，保、阿辄先尝之；后挟毒不得行。

3 五月，甲申，丞相贤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丞相致仕自贤始。

4 六月，壬辰，以魏相为丞相[2]。辛丑，丙吉为御史大夫，疏广为太子太傅，广兄子受为少傅。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上以问广，广对曰："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语魏相，相免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广由是见器重。

5 京师大雨雹，大行丞东海萧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专权之所致。上素闻望之名，拜为谒者。时上博延贤俊，民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罢。所白处奏皆可。

【注释】

①刘奭(shi式)(公元前76年～公元前33年)：西汉皇帝。公元前49年～公元前33年在位，宣帝子。柔仁好儒。统治期间，中央集权削弱，社会危机日深。西汉王朝日趋衰落。谥元帝。

②魏相(?～公元前59年)：西汉大臣。济阴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人。少学《易》，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后迁河南太守。任职期间，主张整顿吏治，豪强畏服。宣帝即位，征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后为丞相，封高平侯。

【译文】

汉纪十七　起甲寅(公元前67年),止己未(公元前62年),共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节三年(甲寅,公元前67年)

1 春,三月,宣帝下诏说:"人们常听说有功而不奖赏,有罪而不诛罚,虽是唐尧、虞舜也无法教化天下民众。现在胶东国丞相王成,勤勉不怠,使得各地流民前来申报户簿的达八万多人,政绩极为显著。特加封王成关内侯,并将其官阶提高到中二千石。"结果王成还没等到朝廷征用,就病死于任上。后来,宣帝诏令丞相、御史向各郡、国呈送财政、户籍簿册的长史、守丞等官员询问朝廷政令的得失。有人就说:"前胶东国丞相王成,虚报户籍,擅自增加户口数,以获取表彰和奖赏。"此后,一些庸碌无能的官吏便靠虚报成绩来骗取名誉。

2 夏,四月二十二日,宣帝立儿子刘奭为皇太子,任命丙吉为太傅,太中大夫疏广为少傅。封太子刘奭的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封霍光的侄孙中郎将霍云为冠阳侯。

霍显听说立了太子,气得吃不下饭,吐血,说:"刘奭是皇上作平民时生的儿子,怎能立为太子!如果以后皇后生了儿子,反倒只能作诸侯王吗?"于是她教唆皇后去毒杀太子。皇后几次召来太子赐给食物,保姆和奶妈就先试吃;所以皇后虽每次拿着毒药,却无机会下手。

3 五月二十九日,丞相韦贤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宣帝赐给他黄金一百斤以及可供坐乘、用四匹马拉的车子,将他送回家去。丞相退休,韦贤是第一个。

4 六月初七,任命魏相为丞相。十六日,丙吉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疏广被任命为太子太傅,疏广的侄儿被任命为少傅。

太子刘奭的外祖父平恩侯许伯,认为太子年纪幼小,便向宣帝

建议让自己的弟弟中郎将许舜去监护太子的住处。宣帝就问疏广的意见,疏广回答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他的师友必须由天下的优秀人才来充任,不应只与外祖父许氏一家亲密。况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各种官员已经完备,而今又让许舜去监护太子家,只能使天下人感到见识浅陋,这不是使太子得从天下俊才中增益他的德行的好办法。"宣帝很赞赏他的话,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魏相,魏相摘下帽子,请罪说:"这种见解是我万万不及的。"疏广由此受到宣帝的器重。

5 京师长安下了很大的冰雹,大行丞东海人萧望之上疏,说这是由于大臣当政,由一姓专权所致。宣帝早就听说过萧望之的名声,便任命他为谒者。当时宣帝正广泛延揽贤能才俊之人,很多人就上书朝廷,对各种政事提出建议,宣帝将这些建议都交给萧望之去调查处理;萧望之就将比较高明的意见,转请丞相、御史试行,其次的交给中二千石大臣试行,等满一年后,将试行情况奏报朝廷;没有采纳价值的不用。萧望之所处理的上奏,都符合宣帝的旨意。

6 冬,十月,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又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

7 霍氏骄侈纵横。太夫人显,广治第室,作乘舆辇,加画、绣绲冯,黄金涂;韦絮荐轮,侍婢以五采丝辔显游戏第中;

与监奴冯子都乱。而禹、山亦并缮治第宅，走马驰逐平乐馆。云当朝请，数称病私出，多从宾客，张围猎黄山苑中，使仓头奴上朝谒①，莫敢谴者。显及诸女昼夜出入长信宫殿中，亡期度。

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既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谓禹、云、山："女曹不务奉大将军余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壹间女，能复自救邪！"后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门；御史为叩头谢，乃去。人以谓霍氏，显等始知忧。

会魏大夫为丞相，数燕见言事；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出入省中。时霍山领尚书，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于是霍氏甚恶之。上颇闻霍氏毒杀许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出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戊戌，更以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以霍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

【注释】

①仓头:汉朝仆隶谓之仓头,因他们头戴苍巾,以区别于平民。

【译文】

6冬,十月,宣帝下诏说:"九月十九日发生的地震,使朕非常害怕。凡是能指出朕的过失,以及各郡国举荐的贤良方正和其他能够对朕直言规劝的人,要补救朕的过失,对有关高级官员的错误也不必回避!由于朕的德性不足,不能使远方的夷狄顺服,所以边境的屯戍事务一直不能停止。现在又要调兵去边境屯守,长久劳苦百姓,不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办法。现将车骑将军张安世、右将军霍禹所属的屯兵撤回。"又下诏说:"凡是从未正式使用的皇室池塘、禁苑等,一律借给贫民去生产使用。郡国中的馆舍,也不得再修建。返回原籍的流民,一律由官府借给公田,贷给种子,免除他们的财产税和徭役。"

7霍氏家族日益骄奢放肆。太夫人显,大兴土木,广筑府第,还修造坐车,在坐垫上的车的扶手处,都加上彩画和绣花,车身涂上黄金;车轮用熟皮和绵絮包住,以减轻行车的颠簸,由侍女们用五彩丝带拉着车子,载着她在府第中游玩;还与家奴总管冯子都淫乱。霍禹和霍山也都在修建房宅,经常在上林苑中的平乐馆里骑马驰骋。霍云几次在该上朝时称病,只派奴仆前去报到,自己则带领众多门客私自出游,到黄山苑中去张围打猎,朝中竟没有人敢责备他。显和她的几个女儿不分日夜,随意出入上官太后居住的长信宫,毫无顾忌。

宣帝早在民间时,就听说霍氏家族因长期显贵,其德行已不善美。亲临朝政以后,便任命御史大夫魏相兼给事中。显对霍禹、霍云、霍山说:"你们从不考虑如何继承大将军的基业,如今御史大夫兼任给事中,一旦有人在他面前说你们的坏话,你们还能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吗!"后来,霍、魏两家的奴仆因争夺道路引起冲突,霍

家奴仆就冲进御史府，要踢御史大夫府门；经御史叩头请罪，霍家奴仆才离去。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霍家主人，显等人才感到忧虑。

正好魏相后来当了丞相，多次被宣帝召入内廷谈话；平恩侯许广汉和侍中金安上等人也都可以径自出入宫廷。当时霍山为尚书令，宣帝又下令凡官吏和百姓如果上奏，可以用密封的方式，直接呈奏，不必经尚书转达，群臣如果要进见皇上，也可单独来去，因此霍氏一家极为恼火。宣帝隐约听说过霍显毒杀许皇后之事，只是未能查明，便改调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调出霍光的二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为安定太守。几个月以后，又调出霍光的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将霍光的孙女婿中郎将王汉调任武威太守。不久，又将霍光的大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调任少府。八月十四日，宣帝改派张安世为卫将军，未央、长乐两宫卫尉以及长安十二门、北军的部队都归他统辖。任命霍禹为大司马，却不让他戴应戴的大冠，只戴平常的小冠，又没有印绶，撤除他以前统领的屯戍部队和僚属，只是官名和霍光一样，都称为大司马而已。又收回范明友度辽将军的印绶，只让他担任光禄勋一职；还有霍光的二女婿赵平，本是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统领屯戍重兵，现在也把赵平的骑都尉印绶收回了。凡是统率胡人和越人骑兵、羽林军，以及担任未央、长乐两宫卫尉的和那些率领驻屯军的人，一律都换成宣帝所亲信的许、史两家子弟担任。

8 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奸轨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

相比况，禁罔寖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仪，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廷尉史巨鹿路温舒上书曰[1]："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无嗣，昌邑淫乱，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注释】

①路温舒：西汉文士。巨鹿东里（今河北平乡西南）人，曾为狱小吏时，学律令，转为县狱史。后习《春秋》，学识渐博，举孝廉，为山邑丞。元凤中，任廷尉奏曹掾。宣帝即位，他上书反对酷刑，主张尚德缓刑，官至临淮太守。

【译文】

8 当初，武帝时，征调频繁，百姓困穷，贫穷的人犯法，奸邪的事不胜枚举，于是，武帝让张汤、赵禹等人制定法令，定出有关明知有人犯法而不举报及长官有罪、其部属连坐等惩罚条例。对犯有给人定罪过严或者栽赃陷害之罪的官吏，往往从宽处理，对那些宽容犯人的官吏就严加惩处。此后，许多奸猾之徒以各种手段相互援引攀比，使法网日趋严密，律令更加繁苛，法律文书堆满房屋书桌，主管官员无法看完。因此各郡国在引用法令时出现混乱，有的罪行一样而惩罚不同，一些奸猾官吏借机玩弄法令，索取贿赂。想使罪犯活命，就附会能让他活命的法令，想使罪犯死，就引用使他必死的条文，人们谈到这些都感到冤屈悲伤。

廷尉史巨鹿人路温舒上书宣帝说："臣听说春秋时齐国出现姜无知杀死齐襄公之祸，却使齐桓公因此兴起，晋国发生因骊姬的谗言而造成的灾难，却使晋文公后来称霸于诸侯；近世的汉朝赵王不得善终，吕氏一家为害作乱，但却造就了孝文皇帝的业绩，被尊为太宗。由此看来，祸乱的发生，往往能造就出圣人。一般在大乱之后，一定会出现与以前不同的变革，这就是贤人圣哲所以用来彰明天命。从前昭帝去世而无后代，立了昌邑王刘贺，但他荒淫悖乱，这正是上天为了造就至圣明君。臣听说依照《春秋》义法，要求君王一统天下，即位之始应能谨慎小心。现在陛下刚即帝位，这是顺应天意，所以应该改掉前代的过失，在刚接受天命之时，就使一切政教的布施，合乎正道，删除那些繁琐的法令条文，解除民众的疾苦，来顺应上天的旨意。臣听说秦朝有十大过失，其中一项现在还存在，

即司法官吏过于残酷。审判定罪,是治理国家的一项要务,死人不能复生,截去肢体的人不能复原。《尚书》中说:'与其枉杀无罪的人,宁可偶尔失之宽容。'现在那些办案人员却不是这样,他们上下彼此相驱使,都争相以严苛为贤明,判刑越重,越能获得公正无私之名,而执法平和却后患无穷。所以那些办案官吏,都希望将人置于死地,这并不是他们憎恶某人,是因为他们想要求得平安无事,就只有将人处死罢了。所以死人的血,在街市里流淌,受刑的囚犯,到处都是,被判死刑的人,每年有好几万。这是仁人圣贤所引为忧伤的事,天下所以未能太平,就是这个缘故。按照人之常情,都是在安和的时候,便乐于生计,一旦有了哀痛,就想寻死,严刑拷打之下,什么口供都可得到!所以囚犯因为忍受不了刑罚的痛苦,便屈招以满足官吏的需要;官吏为了便于取得囚犯的供词,便引导着他去做不实的招供;有时为了怕向朝廷奏报时遭到批驳,就想方设法弥补漏洞,务必使定案的理由充足。于是奏上去的罪状,就是让古代以善于审案定罪著称的皋陶听了,也会认为这个人死得活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屈打成招的人太多,罗织捏造的罪行既多且明。所以俗话说:'虽是在地上画成一个牢狱,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去;即使是把木头刻成审讯官,也一定不要去对证。'这都是人们对严刑酷法痛心疾首的悲愤之词。希望陛下能减省法令,宽大刑罚,那太平盛世就会出现。"宣帝很赞赏他的话。

9十二月,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每季秋后请谳时,

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听怠，则廷平将召权而为乱首矣。"

10 昭帝时，匈奴使四千骑田车师。及五将军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是岁，侍郎会稽郑吉与校尉司马憙[1]，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破之；车师王请降。匈奴发兵攻车师；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传送长安。匈奴更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郑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车师地以实之。

11 上自初即位，数遣使者求外家；久远，多似类而非是。是岁，求得外祖母王媪及媪男无故、武。上赐无故、武爵关内侯。旬日间，赏赐以巨万计。

【注释】

①郑吉（？～公元前 49 年）：西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以卒伍从军，数出

西域,习外国事。宣帝时,他以侍郎屯田渠犁,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他迎匈奴日逐王归汉,威震西域。宣帝嘉其功,任西域都护,封安远侯。

【译文】

9十二月,宣帝下诏说:"最近官吏们舞文弄法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是由于朕寡德所造成的。官吏们对一些案件处理不当,使有罪的人继续逍遥法外,而使无罪的人遭到刑戮,造成父子间的悲伤,朕觉得非常难过!而今派廷尉史参与各郡的司法事务,但职权小俸禄少,要设置廷尉平,官秩为六百石,员额四名,务必使刑罚诉讼的判决公平合理,以符合朕的心意。"于是每年秋天,呈请议定刑案时,宣帝便经常到未央宫的宣室殿去斋戒,亲自裁决,诉案的审理号称平正。

涿郡太守郑昌上奏书说:"如今圣明的君主亲自去听讼,即使不设置廷尉平,刑案的审理,也将自然公平;但若是为后代着想,不如删除那些不便于民的法律。各项法令一经确定,百姓知道怎样才能不触犯国家法律,那些奸猾官吏也就没有办法了。现在不从根本上加以纠正,只是靠设置廷尉平来做一般性的补救,一旦将来朝政衰败,皇上倦于听讼,那么,廷尉平便会专权弄法,成为祸乱之首。"

10昭帝时,匈奴派了四千名骑兵到车师国去田猎。等到汉朝派了五位将军出击匈奴,在车师田猎的匈奴骑兵惊恐不安,收兵而逃,车师国又与汉朝通好;匈奴得知后大怒,召车师国太子军宿前往匈奴,想把他作为人质。军宿是焉耆王的外孙,不愿去匈奴当人质,便逃到焉耆,车师王就改立另一个儿子乌贵为太子。后来乌贵当上了车师国王,与匈奴通婚,唆使匈奴去拦截路经乌孙的汉朝使者。

这一年,侍郎会稽人郑吉和校尉司马憙,率领被免除刑罚的罪犯在渠犁屯田,积存谷物,并征调西域各城中的诸国军队一万多

人，连同所带领的一千五百名屯田兵士，一起去攻车师国，结果车师大败；车师王请求归降。匈奴得知后派兵进攻车师，郑吉、司马憙率兵北上迎击，匈奴不敢向前。郑吉、司马憙留下一名低级军官和二十名兵卒守护着车师王，郑吉等则率兵返回渠犁。车师王害怕匈奴又会带兵来杀他，就以轻骑飞奔乌孙。郑吉随即将车师王的妻子儿女，用驿马送至长安。匈奴改立车师王的弟弟兜莫为车师王，聚集余下的车师国民向东迁徙，不敢再居留在原住地；于是郑吉便开始派三百名士兵到车师屯田，以充实这一空虚之地。

11 宣帝自即位以来，多次派遣使者四处寻访外祖父一家；但是，由于时间久远，寻访到的人家，大多初看相像，实际却都不是。这一年，终于找到了外祖母王老太太和其子王无故和王武。宣帝便赐给王无故和王武关内侯的爵位。才十天时间，就对王家赏赐数以巨万。

四　年

1 春，二月，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封舅无故为平昌侯，武为乐昌侯。

2 夏，五月，山阳、济阴雹如鸡子，深二尺五寸，杀二十余人，飞鸟皆死。

3 诏："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治。"

4 立广川惠王孙文为广川王。

5 霍显及禹、山、云自见日侵削，数相对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县官信文，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发扬大将军过失。又，诸儒生多婆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

避忌讳,大将军常讎之。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书对事,多言我家者。尝有上书言我家昆弟骄恣,其言绝痛;山屏不奏。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使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又闻民间讙言'霍氏毒杀许皇后',宁有是邪?"显恐急,即具以实告禹、山、云。禹、山、云惊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县官离散、斥逐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诛罚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谋矣。

云舅李竟所善张赦,见云家卒卒,谓竟曰:"今丞相与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诛此两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长安男子张章告之,事下廷尉、执金吾,捕张赦等。后有诏,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谓曰:"此县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恶端已见,久之犹发,发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诸女各归报其夫,皆曰:"安所相避!"

会李竟坐与诸侯王交通,辞语及霍氏,有诏:"云、山不宜宿卫,免就第。"山阳太守张敞上封事曰:"臣闻公子季友有功于鲁,赵衰有功于晋,田完有功于齐,皆畴其庸,延及子孙。终后田氏篡齐,赵氏分晋,李氏颛鲁。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乃者大将军决大计,安宗庙,定天下,功亦不细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将军二十岁,海内之命断于掌握。方其隆盛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足矣。间者辅臣颛政,贵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请罢霍氏三侯皆就第;及卫将军张安世,宜赐几杖归休,时存问召见,以列侯为天子师。'明诏以恩不听,群臣以义固争而后许之,

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而朝臣为知礼，霍氏世世无所患苦。今朝廷不闻直声，而令明诏自亲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两侯已出，人情不相远，以臣心度之，大司马及其枝属必有畏惧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计也。臣敞愿于广朝白发其端，直守远郡，其路无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计，然不召也。

禹、山等家数有妖怪，举家忧愁。山曰："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可以此罪也！"谋令太后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因废天子而立禹。约定，未发，云拜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会事发觉，秋，七月，云、山、明友自杀。显、禹、广汉等捕得；禹要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太仆杜延年以霍氏旧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废，处昭台宫。乙丑，诏封告霍氏反谋者男子张章、期门董忠、左曹杨恽、侍中金安上、史高皆为列侯。恽，丞相敞子；安上，车骑将军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则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

火患!'主人默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得行,则国无裂土出爵之费,臣无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上乃赐福帛十匹,后以为郎。

帝初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骖乘[23],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其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后十二岁,霍后复徙云林馆,乃自杀。

班固赞曰:"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阁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诈,固可以亲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聪明刚毅,知民疾苦,而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虽然,向

使孝宣专以禄秩赏赐富其子孙，使之食大县，奉朝请，亦足以报盛德矣；乃复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丛衅积，更加裁夺，遂至怨惧以生邪谋，岂徒霍氏之自祸哉？亦孝宣醞酿以成之也。昔斗椒作乱于楚，庄王灭其族而赦箴尹克黄，以为子文无后，何以劝善。夫以显、禹、云、山之罪，虽应夷灭，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

【注释】

①杨恽（？～公元前54年）：西汉文学家。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司马迁外孙。宣帝时为郎，擢升左曹。霍氏谋反，他先获消息，上报宣帝。封平通侯，升中郎将，后官至诸吏光禄勋。为人自负，轻财好义，被人诬告，免为庶民。在与友人孙会宗书中，多牢骚不平，被人告发，腰斩处死。

②骖乘（shèng 剩）：古时指陪乘在车右的人。

【译文】

四年（乙卯，公元前66年）

1 春，二月，宣帝赐给外祖母博平君这一称号；封舅父王无故为平昌侯，王武为乐昌侯。

2 夏，五月，山阳、济阴两地下了像鸡蛋一般大小的冰雹，深达二尺五寸厚，死亡二十多人，飞鸟都被击死。

3 宣帝颁布诏书说："从今以后，凡属儿子隐匿父母罪状，妻子隐匿丈夫罪状，孙子隐匿祖父母罪状，一律不予治罪。"

4 立广川惠王的孙子刘文为广川王。

5 霍显及霍禹、霍山、霍云看到自己的权力日益削弱，常常相对哭泣埋怨。霍山说："如今丞相执政，受到朝廷的信任，完全改变了大将军时定下的法令，反而举发大将军的过失；还有，那些儒生都

出身贫贱,远离家乡,客居京城,饥寒交迫,专爱胡说,不知避讳,大将军先前很痛恨这班人。现在皇上却喜欢和这班人谈论事情,不管什么人都可以上奏,议论国事,纷纷指责我们霍家。曾有人上奏,说我们兄弟骄横霸道,言词十分激烈;我把这封奏章压下,没有转呈。后来,上书者越来越狡猾,都改成秘密奏章,由中书令直接收取进呈,不再通过尚书,使我更加不被信任。我又听到民间纷纷传言'霍氏毒死许皇后',真有这件事吗?"霍显十分焦急恐惧,只得将实情告诉霍禹、霍山、霍云。他们听后非常吃惊,说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皇上将霍家女婿都贬斥放逐在外,原来都是为了这个缘故。这是大事,如果事发,必遭严惩,这该怎么办呢?"于是霍氏开始图谋不轨了。

霍云的舅舅李竟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叫张赦,看见霍云家的人惶惶不安,便告诉李竟说:"如今是丞相魏相和平恩侯许广汉掌权,可以让显太夫人去向上官太后进言,把这两个人杀掉;能够左右或废掉皇帝的,全仗太后了。"这件事被长安男子张章告发,案子交给廷尉和执金吾处理,逮捕了张赦等人。后来宣帝下诏,停止收捕。霍山等人更加惊恐,商议说:"这是皇上看在太后的面子上,不愿深究。可是整我们的迹象已经显露,时间一久,还是会发生的。一旦发生,那就要灭族,不如我们先下手。"于是就让霍家女儿各自回家告知自己的丈夫,他们都说:"大祸一来,我们谁也躲不过。"

正好这时李竟因被指控结交诸侯王而被治罪,在供词中牵涉到了霍氏,宣帝就下诏说:"霍云、霍山不适宜宿卫宫禁,免职回家。"山阳太守张敞就向宣帝上了一道秘密奏章说:"臣听说春秋时,公子季友有功于鲁国,赵衰有功于晋国,田完有功于齐国,都因此受到应有的酬劳,恩惠延及子孙。结果,田氏子孙篡夺了齐国政权,赵氏子孙瓜分了晋国,季氏则世代专权于鲁国。所以,孔子作《春秋》,最注重反映各国的兴衰存亡,极力讥刺世卿把持朝政,认为这是国家招致衰乱的原因。从前,由于大将军霍光决定国家大

计，才使宗庙和国家得到安定，功劳也不小。可是当年周公辅佐成王，不过七年，便将政权还给了成王，而大将军霍光执政却长达二十年，全国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在他权势鼎盛时，真可以惊动天地，侵逼日月。因此，朝廷中应有人出来明确提出：'陛下褒扬、宠信已故大将军，报答他的功德已很尽心了。可是近来有些辅佐大臣专擅朝政，外戚势力过大，君臣之间没有区别，请求解除霍氏三侯的职务，送他们回家；还有卫将军张安世，也应赐给他几案与手杖，让他退休，然后经常召见慰问他，以列侯的身份充任天子的老师。'皇上再公开颁布诏书，因他们对国家有大功，所以大臣的奏请不宜听从，群臣依循义理再三力争后，陛下才同意，这样一来，天下人一定会认为陛下是一位不忘大臣功德的君主，而且也会认为群臣很知书达理，霍家也可以世世代代没有什么忧患和苦难。但现在朝廷上却无人直言进谏，却由陛下亲自下诏解除霍云、霍山的职务，这是很失策的。现在霍氏两侯已被逐出朝廷，一般人的心情大致相同，所以依臣的揣测，大司马霍禹和他的亲属一定会产生畏惧心理。使皇上的近侍臣子恐慌自危，总不是一个万全之计。臣愿在朝中首先公开我的意见，只是我远在山阳为太守，无法实现。只能请陛下仔细审察！"宣帝很赞同他的建议，可是却不召见他。

霍禹、霍山等人家中多次出现妖怪，全家人都很忧虑，霍山说："丞相擅自减少宗庙祭祀用的羊羔、兔子和青蛙，可以借此事向他问罪。"于是便密谋让上官太后为博平君王媪设宴，召丞相魏相和平恩侯许广汉等以下的大臣来作陪，然后派范明友和邓广汉假借太后的命令，将他们杀死，再趁此机会废掉宣帝，改立霍禹为帝。密谋已定，尚未动手，霍山被任命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结果这一阴谋被人发觉，秋，七月，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霍显、霍禹、邓广汉等人被捕；霍禹被处腰斩，霍显及霍氏兄弟姐妹都被判以当众处死；因与霍家有牵连而被满门抄斩的共有几十家。太仆杜延年因为是霍氏的旧友，也被免官。八月初一，皇后霍成君

被废,移居到昭台宫。十七日,下诏封告发霍氏谋反的男子张章、期门董忠、左曹杨恽、侍中金安上、史高为列侯。其中杨恽是丞相杨敞的儿子;金安上是车骑将军金日磾弟弟的儿子,史高是史良娣哥哥的儿子。

当年,由于霍家生活奢侈,茂陵人徐福说:"霍氏必会灭亡。凡奢侈无度,必定傲慢不逊,不逊就必定会冒犯主上。犯上的人,就是违反常道,一个位在众人之上的人如此,那大家一定会嫉恨他。霍氏掌权的时间已很久了,遭到了很多人的嫉恨,众人嫉恨,又作出大逆不道之事,怎么可能不灭亡呢!"于是就上奏说:"霍氏的地位太显赫了,陛下如果宠爱他们,就应及时去节制他们的行为,不要使他们发展到招致灭亡的地步。"一连上了三次奏章,都未采用。后来霍家被满门抄斩,那些告发霍氏谋反的人都受到封赏,有人就上书为徐福鸣不平说:"臣听说有一名客人去拜访一家主人,看到主人家炉灶的烟囱是直的,旁边又堆满了木柴,客人就告诉主人:'您这个烟囱应改为弯的,并将木柴搬远一点,不然将会发生火灾!'主人听了不予理会。不久,这家果然失火了,幸好经邻居们共同抢救,才将大火扑灭,于是这家人杀牛摆酒,酬谢邻居,被火烧得皮肉焦烂的人被请坐在上席,其余则按出力大小依次而坐,却没有把建议改装烟囱的人列在邀请的名单内。有人就对这家主人说:'以前要是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就不会发生这场火灾,也不必杀牛摆酒费事了。现在论功请客,而建议改装烟囱、搬走木柴的人却没得到您什么好处,只将救火时被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列为上宾,这是什么道理呢?'主人这才恍然大悟,将那位客人也请了来。如今茂陵人徐福,几次上书说霍氏可能会叛乱,应预先防备制止。如果陛下采纳徐福的建议,那国家就不必破费土地和爵位去封赏那些告密的人,大臣也可以避免谋逆叛乱、满门抄斩的大祸。事情已过,但只有徐福的功劳没有得到奖赏,希望陛下明察,嘉许他提出的'曲突移薪'之策,使他居于焦头烂额的人之上!"宣帝这才赏赐徐福绸缎十匹,

后来又任命他为郎官。

宣帝刚即位时，去拜祭高祖庙，大将军霍光同车陪乘，宣帝心中十分害怕，好像芒刺在背。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陪乘，宣帝才觉得自然舒坦，安全亲近。等到霍光死后，其宗族全遭杀灭，所以民间便传说霍氏的灾祸源于霍光与宣帝同车陪乘。十二年后，霍皇后又被迁往云林馆，于是她便自杀了。

班固评论说：霍光身受武帝托孤的嘱咐，承担着汉朝安危存亡的重任，匡扶国家，安定社稷，拥护昭帝，立宣帝，就是周公和伊尹也不过如此！然而霍光不学无术，不明大理，隐瞒妻子的邪恶阴谋，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沉溺于满足权势地位的欲望之中，致使灭亡的灾难不断加剧，身死才三年，宗族便遭诛灭，真是令人悲哀啊！

臣司马光以为：霍光辅佐汉朝，可以说是忠心尽职；但最后不能因此庇护他的宗族免遭刑祸，这是为什么呢？威严权柄，只属于国君统御臣民的利器；臣下掌握了它，而且长久不归还国君，则很少有不遭受祸害的。凭昭帝的聪明，十四岁就知道上官桀的奸谋，已经完全可以亲理朝政了。何况宣帝十九岁即位，聪明刚毅，明察民间疾苦，而霍光却久掌大权，不知避让，还在朝中广植私党，分置朝廷各要职，使得上则为君主所愤恨，下则为吏民所埋怨。大家对霍氏是咬牙切齿，侧目而视，等待时机，准备除掉他，霍光自己能够幸免，已是很侥幸了，何况其子孙更加骄横奢侈！虽然如此，如果宣帝只用官阶和俸禄赏赐给他的子孙，让他们去享食收入丰厚的大县赋税，定期朝见皇帝，也就足以报答霍光对汉室的恩德了；但宣帝仍然让霍氏主持朝政，授以兵权，等到事故丛生，积怨日益增加，这才对他们的职权加以裁夺，以至他们恐惧怨恨，终于产生反叛朝廷的阴谋，这难道是霍氏自己招致的灾祸吗？也是因宣帝放纵逐渐造成的。春秋时，斗椒在楚国作乱，楚庄王诛灭了他的宗族，

却赦免了担任箴尹一职的斗克黄，认为如果不让当初对国家有功的斗穀於菟留下后人，就不利于勉励人们行善立功。像霍显、霍禹、霍云、霍山等人所犯的罪，虽应诛灭，但是霍光对汉室的忠心和功勋，却不可以让他无后人；现在竟使霍家没有一人生存，孝宣帝也太过于刻薄少恩了。

6 九月，诏减天下盐贾。又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1]，所坐县、名、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7 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内乱废[2]，迁房陵。

8 是岁，北海太守庐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勃海太守龚遂入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故昌邑郎中令龚遂，上拜为勃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勃海，息其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勃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

尉安牧养焉。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各以口率种树畜养。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

9 乌孙公主女为龟兹王绛宾夫人。绛宾上书言："得尚汉外孙，愿与公主女俱入朝。"

【注释】

①瘐(yǔ 禹)：指因囚犯冻饿、生病、受刑死在监狱里。

②清河：郡、国名，汉高帝置郡，后屡改为国，元帝永光后又为郡。治所在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

【译文】

6 九月，宣帝下诏降低全国盐价。又令各郡国将本地瘐死的囚犯籍贯、姓名、官爵、履历、所属县，由丞相和御史审查后，将重要的呈报上来。

7 十二月，清河王刘年因被指控乱伦，被废去王爵，迁居房陵。

8 这一年，北海太守庐江人朱邑因政绩和品行居第一，被提升为大司农，勃海太守龚遂也调入朝中担任水衡都尉。以前，勃海的邻郡因为闹饥荒，盗贼并起，二千石的大官也无法制服他们。宣帝征选能治理这些乱贼的人，丞相、御史就推荐前昌邑国郎中令龚遂，于是宣帝任命龚遂为勃海太守。当召见龚遂时，宣帝问他："你将如何去治理勃海，平息那些盗贼呢？"他回答说："勃海地处海边，远离京师，得不到皇上的教化，当地民众饥寒困苦而官吏却不去体恤他们，所以使得陛下的那些原本善良的子民，不得不盗取陛下的兵器，在池塘边作乱为寇。如今陛下是要派臣去平定他们呢，还是去安抚他们呢？"宣帝说："我选用贤良大臣，当然是要安抚他们。"龚

遂说:"臣听说治理乱民就像整理乱绳一样,不可操之过急;只有慢慢来,然后才可治理。臣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拿法规来拘束臣,让臣能相机行事。"宣帝批准了这一请求,还赐给他黄金来勉励他。龚遂乘坐驿车,来到勃海郡边界,郡中官员听说新太守到了,就派军队前往迎接。龚遂将他们都遣散回去,并下达文书给所属各县说:"撤销所有负责缉捕盗贼的官吏,凡是手持锄头、镰刀和其它农具的,一律视为良民,官吏不得刁难他们,只有拿兵器的人才是盗贼。"然后,龚遂就单人驾车去太守官邸就职。盗贼们听到新太守的命令后,纷纷解散,丢弃了兵器弓箭,改拿镰刀、锄头,于是盗贼全部平息,百姓又都安居乐业。龚遂又下令打开官仓去救济贫民,选派品行优良的官吏对百姓进行安抚、管理。龚遂发现齐地风俗奢侈,人们喜好经营商业,不愿耕作,就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劝导百姓从事农桑,规定每人必须种多少树,养多少牲畜。如果看见有人带刀持剑,一律让他们卖剑买耕牛,卖刀买牛犊,说:"与其带刀剑,不如带牛佩犊!"经过龚遂的辛勤劝勉,身体力行,使郡中民众大都有了积蓄,再也没有讼案发生了。

9 嫁给乌孙国王的汉朝公主刘解忧的女儿是龟兹国王绛宾的夫人。绛宾上书宣帝说:"很高兴能娶到汉朝外孙女,我愿与乌孙公主的女儿一起去朝见天子。"

元康元年

1 春,正月,龟兹王及其夫人来朝;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赏赐甚厚。

2 初作杜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

3 三月，诏以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赦天下。

4 有司复言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夏，五月，立皇考庙。

5 冬，置建章卫尉。

6 赵广汉好用世吏子孙新进年少者，专厉强壮锋气，见事风生，无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计，莫为持难，终以此败。广汉以私怨论杀男子荣畜，人上书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验。广汉疑丞相夫人杀侍婢，欲以此胁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广汉乃将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余人去。丞相上书自陈，事下廷尉治，实丞相自以过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广汉言。帝恶之[1]，下广汉廷尉狱。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2]："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牧养小民！"广汉竟坐要斩。广汉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百姓追思歌之。

7 是岁，少府宋畴坐议"凤皇下彭城，未至京师，不足美"，贬为泗水太傅。

8 上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以萧望之为平原太守[3]。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悉出谏官以补郡吏。朝无争臣，则不知过，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征望之入守少府。

9 东海太守河东尹翁归，以治郡高第入为右扶风。翁归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贤、不肖及奸邪罪名尽知之。县县各有记籍，自听其政；有急名则少缓之。吏民小解，辄披籍。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illegible]年为扶

风,选用廉平疾奸吏以为右职,接待有礼,好恶与同之;其负翁归,罚亦必行。然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故尤得名誉于朝廷。

10初,乌孙公主少子万年有宠于莎车王[4]。莎车王死而无子,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说。

上令群臣举可使西域者,前将军韩增举上党冯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循城。会故莎车王弟呼屠征与旁国共杀其王万年及汉使者奚充国,自立为王。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龟兹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皆在北道诸国间,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更立他昆弟子为莎车王。诸国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帝召见韩增曰:"贺将军所举得其人。"

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他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上甚说,议封奉世。丞相、将军皆以为可,独少府萧望之以为"奉世奉使有指,而擅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议,以奉世

为光禄大夫。

【注释】

①恶(wù 务)：讨厌。

②号泣(qi 气)：号为大声哭，泣为小声哭。

③萧望之(?～公元前47年)：西汉大臣，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人。宣帝时，曾以儒家经典教授太子(即元帝)，历任大鸿胪、太傅等官。元帝即位后，其受尊重，后遭宦官弘恭、石显等人排挤，被迫自杀。

④莎车：西域古国名，位于今新疆莎车县。

【译文】

元康元年(丙辰，公元前65年)

1 春，正月，龟兹王及其夫人来朝见天子；宣帝颁赐给他们印信、绶带，夫人封为公主，赏赐非常丰厚。

2 开始在京兆杜县兴建宣帝的陵墓，并改杜县为杜陵。把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官员和拥有百万以上家财的人迁往杜陵。

3 三月，宣帝下诏，因有凤凰聚集于泰山、陈留一带，天央宫也降了甘露，所以大赦天下。

4 有关官员再次奏请宣帝，宣帝父亲的悼园，应该尊称为皇考；夏，五月，建立皇考庙。

5 冬，设置建章卫尉。

6 赵广汉喜欢任用那些世代为吏的子孙中刚开始在官府中任职的少年人，他们身体强壮，朝气蓬勃，办事专心，雷厉风行，不避权贵，果敢决断，不知为难，然而，最终因此而败亡。赵广汉因为过去的私仇，借故将一个名叫荣畜的男子杀了。有人上书朝廷告发此事，宣帝命丞相、御史负责调查。赵广汉怀疑丞相魏相的夫人曾杀死府中婢女，便打算用此事来威胁丞相，但丞相不怕胁迫，反而加紧调查。赵广汉就带着吏卒闯入丞相府，把丞相夫人找来跪在院中

接受审问,还抓走了十多名奴婢。丞相便上书宣帝,宣帝命廷尉处理,结果,事实是丞相因为一名婢女犯了过错,便责罚鞭打了她,等送到外宅后,不幸死去,并不是赵广汉所说的那种情形。宣帝便讨厌赵广汉,把他关进廷尉掌管的监狱。长安城中数万吏民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来到皇宫门前号泣,有人还说:"我活着对朝廷毫无益处,情愿代替赵京兆去死,让他继续治理养护百姓!"但赵广汉终于被处以腰斩。赵广汉担任京兆尹时,廉洁清明,抑制豪强,使得百姓能安居乐业,深受老百姓的怀念和歌颂。

7 这一年,少府宋畴因妄发议论,说:"凤凰飞集彭城,未至长安,不足以赞美,"被贬为泗水国太傅。

8 宣帝征选通达政务的博士和谏大夫,到各郡国去充任郡守或封国丞相,任命萧望之为平原太守。萧望之上奏章说:"陛下哀怜百姓,唯恐教化不能遍及天下,所以把谏官都派往各郡国掌管地方政务。这使得朝中缺少直言劝谏的大臣,不利于陛下了解朝政的缺失,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只知忧虑细微末节,忘记了根本大事。"宣帝便征召萧望之担任少府一职。

9 东海太守河东人尹翁归,因治理郡务政绩突出,被调入京中担任右扶风。尹翁归为人公正廉洁,明察秋毫,对郡中的官吏百姓的好坏及奸邪之徒的罪状清清楚楚。他对属下每个县的情况都有簿籍记载,常常亲自处理各县政务;下属处理事务过于苛急,他总命其稍加宽缓。而吏民办事稍有怠慢,他就查阅有关记载督促。尹翁归逮捕犯人,都在秋冬对官吏供职进行考核时,或出巡各县时,从不在无事时进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以一儆百。所以官吏百姓无不敬服,对犯罪也感到恐惧,而能改过自新。他在右扶风任上,选用清廉公正、嫉恶如仇的属下担任较为重要的职务,他待人十分注重礼节,无论自己喜欢还是厌恶的人,一概相同对待;对违抗命令的,必加处罚。尹翁归为人温和谦让,从不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因此在朝中尤其受人赞誉。

10 当初，乌孙公主的小儿子万年很得莎车王的宠爱。莎车王死后没有儿子，当时万年正在汉朝，莎车国人商议，既想得到汉朝的保护，又想取得乌孙国的欢心，便上书汉朝，请求让万年来当莎车王。汉朝同意了，派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到莎车国。万年当了国王后，非常残暴凶恶，莎车国民很不满意。

宣帝命群臣推荐可以出使西域的人，前将军韩增推举上党人冯奉世以卫候身份充当使者，携带皇帝符节，护送大宛等国客人回到伊循城。正好遇到前莎车王的弟弟呼屠征会同邻国杀死莎车王万年和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此时，匈奴又出兵进攻车师城，未能攻下，撤兵而还。莎车国派人到处扬言，说："西域北路各国已归属匈奴了。"于是派兵攻打南路各国，强迫各国背叛汉朝，使鄯善国以西的国家都与汉朝绝交，西行之路不通。这时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都在北路各国之间，冯奉世与其副使严昌商议，认为如果不立即攻击莎车国，必使其日渐强盛，难以控制，危及整个西域，于是以皇帝符节告谕各国国王，征调各国军队，会合南北两路共一万五千人进攻莎车，攻下莎车城。莎车王自杀，把他的首级传送到长安，改立前国王的另一个兄弟为莎车王。于是西域各国都平定了，威震西域，冯奉世这才收兵，报告朝廷。宣帝召见韩增说："恭贺将军举荐之人十分出色。"

冯奉世又向西到达大宛；大宛王听说他杀了莎车王，就对他特别恭敬，礼遇大大超过别的使臣，大宛王赠送了一匹名叫象龙的宝马，冯奉世将其带回长安，宣帝甚为高兴，与朝臣商议要封赏他。丞相、将军都认为应该，只有少府萧望之认为："冯奉世作为朝廷使臣，其使命只是护送各国客人，却擅自假借君命，调发西域各国的军队去攻打莎车国，虽立了功，但不足以为后人效法。如果因此而封赏他，以后奉命出使的人必须以他为榜样，争相征调各国军队，以图建功于万里之外，使国家在夷狄间惹事生非，此风断不可长。所以冯奉世不应受封赏。"宣帝赞同萧望之的建议，便任命冯奉世

为光禄大夫,取消了封赏的念头。

二 年

1 春,正月,赦天下。

2 上欲立皇后,时馆陶主母华倢伃及淮阳宪王母张倢伃、楚孝王母卫倢伃皆爱幸。上欲立张倢伃为后;久之,恐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选后宫无子而谨慎者,二月,乙丑,立长陵王倢伃为皇后,令母养太子;封其父奉光为邛成侯。后无宠,希得进见。

3 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如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4 又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其更讳徇。"

5 匈奴大臣皆以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由是数遣兵击车师田者。郑吉将渠犁田卒七千余人救之,为匈奴所围。吉上言:"车师去渠犁千余里,汉兵在渠犁者少,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得复扰西域。

魏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务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食，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按今年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①。"上从相言，止遣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往车师，迎郑吉及其吏士还渠犁。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以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注释】

①颛臾(zhuānyú 专于)：春秋时的一个小国，在今山东费县一带。

【译文】

二年(丁巳，公元前64年)

1 春,正月,大赦天下。

2 宣帝打算重立皇后,当时馆陶公主的母亲华倢伃以及淮阳宪王的母亲张倢伃、楚孝王的母亲卫倢伃都受到宣帝的宠爱。宣帝想立张倢伃为皇后;过了许久,又鉴于前皇后霍成君企图害死皇太子的教训,便改选后宫中没有儿子而且行为谨慎的人为皇后。二月二十六日,宣帝立长陵人王倢伃为皇后,命她作皇太子的母亲,负起养育太子的责任;封其父王奉光为邛成侯。新皇后因为不受宠爱,所以很少见到皇上。

3 五月,宣帝下诏说:"刑狱,关系到万民的性命。要使世上的人不抱怨,判死刑的人不怨恨,这才是精通法律的官吏。现在的情形却不是这样。有的官吏用心巧诈,玩弄法令,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解释条文,判案轻重不公,上奏也不如实,连天子也无法了解真相,那天下万民还有什么仰赖呢!所以二千石官员要分别督察自己的属下,不得任用上面说的那种人。还有的官吏擅自征发徭役,装饰宾馆驿站,大摆酒宴,招待过往使者和官员,超越职权,违反规定,谋取名誉,这就如同站在薄冰上等待太阳出来,岂不危险!如今全国疾病和瘟疫流行,朕深为同情,因此,各郡国中受灾严重的地区,免除今年的赋税。"

4 诏书还说:"听说古代天子的名字,民间都不常用,容易避讳;所以我现在改名为刘询。"

5 匈奴的大臣们都认为"车师国土地肥沃,又靠近匈奴,如被汉朝长期占领,在那里大力垦荒屯田,积聚谷物,必然危害我国,所以不可以不争夺车师",因此多次派兵袭击在车师屯田的汉朝军民。郑吉就率领在渠犁屯田的汉朝兵卒七千余人前来援救,被匈奴兵围困。郑吉上书报告说:"车师离渠犁一千多里,在渠犁的汉军兵力单薄,难以援救车师,希望能增派屯田军队。"宣帝与后将军赵充国等人商议,打算乘匈奴国力衰弱的机会,出兵袭击其右翼地区,迫使其不能再骚扰西域各国。

丞相魏相上书劝道："臣听说救乱诛暴的部队，叫做义兵，兵行仁义，可以称王于天下；敌人侵略我们，不得已而起兵应敌，叫做应兵，也可取胜；为了一点小仇恨，忍不住心中的愤怒而出兵的，叫做忿兵，忿兵往往失败；为了贪求别人的土地和财宝而出兵抢夺，叫做贪兵，贪兵必为别人所破；依仗国家强大，人口众多，企图靠武力在别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威力，叫做骄兵，骄兵一定会被别人消灭。这五种情况，并非人为的因素，实为上天的意志。近来，匈奴曾对我们表示了善意，所虏掠的汉人，也都送还，并且也未再侵略我国边疆；虽与我国争着在车师屯田，那也不足介意。如今听说诸位将军计划出兵攻入匈奴境内，恕我愚昧，不知如此兴兵名义何在！现在边塞各郡都很困乏，连皮衣都是父子二人轮流共穿，吃的是野草野果，经常担心活不下去，不可以动用他们从军杀敌。所谓'军事行动之后，必然会出现灾年。'就是说民众以他们的愁苦怨恨之气伤害了天地间的阴阳协调。出兵虽打了胜仗，还会有随之而来的忧患，只怕天灾、民变由此产生。现在各郡守、各诸侯丞相多不称职，风俗非常不好，水旱之灾不时发生。依今年情形统计，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就有二百二十二人，臣认为这种情况绝不是小事。而今皇上左右的人不为此担忧，却想发兵到遥远的蛮夷之地去报复细小的仇恨，这恐怕如孔子所说：'我担心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国，而在他家的屏风之内'。"宣帝听从了魏相的建议，只派长罗侯常惠率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前往车师，迎接郑吉所率领的部队退回渠犁。又召正在焉耆的前车师太子，立他为车师王；把车师国的百姓都迁徙到渠犁去。将原为车师国的那一片土地送给了匈奴。任命郑吉为卫司马，派他负责鄯善国以西南路地区的安全事务。

6 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

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相救椽史按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不上,相辄奏言之。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政,上皆重之。

丙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言绝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会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问,则辞引使者丙吉知状。掖庭令将则诣御史府以视吉,吉识,谓则曰:"汝尝坐养皇曾孙不谨,督笞汝,汝安得有功!独渭城胡组、淮阳郭征卿有恩耳。"分别奏组等共养劳苦状。诏吉求组、征卿;已死,有子孙,皆受厚赏。诏免则为庶人,赐钱十万。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终不言,上大贤之。

7 帝以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闻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1],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起视事。

8 初,掖庭令张贺数为弟车骑将军安世称皇曾孙之材美及征怪;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及帝即位而贺已死,上谓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上追思贺恩,欲封其冢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贺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与上同席研书指,欲封之,先赐爵关内侯。安世深辞贺封;又求损守冢户数,稍减至三十户。上曰:"吾自为掖庭令,非为将军

也!"安世乃止,不敢复言。

【注释】

①平原:郡名,西汉时置,治所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译文】

6 魏相喜欢阅读有关汉朝掌故和前人奏章,将汉朝建立以来推行的于国有益的措施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所提建议,归纳成若干条,奏请宣帝施行。魏相又命因事前往各郡国,或退休还乡的官员前往相府,将各地发生的奇闻异事随时报告给他。如遇叛贼或风雨灾害,郡守按下不报,总是由魏相上报朝廷。魏相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佐宣帝,宣帝对二人也很重视。

丙吉为人深沉忠厚,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自宣帝即位以来,绝口不提以前救助宣帝的恩德,所以朝中无人知道。正好一个名叫则的掖庭婢女,让他在民间的丈夫上书宣帝,陈述自己对皇帝有抚育之功,宣帝命掖庭令负责调查这件事,婢女就说丙吉知道此事。掖庭令就将婢女带到御史府请丙吉证实,丙吉认得她,对她说:"你当年抚育皇曾孙时,因照顾不慎,我曾鞭打过你,你有什么功劳!只有渭城人胡组、淮阳人郭征卿才对当今皇上有恩。"于是将胡组等人当年共同辛勤抚养的情况上奏宣帝。宣帝下诏丙吉寻访胡组、郭征卿;但二人已死,留有子孙,都被赐以丰厚赏赐。又下诏恢复则的平民身份,赐给她十万钱。皇上还亲自召问她,这才知道丙吉对自己有恩,却一直不肯说出来,不禁对他的贤德大为赞赏。

7 宣帝认为萧望之熟悉经典,行为持重,善于发表议论,才华足以担任丞相,想仔细考察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又任命他为左冯翊。萧望之原任少府,现在降为左冯翊,以为自己的言行有不合皇上的心意,便上书称病。宣帝听说后,派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转达他的意思说:"将你调职,是为了考察你治理百姓事务的能力。你以前虽当

过平原太守，但时间太短，所以再调你到三辅地区试用，并不是听到你有什么缺失。"萧望之便立刻动身赴任。

8 当初，掖庭令张贺经常在他的弟弟车骑将军张安世面前称赞皇曾孙的才干，并谈到与皇曾孙有关的一些奇异征兆；张安世总是制止他说这些，认为少主昭帝在上，不应总称赞皇曾孙。等宣帝即位后，张贺已死，宣帝对张安世说："掖庭令生前称赞我，将军制止他是对的。"宣帝追念张贺的恩惠，想祭告他，追封他为恩德侯，派二百户为他守墓。张贺的儿子去世很早，过继张安世的小儿子张彭祖为养子。张彭祖幼年曾与宣帝一起读书，所以宣帝准备封赏他，先赐给他关内侯。张安世极力辞谢；又请求减少守墓户数，减为三十户。宣帝说："我这是为了掖庭令，并不是为了将军你！"张安世这才不敢再说。

9 上心忌故昌邑王贺，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令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敞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曰："故昌邑王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瘘，行步不便。臣敞尝与之言，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留守哀王园，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上乃知贺不足忌也。

三 年

1 春，三月，诏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

2 乙未，诏曰："朕微眇时，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将史曾、史玄、长乐卫尉许舜、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皆与朕有旧恩，及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封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追赐贺谥曰阳都哀侯，吉为博阳侯，曾为将陵侯，玄为平台侯，舜为博望侯，延寿为乐成侯。"贺有孤孙霸，年七岁，拜为散骑、中郎将，赐爵关内侯。故人下至郡邸狱复作尝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禄、田宅、财物，各以恩深浅报之。

吉临当封，病；上忧其不起，将使人就加印绋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今吉未获报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后病果愈。

张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辞禄，诏都内别藏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安世谨慎周密，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卫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弗复为通。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安世自见父子尊显，怀不自安，为子延寿求出补吏，上以为北地太守；岁余，上闵安世年老，复征延寿为左曹、太仆。

【注释】

①山阳:郡名,西汉时置。原为昌邑王刘贺的封国,刘贺废王后,国除,为山阳郡,治所在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

【译文】

9宣帝心中对废居在山阳郡的前昌邑王刘贺十分忌怕,便下敕书给山阳太守张敞,命他严防盗贼,密切注意来往的人;并命张敞不得将所下敕书泄露出去。于是,张敞将刘贺被废之后的情况以及现在的起居行止一一向宣帝作了奏报:"前昌邑王肤色青黑,眼睛很小,鼻梁塌陷,眉毛胡须都很稀少,身材高大,因中风过,行走不便。我曾与他交谈,想试探他的内心活动,就用一种恶鸟引诱他说:'昌邑地区有很多猫头鹰。'前昌邑王说:'是啊。以前我到西边的长安去,一只猫头鹰也见不到;回来后,东行至济阳,才重新听到猫头鹰的叫声。'观察他的服饰、言谈、举止,就像是个白痴。我曾对他说:'令尊昌邑哀王的宫中歌舞女张修等十人都没有儿女,一直留守在哀王的墓地,请你放她们回家吧。'他听了以后说:'对于这些守墓园的人,有病的不必医治,相互杀伤也不必处置,让她们早点死完算了。太守为什么要放她们走呢?'可见他天性喜好由乱而亡,不懂得什么叫仁义。"宣帝于是知道刘贺不足忌怕了。

三年(戊午,公元前63年)

1春,三月,宣帝下诏封前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

2初二,宣帝颁布诏书说:"朕当年身份低微时,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将史曾、史玄、长乐卫尉许舜、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都对朕有旧恩,已故掖庭令张贺对朕辅导教育,帮助朕研修文学、经典,恩惠尤深,功劳最大。《诗经》上不也是这样说:'没有不应报的恩情。'所以现在特封张贺的养子、侍中、中郎将张彭祖为阳都侯,追赐张贺谥号为阳都哀侯,丙吉为博阳侯,史曾为将陵侯,史玄为平台侯,许舜为博望侯,许延寿为乐成侯。"张贺有一孤孙名叫张霸,年仅七

岁，也被任命为散骑、中郎将，赐给关内侯爵。所有过去曾帮助过宣帝的人，下至郡邸狱中的囚犯，凡曾经保护抚养他的，都被赐予官禄、土地、财物，分别按照恩德的深浅予以报答。

丙吉在受封时生病了；宣帝担心他一病不起，打算派人将印信送到他的病床前，让他能够在世时受封。太子太傅夏侯胜说："这病不会使他死的！臣听说积有阴德的人，一定会享受到他应有的荣华富贵，并且会荫及子孙。如今丙吉尚未得到报偿，所以尽管病重，也不会死的。"后来，丙吉的病果然好了。

张安世感到自己父子都被封侯，身居高位过于引人注目，便向宣帝请求辞去俸禄，宣帝下诏大司农的管理库藏的衙门，为张安世储存数百万无名钱。张安世为人谨慎周详，每次参与议定国家大事，作出决定后，便称病外出。等诏令颁布后，再表示惊异，派人到丞相府去询问。所以朝廷大臣谁也不知他曾参与此事的决策。张安世曾向朝廷推荐过某人，这人来道谢，张安世很生气，认为："为国家举荐贤能，怎可私相酬谢！"便与这个人断绝了来往。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却未升迁，就向张安世说了，张安世说："您的功劳很大，宣帝是知道的，作为君主的大臣，怎可自己说长道短呢！"拒绝了他的请求。可是不久这位郎官得到了升迁。张安世见自己父子地位显赫，内心深感不安，便替儿子张延寿请求出任地方官，宣帝就任命张延寿为北地太守；一年多后，宣帝体谅到张安世年老，又将张延寿调回朝廷，担任左曹、太仆。

3 夏，四月，丙子，立皇子钦为淮阳王。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太傅疏广谓少傅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

后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广、受归乡里,日令其家卖金共具,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或劝广以其金为子孙颇立产业者,广曰:"吾岂老诗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堕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悦服。

4.颍川太守黄霸使邮亭、长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浮淫之费。其治,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见者,语次寻绎,问他阴伏以相参考,聪明识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豪厘不敢有所欺。奸人去入他郡,盗贼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迎送,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因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

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顷之，坐法，连贬秩；有诏复归颍川为太守，以八百石居。

【注释】

①黄霸（？～公元前51年）：西汉大臣，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宣帝时，历任扬州刺史、颍川太守、御史大夫、丞相等职，封建成侯。任职期间，"外宽内明"，重视农桑，后世把他作为封建"循吏"之代表。

【译文】

3夏，四月十四日，宣帝立皇子刘钦为淮阳王。皇太子刘奭已有十二岁，已通晓《论语》、《孝经》，太傅疏广对少傅疏受说："我听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现在我们身为二千石高位，功成名就，如果再不肯离去，恐怕将来一定会后悔。"当天，父子二人便称病，上书请求退休。宣帝都同意了，赏给他们黄金二十斤，皇太子也赠送黄金五十斤。一些与他们长期共事的公卿故交在东都门外摆设酒宴，为他们饯行，前来相送的官员达几百辆车之多。道路旁围观的人都说："这两位大夫真是贤明啊！"有人甚至为之感叹流泪。

疏广、疏受回到故乡，每天都让他的家人去卖些黄金来办些饮食，宴请族人、故旧、宾客，和他们一起饮酒作乐。有人就劝疏广拿些黄金去替子孙买一些产业，疏广说："不是我年迈昏庸，不顾子孙！我家本来就有土地房屋，子孙们只要勤劳耕作，足够他们衣食所需，与普通人过同样的生活。现在再给他们增加产业，使有盈余，只会使子孙们懈怠堕落。贤能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愚蠢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而且富有的人，常是众人怨恨的对象，我既然没有教化子孙的才能，也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而留下怨恨。再说这些金钱，乃是皇上用来赡养老

臣的,所以我愿与邻里、族人一起来分享皇上的恩赐,以颐养我的天年,这不是很恰当的吗!"于是族人都很敬服。

4 颍川太守黄霸命郡内驿站和乡官都要养鸡畜猪,用以赡养独身男子、寡妇和穷苦无依的人;然后又订立制度,设置父老、师帅、伍长等地方属官,在民间广泛推行,教育百姓行善去恶,务农种桑、讲求节俭、增加财富、种树、饲养牲畜,戒除奢侈浪费。黄霸治理事务,既杂又细,像米盐一般,看上去好像很琐碎的事,黄霸却能有条不紊地贯彻推行。见到吏民,总是利用线索,从谈论别的事当中印证一些隐秘的事,以供参考,由于他聪明多识,吏民们常常无法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来知道这么多事情,大家都赞扬他的神奇明察,对他不敢有丝毫欺瞒之心。奸邪坏人纷纷逃到别的郡,当地盗贼日益减少。黄霸对下属官吏首先致力于教育感化,如有人不因此向善再行诛罚,对下属官吏力求不轻易更换或伤害。许县县丞年老,耳聋,郡督邮告诉黄霸想将其免职。黄霸说:"许县县丞是一个廉洁好官,虽然年老,但还能进退应对,接送宾客,只不过耳聋,又有什么关系呢!姑且好好照顾他,不要使贤能的人失望。"有人问他为何这样做,黄霸说:"频繁地变更重要官吏,会增加送旧迎新的费用,也会给奸猾官吏藏匿账簿,盗取财物造成可乘之机,公私费用耗费过多,全都出自民脂民膏。再则新换的官吏也未必贤能,或许不如前任,更是徒然增加混乱。治理之道,不过是去掉太不称职的官吏而已。"黄霸外宽内明,很得吏民之心,户口年年都有增加,政绩全国第一,被征调为京兆尹。不久,因被控有违法行为,连连贬级;后来宣帝下诏将他调回颍川当太守,作为八百石的官。

四 年

1 春,正月,诏:"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他皆勿

坐。”

2 右扶风尹翁归卒，家无余财。秋，八月，诏曰：“翁归廉平乡正，治民异等。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

3 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孙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广汉等百三十六人[1]，皆赐黄金二十斤，复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绝。

4 丙寅，富平敬侯张安世薨。

5 初，扶阳节侯韦贤薨，长子弘有罪系狱，家人矫贤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为后。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即阳为病狂，卧便利，妄笑语，昏乱。既葬，当袭爵，以狂不应召。大鸿胪奏状，章下丞相、御史按验。按事丞相史乃与玄成书曰：“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故能垂荣于后。今子独坏容貌，蒙耻辱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托名也！仆素愚陋，过为丞相执事，愿少闻风声；不然，恐子伤高而仆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圣王贵以礼让为国，宜优养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门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实不病，劾奏之，有诏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

6 车师王乌贵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汉遣使责乌孙，乌孙送乌贵诣阙。

【注释】

[1]公乘：第八级爵位名，意谓得乘公家的车子

【译文】

四年(己未,公元前62年)

1 春,正月,宣帝下诏说:"年纪在八十岁以上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诬告罪,或是杀伤了人,其余的过失都不论罪。"

2 右扶风尹翁归去世,家无蓄积。秋,八月,宣帝下诏说:"尹翁归为人廉洁清贫,办事公正,政绩优良。所以赐给尹翁归儿子黄金一百斤,作为祭祀之用。"

3 宣帝命有关部门查访汉高祖功臣的子孙中失去侯爵的人,结果查出槐里人爵位为公乘的周广汉等一百三十六人,各赐黄金二十斤,免除其家徭役赋税,命他们负责祭祀祖先,世世不绝。

4 十一日,富平敬侯张安世逝世。

5 起初,扶阳节侯韦贤去世,其长子韦弘因罪被逮捕下狱,韦家怕失去爵位,便假托韦贤的遗命,要以二儿子大河都尉韦玄成作为承袭爵位的后嗣。韦玄成深知这不是父亲的本意,便假装疯癫,躺在粪尿中,胡言乱语,又哭又笑。安葬了韦贤之后,韦玄成本当袭承爵位,但他却继续装疯,不肯应召去袭爵。大鸿胪向宣帝报告了此事,宣帝命丞相、御史去调查核实,负责查办此事的丞相属官便给韦玄成写信说:"古人辞让爵位的,都著有文章,可供观览,所以能够流芳百世。现在你却只是毁坏容貌,忍受耻辱,伪装疯癫,光采不彰,这实在没什么意义,只能得到微小的名声!我这个人向来很愚昧浅陋,只在相府充当一名执事小吏,但我希望你稍微听听外间对你的议论;不然的话,恐怕你会因清高而受到纠举,我也不得不作检举你的小人。"韦玄成的朋友、侍郎章也上奏书说:"圣明的君王尊崇以礼治国,应当优待韦玄成,不要违背他的意志,使他能安贫乐道,悠游自得。"而丞相、御史则以韦玄成实际上没有疯癫之病为由弹劾他。宣帝下诏免劾,要他接受爵位;韦玄成迫不得已,只得奉命受爵。宣帝嘉勉他的高风亮节,任命他为河南太守。

6 车师王乌贵逃到乌孙后,乌孙将其收留。汉朝派遣使者前去责

备乌孙，乌孙便把乌贵送回长安。

7 初，武帝开河西四郡[1]，隔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诸羌[2]，不使居湟中地[3]。及帝即位，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4]："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后将军赵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

既而先零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赵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5]，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数诱羌人，欲与之共击张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间者匈奴困于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与相结。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燉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约[6]。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7]，分别善恶。

8 是时，比年丰稔，谷石五钱。

【注释】

①河西四郡：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②诸羌:指分布于甘肃、青海等地的羌族部落。

③湟中:指湟水左右的地方,湟即今西宁河,发源于青海,流入黄河。

④先零豪:先零是羌的一种,豪是部落的首领。

⑤令居:令居是汉代护羌都尉治所,在今甘肃境。

⑥罕、幵:羌的别种。

⑦两府:指丞相府及御史大夫府,西汉时大政是由两府联合决定的。

【译文】

7 当初,武帝开设了河西四郡,隔绝了羌和匈奴之间的通道,也驱逐了羌人,不让他们居住在湟中地区。宣帝即位后,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羌人各部;羌人先零部族首领豪说:"希望能让我们经常渡过湟水,到没有人耕种的地方去放牧。"义渠安国表示同意,并上报朝廷。后将军赵充国便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在外,处事不谨慎。后来羌人以汉使曾经同意为借口,强行犯禁渡过湟水,郡县也无力禁止。

不久,先零部落与其他羌人部族首领二百多人宣布以往相互间怨仇一笔勾销,彼此交换人质,订立盟约,宣帝听到这一消息,就询问赵充国,赵充国回答说:"羌人之所以容易控制,就是因为羌人各部都有自己的首领,互不统属,彼此间多次发生争战。三十多年前,西羌反叛汉朝时,也是先化解自身内部的矛盾,然后合力进攻令居,与汉朝抗衡,历时五六年才平定。匈奴多次引诱羌人,企图和羌人一起攻击张掖、酒泉等地,然后就让羌人住在那里。近来匈奴被困在西方,我怀疑他们可能又派了使者到羌中去和他们勾结。臣担心羌人变乱并不局限于此,还会和其他部族再次联合,我们应事先设法去防备他们。"一个多月后,羌侯狼何果然派使者到匈奴去借兵,企图进攻鄯善、敦煌,断绝汉朝到西域的道路。赵充国认为:"狼何不可能单独订出此计,我怀疑匈奴使者已到羌中,先零、罕、幵等羌人部落才化解仇恨,订立盟约。到了秋天马肥之时,必有大

规模变乱发生。应派出使臣，巡视边塞防御情况，并设法阻止羌人各部化解仇恨，密切注意羌人的阴谋。”于是两府又向宣帝建议，派义渠安国前去观察诸羌动态，视善恶分别对待。

8 这时，农业连年丰收，谷子一石只卖五钱。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十六

汉纪十八　起上章涒滩，尽玄黓阏茂，凡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

1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上颇修武帝故事，谨斋祀之礼，以方士言增置神祠；闻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蜀郡王褒使持节而求之。

初，上闻褒有俊才，召见，使为《圣主得贤臣颂》。其辞曰："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故工人之用钝器也，劳筋苦骨，终日砉砉；及至巧冶铸干将[1]，使离娄督绳墨，公输削墨，虽崇台五层、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敝策而不进于行；及至驾超、骐乘日，王

良执靶，韩哀附舆，周流八极，万里一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故服絺绤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袭貂狐之煖者，不忧至寒之悽怆。何则？有其具者易其备。贤人、君子，亦圣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昔周公躬吐捉之劳，故有囹空之隆；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人臣亦然。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诚，则上不然其信；进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宁子饭牛，离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剖符锡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虎啸而风冽，龙兴而致云，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阴。《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故世平主圣，俊艾将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会神，相得益章，虽伯牙操遂钟，逢门子弯乌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得意若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无穷。是以圣主不遍窥望而视已明，不殚倾耳而听已聪，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休征自至，寿考无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

京兆尹张敞亦上疏谏曰："愿明主时忘车马之好，斥

远方士之虚语,游心帝王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上由是悉罢尚方待诏。初,赵广汉死后,为京兆尹者皆不称职,唯敞能继其迹;其方略、耳目不及广汉,然颇以经术儒雅文之。

【注释】

①干将:春秋时吴国宝剑名。相传为阖庐所铸,其剑锋利无比。

②离娄:传说中黄帝时的一位目光最锐利的人。

【译文】

汉纪十八　起庚申(公元前61年),止壬戌(公元前59年),共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庚申,公元前61年)

1春,正月,宣帝第一次前往甘泉宫,到泰畤祭祀天神;二月,前往河东郡,祭祀地神。宣帝对武帝时求神仙之事很感兴趣,小心谨慎地遵守斋戒祭祀之礼,又采纳方士的建议,增设了很多神祠;还听说益州有金马神和碧鸡神,可以通过设坛祭拜请到,于是派遣谏大夫蜀郡人王褒带着符节前去祈求。

当初,宣帝听说王褒很有才干,便召见了他,要他写一篇《圣主得贤臣颂》,文中写道:"贤能的人,是国家的工具。任用贤人,国家的举措便可减少,而能收到普遍良好的功效;使用的器具锋利,花费很少的力量就能取得较大的效果。所以工匠如果使用钝器,虽然终日辛勤劳动,也将收效甚微;如使用精巧的工具,就能铸造出干将宝剑,如派视力好的离娄来正绳墨,由鲁国的公输班来削度长短正斜,那么,即使修建长宽各一百丈的五层高台也不会失误,这就是因为用人得当。愚蠢的人骑着劣马,即使勒破马嘴,抽坏马鞭,也

难以前进；而由精于骑术的王良执辔，让善于改进车辆的韩哀驾驶快疾的宝马拉的马车周游天下，即使是万里之遥，也不过瞬间就可到达，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因为人马相得益彰之故。所以，身穿凉爽葛布衣服的人，就不会苦于盛夏的炎热；身穿温暖的貂狐皮衣的人，就不必担心严冬的寒苦。为什么呢？因为有了抵御寒暑的衣具了。贤人、君子，正是圣明君王治理天下的工具。过去周公为了接待宾客，吃一餐饭要停顿三次，沐浴一次要束起三次头发，所以才会出现监狱空闲的盛世；齐桓公在庭院中燃起火烛，为的是不分昼夜地接待贤士，因此成就了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由此看来，作为君主，只有不辞辛劳地访求贤才，然后才能享受这些贤才给他带来的安逸。为人臣子也是如此。以前，贤能的人在没有受到君主的赏识之前，贡献策略，君王不用；陈述建议，君王不听；作官后不能施展他的抱负，遭斥逐后也并非有什么过失。所以，伊尹曾屈就于庖厨鼎俎之间，以美味取悦于商汤，姜太公曾在街市上杀牛卖肉，百里奚曾被以五张羊皮的价格卖到秦国，宁戚曾在喂牛时拍着牛角高唱才得到齐桓公的赏识，都曾经历过忧患时期。一旦他们遇到圣主明君，出谋划策都符合君主的心意，规劝进谏立即被君主接受，无论进退都能显示出他的忠诚，居官任职也能施展出他的才能，于是功名立，接受君主赐给的爵位、土地，光宗耀祖。因此，国家必须要有圣主明君，然后才会有贤明的臣属。所以老虎长啸，风声便凛冽，飞龙兴起，云气便涌出，蟋蟀到秋天才鸣叫，蜉蝣必待阴天才出现。《易经》说：'飞龙在天，有利于选拔贤才。'《诗经》说：'美哉众多贤士，生在周王的国度里。'所以世道清平、君主明圣，才俊之士自会来临；君王勉力于朝，人臣恭谨布列于庭，聚精会神，相得益彰，即使用伯牙演奏他的逢钟名琴，逢蒙使用他的乌号神弓来比喻君臣之间的融洽关系，也还不足以表达。因此圣主必须辅贤臣来辅佐，才能光大功业，俊贤之士只有得到圣主的赏识，才能显示出他的德行。君臣互相信任，欢欣无憾，实为千载难逢，没有什么论说

值得怀疑,犹如羽毛遇到顺风,巨鲸纵横大海;君臣之间如此投合,那还有什么弊端不能禁止,有什么政令不能推行,于是教化传播四海,永无穷尽。因此,圣主不必暗中监视就已看清楚万事万物,不必私下查问就已听到所有议论,既尽了使天下太平的责任,也满足了过安乐悠闲生活的愿望,吉兆自然到来,寿命因而无疆,何必费力地俯仰屈伸,呼吸吐纳,像彭祖、王侨、赤松子那样去寻觅与世隔绝的仙境呢!"这时,宣帝正喜好神仙之术,所以王褒在文中便提到此事。

京兆尹张敞也上书规劝宣帝说:"希望明君能放弃对车马的爱好,远避方士那些荒唐的言论,潜心研究帝王统御的方术,太平盛世才可能出现。"宣帝因此将那些炼长生不老之药的方士全部罢斥。当初,赵广汉死后,担任京兆尹一职的人都不称职,只有张敞能继续赵广汉的做法;他的谋略、聪明虽不如赵广汉,但他能以儒家经术和温文雅正来弥补。

2 上颇修饰,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谏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躬圣质,总万方,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言听谏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也。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闻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也。圣主独行于深宫,得则天下称诵之,失则天下咸言之,故宜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跻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谨条奏，唯陛下财择焉。"吉意以为："世俗聘妻、送女无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又，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1]，使男事女，夫屈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又言："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无益于民，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琱瑑[2]，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为迂阔，不甚宠异也。吉遂谢病归。

3 义渠安国至羌中，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者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怨怒，无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二千屯备羌；至浩亹[3]，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安国引还，至令居，以闻。

时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无逾于老臣者矣！"上遣问焉，曰："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遥度，臣

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上笑曰:"诺。"乃大发兵诣金城。夏,四月,遣充国将之,以击西羌。

4 六月,有星孛于东方。

【注释】

①尚、承:娶皇帝女儿,称为尚公主,国人娶诸侯女,称为承翁主。对出身高贵的妻子,不敢说娶,"尚"、"承"是表示男方卑贱。

②瑑(zhuàn 转):玉器上隆起的雕刻花纹。

③浩亹(mén 门):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南大通河东岸。

【译文】

2 宣帝很注意修饰,所使用的宫室、车辆、服饰都比昭帝时华丽;外戚许、史、王氏家族又很受尊宠。谏大夫王吉上书宣帝说:"陛下以圣明的资质总揽万物,专心世事,以实现天下太平,每次颁布诏书,万民欢欣,如获新生。臣低头深思,这可以说是陛下对百姓的最大恩德,却不能说是治理政务的根本。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圣主并不经常出现,现在,公卿大臣有幸遇到圣主出现,言听计从,但未能制出建立万世基业的长远规划,以使圣君的治国平天下,能与夏、商、周三代一样隆盛。如今的政务主要着眼于朝会、审理簿书、断案、听讼等等,这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臣听说民众虽然软弱,却无法最终战胜他们,虽然愚昧,却不可能欺骗他们。圣主独处深宫,所作决定,正确的就受到天下人的称颂,错误就被天下人议论,所以应谨慎地选择身边参与决策的大臣,严格选拔执行政令的官员。使身边的决策大臣能够以身作则,执行政令的官员能够宣示圣德,这才是君主治理政务的根本。孔子说:'要让君主安逸,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推行礼教更好的了,'这不是一句空话。作为君主,在宋

制定新的礼仪之前，应先将以前君王制定的、与现在情况相适应的礼仪付诸实施。臣希望陛下能上承天意，发展祖宗大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一起研究古代贤王的礼仪、制度，以仁义治天下，使全体百姓都能生活安逸，长命百岁。那么，国家的风俗怎会不如周成王、周康王之时，而陛下又怎能不像殷高宗武丁那样长寿！臣私下见闻所及，当前政务中不合于先王之道的，谨条录呈奏，恭请陛下裁定。”王吉认为：“现在世俗娶妻、嫁女的费用没有节制，使穷苦的人无力负担，所以不敢生孩子。再则，我朝列侯尚天子的女儿，诸侯国中人承诸侯王的女儿，让男子服侍妇女，丈夫屈服于妻子，颠倒了阴阳位置，由此才发生多次女人作乱的情况。古人在服饰、车马方面，严格规定了尊卑贵贱；而今却上下混乱，毫无节度，使得人人只知贪图财物，追求利禄，甚至连死都不怕。周朝之所以能不用刑罚而使天下大治，是因为他们将邪恶禁绝在萌芽之前。”王吉又说：“舜、汤不用三公、九卿的后代，而重用皋陶、伊尹，疏远不仁不义的人。而今却使庸官子弟因其父兄的关系得以担任官职，他们大多骄横傲慢，不通古今，无益百姓，应公开选贤求才，废除这一保荐子弟为官的任子令；对于外戚和旧友，可以赏赐他们丰厚的财物，但不宜让他们身居要职。禁止角抵游戏，减少乐府艺人，节省宫廷用度，在全国人面前明确表示节俭。古代工匠不雕琢细致的装饰，商贾不贩卖奢侈品，并非古代的工匠和商贾有多么贤明，而是政令教化造成的。”宣帝认为王吉的话过于迂腐，不切实际，并不重视。王吉便称病回到老家。

3 义渠安国到达羌中，召集先零各部首领三十余人前来，将其中舛傲不驯的都杀了；还纵兵袭击先零人，斩首一千多级，于是引起原已归附汉朝的各羌人部落以及归义羌侯杨玉的怨恨，认为汉朝不可信赖，不应归顺汉朝，便胁持其它弱小种族，侵犯汉朝边塞，攻打城池，杀伤官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率领二千骑兵防备羌人；来到浩亹，遭到羌人袭击，损失了很多军需装备和武器。义渠安

国率兵撤退,到达令居,将战况呈奏了朝廷。

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了,宣帝认为他年事已高,派丙吉去问他谁可担任大将。赵充国回答说:"谁也不如我老臣合适!"宣帝又派人问他:"你估计羌人会怎样?应当派多少人?"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行军打仗之事难以预测,臣愿前往金城,画上地图,制定方略。羌人不过是戎夷小种,逆天背叛,不久就将灭亡,希望陛下把这一任务交给我,不要忧虑!"宣帝笑着说:"好吧。"于是派大兵直抵金城。夏,四月,派赵充国率领金城军队,进攻西羌。

4 六月,东方天空出现彗星。

5 赵充国至金城[1],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遂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狭中无虏,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诸校司马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

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遂西至西部都尉府,田狼军上,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数责曰:"语汝无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壹斗而死,可得邪!"初,罕、幵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无罪,乃遣归

告种豪："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仍以功大小赐钱有差[2]；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充国计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虏谋，徼其疲剧，乃击之。

时上已发内郡兵屯边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久。若至秋冬乃进兵，此虏在境外之册。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幵在鲜水上者。虽不能尽诛，但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令议之。充国以为："一马自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虏必商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阨，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先零首为畔逆，他种劫略，故臣愚册，欲捐罕、幵闇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

天子下其书，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则先零未可图也。"上乃拜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嘉纳其册。以书敕让充国曰："今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

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瘃，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敌，将军谁不乐此者！今诏破羌将军武贤等将兵，以七月击罕羌，将军其引兵并进，勿复有疑！"

充国上书曰："陛下前幸赐书，欲使人谕罕，以大军当至，汉不诛罕，以解其谋。臣故遣幵豪雕库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羌杨玉阻石山木，候便为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击罕，释有罪，诛无辜，起壹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为敦煌、酒泉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罕、幵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无恐汉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余人，迫胁诸小种，附著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于是，虏兵寖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由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罕、幵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罕、幵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戊申，充国上奏。秋，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充国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懈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阨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两。兵至罕地，令军毋燔聚落、刈牧田中。罕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使人来言："愿得还复故地。"充国以闻，未报。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护军以下皆争之曰："此反虏，不可擅遣！"充国曰："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语未卒，玺书报，令靡忘以赎论。后罕竟不烦兵而下。

上诏破羌、强弩将军诣屯所，以十二月与充国合，进击先零。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充国手中郎将卬报，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籴三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籴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羌人致敢为逆。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

可为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所用粮谷、茭稾,调度甚广,难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他变,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且羌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万余枚,在水次。臣愿罢骑兵,留步兵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三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各千,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

上报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

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心离,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

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先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使生他变之忧，十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诏采择！"

上复赐报曰："兵决可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将军孰计复奏！"

充国复奏曰："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精兵，今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畔还者不绝。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数千人，虏数以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骑兵虽罢，虏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亦不敢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党，不战而自破之册也。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

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但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以自损，非所以示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更发也。臣愚以为不便。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骸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必可用也。"上于是报充国，嘉纳之；亦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以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卬出击强弩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卬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注释】

①金城：郡名。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置，治所在允吾县(今甘肃永靖县西北湟水南岸)。

②赐钱有差：汉朝政府当时规定，斩谋反的最高首领，赐钱四十万。斩中级头领，赐钱十五万，斩下级小官，赐钱二万。斩女人和老弱之人，赐钱一千。

【译文】

赵充国到了金城，集结了一万骑兵，想渡过黄河，又担心遭到羌人拦击，便趁夜晚派出三队军士嘴衔枚先行偷渡，没有声息，渡

过河后，立即陈设大营；到了天亮，全军依次渡过了河。约有近百名羌人骑兵出现在汉军附近，赵充国说："我军现在兵马劳乏，不能奔驰追击，眼前这些是敌人的精锐骑兵，不易制服，又怕是敌人的诱兵。我们此战的目标是要将敌军全部消灭，不能贪图小利！"命令汉军不得出击。赵充国派人到四望狭侦察，发现狭中没有敌军。晚上，赵充国率军穿过四望狭，抵达落都山后，就召集各位军校、司马说："我就知道羌人不善用兵！如果羌人派几千军士堵住四望狭，那我军如何进得去呢！"

赵充国经常注意向远处派出侦察兵，行军时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扎营后重视营垒的坚固，为人处事尤为老成持重，爱护士卒，战前必先制定好计划；然后再战。他率军向西来到西部都尉府，每日都让军士们吃好，军士们都愿为他效劳。羌人多次挑战，赵充国坚守不出。汉军从俘虏的羌人口中得知，羌人各部首领多次互相指责说："告诉你不要造反，现在天子派赵将军率军前来，他八九十岁了，善于用兵；现在我们就是想与他拼死一战，有这个机会吗？"起初，罕、幵两部首领靡当儿派他的弟弟雕库来告诉西部都尉说："先零人企图造反。"几天后，先零果然造反。雕库同族人有不少在先零部落中，西部都尉就将雕库留作人质。赵充国认为雕库无罪，将他放回，让他转告羌人各部首领说："大军前来只是诛杀有罪的人，请你们自相区别，不要与有罪者一同自取灭亡。天子要我转告各部羌人：犯法者只要能主动捕杀同党，就可免去罪责，仍按功劳大小赐给钱财；并将捕杀之人的妻子和财物送给他。"赵充国打算先凭藉威信招降罕、幵及其他被先零胁迫的羌人部落，瓦解羌人联合叛汉的计划，等羌人非常疲困时，再去攻击他们。

这时，宣帝已征发内地郡国的军队共六万人屯戍边塞。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各郡军队都屯备在南山，北边空虚，这种形势不可持久。如等到秋冬时再出兵，这是羌虏远在边境之外的策略，现在羌人日夜不停地进行侵扰，气候寒冷，汉军马匹不耐寒苦，不如

等到七月上旬，携带三十天的粮食，从张掖、酒泉分路出兵，合击罕、幵两部羌人。虽不可全部剿灭，但可夺其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子，然后领兵退回，到冬天再次出击，大军经常如此出击，羌人必定恐惧震惊。"宣帝把辛武贤的奏章交给赵充国，征求他的意见。赵充国认为："一匹马要载负一名战士三十天的粮食，计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再加上衣服、武器，很难再去追逐羌虏。羌虏必然会估计出我军进退的时间，暂时撤退，沿着有水草的地方，遁入山林，汉军如果随之深入，羌虏就会依据前方险要，扼守后方通路，断绝我军粮道，使我军陷入危亡境地，被夷狄所嘲笑，且永远无法报复。而辛武贤认为可以因此得到羌人的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子，这些恒只是空话，并非上策。先零是叛逆祸首，其它部族只是被其胁迫，所以，臣的计划是，捐弃罕、幵愚昧不明的过错，暂且不去提它，先诛伐先零，以震惊羌人，逼迫他们改过自新，再赦免其罪，挑选了解羌人风俗的贤良官吏加以安抚，这才是保全兵力，获取胜利，安定边境的策略。"

宣帝将赵充国的奏章交给群臣讨论，大家都认为："先零的兵力强盛，又依恃罕、幵的帮助，不先击破罕、幵，对先零是没有办法的。"宣帝就任命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又任命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颁赐盖有皇帝印信的文书，嘉勉辛武贤的建议。又下诏书责备赵充国说："现在运输繁忙，百姓为此深受困扰，将军率领一万大军，不及早利用秋季水草茂盛之机，争夺羌人的牲畜粮食，却准备等到冬季再行出击，那时羌人多藏匿在山里，依恃险要之地，而将军手下的士兵，却受着寒苦，手足皲裂，怎能利于作战呢！将军不考虑国家的巨大耗费，只想拖延年岁而取胜，这样的将军，谁不愿当，现在诏令破羌将军辛武贤等率兵于七月攻击罕、幵，将军要率军同时进击，不可再有迟疑！"

赵充国又上书说："陛下以前曾赐下书信，打算派人劝谕罕羌，告诉他们大军前来，并不是讨伐罕，以此瓦解羌人联合叛汉的计

划。所以我派幵羌首领雕库回去宣扬天子的恩泽；罕、幵两部羌人都已得知了天子的明诏。现在先零羌首领杨玉凭借山中树木岩石自保，并寻机出山骚扰，而罕羌并无冒犯行为，而今要放过有罪的先零，先去攻击罕，释放有罪者，诛伐无辜者，兴起一次兵难，造成两件祸害，这不是陛下的本意啊！臣听说兵法上讲：'力量不足以进攻，如果用来防守，却能胜任。'还说：'善于打仗的人，能主动引诱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引诱。'现在罕羌企图进犯敦煌、酒泉，应整顿兵马，训练战士，等待敌人前来，坐获制敌之法，以逸击劳，这才是取胜之道。如今担心二郡兵力单薄，不足防守，却反而出兵进攻，放弃引诱敌人的战术，反被敌人所引诱，臣认为十分不利。先零羌虏想背叛汉朝，所以才与幵、罕化解怨仇，结成盟约，然而其内心深处也担心汉军一到，罕、幵又会背叛他们。臣认为先零的策略是让罕、幵先受到攻击，然后再去救助他们，以坚定他们的联盟。先攻罕羌，先零必会救助罕。如今羌人的马匹正肥，粮食正多，攻击他们，恐怕不但不能伤害他们，反而有机会让先零施恩德给罕羌，坚定其联盟，团结其族党。羌虏联盟巩固之后，只要聚合精兵二万多人，再胁迫其他弱小民族，附合他们的人逐渐增多，像莫须这类小部族，便不会轻易解约离去。这样，羌人的兵力就会越来越多，要想再去诛伐他们，就需增加几倍的兵力。臣担心那时，国家忧劳疲累将会延长七十年，而并非二三年。依臣的计划，先诛灭先零，那罕、幵之流不必再劳烦一兵一卒，就可屈服。万一先零已被诛灭，而罕、幵等仍不屈服，等到明年正月再去攻击他们，将是合理和适时的。如果现在进兵，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二十八日，赵充国上了奏章。秋，七月初五，宣帝颁赐有印玺的诏书，听从了赵充国的计议。

赵充国率兵进抵先零所在地区。羌虏因为屯驻太久，戒备松弛，忽见汉朝大军来到，便抛弃军需装备，企图渡过湟水，但道路狭窄；赵充国率军缓缓进逼。有人对赵充国说："要取得战果，应速推进。"赵充国说："这些是走投无路的敌人，不可追之过急。缓缓追

击，他们只顾逃跑，追急则会回头死战。"几位军校说："有理。"结果落入水中淹死几百人，投降及被杀的共达五百多人，缴获马、牛、羊十万多头，车四千多辆。汉军来到罕地，赵充国下令不得焚烧羌人部落，不得在羌人耕地中牧马。罕羌听说后，高兴地说："汉军果然不打我们！"其首领靡忘派人来说："希望能让我们回到原住地去。"赵充国报告朝廷，还未得到答复。靡忘亲自前来归降，赵充国赐给他饮食，要他回去劝告本部羌人。护军以下军官都说："靡忘是汉朝叛逆，不能随便放走！"赵充国说："各位这样想，只是为了自己方便，并不是为国家打算！"话音未完，皇帝诏书已到，命靡忘将功赎罪。后来罕羌果然未用兵就平定了。

宣帝诏令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率兵前往赵充国驻地，于十二月与赵充国合兵进攻先零。这时，羌人投降的已有一万多人，赵充国估计羌人肯定要失败，打算撤除骑兵，让步兵在当地屯戍，等待羌人疲惫。正草拟好奏章，还未呈上之时，接到宣帝的他进兵的诏书。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卬很担心，让门客去劝赵充国说："如果此次出兵，真的会使我们损兵折将，倾覆国家的话，那将军是可以固守不出的。然而现在只是利与弊的区别，又有什么可争执的呢！一旦违背了皇上心意，派绣衣御史前来问罪，将军自身尚不能自保，又怎会保证国家的安全！"赵充国叹道："你怎能说出这种不忠之言！如果当初采纳我的意见，羌人怎能发展到这一步！以前皇上命推举出使羌的人选，我推举了辛武贤；但丞相、御史又请皇上派义渠安国前去，结果坏了大事。金城、湟中地区谷物一斛八钱，我对司农中丞耿寿昌说：'只要我们购买三百万斛谷物储备，羌人必不敢轻举妄动。'而耿寿昌只请求购买一百万斛，实际不过四十万斛；义渠安国再次出使，又用去一半。这两项计划都未实现，才使羌人敢于反叛。所以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就是这种事实。现在战事迟迟不能结束，如果四方蛮夷突然动摇，借机相继造反，即使有才智的聪明人出来，也无法收拾，那时就不只是羌人值得忧虑

了！所以我主张死守，圣明的君主应知我这是一片忠言。”

于是赵充国便呈上主张屯田的奏章说：“臣带领的将士、马牛食用的粮食、草料数量极大，现在兵事又久持不下，力役征调不息，恐怕会因此发生其它变故，为贤明的君主增加忧虑，这实在不是定计于庙堂之内，胜敌于千里之外的上策。而且羌人容易被计谋瓦解，用武力镇压则较难，所以臣内心觉得进攻不是上策！据估计从临羌向东至浩亹，原羌人的土地及无人开垦的荒地，约有二千顷以上，这中间的驿站大多已遭破坏。臣以前派士卒进山砍伐树木六万多棵，存放于湟水之滨。臣希望撤除骑兵，留步兵一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别屯戍在要害地区，等到河水解冻后，让木材顺流而下，正好用来修治亭驿，疏浚沟渠，整治湟狭以西的七十处道路桥梁，使交通运输可通达到鲜水周围。明年春天，每名兵卒分给三十亩田地；四月草木长出后，征发郡中骑兵和归附的胡人骑兵各一千名，趁草木茂盛，为屯田者警卫，收获的粮食运入金城郡，增加积蓄，以节省大量费用。如今大司农运来的粮食，足够一万人食用一年。谨呈上屯田区划及需用器具清册。”

宣帝批复说：“如按照将军的计划，羌人叛乱何时可以平定？战事何时能够结束？你再好好计划考虑，然后再上奏！”

赵充国上奏说：“臣听说帝王的军队，应当不受什么损失就能取得胜利，所以重视谋略，轻视拼杀。‘百战百胜，并非策略中最好的，所以应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再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蛮夷人的习俗，虽与我们礼义之邦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希望躲避危险，争取有利，爱护亲属，畏惧死亡，则和我们一样。如今羌人失去了他们肥美的土地和茂盛的牧草，逃到遥远的荒山野地，为自己的栖身之处而发愁，骨肉之间离心离德，人人都想反叛。而此时陛下能还师休兵，留下万人在此屯田，顺应天时，利用地利，以待制服羌虏的机会。羌虏虽未立即平定，但可望在一个月内结束战事。现在羌虏已在瓦解，前后共有一万七百人归降，接受我方劝告，回去说

服同族不再与汉军为敌的又有七十人次,这些人都将成为瓦解羌虏的工具。臣谨归纳了不出兵而留兵屯田的十二项好处:九位步兵校官和万名士卒留此屯田,以为战备,耕田积粮,威德并行,此为一。因屯田而排斥羌人,不让他们回到那肥沃的土地上去,令他们贫困破产,使得羌人互相叛离,此为二。当地人民能够安于农业生产,不失农时,此为三。军马一个月的食用,可以支付屯田士卒一年所需,所以撤去骑兵,可省下一笔很大的费用,此为四。春天以后,调集士卒,沿黄河和湟水将粮食运到临羌,向羌人显示威力,为以后镇压或谈判奠定基础,此为五。农闲时,将以前砍伐的木材运来,修治驿站,充实金城,此为六。如果现在出兵,冒险而怀着侥幸心理;暂不出兵,让反叛的羌虏流窜于风寒之地,遭受霜露、瘟疫、冰冻的灾患,我们坐等必胜的机会,此为七。可以免去遇到险阻、深入追击、将士伤亡的灾难,此为八。对内不使朝廷的威严受到损害,对外不给羌人以可乘之机,此为九。不会惊动黄河南岸的大仟部落,致使产生新的变故,增加陛下的忧虑,此其十。整治湟狭中的道路桥梁,使至鲜水道路畅通,以控制西域,扬威千里,使得行军就像是从枕席上经过一样,此为十一。节省大量军费,停止徭役,以防止出现意想不到的变故,此为十二。留兵屯田,可得到这十二项利益,请贤明的皇上下诏采纳。"

宣帝又回复说:"你说战争可望在一个月内结束,是指今年冬季,还是何时?难道将军没想到羌人听说我们要撤骑兵时,将会集结壮丁勇士,攻袭骚扰屯田士卒和沿途守军,再次杀掠民众,那时,我们将用什么来制止?将军深思熟虑后再复奏!"

赵充国又上奏说:"臣听说军事行动以谋略为根本,所以多谋的人胜过少谋的人。先零羌的精兵,现在剩下不过七八千人,丧失了原有的土地,分散于远离家乡的地区,挨饿受冻,不断有人逃回家乡。臣认为羌虏败亡指日可待了,最迟也不过明年春天,所以说可望于一个月内结束战争。我国北部边塞自敦煌直到辽东,共一万

一千五百多里，守卫边塞的将士有几千人，羌人多次派出大批部众攻击他们，都未取胜。现在我们虽撤掉骑兵，可羌虏还将看到一万名屯田精兵。从现在起三个月内，羌人的马匹正是瘦弱时，一定不敢将妻儿安顿在其他部族中，远涉山河前来侵扰；也不敢将其家属送回家乡。因此臣预计他们将就地瓦解，这是不战而羌虏自行破灭的策略。至于羌人的那些小骚扰，或杀了我们的民众，这原本就难以禁绝。臣听说打仗如无必胜的把握，就不要与敌人短兵相接；进攻如无必取的把握，就不要轻易劳师动众。如果真的出兵，虽不能灭亡先零，但能禁绝羌人小规模的侵扰，就可以出兵。如果还是同现在一样不能禁绝，而放弃坐而取胜的机会，采取危险的行动，不仅得不到好处，还白白使自己陷于疲困不堪的境地，自损国家威严，这不是对付蛮夷的好办法。还有，大军一出，无论胜败，收兵时必然人心思归，不愿留下来，而湟中又不可无人防守，如果这样，徭役又将兴起。臣认为这样太不方便了。臣私下想：如果尊奉陛下的诏令，率军出塞，远袭羌人，用尽天子的精兵，将车马、兵甲散落在山野之中，即使没有立下一丝一毫的战功，也能避免嫌疑，事后还可不负责任，但这些个人的好处却是对皇上的不忠，不是贤明君主和国家之福！"

赵充国每次上奏，宣帝都给公卿大臣们讨论。最初，认为赵充国意见正确的人不过十分之三；后来占到十分之五；最后变成十分之八。宣帝下诏责问这些人为什么改变看法，这些人都叩头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不对。魏相说："臣对军事上的利害关系不熟习，后将军赵充国多次筹划军事方略，他的意见通常都不错，臣担保他的计划一定是可行的。"宣帝于是回复赵充国，嘉勉并采纳了他的计划，又因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多次建议出兵，所以采纳了两方面的意见，下令两位将军和中郎将赵卬出击。许延寿出击，降服了四千多人；辛武贤斩杀二千人；赵卬斩杀招降也有二千多人；而赵充国也招降了五千多人。宣帝下诏收兵，只留下赵充国在那里

屯田。

6 大司农朱邑卒。上以其循吏,闵惜之,诏赐其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7 是岁,前将军、龙頞侯韩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8 丁令比三岁钞盗匈奴,杀略数千人。匈奴遣万余骑往击之,无所得。

二 年

1 春,正月,以凤皇、甘露降集京师,赦天下。

2 夏,五月,赵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

所善浩星赐迎说充国曰:"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多斩首、生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穷困,兵虽不出,即自服矣。将军即见,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非愚臣所及。如此,将军计未失也。"充国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壹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壹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卒以其意对。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酒泉太守,官充国复为后将军。

秋,羌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狐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

四千余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余皆为侯、为君。初置金诚属国以处降羌。

诏举可护羌校尉者。时充国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①。充国遽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时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后临众病免，五府复举汤。汤数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国之言。辛武贤深恨充国，上书告中郎印泄省中语，下吏，自杀。

【注释】

①四府：指丞相府、御史府、车骑将军府、前将军府。如果加上后将军府，就称五府。

【译文】

6 大司农朱邑去世。宣帝认为他是个奉职守法的官员，很怜惜他，下诏赐给他儿子一百斤黄金，用来祭祀。

7 这一年，前将军、龙颍侯韩增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8 丁令国近三年来常出兵劫掠匈奴财物，杀死及掳掠几千人。匈奴派一万多骑兵前去攻击，但毫无所获。

二年（辛酉，公元前60年）

1 春，正月，因为京师长安有凤凰飞集，同时还降下甘露，所以大赦天下。

2 夏，五月，赵充国上奏说："羌人军队原本有五万，先后被斩杀达七千六百人，归降三万一千二百人，在黄河、湟水中淹死和后来饿死的有五六千人，计算起来，跟随其首领煎巩、黄羝一起逃亡的不过四千人。已投降的羌人首领靡忘等人保证可以擒获这些人。因此，请求撤回屯田士兵！"宣帝同意后，赵充国便班师凯旋。

赵充国的好友浩星赐前去迎接赵充国，劝他说："大家都认为

是因为破羌、强弩两将军出击，多有斩获、招降，所以才使羌人败亡。然而有见识的人则认为羌人已穷途末路，即使不发兵，也将很快自动投降。将军见到皇上时，应表示归功于破羌、强弩两位将军的出击，你自己不能与他们相比，这样，对将军并无什么损失。"赵充国说："我年事已高，爵位已到顶了，岂能为避一时的嫌疑而欺骗皇上！军事措施是国家大事，应当垂法后世。老臣不惜余命，当毫不保留为皇上明白分析军事上的利害，一旦我死了，谁还能对皇上说这些呢！"终于将自己的想法奏明宣帝。宣帝赞同他的意见，便让辛武贤还是去当酒泉太守，赵充国仍为后将军一职。

秋，羌人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同将先零首领犹非、杨玉斩首，羌人各部首领弟泽、阳雕、良儿、靡忘分别率领煎巩、黄瓠所属的四千多人投降汉朝。宣帝就封若零和弟泽两人为帅众王，其余的人都被封侯、封君。开始设置金城属国，安置投降的羌人。

宣帝诏令各方推举可担任护羌校尉一职的人。此时赵充国正在生病，四府共同推举辛武贤的小弟弟辛汤。赵充国听说后，急忙从病床上起来，上奏说："辛汤酗酒成性，不可让他去管理蛮夷事务。不如派辛汤的哥哥辛临众担任此职。"这时辛汤已经年受任命，将持节赴任，宣帝下诏改任辛临众。后来因为辛临众生病免职，五府又推举辛汤。辛汤多次在酒醉之后虐待羌人，导致羌人再度反叛，如赵充国预料的一样。辛武贤非常恨赵充国，上书朝廷，告发中郎将趋卬泄露宫中机密，结果交给官吏审理，趋卬自杀身亡。

3 司隶校尉魏郡盖宽饶，刚直公清，数干犯上意。时上方用刑法，任申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微，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易传》

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孙，官以传贤圣。"书奏，上以为宽饶怨谤，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旨意欲求禅，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愍伤宽饶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上书讼宽饶曰："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上书陈国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从大夫之后，官以谏为名，不敢不言！"上不听。九月，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刎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4 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将十余万骑旁塞猎，欲入边为寇。未至，会其民颛除渠堂亡降汉言状，汉以为言兵鹿奚鹿卢侯，而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四万余骑屯缘边九郡备虏。月余，单于病欧血，因不敢入，还去，即罢兵。乃使颛王都犁胡次等入汉请和亲，未报，会单于死。虚闾权渠单于始立，而黠颛渠阏氏。颛渠阏氏即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右贤王会龙城而去。颛渠阏氏语以单于病甚，且勿远。后数日，单于死，用事贵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诸王，未至，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将且渠都隆奇谋，立右贤王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者，乌维单于耳孙也[1]。

握衍朐鞮单于立，凶恶，杀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尽免虚闾权渠子弟近亲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虚闾权渠单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亡归妻父乌禅幕。乌禅幕者，本康居、乌孙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狐鹿

姑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日逐王先贤掸,其父左贤王当为单于,让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许立之。国人以故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日逐王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即帅其众欲降汉,使人至渠犁,与骑都尉郑吉相闻。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为安远侯。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余里。匈奴益弱,不敢争西域,僮仆都尉由此罢。都护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不可者诛伐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握衍朐鞮单于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

【注释】

①耳孙:曾孙子。

【译文】

3 司隶校尉魏郡人盖宽饶为人正直公正,几次冒犯宣帝。这时,宣帝正重用刑法,任用宦官担任中书官。盖宽饶便奏上封事说:"当今圣贤之道逐渐衰微,儒家教化难以推行,以致把刑余之人的宦官当作周公、召公,把法律当作《诗经》、《尚书》。"又引用《易传》说:"五帝将政权视为公有,三王将政权视为私有。视为私有则传给子孙,视为公有则传给圣贤。"奏章呈上去后,宣帝认为盖宽饶是怨恨诽谤朝廷,把他的奏章交给二千石官员处理。当时的执金吾认为:

"盖宽饶是想让皇上把皇位禅让给他，实属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同情盖宽饶忠直忧国，因议论国事词不达意而遭人诋毁陷害，于是上书为盖宽饶辩解说："臣听说山中有猛兽，就没有人敢去采野菜；国家有忠臣，奸邪之徒就不敢抬头。司隶校尉盖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一片为国的忧心，退有守节赴死的正气；上无许、史两家与陛下的亲属关系，下无金日磾、张安世两家的依托；身负监察职责，秉公行事，所以仇人多而朋友少。现在他上书陈述对国家大事的看法，竟被有关官员以死罪弹劾。臣既然有幸名列各位大夫之后，作为谏官，不敢不说出自己的看法！"宣帝不听。九月，把盖宽饶交官吏审判；盖宽饶便使用佩刀自刎于未央宫北门之下，大家都为之怜惜。

4 匈奴虚闾权渠单于率领十多万骑兵沿汉朝边境进行围猎，企图入侵汉境抢掠。还未入侵时，正好有一位名叫题除渠堂的匈奴人逃到汉朝投降，报告了这件事，汉朝就封他为言兵鹿奚鹿卢侯，并派后将军赵充国率骑兵四万多人驻扎在沿边境的九个郡，以防备匈奴。一个多月后，单于重病吐血，因而不敢入侵汉境，收兵退回。匈奴又派题王都犁胡次等人前来汉朝，请求和亲，还未得到答复，单于就死了。虚闾权渠单于刚即位，就罢黜了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便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右贤王准备去参加龙城大会时，颛渠阏氏告诉他单于病重，不要走远。几天后单于死了，掌权的贵族郝宿王刑未央派人召各位王前来，尚未到达，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将且渠都隆奇策划，立右贤王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是乌维单于的曾孙。

握衍朐鞮单于即位后，性情凶恶，杀了刑未央等人，任用都隆奇，又将虚闾权渠单于的子弟近亲全部罢免，用自己的子弟代替。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稽侯狦未能当上单于，便逃亡到岳父乌禅幕那里。乌禅幕本为康居、乌孙之间一个小国的国王，经常被邻国侵凌，便率其国民几千人投降了匈奴，狐鹿姑单于把他的侄儿日逐王

的姐姐嫁给乌禅幕为妻,命他统领原来的部众,居住在右翼地区。日逐王先贤撑的父亲本当立为单于,他让位给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许诺传位给他。因而匈奴人都认为日逐王应当作单于。日逐王一向与握衍朐鞮单于有矛盾,就打算率其部众投降汉朝,派人前往渠犁,与骑都尉郑吉取得联系。郑吉征发渠犁、龟兹等国五万人去迎接日逐王率领的一万二千人和小王将十二人,跟随郑吉来到河曲,中途有很多人逃亡,郑吉追杀了他们,于是带领日逐王等来到长安。汉朝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郑吉攻破车师国,收招日逐王,威震西域,于是便兼管车师以西的北路各国,所以称为都护。都护的设置,就是从郑吉开始的。宣帝封郑吉为安远侯。郑吉在西域中部设立幕府,修治乌垒城,离阳关有二千七百多里。从此匈奴日益衰弱,不敢争夺西域,汉朝便撤销了僮仆都尉。由都护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的动静,如发生变乱,就报告朝廷,能安抚就安抚,不能安抚就讨伐,汉朝的号令从此得以颁行于西域。

握衍朐鞮单于改立其堂兄薄胥堂为日逐王。

5 乌孙昆弥翁归靡因长乐侯常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诏下公卿议。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上美乌孙新立大功,又重绝故业,乃以乌孙主解忧弟相夫为公主,盛为资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敦煌。未出塞,闻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为昆弥,号狂王。常惠上书:"愿留少主敦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弥,还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复以"乌

孙持两端，难约结。今少主以元贵靡不立而还，信无负于夷狄，中国之福也。少主不止，徭役将兴。”天子从之，征还少主。

三 年

1 春，三月，丙辰，高平宪侯魏相薨。夏，四月，戊辰[1]，丙吉为丞相。吉上宽大，好礼让，不亲小事；时人以为知大体。

2 秋，七月，甲子，大鸿胪萧望之为御史大夫。

3 八月，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2]。”

【注释】

(1)戊辰：据四月“庚午”朔，四月无此日。

(2)俸十五：韦昭说：“若食一石，则益五斗。”即俸禄一石，增加五斗，成为一石五斗。

【译文】

5 乌孙昆弥王翁归靡通过长乐侯常惠上书宣帝说：“我愿立汉朝外孙元贵靡为继承人，希望让他再娶汉公主为妻，结成两重姻亲，从此永远断绝与匈奴的关系。”宣帝诏命公卿大臣讨论此事。大鸿胪萧望之认为：“乌孙离汉朝太远，变化不定，不可答应他。”宣帝赞赏乌孙新立大功，又拒绝了与匈奴的婚姻，便封乌孙公主刘解忧的妹妹刘相夫为公主，送了很多嫁妆，让她到乌孙，派常惠护送她到敦煌。尚未出塞，听说翁归靡去世，乌孙贵族都依从原来的协定，立岑娶之子泥靡为昆弥王，号称狂王。常惠上书说：“希望将少公主暂时留在敦煌。”常惠赶到乌孙，责问为什么不立元贵靡为昆弥王，并

宣称,如不立元贵靡,则将把少公主送回长安。宣帝命公卿大臣讨论此事,萧望之又提出"乌孙脚踏两条船,难以用婚姻进行约束。现在少公主因元贵靡没有立为王而回来,并不算是失信于夷狄,反而是我国的福份。少公主如不回来,又将兴起徭役。"宣帝接受了萧望之的意见,召回了少公主。

三年(壬戌,公元前59年)

1 春,三月十六日,高平宪侯魏相去世。夏,四月戊辰,丙吉被任命为丞相。丙吉主张宽大,讲究礼让,不大过问小事;当时人都认为他识大体。

2 秋,七月二十六日,大鸿胪萧望之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3 八月,宣帝下诏说:"官吏如不清廉公正,国家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如今低级官吏事务繁忙,而俸禄较少,若让他们不侵夺百姓利益,实在很难!现在,俸禄在百石以下的官吏,增加十分之五。"

4 是岁,东郡太守韩延寿为左冯翊。始,延寿为颍川太守,颍川承赵广汉拘会吏民之后,俗多怨仇。延寿改更,教以礼让;召故老,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又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阡陌有

非常，吏辄闻知，奸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箠楚之忧，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欺负之者，延寿痛自刻责："岂其负之，何以至此！"吏闻者自伤悔，其县尉至自刺死。及门下掾自刭，人救不殊，延寿涕泣，遣吏医治视，厚复其家。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由是入为冯翊。

延寿出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阁思过。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郡中歙然，莫不传相敕厉，不敢犯。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

5 匈奴单于又杀先贤掸两弟；乌禅幕谏之，不听，心恚。其后左奥鞬王死，单于自立其小子为奥鞬王，留庭。奥鞬贵人共立故奥鞬王子为王，与俱东徙。单于右丞相将万骑往击之。失亡数千人，不胜。

【注释】

①三老：汉代乡中主掌教化的官员。

【译文】

4 这一年，东郡太守韩延寿被任命为左冯翊。当初，韩延寿担任

颍川太守时,颍川郡在前任太守赵广汉鼓励民众相互告发之后,结怨甚多。韩延寿改变这种做法,教导民众礼让为先;又召集年纪大、阅历广的人,一起讨论决定嫁娶、丧祭的仪式和礼品,基本上依照古代礼制,不得超过标准。百姓都遵从韩延寿的教化。那些贩卖祭祀用的假车马和各种陪葬用的假器物,都被抛弃在街市上。后来黄霸接替韩延寿当颍川太守,继续遵循这些做法,使得颍川治理得很出色。韩延寿当官,崇尚礼义,喜好古时礼法教化,所到的地方,必聘当地贤士,待之以礼,请他们出谋划策,接纳诤言;他还注意表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品行高尚的人,修治学校,每年春秋两季都举行乡射嘉礼,以此选拔人材,赛场上陈设钟鼓、管弦,讲求比射时升降揖让的古礼;又很重视军队考课,考场上设置斧钺、旌旗,学习射箭、驾御等本领;修治城池,收取赋税,都在事前告知日期,把指定期限作为一件大事,所以下级官吏和百姓都很敬畏他,都很顺服他。又在民间设置正、伍长,彼此都以孝悌为榜样;禁止留宿奸邪之人,街巷、村落中有情况,官吏立即报告,因此坏人不敢进入颍川。开始时,各项事务似乎有些繁琐,但后来官吏就再也无追捕盗贼之苦,百姓也没有了犯法受鞭刑的痛苦,所以都感到安全便利。他对待下级官吏,既施以深厚恩德,又加以严格约束。如果有人欺瞒、辜负于他,韩延寿总是首先痛切自责:"难道是我对不起他了,不然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使得他的属吏听到后都很后悔,他的县尉武官竟因此自杀。有一位门下官吏也因此而自刎,被人救活,韩延寿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派医生前去治疗,并厚赐他家。韩延寿在东郡三年,令行禁止,刑狱大为减少,因此升为冯翊。

韩延寿出外巡视各县,来到高陵县,民众中有两兄弟,因争夺田产而相互控告,并在他面前申诉。韩延寿因此觉得十分伤心,说道:"我有幸充任左冯翊,本应作为全郡的表率,现在却不能宣明教化,致使民间出现亲骨肉因争夺田产而相争的事,既伤风化,更使贤德的地方长官及啬夫、三老、孝弟等民间乡官蒙受耻辱,责任在

我，我应退职反省！”当天，便称病请假，不理政事，躺在住宿之处闭门思过。全县官民都不知怎么办，县令、县丞、啬夫、三老也都把自己关了起来，等待处罚。于是争讼的两兄弟的族人，都去责备他俩；两兄弟也很悔恨，自己剃去头发，袒露身体，前去请罪，表示愿将土地让给对方，终生不相争。全郡和睦，都以此事自我警戒，不敢再犯。韩延寿的恩德威信遍及所属二十四县，无人再敢挑起争讼。因为韩延寿能以诚待人，所以吏民不忍心欺骗他。

5 匈奴单于又杀死先贤撣的两个弟弟；乌禅幕为其求情，单于不听，因此很气愤。后来，匈奴左奥鞬王去世，单于立自己的小儿子当奥鞬王，留居王庭。奥鞬部落贵族共同拥立已故奥鞬王的儿子为王，率部众东迁。单于派右丞相率万余骑兵追击。损失几千人，也未取胜。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十七

汉纪十九　起昭阳大渊献，尽玄默涒滩，凡十年。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四年

1 春，二月，以凤皇、甘露降集京师，赦天下。

2 颍川太守黄霸在郡前后八年，政事愈治；是时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夏，四月，诏曰："颍川太守霸，宣明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无重罪囚；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后数月，征霸为太子太傅。

3 五月，匈奴单于遣弟呼留若王胜之来朝。

4 冬，十月，凤皇十一集杜陵。

5 河南太守严延年为治阴鸷酷烈[1]，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延年素轻黄霸为人，及比郡为守，褒赏反在己前，心内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虫，府丞义出行蝗，还，见延年。延年曰：“此蝗岂凤皇食邪？”义年老，颇悖，素畏延年，恐见中伤。延年本尝与义俱为丞相史，实亲厚之，馈遗之甚厚。义愈益恐，自箠，得死卦，忽忽不乐，取告至长安，上书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饮药自杀，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验，得其语言怨望、诽谤政治数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弃市。

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2]；到洛阳，适见报囚，母大惊，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母闭阁不见。延年免冠顿首阁下，良久，母乃见之，因数责延年：“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顿首谢，因为母御归府舍。母毕正腊，谓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言之。后岁余，果败，东海莫不贤智其母。

【注释】

①阴鸷(zhi智)：阴险凶恶。

②腊：古代十二月祭祀众神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叫腊月。

【译文】

汉纪十九　起癸亥(公元前58年),止壬申(公元前49年),共十年。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四年(癸亥,公元前58年)

1 春,二月,因凤凰飞集京师长安,又降了甘露,所以大赦天下。

2 颍川太守黄霸在颍川郡前后工作八年,政治越来越清明;这时,凤凰和神雀多次飞集各郡国,其中以颍川郡最多。夏,四月,宣帝下诏说:"颍川太守黄霸,对各项诏令都明确宣示,大力推行,属下百姓向往礼义教化,孝顺的子女、友爱的兄弟、贞节的妇女、尊敬老人的孙子日益增多,农夫不再为田界而争,道路上东西遗失也无人贪心拾取,奉养照顾孤寡老人,主动帮助贫弱的人,有的监狱连续八年没有重罪囚犯。特赐黄霸关内侯爵位,黄金一百斤和中二千石俸禄。"对颍川郡中孝顺、友爱和其他有仁义的民众,以及三老、力田等乡官都赏赐给不同的爵位和布帛。几个月后,宣帝又征调黄霸作太子太傅。

3 五月,匈奴单于派他的弟弟呼留若王胜之前来朝见宣帝。

4 冬,十月,十一只凤凰飞集杜陵。

5 河南太守严延年施政阴毒残暴,一般认为应当处死的人,往往被他突然放出;认为不应处死的人,却常被他无端处死,使得属吏、百姓无法探知其心意,都战战兢兢不敢犯法。每到冬季,严延年便将所属各县的囚犯传到郡衙判罪,血流数里,河南郡的人都称他为"屠伯"。严延年一向轻视黄霸的为人,两人在相邻两郡担任太守,见朝廷对黄霸的褒赏超过自己,心中很不服气。河南郡中出现蝗虫,名叫义的府丞出外巡视蝗灾,回来后,去见严延年,严延年说:"这些蝗虫岂不正好是凤凰的食物吗?"义年纪已老,有些荒悖糊涂,平时对严延年就很畏惧,生怕遭到严延年的中伤陷害。本来,严延年曾和义一起当过丞相史,对义很亲近厚待,送过他许多东西。

可是义却反而觉得更加恐惧，自己算了一卦，得的是死卦，闷闷不乐，请假前往长安，上书控告严延年十大罪状；上奏后，就服毒自杀了，以显示自己没有欺骗朝廷。这件事交给御史丞调查核实，证实严延年曾说过怨恨和诽谤朝政的话。十一月，严延年被指控为大逆不道，在街市上处斩。

当初，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郡来，想和严延年一起进行腊祭；到了洛阳，正遇到处决囚犯，其母大惊，便留在驿站中，不肯到郡府去。严延年到驿站谒见母亲，其母闭门不见，严延年摘下冠帽，在门外叩头请罪，经过很长时间，其母才与他相见，并一再责备严延年说："你有幸当了郡太守，负责治理千里地区，从未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育、感化民众；反而用刑罚杀人，以此树立威望，这难道是为民父母的官员所应有的态度吗！"严延年认错，又叩头谢罪，便为母亲驾车回到住处。其母待腊祭完后，对严延年说："要遵循天神，敬畏神明，多杀人者，也必将被人所杀。想不到我到了晚年，却将看到正当壮年的儿子遭受刑杀！我走了，离开你回东海郡去，打扫墓地！"于是离去，回到郡中，见到兄弟、族人，又跟他们提起了这件事。一年多后，严延年果然判了死刑，东海郡的人无不称赞其母的贤明智慧。

6 匈奴握衍朐鞮单于暴虐，好杀伐，国中不附。及太子、左贤王数谗左地贵人，左地贵人皆怨。会乌桓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单于怒。姑夕王恐，即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稽侯狦为呼韩邪单于[1]，发左地兵四五万人，西击握衍朐鞮单于，至姑且水北。未战，握衍朐鞮单于兵败走，使人报其弟右贤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发兵助我

乎?"右贤王曰:"若不爱人,杀昆弟、诸贵人。各自死若处,无来污我!"握衍朐鞮单于恚,自杀。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贤王所,其民尽降呼韩邪单于。呼韩单于归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间者,立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贤贵人,欲令杀右贤王。其冬,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人东袭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走。屠耆单于还,以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留居单于庭。

五凤元年

1 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

2 皇太子冠。

3 秋,七月,匈奴屠耆单于使先贤掸兄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各二万骑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是时西方呼揭王来与唯犁当户谋,共诛右贤王,言欲自立为单于。屠耆单于杀右贤王父子;后知其冤,复杀唯犁当户,于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闻之,即自立为车犁单于[29]。乌藉都尉亦自立为乌藉单于。凡五单于。屠耆单于自将兵东击车犁单于,使都隆奇击乌藉。乌藉、车犁皆败,西北走,与呼揭单于兵合为四万人。乌藉、呼揭皆去单于号,共并力尊辅车犁单于。屠耆单于闻之,使左大将、都尉将四万骑分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自将四万骑西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败,西北走。屠耆单于即引兵西南留阏敦地。

汉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诏问御史大夫萧望之，对曰："《春秋》，晋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乡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循。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上从其议。

【注释】

①呼韩邪单于（？～公元前31年）：匈奴单于。名稽侯狦。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立为单于。后遭其兄郅支单于所败，于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2年），归附汉朝。三年，率余部南迁，至汉光禄塞下（今内蒙古固阳西南）。在汉政权的支持下，恢复了对匈奴的统治权，彼此修好，汉以宫人王昭君嫁之。此后，匈奴与汉保持和好关系长达六十余年。

②车犁单于：匈奴单于。原为右奥鞬王。日逐王先贤掸之兄。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奉屠耆单于之命，与乌藉都尉各率兵防御呼韩邪单于。后屠耆杀右贤王父子，发生内乱，他乘机自立为车犁单于。不久被屠耆单于击败，率余部退至西北。又受乌藉等部拥戴，兵势增强，但终究没有取胜。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击败屠耆单于，他降于呼韩邪。

【译文】

1 匈奴握衍朐鞮单于残忍暴虐，喜好杀人，国人都不顺服他。太子和左贤王又多次诬陷左翼地区的大小贵族，因而引起这些人的怨恨。这时，乌桓派兵袭击位于匈奴东部边疆的姑夕王，获得大批人口，使单于极为愤怒。姑夕王害怕单于降罪，便与乌禅幕及左翼

地区贵族拥立稽侯狦为呼韩邪单于，并征发左翼地区军队四五万人，向西进攻握衍朐单于，直抵姑且水北岸。还未交战，握衍朐鞮单于的军队已先行败退，只得派人通知他弟弟右贤王说："匈奴人都来围攻我，你肯派兵来帮助我吗？"右贤王说："你不爱怜别人，屠杀兄弟和各位贵族，你就死在那里吧，不要来污损我！"握衍朐鞮单于十分愤恨，自杀而死。左大且渠都隆奇逃到右贤王住地，他的部众全部归降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回到王庭；几个月后，就撤了兵，让他们各回故地，找到了在民间的哥哥呼屠吾斯，立为右谷蠡王，并派人煽动右贤王属下贵族，想让他们杀死右贤王。这一年冬天，都隆奇与右贤王拥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派几万士兵向东袭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撤走。屠耆单于返回，立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右谷蠡王，小儿子姑夷楼头为右谷蠡王，命他们留在单于王庭。

五凤元年(甲子，公元前57年)

1 春，正月，宣帝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

2 太子刘奭举行加冠典礼。

3 秋，七月，匈奴屠耆单于派先贤掸的哥哥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各率二万骑兵驻扎在东部地区，用来防备呼韩邪单于。这时匈奴西部呼揭王找到唯犁当户，谋划一起陷害右贤王，说他想自立为单于。屠耆单于杀死右贤王父子；后得知右贤王冤枉，又将唯犁当户处死，于是呼揭王心中害怕，叛逃而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听说后，就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也自立为乌藉单于。这样匈奴一共有了五位单于。屠耆单于亲自带兵向东进攻车犁单于，派都隆奇带兵进攻乌藉单于，乌藉、车犁单于都被击败，向西北方向逃走，与呼揭单于一起合兵四万。乌藉、呼揭二人去掉单于称号，共同全力辅佐车犁单于。屠耆单于听说后，派左大将、都尉带领骑兵四万分头驻扎在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自己亲自带领四万骑兵向西进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被击败，向西北方逃走。屠耆单于就马

上带兵向西南来，留守在阏敦地区。

汉朝大臣议论形势时，多数人认为："匈奴为害汉朝多年，可乘他们分崩离析的时候，派兵去消灭他们。"宣帝颁诏询问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望之说："《春秋》上说，晋国士匄带兵进攻齐国，听说齐侯去世，立即带兵退回，君子非常讲究不乘敌国丧乱的时候去征伐，并认为只有这样，恩德才足以使孝子心服，情谊才足以使诸侯感动。先前单于仰慕汉朝的教化，一心向善，曾经自称是汉的弟弟，派使者来请求和亲，全国民众都很喜悦，四方夷狄没有不知道的。可惜还没能奉守约定，就不幸被贼臣杀害；现在如去讨伐匈奴，是乘人之乱而幸灾乐祸，他们一定会逃亡到远方。不依顺义理而兴兵，就可能劳而无功。应派使者前去吊丧慰问，并扶助他们于衰弱之中，为他们解除灾祸；四方夷狄听说后，一定对我国的仁义行为钦服。如能因为大汉的恩惠，使其子孙复位，一定会称臣归附我们，这是一种盛德啊。"宣帝接纳了他的建议。

4 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5 韩延寿代萧望之为左冯翊。望之闻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使御史案之。延寿闻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冯翊时廪牺官钱放散百余万[1]。望之自奏："职在总领天下，闻事不敢不问，而为延寿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寿，各令穷竟所考。望之卒无事实。而望之遣御史案东郡者，得其试骑士日奢僭逾制；又取官铜物，候月食铸刀剑，效尚方事；及取官钱私假徭使吏；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延寿竟坐狡猾不道，弃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

持车毂，争奏酒炙。延寿不忍距逆，人人为饮，计饮酒石余。使掾②、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二　年

1 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

2 车骑将军韩增薨。五月，将军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大将军。

3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萧望之意常轻吉，上由是不悦。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礼节倨慢，又使吏买卖，私所附益凡十万三千，请逮捕系治。秋，八月，壬午，诏左迁望之为太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

【注释】

①廪牺：廪为藏谷之官，牺为养牲畜之官，他们所掌管的谷和牲畜都是用来供祭祀之用的。

②掾(yuàn 愿)：古代官署属员的通称。

【译文】

4 冬，十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5 韩延寿接替萧望之担任左冯翊。萧望之听说韩延寿在任东郡太守时，擅自向穷人发放官府之钱一千多万，便派御史去调查。韩延寿听说后，也派人调查萧望之在任左冯翊时，擅自发放属于廪牺衙门的钱一百多万之事。萧望之上奏自诉说："我的职责是总领天下监察事务，听到有人检举，就不敢不问，可现在却因此受到韩延寿的要挟。"宣帝因此对韩延寿颇为不满，命分别追查到底。结果，萧望之并未动用官钱，查无实据，而萧望之派御史去东郡查出韩

延寿在考试骑兵之日，奢靡僭妄，超越礼制；又动用官府中的铜器，等到月食时铸成刀剑，仿照宫中铸造御用刀剑的方法；还取用公钱，私自雇用劳役；又去整治车辆的防箭设施，耗资三百万以上。韩延寿因此被指控犯有狡猾不道之罪，斩首示众。当时，几千吏民一直把他送到渭城，不论老小，都扶着囚车车轴不放，争着给他送酒肉。韩延寿不忍拒绝，一一饮下，一共喝了一石多的酒，并让属下官吏向前来送他的吏民致谢说："辛苦各位远程相送，我虽死无憾。"百姓们无不痛哭流涕。

二年（乙丑，公元前56年）

1 春，正月，宣帝巡幸至甘泉宫，祭祀天神。

2 车骑将军韩增逝世。五月，将军许延寿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大将军。

3 丞相丙吉年事已高，宣帝很尊重他。萧望之常轻视丙吉，宣帝因此很不高兴。丞相司直上奏弹劾萧望之对丞相傲慢无礼，还派属吏给自己家买东西，被派者私下贴钱达十万三千，请求将萧望之逮捕治罪。秋，八月初二，宣帝下诏将萧望之贬为太子太傅；任命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

4 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袭屠耆单于屯兵，杀略万余人。屠耆单于闻之，即自将六万骑击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乃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亡归汉。车犁单于东降呼韩邪单于。冬，十一月，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遬累乌厉温敦皆见匈奴乱，率其众数万人降汉；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是时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单

于捕斩之;遂复都单于庭,然众裁数万人。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呼韩邪单于兄左贺王呼屠吾斯亦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1],在东边。

5 光禄勋平通侯杨恽,廉洁无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发人阴状,由是多怨于朝廷。与太仆戴长乐相失;人有上书告长乐罪,长乐疑恽教人告之,亦上书告恽罪曰:"恽上书讼韩延寿,郎中丘常谓恽曰:'闻君侯讼韩冯翊,当得活乎?'恽曰:'事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谓"鼠不容穴,衔窭数[2]"者也。'又语长乐曰:'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事下廷尉。廷尉定国奏恽怨望,为诅恶言,大逆不道。上不忍加诛,有诏皆免恽、长乐为庶人。

三 年

1 春,正月,癸卯,博阳定侯丙吉薨。

班固赞曰:古之制名,必由象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故《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览其行事,岂虚虖哉!

【注释】

①郅(zhi志)支骨都侯单于(?～公元前36年):匈奴单于。本名呼屠吾斯。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自立为单于。曾击败呼韩邪单于,因怨汉庇护呼韩邪,遂杀汉使,率余部西走,征服乌揭、坚昆、丁零。并与康居结盟,给汉

在西域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被汉西域副校尉陈汤攻杀于康居(约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

②婆(pú据)数:戴在头上用来顶物的环形草垫。此处用来比喻老鼠嘴衔的东西过大。

【译文】

4 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他的弟弟右谷蠡王等人向西进攻屠耆单于的军队,杀死掠走一万多人。屠耆单于得知后,立即率领六万骑兵袭击呼韩邪单于。结果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单于的小儿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逃到汉朝投降。车犁单于向东投降呼韩邪单于。冬,十一月,呼韩邪单于的左大将乌厉屈与其父呼遨累乌厉温敦见匈奴内乱不止,就率领几万部众投降了汉朝:宣帝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这时,李陵的儿子又拥立乌藉都尉为单于,被呼韩邪单于捕杀;于是呼韩邪又重新定都单于王庭,但所属人口只有几万人。屠耆单于的堂弟休旬王在匈奴西部边疆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的兄长左贤王呼屠吾斯也在东部边疆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

5 光禄勋平通侯杨恽,廉洁无私;但他自恃有才能,加上性情刻薄,喜好揭发别人隐私,因此在朝中结怨甚多。他与太仆戴长乐交恶,有人上书控告戴长乐之罪,戴长乐怀疑是杨恽指使,也上书告杨恽说:"杨恽上书为韩延寿争辩,郎中丘常对杨恽说:'听说你为韩延寿争辩,能不能救他一命?'杨恽说:'谈何容易,正直的人未必就能安全!我恐怕也难以自保,这真如人们所说:"老鼠不为洞穴所容,是因为它嘴里衔的东西太大"。'又曾对我说:'正月以来,天气久阴不雨,这类事在《春秋》上记载过,夏侯胜也说过'。"于是这件事交给廷尉审理。廷尉于定国上奏说杨恽心怀怨望,散布妖言邪说,大逆不道。宣帝不忍心杀他,就下诏将他和戴长乐一起贬为平民。

三年(丙寅,前55年)

1 春,正月二十六日,博阳定侯丙吉逝世。

班固赞道:古代确定一件事物的名称,必定从与此相类似的事物中得来,远的取之于其它事物,近的取之于自身。所以在儒家经典中,将君王比喻为头颅,臣下比喻为大腿手臂,表明他们是一体、相辅相成的。所以君臣之间互相配合,是古今的通常之理和自然之势。考察汉朝各位丞相,自汉高祖开创基业以来,萧何和曹参功盖群伦;宣帝中兴以来,丙吉和魏相著闻当世。他们在位时,官员的升降井然有序,各类机构健全,公卿大臣大多数都很称职,天下盛行礼让风气。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知道当时的盛世,绝非偶然所致。

2 二月,壬辰[1],黄霸为丞相。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功名损于治郡。时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2],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口虽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史、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鹖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鹖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史、守丞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爵。'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史、守丞畏

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所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史、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3]、力田[4]、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为检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霸甚惭。

又，乐陵侯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霸荐高可太尉。天子使尚书召问霸："太尉官罢久矣。夫宣明教化，通达幽隐，使狱无冤刑，邑无盗贼，君之职也。将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乐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亲，君何越职而举之？"尚书令受丞相对，霸免冠谢罪，数日，乃决，自是后不敢复有所请。然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

3 三月，上幸河东，祠后土。减天下口钱；赦天下殊死以下。

4 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

5 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6 广陵厉王胥使巫李女须祝诅上，求为天子。事觉，药杀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绝口。公卿请诛胥。

【注释】

①壬辰:据二月"戊申"朔,二月无"壬辰"日。

②鹖(hé 和)雀:古书上说的雉一类的鸟。

③孝弟:地方上主掌伦理道德的小官。

④力田:地方上主掌农业生产的小官。

【译文】

2 二月,壬辰,黄霸被任命为丞相。黄霸的才能主要表现在治理民众,当了丞相以后,声誉比作郡守时有所下降。这时,京兆尹张敞家的鹖雀飞集丞相府的屋顶上,黄霸认为是神雀,便商议要报告宣帝。张敞上奏弹劾黄霸说:"臣看到丞相约同中二千石大臣、博士,交相询问各郡、国派来呈进计簿的长史、守丞有关为民兴利除害,推行教化的情形,要他们一一回答。凡报告当地农民谦让田地界线,男女不走一条道路,路不拾遗,以及能举出当地孝顺子孙、贞节妇女人数的,列为第一批,先行上殿接见;虽然举出,却不知这些人的人数,列为第二批;说不出这方面政绩的,列在最后,向丞相叩头请罪。丞相虽未明言,心中却是希望他们也能举出这方面的例子。长史、守丞对答时,臣家中一群鹖雀飞到丞相府的屋顶上,自丞相以下有几百人都看见了。从边郡来的官吏,都知道这是产自羌中的鹖雀,但丞相问他们,却都装作不知道。丞相与人商议,准备上奏说:'我正在询问各郡国派来呈进计簿的长史、守丞有关兴举教化的条目时,上天派神雀下来,以回报陛下的盛德。'后得知是从我家飞来,这才停止。各郡国官吏都在暗笑丞相虽然仁厚有智,但有些轻信奇闻怪事。并不是我敢于诋毁丞相,只是怕群臣谁都不敢说明此事,而各郡国的长史、守丞又畏惧丞相指责,回去后废弃法令,各依私自制定的教令,增加一些额外要求,破坏了纯朴的风气,使得大家只注意到虚伪的外表,对实质性事务则敷衍懈怠,甚至以妖言惑众。如果京师率先大力倡导民众互能谦让田界,男女能分路行

走，路不拾遗等，这实际上对区分廉洁贪酷、贞节淫乱的行为并无益处，反倒以虚伪的外表处于天下第一，这当然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各郡国先这样做，竞相以虚名欺瞒朝廷，这也非同小可。汉朝承继了秦朝的各种弊端，加以变通而制定法令，目的在于鼓励善行，禁止奸恶，条理分析，贯穿综合，都已很详细完备，不可再有所增加。应该派地位尊贵的大臣明确指示各郡国长史、守丞，回去转告各地二千石官员，推举任命三老、孝弟、力田、孝廉以及廉吏时，务必要选人得当，处理郡中事务都要以法令为依据，不得擅自增改；如有敢于用欺诈手段来盗取名誉者，必须遭受刑戮，以明确是非善恶。"宣帝对张敞的建议十分赞赏，立即采纳，便召集那些到京师来呈进计簿的官员，派侍中去将张敞的建议转告了他们。黄霸因此觉得非常惭愧。

还有，乐陵侯史高依侍外戚的身份及过去对宣帝的恩义，担任侍中，地位尊贵显赫，黄霸推荐史高担任太尉。宣帝就派尚书把黄霸找去问道："太尉一职早已撤销。宣明教化，沟通上下，使国家无冤狱，城乡无盗贼，这是你的职责。将相一类官员的任免是朕的责任。侍中、乐陵侯史高，是朕的左右近臣，是朕的近亲，你为什么要越权保举呢？"命尚书令去听取黄霸的回答。黄霸脱帽，请求宽恕，几天后，才得免罪，从此以后，黄霸再也不敢请求任免官吏。然而，从汉朝建立以来，在治理民众和官吏方面，应推黄霸第一。

3 三月，宣帝巡视河东郡，祭祀后土神。下诏减少各地的人头税；赦免天下死刑以下的罪犯。

4 六月十六日，任命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

5 设置西河、北地附属国，安置匈奴来投降的人。

6 广陵厉王刘胥让巫师李女须诅咒宣帝，求神灵保佑他当皇帝。事情败露，刘胥将巫师李女须及宫女二十余人毒死，杀人灭口，公卿大臣请求将刘胥处死。

四　年

1 春，胥自杀。

2 匈奴单于称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

3 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岁数丰穰，谷贱，农人少利。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上从其计。寿昌又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增其贾而籴[1]，谷贵时减贾而粜[2]，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

4 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5 杨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以财自娱。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与恽书，谏戒之，为言："大臣废退，当闭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恽，宰相子，有材能，少显朝廷，一朝以晻昧语言见废，内怀不服，报会宗书曰："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常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所不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恽兄子安平侯谭谓恽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复用！"恽曰："有功何益！县官不足为尽力。"谭曰："县官实

然。盖司隶、韩冯翊皆尽力吏也，俱坐事诛。”会有日食之变，驺马猥佐成上书告“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验，得所予会宗书，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要斩；妻子徙酒泉郡；谭坐免为庶人，诸在位与恽厚善者，未央卫尉韦玄成及孙会宗等，皆免官。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可不谓能乎！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扬子以韩冯翊之愬萧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寿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寿独蒙其辜，不亦甚哉！

6 匈奴闰振单于率其众东击郅支单于。郅支与战，杀之，并其兵；遂进攻呼韩邪。呼韩邪兵败走，郅支都单于庭。

【注释】

①籴(dí 敌)：买粮食。

②粜(tiào 跳)：卖粮食。

【译文】

1 春，刘胥自杀。

2 匈奴单于向汉朝称臣，派他的弟弟右谷蠡王到长安来侍奉宣帝。汉朝因为边境上无寇贼之患，便将戍边部队减少十分之二。

3 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因为连年丰收，谷物价格便宜，农民收益减少。依照惯例：每年从函谷关以东地区转运粮食四百万斛

以供应长安,需调用差役六万人。应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购买粮食,就足够长安消费,可以节省函谷关以东转运差役一半以上。"宣帝接纳了他的建议。耿寿昌又禀告说:"命令边塞各郡都修筑粮仓,在谷价低时,增值购买,谷价贵时,减价卖出,称做常平仓。"于是百姓深感方便。宣帝因此下诏赐耿寿昌关内侯爵。

4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

5杨恽失去爵位后,在家经营产业,用财富来自求娱乐。杨恽的朋友安定太守西河人孙会宗写信劝诫他说:"大臣被免职贬退以后,应当闭门谢客,惶恐思过,表现出可怜的样子;不应当营治产业,交接宾客,去获取名声。"杨恽是杨敞的儿子,很有才干,年轻时就在朝廷中崭露头角,一时受到暗昧语言的中伤,遭受罢废,心中怨愤不平,便回信给孙会宗说:"我暗自思量,自己的罪过太大,行为已有亏损,只能做一个农夫来过完一辈子,所以我才带着妻儿,努力耕田种桑,想不到竟因此遭到讥评议论!人情所不能克制的事,连圣人也不加禁止;所以国君和父亲虽是至尊至亲的人,但是为他们送终,也有一定的时限。我得罪皇上,已有三年了,田间劳动甚为辛苦,每当三伏、腊月,烹烤羊羔,喝些酒来自我犒劳,当酒酣耳热时,仰面朝天,敲击瓦盆,放声高歌,那歌辞是:'在那南山耕作啊,荒草是那么多而乱;在那里种了一顷的豆子啊,想不到只剩下豆茎。人生当及时行乐,等待富贵那要到什么时候!'就算是荒淫无度,也不知有何不可。"另外,杨恽的侄儿安平侯杨谭对杨恽说:"你的罪并不大,又曾对国家有功,将来还会受到任用。"杨恽说:"有功有什么用!这样的天子不值得去替他尽力。"杨谭说:"皇上确实如此。司隶校尉盖宽饶、左冯翊韩延寿都是尽力国事的大臣,还不是都被找借口杀了!"正好这时遇见日食,一个名叫成的马夫头上书控告杨恽说:"杨恽骄横奢侈,不思改过。这次发生日食,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奏章交给廷尉处理,发现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信,宣帝看了以后更厌恶杨恽。廷尉判处杨恽大逆不道之罪,处以腰斩;妻儿

贬到酒泉郡；杨谭贬为平民，所有和杨恽要好的官员，如未央卫尉韦玄成和孙会宗等人，都被免除官职。

臣司马光以为：依宣帝的圣明，加上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死，都不符合民心，这实在是宣帝善政的最大污点！《周礼》上关于司寇职责的规定，有议贤和议能两条，像赵广汉、韩延寿在治理民众方面，能说他们没有才能吗！像盖宽饶、杨恽的刚直性格，能说他们不贤明吗！即使犯了死罪，也应宽恕，何况罪不当死！扬雄认为，韩延寿诽谤萧望之是咎由自取。其实韩延寿冒犯上官，则是萧望之逼的。宣帝不能明察，使韩延寿独自遭受罪刑，确实太过份了！

匈奴闰振单于率军向东进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其交战，杀死闰振单于，兼并了他的军队；于是就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退走，郅支单于建都在单于王庭。

甘露元年

1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2 杨恽之诛也，公卿奏京兆尹张敞，恽之党友，不宜处位。上惜敞材，独寝其奏，不下。敞使掾絜舜有所按验，舜私归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昼夜验治，竟致其死事。舜当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乃弃舜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并编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敞前坐

杨恽奏,免为庶人。敞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1]。数月,京师吏民解弛,枹鼓数起[2],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薄俗化。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不辜,鞫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到部,盗贼屏迹。

【注释】

①亡命:逃离本地,脱其名籍。

②枹鼓:擂鼓。汉朝时,发现盗匪,要擂鼓追缉。

【译文】

甘露元年(戊辰,公元前53年)

1 春,正月,宣帝巡幸甘泉,在泰畤祭祀天神。

2 杨恽被杀以后,公卿大臣奏劾京兆尹张敞,认为他是杨恽的党友,不应再继续任职。宣帝因为爱惜张敞的才能,就将奏章留下不发。张敞派属吏絮舜外出调查案件,絮舜私自回家说:"张敞在京兆尹任上最多再干五天,怎能再去办什么案子!"张敞听到此话后,立即派人将絮舜逮捕下狱,昼夜审讯,竟将他罗织成死罪。当絮舜被杀之前,张敞派主簿给他送去一张字条,写道:"五天京兆尹又怎么样?冬天已将过去,你想苟延几天性命吗?"于是将絮舜斩首示众。到了立春时,巡视冤案的朝廷使者外出,絮舜的家属就运着絮舜的

尸体，并将张敞写给絮舜的字贴在诉状上面，向使者控告张敞。使者上奏说张敞妄杀无罪的人。宣帝打算对张敞从轻发落，就先行批下张敞以前为杨恽的事被纠举的奏章，将他贬为平民。张敞到宫门前交还印绶后，就从宫门前逃走。几个月以后，京师官员因懈怠职守，治安废弛，使得追捕匪盗的鼓声频传，冀州还出现了巨盗，宣帝想起张敞治理盗匪的功劳，就派使者到张敞往处去征召他。张敞因为身遭重劾，听说朝廷使臣到来，他的妻儿家属都吓得大哭起来，只有张敞笑着说："我是一个逃亡的平民，郡吏就可以来捕捉我了。现在朝廷使者到来，这是天子想任用我啊。"于是整治行装，随使者来到接他的公车前，上书宣帝说："臣以前有幸位列九卿，担任京兆尹一职，被指控杀死属吏絮舜。絮舜原是臣平日所厚待的官吏，曾几次加恩宽恕他的过失；他认为臣受人参劾，本当免官，所以我派他去查办案子，他竟回家睡觉，还说臣只能担任五天京兆尹了，实在是忘恩负义，伤风败俗。臣私下觉得絮舜太不像话，便擅用法令把他杀了。臣滥杀无辜，判案不公，现在即使遭受法律的制裁，处以死刑，也无遗憾！"宣帝召见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张敞到任后，盗贼便收敛起来，不敢外出。

3 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1]："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

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②、契③、皋陶④、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考宣谓太子懦而不立,阏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哉!非所以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4 淮阳宪王好法律,聪达有材;王母张倢伃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宪王,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宪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倚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玄成尝让爵于兄,欲以感谕宪王;由是太子遂安。

【注释】

①燕:古通"宴"。

②稷:又名"后稷"。周部族始祖,姜嫄所生。后人把他祀为稷神。

③契:商部族始祖。母为简狄氏。

④皋陶:传说中少皞氏支裔,东夷部族首领之一。

【译文】

3 皇太子刘奭性格温柔仁厚,喜好儒术,看到宣帝所任用的多半是精通法令的官吏,常用刑法来约束百姓,便利用与宣帝一同进餐

的机会，从容建议道："陛下过于依赖刑法，应进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规定，本来就是兼采王道和霸道；怎能独用道德教化，采用周朝的政策呢！而且俗儒不识时务，喜欢古人古事，总认为今不如昔，使人在名份与实际之间感到迷惑，不知如何去遵行，这种人怎能委以重任！"于是叹息道："败坏我汉家基业的人将是太子！"

臣司马光以为：王道和霸道并没有什么区别。过去在夏、商、周三代昌盛时，礼乐、征伐的权力，掌握在天子手中，称为王道。天子地位衰弱，不能控制诸侯时，如有诸侯率同盟国，一起去征讨那些背逆王庭的人，以尊奉王室，这称为霸道。究竟遵行那一种道，都应本着仁义祖训，任用贤能，赏善罚恶，禁止暴乱；两者只不过在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泽上有深浅之别，功业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广狭之异，并非如白黑、甜苦那样截然相反。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是因为君主未朝那个方向努力，并不是古代先王的道统不能再行于后世。那些儒生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像宣帝所说的俗儒，当然不能靠他们治理天下，但难道就不能访求真儒而任用吗！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如汉朝能得到并且重用，那汉朝的功业岂能只像现在这样！宣帝说太子懦弱不能自立，不懂得治国的方法，必然将败坏刘氏基业，这还说得过去；但是说王道不可实行，儒生不可任用，岂不是太过份了！这不能用来训示子孙，留给后人效法。

4 淮阳宪王刘钦喜好法律，聪明通达，很有才干；他的母亲张倢伃特别受宣帝宠爱。宣帝因此疏远太子而喜欢刘钦，屡次称赞刘钦说："这才真是我的儿子！"经常有意要立刘钦，但因太子生于自己微贱之时，那时自己是依靠刘奭的母亲许氏家生活的，即位以后，许皇后又被人毒死，所以不忍心废太子。过了很久，宣帝任命韦玄成为淮阳中尉，因为韦玄成曾让侯爵给他的哥哥，所以想用此事来

感悟劝解刘钦;从此,刘奭才感到自己的太子地位稳固了。

5 匈奴呼韩邪单于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占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曰:"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

6 二月,丁巳,乐成敬侯许延寿薨。

7 夏,四月,黄龙见新丰。

8 丙申,太上皇庙火;甲辰,孝文庙火;上素服五日。

9 乌孙狂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一男鸱靡,不与主和;又暴恶失众。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至乌孙。公主言:"狂王为乌孙所患苦,易诛也。"遂谋置酒,使士拔剑击之。剑旁下,狂王伤,上马驰去。其子细沈瘦会兵围和意、昌及公主于赤谷城[1];数月,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

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帛；因收和意、昌系琐，从尉槛车至长安，斩之。

初，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狂王伤时，惊，与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是岁，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通渠积谷，欲以讨之。

初，楚主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2]。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以自处！"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乐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后乌就屠不尽归翎侯人众，汉复遣长乐侯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3]；然众心皆附小昆弥。

【注释】

①赤谷城：乌孙国都城，离汉长安八千九百里，今为新疆伊宁市。

②右大将：乌孙国官名，由乌孙贵族担任。

③昆弥：乌孙国的王号。

【译文】

5 匈奴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击败后，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单于献计，劝他向汉称臣，归顺汉朝，请求汉朝帮助，这样，才能平定

匈奴内乱。呼韩邪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都说:"不行。匈奴的风俗,历来是尊尚勇力,耻于在下面服侍别人,从马上征战建立国家,所以威名才传遍蛮夷各国。沙场战死,那是壮士份内的事。现在兄弟争国,不是兄死,就是弟亡,虽因此而死,但威名仍在,子孙永远统辖蛮夷各国。汉朝虽然强大,尚不能并吞匈奴;为什么就要败坏先祖的体统,臣服汉朝,使历代单于蒙受羞辱于九泉之下,让各国耻笑!虽然能因此获得平安,又将如何再去统帅各蛮夷!"左伊秩訾说:"不对,强弱之势,随时间而改变。现在汉朝正强盛,乌孙等各城市国家都已向汉朝称臣。我国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力量日益削弱,无力报复,尽管坚强不屈,却不能得到一日的安宁。如今如能事奉汉朝,便可安全生存,不肯事奉汉朝,则濒于危亡,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计谋呢!"各位大臣争辩许久,呼韩邪采纳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议,率众南下边境,派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到长安入侍汉朝。郅支单于也派儿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朝。

6 二月二十一日,乐成敬侯许延寿逝世。

7 夏,四月,新丰县发现黄龙。

8 初一,太上皇祭庙失火;初九,孝文帝祭庙失火;宣帝穿了五天素服。

9 乌孙狂王泥靡又娶楚公主刘解忧为妻,生下儿子,取名鸱靡,狂王与公主感情不好;又暴戾凶恶,不得众人之心。汉朝派卫司马魏和意为使臣,卫侯任昌为副使来到乌孙。刘解忧说:"狂王给乌孙带来很多灾祸,很容易杀他。"于是密谋,在酒宴时,派武士拔剑杀之。结果因为剑刺歪了,狂王受伤,上马而逃。狂王的儿子细沈瘦率兵将魏和意、任昌以及公主包围在赤谷城中;几个月后,都护郑吉征调西域各国军队前来救助,才解围而去。汉朝派中郎将张遵带医药给狂王治疗,赐给他许多黄金、布帛;又将魏和意、任昌锁拿,从尉犁用囚车押到长安处斩。

当初,乌孙肥王翁归靡与胡人妻子生的儿子乌就屠,在狂王受

伤时，惊恐不安，与乌孙诸翎侯一起逃走，住在北部山中，扬言其母的娘家匈奴要派兵来，所以乌孙人都归附于他；后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王。这一年，汉朝派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一万五千到敦煌，疏通渠道，屯积粮食，准备讨伐乌就屠。

起初，刘解忧的侍女冯嫽，因为能通史书，熟习汉与西域各国事务，曾携带汉朝符节充当公主的使节，到各国去，各国对她十分尊敬信任，称她为冯夫人，她是乌孙右大将的妻子。右大将与乌就屠关系很好，都护郑吉就让冯嫽劝说乌就屠，告诉他汉军即将出击，乌孙必被汉军所灭，不如归降汉朝。乌就屠大为恐慌，说："希望能封我一个小王的名号，使我能安身。"宣帝征召冯夫人，亲自询问情况；然后派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充当冯夫人的副使，护送冯夫人。冯夫人乘坐锦车，带着汉朝符节，诏令乌就屠到赤谷城去见长罗侯常惠，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各赐印信、绶带。破羌将军未曾出塞，就撤回。后来，乌就屠不肯将民众全部交给诸翎侯，汉朝又派长罗侯常惠率领三支部队屯兵赤谷城，替他们划分地界和民众，大昆弥统辖六万多户，小昆弥统辖四万多户；但民心都向着小昆弥。

二 年

1 春，正月，立皇子嚣为定陶王。

2 诏赦天下，减民算三十。

3 珠厓郡反[1]。夏，四月，遣护军都尉张禄将兵击之。

4 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国为御史大夫[2]。

5 秋，七月，立皇子宇为东平王。

6 冬，十二月，上行幸萯阳宫、属玉观。

7 是岁，营平壮武侯赵充国薨。先是，充国以老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8 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圣王之制，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单于朝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下诏曰："匈奴单于称北蕃，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荀悦论曰[39]：《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势然也。《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土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礼，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若以权时之宜，则异论矣。

9 诏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单于，发所过七郡二千骑陈道上。

【注释】

①珠厓郡：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因崖边出真珠得名，辖境相当于今海南岛东北部。

②于定国（?～公元前40年）：西汉大臣。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西）人。少学法于父。宣帝时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数年，升水衡都尉，又升任廷尉。为人谦恭，治狱平恕。任廷尉十八年，迁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黄霸为丞相，封西平侯。

③荀悦（公元148年～公元209年）：东汉末史学家。撰有《汉纪》三十篇，辞约事详，为时人所称。

【译文】

二年（己巳，公元前52年）

1 春，正月，宣帝立皇子刘嚣为定陶王。

2 宣帝下诏大赦天下，减少百姓赋税三十钱。

3 珠厓郡造反。夏，四月，派护军都尉张禄率军镇压。

4 杜延年因年老多病，被免官。五月初一，廷尉于定国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5 秋，七月，宣帝立皇子刘宇为东平王。

6 冬，十二月，宣帝巡幸黄阳宫、属玉观。

7 这一年，营平壮武侯赵充国逝世。先前，赵充国因年老请求退休，宣帝赐给他安车、驷马、黄金，送他回家休养。每当朝廷有关于四方夷狄的重大计议，赵充国仍参与谋划，为朝廷作顾问、筹划。

8 匈奴呼韩邪单于抵达五原郡边塞，表示愿意奉献本国珍宝，在甘露三年正月行朝见宣帝之礼。宣帝下诏给有关部门商议朝见仪式。丞相和御史说："按照古代圣王的制度，先重京师而后诸侯国，先重诸侯国而后夷狄。匈奴单于来朝贺天子，其礼仪应该和诸侯王相同，位次排在诸侯王之后。"太子太傅萧望之认为："单于并不是汉朝的臣属，所以称为敌对之国，不应用臣属的礼仪对待他，位次应在诸侯王以上。外夷向我国叩头，自称藩属，我国谦让，不以臣属

之礼对待他，为的是笼络他，可为我国带来亨通的福气。《尚书》说：'戎狄荒服很难驯服，'说明戎夷反复无常。如果将来匈奴的后代像飞鸟远窜、老鼠潜伏一般不来朝见，那也不能算背叛我国的臣子，这些就是为子孙万代着想的长远计策。"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下诏说："匈奴单于自称我国北方藩属，将于明年正月初一前来朝见。因为朕的恩德不够，不能广施荫庇。所以应以待客的礼仪来接待他们，让单于位于诸侯王之上，谒见时，只称臣而不称名。"

荀悦评论道：依照《春秋》大义，君主统辖天下，不分内外。戎狄外族因相距遥远，人事隔绝，所以中国的历法政令便无法颁行贯彻，礼仪教化也无法施加给他们，这并不是尊重他们，而是形势使然。《诗经》说："那些氐、羌的夷狄小国，谁敢不来朝见天子。"因此，距离再远的外族君主，也不能不向天子朝贡；如果不来朝贡，则应加以斥责，强迫其来朝，而不应称之为敌对之国。萧望之想不以臣属之礼对待，使单于位在王公之上，实在是僭越制度，丧失秩序，扰乱伦常，是不合礼仪的！但如果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那就另当别论了。

9 宣帝诏令车骑都尉韩昌前去迎接单于，征调沿途七郡二千骑兵陈列在道路两旁。

三 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2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1]，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

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长安。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二月，遣单于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幕南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2]，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先是，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轻汉；及呼韩邪朝汉后，咸尊汉矣。

上以戎狄宾服，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注释】

(1)盭(lì 丽)：绿色。

(2)糒(bèi 备)：干饭。

【译文】

三年(庚午，公元前51年)

1 春，正月，宣帝巡幸甘泉宫，在泰畤祭祀天神。

2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见宣帝时，仅称藩臣而不具名；宣帝赐给他

冠带、衣裳、黄金印玺、鞶缓带，用玉石装饰的剑、佩刀，一张弓，四发箭，十支用于仪仗的戟，安车一辆，马鞍一副，十五匹马，二十斤黄金，二十万钱，衣衫被褥七十一套，锦绣、绸缎、布帛八千匹，丝绵六千斤。朝见典礼以后，宣帝派使者带领单于先到长平阪休息。宣帝也从甘泉宫移往池阳宫。宣帝登上长平阪，下诏让单于不必参拜，随同单于前来朝见的匈奴大臣，以及各蛮夷国的君王、各诸侯王、列侯等几万人，都来到渭桥下，夹道欢迎。宣帝登上渭桥，大家都高呼万岁。单于后来又移住长安。宣帝在建章宫设宴款待单于，拿了很多珍宝给他看。二月，送单于回国。单于请求"希望能留居在大沙漠以南的光禄塞；遇有紧急情况，退入汉受降城自保。"汉朝派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率领一万六千名骑兵，又征调边郡数以千计的马匹，送单于从朔方郡鸡鹿塞出塞。下诏令董忠等人留下保卫单于，帮助单于去诛杀不顺服的人，又转运边塞的粮食、干饭，一共三万四千斛，供给他们食用。以前，从乌孙以西直至安息与匈奴亲近的西域各国，都怕匈奴而轻视汉朝；等呼韩邪到汉朝朝见后，就都尊重汉朝了。

宣帝因为戎狄已经平服，想起朝廷大臣辅佐的功劳，就命人在麒麟阁上，为曾作出重大贡献的大臣绘制画像，既依仿容貌，又注明官爵、姓名；只有霍光不注名字，只写："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为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共十一人，都有功劳和德行，在当世享有盛誉，因此表扬他们，以彰明他们对中兴汉朝的辅佐之功，可以同古代的方叔、召虎、仲山甫等功臣相提并论。

3 凤皇集新蔡[1]。

4 三月，己巳[2]，建成安侯黄霸薨。五月，甲午，于定国为

丞相，封西平侯。太仆沛郡陈万年为御史大夫。

5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

6 乌孙大昆弥元贵靡及鹈靡皆病死。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冬，至京师，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后二岁卒。

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之。都护奏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赐以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其后段会宗为都护，乃招还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7 皇太子所幸司马良娣，病，且死，谓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诸娣妾、良人更祝诅杀我。"太子以为然。及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帝乃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娱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政君，故绣衣御史贺之孙女也，见于丙殿；壹幸，有身。是岁，生成帝于甲馆画堂，为世嫡皇孙。帝爱之，自名曰骜，字大孙，常置左右。

【注释】

①新蔡：古县名，在今河南新蔡县。

②己巳：据三月"甲申"朔，三月无"己巳"日。

【译文】

3 凤凰飞集新蔡县。

4 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黄霸去世。五月十二日，任命于定国为丞

相,封西平侯。太仆沛郡人陈万年任御史大夫。

5 宣帝下诏命儒家学者分别讲述五经的异同,由萧望之等人加以辨析后,公正上奏,再由宣帝作最后的裁决。结果,决定以梁丘贺注解的《易经》、夏侯胜、夏侯建注解的《尚书》、谷梁赤注解的《春秋》作为标准本,均设置博士。

6 乌孙大昆弥元贵靡及鹈靡都已病死,公主刘解忧上书宣帝说:"我年纪已老,思念故乡,希望能让我返回家乡,埋在汉朝的土地上!"宣帝很觉可怜,派人将她接回汉朝。冬,刘解忧回到长安,所受待遇与公主相同。两年后死去。

元贵靡的儿子星靡继立为大昆弥,年纪幼小。冯夫人便上书说:"我愿往乌孙去,辅佐星靡。"汉朝就派她去。都护郑吉上奏说,乌孙的大臣大禄、大监都可以赐给金印和紫绶,让他们尊重和辅佐大昆弥。汉朝答应了。后来,段会宗当都护,去招抚那些流亡在外和叛逃的人,来安定乌孙。星靡死后,其子雌栗靡继位。

7 皇太子刘奭所宠爱的司马良娣病重,临终前,对太子说:"我的死不是天命将尽,乃是因为那些娣妾、良人等更相诅咒我,害死我的。"太子认为是事实。司马良娣死后,太子悲愤过度,也生了病,闷闷不乐。宣帝便令皇后到后宫去挑选可以让太子高兴起来的宫女,结果找到了元城人王政君,送到太子宫中。王政君是以前绣衣御史王贺的孙女,太子在丙殿接见了她,骤加宠爱,有了身孕。这一年,在甲馆画堂生下成帝,成为嫡皇孙。宣帝十分疼爱,亲自为他取名叫骜,字大孙,经常带在身边。

四 年

1 夏,广川王海阳坐禽兽行,贼杀不辜废,徙房陵。

2 冬，十月，未央宫宣室阁火。

3 是岁，徙定陶王嚣为楚王。

4 匈奴呼韩邪、郅支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焉。

黄龙元年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2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二月，归国。始，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兵弱，降汉，不能复自还，即引其众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单于小弟本侍呼韩邪，亦亡之右地，收两兄余兵，得数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道逢郅支，合战，郅支杀之，并其兵五万余人。郅支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欲其并力，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其使，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觉其谋，勒兵逢击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坚昆、丁令，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至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3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阁道，入紫微宫。

4 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

班固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

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5 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注释】

①坚昆:西域古国名。故地在原苏联境内叶尼塞河上游一带。

【译文】

四年(辛未,公元前50年)

1 夏,广川王刘海阳因为被控有乱伦行为,滥杀无辜,被罢废,迁徙到房陵。

2 冬,十月,未央宫宣室阁失火。

3 这一年,改封定陶王刘嚣为楚王。

4 匈奴呼韩邪、郅支两位单于都派使者来朝贡,汉朝对呼韩邪单于的使臣,礼敬有加。

黄龙元年(壬申,公元前49年)

1 春,正月,宣帝巡幸甘泉宫,在泰畤祭祀天神。

2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见天子;二月,回国。起初,郅支单于认为呼韩邪兵力衰弱,已归降了汉朝,不会再返回来,就率部众西进,想去攻占右地这一片地盘。另外,屠耆单于的小弟弟本是侍奉呼韩邪的,也逃到右地去了,收编了他两个哥哥的余兵,集结了几千人,自封为伊利目单于;路上遇到了郅支单于,双方大战,郅支杀掉了伊利目,兼并了他的部众,合为五万多人。郅支单于听说汉朝调出兵粮护卫呼韩邪回匈奴,便留居在右地;自忖自己的兵力不能统一匈奴,就继续向西迁移,接近乌孙,想与乌孙合作,就派遣使者去见小

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死来使，出动八千骑兵迎击郅支。郅支发觉乌孙的阴谋，纵兵迎战，大破乌孙军；郅支又向北攻击乌揭、坚昆、丁令，吞并了这三国。后又屡次派兵攻击乌孙，常常获胜。坚昆东距匈奴单于王庭七千里，南距车师国五千里，郅支便以坚昆作为他的都城。

3 三月，有彗星出现在王良、阁道两星座间，后进入紫微宫。

4 宣帝病重，挑选可以嘱托后事的大臣，召来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到寝宫榻前，封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都接受遗诏辅佐太子，主管尚书事。冬，十二月初七，宣帝在未央宫逝世。

班固评论说：孝宣皇帝治理国家，赏罚分明，通盘安排，追查施政成效。无论是政事、文学、法理方面的人才，都是当时的精英，能力显著。至于技巧、工匠、器械方面的成就，自元帝、成帝期间，很少有人赶得上的。由此可以说明官员尽忠职守，百姓安居乐业。又遇到匈奴内乱，对郅支则予推亡，面对呼韩邪则予助存，威信震慑北方夷狄，使得单于能慕义归顺，叩首称臣。光宗耀祖，功范永垂，可以说是汉室中兴，功德可以和殷高宗、周宣王相比了！

5 二十六日，太子刘奭即皇帝位，进谒了高祖刘邦祭庙，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